中國歷代名著全譯叢書

经史百家杂钞全译

主编 张政烺 副主编 杨升南 审校 王贵民

九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经史百家杂钞全译

主编　张政烺　副主编　杨升南　审校　王贵民

丛书题签　启　功
责任编辑　方家常等
封面设计　张　彪　唐　怡
技术设计　邛　生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承印厂质检科，保证调换。
邮政编码：550004
通信地址：贵州省贵阳市市北路68号附1号
贵州省侗学会印刷厂质检科
电　　话：(0851)6828993

经史百家杂钞全译
〔清〕曾国藩　纂　　张政烺　主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贵州三维电脑排版彩印公司照排
贵州省侗学会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19.5印张　5469千字
1999年4月第1版　199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500册

ISBN 7—221—03898—8/K·314　(全十册)定价：280.00元(平)

经史百家杂钞全译卷二十二

叙记之属一

书·金縢

【题解】

周灭商后二年，武王生重病，周公作册书向先王祷告，请求以自己替武王之死。事后，周公把祝辞册藏于用金属封缄的匣子中。武王死后，成王年幼继位，周公摄政，三监散布流言，中伤周公。成王信而怀疑，周公辞位避居于东部。后查清了流言的来源，又打开周公用金属封缄的匣子。成王读到周公代武王死的祝辞，翻然悔悟，出城迎接周公归位。史官记录周公册祝的辞文，并记述这一事件的始末，合为一篇。縢义为封缄，因为是藏于用金属封缄的匮(kuì柜)中，故名其篇为“金縢”。

此篇写成于西周初年，今古文《尚书》中都有，故所反映的史实是可信的。这对研究西周初的政治局面和社会生活，有着重要的价值。在文体上，开创了后世史家纪事本末的记事体例。

【原文】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①。二公曰②：“我其为王穆

卜[3]。”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4]！”“未可戚我先王”，周公劝二公勿卜，将私为卜而祷也。

【注释】

①豫：安。

②二公：指太公、召公。

③穆：恭敬。

④戚：感动。

【译文】

已经灭亡商朝的第二年，武王生重病，身体不安适。太公、召公说：“我们将为武王恭敬地举行占卜。”周公说：“这将不能够感动我们的先王。”

【原文】

公乃自以为功[1]，为三坛同墠[2]。为坛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3]，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注释】

①功：事，指筑坛的事。

②坛：土台。古时祭神要筑坛置神主。 三坛：太王、王季、文王各一坛。 墠（shàn 扇）：清除地面以备祭祀。

③值：置。

【译文】

周公亲自主持建筑祭坛的事，筑起三座坛台，同用一个祭祀场地。又在南边筑一坛台，周公面向北站立。放上玉璧，拿着玉珪，于是向太王、王季、文王祷告。

【原文】

史乃册祝曰[1]："惟尔元孙某，遘厉虐疾。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责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乃元孙不若旦多材多艺，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尔子孙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乃命于帝庭"四句，言武王命于上帝，能定国安民也。呜呼！无坠天之降宝命，我先王亦永有依归。今我即命于元龟，尔之许我，我其以璧与珪归俟尔命；尔不许我，我乃屏璧与珪。"

【注释】

①史：内史。主作册之事。　册祝：按着册书上的辞向神祷告。册，册书，上书有周公的祝辞，由史官宣读。以下祝辞见本书卷十六《金縢册祝之辞》注，此不重出。

【译文】

史官于是按照册书上的辞文向神祷告说："你们的长孙姬发，遇到凶恶的疾病。假若你们三位先王在天上有助祭的职事需要姬发，就请旦来代替他的身子吧。我仁厚而巧能，多才多艺，能事奉鬼神。你们的长孙姬发不如旦多才多艺，不能事奉鬼神。他从上天的庭堂中接受了天命，拥有天下四方，因而能够安定你们的子孙于人世间，四方的民众没有不敬畏他的。唉！不要毁掉了上天降给我们的国运，我们的先王也才有永久的归依地方。现在我就听从大龟的指令，你们准许我的请求，我就拿着璧和珪回家等待你们的命令；你们若不准许我的请求，我就将璧和珪收藏起来不给你们。

【原文】

乃卜三龟①，一习吉②。启籥见书③，乃并是吉。公曰："体④，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⑤，惟永终是图⑥。兹攸俟⑦，能念予一人。"公归，乃纳册于金縢之匮中。王翼日乃瘳⑧。

【注释】

①卜三龟：用三只龟占卜。甲骨文中有左卜，右卜，元卜，是三人用三只龟同占卜一事。

②一：每一；一致。 习：重复。

③启：打开。 籥（yuè 岳）：同"钥"。 书：占卜用的书，此指占辞。

④体：卜兆形状，即兆纹。

⑤新：通"亲"。 命：告。

⑥永终：长久。 图：谋划，谋虑。

⑦攸：所。 俟：等待。

⑧翼日：次日。 瘳（chōu 抽）：病愈。

【译文】

于是使三人用龟占卜，都是吉利的。打开占卜用的简册对照书上的占辞，也都是吉利。周公说："据卜兆形状看，我们的王将不会有灾害。我小子亲自向三位先王祷告，他们也会考虑我周国长久的。就在这里等着吧，先王能体念我这个人的用心的。"周公回去，于是将祷告辞放在用金属封缄的匣子里。武王第二天病就好了。

【原文】

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①，曰："公将不利于孺子②。"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③，辟，戴氏：王

辟位。我无以告我先王。”周公居东二年④，居东之近郊。则罪人斯得⑤。周公辟位之时，不知流言之所自起也，二年以后，乃知其出于管、蔡，故曰：“斯得”。于后，公乃为诗以贻王⑥，名之曰《鸱鸮》⑦，《鸱鸮》，劝王兴师讨管、蔡之诗也。王亦未敢诮公⑧。王见《鸱鸮》之诗，尚未信公，但亦未诮公耳。

【注释】

①管叔：名鲜，文王第三子，封于管，故名。　群弟：指蔡叔、霍叔。

②孺子：指周成王。成王即位年幼，故称孺子。

③辟：避，回避。

④居东：居于国的东部。

⑤罪人：指散布流言的管、蔡。　斯：尽。

⑥贻：送。

⑦鸱鸮（chī xiāo 吃肖）：《诗经·豳风》中的篇名。

⑧诮（qiào 俏）：责备。

【译文】

武王死后，管叔和他的几个弟弟就在国内散布谣言，说：“周公将要对年幼的成王不利了。”周公于是对太公、召公说：“我若不辞去摄政回避，我就无法告诉我的先王。”周公就出居于国的东部，过了两年，散布流言的罪人都被查清。后来，周公作了一首诗送给成王，诗名叫《鸱鸮》，成王也没有责备周公。

【原文】

秋①，大熟，未获。天大雷电以风②，禾尽偃③，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与大夫尽弁以启金縢之书④，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⑤。二公及王乃问诸史与百执事⑥，对曰：“信⑦。噫！公命，我勿敢言。”王执书以泣，曰：

“其勿穆卜！昔公勤劳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8]。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9]，我国家礼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风，禾则尽起[10]。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尽起而筑之[11]。岁则大熟[12]。

【注释】

①秋：郑玄说：“周公出二年之后明年秋也。”

②以：与。

③偃：倒。

④弁（biàn 便）：爵弁礼服。

⑤说：指周公所作的祝辞。

⑥史：史官。 百执事：各种办事官员。

⑦信：确实。

⑧冲人：年幼的人。

⑨新迎：即亲迎。迎，《尚书》原作“逆”。

⑩起：扶起。

⑪筑：于树根培土，使其稳固。

⑫岁：年岁，指年成。 大熟：大丰收。

【译文】

秋天，五谷全部成熟，但还没有收割。天空忽然雷电大作，狂风骤起，庄稼全部倒伏，大树连根拔起，全国民众十分惊恐。成王同手下的官员们都穿戴爵弁礼服，打开收藏在用金属封缄的匣内的书，于是得到周公以自身有才艺、代替武王死的祝辞。太公、召公及成王询问各位史官和办事人员，他们回答说：“是真的。哦！周公命令我们，我们不敢讲出去。”成王拿着书简哭着说：“不需要再恭敬地占卜了！过去公为我们的国家操劳，只有我这个年轻人不知道。今日上天发怒来显扬公的美德，我小子要亲自去迎接他，按照我们国家的礼制也是适宜的。”成王走出郊外，天便下

起雨，而且刮起回头风，倒伏的庄稼全部竖立起来。太公、召公下令国人，凡是被吹倒的大树，通通把它扶起来，并用土培好根部。这一年全国粮食获得大丰收。

杨升南　译注

书·顾命

【题解】

本篇所记，是成王临终时的遗言、成王死后的丧礼和新王康王即位的典礼仪节，是研究西周礼制的重要史料。

《顾命》和《康王之诰》的分合，是《尚书》研究中长期争论的问题。马融、郑玄、王肃、伪孔传本、蔡传本皆分作两篇。而其具体分法也不相同。伏生及欧阳，大小夏侯传本则合为一篇。本书从伏生本，合《康王之诰》于《顾命》。

【原文】

惟四月，哉生魄①，王不怿②。甲子，王乃洮颒水③，相被冕服④，凭玉几⑤。乃同⑥，召太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师氏、虎臣、百尹、御事⑦。

王曰："呜呼！疾大渐⑧，惟几⑨，病日臻⑩。既弥留⑪，恐不获誓言嗣⑫，兹予审训命汝⑬。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⑭，奠丽陈教⑮，则肆肆不违⑯，用克达殷集大

命[17]。在后之侗[18]，敬迓天威[19]，嗣守文、武大训[20]，无敢昏逾[21]。今天降疾，殆弗兴弗悟[22]。尔尚明时朕言[23]，用敬保元子钊[24]，弘济于艰难[25]，柔远能迩，安劝小大庶邦[26]。思夫人自乱于威仪[27]，尔无以钊冒贡于非几兹[28]！”

既受命，还，出缀衣于庭[29]。越翼日乙丑，王崩[30]。

【注释】

①哉生魄：初三日的代称。指月亮开始发亮。张汝舟《西周考年》说。

②怿（yì 益）：高兴。 不怿：不高兴。此指生病。

③洮颜（táo hui 陶会）：洗头，洗脸。

④相：侍从官，指太卜。 被：披。 冕：王冠。 服：礼服。

⑤凭：靠。 玉几：饰有玉的几案。几，古人席地而坐时供依靠的器具。

⑥同：大会诸侯。《周礼·春官·大宗伯》：“时见曰会，殷见曰同”，郑玄注：“殷，犹众也。”

⑦太保奭（shì 市）：召公名奭，官为太保。 芮伯：姬姓诸侯，封地在晋南。 彤伯：姒姓诸侯国，在陕西华县境。 毕公：名高，姬姓，封地在今陕西长安县境。 卫侯：周文王子卫康叔，姬姓诸侯，封地在今河南淇县。 毛公：文王子。以上六人为西周王朝的六卿。 师氏：掌军队的官。 虎臣：即虎贲，守王宫的卫队。 百尹：各官署的首长。 御事：一般的办事人员。

⑧渐：剧，加重。

⑨几：危险。

⑩臻（zhēn 真）：盛。

⑪弥留：最后滞留人世的时刻，临死前的时候。

⑫誓言：告诫的言辞。 嗣：后嗣。

⑬审：详细。

⑭宣：显扬。 重光：文王、武王二人的光辉。

⑮奠：定。 丽：法。 陈：设。 教：教令。

⑯肆（yì 意）：劳苦。

⑰用：因而。　克：能够。　达：即挞，挞伐。　集：成就。集大命，建立西周王朝。

⑱侗：即“僮”，年轻。

⑲迓（yà 亚）：迎接。

⑳嗣：继嗣。

㉑昏：读作“泯”，轻忽。　逾：变更。

㉒殆：几乎。　兴：起。　悟：犹清醒。

㉓时：是，此。

㉔元子：太子。　钊：康王名。

㉕弘：大。　济：渡过。

㉖安：安定。　劝：教导。

㉗思：想、考虑。　夫人：人人，众人。　乱：治。　威仪：仪表。

㉘以：使。　冒：触犯。　贡：本作“赣”，陷。　非几：非法。　兹：此境地。

㉙缀衣：此指上文的冕服。　庭：朝廷。此指朝廷中的王位。　缀衣于庭：即将成王的朝服放置在朝廷的王位上，让群臣朝拜。曾运乾说：“王病不能视朝，则出衣于庭，为群臣瞻拜之资也。”

㉚越：到。

【译文】

在四月初三这一天，成王生了病。甲子这天，成王用水洗了头和脸，侍奉的人员们给他戴上王冠、披上坐朝的礼服，成王靠着嵌玉的几案。于是举行接见众诸侯的礼仪，并召见太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师氏、虎臣、百官的首长及一般办事官员。

成王说：“唉！我病得厉害，很危险，病情在一天天加重。已经到了临终前的最后时刻，恐怕不能亲自告诫我的后嗣了，所以现在我就详细地告诉你们。过去我们的国君文王、武王，显扬着双重的光辉，他们奠定法律，设立教令，自己努力遵守从不违犯，因而能够挞伐商国，建立起周朝。后来，年幼的我，谨慎地承奉上天

的威严，继续遵循文王、武王的伟大教训，不敢有轻率变更。现在上天降给我疾病，几乎不能起床，头脑不清楚。你们要明白我这些讲话，用来谨慎地保护太子钊，顺利地渡过艰难时刻，安定远方，亲善近邻，安抚、教导各诸侯国君。我想人人都应该自己修整自己的仪表，你们不要使太子钊陷于非法的境地！”

群臣已经接受了成王的遗命，退了出来，将成王的朝服拿出来安置在王庭上。到了次日乙丑这天，成王就死了。

【原文】

太保命仲桓、南宫毛①，俾爰齐侯吕伋②，以二干戈③、虎贲百人逆子钊于南门之外，延入翼室④，恤宅宗⑤。丁卯，命作册度⑥。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须材⑦。

狄设黼扆、缀衣⑧。牖间南向⑨，敷重篾席⑩，黼纯⑪，华玉⑫，仍几⑬。西序东向⑭，敷重底席⑮，缀纯⑯，文贝⑰，仍几。东序西向⑱，敷重丰席⑲，画纯，雕玉⑳，仍几。西夹南向㉑，敷重笋席㉒，玄纷纯㉓，漆㉔，仍几。

越玉五重㉕：陈宝、赤刀、大训、弘璧、琬琰㉖，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图㉗，在东序；胤之舞衣、大贝、鼗鼓㉘，在西房；兑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㉙，在东房。

大辂在宾阶面㉚，缀辂在阼阶面㉛，先辂在左塾之前㉜，次辂在右塾之前㉝。

【注释】

①太保：召公。 仲桓、南宫毛：二臣名。

②俾：使。 爰：与。 齐侯吕伋：太公吕尚的儿子，即丁公。

③以：用。　干：盾。二干戈即两只盾两只戈。

④延：请。　翼室：侧室。

⑤恤：忧。　宅：居。　宗：主。恤宅宗，就是太子钊忧居于侧室主持丧事。

⑥度：制定丧仪的法度。

⑦伯相：指当时辅佐王室的二伯召公、毕公。此孙星衍说。　须：待，准备。　材：器材，即下文陈列的各种器物。

⑧狄：通“翟”，即祧（tiāo 挑），宗庙，狄人即守宗庙的人。黼（fǔ 府）：黑白相间的雷形花纹。　扆（yǐ 以）：屏风。　缀衣：先王的朝服。

⑨牖（yǒu 友）：窗户。　牖间：门和窗之间。

⑩敷：铺设。　重：双层。　篾席：竹席。

⑪纯：边缘。

⑫华玉：五色玉。

⑬仍几：未施漆的本色木质几案。郑玄说。

⑭序：堂屋的东西两墙。西序即西墙。

⑮底（zhǐ 纸）席：细竹篾席子。

⑯缀：杂彩色。

⑰文贝：有花纹的贝。

⑱东序：东墙。

⑲丰：莞（wǎn 晚）草。杨筠如说。

⑳画纯：画花的边缘。　雕玉：雕有花纹的玉。

㉑夹：夹室。在序外。　西夹：堂屋西墙外的房屋。

㉒笋：竹的青皮。俗称青篾。

㉓玄纷纯：黑色丝绳镶饰的席边。

㉔漆：漆器。据考古发掘，七千年前河姆渡文化中就有漆器出土，商周时漆器工艺已颇精良。

㉕越：语词。　五重：五双。

㉖陈宝：玉器名。　赤刀：涂朱的玉刀。　大训：刻有先王训戒的玉。弘：大。　琬（wǎn 宛）：圆顶玉圭。　琰（yǎn 奄）：尖顶玉圭。

㉗大玉：华山产的玉。　夷玉：东北所产的玉。　天球：雍州所产的玉。河图：产于黄河中上游有文理的玉。　屈万里说：“陈宝，赤刀为一重，大

训，弘璧为一重，琬，琰为一重，大玉，夷玉为一重，天球，河图为一重，合为五重。”

㉘胤：与下文的兑、和、垂，皆人（地）名。 大贝：大贝壳。 鼖（fén 焚）鼓：大鼓。

㉙竹矢：用竹制作的箭镞。

㉚辂（lù 路）：国王所乘的车子，又作路。《周礼·巾车》掌王之五路：玉路、金路、象路、革路、木路。 宾阶：宾客站立的台阶，即西阶。

㉛缀辂：缀，通“赘”。郑玄说：“次在玉路之后，谓玉路之贰也。” 阼（zuò 坐）阶：主人所站立的台阶，即东阶。

㉜先辂：象路。用象牙装饰的车子。 塾（zhú 熟）：门侧堂室。

㉝次辂：象路的副车。郑玄说：不陈金路革路木路者，主于朝祀而已。

【译文】

太保命令仲桓、南宫毛，让他们与齐侯吕伋，用两副盾、戈和一百名卫士，到南门外去迎接太子钊，请太子进入侧室，他忧伤地居住在那里主持丧事。丁卯这天，命令作册官制定丧礼的法则。过了七天的癸酉这天。辅佐大臣召公和毕公命令官员们准备丧事所用的各种器物。

主管宗庙的官员陈设了饰有黑白相间的云雷纹屏风和先王的朝服。在门窗之间朝南的位置，辅设两层竹篾席，这席的边缘镶着黑白相间的云雷纹花纹，席上陈设五色玉，没有上漆的几案。靠西墙朝东的位置，铺设双层的细竹篾席，席的边缘饰着杂彩色的花纹，席上陈设有花纹的贝壳，没有漆的几案。靠东墙朝西的位置，辅着两层用莞草编制的席子，席的边缘画有花纹，席上陈设雕花玉器，没有上漆饰的几案。在堂屋西边夹室中朝南的方向，铺设双层的青竹篾席，席边用黑丝绳连缀的花纹，席上陈设漆器，没有上漆的几案。

陈设的玉器有五组：陈宝、赤刀、大训、大璧、琬、琰，陈列在靠西墙的席上；大玉、夷玉、天球、河图，陈列在靠东墙的席上；胤

氏贡献的舞衣、大贝壳、大鼓，陈设在西房；兑氏贡献的戈、和氏贡献的弓、垂氏贡献的竹箭，陈设在东房。

王的玉车放置在宾客所站立的台阶一边，玉车的副车放置在主人站立的台阶一边，象车放在门房左侧堂前，象车的副车放置在门房右侧堂屋前。

【原文】

二人雀弁①，执惠②，立于毕门之内③；四人綦弁④，执戈上刃⑤，夹两阶戺⑥。一人冕⑦，执刘⑧，立于东堂⑨；一人冕，执钺，立于西堂。一人冕，执戣⑩，立于东垂⑪；一人冕，执瞿⑫，立于西垂；一人冕，执锐⑬，立于侧阶⑭。

【注释】

①弁(biàn 便)：古时男子戴的帽子，为士阶层所戴。雀弁：赤黑色的弁。

②惠：似矛而斜刃兵器。

③毕门：祖庙门。

④綦(qí 其)：青黑色。

⑤上刃：戈的刃向上。这种礼器在湖北曾侯乙墓中已发现实物。

⑥戺(shì 士)：夹阶的斜石。程瑶田说。

⑦冕：比弁高级的礼帽称为冕。此文中冠冕者皆为大夫爵。

⑧刘：斧类兵器。

⑨东堂：堂的东侧。

⑩戣(kuí 奎)：三锋矛。郑玄说。

⑪垂：边，堂东西墙的外侧，即两厢房外。

⑫瞿：三锋矛。郑玄说。

⑬锐：矛一类刺杀兵器。

⑭侧阶：北堂北面的台阶。

【译文】

两个人戴着赤黑色的弁，手拿着名惠的兵器，站在祖庙门内；四个人戴着青墨色的弁，手拿着刃向上的戈，夹着台阶，面对面站在台阶两边的斜石旁。一个人戴着冕，拿着斧，站立在堂的东边；一个人戴着冕，拿着钺，站立在堂的西边。一个人戴着冕，拿着三锋矛，站立在东厢房的外边；一个人戴着冕，拿着三锋矛，站立在西厢房的外边；一个人戴着冕，拿着锋利的矛，站在北堂北面的台阶上。

【原文】

王麻冕黼裳①，由宾阶隮②。卿士邦君麻冕蚁裳③，入即位④。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⑤。太保承介圭⑥，上宗奉同瑁⑦，由阼阶隮⑧。太史秉书⑨，由宾阶隮，御王册命⑩，曰："皇后凭玉几⑪，道扬末命⑫，命汝嗣训⑬，临君周邦⑭，率循大卞⑮，燮和天下⑯，用答扬文、武之光训⑰。"王再拜，兴⑱，答曰："眇眇予末小子⑲，其能而乱四方以敬忌天威⑳？"

乃受同瑁㉑，王三宿㉒，三祭㉓，三咤㉔。上宗曰："飨㉕！"太保受同，降㉖，盥㉗，以异同秉璋以酢㉘。授宗人同㉙，拜㉚。王答拜。太保受同，祭，哜㉛，宅㉜，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降，收㉝。诸侯出庙门俟㉞。

【注释】

①王：康王。 麻冕：麻布制的礼帽。 黼（fǔ府）裳：绣有黑白相间云雷纹的下衣。裳，下衣。

②隮（jī鸡）：登上，升上。

③卿士：王朝大臣。 邦君：诸侯国君。 蚁裳：黑色的下衣。裳，下衣。

④入：进入堂屋。　即位：各就其位。卿士站在东边面向西立，诸侯站在南边面向北而立。

⑤太宗：即大宗伯。　彤：红色。

⑥承：捧。　介圭：大圭。

⑦上宗：即太宗。　同：酒杯。　瑁（mào 冒）：杯盖。

⑧阼阶：东阶，主人的位置。太保当时代理主人，太宗是他的副手，故由主阶升。

⑨秉：拿着。　书：册书，册命的文辞。

⑩御：迎。　御王册命：即对着康王宣读册命。

⑪皇后：大王，此指成王。

⑫道扬：宣布，称说。　末命：遗嘱。

⑬嗣：继承。　训：训戒。

⑭临：治理。

⑮率循：帅循，遵循。　卞：法。

⑯燮（xiè 谢）：和。

⑰答：对。　答扬：遵从而显扬。　光：明，显。

⑱兴：起。

⑲眇眇（miǎo 秒）：微小。　末：微末。

⑳其：岂，怎么。　而：以。　乱：治。　敬忌：敬畏。

㉑乃受同瑁：指康王接受同。“瑁”为衍字，王国维说。

㉒宿：进。

㉓祭：奠酒，将酒洒在地上。

㉔咤（zhà 榨）：退。郑玄说。

㉕飨：饮酒。

㉖降：下堂。

㉗盥（guàn 贯）：洗手。

㉘异同：另一只酒杯。　璋：玉器，半圭为璋。秉璋以明臣节，杨筠如说。　酢（zuò 坐）：报答。

㉙授宗人：指太保授给宗人。　宗人：大宗伯的助手。

㉚拜：太保拜王。

㉛哜（jì 剂）：尝。

㉜宅：同“咤”，退。

㉝收：撤去，指撤去各种陈设。

㉞俟（sì 四）：等待。

【译文】

康王戴着麻布制的冕，穿着绣有黑白相间云雷状花纹的下衣，由西阶上到堂上。卿士和各诸侯国君戴着麻布制的冕，穿着黑色的下衣，进入中庭，各就各位。太保、太史、太宗戴着麻布制的冕，穿着红色的下衣。太保捧着大圭，太宗捧着有盖的酒杯，从东阶上到堂上。太史拿着册命书，从宾客走的西阶上到堂上，对着王宣读册命书，说：“大王靠着镶有玉的几案，宣布遗嘱，命令你继承先王的教训，作国王治理周国，你要遵循大法，协和天下，用以报答和发扬文王，武王那光明显耀的教训。”王拜了又拜，然后起来，回答说：“我这渺小微不足道的小子，怎么能够治理天下，使臣民敬畏上天的威严呢？”

康王接受了酒杯，前进三次，洒酒祭祀三次，退回三次。大宗伯说道：“请王饮酒！”王饮酒后，太保将酒杯接过，下堂，洗手，用另一只酒杯，自己斟了酒，手拿玉璋以报答王而自饮。宗人接过太保的酒杯，太保对王下拜。王回拜。太保又从宗人手中接过酒杯，奠酒，尝酒，退回来，把酒杯交给宗人，再次对王下拜。王又回拜。太保走下堂，礼毕，撤去所有的陈设。诸侯君长们走出庙门等侯着。

【原文】

王出①，在应门之内②，太保率西方诸侯入应门左③，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④，皆布乘黄朱⑤。宾称奉圭兼币⑥，曰：“一二臣卫敢执壤奠⑦！”皆再拜稽首⑧。王义嗣⑨，德⑩，答拜⑪。太保暨芮伯咸进⑫，相揖。皆再拜稽

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诞受羑若⑬，克恤西土⑭。惟新陟王毕协赏罚⑮，戡定厥功⑯，用敷遗后人休⑰。今王敬之哉！张皇六师⑱，无坏我高祖寡命⑲！"

【注释】

①出：出庙门，伪古文《尚书》本，自此以下为《康王之诰》。

②应门：王宫内的第四道门。据礼书载天子所居王宫有五门，从外到内依次为：皋（gāo 高）门、库门，雉门、应门、路门。路门内为王及后妃居室，路门外为朝见诸侯大臣的地方。庙与宫寝并列，有侧门相通，《尚书故》说："诸侯出庙，在应门外，王出庙，在应门内。"

③太保：召公。为西方诸侯长。

④毕公：为东方诸侯之长。

⑤布乘：《白虎通》作"黼黻（fǔ fú 抚弗）"。黻为韨（fú 弗）的假借字，黼黻指绣有云雷花纹的衣。　黄朱：红黄色。指蔽膝的颜色。古时蔽膝是一种礼服，不同的颜色、形状、大小表示不同的地位。

⑥宾：指诸侯。　称奉：举献。　币：礼物，贡品。

⑦臣卫：即卫臣，守卫疆土的臣仆，诸侯自谦辞。　壤：土壤。　奠：贡。壤尊：意为贡献土特产。

⑧稽首：叩头到地的跪拜礼，贾公彦说："头至地多时，则为稽首也。"

⑨义嗣：礼辞。黄式三说："义嗣礼辞也。经传言礼辞者，以礼辞之，不坚辞也。"（《尚书启蒙》）嗣，即辞

⑩德：升。

⑪答拜：黄式三："王既义辞，升位答拜也。"

⑫咸：皆，同。

⑬诞：大。　羑（yǒu 友）：善。　若：顺。周秉钧："羑若，犹言嘉休也。"（《尚书易解》）

⑭恤：安。

⑮陟：天子崩曰陟。　新陟王：指成王。　毕：尽，完全。　协：和，得宜。

⑯戡（kān 堪）：克。

⑰敷：普遍。 休：福祥。

⑱张皇：张大、扩大。 六师：六军。泛指军事力量。

⑲坏：败坏。 高祖：指文王。 寡：大。马融、郑玄本《尚书》，自此以上为《顾命》，以下为《康王之诺》。

【译文】

康王走出祖庙到达应门之内，太保率领西方的诸侯进入应门站立在左边，毕公率领东方的诸侯进入应门站立在右边，他们都穿着绣有云雷花纹的衣服并系着黄朱色的蔽膝。来宾捧着大圭和贡品说："我们王朝的一两个守边臣子，向您奉献本地的物产。"诸侯们都下拜叩头，王有礼貌地辞谢，然后升位答拜。

太保和芮伯同时向前，二人互相作揖。然后向王下拜叩头说："胆敢恭敬地禀告天子，伟大的天老爷改革了大国殷的命运，我周国的文王、武王大受福祥，能够安定西方。新升天的成王，能恰当地实施赏罚，巩固先王的功业，因而遗留下无边的幸福给后人。现今我王要谨慎啊！你要振兴国家的军队，不要败坏了我们高祖伟大的使命！"

【原文】

王若曰①："庶邦侯甸男卫②！惟予一人钊报诰③：昔君文武丕平④，富不务咎⑤，底至齐信⑥，用昭明于天下⑦。则亦有熊罴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⑧，用端命于上帝⑨。

"皇天用训厥道⑩，付畀四方⑪，乃命建侯树屏⑫，在我后之人⑬。今予一二伯父⑭，尚胥暨顾⑮，绥尔先公之臣服于先王⑯。虽尔身在外⑰，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⑱，无遗鞠子羞⑲！"

群公既皆听命[20]，相揖，趋出。王释冕[21]，反[22]，丧服[23]。

【注释】

①若：这样，如此。

②侯、甸、男、卫：诸侯国爵称，这里指各诸侯国君主。

③报：答。　诰：告，用于上告下。

④丕：大。　平：公平。

⑤富：厚，宽厚。　务：趋，追求。　咎：惩罚。

⑥底：致。　至：到。　齐：共同。

⑦用：因而。

⑧乂：治理。

⑨端：正。　命：使命，指治理天下。

⑩训：顺。　厥道：其道，指文王、武王的治国方略。

⑪畀：给予。

⑫建侯：分封诸侯。　树屏：树立屏障。

⑬在：相顾在，即眷顾后世子孙。王引之说。

⑭伯父：天子称同姓诸侯为伯父，此指所有的诸侯而言。

⑮尚：还。　胥：相，相互。　暨：与。　顾：念。

⑯绥：继。

⑰外：外地，指边疆地区。

⑱奉：助。　恤：忧。　厥：指示代词。那个，此指治国的事。　若：顺。

⑲鞠(jū居)子：稚子。康王自谦词。

⑳群公：指各位诸侯君长和王朝大臣。

㉑释冕：脱去礼帽，指脱下接受登位大典的礼服。

㉒反：回，回到守丧的侧室。

㉓丧服：穿上守丧的服装。

【译文】

康王这样说："各位诸侯、甸服、男服、卫服的君长们！我钊现

在答复你们：从前的国君文王、武王很公平，对臣民宽厚而不滥用刑罚，以至得到民众的共同信仰，因而他们的光辉普照天下。同时还有像熊罴一样勇孟的武士，忠贞不渝的大臣，保卫治理国家，因此才端正了上帝给予的使命。

“上天因此顺从先王的治国之道，把天下交给他们，先王于是下令分封诸侯，树立屏障，以顾念我们这些后世子孙。现在我希望诸侯大臣们，还要相互顾念我，继承你们的先祖臣服于我先王那样的业绩。虽然你们身处外地，心却要时时想到朝廷，以帮助我考虑出好的治国方法，不要使我这个年轻人留下羞辱！”

诸侯大臣们听完王的诰命，相互作揖，快步走出去。康王脱下登位的吉服，反回到守丧的侧室，穿上丧服。

杨升南　译注

左传·齐鲁长勺之战

【题解】

本篇选自《左传·庄公十年》。记载的是春秋时期齐国和鲁国在长勺的一次战史。齐、鲁是邻国，齐强鲁弱。公元前684年齐国出兵进攻鲁国，在曹刿的参与下，弱小的鲁国打败了强大的齐国。毛泽东说这次战史是“中国战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有名战例。”(《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文章着重描述了曹刿关于这次战争的谋略，是很有价值的一篇古代军事史料。

【原文】

庄公十年春[1]，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2]。其乡人曰[3]："肉食者谋之[4]，又何间焉[5]？"刿曰："肉食者鄙[6]，未能远谋。"乃入见。

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7]，弗敢专也[8]，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9]。"公曰："牺牲玉帛[10]，弗敢加也[11]，必以信[12]。"对曰："小信未孚[13]，神弗福也[14]。"公曰："小大之狱[15]，虽不能察[16]，必以情[17]。"对曰："忠之属也[18]，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公与之乘，战于长勺[19]。

公将鼓之[20]，刿曰："未可。"齐人三鼓[21]，刿曰："可矣。"齐师败绩[22]。公将驰之[23]，刿曰："未可。"下视其辙[24]，登轼而望之[25]，曰："可矣。"遂逐齐师。

既克，公问其故[26]，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27]，再而衰[28]，三而竭[29]。彼竭我盈[30]，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31]。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32]，故逐之。"

【注释】

①十年：鲁庄公十年，公元前684年。

②曹刿（gui 贵）：又作曹翙，或曹沬。春秋时鲁国武士。生卒不详。在齐鲁长勺之战中，由于他的参予大败齐军。史载齐君与鲁君在柯（今山东阳谷县东）相会，他持剑相从，挟持齐桓公订立盟约，返还被齐侵占的土地。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以为《史记·刺客列传》载曹沬劫齐桓之事乃好奇者之文，非史事。曹沬非曹刿，事亦不可信。

③乡人：同乡的人。

④肉食者：即食肉者，指作官的人。

⑤间：参与其间。

⑥鄙：鄙陋，即眼光短浅。

⑦衣食所安：衣服食物这些用来使身体安逸舒适的东西。

⑧专：独享。

⑨从：跟从去打仗送死。

⑩牺牲：祭神用的牛、羊。 玉帛：献给神灵的祭品。玉，玉器。帛，丝织物。

⑪加：夸大，虚报。

⑫信：诚信，实数。

⑬孚：信用。

⑭福：保佑。

⑮狱：诉讼案件。

⑯察：明察，洞察。

⑰必以情：必定依据情理。

⑱忠之属：尽心为民办事的一类。

⑲长勺：春秋时期鲁国地名，在今曲阜县北。

⑳鼓之：击鼓进攻。

㉑三鼓：击鼓三次。

㉒败绩：大败。

㉓驰之：追逐齐军。

㉔辙：车轮印。

㉕轼（shi 式）：车前的横木供乘者扶手。

㉖问其故：询问为什么这样指挥军队。

㉗作气：振作勇气。

㉘衰：衰减。

㉙竭：尽。

㉚盈：饱满，充沛。

㉛伏：埋伏。

㉜旗靡：旗帜倒了下去。靡，披靡，倒下。

【译文】

鲁庄公十年的春天，齐国的军队进攻鲁国。鲁庄公将要出兵应战，曹刿请求进见。他同乡的人说："吃肉的人在那里谋划，你又何必去参与呢？"曹刿说："吃肉的人浅薄鄙陋，不能有长远的考虑。"于是入宫进见。

曹刿问庄公："您凭什么去同齐国作战呢？"庄公说："衣服食物这些使身体安适的东西，不敢独自享用，必定分一些给别人。"曹刿说："小恩小惠不能遍及百姓，百姓不会跟从您去卖命的。"庄公说："祭祀用的牛羊玉帛，不敢向神灵虚报增加，向神祷告时总是诚实守信。"曹刿说："这只是小的诚信，还不能取得神灵的信任，神灵不会降福保佑您的。"庄公说："大大小小的案件，虽不能亲自一一去查明，但必须按照情理处理。"曹刿说："这是为百姓尽心尽力办事的一种心意，可以凭这个跟齐国打一仗。"作战时曹刿请求让他跟着一起去，庄公就让他同乘坐在一辆车上。齐、鲁两军会战于长勺。

战争开始，庄公就要击鼓进攻，曹刿说："还不行。"等齐国人擂了三次鼓以后，曹刿说："可以了。"鲁军于是擂鼓进攻。齐军大败。庄公将要下令追击，曹刿说："还不行。"便下车细看齐军的车轮印，然后又登上车前的横木瞭望齐军，说："可以了。"于是就追击齐军。

战争胜利后，庄公问他为什么这样指挥。曹刿说："打仗，是靠勇气。第一次击鼓时战士们都鼓足了勇气，第二次击鼓时勇气就衰退了，第三次击鼓时勇气就没有了。他们的勇气没有了。我们的勇气正饱满，所以打了胜仗。但是大国难于捉摸，恐怕他们有埋伏。我查看他们的车轮印道杂乱，远望他的军旗已倒，所以才让下令追击他们。"

杨升南　译注

左传·秦晋韩之战

【题解】

本篇选自《左传·僖公十五年》。晋惠公是在秦国的支持下才顺利回国当上国君的，他当上国君后，不但全部推翻了对秦国许下的诺言，还以怨报德，在秦国发生天灾时，不准卖粮给秦，以便削弱秦国。秦国于是在公元前645年出兵进攻晋国。晋军连吃败仗，在韩原之战中晋惠公被俘，晋军大败。秦国国君穆公在夫人晋惠公姐穆姬的要求和大臣的建议下，以及看到晋国国内上下团结一致的力量，决定对惠公以礼相待，放他归国，以结两国友好。文中描述了晋惠公的狭隘愚昧，晋国官民奋发救国难的气势和秦穆公宽宏大量，以德报怨的政治家风范。

【原文】

晋侯之入也①，秦穆姬属贾君焉②，且曰："尽纳群公子③。"晋侯烝于贾君④，又不纳群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晋侯许赂中大夫⑤，既而皆背之；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⑥，东尽虢略⑦，南及华山⑧，内及解梁城⑨，既而不与。晋饥，秦输之粟；秦饥⑩，晋闭之籴⑪。故秦伯伐晋。（以上秦伐晋之由）

卜徒父筮之⑫，吉："涉河，侯车败⑬。"诘之⑭，对

曰："乃大吉也。三败[15]，必获晋君。其卦遇《蛊》[16]，曰：'千乘三去[17]，三去之余，获其雄狐[18]。'夫狐《蛊》[19]，必其君也。蛊之贞[20]，风也[21]；其悔[22]，山也[23]。岁云秋矣，我落其实而取其材[24]，所以克也。实落、材亡，不败何待？"（以上卜徒父之筮）

三败，及韩[25]。晋侯谓庆郑曰[26]："寇深矣[27]，若之何？"对曰："君实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孙[28]！"卜右，庆郑吉[29]，弗使。步扬御戎[30]，家仆徒为右[31]，乘小驷[32]，郑入也[33]。庆郑曰："古者大事[34]，必乘其产[35]，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训[36]，而服习其道[37]，唯所纳之[38]，无不如志；今乘异产[39]，以从戎事，及惧而变[40]，将与人易[41]，乱气狡愤[42]，阴血周作，张脉偾兴[43]，外强中干，进退不可，周旋不能[44]，君必悟之！"弗听。（以上庆郑不孙之词）

【注释】

①晋侯：晋惠公，晋献公子，在位十四年（公元前650～前637年）。入：晋惠公在公元前651年由秦国护送回国，当上国君。入即指惠公进入晋国。

②秦穆姬：秦穆公夫人，晋献公女，晋惠公的姐。　贾君：晋献公太子申生的妃。或说是晋献公次妃。杨伯峻说贾君是献公正妃，无子，烝于齐姜，生太子申生及秦穆夫人。如此贾妃是惠公嫡母，无需穆姬嘱托，且贾妃在惠公即位时，当年事已高，与惠公相差必在二十至三十岁间，不可能"烝之"。因此，贾君应为申生妃。

③尽纳群公子：将逃难在外的献公之子全部迎接回国。晋献公九子，除申生、奚齐、卓子已死，惠公回国外，还有重耳等五人在国外避难。晋国由于骊姬的发难，"诅无畜群公子，"国君之子除太子外，其余全部使其移居国

外，以免争夺统治权。

④烝（zhēng 征）：下淫于上。贾君是惠公的嫡长嫂，故亦称烝。

⑤中大夫：指在国中执政的大夫，即里克、丕（丕）郑等人。

⑥河外：黄河以南及西。先秦称今黄河为河。黄河在今陕西、山西间南北行，至华阴县折而东行，环绕山西省西部和南部。晋都在绛，故以黄河西及南为外。 列城五：相连接的五座城。

⑦东尽虢略：东边到达虢略。。虢略在今河南灵宝县治即旧虢略镇。

⑧华山：今陕西华县，为晋、秦交界地。

⑨内：指黄河以东及以北。 解梁：地名，在今山西永济县伍姓湖以北的解城。

⑩饥：水旱灾害，粮食欠收。

⑪闭：关闭，禁止。 籴（dí 敌）：买进粮食。

⑫卜徒父：秦国卜官名。 筮（shì 市）：用蓍草占卦。

⑬侯车败：晋侯的兵车必败。古时以兵车为主，兵车败即军队失败。

⑭诘之：细问卦情。是秦穆公发问。

⑮三败：三次打败晋军。

⑯《蛊》（gǔ 古）：蛊是《周易》中的卦名。《左传》原文，后面有卦画䷑。

⑰千乘：指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大国。此指晋国。 三去：三次败退。

⑱雄狐：指大国之君，此指晋惠公。

⑲狐《蛊》：狐作祟。蛊即作祟，指晋惠公。

⑳《蛊》之贞：《蛊》卦的内卦。贞，内卦。代表己方。

㉑风：蛊卦的内卦，象征秦国。《周易》六十四卦，是由八卦两两相重组合成的。在上面的（上体）称为悔、外；下面的（下体）称为贞、内。内代表占卜己方，外代表对方。八卦又各象征自然界的物质和自然现象，如金、木、水、火、土，山、河、风、雨、雷、电等。《蛊》卦的下体是《巽》，代表风，故称“蛊之贞，风也”，象征秦国。

㉒悔：外卦。

㉓山：《蛊》的上体《艮》卦是山，代表晋国。

㉔我落其实：我的风吹落山上树木的果实。我指秦国，此说秦将像秋风吹落山上的树叶果实一样，获得胜利。这都是没有科学的迷信说法。

㉕及韩：到达韩地。韩，晋国地名，一说在山西省芮城县的韩亭；一说

在河津县与万荣县间。

㉖庆郑：晋国大夫。

㉗深：深入内地。

㉘不孙：孙，即“逊”，无礼。

㉙“卜右”二句：占卜谁可做晋惠公车上右边的武士，卦象显示用庆郑吉利。右，车上站在右边持矛的武士。

㉚步扬：晋国大夫。　御戎：驾车。御，驾。戎，戎马，拉战车的马。

㉛家仆徒：晋国大夫。

㉜乘小驷：用小驷驾车。小驷，马名。

㉝郑入：郑国送来的。

㉞大事：指战争。　必乘其产：必须乘本国所产的马。

㉟其：本国。两“其”字皆指本国。

㊱安其教训：安适于本国主人的调教。

㊲服习其道：熟悉本国的道路。

㊳唯所纳之：任凭你怎样使用它。

㊴异产：指郑国送来的马。

㊵及惧而变：遇到恐惧就失掉常态。

㊶将与人异：将与人的意愿相反。

㊷乱气：呼吸紧张。　狡愤：狡滑而愤怒。　阴血周作：体内的血液全身奔流。

㊸张脉偾兴：血管扩张突起。脉，血管。偾，即“墳”，突起鼓起。

㊹周旋：旋转。

【译文】

晋惠公回国为国君时，秦穆姬嘱托他要照顾贾君，并且对他说：“把逃亡在外的公子都迎接回国。”晋惠公即位后，却烝淫了贾君，又不接纳群公子，因此穆姬怨恨他。晋惠公在即位前曾经答应给在国内执政大臣的好处，以后却食言不给；答应给秦穆公黄河以南的五座城，东边到虢略，南边到华山，北边到黄河以北晋国内地的解梁城的土地，后来也不给了。晋国发生饥荒，秦国

送来粮食；秦国发生饥荒，晋国却拒绝卖给它粮食。所以秦穆公起兵征讨晋国。

秦国的卜官卜徒父占筮秦国出兵的吉凶，结果是吉利：卦象预示秦军将“跨过黄河，晋侯的车子要毁坏。”秦穆公细问卦象情况，卜徒父回答说：“此卦是大吉大利！打败他们三次，必定会抓获晋国之君。这一卦遇到《蛊》卦，《蛊》卦的卦辞说：‘千乘的大国三次败退，三次败退之后，获得那条大狐狸。’所谓大狐狸《蛊》卦，必定是他们的国君。《蛊》的内卦是风；外卦是山。现在已经是秋天了，我们的风将吹落他们山上树木的果实，取用他们的木材，所以能够战胜。他们像山上的树木果实那样落了，木材被砍伐，不失败还等待什么呢？”

两军相遇，晋军三次战败，退到韩地。晋惠公对庆郑说：“敌人已经深入晋国了，怎么办呢？”庆郑回答说：“是君主你让他们深入的，还有什么办法呢？”晋惠公申斥道：“放肆无礼！”战前晋人占卜惠公车右的人选，庆郑得吉兆头，晋惠公不用他。晋惠公让步扬为他驾车，家仆徒为车右武士，用郑国送的小驷马拉车。庆郑劝阻说：“古时候打仗，必须用本国产的马拉车，它生长在本国的土地上，知道本国人的心意，安心于受本国人的调教，而且熟习本国的道路，任你怎样使用，没有不如意的；现在用别国产的马驾车，两军交战时，若遇意外，这马就会害怕而失常，以致违反主人的心意，紧张地喘着粗气，狡滑地表示着愤怒，血液在它的全身涌流，血管暴起，已是外强中干，进退不能，转身不得，这时君主你一定会后悔的！”晋惠公不理会庆郑的劝告。

【原文】

九月，晋侯逆秦师①，使韩简视师②。复曰：“师少于我，斗士倍我③。”公曰：“何故？”对曰：“出因其资④，入用

其宠⑤，饥食其粟⑥，三施而无报⑦，是以来也。今又击之，我怠秦奋⑧，倍犹未也⑨。”公曰：“一夫不可狃⑩，况国乎！”遂使请战，曰：“寡人不佞，能合其众而不能离也⑪，君若不还，无所逃命。”秦伯使公孙枝对曰⑫：“君之未入，寡人惧之；入而未定列⑬，犹吾忧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韩简退曰：“吾幸而得囚⑭。”（以上韩简视师）

壬戌，战于韩原。晋戎马还泞而止⑮，公号庆郑⑯，庆郑曰：“愎谏⑰，违卜，固败是求⑱，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韩简，虢射为右，辂秦伯⑲，将止之⑳。郑以救公误之㉑，遂失秦伯。秦获晋侯以归。（以上韩原战事）

晋大夫反首拔舍从之㉒，秦伯使辞焉，曰：“二三子何其戚也㉓？寡人之从君而西也，亦晋之妖梦是践㉔，岂敢以至㉕？”晋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㉖，皇天后土实闻君之言，群臣敢在下风㉗。”

穆姬闻晋侯将至，以太子蒼、弘与女简璧登台而履薪焉㉘，使以免服衰绖逆㉙，且告曰：“上天降灾，使我两君匪以玉帛相见㉚，而以兴戎。若晋君朝以入，则婢子夕以死㉛；夕以入，则朝以死。唯君裁之㉜！”乃舍诸灵台㉝。（以上获晋侯后情事）

【注释】

①逆：迎战。

②韩简：晋国大夫。　视师：探视秦国军队的虚实。

③斗士：请战的士兵。　倍我：比我国多一倍。

④出因其资：出奔时依靠秦国的资助。

⑤入用其宠：回国即位利用秦国的宠爱。

⑥饥食其粟：晋国饥荒，秦国送来粮食供食用。

⑦报：报答，回报。

⑧我怠秦奋：我军懈怠，秦军振奋。

⑨倍犹未：奋战之士多一倍还不止。

⑩狃（niǔ 纽）：狎（xiá 霞）侮，轻侮。

⑪合：集合。 离：散，解散。

⑫公孙枝：秦国大夫。

⑬定列：君位安定。

⑭幸而得囚：能够做俘虏就是幸运。

⑮戎马：驾车的马。 还泞：盘旋在泥泞中。

⑯号：呼喊。

⑰愎（bì 必）：顽固。 愎谏：顽固不接受劝谏。

⑱固败是求：实在是自求失败。

⑲辂（yà 亚）：迎，遇上。

⑳止：擒获。

㉑郑以救公误之：以庆郑不救晋惠公，惠公向韩简呼救，韩简因救惠公而误了时机。

㉒反首：散乱的头发自面部向下垂。 拔舍：拔起营帐。

㉓戚：忧伤。

㉔晋之妖梦是践：实践晋国的妖梦。晋妖梦指晋惠公元年（公元前650年）晋大夫狐突未睡而遇见太子申生的鬼魂，斥责晋惠公无道，并预言晋惠公必在韩地被秦军击败。

㉕以至：以此而过分。

㉖履后土：脚踏着土地。 戴皇天：头顶着上天。

㉗敢在下风：谦言在下面听从秦伯的诺言。敢，自谦词。下风，下面。

㉘台：土筑的高台。 履薪：站在柴薪上。

㉙免（wèn 问）服衰绖（cuī dié 崔迭）：丧服。

㉚匪：不是。 玉帛相见：用玉帛为礼品以相会见，指友好往来。

㉛婢子：秦穆姬自谦称。

㉜裁：裁决，决定。

㉝舍：居处，安置。　灵台：秦国都郊外的台榭。穆公听到夫人的话后，将晋惠公安置在灵台而不进入国都。即不作为俘虏在祖庙中献俘报捷。

【译文】

九月，晋惠公迎战秦军，派韩简侦察秦国军队。韩简回来说："秦国的军队比我们少，斗士却比我们多一倍。"晋惠公问道："这是什么原故？"韩简回答说："您逃离晋国时依靠秦国的资助，回到晋国当国君是受到秦国的宠爱和护送，晋国发生饥荒吃的是秦国送来的粟米，受到三次恩惠而没有任何报答，因此秦国才来攻打我们。现在又要攻击他们，所以晋国士气低落而秦国士气振奋，由此看来秦国的斗士多我们一倍还不止呢。"晋惠公说："一个普通的人还不可以受人轻侮，更何况一个国家呢！"于是派韩简去请战，说："寡人不才，能把部队集合起来而不能让他们解散，您若不退兵，我们将不能逃避同您开战。"秦穆公派公孙枝回答说："您没有归国时，我为您担忧；当您刚回到晋国，君位还没有稳固时，我还是为您担忧。如果您国君地位已经巩固，我还敢不接受您请战的命令吗？"韩简退回后说："我能做秦国的俘虏就算是很幸运的了。"

壬戌（九月十四日）这天，秦晋两军在韩原交战。晋惠公的马陷在泥潭中不得前进，惠公向庆郑呼救，庆郑对晋惠公说："顽固拒绝劝谏，违反占卜，实在是自求失败，又为何要逃避呢！"遂不救而走开。梁由靡为韩简驾车，虢射为车右武士，遇到秦穆公，正要将他抓获。由于庆郑不救晋惠公而耽误了韩简，韩简就失掉了俘虏秦穆公的时机。结果晋惠公反被秦军捉住而带往秦国。

晋国的大夫披散着头发，拔起营帐跟随着晋惠王，秦穆公派使者辞谢说："你们几位为何那样忧伤呢？寡人随从晋君往西去，也只是实践晋国的妖梦罢了，岂敢做得过分吗？"晋国大夫三次向秦穆公下拜说："您脚踏大地头顶皇天，皇天后土都听到了

您讲的话，我们晋国群臣谨在您的车子下面，听到了您的吩咐。”

穆姬听说晋惠公将要到来，领着太子蓥、公子弘和女儿简璧登上高台，站在柴草堆上，派人穿着丧服去迎接秦穆公，并对他说道：“上天降下灾祸，使我们两国国君不是用玉帛友好相见而是兴动甲兵。若晋君早上进入国都，婢子晚上就死去；晚上进入国都，早上就死去。请君主您裁断吧！”秦穆公于是将晋惠公安置在国都外的灵台居住。

【原文】

大夫请以入①。公曰：“获晋侯，以厚归也②，既而丧③，归焉用之④？大夫其何有焉⑤？且晋人慼忧以重我⑥，天地以要我⑦。不图晋忧⑧，重其怒也⑨；我食吾言⑩，背天地也。重怒难任⑪，背天不祥，必归晋君。”公子縶曰⑫：“不如杀之，无聚慝焉⑬！”子桑曰⑭：“归之而质其太子，必得大成⑮。晋未可灭，而杀其君，祇以成恶⑯。且史佚有言曰⑰：‘无始祸⑱，无怙乱⑲，无重怒。’重怒难任，陵人不祥⑳。”乃许晋平㉑。（以上秦君臣谋处晋侯之法）

晋侯使郤乞告瑕吕饴甥㉒，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国人而以君命赏㉓；且告之曰：“孤虽归，辱社稷矣，其卜贰圉也㉔。”众皆哭。晋于是乎作爰田㉕。吕甥曰：“君亡之不恤㉖，而群臣是忧㉗，惠之至也㉘！将若君何？”众曰：何为而可？”对曰：“征缮以辅孺子㉙。诸侯闻之，丧君有君，群臣辑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劝㉚，恶我者惧，庶有益乎㉛？”众悦㉜。晋于是乎作州兵㉝。（以上晋臣谋归君之法）

【注释】

①大夫请以入：秦国大夫请求将晋侯带回都城内去。

②以厚归：带着丰厚的战利品返国。

③丧：指夫人及子、女自杀。

④焉用之：有何用。

⑤其何有：有什么益处。

⑥憾忧：忧伤。　重我：感动我。

⑦要：约束。

⑧不图晋忧：不考虑晋国人的忧伤。

⑨重其怒：加重晋国人对秦国的愤怒。

⑩食：违背。　吾言：指穆公对晋大夫说的“岂敢以至”的话。

⑪重怒：晋国人增加的愤怒。　任：担当，承受。

⑫公子縶（zhí 执）：秦穆公之子。

⑬聚慝（tè 特）：聚积邪恶。

⑭子桑：即公孙枝。

⑮大成：大的战果，媾和的有利条件。

⑯祇：只是，只能。

⑰史佚：西周初年的史官名。

⑱始祸：首先发动祸乱。

⑲怙（hù 户）乱：乘祸乱。怙，依靠，凭恃。

⑳陵人：欺凌别人。

㉑许：同意。　平：讲和。

㉒郤乞：晋大夫，随晋惠公在秦国。　瑕吕饴甥：亦称吕甥、瑕甥、阴饴甥、吕甥子金、子金。吕、瑕、阴都是他的采邑，饴是他的名，子金是他的字，甥是晋侯的外甥。晋国大夫。

㉓朝：召集。　国人：国都城内的人。此指晋国的官吏和城中的百姓。以君命赏：用国君的名义给予赏赐。

㉔卜贰圉：占卜选择日期立继承人圉为国君。贰，副贰。圉，惠公子怀公名。

㉕作爰田：将国家拥有的土地分给国人，永为私有。但此事历来有不

同说法，至今还有争议。

㉖君亡：国君流亡在外。 不恤：不为自己担忧。

㉗群臣是忧：担忧着群臣。

㉘至：大，无比。

㉙征缮：征收军赋，修理兵器。 孺子：指晋惠公太子圉。

㉚劝：劝勉，勉励。

㉛庶：也许，差不多。

㉜悦：高兴。

㉝作州兵：在野鄙中征集兵员。春秋以前，只有国人有当兵权，野鄙中的野人无权当兵。晋"作州兵"是取消这种限制，野人被征调当兵，由此野人的社会地位就上升与国人等。作爰田，作州兵是晋国的重大改革措施。

【译文】

秦国大夫请求将晋惠公带进国都去。秦穆公说："俘虏了晋侯，本以为是带着丰厚的战利品归国，却因此而引起丧事，进城又有何用？大夫们又得到什么益处？并且晋国人用忧伤来感动我，用天地来约束我。我若不考虑晋国人的忧伤，将会增加他们对秦国的仇恨；我若违背自己的诺言，是违背了天意。增加晋国人的仇恨我难于担当，违背天意不吉祥，一定要放归晋侯。"公子縶说："不如将晋君杀掉，不要让他再回去聚集邪恶之徒！"子桑说："放晋侯回国而将他的太子作为人质，必然会得到大有利于我的谈判条件。晋国还是不能灭亡的，而将它的国君杀掉只能造成很坏的恶果。并且史佚有话说，'不要首先发动祸乱，不要利用人家的动乱，不要增加仇恨。'增加仇恨难于担当，欺凌别人不吉祥。"秦穆公于是准许同晋国讲和。

晋惠公派遣郤乞回国，将秦人准许讲和的事告诉瑕吕饴甥，并召他来秦国谈判。子金教郤乞如何代表晋君说话，说：把国人召集起来，用国君的命令对他们给予赏赐，而且告诉国人们说："我虽然被释放归国，却侮辱了国家的尊严，还是选个日期立我

的太子圉为国君吧。”郤乞照这样办了，国人听后都哭了起来。晋国于是作爰田。吕甥于是对国人说：“国君流亡在外不为自己担忧，而是担忧着群臣，这是莫大的恩惠了！我们又怎样报答国君呢？”众人说：“怎么办才好呢？”吕甥回答说：“征收军赋，修治兵器，辅立太子圉为君。各国诸侯听到我国失去国君后又有了新君，群臣和睦，武器装备比以前还多。同我们友好的就勉励我们，同我们为仇敌的就会害怕我们，这或许会有益处吧？”大家都赞同吕甥的话，晋国于是“作州兵”，开始征集野鄙中的野人当兵，实行兵制改革。

【原文】

初，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①，遇《归妹》之《睽》②。史苏占之③，曰：“不吉。其繇曰④：士刲羊⑤，亦无衁也⑥；女承筐⑦，亦无贶也⑧。西邻责言⑨，不可偿也。《归妹》之《睽》，犹无相也⑩。《震》之《离》，亦《离》之《震》，为雷为火⑪，为嬴败姬⑫。车说其輹⑬，火焚其旗，不利行师⑭，败于宗丘⑮。《归妹》《睽》孤⑯，寇张之弧⑰，侄其从姑⑱，六年其逋⑲！逃归其国而弃其家，明年其死于高梁之虚⑳！”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从史苏之占，吾不及此夫！”韩简侍，曰：“龟，象也㉑；筮，数也㉒。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㉓，滋而后有数。先君之败德，及可数乎㉔？史苏是占，勿从何益㉕？《诗》曰㉖：‘下民之孽㉗，匪降自天；僔沓背憎㉘，职竞由人㉙。’”（以上惠公、韩简追论昔年卜筮）

【注释】

①伯姬：晋献公的长女，即穆姬。

②遇《归妹》之《睽》：《归妹》变为《睽》。《归妹》卦爻上六由阴变为阳，即为《睽》卦。

③史苏：晋国卜官名。

④繇（zhòu 宙）：卦辞。

⑤刲（kui 亏）：杀，割。

⑥盐（huāng 荒）：血。

⑦承筐：拿着筐。

⑧贶（kuàng 况）：赐，与。

⑨西邻：指秦国。 责言：责备的话。

⑩无相：不能相助，不能帮助。

⑪雷：《震》卦为雷。 火：《离》卦为火。

⑫嬴：秦国的姓。 姬：晋国的姓。

⑬辐（fù 付）：车箱下伏兔，用以钩住车轴。

⑭行师：指战争。

⑮宗丘：即韩原。杜预注说："韩、韩原、宗丘三名，故韩国。"

⑯《归妹》《睽》孤：《归妹》嫁女，《睽》离孤单。此是从字面解释卦义，归妹即嫁女，睽有违、离之象。

⑰弧（hù 户）：木弓。

⑱侄其从姑：指惠公子圉质于秦，姑指伯姬，为圉的姑。

⑲逋：逃。

⑳高梁：地名，在今山西省临汾市东北。 虚：即"墟"。

㉑象：形象。

㉒数：数字。

㉓滋：滋长繁衍。

㉔及可数乎：可以数得完吗。

㉕勿：杨伯峻说，此"勿非否定词，乃语首助词，无义。"

㉖《诗》曰：指《诗经·小雅·十月之交》。

㉗孽：灾祸。

㉘僔(zǔn 尊上)沓:当面奉承,吹捧。　憎:憎恨。

㉙职:主。此诗意为:下民的灾祸,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当面吹捧奉承,背后憎恨,主要是由人们相互间争夺造成的。

【译文】

当初,晋献公占卜嫁女伯姬于秦是否吉利,占得《归妹》卦而变成《睽》卦。史苏看了卦象说,"不吉利。它的卦辞说:男子杀羊,也不见血;女子拿着筐,也无人赐与。西邻责备,无法补偿。《归妹》变《睽》,没有相帮助的。《震》卦变为《离》卦,也就是《离》卦变为《震》卦,既是雷又是火,嬴姓打败姬姓。车子脱掉伏兔,火烧掉军旗,不利于出师打仗,将在宗丘战败。《归妹》嫁女《睽》孤单,敌人张开木弓,侄儿跟着姑姑,六年之后逃归!逃回国内,抛弃妻室,明年将死在高梁城的废墟上!"等到晋惠公被俘在秦国时,他说:"先君如果听从了史苏的占卜,我今天就不会到这个地步!"韩简跟随在旁,说道:"龟甲,是形象;筮草,是数字。事物生长以后才有形象,有形象后才能滋长,滋长后才有数字。先君败坏道德的地方,还可以数得完吗?史苏的占卜,即使听从了又有什么益处呢?《诗》中说:'百姓的灾祸,非从天降;当面奉承背后怨恨,主要是由人所造成。'"

【原文】

十月,晋阴饴甥会秦伯,盟于王城①。秦伯曰:"晋国和乎?"对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丧其亲②,不惮征缮以立圉也③,曰:'必报仇,宁事戎狄!'君子爱其君,而知其罪,不惮征缮以待秦命④,曰:'必报德,有死无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国谓君何⑤?"对曰:"小人戚,谓之不免⑥;君子恕⑦,以为必归。小人曰:'我毒秦⑧,秦

岂归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归君。贰而执之[9],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怀德,贰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10]。纳而不定[11],废而不立[12],以德为怨,秦不其然[13]!'"(以上吕甥说秦伯归君)

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馆晋侯[14],馈七牢焉[15]。蛾析谓庆郑曰[16]:"盍行乎[17]?"对曰:"陷君于败,败而不死,又使失刑[18],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将焉入[19]?"十一月,晋侯归。丁丑[20],杀庆郑而后入。是岁,晋又饥,秦伯又饩之粟[21],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22]。且吾闻唐叔之封也[23],箕子曰[24]:'其后必大。'晋其庸可冀乎[25]?姑树德焉,以待能者。"于是秦始征河东[26],置官司焉[27]。

【注释】

①王城:地名,在今陕西省朝邑县东。

②悼:哀伤,悲痛。 亲:随惠公出征而死的将士。

③惮:怕,惧怕。

④秦命:秦国归还国君的命令。

⑤国谓君何:晋国人认为国君的结果会怎么样。

⑥不免:不会被赦免。

⑦恕:宽恕。君子有宽恕之心,推及秦伯有宽恕之心。

⑧毒:伤害。

⑨贰:二心,即背叛,叛离。

⑩霸:称霸诸侯,作霸主。指诸侯服秦的德义。

⑪纳而不定:护送回国而不使他安定。

⑫废:废弃。 不立:不立为国君。

⑬不其然:不会这样做。

⑭改馆:改换客馆,指换个接待正式宾客的地方。

⑮馈：赠送。　七牢：以诸侯礼待晋惠公。礼数，天子九牢，诸侯七牢。一牛一羊一猪为一牢。

⑯蛾析：人名，晋国大夫。

⑰盍：疑问词，何不，为何。

⑱失刑：不能正罪人于刑罚。庆郑若逃走，刑罚自不得加于其身，故云“失刑”。

⑲将焉入：将到哪里去。

⑳丁丑：十一月二十九日。

㉑饩：馈赠，送给。

㉒矜：怜惜，怜悯。

㉓唐叔：晋国的始封君，名虞，周成王的弟弟。

㉔箕子：殷纣王的叔父，或说是纣的异母兄，殷亡后归周。

㉕庸：岂。杨伯峻说：“其、庸二字之用法俱同岂，此是同义虚词连用。”　冀：求，图谋。

㉖征河东：征收黄河以东的赋税。是晋惠公在未为国君前许诺给秦国的土地，此时方才兑现，故秦有河东征收赋税的行动。

㉗置官司：设置官治理。司，治理。

【译文】

十月，晋国的阴饴甥会见秦穆公，在王城订立修好的盟约。秦穆公问道：“晋国和睦吗？”阴饴甥回答道：“不和睦。小人以失掉国君为耻辱，且哀悼战死的亲属，不怕征收军赋、打造兵器的负担以立圉为国君，说道：‘一定要报仇，宁肯事奉戎狄！’君子爱护他们的国君，而知道他的罪过，不怕征收军赋打造兵器的负担以等待秦国放归国君的命令，说道：‘一定要报答恩德，即使死了也没有二心！’因此不和睦。”秦穆公问道：“晋国人认为你们的国君结果会是怎样的？”阴饴甥回答说：“小人忧伤，说秦国不会赦免他；君子存心宽恕，认为秦国一定会放他回来。小人说：‘我们伤害了秦国，秦国岂能放回我们的国君？’君子说：‘我们已经知道有罪了，秦国一定会放回我们的国君。有二心就捕了他，顺服

后就放了他，没有比这更深厚的恩德了，没有比这更威严刑罚了。顺服的怀念恩德，叛离的畏惧刑罚，从对这次战争的处理，秦国就可以称霸诸侯了。护送回国而不使他安定，废掉他不立为国君，这是把恩德变成仇怨，秦国是不会这样做的。'"

秦穆公说："这正是我的心意。"于是改换晋惠公居住的馆舍，按诸侯的待遇馈送七牢。蛾析对庆郑说："为何不逃走呢？"庆郑回答说："陷害国君吃败仗，国君吃了败仗而自己不战死却又逃走，致使国君失去刑罚，这就不是做人臣下的行为了！做人家的臣而行为不合于臣道，又能逃到哪里去呢？"十一月，晋惠公归国。丁丑（二十九日）这天，杀了庆郑后进入国都。这一年，晋国又发生饥荒，秦伯又送给晋国粮食，说："我怨恨他们的国君，而怜悯他们的人民。并且我听说唐叔受封的时候，箕子曾说过：'他的子孙一定会强大。'晋国怎么是可以图谋的呢？姑且树立德行，以等待有能力的人吧。"从这时起，秦国开始在黄河以东地区征收赋税并设置官吏治理。

杨升南　译注

左传·晋公子重耳之亡

【题解】

本篇选自《左传》僖公二十三、二十四年。春秋时晋国国君献公宠爱骊姬，骊姬诬陷太子申生及公子重耳、夷吾合谋毒杀父亲。太子申生被逼自

杀，重耳、夷吾被迫逃亡国外避难。本文描写重耳及其跟随他的一批人流亡国外十余年中的经历，各国对他的接待，在秦穆公的支持下回国夺取政权以及他对故旧和仇敌的接纳，文中深刻地表现了各种人物的心态。

【原文】

晋公子重耳之及于难也[1]，晋人伐诸蒲城。蒲城人欲战，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2]，而享其生禄[3]，于是乎得人[4]。有人而校[5]，罪莫大焉。吾其奔也[6]。"遂奔狄。从者狐偃、赵衰、颠颉、魏武子、司空季子[7]。狄人伐廧咎如[8]，获其二女叔隗、季隗[9]，纳诸公子[10]。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刘[11]。以叔隗妻赵衰，生盾。将适齐[12]，谓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来而后嫁。"对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则就木焉[13]。请待子。"处狄十二年而行。（以上处狄）

过卫，卫文公不礼焉[14]。出于五鹿[15]，乞食于野人[16]，野人与之块[17]。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赐也[18]！"稽首受而载之。（以上过卫）

及齐，齐桓公妻之，有马二十乘[19]，公子安之[20]，从者以为不可。将行，谋于桑下[21]。蚕妾在其上[22]，以告姜氏[23]。姜氏杀之，而谓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24]，其闻之者，吾杀之矣。"公子曰："无之！"姜曰："行也，怀与安[25]，实败名！"公子不可，姜与子犯谋[26]，醉而遣之[27]。醒，以戈逐子犯。（以上安齐）

【注释】

①重耳之及于难：重耳遇到灾难。 重耳：晋献公之子，后来的晋文公。晋献公22年（公元前655年），献公听信宠妾骊姬谗言，逼死太子申生，追杀其子重耳、夷吾（后为晋惠公）。重耳逃往封地蒲城，献公派兵追杀至蒲城。 蒲城：晋地，在今山西省隰县西北，俗称斩祛垣，相传为寺人披斩重耳的衣袖处。

②保：拥有，依靠。

③生禄：生活供养的俸禄。

④得人：有了人民。

⑤校：同“较”，较量。此指与追捕者相战。

⑥奔：逃亡，逃跑。

⑦从者：跟随重耳逃亡的人。狐偃以下五人，是指地位高的，随重耳出逃的人当不止此。 狐偃：狐突之子，字子犯。 赵衰（cuī 摧）：赵夙子，字子馀。 颠颉（jié 结）：晋武士，后因违反军令被杀。 魏武子：即魏犨（chóu 仇）。司空季子，即胥臣臼季，字季子，司空是其官职名。

⑧廧咎（qiáng gāo 墙高）如：狄人的一支，其地或说在山西省太原市一带，或说在今河南省安阳市西南。

⑨隗（wěi 伟）：廧咎如族的姓。

⑩纳：送。 诸：之于。之，指叔隗、季隗。

⑪伯儵（chóu 稠）、叔刘：晋文公在狄生的二子，后回晋。

⑫适：往。

⑬就木：进棺材，即年老而死。

⑭不礼：不以礼接待。

⑮五鹿：卫国地名，在今河南濮阳市南。或说在今河北大名县东。

⑯野人：农人。

⑰块：土块。

⑱天赐：上天的偿赐。子犯以为得土块即得土地，将拥有国家的象征。这是子犯机智解围。

⑲乘：一乘四匹马。

⑳安之：指安于目前有妻室有车马的生活条件。

㉑谋：商议，策划。　桑下：桑树下面。

㉒蚕妾：采桑女子。

㉓姜氏：齐桓公嫁给重耳的女子，齐国姜姓，故称姜氏。

㉔四方之志：远大的志向。

㉕怀与安：怀恋妻室安于现状。

㉖姜：指姜氏，重耳妻。

㉗遣：送走。

【译文】

晋公子重耳在遇到灾难的时候，晋军追赶他到达蒲城。蒲城人想迎战，重耳不许，说："我依靠着国君父亲的命令，享受养生的俸禄，才得到百姓的拥护。有了百姓就同父亲较量，没有比这更大的罪恶了。我还是逃走吧。"于是就逃到狄族人那里。跟随的人中有狐偃、赵衰、颠颉、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在攻打廧咎如时，俘虏了名叫叔隗、季隗的两个女子，就送给公子重耳。重耳娶了季隗，生下伯儵和叔刘两个儿子，重耳将叔隗给赵衰为妻，生下赵盾。重耳一行将要到齐国去，他对季隗说："等我二十五年，如不回来你就改嫁吧。"季隗说："我已经二十五岁了，又过二十五年才改嫁，那就要进棺材了。我等你就是了。"重耳在狄居住了十二年才离开。

经过卫国，卫文公不以礼节相接待。从卫国都城出来到达五鹿，向种田的人乞讨食物，种田人将一块泥土送给他们。重耳生气，要鞭打送土块的人，子犯说："这是上天赏赐的啊！"重耳就向种田人叩头接受了土块，把它放到车上。

到了齐国，齐桓公为重耳娶了妻，送给马八十匹，重耳满足于齐国的生活，跟随他的人却认为这样下去不行。准备离开齐国前，随行的人在野外桑树下商量，一采桑的女奴正好在桑树上听见，将此事告诉重耳的妻子姜氏。姜氏将这名女奴杀死，然后对重耳说："您有远大的志向，听到的人，我已将她杀了。"重耳说：

“没有这回事呀！”姜氏说：“走吧，怀恋家室和满足于现状，实在是毁坏您的功名！”重耳不肯走，姜氏与子犯商量，将重耳灌醉酒，然后把他送走。重耳醒后大为生气，操起戈要追杀子犯。

【原文】

及曹，曹共公闻其骈胁①，欲观其裸②，浴，薄而观之③。僖负羁之妻曰④：“吾观晋公子之从者，皆足以相国⑤。若以相⑥，夫子必反其国。反其国，必得志于诸侯⑦。得志于诸侯，而诛无礼，曹其首也⑧！子盍蚤自贰焉⑨。”乃馈盘飧⑩，寘璧焉⑪。公子受飧反璧⑫。（以上过曹）

及宋，宋襄公赠之以马二十乘。（以上过宋）

及郑，郑文公亦不礼焉，叔詹谏曰⑬：“臣闻天之所启⑭，人弗及也。晋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将建诸⑮？君其礼焉。男女同姓⑯，其生不蕃⑰，晋公子姬出也⑱，而至于今，一也；离外之患⑲，而天不靖晋国⑳，殆将启之㉑，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㉒，而从之，三也。晋、郑同侪㉓，其过子弟㉔，固将礼焉㉕，况天之所启乎？”弗听。（以上过郑）

【注释】

①骈胁：胁下肋骨连成一片。

②裸：裸体。

③薄：迫近。

④僖（xi 嬉）负羁（ji 基）：曹国大夫。

⑤相国：指能辅佐国君的大臣。

⑥若以相：若以这些人为辅佐。

⑦得志于诸侯：称霸于诸侯。

⑧其首：将是第一个。

⑨蚤：即“早”字。　自贰：自己与国君两样态度，指独自交好于重耳。

⑩盘飧（sūn 孙）：一盘饭。

⑪寘璧：藏玉璧于盘内饭食中。

⑫反：还。

⑬叔詹：郑国执政大臣。

⑭启：开导，赞助。

⑮建诸：扶助他。诸，“之乎”二字合声。

⑯男女同姓：指同姓男女结婚。

⑰生：生殖，生育，指后世子嗣。　不蕃：不昌盛。

⑱晋公子姬出：晋公子是姬姓的父母所生。重耳为犬戎狐姬所生。狐姬为王子狐之后，姬姓移居戎地，与晋同姓同宗，故说“姬出”。

⑲离：遭遇。

⑳靖：安定。

㉑殆：大约，大概。

㉒三士：指狐偃、赵衰、贾佗。　上人：超出他人之上。

㉓侪（chái 柴）：等。　同侪：同等，同辈。

㉔过：经过，路过。

㉕固：本应。

【译文】

到了曹国，曹共公听说重耳的肋骨连在一起，想观看重耳的裸体，乘他洗澡便走近前去观看。僖负羁的妻子说：“我观察晋公子的随从人员，都足以辅佐国家。如果用他们作为辅佐，晋公子一定会回国当国君。若回国当上国君，一定在诸侯中施展抱负。在诸侯中施展抱负而惩罚对他无礼的国家，曹国就是第一个！你何不早些同你国君表示对他不同的态度呢。”僖负羁于是送给重耳一盘饭食，里面藏一件玉璧。重耳接受了饭食，而把璧退了回去。

到达宋国，宋襄公赠送重耳马八十匹。

到达郑国，郑文公也不以礼节相接待，执政大臣叔詹劝谏说："我听说上天要赞助的人，一般人是比不上的。晋国公子有三条征兆，上天难道不是将要让他回国当国君？君主您还是以礼接待他吧。父母都是同一个姓，生下的子女不会健壮，而晋公子重耳，父母都是姬姓，却能健康地活到现在，这是第一个征兆；遭到流亡在外的忧患，而上天却不使晋国安定下来，这大概是在为他开路吧，这是第二个征兆；晋国有三个才德足以居他人之上的人，却都跟随了重耳，这是第三个征兆。晋国和郑国是同等的国家，晋国的子弟经过我国，本应该以礼相接待，更何况上天要赞助的人呢？"郑文公不听从。

【原文】

及楚，楚子飨之①，曰："公子若反晋国，则何以报不谷②？"对曰："子女玉帛，则君有之；羽毛齿革③，则君地生焉④。其波及晋国者⑤，君之余也，其何以报君？"曰："虽然，何以报我？"对曰："若以君之灵，得反晋国，晋、楚治兵⑥，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⑦；若不获命，其左执鞭弭⑧，右属櫜鞬⑨，以与君周旋⑩。"子玉请杀之⑪，楚子曰："晋公子广而俭⑫，文而有礼⑬；其从者肃而宽⑭，忠而能力⑮。晋侯无亲⑯，外内恶之。吾闻姬姓唐叔之后，其后衰者也⑰，其将由晋公子乎？天将兴之，谁能废之？违天，必有大咎。"乃送诸秦。（以上过楚）

秦伯纳女五人，怀嬴与焉⑱。奉匜沃盥⑲，既而挥之⑳，怒，曰："秦、晋，匹也㉑，何以卑我㉒？"公子惧，降服而囚㉓。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㉔，请使衰从。"公子赋《河水》㉕，公赋《六月》㉖，赵衰曰：

“重耳拜赐㉗！”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级而辞焉㉘。衰曰：“君称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㉙，重耳敢不拜？”（以上居秦）

【注释】

①楚子：此指楚成王。　飨（xiǎng 享）：用酒肉相款待。

②何以报：用什么报答。　不谷：楚成王自谦称。

③羽毛齿革：鸟羽兽毛象齿皮革。

④生：产。

⑤波及：流散到。

⑥治兵：训练军队，此指发生战争。

⑦辟：同“避”，退避。　三舍：九十里。古时日行军三十里宿营，称为一舍。三舍，三天的行军路程。

⑧鞭弭（mǐ 米）：马鞭和弓。

⑨属：挂。　櫜鞬（gāo jiān 高坚）：弓衣和箭袋。

⑩周旋：交往，应酬。此指作战。

⑪子玉：楚国令尹，相当于中原国家的相。

⑫广：志气广大。　俭：生活俭朴。

⑬文：文辞雅致。

⑭肃：肃敬，庄重。

⑮能力：能勤奋尽力。

⑯晋侯：晋惠公。

⑰其后衰者也：衰落得最晚的。

⑱怀嬴：秦穆公的女儿。曾嫁给在秦国为人质的惠公太子圉为妻，后太子圉逃回晋国，立为国君，即曹怀公，而秦为嬴姓，故其妻被称为“怀嬴”。与焉：在秦穆公送给重耳的五女之中。

⑲奉：即“捧”。　匜（yí 移）：古时洗手注水的用器。　沃：浇。　盥：洗手。

⑳既：结束。　挥之：挥手让怀嬴离去。之，指怀嬴。

㉑匹：匹敌，等同。

㉒卑：轻视，看不起。

㉓降服：换上低等级的衣服。古时衣服有不同的等级，以表示身份。

㉔衰：赵衰。 文：有文辞。

㉕赋：朗诵。《河水》：诗的篇名，已亡佚。韦昭注《晋语》说"河"当是"沔"字之误。《诗经·小雅·沔水》有"朝宗于海"句，重耳称赞秦国的强大，表示若返国要像河水归于大海一样事奉秦国。

㉖《六月》：《诗经·小雅》篇名，诗中赞美尹吉甫征伐玁狁，恢复周文王、武王时功业的成就。秦穆公朗诵此诗是希望重耳将来作晋国的君主，辅佐周天子。

㉗拜赐：拜谢赏赐。

㉘降一级：下一级台阶。级，一级台阶。

㉙佐天子者命重耳：《六月》诗中有"以匡王国"，"以佐天子"，"以定王国"等句，故赵衰有此说。

【译文】

到了楚国，楚成王设宴款待他，席间楚成王问道："公子如果回到晋国为国君，用什么来报答我呢？"重耳回答说："美女宝玉丝绸，您有的是；鸟羽兽毛象齿皮革，就产在您的土地上。那些流散到晋国的，只不过是您剩下来的，我能拿什么来报答您呢？"楚王说："虽然如此，您究竟用什么来报答我呢？"重耳回答说："如果托您的威灵，能够返回晋国，万一晋、楚两国不幸发生战争，在中原相遇，我将退兵九十里以相避让；如果还得不到您的谅解，我就只有左手拿着鞭子和弓，右边挂着弓衣和箭袋，同您周旋一番了。"子玉请楚成王杀掉重耳，楚成王说："晋公子志向远大而俭朴，有文辞有礼仪；跟随他的人都肃敬而宽大，忠诚而能勤奋尽力。晋惠公没有亲近的人，国内国外的人都讨厌他。我听说姬姓的一族中，唐叔的后代将是最后衰落的，这或者是由于有晋公子重耳振兴的原故吧？上天将要使他兴起，谁能够废掉他呢？违背上天的意愿，一定要遭到大的灾祸。"楚成王于是把重耳送

到秦国。

秦穆公送给重耳五个女子，他的女儿怀嬴也在其中。怀嬴捧着盛水的匜给重耳浇水洗手，重耳洗完后挥挥手让她出去，怀嬴发怒说："秦国和晋国是等同的国家，为什么轻视我？"重耳害怕起来，换上低等的衣服并把自己囚禁起来，向她谢罪。有一天，秦穆公宴请重耳，子犯说："我不如赵衰有文辞，请派赵衰跟随前去吧。"在宴席上，重耳朗诵《河水》这首诗，秦穆公朗诵《六月》这首诗，赵衰高声对重耳说："重耳快下拜感谢赏赐！"重耳走下台阶，向秦穆公下拜，叩头，秦穆公走下一级台阶辞谢。赵衰说："君主说要把辅佐天子的事命令重耳，重耳岂敢不拜谢？"

【原文】

僖公二十四年春，王正月①，秦伯纳之②。不书③，不告入也④。及河⑤，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负羁绁从君巡于天下⑥，臣之罪甚多矣，臣犹知之，而况君乎？请由此亡⑦。"公子曰："所不与舅氏同心者⑧，有如白水⑨！"投其璧于河。济河⑩，围令狐⑪，入桑泉⑫，取臼衰⑬。二月甲午⑭，晋师军于庐柳⑮。秦伯使公子縶如晋师⑯，师退，军于郇⑰。辛丑，狐偃及秦、晋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晋师。丙午，入于曲沃⑱。丁未，朝于武宫⑲。戊申，使杀怀公于高梁⑳。不书，亦不告也。（以上秦伯纳晋侯正文）

吕、郤畏逼㉑，将焚公宫而弑晋侯。寺人披请见㉒，公使让之㉓，且辞焉㉔，曰："蒲城之役㉕，君命一宿㉖，女即至㉗。其后余从狄君以田渭滨，女为惠公来求杀余㉘，命女三宿，女中宿至㉙。虽有君命，何其速也？夫

祛犹在[30]，女其行乎！”对曰：“臣谓君之入也[31]，其知之矣[32]；若犹未也，又将及难[33]！君命无二[34]，古之制也。除君之恶[35]，唯力是视[36]。蒲人、狄人[37]，余何有焉[38]？今君即位，其无蒲、狄乎[39]？齐桓公置射钩而使管仲相[40]；君若易之[41]，何辱命焉[42]？行者甚众[43]，岂唯刑臣[44]？”公见之，以难告[45]。三月，晋侯潜会秦伯于王城[46]。己丑晦[47]，公宫火。瑕甥、郤芮不获公，乃如河上[48]，秦伯诱而杀之。（以上吕、郤焚宫之难）

【注释】

①王正月：周王室所颁布历法的正月。王，即周王。王正月是周历的正月。周历建子，周历正月为夏历的十一月。

②纳：以兵护送。

③不书：鲁国史官未记在鲁史《春秋》上。

④不告入：重耳回国即位之事，晋国没有向诸侯通告。入，指重耳进入晋国。

⑤及河：到达黄河边。河，指黄河。

⑥负羁绁（jī xiè 基泄）：背着马笼头牵着马缰绳。负，背负；羁，马辔头；绁，马缰绳。

⑦亡：逃亡，指分手。

⑧舅氏：指狐偃。重耳生母是狐姬，故称狐偃为舅。

⑨有如白水：有河水为证。此是重耳指黄河水发誓，回国后要与狐偃同心。

⑩济河：渡河。

⑪令狐：地名。在今山西猗氏县。

⑫桑泉：地名。在今山西临晋县东北。

⑬臼衰：地名。在今山西解县西北。

⑭二月甲午：二月无甲午，此及以下六个干支纪日据王韬推算，皆差

一月，王说“晋用夏正，《传》书日月或有误。

⑮庐柳：地名。在今山西猗氏县西北。

⑯公子絷：秦穆公之子，秦大夫。

⑰郇（xún 旬）：地名。在今山西猗氏县西南。

⑱曲沃：晋国别都，在今山西省闻喜县东北。

⑲朝：朝见晋群臣。　武宫：晋武公的庙，在曲沃。

⑳怀公：惠公太子，名圉。　高梁：地名。在今山西省临汾市东北。

㉑吕、郤（xì 系）：吕甥、郤芮。　畏逼：害怕文公逼迫。

㉒寺人披：又名勃鞮（dī 隄）。寺人名披。寺人，阉人，后世太监。

㉓让：责备。

㉔辞：辞退，拒绝接见。

㉕蒲城之役：指晋献公22年（公元前655年），晋献公派寺人披到蒲城追杀重耳，重耳跳墙逃跑，寺人披砍断他衣袖之事。

㉖一宿：一天。

㉗女：汝，你。

㉘田：打猎。　渭滨：渭水旁。　求杀余：寻求机会杀害我。

㉙中宿：第二天。

㉚袪（qū 曲）：袖口。指被寺人披在蒲城砍下的一段袖子。

㉛谓：以为。

㉜知之：杜预注说：“知君人之道。

㉝及难：及于灾难。

㉞无二：没有二心。

㉟恶：厌恶的人，敌人。

㊱唯力是视：只看自己的力量如何，即尽力去完成。

㊲蒲人、狄人：蒲地人、狄地人。重耳在蒲和狄时，对献公和惠公是仇敌，必欲除去，但对寺人披来讲，在蒲和狄的重耳，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蒲人、狄人一样，同他并无何关系。

㊳余何有焉：与我有什么关系。

㊴无蒲、狄乎：指没有如同您在蒲、狄成为惠公政敌那样的仇敌吗？即还有需要除去的反对者。

㊵置射钩：放下射钩的仇恨。　使管仲相：任命管仲为宰相。事见《左

传·庄公九年》。齐桓公与公子纠争位，管仲辅佐公子纠，带一批人马埋伏在齐桓公回齐国的道上，当桓公车近前时，管仲向桓公当心射一箭，桓公装着中箭倒下，管仲以为桓公已死，公子纠一行慢慢回国。管仲一箭恰射在桓公铜带钩上，并未受伤。桓公一行人急速入国，即位为君。后来在鲍叔牙的推荐下，齐桓公任命管仲为宰相。

㊶易之：变易齐桓公不记旧恶的作法。

㊷何辱命焉：何必侮劳你下命令驱赶呢？

㊸行者：逃到国外的。

㊹刑臣：受过刑的臣。寺人披是阉人，故自称"刑臣"。

㊺以难告：告诉吕、郤阴谋发难的计划。

㊻潜会：秘密会见。 王城：今陕西朝邑东。

㊼晦：阴历每月的最后一日。

㊽如：到。 河上：黄河边上。

【译文】

鲁僖公二十四年（公元前636年）春季，周历的正月，秦穆公派军队把重耳送回晋国。鲁国史书《春秋》上没有记载这件事，是由于晋国没有把这件事通告鲁国。重耳一行人在秦军的护送下到达黄河边上，子犯把一只玉璧献给重耳，说："下臣背着马笼头牵着马缰绳跟随您巡走天下，下臣一路上得罪您的地方很多，下臣自己都知道，更何况您呢？就请让我从这里走开吧。"重耳说："我要是不与舅父一条心，有黄河水为证！"随即把玉璧投到黄河里去。重耳一行人渡过黄河，包围了令狐、进入桑泉，攻下臼衰。二月甲午日，晋国的军队驻扎在庐柳。秦穆公派公子縶到晋国军队中劝说，晋军后退，驻扎在郇地。辛丑日狐偃和秦国、晋国的大夫在郇地结盟。壬寅日重耳进入晋军中。丙午日进入曲沃。丁未日朝见晋国群臣于武宫。戊申日派人在高梁杀死晋怀公。怀公被杀的事鲁国史书《春秋》上没有记载，也是由于晋国没有通告。

吕甥、郤芮害怕受迫害，谋图焚烧晋文公的宫室将他烧死。

寺人披请求面见晋文公，晋文公拒绝接见并派人指责寺人披说："蒲城追杀我那次，国君命令你一天到达，您却立刻就赶到了。后来我跟随狄君在渭水边打猎，你为惠公来杀我，惠公命令你三天到达，你第二天就赶到。虽然你是奉国君的命令行事，为什么那样迅速呢？被你砍掉的袖子还在，你还是走开吧！"寺人披回答说："下臣以为君侯回国以后，已经懂得做国君的道理了，如果还没有懂得的话，将又要遭到灾难！执行国君的命令没有二心，这是自古以来的制度。除掉国君的仇敌，要凭自己的能力尽力去办。无论是蒲人还是狄人，对我有什么关系？现在您做了国君，难道就没有需要除掉的蒲人、狄人吗？齐桓公把射钩的仇放置一边，而让管仲为相，君主如果改变齐桓公这种作风，那我会自己走开，何必辱劳您下命令驱逐我呢？惧怕而出走的将会很多，岂止我一个受过刑的小臣呢？"晋文公听后，便接见了他，寺人披将吕甥、郤芮准备发难的事相告。三月，晋文公秘密地在王城同秦穆公相会。己丑日是月末，晋文公居住的宫室起火。吕甥、郤芮没有抓到晋文公，于是逃到黄河边上，秦穆公就诱杀了他们。

【原文】

晋侯逆夫人嬴氏以归①，秦伯送卫于晋三千人②，实纪纲之仆③。（以上逆秦嬴）

初，晋侯之竖头须④，守藏者也⑤。其出也⑥，窃藏以逃，尽用以求纳之⑦。及入，求见，公辞焉以沐⑧。谓仆人曰："沐则心覆⑨，心覆则图反⑩，宜吾不得见也。居者为社稷之守，行者为羁绁之仆⑪，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⑫？国君而仇匹夫⑬，惧者甚众矣！"仆人以告，公遽见之⑭。（以上见头须）

狄人归季隗于晋，而请其二子[15]。文公妻赵衰[16]，生原同、屏括、楼婴。赵姬请逆盾与其母[17]，子馀辞[18]，姬曰："得宠而忘旧，何以使人[19]？必逆之！"固请[20]，许之。来，以盾为才，固请于公，以为嫡子[21]，而使其三子下之[22]；以叔隗为内子[23]，而己下之[24]。（以上归二隗）

晋侯赏从亡者，介之推不言禄[25]，禄亦弗及。推曰："献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怀无亲[26]，外内弃之。天未绝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君而谁？天实置之，而二三子以为己力，不亦诬乎[27]？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下义其罪[28]，上赏其奸[29]，上下相蒙[30]，难与处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谁怼[31]？"对曰："尤而效之[32]，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33]。"其母曰："亦使知之[34]，若何？"对曰："言，身之文也[35]。身将隐，焉用文之？是求显也[36]。"其母曰："能如是乎，与女偕隐[37]。"遂隐而死。晋侯求之不获，以绵上为之田[38]，曰："以志吾过[39]，且旌善人[40]。"（以上介之推避隐）

【注释】

①逆：迎接。嬴氏：秦穆公女文嬴。

②卫：护卫，卫士。

③实：是。 纪纲之仆：保卫宫室安全，维护国家纪纲的人。

④竖：未成年的仆人，其年纪在十五岁至十九岁以下。 头须：竖的人字。

⑤守藏：看守库房。

⑥出：指重耳逃难出国流亡。

⑦求纳之：杜预注："求纳文公。"

⑧辞焉以沐：推辞不见说正在洗头。沐，洗头。

⑨心覆：心倒转。

⑩图反：意图与正常时相反。

⑪羁绁（jī xiè 基泄）：牵马背马笼头。

⑫罪居者：以居于国内的人为有罪。

⑬仇：仇视，仇恨。

⑭遽见：立即召见。

⑮请其二子：请求留下季隗所生的两个儿子。

⑯文公妻赵衰：晋文公把女儿嫁给赵衰为妻。

⑰赵姬：赵衰妻，晋文公女。晋为姬姓，故称“赵姬”。　盾：赵盾。赵衰在狄时与叔隗所生的儿子。

⑱辞：推辞。

⑲使人：使人信服。

⑳固请：坚决请求。

㉑嫡子：可以继承父业的长子。

㉒下之：地位在赵盾之下。

㉓内子：嫡妻，正夫人。

㉔己下之：自己位在叔隗之下。

㉕介之推：人名，姓介名推，之字是语助词。随文公出亡的人。　不言禄：不提出求得禄位。

㉖无亲：没有亲近的人。

㉗诬：欺骗。

㉘下义其罪：下边的人赞扬罪过。下，指随晋文公出亡的人。

㉙上：指晋文公。

㉚蒙：欺蒙，蒙骗。

㉛谁怼（duì 对）：怨恨谁。怼，怨恨。

㉜尤：罪过，罪恶。

㉝不食其食：不吃文公的饭食，意为不吃文公的俸禄。其，指晋文公。

㉞使知之：让晋文公知道你的功劳。

㉟文：文饰，文彩。

㊱求显：追求显达。

㊲偕隐：一同隐居。

㊳绵上：地名。在今山西省介休县南。 为之田：作为介之推的祭田。

㊴志：记载，此有标识义。

㊵旌：表扬。

【译文】

晋文公迎接他的夫人嬴氏回国，秦穆公送给晋国卫士三千人，他们都是保卫宫室，维护国家纲纪的人。

当初，晋文公身边的小随从头须，是看守库房的。当晋文公流亡在国外的时候，他窃取了库房中的财物逃走，把它全部用来设法让晋文公返国。到晋文公返国后，头须请求接见，晋文公借口洗头推辞。头须对晋文公的仆人说："洗头时心就朝下，心朝下意识就颠倒，应该我不会被接见。留在国内的人替他守卫国家，跟随出亡的是替他背马笼头牵马的仆人，居者和行者的行动都是对的，何必要以为留在国内的人有罪呢？作为一个国君而仇视普通人，那么害怕的人就很多了！"仆人把头须的话告诉晋文公，晋文公马上接见了他。

晋文公回国后，狄人把季隗送到晋国，而请求将季隗所生的两个儿子留下。晋文公将女儿嫁给赵衰，生下原同、屏括、楼婴三个儿子。赵姬请求赵衰接回在狄的赵盾和他的母亲叔隗，赵衰推辞，赵姬说："得到新的宠爱就忘掉旧的相好，怎样能使人信服你呢？一定要把他们接回来！"在赵姬的坚决要求下，赵衰才同意。叔隗和赵盾来到晋国后，赵姬认为赵盾有才能，坚决向晋文公请求，把赵盾立为嫡子，而使她生的三个儿子的地位在赵盾之下；赵姬又以叔隗为正夫人，自己的地位在她的下面。

晋文公赏赐跟随他流亡的人，介之推没有讲自己的功劳以要求禄位，禄位也就没有赏赐给他。介之推说："晋献公有九个儿子，只有公子重耳一个人还活着！惠公、怀公没有亲近的人，国内

国外都抛弃了他们。上天没有绝灭晋国，就一定将有一位君主出来。主持晋国祭祀的人，不是公子重耳又是谁呢？实际上是上天立他为国君，而那几个跟着流亡的人却以为是自己的功劳，这不是欺骗吗？偷别人的财物，尚且称之为盗，更何况贪天之功以为自己的力量呢？下面的人赞扬罪过，上面的人奖赏奸邪，上下互相蒙蔽，这就难得同他们相处在一起了。"他的母亲说："你为什么不也去向国君请求禄位，不去请求而死去又能怨谁呢？"介之推回答说："明知是罪过而去仿效，那罪恶就更大了！并且我已经口出怨言，就不吃他的俸禄。"他的母亲说："也应该让国君知道一下，你看怎么样？"介之推回答说："言语，是身体的文饰。我身体将要隐藏，哪还用得着言辞来文饰它？如这样做，就是追求显达了。"他的母亲说："如果能够做到这样，我就同你一起去隐居起来。"于是他们就一起隐居到死。晋文公寻找他们没有找到，就把绵上的土地作为对介之推的祭田，说："用这个来标识我的过错，而且表扬好人。"

杨升南　译注

左传·晋楚城濮之战

【题解】

本篇选自《左传》鲁僖公二十七、二十八年。晋文公回国即位的时期，楚国的势力已经强大，它不但迫使周围的小国顺服，就是中原一些较大的

国家如郑、鲁、曹、卫等国，也纷纷南去楚国朝贡。晋文公即位后整顿内政，任用贤才，发展生产，国力很快恢复。晋国要向外发展，称霸诸侯，必然同楚国发生冲突，城濮之战就是这种冲突演化的必然结果。晋楚城濮之战是进入春秋时期以来，发生的最大一次战争。本文记述了晋国君臣上下一心，巧妙地利用各国间的矛盾，结成广泛的联盟，打败实力强大而主帅骄横的楚军，由此确定了晋文公的霸主地位。

【原文】

楚子将围宋①，使子文治兵于睽②，终朝而毕③，不戮一人④。子玉复治兵于芳⑤，终日而毕，鞭七人，贯三人耳⑥。国老皆贺子文⑦，子文饮之酒。芳贾尚幼⑧，后至，不贺。子文问之，对曰："不知所贺。子之传政于子玉⑨，曰'以靖国也⑩'。靖诸内而败诸外⑪，所获几何？子玉之败，子之举也⑫。举以败国，将何贺焉？子玉刚而无礼⑬，不可以治民。过三百乘⑭，其不能以入矣⑮！苟入而贺，何后之有？"（以上芳贾策子玉之败）

【注释】

①楚子：即楚成王。

②子文：楚国前任令尹。楚国令尹相当于中原国家的相，地位仅次于国王。 治兵：演习军阵。 睽(kuí 愧)：楚国地名，不详在今何处。

③终朝：一个早上。或说为一个上午。

④戮：惩罚。

⑤子玉：楚国令尹成得臣的字。 芳：地名。今河南省孟津县东北。

⑥贯耳：用箭穿耳，是古代军中的一种刑罚。

⑦国老：国家地位高而退职的老臣。

⑧芳贾：字伯嬴，楚国名相孙叔敖的父亲。

⑨传政子玉：子文将令尹的职位让给子玉。事见《左传·僖公二十三

年》。

⑩靖：安定。

⑪内：指楚国国内。　外：指诸侯国。

⑫举：提拔。

⑬刚：刚愎自用。

⑭过：超过。　三百乘：三百辆兵车。古时军队的规模以拥有兵车多少“乘”计。

⑮入：回国。全句指不能胜利归来。

【译文】

楚成王准备包围宋国，派子文在睽地演练军队，他一个早上就结束，没有惩罚一个人。子玉又在苏地演练军队，一整天才结束，鞭打了七个人，用箭穿刺了三个人的耳朵。国老们都祝贺子文举荐得人，子文就招待他们喝酒。当时苏贾年纪还小，最后到来，又不向子文祝贺。子文问他为什么不向他祝贺，苏贾回答说：“我不知道祝贺您什么。您把国家政事传给子玉，说‘为了安定楚国’。安定了国内而失败于诸侯，所得到的益处有多少呢？子玉这个人刚愎自用而没有礼貌，不能够治理民众。带兵打仗率领的兵车超过三百辆，恐怕连他自己都回不来了！如果他打了胜仗归来再向您祝贺，还能算晚吗？”

【原文】

冬，楚子及诸侯围宋①。宋公孙固如晋告急②，先轸曰③：“报施救患④，取威定霸⑤，于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于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矣⑥。”（以上谋救宋）

于是乎蒐于被庐⑦，作三军，谋元帅⑧。赵衰曰：“郤縠可⑨！臣亟闻其言矣⑩，说礼乐而敦《诗》、《书》⑪。《诗》、

《书》，义之府也[12]；礼乐，德之则也[13]；德义，利之本也。《夏书》曰[14]：‘赋纳以言[15]，明试以功[16]，车服以庸[17]，’君其试之！”乃使郤縠将中军[18]，郤溱佐之[19]。使狐偃将上军，让于狐毛而佐之[20]。命赵衰为卿[21]，让于栾枝、先轸[22]。使栾枝将下军，先轸佐之。荀林父御戎[23]，魏犨为右[24]。（以上大蒐谋帅）

【注释】

①诸侯：指当时跟随楚国的郑、许、陈、蔡等国。 宋：宋国，商朝后裔所受封的国，国都在今河南商丘市。

②公孙固：宋庄公之孙，故称公孙，名固。宋襄公的异母兄，宋国大司马，掌军队。 告急：求救。

③先轸（zhěn 诊）：又名原轸。晋国著名将领。

④报施：晋文公流亡时宋襄公曾赠送马八十匹，“施”即此指。 救患：楚围困宋国，宋处于患难之中。

⑤取威定霸：取得威望，成就霸业。

⑥齐、宋免矣：齐国、宋国都可免除楚国的威胁。去年楚派申叔侯戍守谷地，以威逼齐国，故齐国此时也受到楚国的威胁。

⑦蒐：大规模检阅军队。 被庐：晋国地名。今不详所在。

⑧“作三军”二句：建立三个军的军队，商量元帅的人选。晋国在献公时只有两个军的兵力，晋文公趁此扩充一军，建立上、中、下三个军。以中军地位最高，其次上军，其次下军。中军的主帅率三军，故称为“元帅”。元，大也。

⑨郤縠（xì hú 戏胡）：晋国大夫。

⑩亟闻：多次听到。

⑪说：即“悦”字。 敦：崇尚，重视。《诗》、《书》：《诗经》、《尚书》。

⑫义之府：义理的府库。

⑬德之则：道德的法则。

⑭《夏书》：《尚书》中有关夏代部分的文章。以下所引三句话，出自《尚

书·虞书·益稷》。

⑮赋纳：遍加采纳，听取。

⑯明试以功：仔细地考察作事能力。

⑰庸：酬劳。车服以庸指用车马服饰这些表示官阶品第的物给以酬劳。

⑱将：统领。

⑲郤溱（zhēn 珍）：晋大夫。　佐：协助，此即为副将。

⑳狐毛：狐偃的哥哥。

㉑卿：是当时的最高等级爵位。

㉒栾枝：晋国大夫，又名亲贞子。

㉓荀林父：晋国大夫，亦称中行桓子，荀伯。　御戎：驾军将的兵车。

㉔魏犨（chóu 仇）：晋国大夫，即魏武子。　右：车右，执戈矛的武士。荀林父、魏犨都是充任国君车上的人员。

【译文】

这一年的冬天，楚成王和诸侯国的军队包围了宋国。宋国的大司马公孙固到晋国告急求救，先轸说："报答宋国的施舍，救援宋国被围困的危难，在诸侯中取得威望，成就晋国的霸业，就都在这一次的举动了！"狐偃说："楚国刚得到曹国的归附，并新近和卫国结为姻亲，如果进攻曹国和卫国，楚国一定来救援，这样齐国和宋国的威胁都可以解除了。"

晋国于是在被庐检阅军队，建立了三个军，商量元帅的人选。赵衰说："郤縠可以！我多次听到他的谈话，他喜欢礼乐又重视《诗》《书》。《诗》、《书》是义理的府库；礼和乐是德行的法则；德行和义理是利益的根本。《夏书》中说：'倾听他的说话，明察他作事的能力，有了功绩就应该用车马服饰作为酬劳，'主公您可以试用看看！"晋文公于是任命郤縠率领中军，郤溱为副辅佐他。任命狐偃率领上军，狐偃让给狐毛，而自己为他的辅佐。任命赵衰为卿而他统率下军，他让给栾枝、先轸。晋文公于是任命栾枝率

领下军，先轸辅佐他。荀林父为晋文公驾驶战车，魏犨为车右的卫士。

【原文】

晋侯始入而教其民①。二年②，欲用之，子犯曰③："民未知义④，未安其居⑤。"于是乎出定襄王⑥；入务利民⑦，民怀生矣⑧。将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⑨。"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⑩。民易资者⑪，不求丰焉⑫，明征其辞⑬。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共⑭。"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礼⑮；作执秩以正其官⑯，民听不惑而后用之。出谷戍⑰，释宋围，一战而霸，文之教也。（以上因大蒐而追叙前事，兼及后效。）

【注释】

①始入：刚回国。 教其民：教化他的民众。

②二年：晋文公回国的第二年。

③子犯：狐偃。

④义：道义。

⑤安其居：生活安定。

⑥定襄王：安定周襄王的王位。公元前636年，周襄王被其弟王子带赶下台，逃到郑国的汜（今河南省襄城县南），次年晋文公派兵杀死王子带，迎接襄王回国。"定襄王"即此。

⑦务：致力。

⑧怀：安。

⑨宣：明白。 用：作用。 宣其用：明白晋文公实行上面一些措施的作用。

⑩伐原以示信：攻打原邑以显示诚信。晋文公即位的第二年进攻原邑，命令只带三天的口粮，攻不下就退兵。围攻三天，原邑人没有投降，谍报

说原邑将要投降，请不要退兵，文公坚决按原计划退兵。晋军退走三十里时，原人宣布降晋。以此显示文公的“言必信”。

⑪易资：交换货物。

⑫求丰：追求多得，获得暴利。

⑬明征其辞：即“其辞明征”，说话明白可信。

⑭未生其共：没有产生对长上的恭敬。共，即“恭”，恭敬。

⑮示之礼：显示礼节。

⑯执秩：爵秩的等级规定。　正其官：确定官吏的等级和职责。

⑰出谷戍：赶走楚国戍守谷地的军队。

【译文】

晋文公刚回国就着手教化民众。第二年，就想使用他们作战，子犯说：“民众还没有知道晓道义，生活还未安定。”晋文公于是出兵安定周王襄的王位；回国后致力于实行有利民众的措施，民众的生活得到安定。晋文公又打算要使用他们作战，子犯说：“民众还不知道诚信，不明白您的一切措施的作用。”晋文公于是攻打原邑以使百姓看到诚信。民众交易货物，不图获得暴利，明码实价。晋文公说：“现在该可以使用他们作战了吧？”子犯说：“民众还不知道礼节，没有产生对长上的恭敬心里。”晋文公于是举行盛大的阅兵典礼，向民众显示礼节；制定官吏的爵秩等级，以确定他们的地位和职责，民众听从官吏的命令而不疑惑，然后才使用他们。晋国于是迫使楚国撤出谷地的驻军，解除楚国对宋国的包围，城濮一战而称霸诸侯，这些都是由于晋文公施教化的结果。

【原文】

二十八年春，晋侯将伐曹。假道于卫①，卫人弗许。还②，自南河济③，侵曹、伐卫。正月戊申，取五鹿④。二月，晋郤縠卒，原轸将中军⑤，胥臣佐下军⑥，上德也⑦。晋侯、

齐侯盟于敛盂[8]，卫侯请盟，晋人弗许。卫侯欲与楚，国人不欲，故出其君[9]，以说于晋[10]。卫侯出居于襄牛[11]。（以上卫持两端，欲附于晋。）

公子买戍卫[12]。楚人救卫，不克[13]。公惧于晋，杀子丛以说焉，谓楚人曰："不卒戍也[14]。"（以上鲁持两端，不敢戍卫。）

【注释】

①假道：借路。曹在今山东定陶县。卫都帝丘，今河南濮阳市。曹在卫东，晋军东出攻曹，必经卫。

②还：回军。

③南河：杨伯峻说南河即南津，在今河南淇县南，延津县北。 济：渡。

④五鹿：今河南省濮阳市南。

⑤原轸：即先轸，由下军副将超升五级为中军元帅。

⑥胥臣：晋大夫，即司空季子，随文公流亡者之一。

⑦上德：崇尚德行。

⑧敛盂：卫国地名。在今河南省濮阳市东南。

⑨出：赶走。

⑩说：即"悦"，取悦，讨好。

⑪襄牛：卫国地名。在今河南睢县。或说在今山东范县境。

⑫公子买：鲁国大夫，字子丛。 戍卫：领兵驻守卫国。

⑬不克：没有成功。

⑭不卒戍：没有完成任务。

【译文】

鲁僖公二十八年春季，晋文公准备进攻曹国。向卫国借路让晋军通过，卫国人不同意。晋军退回，从南河渡过黄河，侵入曹国、攻打卫国。正月的戊申（初九）日，攻下卫国的五鹿。二月，晋军主将中军元帅郤縠死去，任命原轸统帅中军，派胥臣替代先轸

为下军的副将，这样安排是表明晋文公崇尚德行。晋文公和齐昭公在卫国的敛盂结盟，卫成公请求参加盟会，与晋国修好，晋国人不同意。卫成公想同楚国人联合，卫国人民不赞成，所以把卫成公赶下台，以取悦于晋国。卫成公逃到襄牛避难。

鲁国的公子买率军戍守卫国。楚国军队援救卫国，没有成功。鲁僖公害怕晋国，杀死公子买以讨好晋国，却又对楚国人说："公子买没有完成戍守卫国的任务故被杀。"

【原文】

晋侯围曹，门焉，多死①。曹人尸诸城上②，晋侯患之③。听舆人之谋曰④："称舍于墓⑤"。师迁焉⑥，曹人凶惧⑦，为其所得者⑧，棺而出之⑨，因其凶也而攻之⑩。三月丙午⑪，入曹，数之以其"不用僖负羁⑫，而乘轩者三百人也⑬，"且曰："献状⑭。"令无入僖负羁之宫，而免其族，报施也⑮。魏犨、颠颉怒，曰："劳之不图⑯，报于何有⑰！"焚僖负羁氏⑱。魏犨伤于胸，公欲杀之，而爱其材⑲，使问，且视之。病⑳，将杀之。魏犨束胸见使者㉑，曰："以君之灵，不有宁也㉒！"距跃三百㉓，曲踊三百㉔，乃舍之。杀颠颉以徇于师㉕，立舟之侨以为戎右㉖。（以上晋师破曹）

宋人使门尹般如晋师告急㉗，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则绝㉘；告楚不许㉙；我欲战矣，齐、秦未可㉚，若之何？"先轸曰："使宋舍我而赂齐、秦㉛，借之告楚㉜；我执曹君，而分曹、卫之田以赐宋人㉝。楚爱曹、卫，必不许也。喜赂，怒顽㉞，能无战乎？"公说，执曹伯，分曹、卫之

田以畀宋人[35]。(以上晋谋激齐、秦使来会战)

【注释】

①门焉:攻击城门。 多死:死亡很多。

②尸诸城上:把尸体陈列在城墙上。

③患:忧虑。

④舆人:众人,指士兵。 谋:议论。

⑤称舍:建筑营帐。称,立,建。 墓:墓地。暗示要挖掘曹国人的祖先坟墓。

⑥迁:移动。

⑦凶惧:十分恐惧。

⑧所得者:所得到的晋军尸体。

⑨棺而出之:装进棺材送出来。

⑩凶:恐惧。

⑪三月丙午:三月初九。

⑫数之:列举罪状。 其:指曹国君共公。 僖负羁:曹国大夫。

⑬乘轩者:乘坐轩车的人。大夫以上的爵位所乘的车,指亲近小人。

⑭献状:观状的罪过。此指晋文公流亡到曹国,曹共公趁其洗澡走近观骈胁,故加以惩罚。或说让曹共公献出三百乘轩大夫的行状。

⑮报施:晋文公流亡过曹国时,僖负羁暗地送给一盘食物和玉璧。即报答此次的施舍。

⑯劳:有功劳的人。魏犨、颠颉二人均随文公流亡。 图:考虑。

⑰报于何有:有什么值得报答的。

⑱爇(ruò 若):烧。 氏:此指居室。

⑲材:才能。

⑳病:伤势严重。

㉑束胸:将胸部的伤口包扎好。

㉒不有宁:不以伤故享安宁。

㉓距跃:向前跳跃。

㉔曲踊:向高处跳。 三百:有多种解释。王引之说:“百,陌古字通,陌

者，横越而前也。”三百者，三次横越使者之意。或说为虚数，指多次跳跃。当以后说为强。

㉕徇：示众。

㉖舟之侨：原虢国的大夫，后逃往晋国。以舟之侨代替魏犨为戎右，免除魏犨的职。

㉗门尹般：人名，宋国大夫。一说“门尹”为官名，“般”为人名，亦通。

㉘舍之：丢开宋国。　绝：断交。

㉙告楚：请楚国撤兵。

㉚未可：没有答应。

㉛使宋舍我：让宋国撇开我晋国，不向我求援。

㉜借之告楚：假借齐、秦两国出面请求楚国退兵。

㉝田：土地。

㉞顽：指楚国，齐、秦出面调解楚不听从，顽固不退兵。

㉟畀：给予。

【译文】

晋文公围攻曹国，攻城门时死伤很多。曹国人把晋军尸体陈列在城墙上，以动摇晋国军心，晋文公很忧虑。他听从士兵们“把营帐建筑在曹国人坟墓上”的意见。晋军于是移往曹国人墓地上扎营，曹国人果然十分恐惧，把所得到的晋军尸体，装在棺材中送出来。晋军趁曹国人恐惧而加紧攻城。在三月丙午（初九），攻进曹国都城，晋文公斥责曹共公“不重用贤臣僖负羁，乘坐大夫车的无用之徒却多达三百人”，并且责难曹共公当年观看洗澡的无礼行为。晋文公下令不得进入僖负羁的住宅，赦免他族人的过失，以报答从前对自己施舍之恩。魏犨、颠颉对此很生气，说：“有功劳的不考虑，僖负羁有什么可报答的！”于是将僖负羁的房屋烧掉。魏犨的胸部受了伤，晋文公要杀他，但爱惜他有能力，因此就派人去慰问，并观察伤势。如果伤势严重，就要杀他以正军法。魏犨包扎好胸部的伤口面见使者，说道：“借助国君的威灵，岂敢

因点小伤而享受安宁！”于是在使者面前向前跳跃多次，向上跳跃多次，晋文公于是饶恕了他。杀死颠颉并在军队中示众，罢免魏犨戎右的职务，以舟之侨代替。

宋国人派门尹般到晋国军中告急，晋文公说：“宋国人来告急，丢开不管，两国就会断绝关系；请楚国撤兵，一定不会准许；我打算同楚国交战，齐国、秦国又没有答应支援我们，怎么办呢？”先轸说：“让宋国丢开我们而去贿赂齐国和秦国，借助齐国、秦国的口请楚国退兵；我们却将曹国国君囚禁起来，而把曹国和卫国的土地送给宋国人。楚国喜欢曹国、卫国，必然不会准许。齐国、秦国喜欢宋国的贿赂而气愤楚国的顽固态度，这样它们还会不参加对楚国的战争吗？”晋文公高兴，于是就囚禁了曹共公，瓜分曹国、卫国的土地，以送给宋国人。

【原文】

楚子入居于申①，使申叔去谷②，使子玉去宋，曰：“无从晋师③！晋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晋国。险阻艰难，备尝之矣④。民之情伪⑤，尽知之矣。天假之年⑥，而除其害⑦。天之所置⑧，其可废乎⑨？《军志》曰⑩：‘允当则归⑪’，又曰：‘知难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敌’，此三志者⑫，晋之谓矣⑬。”子玉使伯棼请战⑭，曰：“非敢必有功也，愿以间执谗慝之口⑮。”王怒，少与之师，唯西广、东宫与若敖之六卒实从之⑯。（以上楚君欲退，臣欲战。）

子玉使宛春告于晋师曰⑰：“请复卫侯而封曹⑱，臣亦释宋之围。”子犯曰：“子玉无礼哉！君取一⑲，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轸曰：“子与之。定人之谓礼⑳，楚一言而定三国㉑，我一言而亡之，我则无礼，何以战乎？不许楚

言，是弃宋也；救而弃之，谓诸侯何？楚有三施[22]，我有三怨[23]，怨仇已多，将何以战？不如私许复曹、卫以携之[24]，执宛春以怒楚，既战而后图之。”公说，乃拘宛春于卫，且私许复曹、卫。曹、卫告绝于楚[25]。（以上私许复曹、卫，以说三国。）

子玉怒，从晋师[26]。晋师退，军吏曰：“以君辟臣[27]，辱也！。且楚师老矣[28]，何故退？”子犯曰：“师直为壮，曲为老，岂在久乎[29]？微楚之惠不及此[30]，退三舍辟之，所以报也[31]。背惠食言，以亢其仇[32]，我曲楚直；其众素饱[33]，不可谓老。我退而楚还，我将何求？若其不还，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众欲止[34]，子玉不可。（以上晋退三舍避楚）

【注释】

①申：楚国地名，在今河南南阳市。

②申叔：即申公叔侯，楚大夫。　谷：齐国地名。在今山东省东阿县，楚派申叔率军戍守，以威逼齐国。

③从：追逐。

④备尝：全都经历过。

⑤情伪：真伪，即真假虚实。

⑥天假之年：上天借给他寿命。指晋文公在外流亡十九年还能生还活着，且献公之子九人，只有晋文公一人还在，兄及弟皆都死去。

⑦除其害：指晋惠公死，怀公及吕、郤被杀。

⑧置：安排，扶植。

⑨其：此处作“岂”。

⑩《军志》：古代兵书。

⑪允当则归：适可而止。

⑫三志：以上所举三句话。

⑬晋之谓：讲的是晋国。

⑭伯棼(fén 焚)：即斗椒，亦称子越，楚国大夫，先后做过司马和令尹。

⑮间执：堵塞。 谗慝(tè 特)：毁谤，诬蔑。指芳贾批评子玉“刚而无礼，不可以治民，过三百乘，其不能入”的话。

⑯西广：楚国军队名称。楚国军队分为二广，称左广、右广或称东广、西广。西广即右广。 东宫：即太子宫。太子宫有武装守卫，其军队即称东宫。 若敖之六卒：若敖族的六百人。若敖，楚王祖先名，亦是子玉的祖先。此六百人为若敖族的族军。以上这三种军队是楚成王给子玉增加的。楚军力除原围宋的外，又加上西广、东宫、若敖之六卒，以对晋作战。

⑰宛春：楚国大夫。

⑱复卫侯：恢复卫国君的地位，此时卫成公已被国人赶下台避居襄牛。 封曹：建立曹国。晋国此时已囚曹国君而将土地分给宋人，楚提出复卫侯和封曹，实即要宋退还土地，恢复曹君君位。

⑲君：指晋文公。 取一：获得一件好处。

⑳定人：安定别人的国家。

㉑定三国：曹、卫、宋三国安定。

㉒三施：对曹、卫、宋都施恩惠。复卫、封曹，释宋围，是施恩于三国。

㉓三怨：遭受三国怨恨。

㉔携：离间，分化。

㉕告绝于楚：和楚国断交。

㉖从晋师：追逐晋军。

㉗辟：即“避”。躲避，回避。

㉘老：士气衰落。因长期在外疲乏之故。

㉙久：在外时间长久。

㉚微：没有。

㉛报：报答楚成王在晋文公流亡时相接待的恩惠。

㉜亢：加强，激起。

㉝素饱：一向士气饱满。

㉞楚众欲止：楚国的士兵想停止同晋作战。

【译文】

楚成王进入申地住下，命令申叔撤出防守谷地的军队，子玉撤出围宋的军队，说："不要追逐晋军！晋君在外流亡十九年了，终于回到晋国为君，艰难险阻，都经历过了。民众的真假虚实，全都知道。上天借给他年寿，又帮助他除掉祸害，上天的安排，岂是人可以废弃的呢？《军志》中说：'适可而止'，又说：'知难而退'，又说：'有德行的人不可抵挡'，这三条记载，说的好像就是晋国啊。"子玉不听，并派伯棼向楚王请求出战，说："我不敢说一定有大的战功，只是愿借此机会堵住那些搬弄是非的小人之口。"楚成王听了很生气，给他补充少量的兵力，只给西广、东宫的两支军队和若敖族的六百名士卒归他指挥。

子玉派部将宛春到晋军中报告说："请晋国恢复卫国国君的地位、退还曹国的土地，下臣也解除对宋国的包围。"子犯说："子玉太无礼了！我们国君只得到一件好处，他做臣子的却得到两件好处，进攻楚国的机会不可失掉！"先轸说："您还是答应他吧。安定别人的国家称为礼，楚国一句话而使三个国家安定，我们的一句话却使三个国家灭亡，我们就没有礼了，用什么去打仗呢？若不同意楚国人的要求，就是丢弃宋国；说援救宋国而又抛弃宋国，如何对诸侯讲清楚呢？楚国对三国施恩惠，我们对三国结怨仇，怨仇已经多了，又拿什么去作战呢？不如我们暗地向曹、卫两国许诺复国，以分化与楚国的关系，拘囚楚使宛春以激怒楚人，待战争打起来后再作进一步考虑。"晋文公高兴，于是囚禁宛春于卫国，并且暗地许诺曹、卫恢复它们的国家。曹国、卫国于是派使者告诉楚国断绝关系。

子玉大怒，率领军队追击晋军。晋军向后撤退，晋国的军官说："做国君的反而躲避臣下，是耻辱！而且楚军士气已经衰落了，为什么要后退？"子犯解释说："出军打仗，理直士气就壮，理亏士气就衰落，那里在乎出征日子的长久？没有楚国的恩惠，我

们晋国就不会有今天，退三舍回避他们，就是报答。如果忘却恩惠、违背诺言，就会激起他们对我们的仇恨。我们理亏，楚国理直；他们的士气一直饱满，不能说是衰落。我退却若楚国收兵回去，我们还要求什么呢？如果他们不退回去，国君退避，臣下进犯，理亏就在他们了。”晋国军队后退三舍（九十里），楚国的士兵想要停下来，子玉却不准。

【原文】

夏四月戊辰①，晋侯、宋公、齐国归父、崔夭、秦小子憖②，次于城濮③。楚师背酇而舍④，晋侯患之。听舆人之诵曰⑤："原田每每⑥，舍其旧而新是谋⑦。"公疑焉。子犯曰："战也！战而捷，必得诸侯⑧；若其不捷，表里山河⑨，必无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栾贞子曰："汉阳诸姬⑩，楚实尽之⑪。思小惠而忘大耻⑫，不如战也。"晋侯梦与楚子搏⑬，楚子伏己而盬其脑⑭，是以惧。子犯曰："吉！我得天⑮，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⑯。"（以上晋君臣论战事）

子玉使斗勃请战⑰，曰："请与君之士戏⑱，君凭轼而观之⑲，得臣与寓目焉⑳"。晋侯使栾枝对曰："寡君闻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㉑，为大夫退，其敢当君乎？既不获命矣，敢烦大夫谓二三子：'戒尔车乘㉒，敬尔君事㉓，诘朝将见㉔！'"（以上子玉致师）

晋车七百乘，韅、靷、鞅、靽㉕。晋侯登有莘之虚以观师㉖，曰："少长有礼，其可用也㉗"。遂伐其木，以益其兵㉘。己巳㉙，晋师陈于莘北，胥臣以下军之佐当陈、

蔡[30]。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将中军，曰："今日必无晋矣[31]！"子西将左[32]，子上将右[33]。胥臣蒙马以虎皮，先犯陈、蔡[34]。陈、蔡奔[35]，楚右师溃。狐毛设二旆而退之[36]。栾枝使舆曳柴而伪遁[37]，楚师驰之[38]，原轸、郤溱以中军公族横击之[39]。狐毛、狐偃以上军夹攻子西，楚左师溃。楚师败绩[40]。子玉收其卒而止[41]，故不败。晋师三日馆谷[42]，及癸酉而还[43]。（以上城濮战事正文）

【注释】

①四月戊辰：四月初二。

②宋公：宋成公，宋襄公之子，在位十七年（公元前636～前620年）。齐国归父：齐国的大夫国归父，亦称国庆子。　崔夭：齐国大夫。　秦小子憖（yin 印）：秦穆公之子。

③城濮：卫国地名。在今山东省范县（原濮县）南临濮集。一说在今河南陈留县。

④酅（xi 西）：城濮附近的一个险要地名。

⑤舆人：众人。　诵：朗诵，此指唱歌。

⑥原田：原野中的土地，或说为休耕田。　每每：野草茂盛。

⑦舍其旧：丢弃已耕种过的地方。　新是谋：计划开辟新的耕地。古时行休耕制，有耕一年休一年，耕一年休两年者，休耕地上则长草，以作肥料。"舍其旧"的"旧"即是指耕种过的土地，应丢开。"新"是重新开垦已休耕的土地。舆人之诵的歌词比喻晋国强盛如原野上的茂草，劝晋文公要丢开楚成王的旧时恩惠，迅速建立新的业绩。

⑧得诸侯：得到诸侯的拥戴，即称霸诸侯。

⑨表里山河：杜预注："晋国外河而内山"。晋国地势外有黄河，黄河以内有太行山等大山。或说晋表山里河，指外有太行山，内有汾河等河。

⑩汉阳诸姬：汉水以北的众多姬姓国家。

⑪尽：灭亡。

⑫大耻：指楚国尽灭汉水北的诸姬姓国家。

⑬搏：徒手格斗。

⑭伏己：压伏在自己（晋文公）的身上。 盬（gǔ 古）：吮吸。 脑：脑汁。

⑮我得天：晋文公面向上，故称得天。

⑯柔之：软化他，即以柔克刚。脑汁为软物，子犯故用这种解说来鼓励文公。

⑰斗勃：楚大夫。

⑱戏：游戏。

⑲凭轼：靠着车前的横木。

⑳寓目：观看。

㉑是以在此：所以退到这里。

㉒戒：准备。

㉓君事：国事。战争是国家的大事，故称“君事”。

㉔诘朝：明天早上。

㉕韅（xiǎn 显）：马腋处的皮革。 靷（yǐn 引）：拉车前行的皮带，一端系在车轴上，一端系在骖马的胸部皮带上。 鞅（yǎng 央）：套在马脖子上的皮带。 靽（bàn 半）：套在马后的皮带。以上四物指马身上的各种皮件，亦指军队装备齐全。

㉖有莘之虚：有莘国的废墟。有莘，古部落名。虚，即墟，废墟。有莘的记载古书甚多，其地望也很歧异，此有莘之墟在城濮附近。

㉗可用：可以使用，此指参加作战。

㉘益其兵：增加晋国兵器。兵，兵器。

㉙己巳：初三。

㉚下军之佐：下军副将的身份。 当陈、蔡：抵挡陈国、蔡国的军队。

㉛必无晋：一定没有晋国了，今天一定要灭亡晋国。

㉜左：左军。

㉝右：右军。

㉞犯：攻击。

㉟奔：逃窜。

㊱设二旆（pèi 沛）：树起两面先锋军的旗帜，即派出前军两队人马。退之：击退楚右师的溃军。 之，指楚右军。

㊲使舆曳柴：车子拖着木柴。 伪遁：伪装败逃。

㊳驰之：追击栾枝军。

㊴中军公族：中军中的公族武装。晋国的公族是由晋公室子弟所组成的武装集团。　横击：栏腰截击。

㊵败绩：大败。

㊶收其卒而止：收住军队不动。

㊷馆谷：住在楚军营帐吃着缴获的楚军粮食。

㊸癸酉：初七。

【译文】

夏季四月戊辰（初二）这天，晋文公、宋成公、齐国的国归父、崔夭、秦国的小子憖率领军队驻扎在城濮。楚国军队背靠着险要的酅地扎下营寨，晋文公担忧敌人的地势有利。他听到士兵们唱道："辽阔的原野土肥草茂，丢开旧田而对新地快加耕种。"晋文公心中疑惑不定。子犯说："打吧！战胜了一定可以称霸诸侯；如果失败，我国外有大河，内有高山，一定不会受到什么损害的。"晋文公说："对楚王的恩惠怎么办呢？"栾贞子说："汉水以北的姬姓国家，实际上被楚国全灭掉了。顾念着小恩小惠而忘掉大的耻辱，我看不如同楚国决一胜负。"晋文公梦见同楚成王格斗，楚王伏在他的身上吮吸晋文公的脑汁，所以害怕同楚国作战。"子犯说："这是吉利的兆头！君主面向上是得到上天的帮助，楚王面向地是向你服罪，他吮吸您的脑汁就是我们已柔克他了。"

子玉派斗勃向晋军挑战，说："我请求同您的士兵游戏一番，您靠在车前横木上观看，我得臣也伴同您看看。"晋文公派栾枝回答楚使说："我们的国君已经听到你们的命令了，楚王对我们的恩惠，没有敢于忘记，所以我们才退到这里来。对楚国的大夫我们都撤退让步，那敢抵挡楚王呢？既然还不能得到宽恕的命令，那就烦请您转告贵国的将士们，'准备你们的战车，敬重你们的国家大事，明天早上相见吧！'"

晋国有战车七百辆，装备齐全。晋文公登上有莘氏的废墟上

观察晋国军队，说："我军少年和年长的都遵守军礼，可以用他们作战了。"于是砍伐树木，以增加兵器。己巳（初三）日，晋国军队在有莘之墟的北面布下阵营，胥臣以下军副将身份抵挡陈、蔡两国的军队。子玉带着若敖族的六百名精锐统率中军为主将，说道："今天以后就一定没有晋国了！"子西率领楚国左军，子上率领楚国右军。胥臣将战马蒙上虎皮，首先冲击陈、蔡国军队阵地，陈、蔡国军队见晋军中用猛虎驾车，吓得四散奔逃，楚国的右军就溃败了。狐毛派出两支前锋军队击退楚国右军的逃兵。栾枝让兵车拖着树枝伪装败退逃跑，楚国的军队中计追击，晋中军元帅原轸、副将郤溱用中军的公族武装拦腰截击。狐毛、狐偃以上军配合中军夹击楚左军子西的部队，楚国左军溃败。楚国军队于是大败。子玉赶紧收住中军的士兵停止不动，所以只有中军没有受损失。晋国军队住进楚军营帐中，休整三天，吃着楚军丢下的粮食，到癸酉（初七）日，晋军才起程回国。

【原文】

甲午①，至于衡雍②，作王宫于践土③。乡役之三月④，郑伯如楚致其师⑤，为楚师既败而惧，使子人九行成于晋⑥，晋栾枝入盟郑伯⑦。五月丙午⑧，晋侯及郑伯盟于衡雍。（以上晋、郑盟）

丁未⑨，献楚俘于王：驷介百乘⑩，徒兵千。郑伯傅王⑪，用平礼也⑫。己酉⑬，王享醴⑭，命晋侯宥⑮。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兴父⑯，策命晋侯为侯伯⑰，赐之大辂之服⑱，戎辂之服⑲，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贲三百人⑳。曰："王谓叔父㉑：'敬服王命，以绥四国，纠逖王慝㉒！'"晋侯三辞㉓，从命，曰："重耳敢

再拜稽首[24]，奉扬天子之丕显休命[25]！”受策以出，出入三觐[26]。（以上献俘于王）

卫侯闻楚师败，惧，出奔楚，遂适陈，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27]。癸亥[28]，王子虎盟诸侯于王庭[29]，要言曰[30]：“皆奖王室[31]，无相害也！有渝此盟[32]，明神殛之[33]！俾队其师[34]，无克祚国[35]！及而玄孙[36]，无有老幼！”君子谓是盟也信，谓晋于是役！也能以德攻[37]。（以上践土之盟）

【注释】

①甲午：四月二十八。

②衡雍：郑国地名。在今河南省原阳县西。

③作王宫：为周王建造行宫。　践土：郑国地名。在今河南原阳县西南。

④乡役之三月：城濮战之前三月份。城濮战在四月，三月即指前月。乡，不久前。

⑤致其师：将郑国的军队交给楚国指挥。

⑥子人九：郑国大夫。姓子人，名九。

⑦郑伯：即郑文公。

⑧五月丙午：五月初九。

⑨丁未：五月初十。

⑩驷介：四匹披甲马拉的车。驷，指四马拉的车。介，披甲。

⑪傅王：给周襄王赞礼。

⑫用平礼：使用周平王时的礼节。

⑬己酉：五月十二日。

⑭享醴：用醴酒招待。醴酒，带滓的甜酒。

⑮宥：即“侑”，敬酒。

⑯尹氏及王子虎：周王室的高级官吏。王子虎即太宰文公，又称王叔文公。　内史叔兴父：内史，官名，掌册命封爵文书。叔兴父，叔是字，兴是名。父，男子的美称。

⑰策命：将命书的内容写在简册上，即写在简册上的命书。 为侯伯：为诸侯之长。

⑱大辂(lù 路)之服：乘大辂车穿的服装。辂，即路，大路即金路。

⑲戎辂：即戎路，战车。

⑳彤：红色。 旅(lǚ 卢)：即旅，黑色。“旅弓”下，他本有“十旅”二字，为“旅弓十，旅矢千。” 秬鬯(jù hàng 巨唱)：用黑粟酿成的香酒。 虎贲：武士。

㉑王：指周襄王。 叔父：周王对同姓大国国君的尊称。

㉒纠逖(tì 替)：检举惩治。 王慝(tè 特)：危害周王的坏人。

㉓三辞：三次辞谢。

㉔敢：表敬副词。

㉕奉扬：奉承宣扬。 丕显：大明。 体：赐。

㉖出入三觐：来回三次进见周王。觐，进见。

㉗元咺(xuān 宣)：卫国大夫。 叔武：卫文公弟。

㉘癸亥：五月二十六日。

㉙王庭：践土行宫的庭院。

㉚要(yāo 腰)言：约言，即誓言。

㉛奖：扶助。

㉜渝：违反，背叛。

㉝殛(jí 及)：杀死。

㉞俾：使。 队：即“坠”，丧失。 师：军队。军队是国家的支柱，丧失军队即亡国。

㉟祚国：享国。

㊱玄孙：远孙。指子孙后代。

㊲德攻：用道德进攻。

【译文】

甲午(四月二十八)日，晋军到达衡雍，为周襄王在践土建造起一座行宫。这一战役之前的三月份，郑文公曾到楚国把郑国的军队交给楚国指挥，由于楚军失败而害怕，于是派子人九同晋国

讲和，晋国栾枝到郑国同郑文公签订盟约。五月丙午（初九）日这天，晋文公同郑文公在衡雍结盟。

丁未（初十）日，把楚国俘虏献给周襄王：四匹披甲马拉的兵车一百辆，步兵一千人。郑文公给周襄王相礼，用的是以前周平王接待晋文侯的礼节。己酉（十二）日，周襄王用醴酒招待晋文公，并劝文公进酒。周襄王命令尹氏、王子虎、内史叔兴父，用策命书的形式册封晋文公为诸侯之长，赐给他大辂车和相应的服装一套，戎辂车和相应的服装一套，红色的弓一张、红色的箭一百枝，黑色的弓十张、黑色的箭一千枝、黑粟酿的香酒一卣、武士三百人。说："周王对叔父说：'慎重服从王的命令，以安定四方的国家，纠察惩治王朝的坏人！。'"晋文公三次辞让，然后才接受策命书，说："重耳谨再拜叩头，要努力宣扬天子伟大光明的赐命！"接受策命书后退出王庭。晋文公在受策命过程中，前后进出三次进见周王。

卫成公听到楚军失败的消息，十分害怕，打算出逃到楚国，顺路到达陈国，派元咺陪着他的弟弟叔武到践土接受晋国的盟约。癸亥（二十六）日，王子虎在周王的庭院里主持诸侯间的结盟仪式，盟约中说："大家都要扶助王室，不要互相伤害！谁要违背此盟约，神灵就要诛杀他！使他的军队丧失，不能够享有国家！直到他的子孙后代，不论老少，都要受到背弃盟约的惩罚！"当时君子评论这次盟约是有信用的，认为晋国在这次战役中能够用德义来进攻。

【原文】

初，楚子玉自为琼弁、玉缨①，未之服也。先战②，梦河神谓己曰③："畀余④，余赐女孟诸之麋⑤。"弗致也。大心与子西使荣黄谏⑥，弗听。荣季曰："死而利国，犹或为

之，况琼玉乎？是粪土也，而可以济师⑦，将何爱焉？”弗听。出，告二子曰⑧：“非神败令尹，令尹其不勤民⑨，实自败也！”既败，王使谓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⑩？”子西、孙伯曰：“得臣将死，二臣止之⑪，曰：‘君其将以为戮⑫，’”及连谷而死⑬。晋侯闻之而后喜可知也⑭，曰：“莫余毒也已⑮！芳吕臣实为令尹⑯，奉己而已⑰，不在民矣⑱。（以上子玉之死）

【注释】

①自为：自己制造。 琼弁：用美玉装饰的帽子。弁，帽子。 玉缨：用玉缀饰的帽缨。另一说“琼弁玉缨”为马冠马鞅，可参考。

②先战：城濮战役之前。

③己：指子玉。

④畀：送。

⑤孟诸之麋：孟诸边的草地。孟诸，宋国泽薮名，在今河南商丘东北。麋，同“湄”，水草相交的地方。这里指宋国的土地。是子玉梦见河神要以宋国的土地换子玉的琼弁玉缨，这当然是一种迷信的说法。

⑥大心：子玉的儿子，即孙伯。 荣黄：即荣季，楚国大臣。

⑦济师：帮助军队取得胜利。

⑧二子：指大心及子西。

⑨勤民：尽力民事。

⑩其若申、息之老何：您将怎样向申、息的父老交待。申、息是楚国的县，子玉所带的军队主要来自此二地。意思子玉应自杀。

⑪二臣：子西，孙伯。 止之：阻止子玉自杀。

⑫君其将以为戮：君王将会要亲自治你罪的。

⑬连谷：楚地名。今地不详。

⑭闻之：听见子玉自杀的消息。 喜可知：喜形于色。知，看得见。

⑮莫余毒：即“莫毒余”，没有毒害我的人，指没有同我作对的人。

⑯芳吕臣：楚国大夫叔伯，继子玉为令尹。

⑰奉己：自守，无大志。

⑱不在民：不为百姓考虑。

【译文】

当初，楚国的子玉为自己制做了镶有玉的帽子和帽缨带，还没有使用。在城濮战之前，他梦见河神对他说："送给我，我把宋国孟诸泽地送给你。"子玉没有送去。大心和子西让荣黄去劝子玉，子玉不听从。黄荣自己又去对子玉说："死而有利于国家，还要去做，何况美玉呢？这只不过是粪土而已，而可以帮助军队取得胜利，还有什么可爱惜的呢？"子玉还是不听从。黄荣从子玉那里出来，告诉大心、子西二人说："不是神灵让令尹失败，令尹不以百姓事为重，实在是自找失败！"城濮战争已经失败后，楚成王派使者对子玉说："大夫如果返回国，你怎样向申、息地方的父老交待呢？"子西、孙伯对使者说："得臣本打算自杀，是我们两位下臣阻止了他，说：'君王将要亲自治罪杀你。'"子玉走到连谷的地方，还没有见楚王的赦免令，就自杀了。晋文公听到这一消息后喜形于色，说："今后再没有人同我作对了！芳吕臣将继承令尹，他只知道保全自己而已，不能为国家的利益考虑。"

杨升南　译注

左传·秦晋崤之战

【题解】

本篇选自《左传》僖公三十二、三十三年。文中记述公元前628年，秦接到派往郑国助郑防卫者杞子的报告，郑人让他掌北门锁钥，秦军若暗地前往攻郑，定获成功。一心想东进的秦国君穆公，不听大臣的劝阻，冒险远征。秦军途中遇到往周贩牛的郑国商人弦高，得知秦军攻郑的消息，紧急中假装郑国使者前来慰劳。秦将以为郑有备，偷袭不成，乃灭滑国而还。

秦人东出，威胁晋国在中原的地位，晋国君臣不顾国君文公刚死不可出兵的禁忌，在崤山谷中埋伏兵，当秦军回师进入谷地时，被晋军全部歼灭，三主将被俘。秦穆公从失败中吸取了教训，承担了责任。文中揭示了春秋时期秦晋两国的矛盾和秦穆公知错能改的胸怀。

【原文】

僖公三十二年冬，晋文公卒。庚辰①，将殡于曲沃②。出绛③，柩有声如牛④，卜偃使大夫拜曰⑤："君命大事：将有西师过轶我⑥，击之，必大捷焉！"

杞子自郑使告于秦曰⑦："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⑧，若潜师以来⑨，国可得也。"穆公访诸蹇叔⑩，蹇叔曰："劳师以袭远⑪，非所闻也。师劳力竭，远主备之⑫，

无乃不可乎？师之所为，郑必知之，勤而无所[13]，必有悖心[14]。且行千里，其谁不知？”公辞焉[15]，召孟明、西乞、白乙[16]，使出师于东门之外[17]。蹇叔哭之，曰：“孟子[18]，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公使谓之曰：“尔何知！中寿[19]，尔墓之木拱矣[20]！”蹇叔之子与师[21]，哭而送之，曰：“晋人御师必于崤[22]。崤有二陵焉[23]：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24]；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风雨也[25]。必死是间[26]，余收尔骨焉。”秦师遂东。

【注释】

①庚辰：此年十二月庚子朔，无庚辰。“庚辰”应在次年正月。此月庚午朔，庚辰为初十日。《春秋》及《左传》记此事，月份均差一月，晋文公死应在鲁僖公三十三年正月己卯（初九）日。

②殡：停丧。　曲沃：晋国地名。在今山西省闻喜县东北，晋国的别都，又称新城、下国。

③绛：晋国都城。在今山西省曲沃县与翼县间的曲村、天马村。

④柩：灵柩，棺材。

⑤卜偃：晋国掌占卜的大夫，姓郭名偃。

⑥西师：指秦军。　过轶（yì 邑）：越过。

⑦杞子：秦国大夫。公元前630年9月秦晋联合进攻郑国，郑烛之武说服秦穆公与郑媾和，拆散秦、晋联盟。秦穆公在退兵时恐晋人攻郑，留下秦将杞子、逢孙、扬孙帮助戍守。

⑧管：锁钥。

⑨潜师：暗派军队。

⑩访：问。　蹇（jiǎn 检）叔：秦国大夫，很有威望的元老。

⑪袭远：偷袭遥远的目标，指郑国。

⑫远主：被偷袭的远方主人，此指郑君。

⑬勤：劳。　无所：无所得。或说没有作战的对象。

⑭悖心：怨恨的心里。

⑮辞：拒绝，不接受。

⑯孟明、西乞、白乙：秦国三将领。 孟明：姓百里，名视，秦国元老百里奚之子。 西乞：名术。 白乙：名丙。

⑰出师：带领军队出征。

⑱孟子：即孟明视。

⑲中寿：古人称人年寿的名称，说法不一，有说六十岁为中寿，有说七十岁为中寿，有的还说百岁为中寿的。大致在六七十岁。蹇叔当时已有七八十岁，已超过中寿年龄。此是秦穆公生气，说蹇叔应活到中寿就该死去，与今日骂人"老不死的"同。

⑳拱：两手合抱。

㉑与师：在军队中。

㉒御师：抗御秦国的军队。 崤（xiáo 肖阳）：山名。在今河南西部，主峰在灵宝县东南。

㉓陵：山陵，即大山。二陵指东崤山与西崤山。两山相距三十五里，地势险峻。南陵即西崤山。

㉔夏后皋（gāo 高）：夏代的君主，名皋。

㉕文王：周文王。

㉖是间：这之间。即南陵与北陵之间。

【译文】

鲁僖公三十二年的冬天，晋文公去世。庚辰（初十）日，将要停丧于曲沃。棺材刚抬出国都绛城时，里面发出如牛叫的声音，卜偃让送葬的大夫们下拜，说："国君下令有大事：将有秦国的军队越过我国领土，如果攻击他们，一定获得大胜！"

杞子从郑国派人报告秦国说："郑国人让我掌管北城门的锁钥，如果暗地派军队前来，就可以占领郑国。"秦穆公征询蹇叔的意见，蹇叔说："使军队劳苦去偷袭远处的国家，我没有听说过。军队疲劳战斗力衰竭，远方国家的国君有防备，恐怕是不可以的吧？我们军队的行动，郑国一定会知道，劳而无功，士兵就会产

生怨恨的心思。而且军队行走千里路，谁会不知道呢？”秦穆公拒不接受，便召见孟明视、西乞求、白乙丙，让他们率领军队从东门外起程出发。蹇叔对着秦军哭泣，说：“孟子啊，我看着军队出发，却不能看到他们回来了！”秦穆公派人对蹇叔说：“你知道什么？你活到中寿就该死，这样你坟头上的树木已有两手合抱粗了！”蹇叔的儿子在军队里，他哭着送儿子，说：“晋国人抵抗的军队一定在崤山，崤山中有两个大山头：南边的山头，有夏代国王皋的坟墓，北边那个山头，是周文王躲避风雨的地方。你一定会死在这两个山头之间，我将到那里去收拾你的尸骨。”秦国的军队于是就出发东进。

【原文】

三十三年春，秦师过周北门①，左右免胄而下②，超乘者三百乘③。王孙满尚幼④，观之，言于王曰：“秦师轻而无礼⑤，必败！轻则寡谋⑥，无礼则脱⑦。入险而脱，又不能谋，能无败乎？”

及滑⑧，郑商人弦高将市于周⑨，遇之，以乘韦先⑩，牛十二犒师⑪，曰：“寡君闻吾子将步师出于敝邑⑫，敢犒从者。不腆敝邑⑬，为从者之淹⑭，居则具一日之积⑮，行则备一夕之卫⑯。”且使遽告于郑⑰。郑穆公使视客馆⑱，则束载、厉兵、秣马矣⑲。使皇武子辞焉⑳，曰：“吾子淹久于敝邑，唯是脯资、饩牵竭矣㉑。为吾子之将行也，郑之有原圃㉒，犹秦之有具囿也㉓，吾子取其麋鹿，以间敝邑㉔，若何？”杞子奔齐，逢孙、杨孙奔宋。孟明曰：“郑有备矣，不可冀也㉕。攻之不克，围之不继㉖，吾其还也。”灭滑而还。

【注释】

①周北门：周王都雒邑城的北门。

②左右：兵车上的左右武士。古时兵车上乘三人，左边的使用弓箭，右边的使用戈矛，中间的驾驶车。 免胄（zhòu 宙）：脱下头盔。 下：跳下兵车，表示向周王行礼。

③超乘：跳上车。跳上车显示秦军轻佻无礼。

④王孙满：人名。周襄王孙。

⑤轻而无礼：轻佻放肆而没有礼貌。

⑥寡谋：少谋略。

⑦脱：简易、疏略。

⑧滑：姬姓小国，在今河南偃师县南。

⑨弦高：郑国商人。 市于周：到周王都成周做买卖。

⑩乘韦：四张熟牛皮。乘，四马为乘。韦，熟牛皮。 先：先送四张牛皮。古代送礼往往有轻礼物先行送达，然后致送重礼，这先送礼物的行为就称为“先”。

⑪犒师：慰劳秦军。

⑫步师：经过。

⑬不腆（tiǎn 舔）：不丰厚，贫困。

⑭从者：跟随的人，指秦军将士。 淹：久，亦可讲为留。

⑮积：粮草。

⑯卫：保卫。

⑰遽（jù 据）：驿传车。是古代一种快速的交通设施，以传递紧急情报、公文等，它是由国家设置、管理的。

⑱郑穆公：郑国国君，名兰，郑文公之子。

⑲束载：捆束行李载于车上。 厉兵：磨快兵器。 秣（mò 末）马：喂饱马匹。

⑳皇武子：郑国大夫。 辞：辞谢，道歉。实则表示已知秦人的行动。

㉑脯资：干肉和粮食。 饩（xì 系）牵：牲畜。

㉒原圃：郑国的苑囿，中养禽兽以供打猎。地在今河南中牟县西北。

㉓具囿：秦国养禽兽的猎地，在今陕西省陇县西北。

㉔间：间暇。示意郑国将不再提供食物。

㉕冀：希望，指望。

㉖不继：无后继的军队、粮草。

【译文】

（鲁僖公）三十三年的春天，秦国的军队经过周王都成周的北门，战车上的左、右武士都脱去头盔下车致敬，有三百辆兵车上的武士，刚跳下车来又跳上车去。王孙满这时年纪还小，看到秦军的行为，对周王说："秦国军队轻狂而没有礼貌，一定会失败！轻狂就少谋略，没有礼貌就粗心。进入险要的地方而粗心，又不能谋划，能不失败吗？

到达滑国，郑国的商人弦高准备到成周做买卖，遇到了秦军，弦高知秦军来意后，就先送给秦军四张牛皮，然后送去十二头牛以犒劳秦军，并对秦将领说："我们的国君听说您们将要率领军队经过敝国，谨来犒劳您的随从。敝国虽然贫穷，但为了您的随从能在此久留，住下就预备一天的粮草，离开就准备一宿的保卫。"并且派人乘着驿传车回国报信。郑穆公接到报告后派人去侦察秦国杞子等三人所住的客馆，他们却已经把捆好的行李装上了车，磨快了兵器、喂饱了马匹。郑穆公派大夫皇武子去向他们，说："你们久留在敝国，因此我们的干肉、粮草和牲畜都枯竭了。为了你们将要离开打算，我们郑国有打猎的地方叫原圃，就同你们秦国的具囿一样，你们自己去打些麋鹿在路上食用，以使我们得些闲暇，怎么样？"杞子知事已败露就逃到齐国，逢孙、杨孙逃到宋国。孟明视说："郑国已有防备了，不可能有什么指望。攻打它不能取胜，包围它没有后援，我们还是回去吧。"于是灭掉滑国就回军归国。

【原文】

晋原轸曰[1]："秦违蹇叔而以贪勤民[2]，天奉我也[3]。奉不可失，敌不可纵。纵敌患生[4]，违天不祥。必伐秦师！"栾枝曰[5]："未报秦施而伐其师[6]，其为死君乎[7]？"先轸曰："秦不哀吾丧而伐吾同姓[8]，秦则无礼，何施之为[9]？吾闻之。'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也。'谋及子孙[10]，可谓死君乎！"遂发命，遽兴姜戎[11]。子墨衰绖[12]，梁弘御戎[13]，莱驹为右[14]。夏四月辛巳[15]，败秦师于崤，获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以归。遂墨以葬文公[16]，晋于是始墨[17]。

文嬴请三帅[18]，曰："彼实构吾二君[19]，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厌[20]！君何辱讨焉[21]？使归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22]，若何？"公许之。先轸朝[23]，问秦囚[24]，公曰："夫人请之，吾舍之矣[25]。"先轸怒，曰："武夫力而拘诸原[26]，妇人暂而免诸国[27]，堕军实而长寇仇[28]，亡无日矣！"不顾而唾[29]。公使阳处父追之[30]，及诸河[31]，则在舟中矣。释左骖[32]，以公命赠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累臣衅鼓[33]，使归就戮于秦，寡君之以为戮[34]，死且不朽！若从君惠而免之，三年将拜君赐[35]！"

秦伯素服郊次[36]，乡师而哭曰[37]："孤违蹇叔以辱二三子[38]，孤之罪也。"不替孟明[39]，"孤之过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40]。"

【注释】

①原轸:即先轸。晋国中军元帅。

②违蹇叔:违背蹇叔的劝告。　以贪勤民:因为贪利而劳动民众。

③天奉我:上天给予我机遇。

④生患:产生祸患。

⑤栾枝:晋将,又称栾贞子。

⑥秦施:秦国对晋国的恩惠。

⑦死君:刚死去的国君,即晋文公。

⑧伐吾同姓:进攻我的同姓国家,指秦军灭滑国。滑国姬姓,与晋国同姓。

⑨何施之为:还讲什么施恩。

⑩谋及子孙:为后世子孙打算。

⑪遽兴:紧急动员。　姜戎:姜姓戎族的兵员。

⑫子:指晋文公的太子,此时即位为晋襄公。　衰(cui 摧)绖:丧服。墨衰绖,穿着黑色丧服。丧服本是白色,因穿丧服行军作战不吉利,故改穿黑色丧服。

⑬梁弘:晋国大夫。　御戎:替国君驾车。

⑭莱驹:晋国大夫。　右:国君车上立于右边的卫士。

⑮四月辛巳:四月十三日。

⑯墨以葬文公:穿着黑色丧服送晋文公安葬。

⑰始墨:开始使用黑色丧服。

⑱文嬴:秦穆公的女儿,晋文公的夫人,晋襄公的嫡母。　请三帅:向晋襄公请求释放秦被俘的孟明视等三人。

⑲构:挑拨,离间。　二君:秦、晋两国国君。

⑳不厌:不能满足。

㉑辱讨:劳驾惩办。辱,劳驾。讨,惩办。

㉒逞:快意。

㉓朝:朝见晋襄公。

㉔秦囚:指孟明视等秦国俘虏。

㉕舍:释放。

㉖武夫：武将，战士。力：奋力，拼命。拘：抓获。原：原野，指战场。

㉗暂：暂时，轻易地。一说暂为渐，诈言。

㉘堕军实：毁坏战果。

㉙不顾：不回头。 唾：动词，吐唾沫。当着国君面前吐唾沫是大失礼的行为。

㉚阳处父：又称阳子、阳氏，晋国大夫，后升为太傅。

㉛河：黄河。

㉜释左骖：解下拉车的左骖马。

㉝累臣：囚臣。 衅(xìn 信)鼓：用血涂军鼓，指处死。

㉞寡君之以为戮：我君把我们杀死。之，我们，指孟明视等三将领。

㉟拜君赐：回拜感谢晋君的恩赐。意即要来报仇。

㊱素服：白色衣服，即丧服。 郊次：停在郊外等候。

㊲乡师：向着军队。指向着被晋释放回来的秦军。

㊳辱：侮辱。 二三子：指孟明视等将领。

㊴替：撤换，革职。

㊵眚(shěng 省)：过失，过错。 一眚：一次过失，一点过失。

【译文】

晋国元帅先轸说："秦穆公违背蹇叔的意见，为了贪利而劳苦民众，这是上天给予我们的好机遇。上天给予的不可以失掉，敌人不可以放纵。放纵敌人就要发生祸患，违背天意不吉祥。一定要攻击秦军！"栾枝说："秦国给予我们的恩惠还没有报答而攻击它的军队，心中还有死去的国君吗？"先轸说："秦国不哀悼我们的丧事反而进攻我们的同姓国家，秦国本没有礼貌，还讲什么恩施？我听说：'一天放走敌人，是几代人的祸患。'为子孙打算，可以对死去的国君交待了吧。"于是发布命令，紧急动员姜戎的军队参战。晋文公太子穿上黑色的丧服，梁弘驾战车，莱驹为车右卫士。夏季四月辛巳(十三)日，在崤山谷中打败秦军，俘虏了秦将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于是穿上黑色丧服为晋文公送葬，

晋国由此开始穿黑色的丧服。

晋襄公的母亲文嬴请求把秦国三位主帅放归回国，说："是他们挑拨我们两国国君的关系，我们的国君若抓到他们，就是吃了他们的肉也不能满足，何必烦劳你去惩处呢？让他们回到秦国受诛杀，以使我们的国君快意，怎么样？"晋襄公就答应了文嬴的请求。后来先轸上朝见到晋襄公时，问起秦国的俘虏，襄公回答说："我同意了母亲的请求，已把他们放了。"先轸发怒说："将士们花力气在战场抓获，因妇人之言却轻易地在国内将他们放回，这是毁掉了军队的战果而助长敌人的志气，我看晋国就快要灭亡了！"不回头就往地上吐唾沫。晋襄公急派阳处父去追赶，到达黄河边上，孟明视等已在船上了。阳处父解下左骖马，以晋襄公的名义赠送给孟明视，孟明视叩头说："承蒙晋君的恩惠，不用被囚的臣来祭鼓，让我回到秦国受诛，我的国君如果杀了我，身虽死也不会忘掉君侯的恩德！如果托贵君的福而免于被杀，三年后当往贵国拜谢贵君的恩赐！"

秦穆公穿着白色的丧服在郊外等待，对着归来的秦军将士大哭着说："我没有听从蹇叔的劝告而使你们几位受到侮辱，是我的罪过呀！"没有撤换孟明视的官职。又说："是我的错误呀！大夫们有什么罪过呢？而且我不能以一次过失就抹杀你们的大功德。"

杨升南　译注

左传·晋楚邲之战

【题解】

本篇选自《左传·宣公十二年》。晋楚两国在邲地的战争，是春秋时期晋楚争夺霸权斗争的一次重大战役。文中记述楚国围攻晋国的盟国郑国，晋国的荀林父率领晋军相救。当晋军到达黄河边时，传来郑国已向楚国媾和的消息。是退兵回国还是渡河与楚军交战，晋军内部意见不统一。主将荀林父不想同楚国打仗，但他因不久才当上执政大臣，威望不高，节制部下不力。中军副将先縠和一些旧时功臣的子孙如魏锜、赵旃等，骄纵轻狂，不听从军令。本约定与楚讲和，他们却去向楚国挑战，致使晋军毫无准备仓促应战，主将又指挥不当，错发军令，致遭大败。楚国在国王楚庄王的治理下，以孙叔敖为令尹，国内生产发展，君臣和睦，军队强大，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都强于内部矛盾重重的晋国。所以楚国能在邲地大败晋军，楚庄王由是饮马黄河，称霸中原，成为春秋时期的一位霸主。

【原文】

厉之役①，郑伯逃归，自是楚未得志焉②。郑既受盟于辰陵③，又傲事于晋④。

十二年春，楚子围郑⑤，旬有七日。郑人卜行成⑥，不吉。卜临于大宫⑦，且巷出车⑧，吉。国人大临，守陴者皆

哭⑨。楚子退师，郑人修城。进⑩，复围之，三月克之⑪。入自皇门⑫，至于逵路⑬。郑伯肉袒牵羊以逆⑭，曰："孤不天⑮，不能事君，使君怀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听！其俘诸江南⑯，以实海滨⑰，亦唯命；其剪以赐诸侯⑱，使臣妾之⑲，亦唯命；若惠顾前好，儌福于厉、宣、桓、武⑳，不泯其社稷㉑，使改事君，夷于九县㉒，君之惠也，孤之愿也，非所敢望也㉓。敢布腹心㉔，君实图之。"左右曰："不可许也，得国无赦㉕！"王曰："其君能下人㉖，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几乎㉗？"退三十里而许之平。潘尪入盟㉘，子良出质㉙。（以上楚克郑）

【注释】

①厉之役：在厉地的战役。杜预注"盖在六年"，即鲁宣公六年（公元前603年）。但此年郑楚结盟，无郑伯逃归事，故仍是不确定。杨伯峻说。

②得志：得逞意志，此指从属、亲附楚国。

③辰陵：地名，在今河南省淮阳县西。郑国与楚国在辰陵结盟在鲁宣公十一年夏。

④儌（yāo 腰）：通"邀"，求，求取。

⑤楚子：楚庄王。

⑥行成：求和。

⑦临：哭。　大宫：郑国的始祖庙。

⑧巷出车：出车于街巷，以示决战。

⑨陴（pí 皮）：城上的短墙，即指城墙。

⑩进：楚军再次前进。

⑪三月：三个月，九十天。　克：攻下。

⑫皇门：郑国都城门名。

⑬逵路：大道，即四通的十字路口。

⑭郑伯：郑襄公。　肉袒：裸露着肩背，表示有罪。

⑮孤：诸侯的自称语。 不天：不遵照天的旨意。

⑯其俘诸江南：若俘虏流放到江南。其，用于假设句的连词，如果、假如。

⑰实：充实。

⑱剪：分割，瓜分。

⑲臣妾：奴隶。

⑳厉、宣、桓、武：周厉王、周宣王，郑桓公、郑武公。郑始封君郑桓公是周厉王子，周宣王弟，周宣王封郑桓公于郑。郑武公是郑桓公子。

㉑泯：灭亡。

㉒夷于九县：等于楚国的县。夷，平，等。九县，九是虚指，多的意思。九县即众多的县。楚国在春秋时将所灭国置县。

㉓非所敢望也：不敢希望得到别的什么。

㉔腹心：心里话。

㉕得国：攻占了国家。

㉖能下人：能够屈居人下。

㉗庸可几乎：恐怕还是很有希望的。几，希冀，希望。

㉘潘尪（wāng 汪）：楚国大夫，一称师叔。 入盟：进入郑国都结盟约。

㉙子良：郑穆公庶子，又称公子去疾。 出质：到楚国做人质。

【译文】

在厉地战役郑楚结盟时，郑国国君逃走回国。从这以后楚国一直没有能使郑国亲附自己。后来郑国在辰陵地方与楚国结盟，却又请求事奉晋国。

鲁宣公十二（公元前597）年春天，楚庄王围困郑国都城十七天。郑国人占卜与楚国媾和，兆象显示不吉利；占卜哭于太祖庙，战车陈列在街巷中以示决战，兆象显示吉利。郑国人于是大哭，连守城的士兵都哭起来。楚庄王见到这种情状就撤退了军队，郑国人修好城墙后，楚国军队又前进围困了郑国都城，围困达三个月，终于攻下。楚军从皇门进城，到达城中的十字大道路口时，郑襄公赤裸着肩背、手牵一只羊迎接楚庄王，说："我没有遵照上天

的旨意，不能事奉君王，让君王带着怒气到达敝国，是我的罪过，岂敢不唯命是听！如果要把我俘虏送到江南去，用以充实楚国的海滨地方，我也唯命是听；如果将敝国分割以赐给诸侯，让敝国人作为臣妾，我也唯命是听；如果君王顾念以前两国的友好，求福于郑先祖周厉王、周宣王、郑桓公、郑武公，不灭亡我们国家，让我们改而事奉君王，同于贵国的诸县，这是君王的恩惠，我的心愿，这又不是我敢于希望得到的。谨布呈我的心里话，请君王考虑。"楚庄王的左右大臣说："不能允许郑国的请求，占领了他的国家就不宜赦免！"楚庄王说："郑国的国君能够自居于他人之下，必然能够取得民众的信用，恐怕将来还是很有希望的吧？"楚国于是退兵三十里并同意与郑国讲和。楚国大夫潘尫前去同郑国订立盟约，郑穆公之子子良到楚国为人质。

【原文】

夏六月，晋师救郑。荀林父将中军①，先縠佐之②；士会将上军③，郤克佐之④；赵朔将下军⑤，栾书佐之⑥。赵括、赵婴齐为中军大夫⑦，巩朔、韩穿为上军大夫⑧，荀首、赵同为下军大夫⑨，韩厥为司马⑩。（以上晋救郑诸将）

【注释】

①荀林父：晋卿，中军元帅，又称荀伯，林父，因统领晋军三行的中行，又称为中行伯、中行桓子、桓子。

②先縠（hú 胡）：先轸的后代，又称彘子、原縠。因邲之战刚愎自用不听调度而遭至晋军失败，后被杀灭族。　佐：副将。

③士会：又称士季、随会、随季、随武子，范会、范武子，初食邑于随，后受范地，故以为氏。曾任中军元帅执晋国政。

④郤（xì 系）克：晋国公族后代。郤缺之子，又称郤献子、驹伯、郤子、郤伯。

⑤赵朔：赵衰之后、赵盾之子，晋成公的女婿，又称赵庄子。

⑥栾书：栾枝之孙，又称栾武子、栾伯。

⑦赵括：赵衰之子。晋文公女所生，赵盾的异母弟。因食邑于屏，又称屏括、屏季、屏。 赵婴齐：赵括同母弟，又称赵婴。因食邑于楼，又称楼婴。 中军大夫：中军将佐以外的军官。上军、下军皆有。

⑧巩朔：一称巩伯，又称士庄子。晋国大夫。 韩穿：晋国大夫。韩万之后，与韩厥同族。

⑨荀首：荀林父之弟。因食邑于知，又称知庄子、知季、知氏。 赵同：赵括、赵婴齐的同母兄。因食邑于原，又称原同、原叔。

⑩韩厥：韩万的玄孙。又称韩献子，后为中军元帅，晋国名臣。 司马：掌军政军法的官。

【译文】

夏六月，晋国出兵救郑国。荀林父率领中军为元帅，先縠为中军副将；士会率领上军，郤克为副将；赵朔率领下军，栾书为副将。赵括、赵婴齐为中军大夫，巩朔、韩穿为上军大夫，荀首、赵同为下军大夫，韩厥担任司马。

【原文】

及河，闻郑既及楚平，桓子欲还，曰："无及于郑而剿民①，焉用之？楚归而动②，不后。"随武子曰："善。会闻用师，观衅而动③。德、刑、政、事、典、礼不易④，不可敌也，不为是征⑤。楚军讨郑，怒其贰而哀其卑⑥，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⑦，德也，二者立矣。昔岁入陈⑧，今兹入郑⑨，民不罢劳，君无怨嚣⑩，政有经矣⑪。荆尸而举⑫，商农工贾不败其业，而卒乘辑睦⑬，事不奸矣⑭。芳敖为宰⑮，择楚国之令典⑯，军行，右辕⑰，左追蓐⑱，前茅虑无⑲，中权⑳，后劲㉑，百官象

物而动[22]，军政不戒而备[23]，能用典矣[24]。其君之举也[25]，内姓选于亲[26]，外姓选于旧[27]，举不失德[28]，赏不失劳[29]，老有加惠，旅有施舍[30]，君子小人，物有服章[31]，贵有常尊[32]，贱有等威[33]，礼不逆矣[34]。德立、刑行、政成、事时[35]、典从[36]、礼顺，若之何敌之[37]？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38]，兼弱攻昧[39]，武之善经也[40]。子姑整军而经武乎[41]，犹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42]：'取乱侮亡[43]'，兼弱也。《汋》曰[44]：'于铄王师[45]，遵养时晦[46]'，耆昧也[47]。《武》曰[48]：'无竞惟烈[49]'，抚弱耆昧，以务烈所[50]，可也。"（以上桓子、士会不欲伐楚）

【注释】

①无及于郑：没有赶上救郑国。　剿民：劳苦民众。

②楚归而动：楚军归去后再伐郑背晋之罪。

③衅：瑕隙，机会。

④不易：不变更，合于常道。

⑤不为是征：即"不征是"，指德、刑、政、事、典、礼合于常道的国家，不可以征伐。

⑥贰：二心，背叛。　卑：卑服，指郑穆公肉袒牵羊以降事。

⑦柔服：用怀柔政策对待顺服的国家。

⑧昔岁入陈：指去年征伐陈国。公元前599年（鲁宣公十年）陈国夏征舒杀死陈灵公，次年（公元前598年）楚庄王伐陈，杀夏征舒，立陈灵公子成公为陈国君。

⑨今兹：今年。

⑩君无怨谑（dú读）：对国君没有怨恨。谑，痛怨。

⑪经：常规，常法。

⑫荆尸而举：列成楚国的军阵作战。荆尸，是楚武王创立的具有楚国特色的阵法（见《左传·庄公四年》），称为楚阵。荆，楚；尸，陈。陈，即阵。

⑬卒乘辑睦：步卒和车兵和睦。

⑭奸：干犯，抵触。

⑮芳(wěi委)敖：孙叔敖。 宰：令尹。

⑯令典：好的法典。令，善；典，法典，礼典。

⑰右辕：右军跟随主将车辕。楚军分为五部，即此“右”与下“左”、“前”、“中”、“后”。

⑱左追蓐(rù入)：左军追求草蓐作宿营准备。追，追求。蓐，卧草，草垫子。

⑲前茅虑无：前军用旄旌开路以防意外。茅，即“旄”，牛尾。虑无，思虑未必有之事，即防意外。

⑳中权：中军斟酌权谋 。

㉑后劲：以精兵殿后。后，后军。劲，精锐之兵，有战斗力。

㉒象物：旗帜所表示的意象。物指画有各种图案的旗帜，图案不同所表示的意象不同。古代行军，用绘有不同图案的旗帜作为行动的标志。《管子·兵法》：“九章，一曰举日章则昼行；二曰，举月章则夜行；三曰，举龙章则水行；四曰，举虎章则林行；五曰，举鸟章则行陂……”章即旌旗，日、月、龙、虎、鸟即旗上所绘的图案。此即“象物而动”。王先谦等说。

㉓军政：军中政令。 戒：警戒。

㉔典：典则，法典。

㉕举：举拔人材。

㉖内姓：国君的同姓。 亲：亲族。

㉗外姓：国君的异姓。 旧：旧臣，指世家老臣。

㉘德：有德行的人。

㉙劳：有功劳的人。

㉚旅有施舍：旅客受到施舍。

㉛物有服章：衣服色彩各自不同以示区别。

㉜常尊：经常不变的尊贵。

㉝等威：有等级以示威严。如《左传》昭公七年：“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的等级。

㉞逆：悖逆，淆乱。

㉟事时：兴事合于时宜。

㊱典从：遵从法典。

㊲如之何敌之：怎样抵敌楚国。之，指楚国。

㊳善政：好的方法。

㊴兼弱攻昧：兼并弱而不振的国家，进攻昏暗的国家。

㊵善经：好的原则。

㊶经武：经营武备。

㊷仲虺（huǐ 毁）：商汤左相，任姓。

㊸侮亡：侮慢亡国。亡国，淫乱失道的国家。

㊹《汋》：即《诗经·周颂》中的《酌》篇。汋，又作"酌"、"彴"。

㊺于铄（shuò 朔）王师：啊，美好的王师。于，叹词。铄，美。

㊻遵养时晦：率领他们夺取这昏暗的国家。遵，循，率。养，取。晦，昧。

㊼耆（qí 其）昧：攻取昏暗r 国家。耆，攻伐。昧，昏乱。

㊽《武》：《诗经·周颂》中的篇名。

㊾无竞惟烈：功业无疆。无竞，无疆，无边。烈，功业。

㊿以务烈所：以求建立功业的地方。烈所，功业的所在。

【译文】

晋军到达黄河边上，听到郑国已经同楚国讲和了的消息，荀林父想要退军归国，说："没有赶到救援郑国而若与楚战将劳苦晋国民众，有什么用处呢？待楚国军队回国后，再来讨伐郑国的背叛行为，也不晚。"士会说："好！在下听说用兵，要看到敌人有空隙才行动。德义、刑罚、政令、事务、典则、礼制不违背常规，就是不可抵敌的，不要征讨这样的国家。楚国征讨郑国，愤恨它的三心二意而又哀怜它的卑下请服，背叛就讨伐他，顺服就赦免他，德义和刑罚就都建立起来了。讨伐背叛，是用刑罚；怀柔服从，是用德义，两者都树立起来了。往年进军陈国，今年讨伐郑国，人民并不疲劳，对国君也没有怨言，这是政令合于常规。演练好楚国特有的阵法军队才行动，商人、农民、工匠、店主都未荒废他们的行业，而且步卒和战车上的武士关系和睦，行动就不互相

干犯。孙叔敖当令尹，选择楚国的好法典，行军时，右军跟随主将车辕前进，左军打草作宿营的准备，前军打着旄旗开路以防意外，中军负责制定谋略，后军是精兵殿后，各种官吏根据旗帜上图案所表示的意象而行动，军中的政事不须特别下达警戒令就有所防备，就是能实施法典。楚王所举拔的人材，同姓的从亲族中选拔，异姓的从世家旧族中选拔，举拔不遗漏有德行的人，赏赐不遗漏有功劳的人，年老的人有特别恩惠，旅行的客人有赐与，有社会地位的贵族和没有社会地位庶民，所穿的衣服都各有不同的花纹，地位高贵的人有一定的礼制以显示尊贵，地位低贱的有一定的等级以显示威严，这样礼制就不会淆乱了。楚国的德行树立、刑罚施行、政令有成、举事合时，遵从法典、礼节顺当，怎么能抵敌这样的国家呢？见到有可能胜的就进兵，知道难攻就退守，是治军的良好方案；兼并衰弱的国家、进攻昏暗的国家，是用兵的最好规则。您暂且整顿军队、经略武备吧，还会有衰弱而昏暗的国家可以讨伐，何必一定要进攻楚国呢？仲虺说过：‘攻取淫乱的国家、侮慢无道的国家’，这就是兼并衰弱。《诗经·周颂·酌》篇中说：‘啊，伟大的王师，遵循天意夺取了那个昏暗的国家’，说的就是攻夺昏暗。《诗经·周颂·武》篇中说：‘无疆的功业’，扶助弱小攻击昏暗，以求得建立功业的所在，这就可以了。”

【原文】

彘子曰：“不可！晋所以霸，师武、臣力也①。今失诸侯，不可谓力；有敌而不从②，不可谓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师以出③，闻敌强而退，非夫也④！命为军帅，而卒以非夫⑤，唯群子能，我弗为也！”以中军佐济⑥。知庄子曰：“此师殆哉⑦！《周易》有之，在《师》之《临》⑧，曰：

‘师出以律⑨；否臧⑩，凶。’执事顺成为‘臧’，‘逆’为‘否’，众散为弱，川雍为泽。有律以如己也⑪，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⑫。盈而以竭，夭且不整⑬，所以凶也。不行之谓《临》⑭，有帅而不从，临孰甚焉⑮？此之谓矣。果遇，必败，彘子尸之⑯，虽免而归，必有大咎。”韩献子谓桓子曰：“彘子以偏师陷⑰，子罪大矣。子为元帅，师不用命，谁之罪也？失属亡师⑱，为罪已重，不如进也。事之不捷，恶有所分⑲，与其专罪⑳，六人同之㉑，不犹愈乎㉒？”师遂济。（以上彘子先济，晋师皆济。）

【注释】

①师武：军队勇武。　臣力：群臣尽力。

②从：追逐。

③成师：组成军队，整顿军队。

④夫：丈夫，男子汉。

⑤卒以非夫：结果却不是大丈夫所为。

⑥中军佐：中军副帅所属的部分军队。

⑦殆：危险。

⑧在《师》之《临》：指《易》经的由《师》卦变成《临》卦。

⑨律：纪律。　以律：按照纪律行军。

⑩否（pǐ 痞）臧：不善，不遵从纪律。否，不。臧，善。

⑪有律以如己：有纪律的军队全军行动就像自己一个人一样，听从主帅指挥。己，自己。

⑫律竭：纪律败坏。竭，丧失，失掉。

⑬夭：阻塞。　不整：不整齐。

⑭不行：不流动。

⑮临孰甚焉：还有什么比这《临》卦更坏的。

⑯尸之：主之，即负主要责任。

⑰偏师：一小部分军队，指属中军佐的部分军队。 陷：失陷。

⑱属：属国，指郑国。

⑲恶有所分：罪过由大家分担。

⑳专罪：独自一人受罪。

㉑六人：即是三军将、佐。 同之：共同分担罪过。

㉒愈：胜，强。

【译文】

先縠说："不行！晋国所以称霸诸侯，是由于军队勇武、群臣用力。现在失掉诸侯，不能称作尽力；有敌人在前面而不追击，不能称作勇武。由我们失掉诸侯，还不如死去！况且组成的军队出动，听说敌人强大就退缩，不是大丈夫！任命为军队的统帅，而结果却不是大丈夫的行为，只有你们诸位能办到，我是不干的！"于是带领中军佐所属的军队渡过黄河。荀首说："这部分军队危险了！《周易》上有这样的卦，是从《师》卦变成《临》卦，卦辞说：'军队出征要有纪律，纪律不好，就有凶险。'办事顺当成功就是'臧'，不顺就是'否'，民众离散就是弱，河流堵塞就成沼泽。有纪律的军队就像一个人一样，所以称为'纪律'。纪律不好，就是纪律败坏了。水由盈满而枯竭，就是凶象了。不流通就称为《临》，有主帅而不听从他的指挥，还有比这《临》卦更坏的吗？就是说的这个。要真的遇到楚军，一定失败，先縠是祸首，虽然免于战死而返回，也一定有大的灾难。"韩厥对荀林父说："若先縠带领的一部分军队失败，您的罪过就大了。您为统帅，军队不服从命令，是谁人的罪过呢？丢掉属国，丧失军队，罪过已经很重了，不如进军。战争若不胜利，罪恶有人分担，与其您一个人担当罪责，不如六个人来共同担当，不是更好一些吗？"晋国军队于是全部渡过黄河。

【原文】

楚子北师次于郔[1]。沈尹将中军[2]，子重将左[3]，子反将右[4]，将饮马于河而归。闻晋师既济，王欲还。嬖人伍参欲战[5]，令尹孙叔敖弗欲，曰："昔岁入陈，今兹入郑，不无事矣[6]。战而不捷，参之肉其足食乎[7]？"参曰："若事之捷，孙叔为无谋矣[8]；不捷，参之肉将在晋军，可得食乎？"令尹南辕[9]，反旆[10]。伍参言于王曰："晋之从政者新[11]，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刚愎不仁[12]，未肯用命；其三帅者[13]，专行不获[14]；听而无上[15]，众谁适从？此行也，晋师必败！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16]，告令尹改乘辕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17]。（以上楚君臣商应否避晋）

【注释】

①北师：率师北上。　次：驻扎。　郔（yán 延）：郑国地名。靠近黄河，今郑州市北。

②沈尹：令尹孙叔敖。或说沈尹是沈县的长官，或说为楚大夫。楚国的中军是制定谋略的核心，一般人不能担此重任，只有令尹能充此职，故应为孙叔敖较合理。

③子重：即公子婴齐，楚庄王弟，后为楚国令尹。　左：左军。

④子反：即公子侧，后为大司马。

⑤嬖（bì 闭）人：亲近的人。　伍参：伍子胥的曾祖父。

⑥不无事：不是没有战事。事，战争。

⑦参之肉其足食乎：吃了伍参的肉就够了吗？即战而不胜，虽然把伍参杀了也不足以补偿损失。

⑧孙叔：指孙叔敖。

⑨南辕：车辕向南，准备回军。

⑩反旆（pèi 配）：旌旗倒转挂起，以此表示撤退。

⑪从政者新：执政的是新人。荀林父刚作晋执政数月。

⑫刚愎(bi 闭)不仁:顽固凶狠而没有仁心。

⑬三帅:指上、中、下三军统帅。

⑭专行不获:即“不获专行”,得不到专权行令的权力。

⑮听而无上:想听从命令又没有上级。

⑯王病之:楚庄王听了很不高兴。指伍参“君而逃臣”的话,刺伤了楚王。

⑰管:郑国地名,今河南郑州市,为周初管叔封地。

【译文】

楚庄王率军北上,驻扎在郔地。沈尹统帅楚国中军,子重统领左军,子反统领右军,楚军将领打算在黄河中饮马以后就回国。听到晋国军队已经渡过黄河的消息时,楚庄王想要回军。楚庄王身边的宠臣伍参想要同晋军打仗,令尹孙叔敖则不想打,说:“往年军队攻入陈国,今年又攻入郑国,不是没有战争。要是打起来不能取胜,吃了伍参的肉就够了吗?”伍参说:“如果战争打胜了,您孙叔就是没有谋略;如果打不胜,我伍参的肉将在晋国军队那里,您哪能吃得上呢?”令尹把车辕向南、旌旗倒转,准备南去归国。伍参对楚庄王说:“晋国的执政者是新人,不能行使命令;他的副手先縠刚愎不仁,不肯听从命令;他们的三军统帅,不能得到行事的专断权力;军中听不到主帅的命令,士兵听从谁的呢?这次战争,晋军一定会失败!况且国君逃避臣下,对国家又怎样交等呢?”楚庄王听了心里不痛快,于是告诉令尹,改变战车的辕头而向北进军,楚国军队驻扎在管地待命。

【原文】

晋师在敖、鄗之间①,郑皇戌使如晋师②,曰:“郑之从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贰心。楚师骤胜而骄,其师老矣③,而不设备。子击之,郑师为承④,楚师必败!”彘子曰:“败

楚、服郑，于此在矣，必许之！”栾武子曰：“楚自克庸以来⑤，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⑥：于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怠⑦；在军，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之⑧：于胜之不可保，纣之百克而卒无后⑨。训之以若敖、蚡冒⑩，筚路蓝缕⑪，以启山林⑫；箴之曰⑬：‘民生在勤，勤则不匮⑭。’不可谓骄。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师直为壮⑮，曲为老⑯。’我则不德，而傲怨于楚⑰，我曲楚直，不可谓老。其君之戎⑱，分为二广⑲，广有一卒，卒偏之两。右广初驾⑳，数及日中㉑，左则受之㉒，以至于昏。内官序当其夜㉓，以待不虞㉔，不可谓无备！子良，郑之良也㉕；师叔，楚之崇也㉖。师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郑亲矣。来劝我战，我克则来，不克遂往。以我卜也㉗，郑不可从！”赵括、赵同曰：“率师以来，唯敌是求，克敌得属，又何俟㉘？必从彘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㉙！”赵庄子曰：“栾伯善哉！实其言㉚，必长晋国㉛！”（以上晋诸臣商对郑使）

【注释】

①敖、鄗（qiāo 敲）：二山名，在今河南省荥阳县北。

②皇戌：郑国大夫。

③老：疲困，没有战斗力。

④承：后援，后继。

⑤楚克庸：楚国灭掉庸国。庸，古国名，在今湖北竹山县，楚庄王二年（公元前611年）率军攻灭。

⑥讨：治。　训：教训，教导。

⑦民生：人民生计。　不易：艰难。　戒惧：戒备恐惧。惧，小心，警惕。

怠：懈怠。

⑧军实：军备。 申儆：申明告诫。

⑨纣：殷纣王。 百克：百胜。 卒：终，结果。 无后：绝后，指国灭。

⑩若敖、蚡（fén 焚）冒：楚国的先君。

⑪筚路：柴车。路，车。 篮缕：破旧衣服。

⑫启：开辟。

⑬箴（zhēn 真）：劝诫，规劝。

⑭匮：困乏，缺少。

⑮直：有理，理直。

⑯曲：理亏。

⑰儌：同“徼”，求。

⑱其君之戎：楚王亲兵的战车。戎，戎路，战车。

⑲分为二广：分为左右二部分。杨伯峻说，广，兵车三十乘，即一卒。一卒分为两偏，故一偏十五乘。卒偏之两，即一卒是两偏。

⑳初驾：最先驾车执行警戒任务。

㉑数：计算时刻。

㉒左：左广。 受：接替。

㉓内官：王左右亲近之臣。 序：依照次序。

㉔不虞：意料不到的事。

㉕良：突出人物。

㉖崇：尊贵，高贵。

㉗以我卜：用我作为占卜。以我战的胜负决定从晋还是从楚，故说“以我卜”。或说“卜”为“推测”，“以我卜”即以我的推测，亦通。

㉘俟：待，等待。

㉙咎之徒：罪恶之徒。

㉚实：实践，实行。

㉛长：长久。 长晋国：使晋国长久，即晋国霸业长久。

【译文】

晋国军队在敖、鄗两山之间扎营，郑国的皇戌作为使者到达晋军中，说：“郑国所以服从楚国，是为了挽救国家的缘故，对晋

国并无二心。楚国军队骤然战胜郑国而骄傲，他们的军队士气已经衰竭了，又不设防备。你们若攻击他们，郑国军队为后援，楚国军队一定失败！”先縠说：“打败楚国，降服郑国，就在此一举了，一定要准许皇戌的请求！”栾书说：“楚国自从灭掉庸国以来，他们的国王没有一天不在治理楚人：教导楚国人关于人民生计的不容易、灾患不知何日就要降临，要戒备、警惕不可懈怠疏忽；在军队中，没有一天不治理军事及装备：经常告诫军士，不会有经常保持打胜仗的，殷纣王虽然百战百胜，而结果还是亡国绝后。用先君若敖、蚡冒乘柴车，穿破旧衣服开辟山林的艰辛事迹来教训他们；告诫楚国人说：‘民众的生计在于勤劳，勤劳就不会匮乏。’这就不能说楚军骄傲。先大夫子犯说：‘出兵作战，理直士气就壮，理曲士气就衰竭。’我们所做的事没有道德，而使楚国怨恨，我们理亏楚国理直，不能称作楚军士气衰竭！楚国国王的卫队兵车，分为两广，一广即是一卒，一卒分为两偏。在警卫时，右广先驾车巡逻，计算时间到中午，由左广接替，一直到黄昏。国王身边的近臣按次序值夜班，以防备意外，这就不能说没有防备！子良，是郑国的出色人物；潘尪是楚国受到尊敬的人物。潘尪同郑国订立同盟，子良到楚国为人质，楚国和郑国就很亲密了。郑国皇戌来劝我同楚国作战，我打败楚国他们就来归服，打不胜就去亲近楚国。这是用我们作为占卜的骨头，郑国的请求不能听从！”赵括、赵同说：“率领军队而来，就是为了寻找敌人，战胜敌人得到属国，还等待什么？我们一定要听从先縠的主张！”荀首说：“赵同、赵括之流，是自取罪过的一类人！”赵朔说：“栾伯，好啊！若实践他的话，晋国一定能长久称霸！”

【原文】

楚少宰如晋师①，曰：“寡君少遭闵凶②，不能文③。闻

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④，将郑是训定⑤，岂敢求罪于晋？二三子无淹久⑥！”随季对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⑦：‘与郑夹辅周室⑧，无废王命！’今郑不率⑨，寡君使群臣问诸郑，岂敢辱候人⑩？敢拜君命之辱⑪！”彘子以为谄，使赵括从而更之⑫，曰：“行人失辞⑬。寡君使群臣迁大国之迹于郑⑭，曰：‘无辟敌⑮！’群臣无所逃命！”（以上晋诸臣商对楚使）

楚子又使求成于晋，晋人许之。盟有日矣⑯，楚许伯御乐伯⑰，摄叔为右⑱，以致晋师⑲。许伯曰：“吾闻致师者，御靡旌摩垒而还⑳。”乐伯曰：“吾闻致师者，左射以菆㉑，代御执辔㉒，御下，两马掉鞅而还㉓。”摄叔曰：“吾闻致师者，右入垒㉔，折馘执俘而还㉕。”皆行其所闻而复㉖。晋人逐之，左右角之㉗。乐伯左射马而右射人，角不能进㉘。矢一而已㉙，麋兴于前㉚，射麋丽龟㉛。晋鲍癸当其后㉜，使摄叔奉麋献焉，曰：“以岁之非时㉝，献禽之未至，敢膳诸从者㉞。”鲍癸止之㉟，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辞㊱，君子也。”既免㊲。（以上楚人至晋致师）

【注释】

①少宰：楚官名，其人不详。

②闵凶：忧患。

③文：辞令。

④二先君：指楚成王、楚穆王。 出入此行：往来于此道，即往来于攻伐郑国的途中。

⑤将郑是训定：打算训导和安定郑国。

⑥二三子：指晋国诸将。 淹久：久留。

⑦平王：周平王，名宜白，周幽王子。　文侯：晋文侯，名仇。

⑧夹辅：共同辅佐。

⑨不率：不遵从王命。率，遵循。

⑩候人：官名，主道路迎送宾客的官，此指楚使少宰。士会的话，晋征讨郑是因郑不遵从王命，与楚不相干。

⑪敢拜君命之辱：谨拜谢有劳楚王的命令。

⑫从而更之：随即更改士会的活。

⑬行人：传达使命的官，使者。　失辞：说话不当。

⑭迁大国之迹于郑：把大国的足迹迁出郑国。大国之迹，指在郑国的楚军。

⑮辟：即“避”，回避。

⑯盟有日：结盟已确定了日期。

⑰许伯：楚国大夫。　乐伯：楚国大夫。

⑱摄叔：楚国大夫。

⑲致师：挑战。

⑳御：驾车的人。　靡旌：斜倒着军旗，御者赶车快速前进致使车上的旌旗偃斜。　摩垒：迫近敌人营垒。

㉑蔟（zōu 邹）：利箭。

㉒辔（pèi 沛）：马缰绳。

㉓两马：排比马匹。古时四马驾车，两服在中，两骖在侧，使服马、骖马两两排比整齐。　掉鞅：整理马颈皮饰。掉，正。

㉔入垒：进入敌人营垒。

㉕折馘：斩首，割耳。　执俘：捉俘虏。

㉖行其所：按自己所说的办了。　复：回复，回到楚军复命。

㉗左右角之：左右两角夹攻楚挑战者。

㉘角不能进：晋军夹攻者不能前进。角，从两旁夹攻。

㉙矢一而已：只剩下一支箭了。

㉚兴：出现。

㉛丽龟：射中背脊突起处。丽，射中。龟，背脊中央最高处。

㉜鲍癸：晋大夫。　当其后：正在车后追赶。

㉝岁之非时：还不到一年中献禽的时节。非时，不合时令。

㉞膳诸从者：作为随从者的膳食。

㉟止之：停止追击。

㊱有辞：善于辞令。

㊲既免：全部免于被俘。既，尽，全部。

【译文】

楚国的少宰到了晋国军队中，说："我们的国君年少时遭受忧患，不善于言辞。听说我成王、穆王两位先君往来于郑国的道路上，是打算教导和安定郑国，岂敢得罪晋国？你们几位不要在这里留得太久了！"士会回答说："从前周平王命令我们的先君文侯说：'与郑国共同辅佐周王室，不要废弃了天子的命令！'现在郑国不遵守这一命令，所以我们的国君派下臣们来质问郑国，岂敢辱劳候人？谨拜谢有劳楚王的命令！"先縠认为这是向楚国谄媚，于是派赵括随即更正士会的话，说："使者刚才的话有错误，我们的国君要下臣们把大国的足迹迁移出郑国，说：'不要回避敌人！'下臣们没有办法逃避国君的这一命令而不执行！"

楚庄王又派使者向晋国讲和，晋国人已同意了。订立盟约的日子已经定了下来，楚国的许伯为乐伯驾车，摄叔为车右，却以单车向晋军挑战。许伯说："我听说挑战的人，赶车的驾着战车疾驰，车上的旌旗随风偃倒，迫近敌人营垒然后返回。"乐伯说："我听说挑战的人，站在车厢左边的射手射出利箭，代替赶车的握着缰绳，赶车的下车，调整好马匹，整理好马颈上的皮革，然后返回。"摄叔说："我听说挑战的人，车右的武士进入敌人营垒，砍下敌人的头割下左耳，抓获俘虏，然后返回。"这三个人在向晋军挑战时，都按照他们说的自己做到了，然后回营复命。晋国人追赶他们，左右夹攻。乐伯射左边晋军的马，射右边晋军的人，使夹攻的晋军不能前进。乐伯只剩下一支箭时，恰好有一只麋鹿出现在车前，乐伯射麋鹿正中背脊的最高处。晋国的鲍癸在车后追击，

乐伯让摄叔捧着麋鹿献上，说："由于还不到一年中献禽的时节，献禽兽的官没有到来，谨把此麋鹿献给你的随从作为膳食吧。"鲍癸就停止了追击，说："他们的车左善射，他们的车右善于辞令，都是君子啊。"三个人都免于被俘。

【原文】

晋魏锜求公族①，未得而怒，欲败晋师。请致师，弗许；请使②，许之。遂往，请战而还楚潘党逐之③，及荥泽④，见六麋，射一麋以顾献⑤，曰："子有军事，兽人无乃不给于鲜⑥？敢献于从者。"叔党命去之⑦。赵旃求卿⑧，未得，且怒于失楚之致师者⑨。请挑战，弗许；请召盟⑩，许之。与魏锜皆命而往⑪。（以上晋人如楚致师）

郤献子曰："二憾往矣⑫，弗备，必败。"彘子曰："郑人劝战⑬，弗敢从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师无成命⑭，多备何为？"士季曰："备之善，若二子怒楚⑮，楚人乘我⑯，丧师无日矣，不如备之。楚之无恶⑰，除备而盟⑱，何损于好？若以恶来⑲，有备不败。且虽诸侯相见，军卫不彻⑳，警也㉑。"彘子不可。士季使巩朔、韩穿帅七覆于敖前㉒，故上军不败。赵婴齐使其徒先具舟于河㉓，故败而先济。（以上晋诸帅号令不一）

【注释】

①魏锜（qí 奇）：魏犨（chōu 仇）之子，亦称厨武子、吕锜。公族：指公族大夫，官名。

②请使：请求作为使者前往楚军。

③潘党：亦称叔党，潘尫之子。

④荥泽：古泽名。在今河南荥阳县东，自东汉以来即淤塞为平地。

⑤顾献：回车而献。

⑥兽人：官名。主管田猎。 无乃不足于鲜：不能供给足够的新鲜禽兽。

⑦命去之：命令魏锜离去，不再追赶。

⑧赵旃求卿：赵旃请求卿爵。赵旃，赵穿的儿子。卿，最高的爵位。

⑨失：失掉，未被抓获。 楚之致师者：指许伯、乐伯、摄叔。

⑩召盟：召请楚国人来结盟。

⑪皆命：都接受命令。

⑫二憾：两个心怀不满的人。憾，恨。

⑬劝战：劝晋国与楚国打仗。

⑭成命：固定的命令。

⑮怒楚：激怒楚国。

⑯乘我：乘机攻击我。

⑰无恶：没有恶意。

⑱除备：解除警备。

⑲恶来：带着恶意前来。

⑳军卫：军事防卫。 不彻：即“不撤”，不撤去。

㉑警也：是为了警戒。

㉒七覆：七处伏兵。 敖前：敖山前。

㉓徒：众，指所属士兵。 具：准备。

【译文】

晋国的魏锜请求当公族大夫官，没有得到而生气，想要让晋军失败。请求去向楚军挑战，没有准许；又请求作为使者前往楚军，获得同意。于是就前往楚军，结果却向楚军请战而回。楚国的潘党追击他，到达荥泽，看见有六只麋鹿，射杀一只回车献给潘党，说：“您有军事在身，兽人恐怕不能供给足够的新鲜禽兽吧？谨将此麋鹿献给你的随从。”潘党下令让他离去。赵旃请求做卿，没有得到，并且对于失掉楚国来致师的人而生气。请求去向楚军

挑战，不准；请求去召楚人来结盟，得到同意。他同魏锜都受命前往楚军。

郤克说："两个心怀不满的人去了，若不防备，一定要吃败仗。"先縠说："郑国人来劝我们同楚国作战，却不敢听从；楚国人来请求讲和，又不能同他们友好。军队没有固定的命令，多加防备有何用？"士季说："还是防备为好，假若赵旃、魏锜激怒了楚国，楚人乘机进攻我们，军队将立刻丧失，不如加以防备。楚人如果没有恶意，解除防备而结盟，对于两国友好有什么损失呢？如果楚人怀着恶意而来，有防备就不会失败。况且虽然是诸侯间友好相见，军队的防卫也是不撤去的，这是为了警戒。"先縠不同意。士季派上军大夫巩朔、韩穿率领七队伏兵埋伏在敖山前，故晋军战败后，上军没有受损失。赵婴齐派他的属下士兵先准备了船在黄河里，故晋军失败后，他率领的军队先渡过河去。

【原文】

潘党既逐魏锜，赵旃夜至于楚军，席于军门之外①，使其徒入之②。楚子为乘广三十乘③，分为左右④，右广鸡鸣而驾，日中而说⑤；左则受之，日入而说。许偃御右广⑥，养由基为右⑦；彭名御左广⑧，屈荡为右⑨。乙卯⑩，王乘左广以逐赵旃，赵旃弃车而走林，屈荡搏之⑪，得其甲裳⑫。晋人惧二子之怒楚师也，使轵车逆之⑬。潘党望其尘，使骋而告曰⑭："晋师至矣！"楚人亦惧王之入晋军也，遂出陈⑮。孙叔曰："进之，宁我薄人⑯，无人薄我！《诗》云⑰：'元戎十乘⑱，以先启行⑲。'先人也⑳。《军志》曰㉑：'先人有夺人之心㉒'薄之也！"遂疾进师，车驰，卒奔，乘晋军㉓。桓子不知所为，鼓于军中曰㉔："先

济者有赏！”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㉕。晋师右移，上军未动。工尹齐将右拒卒以逐下军㉖，楚子使唐狡与蔡鸠居告唐惠侯曰㉗：“不谷不德而贪㉘，以遇大敌，不谷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㉙。敢借君灵以济楚师㉚。”使潘党率游阙四十乘㉛，从唐侯以为左拒，以从上军。驹伯曰㉜：“待诸乎。”随季曰：“楚师方壮，若萃于我㉝，吾师必尽！不如收而去之。分谤、生民㉞，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㉟，不败。（以上战事正文。中军、下军败，上军不败。）

【注释】

①席：动词，铺开席子而坐。

②入之：进入楚军营垒内。

③乘广：战车名。广以战车组成，故称“乘广”。

④分为左右：三十乘分为左右二广，每广十五乘。

⑤说（shui税）：释，舍，即卸车。

⑥许偃：楚国大夫。

⑦养由基：一称养游基。楚国大夫，善射者。

⑧彭名：楚国大夫。

⑨屈荡：楚国大夫。

⑩乙卯：六月十三日。

⑪搏：格斗。

⑫甲裳：铠甲和下衣。

⑬軘车：兵车名。

⑭骋：奔驰。

⑮陈：同：阵”，列陈。

⑯薄：进迫，逼近。

⑰《诗》：指《诗经·小雅·六月》。

⑱元戎：大的兵车。元，大。戎，戎车，兵车。

⑲启行：开道。

⑳先人：抢先，先发制人。

㉑《军志》：兵书。

㉒夺人之心：夺去他人的勇气。心，士气，勇气。

㉓乘晋军：乘晋军不备而突然进攻。

㉔鼓：击鼓发令。

㉕掬（jū居）：用两手捧。

㉖工尹齐：楚国大夫。工尹，官名，主手工业。齐，私名。　拒：阵名。方阵。

㉗唐狡、蔡鸠居：都是楚大夫。　唐惠侯：唐国国君，唐国地在今湖北随县西北唐县镇。

㉘贪：贪功。

㉙羞：耻辱。

㉚济：帮助。

㉛游阙：游动补阙的军队，即后备队。

㉜驹伯：即上军佐郤克，或说是郤克之子郤锜。

㉝萃：聚集，集中兵力。

㉞分谤：分担战争的罪责。　生民：保全民众的生命。民，指士兵。

㉟殿其卒：以所率士兵殿后。

【译文】

潘党已驱逐了魏锜，赵旃夜里却到达楚军营前，铺开席子坐在楚国军队营垒门外，派他的部下进入楚军营去。楚庄王建立兵车卫队的广共有三十辆兵车，分成左广右广，右广早上鸡鸣时刻就驾车巡逻，到中午卸车休息；左广接替，到太阳落地卸车休息。许偃驾驶右广车，养由基为车右卫士；彭名驾驶左广车，屈荡为车右卫士。乙卯（六月十三）日，楚庄王乘左广车以追逐赵旃，赵旃抛掉兵车逃进树林中，屈荡下车同他搏斗，缴获了他的铠甲和下裳。晋国人害怕赵旃、魏锜二人激怒楚国军队，于是派乘车队

前往迎接他们。潘党望见晋轵车队扬起的尘土，派人奔驰到楚军报告说："晋国的军队来了！"楚国人也害怕庄王陷入晋军包围中，于是出营列好战阵。孙叔敖说："前进，宁肯我们逼近敌人，不要让敌人逼近我们！《诗经》中说：'大的兵车十辆，用在前面开道。'是先发制人。《军志》上说：'先发制人能够夺去敌人的勇气。'这是要逼近敌人！"于是楚军疾速前进，战车骤驰，士兵奔跑，袭击晋军。荀林父不知所措，于是在军中击鼓宣布说："先过河的有赏！"晋国的中军、下军在河边争夺渡船，先上船的士兵用刀砍断攀着船舷者的手指，船中的手指多得可以用手捧起来。晋国军队向右边移动，上军没有动。楚国的工尹齐率领着右方阵的士兵追击晋国下军，楚庄王派唐狡和蔡鸠居两人告诉唐国君惠侯说："我没有品德而贪图功劳，所以遇到了强大的敌人，是我的罪过。然而如果楚国不能打胜仗，也是您的羞耻啊。谨借重您的威灵，以帮助楚国军队。"派潘党率领后备兵车四十辆，跟随唐国国君组成左方阵，用来追击晋国上军。上军的副将驹伯说："等待楚军到来交战吗？"士会说："楚军士气正旺盛，如果都集中兵力攻击我们上军，我们上军一定会全军覆灭！不如收兵撤退。分担罪过，保全士兵生命，不也是可以的吗？ "于是士会将他所率领的士兵断后撤退，所以上军没有遭到失败。

【原文】

王见右广，将从之乘，屈荡户之①，曰："君以此始②，亦必以终！"自是楚之乘广先左③。晋人或以广队④，不能进，楚人甚之⑤，"脱扃⑥！"少进。马还⑦，又甚之："拨旆投衡⑧！"乃出，顾曰："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赵旃以其良马二济其兄与叔父⑨，以他马反。遇敌不能去⑩，弃车而走林。逢大夫与其二子乘⑪，谓其二子："无顾！"顾曰⑫：

“赵叟在后。”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于是[13]！”授赵旃绥以免[14]。明日以表尸之[15]，皆重获在木下[16]。楚熊负羁囚知罃[17]，知庄子以其族反之[18]，厨武子御[19]，下军之士多从之。每射，抽矢，菆，纳诸厨子之房[20]。厨子怒曰：“非子之求[21]，而蒲之爱[22]！董泽之蒲[23]，可胜既乎[24]？知季曰：“不以人子[25]，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26]。”射连尹襄老[27]，获之，遂载其尸；射公子谷臣[28]，囚之。以二者还[29]。及昏，楚师军于邲[30]。晋之余师不能军[31]，宵济[32]，亦终夜有声。（以上杂叙战时细事五端）

【注释】

①户：阻止。

②此：指楚庄王乘的左广。

③先左：左广车先出发。

④队：即“堕”，陷于泥坑。

⑤惎（jì 记）：教。

⑥脱扃（jiǒng 窘）：卸掉车前横木。扃，车前横木。

⑦还：盘旋不能前进。

⑧拨旆投衡：拨下树立的大旗，放在衡木上。旆，大旗。衡，车前驾服马用的衡木。衡上有轭，以驾于马颈。将树立的旗拨下平放在车前衡木上，使车便于控制。

⑨兄与叔父：赵旃的哥与叔。

⑩去：逃脱。

⑪逢大夫：晋人，姓逢。

⑫顾：回头。

⑬尸女于是：在这里收你们的尸体。尸，动词，收尸。是，此处，这里。

⑭绥：登车用的皮索。

⑮以表尸：按着标记前去收尸体。表，标识，记号。

⑯重获：得到两个重叠的尸体。

⑰熊负羁：楚国大夫。 知蓄：荀首(知庄子)之子。

⑱族：族人，此指族兵。

⑲厨武子：即魏锜，又称厨子。

⑳纳：放入。 房：箭袋。

㉑非子之求：不去找你的儿子。求，寻找。

㉒蒲之爱：爱惜这蒲柳箭。蒲，蒲柳作的箭杆。

㉓董泽：晋国泽名，在今山西省闻喜县东北四十里，泽中产蒲柳，可制箭。

㉔可胜既乎：能用得完吗？既，尽，完。是责备荀首不用箭射敌人，却把好箭留下。

㉕不以人子：不得到他人的儿子。

㉖苟射：随便射击。

㉗连尹：楚国官名。 襄老：人名。

㉘公子谷臣：楚庄王的儿子。

㉙二者：指连尹襄老的尸体和公子谷臣。

㉚军于邲：军队驻扎在邲地。

㉛不能军：溃不成军。

㉜宵济：夜晚渡河。

【译文】

楚庄王看见右广，准备乘坐，右广的车右卫士屈荡阻止，说："君王乘坐左广开始作战，也一定要乘着它到战争结束。"从此以后楚国改为左广车先驾驶出动。晋国有人的兵车陷在泥坑中，不能前进，楚国人教他说："把车前的横木去掉！"晋人的车稍微前进一些，但是马盘旋不能前行，楚人又教他说："拔下大旗，放在车前的衡木上！"晋人的车于是从泥坑中爬出来，回过头对教他的楚国人说："我们不像你们大国多次败逃，有逃跑的经验。"赵旃将他的两匹好马送去帮助他的哥哥和叔父，而用别的马驾车回晋军营地。遇到敌人没有能够逃脱，于是抛弃兵车跑进树林

中。晋国的逢大夫驾车载着他的两个儿子经过，对他的两个儿子说："不要回头看！"二子回头看后对他们的父亲说："姓赵的老头儿在后面呢！"赵旃发怒，迫使逢大夫的儿子下车，并指着一棵树说："在这里收你们的尸体！"逢大夫把上车的皮索递给赵旃让他上车，赵旃才免了被俘。第二天按照所作的标记去收尸体，两个人的尸体都重叠在赵旃所指的树下。楚国的熊负羁俘虏了知罃，他的父亲知庄子带领家族的士兵返回相救，魏锜替他驾车，晋国下军的士兵多跟随他们。知庄子每次射箭，抽出箭，若是好箭，就放进魏锜的箭袋中。魏锜生气说："你不寻找你的儿子，用箭射击楚人，却爱惜蒲箭！董泽中的蒲柳，可以用得完的吗？"知庄子说："不抓到别人的儿子，我的儿子能够得到吗？这是我不能随便乱放箭的缘故。"知庄子射击楚国连尹襄老，射中，于是把他的尸体放在车上；射击楚国公子谷臣，将他俘虏。知庄子带着襄老的尸体和公子谷臣返回。到了黄昏的时候，楚国军队驻扎在邲地。晋国的残余部队溃不成军，乘夜渡河，通宵都有渡河的喧闹声。

【原文】

丙辰①，楚重至于邲，遂次于衡雍②。潘党曰："君盍筑武军而收晋尸以为京观③？臣闻克敌必示子孙，以无忘武功。"楚子曰："非尔所知也！夫文④，止戈为武⑤。武王克商，作《颂》曰⑥：'载戢干戈⑦，载櫜弓矢⑧，我求懿德⑨，肆于时《夏》⑩，允王保之⑪。'又作《武》⑫，其卒章曰⑬：'耆定尔功⑭'。其三曰⑮：'铺时绎思⑯，我徂惟求定⑰。'其六曰⑱：'绥万邦，屡丰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⑲，故使子孙无忘其章。今我使二国暴骨⑳，暴矣；观兵以威诸侯㉑，兵不戢

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犹有晋在，焉得定功？所违民欲犹多，民何安焉？无德而强争诸侯，何以和众？利人之几[22]，而安人之乱[23]，以为己荣，何以丰财？武有七德[24]，我无一焉，何以示子孙？其为先君宫[25]，告成事而已[26]；武，非吾功也[27]。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鲸鲵而封之[28]以为大戮，于是乎有京观，以惩淫慝[29]；今罪无所[30]，而民皆尽忠以死君命，又何以为京观乎？"祀于河，作先君宫，告成事而还。（以上楚不筑京观）

【注释】

①丙辰：六月十四日。

②衡雍：郑国地名。在今河南省原阳县西。

③武军：显示武功的军事性建筑。《汉书·翟方进传》叙述王莽攻破翟义后，诛杀三族，连及同姓，收尸埋于一坑，筑为武军封，方六丈，高六尺、建木表高丈六尺，上书曰："反虏逆贼鲸鲵在所。"此是王莽时的"武军"、"京观"，或者与春秋时制度相同。收敌尸而筑封土台其上，称为"武军"，立木表上书其事，称为"京观"。 京：高丘。 观：古代建筑高土台的名称。

④文：文字结构。

⑤止戈为武：武字是由止和戈二字构成。

⑥《颂》：楚庄王此《颂》指《诗经·周颂·时迈》。

⑦载：助词，无义。 戢：收藏。 干戈：盾牌和戈。

⑧櫜（gāo 高）：弓衣。此为动词，即把弓装进弓衣里。

⑨懿：美。

⑩肆：陈。 时：此，这。《夏》：乐章名。

⑪允：能够，相信。 保之：保有天下。

⑫《武》：《诗经·周颂·武》篇。

⑬卒章：最末一章。《诗经》一首诗有的由几段构成，一段即称为一章。章即乐章。因《诗》是都有乐谱可以歌唱的。

⑭耆（zhǐ 纸）定：致定，得以奠定。

⑮其三:《武》诗的第三章。今存《武》篇只有七句,仅为一章。以下引的诗在《周颂·赉》篇中,是《左传》时,诗的篇章次第与今存本不同。

⑯铺时绎思:布陈其政教。铺,敷,布。时,是。绎,陈。思,语词,无义。

⑰徂:往。　求定:求安定。

⑱其六:第六章。此下诗出自《周颂·桓》。

⑲禁暴:禁止残暴。　戢兵:消除战争。　保大:保有天下。　定功:肯定功业。　安民:安定百姓。　和众:协调民众。

⑳二国:晋楚两国。　暴(pù 瀑)骨:暴露尸骨于野外。

㉑威:威胁。

㉒几:危。

㉓安人之乱:以别的乱来成为自己安定的条件。

㉔七德:七种美德。指上面"禁暴"等七事。

㉕为先君宫:建先王的宗庙。

㉖战事:胜利。

㉗武,非吾功:用武,不是我的功业。

㉘鲸鲵(ní 尼):大鱼。据传长百尺,雄为鲸,雌称鲵。代指吞食弱小的坏人。

㉙淫慝(tè 特):淫乱邪恶。

㉚罪无所:没有地方有罪。

【译文】

丙辰(六月十四)日,楚国的辎重到达邲地,随后驻军于衡雍。潘党说:"君王何不建筑武军以收取晋国人的尸体来作京观呢?下臣听说战胜敌人,一定要留下纪念物让子孙知道,以使他们不会忘记先辈的武功。"楚庄王说:"这些事不是你所能知道的。从文字上讲,止戈二字合起来就是武字。周武王战胜商朝后,作《周颂》的诗中说:'收起干戈、包藏弓箭,我追求美德,陈列于此《夏》乐章中,创建王业而保有天下。'又作《武》篇,它的末一章说:'得以奠定你的功劳。'它的第三章说:'布陈政教,我前往只为百姓安定 。'它的第六章说:'安定万邦,年年丰收。'所谓武,

是用来禁止残暴、消除战争、保有天下、巩固功业、安定百姓、调和大众、丰富财物的，所以使子孙不要忘记那些诗歌的篇章。现在我让两国士兵暴骨原野，就是残暴了；显示武力以威胁诸侯，战争就不能消除了。残暴而不能消除战争，怎么能保有天下？还有晋国存在，哪里能够巩固功业？所作违背百姓的愿望还多，百姓哪里安定？没有德行而勉强去争夺诸侯，用什么调和大众？以别人的危难来为自己获取利益；以别人的动乱作为自己的安定、作为自己的荣耀，用什么来丰富财物？武功有七种美德，我一种也没有，用什么来向子孙显耀？还是给先君修一座宗庙，报告战争获得胜利就算了；武功，不是我的事业。古时候圣明的君王讨伐不恭敬的国家，抓住它的罪魁祸首杀掉建造一个封土堆，作为对他的最大侮辱，于是在封土堆上，立木书写罪状在上面，用以惩戒淫恶；现在不能确指晋国的罪行在哪里，而士卒都是尽忠以执行国君的命令而战死，又用什么去书写在表木上呢？"祭祀河神，建造先君宗庙，报告战争胜利后，楚国军队就回国去了。

【原文】

是役也①，郑石制实入楚师②，将以分郑，而立公子鱼臣③。辛未④，郑杀仆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所谓'毋怙乱'者⑤，谓是类也。《诗》曰⑥：'乱离瘼矣⑦，奚其适归⑧？'归于怙乱者也夫！"（以上追叙郑之宵人）

郑伯、许男如楚⑨。秋，晋师归，桓子请死⑩。晋侯欲许之，士贞子谏曰⑪："不可！城濮之役⑫，晋师三日谷，文公犹有忧色，左右曰："有喜而忧，如有忧而喜乎？"公曰：'得臣犹在⑬，忧未歇也⑭。困兽犹斗，况国相乎⑮？'及楚杀子玉，公喜而后可知也⑯，曰：'莫余毒也已⑰。'

是晋再克而楚再败也[18]，楚是以再世不竞[19]。今天或者大警晋也，而又杀林父以重楚胜[20]，其无乃久不竞乎[21]？林父之事君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社稷之卫也[22]，若之何杀之？夫其败也，如日月之食焉[23]，何损于明？”晋侯使复其位。（以上晋不杀桓子）

【注释】

①是役：指邲之战役。

②石制：郑国大夫，字子服。　实入楚师：实际上是石制把楚军引进郑国国都。

③鱼臣：郑同姓公族，字仆叔。

④辛未：七月二十九日。

⑤史佚：周朝史官，尹氏，又称尹逸。　怙（nù户）：乘，依靠。

⑥《诗》：指《诗经·小雅·四月》。

⑦乱离：动乱离散。　瘼（mò墨）：病痛，痛苦。

⑧奚：《左传》作“爰”，是。爰，焉，何处。　适：往。

⑨郑伯：郑襄公。　许男：许桓公。

⑩请死：请求治罪处死。

⑪士贞子：晋国大夫，名士渥浊，又名士伯。士会的族人。

⑫城濮之役：见本卷《晋楚城濮之战》。

⑬得臣：楚国令尹，名成得臣，又称子玉。

⑭歇：结束。

⑮相国：指令尹官职。

⑯喜：喜形于色。　可知：可见，即在脸上表现出来。

⑰莫余毒：即“莫毒余”，再没有毒害我的人了。

⑱再克：再次打胜仗。

⑲再世不竞：两代人不能与晋国竞争。再世指楚成王、穆王两代。

⑳重楚胜：使楚国再次打败晋国。

㉑久不竞：长久不能同楚国竞争。

㉒卫：捍卫者，保卫者。

㉓如日月之食：像日蚀月蚀一样，只是暂时的。

【译文】

这次战役，实际上是郑国的石制把楚国军队引进郑国城里来的，他准备分裂郑国，拥立公子鱼臣为国君。辛未（七月二十九）日，郑国杀掉公子鱼臣和石制。君子说："史佚所谓'不要依靠动乱来谋利'，就是警告的这一类人。《诗》中说：'动乱离散的痛苦，哪里是归宿'，灾难都要归罪于那些依靠动乱来谋私利的人吧！"

郑襄公、许桓公到了楚国。秋天，晋国军队回到国内，荀林父请求因军败处自己死刑。晋景 公打算同意他的请求，士贞子劝阻说："不可以！城濮之战，晋军战胜楚国，吃了楚军丢弃的粮食三天，文公还面有忧色，左右随从说'有了喜事还忧愁，如果有了忧愁事还要喜悦吗？'晋文公说：'子玉还在，忧愁还没有结束呢。困兽犹斗，何况是国之辅相呢？'到楚国杀了子玉，文公方才喜形于色，说：'已经没有毒害我的人了。'这是晋国再次胜利而楚国的再次失败，楚国由是两代人不能与晋国竞争。现在上天或者是在给晋国一次严厉的警告，却又要杀荀林父以增加楚国的胜利，恐怕晋国要很久不能与楚国竞争了吧？荀林父的事奉国君，上朝办事则思虑着要尽自己的忠心，退朝归家则思虑自己的过失，是捍卫国家的良臣，如何要杀他呢？要说他的战败，这好像天上的日蚀月蚀一样，怎么能损伤日月本身的光辉呢？"晋景公就让他官复原位。

杨升南　译注

左传·齐晋鞌之战

【题解】

本篇选自《左传·成公二年》。公元前589年，在卫国和鲁国的请求下，晋国出动兵车八百辆与齐军战于鞌地，是春秋时期齐、晋两国间的一次重要战争。文中记述卫国对齐战争失败后，向晋国求救，晋国任命三军统帅相救。齐国君臣轻狂，致使大败，国君齐顷公几乎被俘，在齐臣的机智掩护下，才得以脱险。齐国向晋军求和，晋人提出苛刻的条件，被齐拒绝，在鲁、卫两国的请求下，晋齐两国才媾和息兵。鲁国在战争中获得利益最多，鲁成公因此对晋国的军将厚加赏赐。这次战役后，晋国对东方的霸主地位得到巩固。

【原文】

卫侯使孙良夫、石稷、宁相、向禽将侵齐①，与齐师遇。石子欲还，孙子曰："不可！以师伐人，遇其师而还，将谓君何②？若知不能③，则如无出；今既遇矣，不如战也！"石成子曰："师败矣！子不少须④，众惧尽⑤，子丧师徒，何以复命？"皆不对。又曰："子⑥，国卿也。陨子，辱矣。子以众退，我此乃止⑦！"且告车来甚众⑧，齐师乃止，次于鞫居⑨。新筑人仲叔于奚救孙桓子⑩，桓子是以免。既⑪，卫人赏之以邑，辞，请曲县⑫，繁缨以朝⑬，许之。

仲尼闻之，曰："惜也！不如多与之邑。唯器与名⑭，不可以假人⑮，君之所司也⑯。名以出信⑰，信以守器⑱，器以藏礼⑲，礼以行义⑳，义以生利，利以平民㉑，政之大节也㉒。若以假人，与人政也㉓，政亡则国家从之，弗可止也已㉔。（以上齐、卫新筑之战）

【注释】

①卫侯：卫穆公。 孙良夫：卫国卿，又称孙子、孙桓子、桓子。 石稷：卫国大夫，又称石子、石成子。 宁相：卫国大夫，卫国公族宁武子的儿子。 向禽：卫国大夫。 将：率领军队。 侵齐：侵犯齐国。齐伐鲁，卫国救鲁，故侵犯齐国。

②将谓君何：将向国君说什么呢？

③不能：不能作战。

④少须：少待。少许等待，顶住敌军。

⑤众惧尽：即惧众尽。恐怕全军被丧失。惧，恐怕，担心。尽，全军覆没。

⑥子：指孙良夫。 国卿：国家的卿。

⑦我此乃止：即"我乃止此"，我留在此以抵抗齐军。

⑧且告：同时通告军中。

⑨鞫（jū居）居：卫国地名，或说在今河南省封丘县境。杨伯峻说封丘离新筑、卫都帝丘（今河南濮阳西南）都较远，且偏南，未必是齐国行军的目标，当以阙疑为是。

⑩新筑人：新筑大夫。新筑，卫国邑名，在今河北省大名县境。 仲叔于奚：新筑邑的大夫，即邑长。

⑪既：此次战于结束以后。

⑫曲县：即："曲悬"，悬指钟、磬等乐器悬挂于架上。曲悬是三面悬挂，为诸侯国君等级的用乐礼数。

⑬繁缨：诸侯用的马饰。

⑭器与名：器物和名号。器，显示地位的一些物质，如车马、服饰、礼器等。名，指爵位、名称。

⑮假：借。

⑯司：主管，掌握。

⑰名以出信：名号用来产生威信。

⑱守器：保持器物。

⑲藏：含藏，蕴涵。此处意为体现。　礼：礼制。

⑳行：推行。　义：道义。

㉑平：治理。

㉒政：国政。　大节：要害，关键。

㉓与人政：给别人政权。

㉔弗可止也已：不可能阻止了。

【译文】

卫侯派孙良夫、石稷、宁相、向禽率领军队进攻齐国，与齐国军队相遇。石稷打算退兵回国，孙良夫说："不行！出动军队攻打敌人，遇到敌人的军队就退回，回去后对国君怎么说呢？如果知道不能打仗，那就不如不出兵；现在既然已经相遇了，不如打一场！"石稷说："我军战败了！您如果不稍微坚持一下顶住齐军，全军恐怕都要倾覆，您丧失了军队，怎样回国复命？"大家都不回答。石稷又说："您，是国卿。失掉了您，是国家的一种耻辱。您率领着大军撤退，我在这里坚守！"并且通告全军说：援军前来的战车很多。齐国的军队于是停止了进攻，驻扎在鞫居。新筑的邑大夫仲叔于奚救了孙良夫，孙良夫因此免于被俘。此次战争结束后，卫国人赏赐给仲叔于奚城邑，他推辞，请求准许使用诸侯的曲悬和繁缨，卫国君同意了。后来孔子评论这事说："可惜呀！不如多给他一些田邑。作为国君，只有器物与名号不可以借给别人使用，这是国君所掌握的。名号用来生出威信，威信用来保持器物，器物用来体现礼制，礼制用来推行道义，道义用来产生利益，利益用来治理百姓，这是国家的要害。如果将它们借给别人，就是把政权给了他，政权失掉了，国家也就跟着灭亡，这是不可能

阻止得了的。”

【原文】

孙桓子还于新筑，不入①，遂如晋乞师②。臧宣叔亦如晋乞师③。皆主郤献子④。晋侯许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赋也⑤。有先君之明⑥，与先大夫之肃⑦，故捷。克于先大夫，无能为役⑧。”请八百乘，许之。郤克将中军，士燮将上军⑨，栾书将下军⑩，韩厥为司马⑪，以救鲁、卫。臧宣叔逆晋师，且道之⑫。季文子帅师会之⑬。及卫地，韩献子将斩人，郤献子驰⑭，将救之，至则既斩之矣。郤子使速以徇⑮，告其仆曰：“吾以分谤也⑯。”（以上鲁、卫乞晋师伐齐）

【注释】

①不入：没有进入国都。

②乞师：请求救兵。

③臧宣叔：鲁国大夫，名许，臧文仲之后。

④主：居住。 郤献子：晋卿，名克，又称驹伯、郤子。郤克一足跛，公元前592年（鲁宣公十七年）出使齐国，被齐国君顷公的母亲萧同叔子等后宫人讥笑，心中怀恨，发誓报仇。故请求多带军队救鲁、卫，战胜后，对齐国提出苛刻的讲和条件。

⑤城濮之赋：城濮之战时的兵力。赋，指军队。

⑥先君：晋文公。 明：英明。

⑦肃：严肃，认真。

⑧无能为役：不能完成此次战役。

⑨士燮（xiè 谢）：晋大夫，又称范文子。 将上军：《石经》、宋本、金泽文库本，“将上军”作“佐上军”，杨伯峻说《左传》成公四年士燮为“佐上军”，应作“佐上军”是。杨说合理。

⑩栾书：晋国大夫，又称栾武子、栾伯，栾枝之孙。

⑪韩厥：晋大夫，又称韩献子。韩万的玄孙。　司马：掌军政和军法的官。

⑫道：带路。

⑬季文子：鲁国执政大夫季孙行父。

⑭驰：奔驰。

⑮徇：示众。

⑯分谤：分担杀人的责任。

【译文】

孙良夫从新筑返回国，没有进国门就往晋国请求救兵。鲁国的臧宣叔也到晋国请求救兵，都居住在郤克那里。晋景公答应派七百辆战车，郤克说："这是城濮之战时的军队数字。那时有先君文公的英明，与先大夫们的严肃认真，所以打了胜仗。克和先大夫相比，是不能完成此次战役的。"请求派八百辆战车，获得准许。郤克统领中军，士燮统领上军，栾书统领下军，韩厥担任司马，以救援鲁国和卫国。臧宣叔迎接晋军，并引路。鲁国执政大臣季文子率领鲁国军队与晋军会合。晋军到达卫国地界时，韩厥正要杀人，郤克驾车奔驰赶去，打算救那个人，等赶到时，已经杀了。郤克让赶快将此人在全军示众，私下却告诉他的仆人说："我这是分担对杀人的诽谤。"

【原文】

师从齐师于莘①。六月壬申②，师至于靡笄之下③。齐侯使请战，曰："子以君师辱于敝邑④，不腆敝赋⑤，诘朝请见⑥。"对曰："晋与鲁、卫，兄弟也⑦，来告曰：'大国朝夕释憾于敝邑之地⑧。'寡君不忍，使群臣请于大国，无令舆师淹于君地⑨。能进不能退，君无所辱命⑩。齐侯

曰："大夫之许，寡人之愿也；若其不许亦将见也[11]。"齐高固入晋师[12]，桀石以投人[13]，禽之[14]，而乘其车，系桑木焉[15]，以徇齐垒[16]，曰："欲勇者，贾余余勇[17]！"（以上齐师之骄）

癸酉[18]，师陈于鞌[19]。邴夏御齐侯，逢丑父为右[20]；晋解张御郤克[21]，郑丘缓为右[22]。齐侯曰："余姑剪灭此而朝食[23]！"不介马而驰之[24]。郤克伤于矢[25]，流血及屨[26]，未绝鼓音[27]，曰："余病矣！"张侯曰："自始合[28]，而矢贯余手及肘[29]。余折以御[30]，左轮朱殷[31]，岂敢言病，吾子忍之！"缓曰："自始合，苟有险[32]，余必下推车。子岂识之[33]，然子病矣。"张侯曰："师之耳目，在吾旗鼓[34]，进退从之。此车一人殿之[35]，可以集事[36]，若之何其以病败君之大事也？擐甲执兵[37]，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辔[38]，右援枹而击鼓[39]，马逸不能止[40]，师从之。齐师败绩，逐之，三周华不注[41]。（以上合战时中军之勇）

【注释】

①莘：齐地名。在今山东莘县北。

②六月壬申：六月十六日。

③靡笄：齐国内山名，即今山东省济南千佛山。

④辱于敝邑：光临我国。敝邑，敝国，自谦词。

⑤不腆（tiǎn 舔）：不丰厚，人数不多。腆，多，丰厚。 敝赋：衰弱的军队。赋，指军队。

⑥诘朝：明早。

⑦晋与鲁、卫，兄弟也：晋国与鲁、卫是同姓的兄弟国家。三国皆姬姓，

周文王的后代。

⑧释憾：泄愤。

⑨淹：停留。

⑩无所辱命：不必有劳来命令。

⑪亦将见：也将要两军相战。这是齐顷公向晋军发出必定相战的挑战。

⑫高固：齐国大夫，高奚之后，又称高宣子。

⑬桀石：举石。

⑭禽：擒。

⑮系桑木：把桑树系在车后。

⑯徇齐垒：在齐国军营示众。

⑰贾：买。　余勇：剩下的勇气。

⑱癸酉：六月十七日。

⑲鞌（ān 鞍）：齐国地名，在今山东省济南市西。

⑳“邴夏”二句：邴（bǐng 丙）夏、逢丑父，皆齐国大夫。

㉑解（xiè 谢）张：晋国大夫，又称张侯。

㉒郑丘缓：晋国大夫。

㉓朝食：吃早饭。

㉔不介马：不给马披甲。

㉕伤于矢：被箭射伤。矢，箭。

㉖屦（jù 句）：鞋。

㉗绝：断，停止。

㉘合：交战。

㉙贯：射穿。

㉚折：把箭折断。

㉛朱殷：深红色。流血将左边车轮染红。

㉜险：险阻，难走的路。

㉝子：指中军统帅郤克。

㉞“师之耳目”二句：我们的军旗和军鼓，是晋军将士耳所听、目所视的目标。

㉟一人殿之：一个人殿后，即镇守。

㊱集事：成事。

㊲擐甲执兵：穿上铠甲拿起武器。

㊳左并辔（pè配）：把驾马的缰绳并在左手。

㊴援枹（fú伏）：拿着鼓槌。枹，鼓槌。

㊵逸：奔跑，狂奔。

㊶三周：三圈。 华不注：山名。在今山东济南市东北。

【译文】

晋军在莘地追上齐军。壬申（六月十六）日，军队到达靡笄山下。齐国君顷公派人请战，说："您带着晋君的军队光临下国，下国的军队不强，请明天早上相见吧。"郤克回答说："晋国和鲁国、卫国是兄弟国家，他们来告诉我们说：'大国经常到我们的国家来发泄怨恨'，我们的国君不忍心他们受到如此欺凌，派下臣们前来请求大国关照，同时命令晋国的军队不要久留在贵国内。打仗时我们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不必有劳贵君命令。"齐顷公说："大夫们允许，是我们的愿望；如果你们不答应，我们也要以兵戎相见的。"齐国的高固突入晋军阵地，举起石头打击晋国人，抓获了晋军士，然后坐上晋国人的兵车，把桑树连系在车后，而在齐国军营中显示，说："想要有勇气的人，可以买我剩下的勇气！"

癸酉（六月十七）日，两国军队在鞌地摆开阵势。邴夏替齐顷公驾车，逢丑父为车右卫士。晋国解张为郤克驾车，郑丘缓为车右卫士。齐顷公说："我姑且消灭了他们再吃早饭吧！"驾车的马不披防护甲就奔向晋军。战斗中郤克被箭射伤，血流到鞋上，还是击鼓不停，鼓声不断，说："我受伤了！"解张说："从两军交战开始，敌人的箭就射中了我的手，一直穿到肘上。我折断箭杆继续驾车，左边的车轮都被血染成殷红色，那敢讲受伤，您还是忍耐着吧！"郑丘缓说："从两军交战开始，如果途中遇到险阻难行的地方，我一定下去推车。您哪里知道呢？不过您是真的受了伤。"

解张说："我们的旗和鼓，是晋军将士耳所听、眼所看的目标，全军的进退都要随着它。这辆车子上有一个人坚持住，就可以取胜，怎能为受伤就败坏了国君的大事呢？穿上铠甲拿起武器，本来就是准备去死的。受伤还没有死，您还是要尽力而为！"解张把缰绳一并握在左手，右手拿着鼓槌奋力击鼓，马狂奔不能停止，晋军跟着郤克的战车挺进。齐军大败，晋军紧紧追击，绕着华不注山追了三圈。

【原文】

韩厥梦子舆谓己曰[1]："且辟左右[2]。故中御而从齐侯[3]。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谓之君子而射之，非礼也。"射其左，越于车下[4]；射其右，毙于车中。綦毋张丧车[5]，从韩厥曰："请寓乘[6]。"从左右，皆肘之[7]，使立于后。韩厥俯定其右[8]，逢丑父与公易位。将及华泉[9]，骖绊于木而止[10]。丑父寝于轏中[11]，蛇出于其下，以肱击之[12]，伤而匿之[13]，故不能推车，而及[14]。韩厥执絷马前[15]，再拜稽首，奉觞加璧以进[16]，曰："寡君使群臣为鲁、卫请，曰：'无令舆师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属当戎行[17]，无所逃隐，且惧奔辟而忝两君[18]。臣辱戎士[19]，敢告不敏[20]，摄官承乏[21]。'丑父使公下，如华泉取饮，郑周父御佐车[22]，宛茷为右[23]，载齐侯以免[24]。韩厥献丑父，郤献子将戮之，呼曰："自今无有代其君任患者[25]，有一于此，将为戮乎？"郤子曰："人不难以死免其君[26]，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劝事君者[27]。"乃免之。（以上韩厥获逢丑父）

齐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28]。每出，齐师以帅退[29]。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30]。以入于卫师，卫师免之。遂自徐关入[31]。齐侯见保者[32]，曰："勉之[33]，齐师败矣！"辟女子[34]，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锐司徒免乎[35]？"曰："免矣。"曰："苟君与吾父免矣，可若何[36]？"乃奔。齐侯以为有礼，既而问之，辟司徒之妻也[37]。予之石窌[38]。（以上齐侯返国）

【注释】

①子舆：韩厥的父亲，已死。

②旦：天明，早上。古时战争多在早上开始。 辟左右：辟，即"避"。回避车上左右的位置。

③中御：站在车中驾车。因梦中父亲让他不要站在车的左右两旁，故居中代替御手驾车。

④越：坠，掉。

⑤綦（qi 其）毋张丧车：綦毋张丢失了所乘的战车。綦毋张，晋国大夫。綦毋，姓；张，名。丧，丢失。

⑥寓乘：搭乘，搭车。

⑦肘之：用肘触他。之，綦毋张。

⑧俯定其右：俯下身子放稳被齐军射死的车右。

⑨华泉：泉水名，在华不注山下，流入济水。

⑩骖：骖马，中间服马两侧的马。春秋时战车用四马拉，中间两马夹辕，称为两服，服马两侧两马，称骖。 绊：同"挂"，绊住。

⑪辍（zhàng 占）：同"栈"，有棚的乘车，又称为栈车，用竹木制成。

⑫肱：胳膊。

⑬伤：受伤。用胳膊击蛇受伤。 匿：隐瞒。

⑭而及：被韩厥追上。

⑮执縶：拿着马缰绳。縶，马缰绳。

⑯觞（shōng 商）：酒杯。

⑰属当戎行：正好在军服役，属，适。戎行，军中行列。

⑱奔辟：奔避，逃辟。　忝两君：侮辱两国国君。忝，辱，耻。两君，晋、齐两国国君。

⑲臣辱戎士：下臣勉强充当一名士兵。辱戎士，侮辱了戎士这一名称，自谦词。

⑳不敏：不聪明，不会办事。

㉑摄官承乏：由于缺乏人手，只好由我承接这个官职。摄，代。承，承接，承当。此为谦词，实际意为将执行捕捉齐君的任务。

㉒郑周父：齐国大夫。

㉓宛茷(fèi 肺)：齐国大夫。

㉔免：免于被俘，脱身。

㉕任患：承担患难。

㉖难：惧怕。亦有不惧危难意。

㉗劝：劝勉，鼓励。

㉘三入三出：三次进出晋军营中。

㉙齐师以帅退：齐侯每出敌军，齐军都拥护着他后退，以免受伤。杨伯峻说。

㉚狄卒：狄人的士兵。晋军中有狄人组成的军队或狄人随晋出征。冒：覆，护卫，保护。保护齐君免受伤。

㉛徐关：齐地。在今山东临川县西。

㉜保者：城邑、关卡的守卫者。

㉝勉之：尽力把守好防地。

㉞辟女子：命令女子走开回避。

㉟锐司徒：官名。主军中戈予刀类兵器。锐司徒是此女之父，故问。

㊱可若何：还要怎样呢？

㊲辟司徒：辟，即“壁”。辟司徒主军中壁垒。

㊳予：赐。　石窌(lǐo 溜)：齐国邑名，在今山东长清县东南。

【译文】

韩厥梦见父亲子舆对他说：“出战时你姑且避开兵车左右两边的位置。”所以韩厥在作战时就站在车中间驾车而追赶齐顷

公。邴夏说："射那个驾车的人，他是君子。"齐顷公说："称他为君子而射杀他，是非礼行为。"射车左，车左掉下车而死；射车右，车右死在车中。綦毋张丢掉所乘的兵车，跟着韩厥说："请允许我搭乘你的兵车。"上车后站在左边右边，韩厥都用胳膊推他，使他站在身后。韩厥俯下身子将车右的尸体安放稳当，这时逢丑父趁机和齐顷公换了位置。快到华泉时，齐顷公所乘车的骖马绊在树上而不能前进。战前逢丑父睡在栈车里，有一条蛇从车下爬上来，逢丑父用胳膊去打它，胳膊受了伤而隐瞒不说，故不能下去推车，因而被韩厥追上。韩厥手拿马缰绳走到齐顷公马前，下拜叩头，捧着酒杯和一块玉璧送给齐顷公，说："我们的国君让下臣们替鲁、卫两国请求，说：'不要让齐国军队进入您两国的土地。'下臣不幸，正好在军队中服役，没有办法逃避军役，而且害怕逃避军役会造成两国君的耻辱。下臣勉强充当一名战士，谨向君主您报告下臣办事无能，但由于缺乏人手，只好承担这个请您到我军中去的事了。"逢丑父让齐顷公下车，到华泉去取水，郑周父驾着齐顷公的副车，宛伐为车右卫士，载着齐顷公逃走而免于被俘。韩厥误将逢丑父当成齐顷公俘虏回军，郤克准备杀他，逢丑父大喊道："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出现过代替自己国君受难的人，刚好有一个人在这里，你们还要把他杀死吗？"郤克说："人家不惜用死来免除国君的灾难，我杀了他会不吉祥。赦免了他，用以勉励那些事奉国君的人。"于是将逢丑父释放了。

齐顷公脱了身，就寻找逢丑父，他三次冲入晋军营中又三次冲了出来。每次出来，齐国的军队都簇拥着他后退。齐顷公进入狄人的步卒中，狄人步卒都举起戈和盾牌掩护着他。齐顷公冲入卫国军中，卫国军队放了他。然后从徐关进入齐国的都城。齐顷公遇见守卫者，说："你们要尽力防守，齐国军队失败了。"齐顷公车前的士兵命令车前道上的女子回避，女子却向前问道："我们的国君脱险吗？"齐顷公回答说："脱险了。"又问道："锐司徒脱险

了?”回答说:“脱险了。”这位女子说:“既然我们的国君和我的父亲都脱险了,还要希望什么呢?”于是跑开了。齐顷公认为这个女子很明礼,过后打听她,才知道是辟司徒的妻子。齐顷公就把石窌邑赐给她作为封地。

【原文】

晋师从齐师,入自丘舆①,击马陉②。齐侯使宾媚人赂以纪甗、玉磬与地③,不可,则听客之所为④。宾媚人致赂,晋人不可,曰:“必以萧同叔子为质⑤,而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⑥。”对曰:“萧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敌,则亦晋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诸侯⑦,而曰必质其母以为信⑧,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诗》曰⑨:‘孝子不匮⑩,永锡尔类⑪。’若以不孝令于诸侯,其无乃非德类也乎⑫?先王疆理天下⑬,物土之宜⑭,而布其利,故《诗》曰⑮,‘我疆我理,南东其亩⑯’。今吾子疆理诸侯,而曰‘尽东其亩’而已,唯吾子戎车是利⑰,无顾土宜⑱,其无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则不义,何以为盟主?其晋实有阙⑲!四王之王也⑳,树德而济同欲焉㉑;五伯之霸也㉒,勤而抚之㉓,以役王命㉔。今吾子求合诸侯,以逞无疆之欲㉕。《诗》曰㉖:‘布政优优㉗,百禄是遒㉘。’子实不优,而弃百禄,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则有辞矣㉙,曰:‘子以君师辱于敝邑,不腆敝赋,以犒从者㉚。畏君之震,师徒桡败㉛。吾子惠傲齐国之福㉜,不泯其社稷㉝,使继旧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爱,子又不许。请收合余烬㉞,背城借

一[35]！敝邑之幸，亦云从也[36]；况其下幸，敢不唯命是听！”

鲁、卫谏曰：“齐疾我矣[37]，其死亡者，皆亲昵也。子若不许，仇我必甚，唯子则又何求？子得其国宝，我亦得地，而纾于难[38]，其荣多矣！齐、晋亦唯天所授，岂必晋[39]？”晋人许之，对曰：“群臣帅赋舆以为鲁、卫请[40]，若苟有以借口，而复于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听！”（以上晋许齐平）

禽郑自师逆公[41]。秋七月，晋师及齐国佐盟于爰娄[42]。使齐人归我汶阳之田[43]。公会晋师于上鄍[44]。赐三帅先路三命之服[45]，司马、司空、舆帅、候正、亚旅[46]，皆受一命之服[47]。

【注释】

①丘舆：齐国地名。在今山东省益都县西南，或说在淄博市南。

②马陉：齐国地名。在山东省益都县西北，丘舆北。

③宾媚人：即国佐，齐国上卿，又称国武子、国子。 纪甗：纪国的甗。甗是古代炊器，青铜甗主要是用作礼器。纪甗是齐国灭纪国时，从纪国虏获来的。 玉磬：玉制的磬。磬是一种乐器，作曲尺形，悬挂着敲击发出清脆声。

④客：指晋国。

⑤萧同叔子：齐顷公的母亲。因郤克使齐时，曾受到她的讥笑，所以提出这样的要求加以报复。

⑥封内：国内。 尽东其庙：使耕地的垄埂沟洫，全部改为东西向。这样作以便于晋国战车入齐。

⑦布大命：颁布重大的命令。

⑧信：凭信，即人质。

⑨《诗》：指《诗经·大雅·既醉》。

⑩匮：乏，竭尽。

⑪永锡尔类：永远赐给你有孝道的子孙。

⑫其无乃非德类：这恐怕不是有道德一类作法。

⑬疆理：划分疆界，治理土地。

⑭物土之宜：选择土地的情况来种植作物，即因地制宜。

⑮《诗》：即《诗经·小雅·信南山》。

⑯南东其亩：南北东西依地势作成田亩。

⑰戎车是利：便利兵车行走。

⑱土宜：土地的情况合适作成什么样的田垄。

⑲阙：缺点，过失，错误。

⑳四王：舜、禹、汤、武（或周文王）四代的开国君主。中国古史夏代以前实有"唐虞"一代，为以往治古史者所忽略，先秦文献中却常有记载。或说为禹、汤、周文王、周武王为四王，可备一说。

㉑树德：建立道德。　济同欲：满足天下人的共同欲望。济，此有"满足"意。

㉒五伯：指春秋时的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或说为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韦、周伯齐桓公、晋文公。当以前说为是。

㉓勤：勤劳，辛勤。

㉔役王命：效力于周王的命令。

㉕逞：满足。　无疆：无边。

㉖《诗》：即《诗经·商颂·长发》。

㉗优优：和缓，宽大。

㉘百禄：百种福禄，幸福。　遒：聚集。

㉙有辞：有话说，即论理。

㉚犒：犒劳。

㉛桡（náo 挠）败：挫败。

㉜儌（jiǎo 绞）：求取。

㉝泯：灭亡。

㉞收拾余烬：集合起残余军队。

㉟背城借一：背着城池借助残军决一死战。一，一战。

㊱亦云从也：也还是说要顺从晋国。

㊲疾：怨恨。

㊳纾（shū 舒）：解除，缓和。

㊴岂必晋：岂止一定只让晋国一国存在。

㊵赋舆：兵车。

㊶禽郑：鲁国大夫。 公：鲁国君成公。

㊷爰类：齐国地名。在今山东省临淄镇西，距齐国都五十里。

㊸汶阳：鲁国地名。汶阳之田被齐国侵夺。

㊹上鄍（míng 明）：齐国和卫国交界处地名，在今山东阳谷县。

㊺三帅：晋国三军统帅，指郤克、士燮、栾书。 先路：车名，杨伯峻说天子、诸侯赏赐的车，方能称“路”。 三命：是卿的品级。古代对卿大夫有“命”，由天子，诸侯颁发，有一命、二命、三命，最多三命。命数愈多，地位愈尊贵。命数不同，所着的服装也相应有变，故云“三命之服。”

㊻司马：主管军政军法的官。 司空：主管营垒的官。 舆帅：主管士兵车的官。 候正：主管侦察敌情的官。 亚旅：比卿低一级的爵位。

㊼一命之服：即大夫所穿的礼服。

【译文】

晋军追逐齐国军队，到达丘舆，攻击马陉。齐顷公派宾媚人用纪国的青铜甗、玉磬和土地送给晋人，并让他告诉晋人，如果不同意讲和，就任随他们怎么做了。宾媚人送去贿赂品，晋国人不同意，说：“一定要萧同叔子来作为人质，而且要让齐国境内的田垄都改成东西方向。”宾媚人回答说：“萧同叔子不是别人，是我们国君的母亲呀。若晋、齐两国同辈，则她也是晋国国君的母亲呀。您宣布重大的命令于诸侯，却说必须要他们的母亲为人质，这样做又怎样对待周天子的命令呢？而且这是用不孝顺来命令诸侯。《诗》中说：‘孝子的孝心是没有穷尽的，永远把它赐给你的同类。’如果用不孝来号令诸侯，这不是没有道德一类人的作法吗？先王们划分疆界治理土地，是因地制宜，而作出有利的安排，故《诗》中说：‘我的疆域我来治理，作成田垄南北东西’。现

在您划分疆界治理诸侯土地，却说‘田垄一律东西向’，只顾您的兵车便利行走，不管土地适宜与否，这不是违背了先王的命令了吗？违反先王的命令就是不义，怎样当盟主呢？您们晋国确实有错！四王统治天下时，树立德义而满足天下人共同的欲望，五伯称霸诸侯时，勤苦地安抚诸侯，来为天子的命令效力。现在您谋求会合诸侯，却是为满足您无边的欲望。《诗》中说：‘施行的政事宽缓舒徐，各种福禄都可聚集。’您实在不宽缓而丢弃各种福禄，对诸侯有什么损害呢？如果你们不肯答应，我们国君派遣使臣时，还有别的话说：‘您带领着贵国国君的军队光临我国，我们用微薄的财物，来犒劳您的随从。畏惧贵国国君愤怒，军队战败了。您如果施恩惠为齐国求福，不灭亡国家，使两国继续友好，就是先君留下的这些破旧器物、土地，我们是不敢爱惜的。如果您还是不肯，就请让我们收拾、集合残余军队，背城再决一死战！如果敝国侥幸获得胜利，也还是要听从晋国的命令；更何况不幸而又战败，我们对晋国，岂敢不唯命是听！’”

鲁国和卫国人劝谏晋人说：“齐国十分怨恨我们，他们在战争中死去的人，都是国人的亲人。您若不准许讲和，他们仇恨我们一定更厉害，现在齐国已战败请和您还要求得到什么呢？您得到齐国的国宝，我们也得到土地，而且还解除了灾难，这荣耀已是很多了！齐国、晋国也都是上天授予的国家，岂能一定只让晋国长存？”晋国人于是同意齐国人的请求，回答齐国人说：“下臣们率领兵车来为鲁国、卫国请求大国关照，假若有理由回去向我们的国君交待，这是贵国国君的恩惠，怎敢不唯命是听！”

鲁国大夫禽郑从军中回国迎接鲁成公。秋七月，晋国军队和齐国的国佐在爰娄订立盟约。让齐国人归还鲁国的汶阳之地。鲁成公在上鄍会见晋国军队，赏赐给晋军三位将领先路车和三命的服装，赏赐给晋军司马、司空、舆帅、侯正、亚旅等军官，一命的服装。

杨升南　译注

左传·晋楚鄢陵之战

【题解】

本篇选自《左传·成公十六年》。公元前575年晋国和楚国在鄢陵的战争，是春秋时期两国争霸的第三次大战，也是两国最后一次大战。由于郑国倒向楚国，晋国于是出兵进攻郑国。郑国向楚国求救，楚共王亲自帅领楚军援郑，晋楚两军于是在鄢陵交战。

战前，两国都利用从对方投奔来的人，观察对方的虚实。战争十分激烈，楚共王的眼睛也被射伤。两军从早上一直激战到天黑，未分胜负，都准备来日再战。夜间楚共王派人找主将子反共商军务，子反却因酒醉不能起床行走。主将如此，楚共王为避免损失，于是连夜带领军队撤离战场。晋军不战而胜。楚主将子反被令尹子重逼迫自杀，晋国胜楚后，重新确立了霸主的地位。

【原文】

晋侯将伐郑①，范文子曰②："若逞吾愿③，诸侯皆叛，晋可以逞④；若唯郑叛，晋国之忧可立俟也⑤。"栾武子曰⑥："不可以当吾世而失诸侯⑦，必伐郑！"乃兴师。栾书将中军，士燮佐之；郤锜将上军⑧，荀偃佐之⑨；韩厥将下军⑩，郤至佐新军⑪；荀罃居守⑫。郤犨如卫⑬，遂如齐，

皆乞师焉[14]。栾黶来乞师[15]，孟献子曰[16]："有胜矣！"十六年夏四月戊寅[17]，晋师起。(以上晋师之兴)

【注释】

①晋侯：即晋厉公，后因骄横专权，被杀。

②范文子：晋国大夫，即士燮，又称范叔，士会之子。

③逞：有"满足"义。

④逞：有"缓解"义。

⑤忧可立俟：忧患就会立刻到来。俟，等待。士燮此言是说，如果诸侯都背叛，晋国君或者知警惧，对其贪心有所收敛，若只有郑国叛晋，一战可胜，胜必骄，骄则祸患马上就要到来。士燮的预料，与此后晋厉公的作为正相符。

⑥栾武子：晋国大夫，名书，又称栾伯，此时为中军元帅，执掌晋国军政大权。

⑦吾世：我们这一代人。

⑧郤(xì 系)锜：晋大夫，郤克之子，又称驹伯。后晋厉公欲专权杀"三郤"而被杀。

⑨荀偃：晋国大夫，字伯游，又称中行献子、中行偃。荀林父之孙。

⑩韩厥：晋国大夫，又称韩献子。

⑪郤至：晋国大夫，又称温季、季子，"三郤"之一，被晋厉公所杀。　新军：指上、中、下三军之后新建立的军队。公元前588年(《左传·成公三年》)晋设六军，在原上、中、下三军外，增设新上、中、下三军。后新三军只剩一军，即称"新军"。

⑫荀罃：晋国大夫，即知罃，又称知庄子，荀首之子。　居守：留守。

⑬郤犨(chóu 仇)：晋大夫，又称苦成叔、苦成。"三郤"之一，被晋厉公所杀。

⑭乞师：请求救兵。

⑮栾黶(yǎn 掩)：晋国大夫，又称栾桓子、桓伯，栾书之子。

⑯孟献子：鲁国大夫，字仲孙蔑，鲁国三桓的孟孙氏。

⑰十六年夏四月戊寅：即鲁成公十六年(公元前575年)四月十二日。

今本《左传》无“十六年夏四月”六字。

【译文】

晋厉公准备要攻打郑国，士燮说：“若按照我的意愿，诸侯都背叛我们，晋国的危机才可能缓解；如果只有一个郑国背叛，晋国的忧患就可能立刻到来。”栾书说：“不能在我们这一辈人当政时失掉诸侯，必须攻打郑国！”于是就集合军队。栾书统领中军，士燮为副将；郤锜统领上军，荀偃为副将；韩厥统领下军，郤至为新军的副将；荀罃留守。郤犨到卫国，然后到齐国，请求出兵相助。栾黶到鲁国请兵，孟献子见晋人谦恭有礼，说：“晋国一定能打胜仗！”鲁成公十六年夏戊寅（四月十二）日，晋国军队起程攻打郑国。

【原文】

郑人闻有晋师，使告于楚，姚句耳与往①。楚子救郑②，司马将中军③，令尹将左④，右尹子辛将右⑤。过申⑥，子反入见申叔时⑦，曰：“师其何如⑧？”对曰：“德、刑、详、义、礼、信⑨，战之器也⑩。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详以事神，义以建利，礼以顺时⑪，信以守物⑫。民生厚而德正⑬；用利而事节⑭；时顺而物成⑮。上下和睦，周旋不逆⑯，求无不具，各知其极⑰。故《诗》曰⑱：‘立我烝民⑲，莫匪尔极⑳。’是以神降之福，时无灾害。民生敦厖㉑，和同以听㉒，莫不尽力，以从上命，致死以补其阙㉓，此战之所由克也。今楚内弃其民，而外绝其好；渎齐盟而食话言㉔；奸时以动㉕，而疲民以逞㉖。民不知信，进退罪也㉗。人恤所底㉘，其谁致死㉙？子其勉之！

吾不复见子矣。”姚句耳先归，子驷问焉[30]，对曰：“其行速，过险而不整[31]。速则失志，不整丧列。志失列丧，将何以战？楚惧不可用也[32]！”（以上楚、郑诸臣料楚必败）

【注释】

①姚句耳：郑国大夫。　与往：同往。同郑使者一同前往楚国。

②楚子：楚共王。楚庄王之子。

③司马：官名，主管军队的官。此时楚国子反为司马。子反名公子侧，受共王重用统领中军。

④令尹：指子重，名公子婴齐。中军本令尹统领，共王却让司马子反统中军，而让令尹子重统左军，故子重对司马子反不满，后竟逼子反自杀。

⑤右尹：官名。　子辛：名公子壬夫。

⑥过申：军队经过申地。申在今河南省南阳市北。

⑦申叔时：楚国老臣，很有名望，卸官后居于申地养老。

⑧师其如何：军队胜败怎样。

⑨详：同“祥”，祥和，祥顺。

⑩战之器：战争的武器。指以上六项是战争的手段，像战场上的兵器一样重要。

⑪顺时：顺应时节，按照时令行动。

⑫守物：守护事物。物泛指一切事物，它们都要由信实来保护。

⑬生厚：生计丰富。

⑭用利而事节：举动有利而作事就简省。

⑮物成：百物蕃庶。成，成功，有好的结果。

⑯周旋：交往，相处。　逆：悖逆，矛盾。

⑰极：准则，标准。

⑱《诗》：即《诗经·周颂·思文》。

⑲立我烝民：安置百姓。立，安置，处置。烝，众。

⑳莫匪尔极：无人不合乎其准则。

㉑厖：《左传》作“厖”。　敦厖（máng 茫）：富厚。敦，厚。厖，丰富。

㉒和同：共同。　听：听从上面的命令。

㉓阙：空缺。古时战争排成整齐队列，前排战死倒下，其位即空缺，后排士卒随即补上，称为补缺。

㉔渎齐盟：亵渎神圣的盟约。渎，亵渎，轻慢。齐，即“斋”，订立盟约必先斋戒，故称为“斋盟”。

㉕奸时：违背农时。此四月正是农忙时节。

㉖疲民以逞：疲劳民众以求快意。

㉗不知信：不知道信用何在。指上面不守信用，百姓无所依从。

㉘恤：忧虑，担心。 底：《左传》作“厎”。厎（zhǐ 纸），至，往，即结局。

㉙致死：送死，即卖命、拼命。

㉚子驷：郑国大夫，名公子骈。

㉛过险而不整：经过险阻地时军队行列不整齐。

㉜楚惧不可用：楚国恐怕是不能打胜仗。惧，恐怕。用，用武，打仗。

【译文】

郑国人听说晋国出兵来攻打，就派使者向楚国报告，姚句耳随同前往。楚共王决定救援郑国，司马子反率领中军，令尹子重率领左军，右尹子辛率领右军。楚军经过申地时，子反进见老臣申叔时，问他道：“这次出兵胜败如何呢？”申叔时回答说：“德行、刑罚、祥和、道义、礼法、信用，这些行为就像战争中的武器一样重要。有德行才能对民众施恩惠，只有公允地使用刑罚才能纠正邪恶，有祥和的态度才能事奉神灵，有道义才能正确地取利，有礼法才能做到顺时而动，有信诚才能守住一切事物。百姓的生计丰厚，德行就端正；举动有利，作事就简省；顺时而动，百物就生成。上下和睦相亲，行事就不会有矛盾，有所需求就都会具备，各人都知道行为的准则。故《诗》中说：“安置我的百姓，无人不合于你的准则。’所以，神就降给他福祥，四时没有灾害。民众生活丰富了，都齐心听从，没有不尽心尽力以服从上面命令的，他们不怕牺牲，前仆后继，这就是战争所以能获胜的道理。现在楚国对内丢弃他的人民，对外断绝了邻国的友好；亵渎神圣的盟约而说

话不算数；违背农时以用兵，疲劳百姓以求快意。百姓不知道相信什么，进退都是罪过。人人自危，谁还去卖命？您勉力去做吧！我是再也见不到您了。”姚句耳先于使者返回郑国，子驷问他楚国的情况，回答说：“楚人行军过快，经过险阻地方队列不整齐。行军过快则思虑不周，不整齐就没有队列。思虑不周、没有队列，拿什么去作战呢？楚国恐怕是不能打胜仗了。”

【原文】

五月，晋师济河，闻楚师将至，范文子欲反，曰：“我伪逃楚，可以纾忧①。夫合诸侯②，非吾所能也，以遗能者③。我若群臣辑睦以事君④，多矣⑤！”武子曰：“不可！”六月，晋、楚遇于鄢陵⑥。范文子不欲战，郤至曰：“韩之战⑦，惠公不振旅⑧；箕之役⑨，先轸不反命⑩；邲之师⑪，荀伯不复从⑫。皆晋之耻也，子亦见先君之事矣⑬。今我辟楚⑭，又益耻也⑮！”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战也⑯，有故。秦、狄、齐、楚皆强，不尽力，子孙将弱。今三强服矣⑰，敌，楚而已。唯圣人能内外无患，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⑱。盍释楚以为外惧乎⑲？”（以上范文子不欲战）

【注释】

①纾：缓解。

②合诸侯：会合诸侯。

③遗：留给。

④辑睦：和睦。

⑤多：足够。

⑥鄢陵：郑国地名。在今河南省鄢陵县。

⑦韩之战：指鲁僖公十五年（公元前645年）秦晋韩原之战。

⑧不振旅：不能整顿军旅，意指失败。此次战争晋惠公被俘。

⑨箕之役：指鲁僖公三十三年（公元前627年）晋军和狄人相战的战役。

⑩先轸不反命：主将先轸战死。

⑪邲之师：指鲁宣公十二年（公元前597年），晋楚在邲地的交战。晋楚邲之战见本卷选文。

⑫荀伯不复从：荀伯不能将军队从原路带回。荀伯，指荀林父，邲战晋军大败，军队溃逃不成军。此战事见本卷前之选文。

⑬先君之事：指上述战争时的晋国国君。

⑭辟：即“避”，回避不战。

⑮益：增，加。

⑯亟战：屡次作战。

⑰三强：指秦、狄、齐。

⑱宁：安宁。

⑲释：释放，放开。　惧：忧患。

【译文】

五月，晋国军队渡过黄河，听到楚国军队即将到来的消息，士燮想返回去，说：“我们假装逃避楚国，可以缓解国内的忧患。会合诸侯的事，不是我们所能做到的了，还是留给有能干的人吧。我们如果群臣和睦以事奉国君，这就足够了！”栾书说：“不行！”六月，晋、楚两军在鄢陵相遇。士燮不愿同楚国打仗，郤至说：“韩原的战争，我君惠公不能率军回国；箕地的战役，主将先轸不能回国复命；邲地这一仗，荀伯溃不成军。这些都是晋国的耻辱，您也是知道先君这些事实的。现在我们回避楚国，这又是增加晋国的耻辱了！”士燮说：“我们的先君之所以屡次作战，是有缘故的，那时秦国、狄人、齐国、楚国都很强大，不努力作战，晋国的子孙就会要衰弱。现在秦国、狄人、齐国三强都顺服了我们，只有一个楚而已。只有圣人才能够作到内外都没有忧患，我们不

是圣人，外部安宁必定有内部忧患发生。何不放过楚国，把它作为我们外部的警钟呢？”

【原文】

甲午晦[1]，楚晨压晋军而陈[2]。军吏患之[3]，范匄趋进[4]，曰：“塞井夷灶[5]，陈于军中[6]，而疏行首[7]。晋、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执戈逐之，曰：“国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栾书曰：“楚师轻窕[8]，固垒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击之，必获胜焉。”郤至曰：“楚有六间[9]，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恶[10]；王卒以旧[11]；郑陈而不整[12]；蛮军而不陈[13]；陈不违晦[14]；在陈而嚣[15]，合而加嚣[16]，各顾其后[17]，莫有斗心。旧不必良[18]，以犯天忌[19]。我必克之！”

楚子登巢车[20]，以望晋军，子重使太宰伯州犁侍于王后[21]。王曰：“骋而左右[22]，何也？”曰：“召军吏也。”“皆聚于中军矣。”曰：“合谋也[23]。”“张幕矣[24]。”曰：“虔卜于先君也。”“彻幕矣。”曰：“将发命也。”“甚嚣，且尘上矣。”曰：“将塞井、夷灶而为行也。”“皆乘矣，左右执兵而下矣。”曰：“听誓也[25]。”“战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战祷也[26]。”伯州犁以公卒告王[27]。苗贲皇在晋侯之侧[28]，亦以王卒告[29]。皆曰：“国士在[30]，且厚[31]，不可当也。”苗贲皇言于晋侯曰：“楚之良[32]，在其中军王族而已。请分良以击其左右，而三军萃于王卒[33]，必大败之。”公筮之[34]，史曰[35]：“吉！其卦遇《复》[36]，曰：‘南国蹙[37]，射其元王[38]，中厥目[39]。’国蹙王伤，不败何

待?”公从之。(以上晋楚各料敌情)

【注释】

①甲午:六月二十九日。 晦:月的最末一日。

②压晋军而阵:迫近晋军摆开阵势。压,逼近,迫近。

③军吏:军官。 患:担心。

④范匄(gài盖):晋国大夫,士燮之子,又称士匄、范宣子。 趋进:快步走进。

⑤塞:填。 夷:铲平。

⑥陈于军中:在军营中摆开阵势。军中,军营中。

⑦疏行首:行列间的距离放宽。

⑧轻窕:即轻佻。

⑨间:间隙,空子。

⑩二卿:指令尹子重、司马子反。 恶:怨恨。

⑪王卒:王的亲兵,即下文的“中军王族”。 旧:年老体衰。或说为旧家出身的人充当。

⑫阵:列阵。

⑬蛮:蛮族,指楚周边的少数部族武装。

⑭不违晦:不忌晦日。古人以为晦日作事不吉利。

⑮嚣:嘈杂,喧闹。

⑯合:集合。 加:更。

⑰各顾其后:各人都有后顾之忧。

⑱良:精良,善战。王卒老兵,故不良。

⑲犯天忌:晦日出兵,触犯天忌。

⑳巢车:瞭望车。车上架楼如鸟巢,以瞭望敌人。

㉑太宰:官名。掌管王家内外事物,在王身边赞王命等。 伯州犁:晋国伯宗之子,其父被杀,逃奔楚国。

㉒骋而左右:晋军中车子向左右奔驰。

㉓合谋:集合谋划,即开军事会议。

㉔张幕:张开帐幕。

㉕听誓:听主帅宣布号令。

㉖战祷：战前祷告鬼神。

㉗公卒：晋国君的卫队，皆由国君子弟及宗室子弟组成，与楚国的“王族”同。

㉘苗贲皇：楚国斗椒之子，原为楚臣，后逃奔晋。他熟悉楚国情况，故在晋厉公身旁分析楚国的虚实。

㉙王卒：楚王的私人卫队，由楚王的子弟及同族子弟组成。

㉚国士：指伯州犁，因其有才，故称为国士。

㉛厚：楚军人数多。

㉜楚之良：楚国的精锐。

㉝萃：聚集，集中。

㉞筮（shì是）：占卜。用蓍草占卜吉凶，称为筮，即卜卦。

㉟史：史官。记录占卜的官，称为筮史。

㊱《复》：《周易》中的卦名。

㊲蹙（cù促）：局促，紧迫。

㊳元王：元首，此指楚王。

㊴厥：其，指元王。

【译文】

甲午（五月二十九）日是晦日。楚国军队早上就逼近晋军营盘摆开阵势。晋国军官们很担心，范匄快步走向前，说：“填好水井，铲平灶头，在军营中就地摆上阵势，而把行列距离放宽。晋国、楚国都是上天所给予的大国，怕什么呢！”他的父亲士燮拿着戈追赶他，说：“国家的兴盛灭亡，是上天决定的，你小孩子知道什么！”栾书说：“楚国军队轻佻，我们加固营垒等待不出，三天之内他们一定退走。趁他们退走时，加以攻击，一定会获胜的。”郤至说：“楚国有六个空子可利用，不可失掉这个机会。他们的两位卿官互相怨恨不和；楚王的亲兵年岁大；郑国军队摆了阵势但不整齐；蛮族兵虽然参加而没有阵容；用兵不忌晦日；士兵在阵中却喧闹，楚军集合后更加喧闹，各自都有后顾之忧，没有战斗的

决心。老兵不一定精锐，加上晦日出兵犯天忌，我们必定能打胜楚国！”

楚共王登上瞭望车，以观察晋军情况，子重让从晋国来的伯州犁侍候在楚王的身后。楚共王问道：“晋军营中车子左右奔驰，干什么？”伯州犁回答道：“召集军官。”“都聚集到中军营帐去了。”伯州犁说：“这是在一起谋划。”“帐幕张开了。”伯州犁说：“这是在先君神主前占卜。”“帐幕撤下了。”伯州犁说：“这是将要发布命令了。”“十分喧闹，而且尘土飞扬起来了。”伯州犁说：“这是在填水井、铲平炉灶以便于军队排成行列。”“都上了兵车，兵车上左右的人拿着兵器下来了。”伯州犁说：“这是在听主帅发布号令。”“要出营作战吗？”伯州犁说：“还不知道。”“上了兵车，车上的左右二人又都下了车。”伯州犁说：“这是为战争胜利向神灵祈祷。”伯州犁把晋国国君的卫队告诉了楚共王。从楚国投奔到晋国的苗贲皇，在晋厉公身边，也把楚王的卫队王卒告诉了晋厉公。晋厉公身边的将官都说：“我国的杰出人物在楚王那里，而且楚国的兵力雄厚，我们不可能抵挡得住进攻。”苗贲皇对晋厉公说：“楚国的精锐部队，只有他的中军王卒部分而已。请您把晋国的精兵分开去攻击楚国的左右两军，待左右两军被打垮，然后我们三军集中攻击楚中军的王卒，一定会大败楚军。”晋厉公让史官卜筮，史官说：“吉利！得到《复》卦，卦辞说：‘南方的国家局促，射他的大王，将射中大王的眼睛。’国家局促而王受伤，若不失败，还等待什么呢？”晋厉公听从史官的占卜，决定作战。

【原文】

有淖于前①，乃皆左右相违于淖②。步毅御晋厉公③，栾锼为右④；彭名御楚共王⑤，潘党为右⑥；石首御郑成公⑦，唐苟为右⑧。栾、范以其族夹公行⑨。陷于淖⑩，栾书

将载晋侯，锼曰："书退！国有大任[11]，焉得专之[12]？且侵官，冒也[13]；失官，慢也[14]；离局，奸也[15]。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于淖[16]。

癸巳[17]，潘尪之党与养由基蹲甲而射之[18]，彻七札焉[19]，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忧于战！"王怒曰："大辱国[20]！诘朝尔射，死艺[21]！"吕锜梦射月[22]，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异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战，射共王中目。王召养由基，与之两矢，使射吕锜。中项[23]，伏韬[24]，以一矢复命。

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见楚子，必下，免胄而趋风[25]。楚子使工尹襄问之以弓[26]，曰："方事之殷也[27]，有韎韦之跗注[28]，君子也。识见不谷而趋，无乃伤乎？"郤至见客，免胄承命曰[29]："君之外臣至[30]，从寡君之戎事[31]，以君之灵，间蒙甲胄[32]，不敢拜命。敢告不宁[33]，君命之辱[34]。为事之故[35]，敢肃使者[36]。"三肃使者而退。

晋韩厥从郑伯，其御杜溷罗曰[37]："速从之，其御屡顾[38]，不在马，可及也[39]。"韩厥曰："不可以再辱国君[40]。"乃止。郤至从郑伯，其右茀翰胡曰[41]："谍辂之[42]，余从之乘[43]，而俘以下！"郤至曰："伤国君有刑[44]"亦止。石首曰："卫懿公唯不去其旗[45]，是以败于荧[46]。"乃内旌于韬中。唐苟谓石首曰："子在君侧，败者一大[47]，我不如子，子以君免[48]，我请止[49]。"乃死。

【注释】

①淖(nào 闹):泥坑。

②左右相违:从左右两边绕过。

③步毅:晋国大夫,即郤毅。

④栾铖(zhēn 真):栾书之子,栾黶弟。

⑤彭名:楚国大夫。

⑥潘党:楚国大夫潘尫之子,一称叔党。

⑦石首:郑国大夫。 郑成公:郑国国君。

⑧唐苟:郑国大夫。

⑨栾、范以其族夹公行:栾书、士燮两族军在晋厉公所乘车的两旁前行。族即族兵,由栾氏和范氏家族组成的武装。

⑩陷于淖:晋厉公的车陷在泥坑中。

⑪大任:大事。栾书为中军元帅,指挥全军,故称大任。

⑫专:包办,包揽。

⑬"侵官"二句:侵犯他人职权,就是冒犯。

⑭"失官"二句:丢弃自己的职责,就是怠慢。

⑮"离局"二句:离开部属,就是犯罪。局,部下。奸,罪过。

⑯掀公:掀晋厉公所乘的车。栾铖为厉公车右,车右有推车的责任。

⑰癸巳:五月二十八日。

⑱潘尫之党:即潘党,因是潘尫的儿子,故有这样称呼。 养由基:楚国大夫,善射。 蹲甲:重叠起铠甲。

⑲彻七札:穿透七层铠甲。彻,穿透。札,层,铠甲为七层厚。

⑳大辱国:杨伯峻说此为当时骂人的口头语,责备二人夸口。犹今日的"不害羞","丢人"。

㉑死艺:死于射艺。

㉒吕锜:晋国将领,即魏锜,又称厨武子。

㉓项:颈。

㉔韬(tāo 涛):弓衣,即盛弓的套子。

㉕免胄:脱下头盔。 趋风:快走,急走如风。

㉖工尹襄:楚国大夫。工尹,官名。襄,人名。 问之以弓:送上一把弓

以示问候。古时问候，致送礼物以表情意。

㉗事：战事。　殷：盛大，激烈。

㉘韎（mèi 妹）韦之跗注：浅红色的熟牛皮军衣。韎，赤黄色。韦，熟牛皮。跗注，杜预注为军衣。

㉙承命：承接楚王的命令。

㉚外臣：郤至对楚王的自称。

㉛戎事：战事。

㉜间蒙甲胄：参与了披甲的行列。间，参与。蒙，披挂，穿戴。

㉝不宁：心中不安宁。是郤至对楚王问候的客气回答语。

㉞君命之辱：辱蒙君命慰问，实不敢当。

㉟为事：为军事。

㊱肃：肃拜。杨伯峻说：肃拜应为站立，身略俯折，两手合拢，当心而稍下移。

㊲杜溷（hùn 诨）罗：晋臣。

㊳顾：回头。

㊴及：到达，追到。

㊵再辱国君：再次侮辱国君。齐晋鞌之战时，韩厥差点俘虏了齐顷公，故有此言。

㊶茀（fù 伏）翰胡：晋将。

㊷谍辂（yà 亚）之：派遣侦察兵绕道迎击郑君。谍，侦察人员。辂，迎，拦阻。之，指郑成公。

㊸余从之乘：我追赶爬上郑成公的车。

㊹伤国君有刑：伤害国君有罪。

㊺卫懿公：卫国国君，在位八年（公元前668～前661年），以好鹤而不理政事，遇狄人来侵，战死。　旗：军旗。

㊻荧（yíng 盈）：荧泽，胡渭说在黄河以北地。

㊼败者一大：战败之军，应一心保护国君。大，指主将，此指郑国国君。

㊽子以君免：驾车载着国君脱身。

㊾止：留下。唐苟是武士，故留下阻止追击者。石首是御者，可以驾着车逃脱。

【译文】

有泥坑在前面，晋军于是从左右两边绕开它而前进。步御为晋厉公驾车，栾铖为车右卫士；彭名为楚共王驾车，潘党为车右卫士；石首为郑成公驾车，唐苟为车右卫士。栾、范带领他们的家族武装从左右两边保护着晋君前进。晋厉公的车陷在泥坑里面，栾书准备用自己的车子载着晋厉公，他的儿子栾铖对他说："栾书退下去！你负有国家重大使命，哪能什么都包下来？并且侵犯别人的职权，是冒犯；丢开自己的职责，是怠慢；脱离自己的部属，是犯罪，这三种罪名，是不能触犯的！"栾铖于是把晋厉公所乘的车掀出泥坑。

癸巳（五月二十八）日，潘党与养由基把铠甲重叠起比赛射击，他们都穿透了七层的铠甲，拿去给楚共王看，说："君王有两位下臣武艺如此高强，还愁打不了胜仗！"楚共王生气，说："不知羞！明天早上你们射，将会死在这武艺上！"吕锜梦见射月亮，月亮被射中，自己却掉进了泥坑里。他去占卜这个梦的吉凶，占卦辞说："姬姓，是太阳；异姓，是月亮，你所射的月亮一定是楚王了。射月亮而射中，自己却掉进泥坑，你也一定会死。"到晋楚交战时，吕锜射中楚共王的眼睛。共王召唤养由基，给他两支箭，去射杀吕锜。他一箭射中吕锜的颈，吕锜伏在弓衣上死去，养由基拿着剩下的一支箭向楚共王复命。

郤至三次遇到楚共王的卫队，每次见到楚王时，一定下车，脱去头盔迅速走开。楚共王让工尹襄送给他一张弓表示问候，说："刚才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有一位穿浅红色皮军衣的人，是君子啊。看见我时快步走开，是不是受伤了？"郤至见到客人，脱下头盔接受楚共王所赠的弓，说："贵君的外臣至，跟随我的国君参加作战，托贵君的福，参与了披甲戴盔的行列，不敢下拜接受命令。谨告承蒙贵君慰问，使下臣心中不安。由于正在作战的缘故，谨向使者肃拜。"三次向楚国使者肃拜然后退走。

晋国的韩厥追赶郑成公，为韩厥驾车的杜溷罗说："赶快追他们，他们的驾车人多次回头看，心思已不在马上，可以追上他们。"韩厥说："不能再次侮辱国君。"于是停止追赶。郤至追赶郑成公，郤至的车右卫士茀翰胡说："派遣侦察人员从小路迎击，我从后面追赶上去而将他从车上俘虏下来！"郤至说："伤害国君是有罪的。"也停止了追赶。为郑成公驾车的石首说："卫懿公与狄人交战时由于不去掉他的旗子，所以才会在荧泽遭到失败。"于是把车上的旗子放在弓衣中。唐苟对石首说："你留在国君身边，战败的人应该一心保护统帅，我不如你驾车那样重要，你驾车载着国君逃脱，我请求在这里阻击追兵。"于是战死。

【原文】

楚师薄于险①，叔山冉谓养由基曰②："虽君有命③，为国故，子必射。"乃射，再发④，尽殪⑤。叔山冉搏人以投⑥，中车折轼⑦，晋师乃止。囚楚公子茷⑧。栾鍼见子重之旌，请曰："楚人谓夫旌，子重之麾也⑨。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于楚也⑩，子重问晋国之勇，臣对曰：'好以众整⑪。'曰'又何如？'臣对曰：'好以暇⑫。'今两国治戎，行人不使⑬，不可谓整；临事而食言，不可谓暇。请摄饮焉⑭。"公许之。使行人执榼承饮⑮，造于子重⑯，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⑰，是以不得犒从者，使某摄饮⑱。"子重曰："夫子尝与吾言于楚，必是故也，不亦识乎⑲？"受而饮之，免使者而复鼓。旦而战，见星未已。（以上战时杂事）

【注释】

①薄于险：迫近险恶地方。

②叔山冉：楚国武士。

③君有命：指共王说养由基“死艺”的话。

④再发：不断射箭。

⑤殪(yì 义)：死。

⑥搏人：抓住人。 投：投掷，举起人投掷。

⑦折轼：车前横木被投去的人打断。轼，车前横木，乘车者用以扶手。

⑧楚公子茷：即王子发钩，名钩字发。茷、发古同音。

⑨麾(huī 挥)：旗子。

⑩日：往日，从前。

⑪好以众整：喜好人多而军容整饬。整，整齐，整饬。指军队有纪律、严肃。

⑫暇：闲暇，优闲。即遇事镇定，从容不迫。

⑬行人不使：不派遣行人。行人即使者。

⑭摄饮：代替我向子重送酒。摄，代，替。饮，指酒。

⑮榼(kè 磕)：酒器。 承饮：盛着酒。承，受。

⑯造：到，往。

⑰御：侍御，侍立。

⑱某：使者自称。

⑲不亦识乎：记忆力真是太好了。识，记。

【译文】

楚国军队被逼到险要的地方，叔山冉对养由基说：“虽然国王有命令，为了国家的缘故，你必须放箭射击。”养由基于是开始射，不断射出箭，中箭的晋军都死去。叔山冉抓住晋人掷过去，投中战车，把车前的横木打断，晋军见状，于是停止前进。晋军俘虏了楚公子茷。栾铖望见子重的旗子，请求晋厉公说：“楚国人说那面旗，是子重的旗子。他应该就是子重了。从前我出使楚国，子重曾问我晋国人以什么为勇敢，下臣回答说：‘喜欢人多而军容整齐。’又问：‘还有什么呢？’下臣回答说：‘喜欢从容不迫。’现在两国交兵打仗，没有使者往来，不可以称作军容整齐；临到战阵就忘记所说过的话，不可以称作从容不迫，请求派人替我给他敬

酒。”晋厉公准许。于是派使者拿着装满酒的酒器，送到子重前，说：“我们国君缺乏人手，让栾铖持矛侍立左右，因此不能亲来慰劳您的随从，派我前来代替他向您进酒。”子重说：“那位先生曾经在楚国同我谈过有关晋国人勇敢方面的话，一定是这个缘故向我进酒，他也不是记性很好的吗？”接受了酒杯饮酒，放回使者后，重新擂起进攻的战鼓。晋楚两军从早上天亮开始交战，到晚上天空出现星星后还没有分胜负。

【原文】

子反命军吏察夷伤①，补卒乘②，缮甲兵③，展车马④，鸡鸣而食，唯命是听。晋人患之，苗贲皇徇曰⑤：“搜乘补卒⑥，秣马利兵⑦，修陈固列⑧，蓐食申祷⑨，明日复战！”乃逸楚囚⑩。王闻之，召子反谋。谷阳竖献饮于子反⑪，子反醉而不能见，王曰：“天败楚也夫！余不可以待⑫。”乃宵遁⑬。（以上晋、楚胜负未分，因子反醉而楚王遁。）

晋入楚军，三日谷⑭。范文子立于戎马之前⑮，曰：“君幼，诸臣不佞⑯，何以及此？君其戒之⑰！《周书》曰⑱：‘惟命不于常⑲。’有德之谓！”

楚师还，及瑕⑳，王使谓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师徒者㉑，君不在㉒，子无以为过㉓，不谷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赐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实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谓子反曰：“初陨师徒者㉔，而亦闻之矣。盍图之！”对曰：“虽微先大夫有之㉕，大夫命侧，侧敢不义？侧亡君师，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注释】

①察夷伤：清查受伤死亡人数。夷，死。

②补卒乘：补充士兵和甲士。卒，步卒。乘，车上甲士。

③缮甲兵：修理盔甲和兵器。

④展车马：排列好战车和驾车的马匹。

⑤徇：通告。

⑥搜乘补卒：检点战车，补充士卒。

⑦秣马利兵：喂饱马匹，磨利兵器。

⑧修陈固列：整顿军阵，巩固行列。修，修理，整顿。陈，即“阵”字，阵是作战的军队布署。列，行列，队列。

⑨蓐(rù 蓐)食：在草蓐子上就食，即早早就食。蓐，草蓐，士卒宿营的卧垫。 申祷：再次祈祷。

⑩逸：放归。

⑪谷阳竖：子反的近身小臣。竖，小童。

⑫余不可以待：我不能够等着失败。

⑬宵遁：连夜逃走。

⑭三日谷：晋士兵休整三天，吃着楚军丢弃的粮谷。

⑮戎马：驾车的马。戎马前即车前。

⑯不佞(ning 宁)：不才，没有能力。佞，有才。

⑰戒：戒惧，警戒。

⑱《周书》：指《尚书·康诰》。

⑲惟命不于常：天命不是固定不变的。命，天命，常，固定，永存。

⑳瑕：随国地名。在今湖北省随县境。

㉑先大夫：指子玉。晋楚城濮之战，主将子玉轻敌，兵败自杀。

㉒君不在：国君不在军中，军队指挥在主将。

㉓子无以为过：你不要认为是自己的罪过。楚共王意是，这次战败，有我在军中，失败的主要责任不在你子反。有赦免之意。

㉔初陨师徒：从前丧失军队。此也是指子玉失败的事。子重说这话，是逼子反自杀。初，早先，从前。

㉕微：没有。

【译文】

子反下令军官们清查伤亡人数，补充步卒和甲士，修理武器，排列好战车战马，鸡鸣时分进餐，一切行动听从命令。晋国人很担心，苗贲皇却通告全军说："清点兵车，补充士卒，喂饱战马，磨快兵器，整顿阵势，加强队列，起早就食，再次祷告，明天再战！"于是把楚国俘虏放回去。楚共王听到晋军布置的消息，召唤子反来谋划军事。子反的近身小臣谷阳竖献酒给他饮，子反酒醉不能前去见楚共王。楚共王叹气说："这是上天要让楚国失败呀！我不能够等着失败到来。"于是连夜逃走。

晋国军队进入楚军营中，吃着楚军丢下的粮谷，休整了三天。范文子站在晋厉公车前，说："国君年幼，君臣不才，为何有这样大的胜利？君主您要警戒啊！《周书》上说：'天命不是永远不变化的。'这意思是说，只有有德行的人才能够享有天命！"

楚国军队返国时，走到瑕地，楚共王派使者对子反说："先大夫使军队丧失，是国君不在军队中，故有罪。这次我在军队中，你不要把失败归于自己的过失，是我的罪过。"子反下拜叩头说："君王赐下臣去死，下臣死而不朽。下臣的士兵是溃逃了，是下臣的罪过。"子重派人对子反说："从前丧失军队是怎样的结果，你也是听到的。何不自己考虑考虑呢！"子反回答说："即使没有先大夫丧军自杀的事，大夫您命令侧去死，侧我敢陷于不义？侧丧失国君的军队，岂敢忘掉以死维护军法的事？"楚共王派人去加以阻止，还没有赶到子反就自杀而死了。

杨升南　译注

左传·晋入齐平阴之战

【题解】

本篇选自《左传·襄公十八年》。晋齐平阴之战，是春秋中期两国为争夺对鲁国控制权而进行的一次战争，战争以齐国的失败而结束。鲁襄公十八年(公元前555年)，齐国进攻鲁国的北部边境，晋国会合十二国兵力援鲁攻齐。两军相峙于齐国的平阴城。晋军以疑兵计，使齐国君灵公上当，误认为敌军人数众多，不可抵敌而连夜逃走。晋军攻下齐军的险要阵地后，直逼国都临淄城下，齐灵公准备再东逃往邮棠避难，在太子等人的坚决阻止下，才坚守国都。晋军在临淄城下攻掠一番后，向东攻打到潍水西岸及北岸，向南攻打到沂水而归。文中对这次战争进行中晋军的攻势和在战争中的从容不迫和齐灵公的惊慌失措作了生动的描述。反映出晋齐两国力量的悬殊。

【原文】

十八年秋①，齐侯伐我北鄙②。中行献子将伐齐③，梦与厉公讼④，弗胜，公以戈击之⑤，首队于前⑥，跪而戴之⑦，奉之以走⑧，见梗阳之巫皋⑨。他日，见诸道⑩，与之言，同⑪。巫曰："今兹主必死⑫，若有事于东方，则可以逞⑬。"献子许诺。

晋侯伐齐⑭，将济河，献子以朱丝系玉二珏而祷

曰[15]："齐环怙恃其险[16]，负其众庶[17]，弃好背盟，陵虐神主[18]。曾臣彪将率诸侯以讨焉[19]，其官臣偃实先后之[20]。苟捷有攻，无作神羞，官臣偃无敢复济[21]，唯尔有神裁之[22]！"沉玉而济。（以上荀偃志伐齐）

【注释】

①秋：即鲁襄公十八年（公元前555年）秋季。

②齐侯：齐灵公，齐国国君，在位二十八年（公元前581～前554年）。我：指鲁国。

③中行献子：晋国大夫荀偃，荀林父之孙，又称中行偃、伯游。此时执晋国国政。

④厉公：晋厉公。晋厉公是荀偃和栾书派程滑杀死，故有此梦。　讼：诉讼，打官司。

⑤击之：击杀荀偃。之，代词，指荀偃。

⑥队于前：荀偃的头掉在前面。队即"坠"，掉下。

⑦戴之：将头安在脖子上。

⑧奉之：两手捧着头。

⑨梗阳：晋国地名。在今山西省清徐县。　巫皋（gāo 高）：巫人，名皋。

⑩见诸道：遇见巫皋于道路上。诸，之于。

⑪同：两人所梦相同。

⑫主：巫皋对荀偃的尊称。

⑬逞：得志。

⑭晋侯：晋国国君平公，名彪。在位二十六年（公元前557～前532年）。

⑮珏（jué 觉）：两块玉。二珏，四块玉。

⑯齐环：齐灵公名。　怙：依凭，依仗。

⑰负：仗恃。

⑱神主：指百姓。

⑲曾臣：陪臣。天子于天称臣，诸侯是天子的臣，故诸侯对天称陪臣。

⑳官臣：受天子赐命能自置官吏以治其家邑的大夫。杨伯峻说。

㉑不敢复济：不敢再次渡河。荀偃听信巫皋的话，相信自己必死，故讲

此话。

㉒有神:即神,有字无义。 裁之:制裁。

【译文】

鲁襄公十八年(公元前555年)的秋天,齐灵公攻打鲁国的北部边境。荀偃准备攻打齐国,梦见同晋厉公争讼,没有获胜,晋厉公用戈钩击他,荀偃的头掉在前面地上,他跪下将头安在脖子上,双手捧着头向前走,遇见梗阳的巫师皋。过了几天,荀偃在道路上遇见梗阳巫皋,同他谈起梦中的事,两人所梦竟相同。巫皋说:"今年您一定会死去,若对东方国家打仗,就可以满足您的愿望。"荀偃答应了。

晋平公攻打齐国,军队将要渡黄河时,荀偃用红色丝带系着两对玉向河神祈祷说:"齐环凭着他的地势险要,依靠他的人数众多,抛弃友好国家,背叛盟辞誓约,欺凌百姓。陪臣彪将率领诸侯国的军队加以讨伐,他的官臣偃在前后辅助他。如果战胜有功,不给神灵带来羞辱,官臣偃不敢再次渡过河,只请您神灵加以裁断!"于是将玉沉于河中而渡过黄河。

【原文】

冬十月①,会于鲁济②,寻溴梁之言③,同伐齐。齐侯御诸平阴④,堑防门而守之⑤,广里⑥。夙沙卫曰⑦:"不能战⑧,莫如守险。"弗听。诸侯之士门焉⑨,齐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⑩:"吾知子⑪,敢匿情乎?鲁人、莒人皆请以车千乘自其乡入⑫,既许之矣。若入,君必失国。子盍图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婴闻之⑬,曰:"君固无勇⑭,而又闻是,弗能久矣⑮!"齐侯登巫山以望晋师⑯,晋人使司马斥山泽之险⑰,虽所不至,必旆而疏陈之⑱,

使乘车者左实右伪[19]，以旆先[20]，舆曳柴而从之。齐侯见之，畏其众也，乃脱归[21]。丙寅晦[22]，齐师夜遁。（以上齐畏晋虚声而遁）

【注释】

①十月：按以文中所出"丙寅晦"的干支，"十月"应为"九月"。差一月。

②会于鲁济：诸侯相会于鲁国的济水边上。参加此次相会的诸侯有晋平公、鲁襄公、宋平公、卫殇公、郑简公、曹成公、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孝公、小邾子等十二国。鲁济，济水流经鲁国的地方。

③溴：《左传》作："溴（jú 菊）"。　寻溴梁之言：重申溴梁的盟誓辞。溴梁，地名，在今河南省济源县西，鲁襄公十六年（公元前557年）晋国同诸侯结盟于此。盟辞中有"同讨不庭"，故晋人利用这次盟约以讨伐齐国。

④平阴：地名，在今山东省平阴县东北三十五里。

⑤堑（qiàn 欠）：挖壕沟。　防门：地名，在今平阴县东北约三十二里处。

⑥广里：壕沟宽一里。或言广里为地名，在防门北。

⑦夙沙卫：人名。齐国宦官。

⑧不能战：指壕沟不能抵挡晋军进攻。

⑨门：动词，即进攻防门。

⑩范宣子：晋国大夫，又称士匄。范匄，士燮之子。　析文子：齐国大夫，字子家，又称析归父。

⑪知子：认识您。

⑫自其乡入：从他们的国家向齐国进攻。乡，向，方向。鲁在齐都西南，莒在东南，二国攻齐，一往西北，一往东北。

⑬晏婴：齐国大夫。字平仲，又称晏子，春秋时期的齐国名臣。

⑭固：本来。

⑮久：持久。指齐军对敌不能持久。

⑯巫山：齐国山名。又称孝堂山，在今山东省肥城县西北，平阴县东北。

⑰斥：察看，侦察。

⑱旆：动词，插上旗帜。旆，旗。　疏陈之：稀疏地布署阵势。陈，即阵，

此指用旗布阵，以迷惑齐人。

⑲左实右伪：车左为真正的人，车右边安放假人，以显示晋军方的人多。

⑳旆先：用大旗作先导。

㉑脱归：离开齐军而脱身返回国都。

㉒丙寅晦：据方诗铭、方小芬《中国史历日和中西历日对照表》，鲁襄公十八年（公元前555年）十月丁卯朔。九月小，二十九日为“丙寅”。与《左传》所记差一月。

【译文】

这年的冬季十月，晋平公与十一国国君在鲁国济水边相会，重申前年在溴梁的盟约内容，共同讨伐齐国。齐灵公于平阴抵抗诸侯国军队，在防门挖掘一里宽的壕沟守卫。夙沙卫说：“壕沟不能阻挡诸侯军队的攻击，不如扼守险要的地势。”齐灵公不听从。诸侯的士卒进攻防门，齐国人多被战死。晋国的范宣子告诉齐国的析文子说：“我同您认识，还能对您隐瞒情况吗？鲁国人、莒国人都请求派一千辆兵车从他们的国家向齐国进攻，已经同意了。若这两国军队攻入，您的国君一定丢掉齐国。您为何不早作打算呢？”析文子将范宣子的话告诉了齐灵公，齐灵公害怕。晏婴听到这事后，说：“我们的国君本来没有勇气，而又听到这样的消息，是不能长久抵抗诸侯军队了！”齐灵公登上巫山，以瞭望晋国军队，晋国人让司马察看山泽险要的地方，即使人不能到达之地，也一定插上军旗稀疏地布置阵势，让所有的战车上，只左边站一人，右边用草木伪装一个人，以大旗作先导，在车后拖着树枝跟上。齐灵公看到晋军营地后，害怕他们人多，于是离开军队逃回国去。丙寅（二十九）日，是晦日，没有月光，齐国军队趁黑连夜逃走了。

【原文】

师旷告晋侯曰①："鸟乌之声乐②，齐师其遁③！邢伯告中行伯曰④："有班马之声⑤，齐师其遁！"叔向告晋侯曰⑥："城上有乌，齐师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阴，遂从齐师。夙沙卫连大车以塞隧而殿⑦，殖绰、郭最曰⑧："子殿国师⑨，齐之辱也。子姑先乎⑩！"乃代之殿。卫杀马于隘以塞道，晋州绰及之⑪，射殖绰，中肩，两矢夹脰⑫，曰："止，将为三军获；不止，将取其衷⑬！"顾曰⑭："为私誓⑮！"州绰曰："有如日⑯！"乃弛弓而自后缚之⑰，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缚郭最⑱，皆衿甲面缚⑲，坐于中军之鼓下。晋人欲逐归者，鲁、卫请攻险⑳。己卯㉑，荀偃、士匄以中军克京兹㉒，乙酉㉓，魏绛、栾盈以下军克邿㉔，赵武、韩起以上军围卢㉕，弗克。（以上晋师追奔略地）

【注释】

①师旷：晋国乐师。

②鸟乌：即乌鸦。　声乐：叫声欢快。杜预注："鸟乌得空营，故乐也。"这是古人看鸟的活动测敌营虚实的方法。

③遁：逃。

④邢伯：晋大夫邢侯。　中行伯：荀偃。

⑤班马：马匹分开。杜预注："夜遁，马不相见，故鸣。"

⑥叔向：晋国贤臣。名羊舌肸，又称叔肸。

⑦大车：辎重车。　塞隧：堵塞山中狭隘道路。　殿：断后。

⑧殖绰、郭最：齐国的武士。

⑨国师：国家的军队。

⑩先：先走。

⑪州绰：晋国大夫。 及：追及。 之：代词，指殖绰、郭最。

⑫两矢夹脰（dòu 豆）：两支箭夹着颈项。脰，颈项。州绰两次射殖绰，一中左肩，一中右肩，均近颈，故称“夹脰”。

⑬衷：中心，指两箭的中心，即咽喉处。

⑭顾：回头。

⑮私誓：个人间的誓言。

⑯有如日：有太阳为证。

⑰弛弓：解下弓弦。 缚之：捆绑殖绰。

⑱具丙：人名。州绰的车右卫士。

⑲衿甲：不解除盔甲。 面缚：从后面捆绑。

⑳攻险：进攻险要的关卡。以拔除齐对鲁国的长期威胁。

㉑己卯：十一月十三日。

㉒克：攻下。 京兹：齐国地名。在今山东省平阴县东南。

㉓乙酉：十一月十九日。

㉔魏绛：晋国大夫，又称魏庄子，魏犨之子。 栾盈：晋国大夫。又称作栾怀子、栾孺子，栾书之孙。 邿：齐国山名。在今山东省平阴县西十二里。

㉕赵武：晋国大夫，又称赵文子、赵盾之孙。 韩起：晋国大夫，又称韩宣子、士起，韩厥之子。 卢：齐国地名，在今山东省长清山西南二十五里。

【译文】

师旷向晋平公报告说：“乌鸦的叫声很快乐，齐军恐怕逃走了！”邢伯告诉荀偃说：“有马匹分开的哀鸣声，齐军大概逃走了！”叔向报告晋平公说：“平阴城头上有乌鸦，齐军可能逃走了！”十一月丁卯（初一），晋国军队进入平阴城，随即追赶齐军。夙沙卫把运物资的辎重车连结起来，堵塞住山间的狭隘小道，然后自己断后，齐将殖绰、郭最说：“你为齐国军队断后，是齐国的耻辱。你还是先走吧！”于是代替他断后。夙沙卫在狭路上杀死马匹以堵塞道路，晋国的州绰追上齐国军队，用箭射击殖绰，两支箭左右肩各中一支夹住脖子，说：“停止逃跑，就成为我军的俘虏；不停止逃跑，就要射两箭的中间了！”殖绰回头说：“我们发

誓！”州绰说：“有天上的太阳神为证！”于是把弓弦解下来从后面把殖绰捆绑上，州绰的车右具丙也放下兵器捆绑郭最，他们二人都穿着盔甲从后面捆绑住，坐在中军的鼓下面。晋国人欲追逐向回逃的齐军，鲁国、卫国人请求进攻齐国险要的地方。己卯（十三）日，荀偃、士匄率领中军攻克京兹，乙酉（十九）日，魏绛、栾盈率领下军攻克郜地，赵武、韩起率领上军围攻卢，没有攻克。

【原文】

十二月戊戌①，及秦周②，伐雍门之萩③。范鞅门于雍门④，其御追喜以戈杀犬于门中⑤；孟庄子斩其檈以为公琴⑥。己亥⑦，焚雍门及西郭、南郭⑧。刘难、士弱率诸侯之师焚申池之竹木⑨。壬寅⑩，焚东郭、北郭。范鞅门于杨门⑪。州绰门于东闾⑫，左骖迫⑬，还于东门中⑭，以枚数阖⑮。齐侯驾⑯，将走邮棠⑰，太子与郭荣扣马曰⑱：“师速而疾⑲，略也⑳。将退矣，君何惧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轻㉑，轻则失众，君必待之！”将犯之㉒，太子抽剑断鞅㉓，乃止。甲辰㉔，东侵及潍㉕，南及沂㉖。（以上晋攻齐城）

【注释】

①戊戌：十二月初二日。

②秦周：齐国地名。在临淄西门之外。一说秦周为人名，鲁国大夫。

③雍门：齐临淄西门。　萩（dí 狄）：树木名。即楸，落叶乔木，木材细密，可以作器具。一说蒿草，又称为牛尾蒿的。蒿草不必在战争紧急时去砍伐，故以前说为是。

④范鞅：晋国大夫，又称范献子、范叔、士鞅，士匄之子。

⑤追喜：范鞅的驾车者。　门中：雍门之中。

⑥孟庄子：鲁国大夫仲孙速，又称孟孺子速。 榾（xún 筍）：木名，可作琴，又可作车辕。 公：指鲁襄公。

⑦己亥：十二月初三。

⑧郭：外城。中国古代都城一般有两道防卫设施，内城墙称为“城”，外城墙称为“郭”。

⑨刘难、士弱：晋国大夫。 申池：齐国都城南申门（南面第一门）外的池塘。

⑩壬寅：十二月初六日。

⑪杨门：齐国都的西北门名。

⑫东闾：齐国都的东门名。

⑬迫：窘迫。由于兵车拥挤，道路不宽，故州绰的左边马被迫不能前进。

⑭还：盘旋。

⑮以枚数阖（hè 合）：应为“以数阖枚”，即数城门扇上的乳钉。枚，乳钉。阖，门扇。

⑯驾：驾车。

⑰邮棠：齐国地名。在今山东平度县东南，或说在即墨县南。

⑱太子：齐灵公的太子，名光，后继位为齐庄公。 郭荣：齐国大夫。扣马：牵住马。

⑲师速而疾：晋军行动快速而进攻凶猛。

⑳略：夺取财物。

㉑轻：轻动，指逃走。

㉒犯：冲撞，冲突，即冲撞二人突走。

㉓鞅：套在马颈上的皮索，与衡相连以拉车。鞅断则两服马与衡脱离，即不能拉车。

㉔甲辰：十二月初八。

㉕潍：潍水。源出山东省莒县西北潍山，东流至诸城县东北，折而北流，经昌邑县入海。 及潍，指晋军抵潍水西岸及北岸。

㉖沂：沂水，即大沂河。源出山东蒙阴县北，经沂水县、沂南县、临沂县至江苏省邳县入废黄河。 及沂：指抵沂水流域。

【译文】

十二月戊戌(初二)，晋军到达秦周地，砍伐雍门外的萩树。范鞅进攻雍门，他的御手追喜用戈在门里杀死一只狗；孟庄子砍伐雍门外的檹树为鲁襄公制造琴。己亥(初三)，晋军焚烧了雍门以及西边和南边的外城。刘难、士弱率领诸侯国的军队焚烧了申池一带的竹子和树木。壬寅(初六)，焚烧东边、北边的外城。范鞅进攻扬门。州绰进攻东门，他的左边马被逼迫在东门中盘旋不能前进，州绰趁此把门扇上的乳钉都数清楚了。齐灵公驾上车，准备逃到邮棠去避难，太子光和郭荣拉住马缰绳说："晋国军队行动快速而进攻凶猛，主要目的是掠夺财物。很快就要退走了，您害怕什么呢？而且作为一国之主，不可以轻易逃走，轻易逃走就会失去百姓的拥戴，您一定要等待着！"齐灵公准备冲撞过去，太子拔剑砍断马颈上的皮索，于是才停止下来。甲辰(初八)，晋军向东到达潍水西岸及北岸，向南到达沂水流城。

杨升南　译注

左传·宋之盟

【题解】

本篇选自《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春秋中期由宋国人向戌发动的弭兵运动及晋楚两国在宋国结成的有关弭兵的盟约，是春秋史上一件大事，是春秋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此次结盟后，晋楚两国长期对恃的局面得以缓

和，都把注意力转向内部，中原国家消除了因两国争霸而遭受的战争灾难。文中记述了在向戌的斡旋下，晋楚两国同意结盟休兵，达成“晋楚之从交相见”的条约。在结盟过程中，楚国企图袭击晋国使团，在晋人的防备和楚伯州犁的反对下，未能行动。签盟约时楚国人争先于晋国，由于晋人的退让，终于在宋国都城外结盟。结盟后，晋国赵孟在返国途中受到郑简公的宴飨，向戌向宋平公请赏，却被子罕批驳而作罢。这次晋国不惜屈居楚国之下结盟，反映晋国由于内部斗争尖锐，已无暇外顾的状况，晋国作为霸主国的地位，由此结束。

【原文】

宋向戌善于赵文子①，又善于令尹子木②，欲弭诸侯之兵以为名③。如晋，告赵孟，赵孟谋于诸大夫④，韩宣子曰⑤：“兵，民之残也⑥，财用之蠹⑦，小国之大灾也。将或弭之，虽曰不可，必将许之。弗许，楚将许之，以召诸侯，则我失为盟主矣。”晋人许之。如楚，楚亦许之。如齐，齐人难之⑧，陈文子曰⑨：“晋、楚许之，我焉得已⑩？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许，则固携吾民矣⑪，将焉用之？齐人许之。告于秦，秦亦许之。皆告于小国⑫，为会于宋。（以上诸侯许向戌弭兵之请）

五月甲辰⑬，晋赵武至于宋。丙午⑭，郑良霄至⑮。六月丁未朔⑯，宋人享赵文子，叔向为介⑰。司马置折俎⑱，礼也。仲尼使举是礼也⑲，以为多文辞⑳。（以上宋享赵孟）

【注释】

①向戌：宋国大夫，宋桓公之后，又称为合左师，左师。　善：友好。赵文子：晋国大夫，名武，又称赵孟。

②子木：楚国令尹，名屈建，楚武王的后裔。

③弭(mǐ 米)：消除。　兵：兵器，此指战争。　名：扬名，出名。

④谋：商议。

⑤韩宣子：晋国大夫，又称韩起，士起。

⑥残：残害者。

⑦蠹(dù 杜)：蛀虫。

⑧难：为难，不想弭兵。

⑨陈文子：齐国大夫，姓陈名须无，陈完之后。他的后代夺取姜姓政权，为战国时齐国的国王。

⑩已：制止，阻止。

⑪携：贰，离心。　固携：必然会离心。

⑫皆：指晋、楚、齐、秦四国。

⑬五月甲辰：鲁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46年)五月二十七日。

⑭丙午：二十九日。

⑮郑良霄：郑国大夫，又称伯有，郑穆公之后，子良孙。

⑯六月丁未朔：六月初一。

⑰介：副手。

⑱折俎：将牲体切成小段，放在俎中。俎，盛食物的案。

⑲仲尼：孔子。孔子生于襄公二十一或二十二年，此时仅六七岁。举：记录。

⑳多文辞：修饰的辞藻太多。杜预注云："宋向戌自美弭兵之意，敬逆赵武。赵武、叔向因享宴之会，展宾主之辞。故仲尼以为宾主多文辞。"

【译文】

宋国向戌和晋国赵文子相友好，又同楚国令尹子木友好，因此他打算消除诸侯间的战争来扬名。于是去到晋国，告诉了赵文子，赵文子同大夫们商议，韩宣子说："战争，是民众的残害者，财

物的蛀虫，小国的大灾祸。有人要消除它，虽说是不可能，我们也一定要同意。如不同意，楚国将要赞成，用它来号召诸侯，那么我们就失掉了作为盟主的地位了。”晋国人于是同意了。向戌到了楚国，楚国也同意了。到了齐国，齐国人感到为难，陈文子说：“晋国、楚国都同意了，我们怎么能够阻止得住？而且人家说消除战争，而我们却不同意，那就必然要脱离我们的民众了，这又怎样能使用他们呢？”齐国人于是同意了。到了秦国，秦国人也同意。这四个国家都通告从属于他们的小国，在宋国举行盟会。

五月甲辰（二十七）日，晋国的赵文子到达宋国。丙午（二十九）日，郑国的良霄到达。六月丁未（初一），宋国人宴请赵文子，叔向作陪客。司马把牲体切成段放在食案上，这是合符礼节的。后来孔子读到这次礼仪的记录时，认为修饰的辞藻太多。

【原文】

戊申①，叔孙豹、齐庆封、陈须无、卫石恶至②。甲寅③，晋荀盈从赵武至。丙辰④，邾悼公至⑤。壬戌⑥，楚公子黑肱先至⑦，成言于晋⑧。丁卯⑨，宋向戌如陈，从子木成言于楚。戊辰⑩，滕成公至⑪。子木谓向戌，请晋、楚之从交相见也⑫。庚午⑬，向戌复于赵孟，赵孟曰：“晋、楚、齐、秦，匹也。晋之不能于齐⑭，犹楚之不能于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于敝邑⑮，寡君敢不固请于齐？”壬申⑯，左师复言于子木。（国藩按：“复”，白也。上文云“复于赵孟”，此当云“复于子木”，“言”字疑衍。）子木使驲谒诸王⑰，王曰：“释齐、秦⑱，他国请相见也。”秋七月戊寅⑲，左师至，是夜也，赵孟及子皙盟以齐言⑳。庚辰㉑，子木至自陈㉒，陈孔奂、蔡公孙归生至㉓，曹、许之大夫皆至。以藩为军㉔，

晋、楚各处其偏㉕。(以上诸侯皆至)

【注释】

①戊申:六月初二。

②叔孙豹:鲁国大夫,又称叔孙穆子、叔孙穆叔、子叔孙,“三桓”的叔孙氏族。 庆封:齐国大夫,又称庆季、子家,齐桓公子公子无亏之后。 石恶:卫国大夫。

③甲寅:六月初八。

④丙辰:六月初十。

⑤邾悼公:邾国君,名华,在位十五年。

⑥壬戌:六月十六日。

⑦楚公子黑肱(gōng 工):楚共王之子,字子皙,后为楚令尹。 先至:先于令尹子木到宋国。

⑧成言:商定有关事宜。

⑨丁卯:六月二十一日。

⑩戊辰:六月二十二日。

⑪滕成公:滕国国君,名原,在位三十六年。

⑫晋、楚之从交相见:跟从晋国和跟从楚国的盟国相互朝见对方的盟主。交相见,即晋国的盟国南去朝见楚国,楚国的盟国北上朝见晋国。朝见以示顺从,要送礼,这样就使中小国家的负担增加。

⑬庚午:六月二十四日。 匹:相等。

⑭不能于齐:不能指挥齐国。

⑮辱于敝邑:驾临我国,到我国朝拜。

⑯壬申:六月二十六日。

⑰驯(rì 日):驿传车。 谒:进见,请示。

⑱释:放开,丢开。

⑲戊寅:七月初二。

⑳齐言:统一盟辞,商定盟约条款,以免签盟约时发生争执。

㉑庚辰:七月初四。

㉒至自陈:从陈国到达宋国。

㉓陈孔奂：陈国的大夫孔奂。 蔡公孙归生：蔡国的大夫公孙归生，公孙归生即声子，蔡国公室成员。

㉔藩：藩篱，即用篱笆编织的墙。 军：军营。

㉕偏：两边，两头。

【译文】

戊申（六月初二），鲁国大夫叔孙豹、齐国大夫庆封、陈须无、卫国大夫石恶到达。甲寅（初八），晋国的荀盈跟随赵文子到达。丙辰（初十），邾国国君悼公到达。壬戌（十六）日，楚国的公子黑肱先于令尹子木到达，同晋国商定有关事宜。丁卯（二十一）日，宋国向戌到了陈国，同子木商量有关楚国的条件。戊辰（二十二）日，滕国国君成公到达。子木对向戌说，请求晋国、楚国的同盟国互相朝见。庚午（二十四）日，向戌转告赵文子。赵文子说："晋、楚、齐、秦，是相等的国家，晋国不能指挥齐国，就如楚国不能指挥秦国一样。楚国国君若能让秦国国君辱临我国，我们的国君岂敢不坚决向齐国请求？"壬申（二十六）日，向戌向子木转达赵文子的意见。子木派使者乘驿传车向楚王请示，楚王说："放开齐国和秦国，其他的国家请相互朝见。"秋季七月戊寅（初二），向戌到达，当天夜里，赵文子和楚公子黑肱商定了盟约条款。庚辰（初四），子木从陈国到达，陈国大夫孔奂，蔡国大夫公孙归生随子木一同到达，曹国、许国的大夫都到达了。各国用篱笆围成军营，晋国和楚国的军营设在各国军营的两端。

【原文】

伯夙谓赵孟曰①："楚氛甚恶，惧难②。"赵孟曰："吾左还③，入于宋，若我何？"辛巳④，将盟于宋西门之外，楚人衷甲⑤。伯州犁曰⑥："合诸侯之师，以为不信⑦，无乃不可乎？夫诸侯望信于楚，是以来服，若不信，是弃其所以服

诸侯也。”固请释甲[8]，子木曰：“晋、楚无信久矣。事利而已[9]，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太宰退，告人曰：“令尹将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弃信[10]，志将逞乎？志以发言[11]，言以出信[12]，信以立志[13]。参以定之[14]，信亡，何以及三？”赵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为不信，犹不可，单毙其死[15]；若合诸侯之卿，以为不信，必不捷矣[16]！食言者不病[17]？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济之[18]，必莫之与也[19]，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20]，则夫能致死[21]。与宋致死，虽倍楚，可也，子何惧焉？又不及是[22]。曰弭兵以召诸侯，而称兵以害我[23]，吾庸多矣[24]，非所患也！”（以上楚人衷甲）

季武子使谓叔孙以公命曰[25]：“视邾、滕[26]。”既而齐人请邾[27]，宋人请滕，皆不与盟[28]。叔孙曰：“邾、滕，人之私也[29]；我，列国也[30]。何故视之？宋、卫吾匹也。”乃盟，故不书其族[31]，言违命也。（以上鲁视宋、卫）

【注释】

①伯夙：晋国大夫，杜预说即荀盈。

②难：祸难。

③左还：向左转。

④辛巳：七月初五。

⑤衷甲：将铠甲穿在外衣里面。

⑥伯州犁：楚国太宰，从晋国逃到楚国的贵族。

⑦信：诚信，信用。

⑧释甲：解下铠甲。

⑨事利而已：只行有利于我的事就可以了。

⑩逞志：满足欲望。

⑪志以发言：有意志才能形成语言。

⑫言以出信：用语言来表达诚信。

⑬信以立志：用诚信来确保意志。

⑭参以定之：这三件事互相关联统一，彼此确定。

⑮单：指个人。徐中舒说。 毙：踣，倒下。

⑯捷：成功。

⑰食言者不病：说话不算数的人不能给他人造成困难，不病，即不能病人。病，动词。

⑱僭：假，虚伪。 济：利用。

⑲莫之与：没有人同意。

⑳因宋：依靠宋国。 守病：防守楚人制造的困难。病，困难。

㉑夫：人人，每人。 致死：舍命，拼命。

㉒及是：到达这个程度。

㉓称：举。

㉔庸多：大有用。庸，用。

㉕季武子：鲁国大夫季孙宿，此时执掌国政。 以公命：用鲁襄公的名义。

㉖视邾、滕：把鲁国看作同邾国、滕国的地位相等。向盟主缴纳贡赋，是按国家的大小分配数额，故季武子要叔孙豹把鲁国降为一小国的身份，参加结盟。

㉗齐人请邾：齐国人请求把邾国作为它的属国。

㉘不与盟：不参加结盟。不是独立国家，故不参加结盟。

㉙私：私属，附属国。

㉚列国：诸侯国，独立国家。

㉛不书其族：《春秋》上不记载叔孙豹的族名，以示贬责。族，族名。“叔孙”是叔孙豹的族名。鲁史《春秋》上只书“豹及诸侯之大夫盟于宋”，未记载“叔孙”，“不书其族”即指此。

【译文】

伯夙对赵文子说：“楚国人的气氛十分凶恶，恐怕有祸难发

生。”赵文子说：“我向左转就进入宋国城内，他们对我有什么办法？”辛巳（七月初五），将要在宋国的西门外结盟，楚国人把铠甲穿在外衣里边。伯州犁说：“会合诸侯的军队，却作出不信任别人的事，恐怕不可以吧？诸侯盼望得到楚国的信任，所以来顺服，若楚国不信任别人，就是抛弃了用来使诸侯顺服的东西了。”坚决请求脱下铠甲。子木说：“晋、楚两国互相不信任已很久了。作事有利就可以了，只要能满足我的愿望，哪里用得着信用？”太宰伯州犁退下，告诉他人说：“令君快要死了，不会到三年。追求满足愿望却抛弃信用，愿望能够满足吗？用意志形成语言，用语言来表达信用，用信用来确保意志，这三件事互相关连、彼此确定，失掉信用，怎能到达三年？”赵文子担心楚国人暗中穿上铠甲之事，将此事告诉叔向，叔向说：“有什么害外呢？普通人一旦作了不守信用的事，尚且不可以，那这个人将会死去；会合诸侯的卿做出不守信用的事，一定不会有好结果！说话不算数的人不会给别人造成灾难，这不是您所担心的事。以诚信召集别人，却使用虚伪的手段来对付，一定没有人同他亲近了，怎么能为害于我们？而且我们依靠宋国来防御他制造的祸难，就会人人都能拼命。同宋国人一起拼命抵抗，就是楚军再增加一倍，也是可以对付的，您害怕什么呢？又还不到这种程度。说是消除战争而召集诸侯，却发动战争来谋害我们，这对我们的用处就大了，这不是所要担心的事！”

鲁国的季武子派使者用鲁襄公的名义对叔孙豹说：“把我们的国家看作同邾、滕一样。”不久齐国请求将邾国作为它的附属国，宋国请求将滕国作为它的附属国，这两国后来都没有参加结盟。叔孙豹说：“邾国、滕国，是别人的私属；我鲁国，是列为诸侯的独立国家，为何要看作同他们一样？宋国、卫国，才是同我们相等的。”于是就参加了结盟。之所以在鲁国的史书《春秋》上，没有记载叔孙豹的族名，这是说叔孙豹违背了国君的命令。

【原文】

晋、楚争先[1]。晋人曰："晋固为诸侯盟主，未有先晋者也！"楚人曰："子言：'晋、楚，匹也。'若晋常先，是楚弱也。且晋、楚狎主诸侯之盟也久矣[2]，岂专在晋？"叔向谓赵孟曰："诸侯归晋之德只[3]，非归其尸盟也[4]。子务德，无争先！且诸侯盟，小国固必有尸盟者，楚为晋细[5]，不亦可乎？"乃先楚人。书先晋[6]，晋有信也。（以上晋、楚争先）

【注释】

①争先：争执先歃血盟誓。歃（shà 霎）血，古代订盟约的一种仪式，用指蘸牲血，涂于口旁。歃血按国家的地位先后进行，一次盟会第一个歃血的是盟主国，称为执牛耳。

②狎（xiá 霞）：更替，交替。

③德只：德义。只，虚词，无义。

④尸：主。

⑤楚为晋细：楚国为小国作为晋国的尸盟者。即楚为晋的杂役人员。这是叔向的自我解嘲。

⑥书先晋：在鲁国史书《春秋》上，却把晋国放在楚国之前。

【译文】

晋国和楚国争执谁先歃血。晋国人说："晋国本来就是诸侯的盟主，从没有先于晋国歃血的！"楚国人说："你们说：'晋国、楚国是相等的。'如果晋国常先歃血，就是楚国弱于晋国了。而且晋国和楚国交替作为诸侯的盟主已是很久了，岂能专门由晋作盟主？"叔向对赵文子说："诸侯归顺晋国的德行，不是归顺他是不是主盟。您致力于德行，不要去争执先后！况且诸侯结盟时，小国本来一定有主持结盟事务的义务，让楚国做晋国的小国作尸盟

者，不是也可以吗？”于是先让楚人歃血。鲁国史书《春秋》记载中，却先记晋国，是因晋国有诚信。

【原文】

壬午①，宋公兼享晋、楚之大夫。赵孟为客②，子木与之言，弗能对；使叔向侍言焉③，子木亦不能对也。

乙酉④，宋公及诸侯之大夫盟于蒙门之外⑤，子木问于赵孟曰：“范武子之德如何⑥？”对曰：“夫子之家事治⑦，言于晋国无隐情，其祝史陈信于鬼神无愧辞⑧。”子木归，以语王⑨，王曰：“尚矣哉⑩！能歆神、人⑪，宜其光辅五君以为盟主也⑫！”子木又语王曰：“宜晋之伯也⑬，有叔向以佐其卿，楚无以当之⑭，不可与争！”晋荀盈遂如楚蒞盟⑮。（以上重盟）

【注释】

①壬午：七月初六。

②客：主宾，坐首席。

③侍言：侍坐和谈话，即在赵武旁替赵武同客人谈话。

④乙酉：初九。

⑤蒙门：宋国都的东北门，出此门即到蒙城，故名。

⑥范武子：士会。

⑦家事治：家事有条理。

⑧陈信：秉告诚实。陈，陈述，报告。　无愧辞：没有假话。

⑨语王：告诉楚王。

⑩尚：高尚。

⑪歆：欣喜。

⑫光辅：光耀地辅佐。　五君：杜预注：“五君谓文、襄、灵、成、景。”

⑬伯：霸主，领袖。

⑭无以当之：无法抵挡晋国，或说没有和叔向相当的人。

⑮蒞：临，参加。

【译文】

壬午（七月初六），宋平公宴请晋国和楚国来的大夫。赵文子为主宾，子木同他谈话，赵文子不能回答；赵文子让叔向坐在旁边帮着他同子木说话，子木也不能回答。

乙酉（初九），宋平公同诸侯国的大夫在宋国都东北的蒙门外结盟，子木询问赵文子说："范武子的德行怎么样？"赵文子回答说："这个人的家事有条不紊，对晋国没有不能讲的事情，他的祝史以诚信秉告鬼神没有假话。"子木回到楚国，将赵文子的话说给楚王听，楚王说："多么高尚啊！能够使鬼神和人高兴，他显赫地辅佐五位国君成为诸侯的盟主是应该的！"子木又对楚王说："晋国应该为诸侯的领袖，有叔向这样的人才来辅佐他的卿，楚国是没法抵挡的，我们不能同他们相争！"晋国的荀盈于是就到楚国参加结盟。

【原文】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①，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太叔、二子石从②。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③，以卒君贶④，武亦以观七子之志⑤。"子展赋《草虫》⑥，赵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⑦！"伯有赋《鹑之贲贲》⑧，赵孟曰："床笫之言不逾阈⑨，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⑩，赵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⑪，赵孟曰："武请受其卒章⑫。"子太叔赋《野有蔓草》⑬，赵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⑭，赵孟曰："善哉，

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15]，赵孟曰：“‘匪交匪敖[16]’，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卒享[17]，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18]，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19]”。叔向曰：“然，已侈，所谓不及五稔者[20]，夫子之谓矣。”文子曰：“其余皆数世之主也[21]。子展，其后亡者也，在上不忘降[22]。印氏，其次也，乐而不荒[23]。乐以安民，不淫以使之[24]，后亡，不亦可乎！”（以上郑伯享赵孟）

【注释】

①垂陇：郑国地名。在今河南省荥阳县东北。

②子展：郑穆公之孙，子罕之子，又称作公孙舍之。　子西：郑穆公孙，子驷之子，又称公孙夏。　子产：郑穆公孙，子国之子，又称公孙侨，子美。　子太叔：郑穆公曾孙，子游之孙，又称游吉、大叔。　二子石：指印段，公孙段。印段，郑穆公曾孙，子段之孙，名段，又称子石。公孙段，郑穆公孙，子丰之子，又称为子石、伯石。因二人均有子石之称，故云“二子石。”

③赋：诵诗。

④卒：完成。　贶（kuàng 况）：恩赐。

⑤志：志向。

⑥《草虫》：即《诗经·召南》中的一篇。

⑦不足以当之：不足以担当此名声。《草虫》诗中比喻赵文子为君子，故赵文子有此言。

⑧《鹑之贲贲》：即《诗经·庸风》中的一篇。贲贲，今本作“奔奔”。

⑨第（zǐ 子）：用竹篾编的席子。　阈（yù 玉）：门槛。《诗序》说，此诗是讽刺宣姜淫乱而作，故称为“床笫之言”。

⑩《黍苗》：即《诗经·小雅·都人士之什》中的一篇。其第四章云：“肃肃谢功，召伯营之，列列征师，召伯成之。”子西以召伯比赵武。

⑪《隰桑》：即《诗经·小雅·都人士之什》中的一篇。

⑫受其卒章：接受《隰桑》的最后一章。杜预注："《隰桑》，《诗·小雅》，义取思见君子尽心以事之，曰："既见君子，其乐如何？""卒章曰：'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亡之？'赵武欲子产之见规诲。"

⑬《野有蔓草》：即《诗经·郑风》中的一篇。杜预注："取其'邂逅相遇，适我愿兮'"。子太叔与赵武初次相见，故说不期而遇。

⑭《蟋蟀》：即《诗经·唐风》中的一篇。其诗中说："无以大康，职思其居，好乐无荒，良士瞿瞿。"小心戒惧不荒淫，所以赵文子说"保家之主"。

⑮《桑扈》：即《诗经·小雅》中的一篇。取义君子有礼文，故受天福祐。

⑯匪交匪敖：交即"骄"，匪，不。今存本诗中此两"匪"字作"彼"字，杨伯峻说："彼与匪古常通用。"后两句诗为"匪交匪敖，万福来求"，故赵文子说"欲辞福禄。"

⑰卒享：宴会结束后。

⑱诬其上：伯有所诵《鹑之贲贲》诗中有"人之无良，我以为君"，故赵文子说他诬上而遭怨。

⑲幸而后亡：即使侥幸不死，后来也会逃亡。

⑳稔：即年。年谷熟为稔。

㉑数世之主：传数世的大夫。

㉒在上不忘降：郑国的子展赋诗中有"我心则降"句，当时子展为郑国执政，在诸大夫之上。

㉓乐而不荒：欢乐而不淫乱。印段诵诗中有"好乐无荒"句。

㉔不淫：不过分。 使之：使用百姓。

【译文】

郑简公在垂陇招待赵文子，郑国的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太叔、两个子石跟随。赵文子说："七位大夫跟随国君到来，这是宠爱我赵武呀！请求都赋诗来完成国君的恩赐，我赵武也借以观看七位的志向。"子展赋《草虫》这首诗，赵文子说："好啊！这是百姓的主人！只是赵武我不足以担当这样的荣耀！"伯有赋《鹑之贲贲》这首诗，赵文子说："床上的话不出门槛，更何况在野外呢？这不是让别人应该听到的！"子西赋《黍苗》这首诗的第四

章，赵文子说："有我们的国君在那里，赵武有什么能力呢？"子产赋《隰桑》这首诗，赵文子说："赵武请接受它的最后一章。"子太叔赋《野有蔓草》这首诗，赵文子说："这是大夫的恩惠。"印段赋《蟋蟀》这首诗，赵文子说："好啊，这是位能保住家族的人，我有希望了！"公孙段赋《桑扈》这首诗，赵文子说："不骄不傲，福禄将会跑到哪里去呢？如果能保持这些话，即使想要推辞福禄，能行吗？"宴会结束后，赵文子告诉叔向说："伯有将要被杀了。诗是用来表达心意的，伯有的心意是在诬蔑他的上司，因而招致国君怨恨他，又以此作为在宾客面前显示荣耀，他能够长得了吗？即使侥幸不被杀，以后也会逃亡的。"叔向说："是的，他已经太奢侈了，所谓的不到五年，讲的就是这个人了。"赵文子说："其他的人都是能传数代的大夫。子展大概是最后灭亡的，因为在上位而不忘记降抑自己。印氏是最后灭亡的第二家，因为他欢乐而有节制。用欢乐安定百姓，不过分使用民力，灭亡在后，不也是应该的嘛！"

【原文】

宋左师请赏，曰："请免死之邑①。"公与之邑六十。以示子罕②，子罕曰："凡诸侯小国，晋、楚所以兵威之③，畏而后上下慈和。慈和而后能安靖其国家④，以事大国，所以存也。无威则骄，骄则乱生，乱生必灭，所以亡也。天生五材⑤，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兵之设久矣，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⑥。圣人以兴，乱人以废，废兴存亡，昏明之术⑦，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诬乎⑧？以诬道蔽诸侯⑨，罪莫大焉！纵无大讨⑩，而又求赏，无厌之甚也！"削而投之⑪。左师辞邑。向氏欲攻司城⑫，左

师曰："我将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⑬？"君子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⑭。'乐喜之谓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⑮。'向戌之谓乎！"（以上向戌不赏）

【注释】

①免死之邑：杜预注说："谦言免死之邑也。"或说弭兵盟事甚大，及至将歃血，楚还欲袭击晋人，若事不成，向戌罪不容诛，今幸成功而免于一死，故云"免死之邑"。另有说是请赐免死的券书，如后世铁券，后说义难通。

②示子罕：把赐命书给子罕看。 子罕：宋国大夫，名乐喜，因官为司城，故又称司城。

③威之：威慑他们。

④慈和：慈爱和睦。 靖：定。

⑤五材：杜预注："金、木、水、火、土也。"

⑥不轨：越轨。 昭文德：宣扬文德。文德指礼乐教化。

⑦昏明之术：昏乱和昌明之道。

⑧诬：欺骗。

⑨蔽：蒙蔽。

⑩纵：即使。 大讨：大的讨伐。

⑪削而投之：削掉赏文扔掉简册。古人简册用木竹制成，书写文字在简上，去掉或改动时用刀将上面的文字削去。

⑫向氏：向戌的族人。

⑬又可攻：又怎么可以攻击他呢？

⑭"彼己"二句：此为《诗经·郑风·羔裘》篇中两句诗，"己"今本作"其"。意为那位好人，主持国家的正义。

⑮"何以"二句：杜预说此两句是逸诗，杨伯峻说是《诗经·周颂·维天之命》中"假以溢我，我其收之"的变文。假，即遐之借字，训何。恤，通"谧"，与溢声近，皆赐的假借。其意为"用什么来赐给我，我都将它收下。"

【译文】

宋国的左师向戌请求赏赐，说："下臣免于一死，请求赏邑。"

宋公赏赐他六十个邑。向戌把获得赏赐的简册给子罕看，子罕说："凡是小国诸侯，晋国和楚国用武力来威摄他们，使他们畏惧而后君臣上下慈爱和睦。上下慈爱和睦后国家才能安定，才能够事奉大国，这是国家所以生存的缘故。没有威摄就会骄傲，骄傲就会生出祸乱，祸乱生就一定被灭亡，这就是国家所以被灭亡的道理。天生出金、木、水、火、土五种材料，百姓都把它使用上，废去一种都不行，谁人能够去掉兵器呢？兵器的设置已经很久远了，是用他来威摄不轨行为而宣扬文德教化的。圣人凭借武力而兴起，乱人凭借武力而被废弃，使兴起的废掉，存在的灭亡，昏暗和昌明的道路，都是由武力造成的，而你却谋求将它去掉，这不也是一种欺骗行为吗？用欺骗的手段去蒙蔽诸侯，没有比这再大的罪恶了！即使不被大加讨伐，却又请求赏赐，这是贪得无厌到极点了！"便把简册上的赏文用刀削去扔在地上。向戌于是向宋公辞谢了赏邑。向戌的族人准备攻击子罕，向戌阻止说："我将要灭亡了，是他使我生存下来，没有比这更大的恩德了，又怎么可以攻击他呢？"君子说："'那个好人，主持国家公道。'这说的就是乐喜吧！'用什么来赏赐，我都把它接受下来。'这说的就是向戌吧！"

杨升南　译注

左传·晋魏舒败无终之战

【题解】

本篇选自《左传·昭公元年》。文中记述公元前541年晋国魏舒进攻无终等戎时，根据地形情况，改传统的车战为步战，获得大胜。这是晋国将车兵改为步兵对戎人的一次战争，在军制史上是一次变革。

【原文】

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及群狄于太原①，崇卒也②。将战，魏舒曰③："彼徒我车，所遇又厄④，以什共车⑤，必克；困诸厄，又克。请皆卒⑥，自我始。"乃毁车以为行⑦，五乘为三伍⑧。荀吴之嬖人不肯即卒⑨，斩以徇⑩。为五陈以相离⑪：两于前⑫，伍于后⑬，专为右角，参为左角⑭，偏为前拒⑮，以诱之。翟人笑之⑯，未陈而薄之⑰，大败之。

【注释】

①中行穆子：晋国大夫，名荀吴，又称中行吴，郑甥。 无终：山戎国名。在今山西太原一带。

②崇卒：崇尚步兵。崇，提倡。卒，步卒。

③魏舒：晋大夫，又称魏献子，魏绛之子。

④所遇：两军交战的地方。 厄：险要。

⑤以什共车：此句解说有三：一说一辆战车配备十个步卒；一说以步卒配合战车共同作战；一说以十个步兵共同对付一辆战车。当以后说为长。但“什”应作“步卒”解，即以步卒攻击战车，一定获胜。又此处魏舒所举的致胜条件是戎人，晋若不弃车为步卒作战，就会受到被“克”的结果，或以为是晋军对戎人的优势，则误。

⑥皆卒：全部改为步卒作战。

⑦毁车：弃车。放弃用兵车作战。　行：步卒行列。

⑧五乘为三伍：五辆兵车上的甲士编为三个伍。一辆兵车上三甲士，得十五人，故为三个伍。伍是步兵的战斗单位。

⑨嬖人：宠爱者。　即卒：下车就步兵行列。

⑩徇：示众。

⑪五陈：即五阵，即下五种阵形，指两、伍、专、参、偏，皆是兵车的原有编组。两为兵车五十乘，伍为兵车一百二十五乘，专为兵车八十一乘，参为兵车二十七乘，偏为兵车二十五乘。　离：同“丽”，相互比次，互相呼应。

⑫前：前队。

⑬后：殿后，后军。

⑭“专为”二句：右角、左角，分为左右保护侧面。

⑮前拒：先锋方阵。拒，方阵。

⑯翟：同“狄”。

⑰薄：逼近，迫近。

【译文】

晋国的中行穆子在太原打败了无终和各部的戎人，这是由于崇尚步兵的缘故。战斗将要开始时，魏舒说：“人家是步卒我是兵车，两军交战的地方又险要，他们用步卒进攻我们的兵车，一定战胜我们；兵车陷在险要的地方不能行动，又要被他们攻克。请全部改为步卒，从我开始。”于是丢掉兵车而改作步卒行列，五辆兵车上的甲士编成三个伍的战斗单位。有位受到荀吴宠爱的人不肯编入步卒，魏舒下令将他斩首示众。将兵车上的甲士编为五种阵势以便相互呼应；“两”在前面，“伍”在后面，“专”在左前

方，“参”在右前方，“偏”组成方阵为先锋，用来引诱敌人。狄人讥笑晋军的改制，但是还没有等到他们排好阵势晋军就迫近攻击，结果大败狄人。

杨升南　译注

左传·叔孙穆子之难

【题解】

本篇选自《左传·昭公四年、五年》。文中记载鲁国叔孙氏内部的争夺残杀，季孙氏利用叔孙家乱，趁势瓜分公室，并实行封建化的经济政策。文末孔子引周任“为政者不赏私劳，不罚私怨”的话，为后世当官者提出了一个行为准则。

【原文】

初，穆子去叔孙氏①，及庚宗②，遇妇人，使私为食而宿焉③。问其行，告之故④，哭而送之。适齐，聚于国氏⑤，生孟丙、仲壬。梦天压己，弗胜，顾而见人，黑而上偻⑥，深目而豭喙⑦，号之曰⑧：“牛，助余！”乃胜之。旦而皆召其徒，无之，且曰：“志之⑨。”及宣伯奔齐⑩，馈之，宣伯曰：“鲁以先子之故⑪，将存吾宗⑫，必召女。召女，何如？”对曰：“愿之久矣！”鲁人召之，不告而归。既立，所宿

庚宗之妇人献以雉，问其姓[13]，对曰："余子长矣，能奉雉而从我矣。"召而见之，则所梦也。未问其名，号之曰："牛"，曰："唯[14]"。皆召其徒使视之，遂使为竖[15]，有宠。长，使为政[16]。（以上竖牛有宠）

【注释】

①穆子：鲁国大夫叔孙穆子，名叔孙豹，又称叔孙穆叔、子叔孙。鲁国"三桓"的叔孙氏族。　去叔孙氏：离开叔孙族出走。

②庚宗：鲁国地名。在今山东泗水县东。

③宿：与此妇人同宿。

④故：离开鲁国的原因。

⑤聚：《左传》作"娶"，是。　国氏：齐国正卿家族。

⑥上偻（lóu 楼）：驼背。

⑦豭喙（jiā huì 加惠）：公猪嘴。

⑧号之：呼叫他。

⑨志之：记住他。

⑩宣伯：叔孙穆子的哥哥叔孙侨如。

⑪先子：先辈人，先人。

⑫存吾宗：保存我们的宗族。

⑬姓：同生，指儿子。

⑭唯：古时儿子应父的敬用语。

⑮竖：小臣。

⑯为政：主管家政，总管家。

【译文】

起初，叔孙豹离开叔孙宗族，到达庚宗，遇见一位女子，叔孙豹让她偷偷地为他弄点吃的，以后就和她同居。女人问他的行动，叔孙豹把原因告诉她，女子哭着送走了叔孙豹。到了齐国，娶了国氏的女为妻，生下孟丙、仲壬两个儿子。一天晚上叔孙豹梦

见天塌下来压着自己，快要顶不住了，回头看见一个人，黑脸皮、驼背、抠眼睛、公猪嘴巴，呼唤他说："牛，来帮我！"这才顶住了。早上召见他的部属察看，没有一个人像梦中所见到的，就说："记住这个人。"到叔孙豹的哥哥宣伯逃到齐国时，叔孙豹送给他食物，宣伯说："鲁国将由于我们先辈人的缘故，会保存我们这个宗族，一定会召你回国去。如果鲁国召你回去，你怎样打算。"叔孙豹回答说："早就愿意了！"鲁国人来召叔孙豹回国，他不告诉宣伯就走了。被立为卿以后，在庚宗同他睡觉的女子献上野鸡，叔孙豹询问她的儿子，女子回答说："我们的儿子已长大了，能够捧着野鸡跟我一起前来了。"把儿子召来相见，就是从前所梦见的，没有问他的名字，他就喊道："牛"，孩子回答说："唯。"叔孙豹把部属召集起来让他们看这孩子，于是让他作身边的小臣，很受到宠爱。长大后，就让他管理叔孙的家事。

【原文】

公孙明知叔孙于齐①，归，未逆国姜②，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长而后使逆之。田于丘蒲③，遂遇疾焉。竖牛欲乱其室而有之④，强与孟盟⑤，不可。叔孙为孟钟⑥，曰："尔未际⑦，飨大夫以落之⑧。"既具，使竖牛请日，入，弗谒⑨。出，命之日。及宾至，闻钟声，牛曰："孟有北妇人之客⑩。"怒，将往，牛止之。宾出，使拘而杀诸外⑪。牛又强与仲盟，不可。仲与公御莱书观于公⑫，公与之环⑬，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谓叔孙："见仲而何⑭？"叔孙曰："何为？"曰："不见，既自见矣，公与之环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齐。（以上竖牛杀孟逐仲）

疾急⑮，命召仲，牛许而不召。杜泄见⑯，告之饥渴，

授之戈[17]。对曰："求之而至[18]，又何去焉？"竖牛曰："夫子疾病[19]，不欲见人。"使寘馈于个而退[20]。牛弗进，则置虚命彻[21]。十二月癸丑[22]，叔孙不食。乙卯[23]，卒。牛立昭子而相之[24]。（以上穆子饿死）

【注释】

①公孙明：齐国大夫，即子明。　知：相交甚厚，知己。

②国姜：叔孙豹在齐所娶国氏女。

③田：打猎。　丘蒐（yóu 犹）：鲁国地名。

④乱其室：搅乱叔孙豹的家族。

⑤孟：即叔孙豹在齐国与国姜所生的大儿子孟丙。

⑥为孟钟：为孟丙铸造乐器钟。

⑦尔：指孟丙。　际：交际。孟丙为叔孙豹的嫡长子，应和卿大夫相往来交际。

⑧落之：落成典礼。杨伯峻说落与衅不同，古代凡用器如钟、鼓，铸成后，用牲畜血涂在上面，称为衅。衅不必要宴请宾客，落则要宴请宾客。其说是。

⑨谒：请示。

⑩北妇人之客：杜预注说："北妇人国姜也。客谓公孙明。"竖牛谬称公孙明以激怒叔孙豹。

⑪杀诸外：杀孟丙于野外。诸，之于。

⑫公御：鲁昭公的御手。　莱书：公御的名字。　观于公：游观于公宫。

⑬环：玉环。

⑭见仲：让仲壬朝见国君。

⑮疾急：病情加重。

⑯杜泄：叔孙豹家臣的头子。

⑰授之戈：把戈给杜泄，让他去杀竖牛。

⑱求之而至：寻找他而他来到。杜泄无力除去竖牛，故推辞。

⑲夫子：指叔孙豹。

⑳寘：置也。　个：厢房。

㉑置虚：放着空了的食器。竖牛将所送食物倒掉，放上空食器，表示叔孙豹已食。

㉒十二月癸丑：十二月二十六日。

㉓乙卯：二十八日。

㉔昭子：叔孙豹庶子，名叔孙诸，又称叔孙昭子。 相：辅佐。

【译文】

公孙明是叔孙豹在齐国的好朋友，叔孙豹归国后，没有迎接妻子国姜到鲁国，公孙明就娶了国姜为妻，所以叔孙豹就迁怒于她所生的两个儿子。等到两个儿子长大后才把他们接回。叔孙豹在丘蒲打猎，就得了疾病。竖牛打算搅乱叔孙的家族而占有，强迫同孟丙盟誓，孟丙不同意。叔孙豹为孟丙铸造一口钟，说："你还没有同诸卿大夫交往，宴请诸大夫来作为此钟的落成典礼吧。"钟已铸好，孟丙让竖牛向叔孙豹订个日期，竖牛到叔孙豹那里，却没有报告。出来后，随便说了一个日子。等到宾客来后，叔叔豹听到新铸的钟声，竖牛对叔孙豹说："这是孟丙那里有国姜的客人公孙明。"叔孙豹大怒，要前去追问，被竖牛阻止。客人走后，派人将孟丙拘禁起来并把他杀死在郊外。竖牛又强迫同仲壬盟誓，仲壬不同意。仲壬与鲁昭公的御手莱书一起到鲁昭公的宫中游玩，昭公送给仲壬一件玉环，仲壬让竖牛拿进去给叔孙豹看。竖牛进入叔孙豹处，不把玉环给他看。出来后，假传叔孙豹的意见，让他佩带上。竖牛对叔孙豹说："让仲壬进见国君怎样？"叔孙豹问道："为什么？"竖牛说："您不让进见，他自己已经进见了，国君赐给他玉环都已经佩带在身上了。"于是叔孙豹就把仲壬赶走，仲壬逃到齐国。

叔孙豹的病情加重，令命召回仲壬，竖牛答应，却不去召。杜泄进见叔孙豹，叔孙豹告诉他自己又饿又渴，并给他一把戈，要杜泄去杀死竖牛。杜泄回答说："你寻找他他就到来了，又何必要

除掉呢?”竖牛此后就对人说:“老人家病很重,不想见人。”让送饭食的人将饭食放在厢房里就退下。竖牛并不把饭食送给叔孙豹,就倒掉了,让别人把空食器拿下去。十二月癸丑(二十六)日,叔孙豹不吃任何食物。乙卯(二十八)日叔孙豹死。竖牛立昭子为继承人,并辅佐他。

【原文】

公使杜泄葬叔孙,坚牛赂叔仲昭子与南遗[1],使恶杜泄于季孙而去之[2]。杜泄将以路葬[3],且尽卿礼[4]。南遗谓季孙曰:“叔孙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无路[5],介卿以葬[6],不亦左乎[7]?”季孙曰:“然。”使杜泄舍路[8],不可,曰:“夫子受命于朝而聘于王,王思旧勋而赐之路,复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复赐之,使三官书之。吾子为司徒[9],实书名[10];夫子为司马[11],与工正书服[12];孟孙为司空[13],以书勋[14]。今死而弗以[15],是弃君命也;书在公府而弗以,是废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将焉用之?”乃使以葬。

季孙谋去中军[16],竖牛曰:“夫子固欲去之。”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军,卑公室也[17]。毁中军于施氏[18],成诸臧氏[19]。初作中军[20],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尽征之[21],叔孙氏臣其子弟[22],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择二,二子各一,皆尽征之而贡于公[23]。以书使杜泄告于殡[24],曰:“子固欲毁中军,既毁之矣故告。”杜泄曰:“夫子唯不欲毁也,故盟诸僖闳[25],诅诸五父之衢[26]。”受其书而投之,帅士而哭之[27]。叔仲

子谓季孙曰[28]："带受命于子叔孙曰[29]：'葬鲜者自西门[30]。'"季孙命杜泄，杜泄曰："卿丧自朝[31]，鲁礼也。吾子为国政，未改礼而又迁之，群臣惧死，不敢自也[32]。"既葬而行。（以上杜泄忠于叔孙氏）

【注释】

①叔仲昭子：又称叔仲昭伯，叔仲带。叔孙氏族人。 南遗：季孙氏家臣。

②恶杜泄：说杜泄的坏话。 季孙：季孙氏，鲁国执政大臣。

③路葬：用路车随葬。路，路车，是周王赏赐给叔孙豹的车。

④尽卿礼：全部用卿的礼节安葬。

⑤冢卿：正卿，指季孙。

⑥介卿：次卿。指叔孙豹。

⑦左：不正常。

⑧舍路：不要用路车安葬。

⑨司徒：官名，主管民政事务。

⑩书名：记下姓名。

⑪司马：官名，主管军事。

⑫工正：主管工匠。 服：车马衣饰用器。

⑬司空：主管工程、土地。

⑭勋：功勋。

⑮以：用以随葬。

⑯谋去中军：策划去掉中军。鲁国本只两军，在鲁襄公十一年（公元前562年）建立三军，分为上、中、下军。三家各自拥有一军，采取不同的办法征收军赋。

⑰卑：降低，削弱。

⑱毁中军于施氏：策划毁弃中军于施氏家中。施氏，鲁孝公子施父之后。

⑲成诸臧氏：在臧氏家达成协议。臧氏，鲁孝公子子张之后臧为，官为司寇。

⑳初作中军：指鲁襄公十一年作中军事。

㉑尽征之：全部征收赋税。变力役租为实物地租。

㉒臣其子弟：使士兵中的青壮年为叔孙家服劳役。子弟，兵中的青壮年。古时兵制男子从十六岁到六十岁服兵役，故军中多有父子兵。臣，此应作力役解，以往解作奴隶，不可通。春秋时期军中士兵由国人充任，国人身份是自由民及下等贵族，叔孙氏不可能将他们降为奴隶。叔孙氏使军中青壮年为他服劳役，老者仍属国君。若此时老者也归了叔孙家，此次"舍中军，卑公室"的"卑"字就不可解。

㉓贡于公：由三家向鲁国国君交纳实物贡品。鲁君从此没有直接控制的土地和人民。

㉔书：简册。　殡：棺材。

㉕僖闳(hóng 宏)：鲁僖公庙的大门。

㉖诅：诅咒，发誓。　五父之衢(qú 渠)：地名，在今山东省曲阜县西南。

㉗帅士：率领士人。

㉘叔仲子：鲁国大夫，叔孙氏的族人，又称为叔仲穆子、叔仲小，叔仲带之子。

㉙带：鲁国大夫叔仲带，又称叔仲昭伯，叔仲昭子，叔仲子之父。　子叔孙：即叔孙豹。叔孙豹之曾孙叔孙州仇也称子叔孙，但此指叔孙豹，非指叔孙州仇，此时叔孙州仇还未出世。

㉚鲜：夭折。叔孙豹是饥渴而死，故称鲜。

㉛卿丧自朝：卿的丧礼从朝门出去。朝，朝门，即南边正门。

㉜自：从，服从。

【译文】

鲁昭公让杜泄安葬叔孙豹，竖牛向叔仲昭子和季孙氏的家臣南遗行贿，让他们在季孙面前说杜泄的坏话而将他赶走。杜泄准备用周王赏赐的路车随葬，并且全部使用卿下葬的礼数。南遗对季孙说："叔孙豹生前没有乘坐过路车，随葬怎么能用路车？况且正卿没有路车，次卿却用来随葬，这不是不正常吗？"季孙说："对。"让杜泄废弃路车随葬，杜泄不同意，说："他老人家在朝

堂上接受命令而到周王那里去聘问，天子思念过去的功勋而赏赐给他路车，回国复命后把路车交经国君，国君不敢违背周天子的命令而又将车赐给他，这件事是让三位职官记下来的。您为司徒官，记下姓名；他老人家为司马官，同工正官一起记下车服器物；孟孙氏为司空官，记下功勋。现在他死了却不用来随葬，这就是抛弃国君的命令；简册藏在国君的府库中，若不用路车随葬，这就是废掉三种职官。如果国君命令使用的车服，在世时不敢使用，死后又不用来随葬，将有什么用处？"季孙这才让用路车随葬。

季孙策划去掉中军，竖牛说："他老人家本来就想去掉中军的。"

鲁昭公五年（公元前537年）的春季，周历的正月，去掉中军，这是为了削弱公室的地位。去掉中军是在施氏家讨论的，在臧氏家达成的协议。起初建立中军的时候，把公室的军队分为三份，三家各掌握一份。季孙氏向所掌握的士兵全部征收实物赋税，叔孙氏使所掌握的士兵中，青壮年为他家服劳役，其馀老弱仍归属国君公室，孟孙氏让所掌握军队中的一半青壮年为他家服劳役，其馀四分之三仍归公室。到这次去掉中军时，把公室的军队分作四分，季孙氏控制两分，叔孙氏、孟孙氏各控制一分，三家全部采取向士兵征收实物赋税而向国君缴纳贡品。季孙用简册让杜泄在叔孙豹的棺材前报告，说："您本来就要去掉中军的，现在已经去掉了，所以告诉你。"杜泄说："他老人家就是不想去掉的，所以建立中军时才同你们在僖公庙门外结盟，在五父之衢发誓。"杜泄接过简册扔掉，率领士人哭泣。叔仲子对季孙说："我的父亲带曾接受叔孙豹的命令说：'埋葬夭折的人灵柩应当从西门出去。'"季孙命令杜泄从西门发丧。杜泄说："卿的丧礼从朝门出去，这是鲁国的礼制。您执掌国家大政，没有正式修改礼制而现在却加以改变，臣下们害怕违反礼制而被杀，不敢从命。"葬完叔

孙豹后，杜泄就出走了。

【原文】

仲至自齐[1]，季孙欲立之，南遗曰："叔孙氏厚，则季氏薄[2]。彼实家乱，子勿与知，不亦可乎？南遗使国人助竖牛以攻诸大库之庭[3]，司宫射之[4]，中目而死。竖牛取东鄙三十邑以与南遗[5]。昭子即位，朝其家众曰："竖牛祸叔孙氏，使乱大从[6]，杀適立庶，又披其邑[7]，将以赦罪[8]，罪莫大焉！必速杀之！"竖牛惧，奔齐。孟、仲之子杀诸塞关之外[9]，投其首于守风之棘上[10]。仲尼曰："叔孙昭子之不劳[11]，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12]：'为政者不赏私劳[13]，不罚私怨。'《诗》云[14]：'有觉德行[15]，四国顺之。'"（以上昭子杀竖牛）

【注释】

①仲：叔孙豹子在齐与国姜所生的子仲壬。

②"叔孙氏"二句：二句中之"厚"、"薄"，谓势力之强弱也。

③大库之庭：大库的院中。大库，鲁国的库房名。

④司宫：官名。掌内宫的太监。

⑤东鄙：东部边境。此地当为叔孙家所有。

⑥使乱大从：搅乱重大的正常秩序。乱，搅乱。大，重大，重要。从，顺，秩序。

⑦適：即"嫡"，指孟丙。　庶：即昭子。　披：分裂，割裂。

⑧将以赦罪：准备用来赦免罪责。

⑨塞关：齐、鲁边界的关名。

⑩守风：齐、鲁边界上地名。　棘：荆棘。

⑪不劳：不酬劳。昭子是竖牛拥立，昭子不但不感谢他，反而讨伐他搅乱家族之罪。

⑫周任：古代良史。

⑬私劳：对本人的功劳。私，本人，个人。

⑭《诗》：即《诗经·大雅·抑》。

⑮觉：正直。

【译文】

仲壬从齐国归来，季孙打算立他为卿，南遗说："叔孙氏力量强，季孙氏就弱。他们自己家中发生乱子，您不要参与，不是也就可以了吗？"南遗让国人都助竖牛在大库的院子里攻击仲壬，司宫射中他的眼睛，仲壬被射死。竖牛将东部边境的三十个邑送给南遗作为报赏。叔孙昭子即位，召集叔孙族中的全体人员，说："竖牛给叔孙氏家制造灾祸，杀死嫡子，立了庶子，又分裂封邑，打算用来逃避罪责，没有比它更大的罪恶了，一定要赶快杀掉他！"竖牛害怕，逃奔齐国。孟丙、仲壬的儿子在塞关外将他杀死，把他的脑袋扔在宁风的荆刺上。孔子说："叔孙昭子不酬劳竖牛，是一般人不可能做到的。周任有话说：'掌握政权的人不奖赏对私人有功劳的人，不处罚对私人有仇怨的人。'《诗》中说：'具有正直的德行，四方的国家都来归顺。'"

杨升南　译注

左传·楚灵王乾谿之难

【题解】

本篇选自《左传》昭公十二年、十三年。文中记述楚灵王为政残暴，任意诛杀无辜、劫夺他人财物，引起全国上下一片怨恨。一些受到楚灵王损害的贵族，趁他前往州来打猎，并派兵围攻徐国以威胁吴国的时机，在国内发动政变，杀死他的儿子。跟随楚灵王的军队，在回国讨乱的途中，由于政变者的煽动而溃散，右尹子革建议他等待郊外听国人意见或求诸侯援助，皆不听从，也离开了他。楚灵王自知作恶多端，国人不容，于是自杀。

楚灵王死，按长幼顺序应子干继承王位。灵王的小弟弟蔡公弃疾得到国人的拥戴，他用计逼死子干，即位为楚平王，这场内乱才平定下来。

【原文】

楚子狩于州来①，次于颍尾②。使荡侯、潘子、司马督、囂尹午、陵尹喜帅师围徐以惧吴③。楚子次于乾谿④，以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复陶⑤，翠被，豹舄⑥，执鞭以出，仆析父从⑦。右尹子革夕⑧，王见之，去冠、被，舍鞭，与之语曰："昔我先王熊绎，与吕伋、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⑨，四国皆有分⑩，我独无有。今吾使人于周，求鼎以为分⑪，王其与我乎？"对曰："与君王哉！昔我先

王熊绎辟在荆山[12]，筚路蓝缕[13]，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14]。齐，王舅也[15]；晋及鲁、卫，王母弟也，楚是以无分，而彼皆有。今周与四国服事君王，将唯命是从，岂其爱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16]，旧许是宅[17]。今郑人贪赖其田[18]，而不我与，我若求之，其与我乎？”对曰：“与君王哉！周不爱鼎，郑敢爱田？”王曰：“昔诸侯远我而畏晋，今我大城陈、蔡、不羹[19]，赋皆千乘[20]，子与有劳焉，诸侯其畏我乎？”对曰：“畏君王哉！是四国者[21]，专足畏也[22]，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请曰[23]：“君王命剥圭以为镈柲[24]，敢请命。”王入视之，析父谓子革：“吾子，楚国之望也[25]！今与王言如响[26]，国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厉以须[27]，王出，吾刃将斩矣。”王出，复语。左史倚相趋过[28]，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29]。”对曰：“臣尝问焉，昔穆王欲肆其心[30]，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31]。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32]，以止王心[33]，王是以获没于祇宫[34]。臣问其诗而不知也，若问远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对曰：“能。其诗曰：‘祈招之愔愔[35]，式昭德音[36]。思我王度[37]，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38]，而无醉饱之心[39]。’”王揖而入，馈不食[40]，寝不寐[41]，数日不能自克，以及于难。

仲尼曰：“古也有志[42]：‘克己复礼，仁也。’信善哉[43]！楚灵王若能如是，岂其辱于乾谿？”（以上子革折王之侈心）

【注释】

①楚子：楚灵王。　狩：田猎兼阅兵。古时往往利用狩猎检阅军队。州来：楚国地名。在今安徽省凤台县。

②颍尾：颍水入淮口，地在今安徽省正阳关。

③荡侯、潘子、司马督、囂尹午、陵尹喜：五人都是楚国大夫。　徐：国名。地在今安徽东北部及江苏西北部，以江苏泗洪一带为中心，东夷中力量最强者，同吴友好。

④乾谿：地名。在今安徽亳县东南七十里。

⑤秦复陶：秦国所送的羽毛绒服。

⑥翠被：翠羽所饰的披风。被读为帔，帔即披。杨伯峻说。　豹舄：豹皮制的鞋。

⑦仆：官名，即太仆。　析父：人名。

⑧右尹：官名。　子革：人名，即然丹。　夕：晚上进见。

⑨熊绎：楚国先王。　吕伋：齐太公子丁公。　王孙牟：卫康叔子康伯。　燮父：晋唐叔子。　禽父：鲁国周公旦子伯禽。　康王：周康王，成王子。

⑩四国：指鲁、卫、晋、齐。　分：受封时分给珍宝器物。

⑪以为分：作为分给的器物。

⑫辟：偏辟。　荆山：山名。今湖南省漳县西。

⑬筚路：柴车。　蓝缕：破烂衣服。

⑭桃弧：桃木弓。　棘矢：枣木做的箭。　共御：贡献。

⑮王舅：姜姓是周王的舅家。周成王母邑姜，是齐太公女，故吕伋是成王舅。

⑯皇祖：远祖。　昆吾：夏时诸侯。《史记·楚世家》：陆终生子六人，一曰昆吾，六曰季连。季连即楚人的先祖。

⑰旧许：即许国。地在今河南许昌市。

⑱郑人贪赖其田：许国后迁于叶及夷，愿地为郑国占领。

⑲陈：陈国。在今河南淮阳县，先为楚的属国，后为楚一县。　蔡：蔡国。地在今河南上蔡县。　不羹：有二，西不羹，在今河南襄城县东南二十里；东不羹，在今舞阳北。

⑳赋：军队。

㉑四国：指陈、蔡、二不羹。

㉒专：只，单独。只这四国就足使人畏惧。

㉓工尹路：工尹，官名。路，人名。

㉔剥：破。 锜柲：锜的柄。锜，一种似斧形的兵器。

㉕望：有声望的人。

㉖如响：好像回声。

㉗摩厉：即“磨厉”，磨利刀剑。 须：等待。

㉘左史：官名。史官有左右，左史记言，右史记行。 倚相：人名。 趋过：快速走过。

㉙《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皆古书名，早已亡佚不存。

㉚穆王：周穆王。 肆：放纵，恣意。

㉛车辙马迹：车马行走过留下的痕迹。

㉜祭公谋父：周代的卿士。《祈招》：诗歌名。

㉝止：阻止，劝阻。

㉞获没：善终。 祇宫：穆王元年在南郑所修的宫室。地在今陕西华县。

㉟愔愔(yin 音)：安祥和悦。

㊱式：语助词，无义。下两“式”字用法同。 昭：昭明，显明。

㊲王度：王的风度。

㊳形民：保存民众。形，假为“刑”，成就，犹言保存。

㊴醉饱：纵欲。

㊵馈：送食物。

㊶寐：入睡，成眠。

㊷志：记载。

㊸信善：真的说得好。

【译文】

楚灵王在州来狩猎，驻扎在颍水入淮处。派荡侯、藩子、司马督、嚣尹午、陵尹喜率领军队围攻徐国以便使吴国畏惧。楚灵王驻扎在乾谿，作为他们的后援。天下雪，楚灵王头戴皮帽，身穿秦

国所送的复陶羽衣，肩披翠羽披风，脚穿豹皮鞋，手执马鞭走出室外，太仆析父跟随在后。右尹子革晚上进见楚灵王，灵王接见他，脱下皮帽、披风、放下鞭子，同子革说："从前我的先王熊绎，与吕伋、王孙牟、燮父、禽父一同事奉周康王，他们四个国家都分到了珍宝器物，唯独我们没有。现在我派人到周王朝去，要求给我们青铜鼎以作为应分的宝物，周王会给我吗？"子革回答说："会给的哟！当初我们的先王熊绎辟处在荆山这个地方，坐的是柴车，穿的是破旧衣服，开辟丛生的杂草，跋山涉水，以事奉周天子，只有桃木制的弓，枣木制的箭贡献给周王。齐国，是周康王的舅舅；晋国和鲁国、卫国是周王的同母兄弟，楚国因此没有得到赏赐的珍宝而他们却都有。现在周王和那四个国家都顺从服事君王，都将会唯命是听，岂能爱惜鼎？。"楚灵王说："从前我们先祖的伯父昆吾，居住在原来的许国。现在郑国人贪图这里的田地而不给我们，我如果去索取，他们会给我吗？"子革回答说："会给的哟！周王都不爱惜鼎，郑国还敢爱惜土地？"楚灵王说："以前诸侯都疏远我而害怕晋国，现在我对陈、蔡、两个不羹的城墙大加修筑，每地都能出兵车一千辆，这个您也是有功劳的，诸侯将会害怕我们吗？"子革回答说："会害怕君王的哟！就是这四个国家，就足以使他们害怕了，再加上楚国全国的力量，岂敢不害怕君王您的呢？"此时工尹路向灵王请示说："君王命令破开圭作为镦柄上的装饰，谨请求指示。"灵王就进入里面察看。析父对子革说："您这个人，是楚国有声望的人呀！现在同王讲话像回声一样，国家将会怎么办呢？"子革说："我磨快了刀刃等待着，王出来后，我的刀刃就将要砍下去了。"灵王出来，重新同子革说话。这时左史倚相快步从前面走过去，灵王说："这是个好史官，你要好好地看待他。这个人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子革说："下臣曾问过他，从前周穆王想放纵他的纵欲之心，周游天下，打算使天下都有他的车轮马蹄的印迹。祭公谋父作了一首《祈招》的

诗，用来劝阻穆王的纵欲之心，穆王因此得以在祇宫中善终。下臣问他这首诗，他说不知道，如果再问更远一些的，他哪里能知道呢？”灵王说：“您能知道吗？”子革回答说：“能。这首诗说：‘祈招安祥和顺，表明有德者的声音。想着我们君王的风度，像玉样洁白，像金样凝重。保存民众的力量，自己却无纵欲私心。’”灵王向子革作揖后走进去，送上饭不吃，睡觉不眠，好几天都不能克制自己，直到遇上祸难而死。

孔子说：“古时候有记载说：‘克制自己的私欲回到礼制上来，就是仁者了。’这确实说得好！楚灵王如果能做到这样，岂能受辱于乾谿呢？”

【原文】

楚子之为令尹也，杀大司马薳掩而取其室①。及即位，夺薳居田②，迁许而质许围③。蔡洧有宠于王④，王之灭蔡也，其父死焉，王使与于守而行⑤。申之会⑥，越大夫戮焉⑦。王夺斗韦龟中犨⑧，又夺成然邑⑨，而使为郊尹⑩。蔓成然故事蔡公⑪。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许围、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礼也。因群丧职之族启越大夫常寿过作乱⑫，围固城⑬，克息舟⑭，城而居之。（以上四族及群丧职者谋作乱）

【注释】

①薳掩：即“笉（wěi 伟）掩”。楚国大夫，官为司马。 取室：夺取家产。

②薳居：楚国大夫，薳掩的族人。

③迁许：将许国人迁走。 质：扣押，抵押。 许围：许国大夫。

④蔡洧（wěi 伟）：楚国大夫。

⑤使与于守：让蔡洧一起留守国。

⑥申之会：公元前538年（鲁昭公四年）楚灵王在申地会合诸侯，越国

大夫常寿过受侮辱。

⑦戮：辱也。

⑧斗韦龟：楚国大夫，令尹子文的玄孙。　中犨：楚国地名。斗韦龟的私邑。

⑨成然：即“蔓成然”，楚国大夫，又称子旗、斗成然。

⑩郊尹：官名。治理郊区的大夫。

⑪故事：过去事奉。　蔡公：即公子弃疾。后即位为楚平王。

⑫启：开导，诱导。

⑬固城：楚国邑名。

⑭息舟：楚国邑名。

【译文】

楚灵王在当令尹的时候，杀死大司马薳掩而夺取了他家的财产。到即位以后，又夺走了薳掩的族人薳居的田，将许国的人迁走又将许国大夫许围扣作人质。蔡洧受到楚灵王的宠信，灵王灭蔡的时候，他的父亲死在这次战争中，灵王却让他参与留守国都的任务后就出发到州来狩猎。在申地会合诸侯时，灵王在会上侮辱越国的大夫。灵王夺走斗韦龟的中犨邑，又夺走蔓成然的田邑，却让他作郊尹。蔓成然以前事奉蔡公。所以薳氏的家族以及薳居、许围、蔡洧、蔓成然，都是楚灵王不加礼遇的人。他们依靠那些丧失职位的人的家族，诱导越国大夫常寿过发动叛乱，包围固城，攻下息舟，筑城而住守在里面。

【原文】

观起之死也①，其子从在蔡②，事朝吴③，曰：“今不封蔡④，蔡不封矣，我请试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皙⑤，及郊而告之情⑥，强与之盟，入袭蔡。蔡公将食，见之而逃。观从使子于食，坎⑦，用牲⑧，加书⑨，而速行。己徇于

蔡，曰："蔡公召二子，将纳之[10]。与之盟而遣之矣，将师而从之[11]。"蔡人聚，将执之，辞曰："失贼成军[12]，而杀余，何益？"乃释之。朝吴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则如违之[13]，以待所济[14]；若求安定，则如与之[15]，以济所欲。且违上[16]，何适而可[17]？"众曰："与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邓[18]，依陈、蔡人以国[19]。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弃疾、蔓成然、蔡朝吴，帅陈、蔡，不羹、许，叶之师[20]，因四族之徒[21]，以入楚。（以上观从、朝吴挟蔡公，召子干、子皙成军入楚。）

及郊，陈、蔡欲为名，故请为武军[22]。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请藩而已[23]。"乃藩为军。蔡公使须务牟与史猈先入[24]，因正仆人杀大子禄及公子罢敌[25]。公子比为王，公子黑肱为令尹，次于鱼陂[26]。公子弃疾为司马，先除王宫[27]，使观从从师于乾谿[28]，而遂告之[29]，且曰："先归复所[30]，后者劓[31]！"师及訾梁而溃[32]。（以上先定楚宫，次破散乾谿之师。）

【注释】

①观起：楚国大夫。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被楚康王车裂。

②从：观从，观起之子。又称子玉，楚国大夫。

③朝吴：原蔡国大夫声子之子。

④封：恢复，复国。

⑤子干：楚共王子，即公子比。 子皙（xi析）：楚共王子，即公子黑肱。子干，子皙皆楚灵王弟，流亡于晋国。

⑥郊：蔡国郊。 情：真象。

⑦坎：挖坑。

⑧用牲：杀牲。

⑨加书：置盟书于牲上。此是观从伪装同蔡公盟誓的场景给蔡人看。

⑩纳：送到楚国为王。

⑪将师而从之：将率领军队跟随。此是观起的诈言。

⑫成军：组成了军队。

⑬如：应当。下如字义同。　之：指蔡公。

⑭济：成败，结果。

⑮与之：赞同蔡公背叛楚灵王。

⑯违上：违背蔡公。

⑰何适：何所适从。

⑱邓：蔡国地，在今河南漯河市东南。

⑲依陈、蔡人以国：依赖陈、蔡人的复国心理。

⑳叶：楚县名，在今河南叶县。

㉑四族：指遄氏、许围、蔡洧、蔓成然。

㉒欲为名：想要宣扬讨伐无道的名声。　武军：筑壁垒。

㉓役病：役人疲劳。　藩：篱笆围墙。

㉔须务牟、史猈(pí皮)：楚国大夫，蔡公的亲信。

㉕正仆人：太子的侍御近官。

㉖鱼陂(pí皮)：地名。在今湖北天门县东北。

㉗除王宫：驱逐灵王的亲信，安排自己的党羽。

㉘从师：杜预注："从乾谿之师。"

㉙遂告之：乘机告诉他们国内所发生的情况。之，代词，指灵王的士兵。

㉚复所：恢复职位财产。

㉛劓(yì艺)：割鼻的刑罚。

㉜訾梁：地名。在今河南信阳县。

【译文】

观起被车裂而死后，他的儿子观从在蔡国，事奉朝吴，说："现在不恢复蔡国，蔡国就会不可能恢复了，我请求试一下。"于

是用蔡公的名义召回子干、子皙，待他们到达蔡国郊外，才告诉真实情况，强迫同他们订立盟约，入城偷袭蔡国。蔡公将要进食，看见这种情况就逃走了。观从让子干吃蔡公的饭，并挖坑，杀牲口，把盟书放在牲口身上，然后让子干迅速离开，自己却在蔡国宣布说："蔡公召回这两位王子，打算送他们到楚国去。同他们结盟后已派遣出去了，并打算率领军队跟随。"蔡国人集合起来，准备抓住他，观从解释说："失掉了贼人，组成了军队，杀我，又有什么好处？"朝吴说："你们几位如果愿意为楚灵王去死或逃亡，就应当反对蔡公的命令，以等待事情的结果；如果要求安定，就应当赞成他，以满足他的欲望。况且违背上司，你们将到何处去呢？"大家说："赞成蔡公！"于是跟随蔡公。蔡公召回子干、子皙两人在邓地结盟，依靠陈国人、蔡国人的复国心理来达到目的。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弃疾、蔓成然、蔡国的朝吴，率领陈、蔡、不羹、许、叶地的军队，依靠四族的族人，进入楚国。

到达楚国都的郊区，陈国、蔡国的人想要宣扬讨伐无道国君的名声，所以请求修筑营垒。蔡公了解他们的心意，说："行动要快速，况且役人已很疲劳了，请编起篱笆围墙就行了。"于是编篱笆为军营。蔡公派须务牟和史猈先进入都城，利用正仆人将楚灵王的太子禄及儿子罢敌杀掉。立公子比为王，公子黑肱为令尹，军队驻扎在鱼陂。蔡公子则担任司马，首先将灵王的亲信赶出王宫，并派观从到乾谿去同那里的军队联络，并告诉他们国内所发生的事情，同时宣布："先回去的恢复他的职位和财产，后回去的要受劓刑！"所以楚灵王率领的军队走到訾梁就溃散了。

【原文】

王闻群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车下，曰："人之爱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无子，知挤于沟

壑矣。”王曰：“余杀人子多矣，能无及此乎[1]？”右尹子革曰：“请待于郊，以听国人[2]。”王曰：“众怒不可犯也。”曰：“若入于大都[3]，而乞师于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于诸侯，以听大国之图君也。”王曰：“大福不再，只取辱焉。”然丹乃归于楚。王沿夏[4]，将欲入鄢[5]。芋尹无宇之子申亥曰[6]：“吾父再奸王命[7]，王弗诛，惠孰大焉！君不可忍[8]，惠不可弃，吾其从王！”乃求王，遇诸棘闱以归[9]。夏五月癸亥[10]，王缢于芋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以上灵王自乾谿归鄢，中途缢死。）

观从谓子干曰：“不杀弃疾，虽得国，犹受祸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将忍子，吾不忍俟也[11]！”乃行。国每夜骇曰[12]：“王入矣！”乙卯夜[13]，弃疾使周走而呼曰[14]：“王至矣！”国人大惊。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皙曰：“王至矣！国人杀君司马[15]，将来矣！君若早自图也，可以无辱。众怒如水火焉，不可为谋[16]！”又有呼而走至者，曰：“众至矣！”二子皆自杀。丙辰[17]，弃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18]，实訾敖[19]。（以上子干、子皙死，平王立。）

【注释】

①能无及此：能够不到这一步。

②听国人：听从国人的选择。国人，居于国都及近郊的人。

③大都：大的都邑。

④夏：水名，即汉水。

⑤鄢：地名，在今湖北宜城县西南。

⑥芋尹：官名，　无宇：人名。　申亥：无宇之子。

⑦奸:犯,触犯。

⑧忍:忍心,狠心。

⑨棘闱:地名。或说棘为地名,闱,门名。

⑩癸亥:二十五日。

⑪俟:等待。

⑫国:城中。 骇:惊吓。

⑬乙卯:五月十七日。

⑭周走:四处走,遍走。

⑮君司马:您的司马,即弃疾。

⑯不可为谋:没有办法可想。

⑰丙辰:五月十八日。

⑱訾:地名。在今河南信阳县,即楚灵王师溃散的訾梁。

⑲訾敖:楚君王没有谥号,则多以葬地冠以"敖"字,如若敖、郏敖、杜敖等。

【译文】

灵王听到他的儿子们被杀的消息,自己摔到车下,说:"别人爱自己的儿子,也同我一样吗?"他的侍从说:"还要超过您啊!小人物年老后没有儿子,知道会被挤到沟壑里去的了。"灵王说:"我杀别人的儿子很多了,自己能够不到这个地步吗?"右尹子革说:"请王在国都郊外等待,以听候国人的选择。"灵王说:"大众的愤怒是不可触犯的。"子革说:"或者可以到大的都邑去,然后向诸侯请求军队援助。"灵王说:"都背叛我了。"子革说:"也许可以逃亡到诸侯国去,然后听从大国为您出主意。"灵王说:"大的福气不会再来,这样作只会是自找侮辱而已。"子革于是离开灵王回到楚国。灵王沿着汉水而行,准备进入鄢地,芋尹无宇的儿子申亥说:"我的父亲两次触犯王的法令,王都没有诛杀他,恩惠还有比这更大的吗!对君王不能忍心不顾,恩惠不可以抛弃不报,我还是要跟随君王!"于是就寻找灵王,在棘闱遇到后一起回

去。夏五月癸亥(二十五)日,灵王在芋尹申亥家上吊自杀。申亥把他的两个女儿作为陪葬埋葬了楚灵王。

观从对子干说:"若不杀掉弃疾,虽然得到国家,却像得到灾祸一样。"子干说:"我不忍心杀他。"观从说:"他将对您忍心的,我不忍心等待下去了!"于是就出走了。楚国都城中每夜都常有人大声惊呼道:"灵王进城了!"乙卯(五月十七)日夜里,弃疾派人到城里到处奔走高喊:"灵王到来了!"城中人大为惊恐。弃疾让蔓成然去告诉子干、子皙说:"灵王已经来了!国人杀了您的司马弃疾,马上就要进攻您们了!您们如果早点自作打算,可以不受到侮辱。民众的愤怒就像水火,没有办法可想了!"又有呼喊着走来的人,说:"大伙都到来了!"子干、子皙就自杀了。丙辰(五月十八)日,弃疾即位,改名叫熊居。把子干埋葬在訾地,称之为訾敖。

【原文】

杀囚①,衣之王服,而流诸汉②,乃取而葬之,以靖国人。使子旗为令尹③。

楚师还自徐④,吴人败诸豫章⑤,获其五帅⑥。

平王封陈、蔡,复迁邑⑦,致群赂⑧,施舍、宽民、宥罪、举职⑨。召观从,王曰:"唯尔所欲。"对曰:"臣之先,佐开卜⑩。"乃使为卜尹⑪。使枝如子躬聘于郑⑫,且致犨、栎之田⑬。事毕弗致,郑人请曰:"闻诸道路⑭,将命寡君以犨、栎,敢请命。"对曰:"臣未闻命。"既复,王问犨、栎,降服而对⑮,曰:"臣过失命,未之致也。"王执其手曰:"子毋勤⑯,姑归。不谷有事,其告子也⑰。"

他年,芋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以上平王即位

新政）

【注释】

①杀囚：楚平王杀死一名囚徒。

②流诸汉：让尸体在汉水中漂流。以作为楚灵王已死的假像。 诸，之于。

③子旗：即蔓成然。

④楚师还自徐：楚军从围徐的战争中撤回。

⑤豫章：楚地名。在今安徽省霍丘、六安，霍山县一带。

⑥五帅：指荡侯、潘子、司马督、囂尹午、陵尹喜五人。

⑦复迁邑：迁出去的人回到原邑中。

⑧致群赂：奖赏有功人员。

⑨举职：举拔被废弃的官员。

⑩开卜：占卜。即掌占卜的官。

⑪卜尹：主占卜事。

⑫枝如子躬：楚大夫。枝如，复姓，子躬，私名。

⑬雠（chōu 仇）：郑国邑名。在今河南鲁山县东南。 栎：郑国邑名。在今河南禹县。

⑭闻诸道路：听到道路上传说。

⑮降服：脱去上衣，换上低等的服装，表示请罪。

⑯子毋勤：你不要自辱。勤，王念孙说“勤犹辱也。”

⑰其告子：将会告诉你，即将会委派你做事，表示信任。

【译文】

楚平王让人杀死一个囚犯，穿上楚王的衣服，将尸体放在汉水中漂流，于是取了来作为灵主的尸体埋葬，以此安定楚国人心。让蔓成然担任令尹。

楚国军队从包围徐国的战争中撤回，被吴国人在豫章打败，带兵的五位统帅全部被俘。

平王使陈国、蔡国复了国，让被迁往别处的人回到原邑中，

奖赏有功官吏，向贫困者施舍财物，废除苛政、赦免罪人、举拔被废的旧官员。楚平王召见观从，说："随便你要求什么。"观从回答说："下臣的先辈是协助卜尹的。"于是任命他为卜尹。派枝如子躬到郑国去聘问，并归还以前夺取犨、栎两地的田。聘问结束后，并没有交还，郑国人问他说："听到道路上传说，将要把犨地、栎地的土地给予寡君，谨向您请问此事。"枝如子躬回答说："下臣没有听到这样的命令。"回到楚国复命以后，平王问起犨、栎的事，枝如子躬脱去上衣回答说："下臣罪过，漏失王命，没有交还。"平王拉着他的手说："您不要自辱，暂且回去。我有事时，还会告诉你去办的。"

过了几年，芋尹申亥把楚灵王的棺材所在向平王作了报告，于是将灵王改葬。

【原文】

初，灵王卜曰："余尚得天下①？"不吉，投龟，诟天而呼曰②："是区区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无厌也，故从乱如归。

初，共王无冢適③，有宠子五人，无適立焉④。乃大有事于群望⑤，而祈曰："请神择于五人者，使主社稷⑥。"乃遍以璧见于群望⑦，曰："当璧而拜者⑧，神所立也，谁敢违之！"既，乃与巴姬密埋璧于大室之庭⑨，使五人齐⑩，而长入拜⑪。康王跨之⑫，灵王肘加焉⑬，子干、子皙皆远之。平王弱⑭，抱而入，再拜，皆厌纽⑮。斗韦龟属成然焉⑯，且曰："弃礼违命⑰，楚其危哉！"（以上埋璧之事）

【注释】

①尚：也许，可能。

②诟(gòo 够):骂。

③冢適:嫡长子。冢,大。

④无適立:不知立谁为嫡长子继承王位。

⑤大有事:大祭祀。 群望:群山。

⑥主社稷:当国王。

⑦见:展示。

⑧当:正对着。

⑨巴姬:楚共王妾。 大室:祖庙。

⑩齐:同"斋",斋戒。

⑪长入拜:依长幼次第进入祖庙跪拜。

⑫跨之:两腿跨在璧上。

⑬肘加:胳膊肘压在璧上。

⑭弱:幼小。

⑮厌(yā 压)纽:压在璧纽上。厌,压。

⑯属:即"嘱",嘱托。

⑰命:天命。

【译文】

当初,楚灵王占卜问卦说:"我可能得到天下吗?"结果不吉利,灵王把龟扔在地上,辱骂上天并大喊道:"这一点点都不给我,我一定要自己取到手!"百姓担心他贪得无厌,所以参加动乱好像回家一样。

当初,楚共王没有嫡长子,有宠爱的儿子五个,不知立谁为嫡子合适。于是大祭国内的群山神灵,并祈求说:"请求神灵在这五个人中选择,让他主持国家。"于是将玉璧向所有的大山展示,说:"正对着璧下拜的,就是神所选择立为嫡子的,谁人敢违背!"祭祀结束后,就与巴姬一道秘密地将玉璧埋在祖庙的院子里,让五个儿子斋戒,依长幼顺序进去下拜。康王两脚跨在璧上,灵王胳膊肘压在璧上,子干、子皙都远离玉璧。平王年幼,被抱进去,

两次下拜，都压着璧纽处。斗韦龟把平王嘱托给蔓成然，并且说："抛弃礼义而违背天命，楚国将会有危险了！"

【原文】

子干归①，韩宣子问于叔向曰②："子干其济乎③？"对曰："难！"宣子曰："同恶相求④，如市贾焉⑤，何难？"对曰："无与同好，谁与同恶？"取国有五难：有宠而无人⑥，一也；有人而无主⑦，二也；有主而无谋，三也；有谋而无民，四也；有民而无德，五也。子干在晋，十三年矣。晋、楚之从，不闻达者⑧，可谓无人；族尽亲叛⑨，可谓无主；无衅而动⑩，可谓无谋；为羁终世⑪，可谓无民；亡无爱征⑫，可谓无德。王虐而不忌⑬，楚君子干⑭，涉五难以弑旧君，谁能济之⑮？有楚国者，其弃疾乎？君陈、蔡，城外属焉⑯，苛慝不作⑰，盗贼伏隐，私欲不违，民无怨心，先神命之⑱，国民信之。芈姓有乱⑲，必季实立⑳，楚之常也㉑。获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㉒，三也；宠贵，四也；居常㉓，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难，谁能害之？子干之官，则右尹也；数其贵宠，则庶子也；以神所命，则又远之。其贵亡矣，其宠弃矣，民无怀焉，国无与焉㉔，将何以立？"宣子曰："齐桓、晋文不亦是乎？"对曰："齐桓，卫姬之子也。有宠于僖㉕；有鲍叔牙、宾须无、隰朋以为辅佐㉖；有莒、卫以为外主㉗，有国、高以为内主㉘；从善如流，下善齐肃㉙；不藏贿，不从欲㉚，施舍不倦，求善不厌。是以有国，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㉛。有宠于献㉜；好学而不贰㉝；生十七年，有士五

人[34]，有先大夫子馀、子犯以为腹心[35]，有魏犨、贾佗以为股肱[36]，有齐、宋、秦、楚以为外主，有栾、郤、狐、先以为内主[37]；亡十九年，守志弥笃[38]，惠、怀弃民[39]，民从而与之[40]。献无异亲[41]，民无异望，天方相晋[42]，将何以代文？此二君者，异于子干。共有宠子，国有奥主[43]。无施于民，无援于外，去晋而不送[44]，归楚而不逆，何以冀国[45]？”（以上叔向论子干不能得国）

【注释】

①子干归：子干从晋国归楚。

②韩宣子：晋国大夫韩起。 叔向：晋国大夫，名羊舌肸，又称叔肸，杨肸。

③济：成功。

④同恶相求：共同的憎恶而互相需求。

⑤市贾：商人在市场上作买卖。

⑥有宠：有显贵的身份。 人：指贤能的人才。

⑦主：内应。

⑧达：知名人物。

⑨族尽亲叛：族人被消灭，亲族背叛。

⑩无衅而动：没有空子而行动。衅，间隙，空子。观从召子干时，楚国未发生大乱。

⑪羁：作客在外。 终世：终身。

⑫爱征：国内爱他的征兆。

⑬忌：猜忌，忌刻。楚灵王不忌刻，未至完全失掉民心。

⑭君子干：以子干为国君。君，动词。

⑮济之：帮助他。

⑯城外属焉：方城山以外归属于弃疾。城，方城山。

⑰苛慝（tè 特）：苛刻邪恶。

⑱先神命之：指压璧纽事。

⑲芈(mǐ 米)姓:楚国王族姓。

⑳季:小儿子。楚国发生变乱,小儿子才常得国,并非楚国实行幼子继承制。

㉑常:常例。

㉒令德:美德。

㉓居常:处在常例。指年纪最小。

㉔国无与焉:国内没有亲附的。与,亲近,亲附。

㉕僖:齐僖公。齐桓公之父。

㉖鲍叔牙、宾须无、隰朋:三人皆齐国大夫。

㉗莒、卫:莒国,齐桓公出奔之地。卫国,齐桓公的母舅。　外主:外援。

㉘国、高:国氏、高氏。齐国的正卿。

㉙下善:指一般行动。　齐肃:齐肃皆有疾速之义,为同义连用。

㉚从欲:纵欲。

㉛狐季姬:晋文公母亲。

㉜献:晋献公,晋文公的父亲。

㉝不贰:专心致志,没有二心。

㉞有士五人:指狐偃、赵衰、颠颉、魏犨、司空季子。

㉟子馀:赵衰。　子犯:狐偃。

㊱魏犨:魏武子。　贾佗:司空季子。

㊲栾、郤、狐、先:晋国内的大宗族。

㊳弥笃:更加坚固。

㊴惠怀:晋惠公、晋怀公。

㊵与之:亲附晋文公。与,亲附。之,指晋文公。

㊶献无异亲:晋献公有子九人,他子皆死,只有文公在。异亲,其他的亲子。

㊷相:佑助。

㊸奥主:高深莫测的人。主指公子弃疾。

㊹去晋而不送:离开晋国没有人送行。

㊺冀国:希冀得到楚国。

【译文】

子干归楚时，韩宣子问叔向说："子干能够成功吗！"叔向回答说："困难！"韩宣子说："人们有共同的憎恶而互相需求，就像商人在市场上买卖一样，有什么难的？"叔向回答说："没有人和他有共同的爱好，谁又和他有共同的憎恶？取得国家政权有五个难处：有高贵的身份却没有贤人相助，这是一；有贤人相助却内外没有人支援，这是二；有内应有外援却没有谋略，这是三；有谋略却没有百姓支持，这是四；有百姓支持却没有德行，这是五。子干在晋国，已经十三年了。在晋国、楚国时的随从人中，没听说有知名的人物，可说是没有贤人相助；宗族被消灭，亲人背叛，可说是没有内应；楚国没有内乱就行动，可说是没有谋略；在外作客一辈子，可说是没有群众拥护；流亡在外，国内没有对他流露出爱的征兆，可说是没有德行。楚灵王虽然暴虐却不忌刻，楚国如果以子干为国君，关系到这五个难处而杀死原来的国君，谁能帮助他成功？得到楚国政权时，恐怕是弃疾了。他统治着陈、蔡两地，方城山以外的地方都归属了他，苛刻邪恶事都没有发生过，盗贼潜伏隐藏，自己的私欲不违背礼制，百姓没有怨恨他的心里，神灵任命他，国内的民众相信他。芈姓发生动乱，一定是小儿子成为国君，这是楚国的常例。获得神的任命，这是一；有百姓支持，这是二；有美好的德行，这是三；出身高贵，这是四；处于小儿子地位，这是五。有五条有利益来排除五条难处，谁能够伤害他？子干的官职，只不过是右尹；论他的出身，不过是庶子；论神灵的任命，则又远离玉璧。他的高贵丧失了，他的宠信丢掉了，百姓不怀念他，国内没有人亲附他，将要凭什么去成为国君？"宣子说："齐桓公、晋文公不也是这样作客在外吗？"叔向回答说："齐桓公，是卫国姬姓的女儿所生。受到父亲僖公的宠爱；有鲍叔牙、宾须无、隰朋这样的贤人为辅佐；有莒国、卫国作为外援，有国氏、高氏作为内应；他从善如流，行动迅速；不聚积私财，不放纵

私欲，施舍不知疲倦，求善没有个满足。由于这样而享有国家，不是很适宜的吗？我们的先君文公，是狐季姬所生的儿子。受到父亲献公的宠爱；好学而专心；年纪只有十七岁，却有五位贤人相助。有先大夫子馀、子犯作为心腹，有魏犨、贾佗作为臂膀，有齐国、宋国、秦国、楚国作为外援，有栾氏、郤氏、狐氏、先氏作为内应；在外流亡十九年，坚守自己的志向更加专一，惠公、怀公抛弃百姓，百姓从而归附他。晋献公没有了别的亲生儿子，百姓没有其他的希望，上天正在帮助晋国，将会用谁来代替晋文公？这两位国君，和子干不一样。楚共王还有宠爱的儿子，国内还有高深莫测的人物。而他对百姓没有施惠，外部没有援助，离开晋国没有人送行，回到楚国没有人迎接，他拿什么来希望得到楚国政权呢？”

杨升南　译注

左传·吴楚鸡父之战

【题解】

本篇选自《左传·昭公二十三年》。春秋时期诸侯国间的军事斗争形势，鲁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46年）宋国向戌斡旋下的弭兵盟会后，发生重大的变化：军事斗争的战场由晋楚间的南北对恃，转为我国东南的吴楚、吴越相争。吴楚鸡父之战，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一次重要战争。本文记述了吴人进攻楚国的州来，楚国纠合七国兵力相救。战前楚国主帅病死军中，

七国同役而不同心，吴国采用公子光“去备薄威”，先击弱者的战术，大败楚军。由此吴国成为楚国的强敌。

【原文】

吴人伐州来①，楚诿越帅师及诸侯之师奔命救州来②。吴人御诸钟离③。子瑕卒④，楚师熸⑤。吴公子光曰⑥：“诸侯从于楚者众，而皆小国也，畏楚而不获已⑦，是以来。吾闻之曰：‘作事威克其爱⑧，虽小必济⑨。’胡、沈之君幼而狂⑩，陈大夫挈壮而顽⑪，顿与许、蔡疾楚政⑫。楚令尹死，其师熸，帅贱多宠⑬，政令不一。七国同役而不同心，帅贱而不能整⑭，无大威命⑮，楚可败也。若分师先以犯胡、沈与陈，必先奔。三国败，诸侯之师乃摇心矣。诸侯乖乱，楚必大奔。请先者去备薄威⑯，后者敦陈整旅⑰。”吴子从之。

【注释】

①州来：国名。地在今安徽省凤台县境，反复归属于吴、楚两国，后为吴所有，封季扎，称为延州来。

②诿（wěi 伟）越：楚国大夫，官为司马。 奔命：奉王命奔赴战场。

③钟离：地名。在今安徽省凤台县稍北而东，淮水南岸。

④子瑕：楚国令尹阳匄。

⑤熸（jiān 尖）：熄灭灯火。此指军中士气衰落。

⑥公子光：诸樊之子，即阖庐。后杀王僚夺得君位。

⑦不获已：不得已，即受胁迫而来。

⑧克：攻克，战胜。 爱：偏爱。

⑨济：成功，获胜。

⑩胡：国名。归姓，地在今安徽省阜阳市境。 沈：国名。姬姓，地在今安徽省阜阳市西北百二十里。

⑪䢅(niè 聂)：即夏䢅，陈国大夫。　壮而顽：年虽壮却愚顽。

⑫顿：国名。姬姓，地在今河南项城县西。　许：国名。姜姓，地在今河南许昌，后迁于叶，此后多次迁徙。　蔡：国名。姬姓，地在今河南上蔡县。　疾楚政：憎恨楚国政事。

⑬帅贱：选越官为司马，地位低。　多宠：军中受到楚王宠爱的人很多。

⑭不能整：不能整齐号令，意谓不能团结一致。

⑮无大威命：没有重大威严的军令。

⑯先者：先锋队。　去备薄威：去掉戒备减少军威。即示敌人以弱。

⑰后者：后续部队。　敦陈整旅：阵势雄厚，师旅整齐。

【译文】

吴国人进攻州来，楚国的选越率领楚国军队和诸侯国的军队奉命奔赴援救州来。吴国在钟离抵抗楚国联军。楚国令尹子瑕在军中死去，楚国军队熄灭灯火以示哀悼。吴公子光说："诸侯跟着楚国的虽然多，却都是一些小国，害怕楚国，不得已而跟着来。我听说：'作事如果用威势战胜对方所偏爱的，虽是小国也一定会成功。'胡国、沈国的国君年幼而浮躁，陈国的大夫䢅虽年壮却很愚顽，顿国与许国、蔡国憎恨楚国的政事。楚国的令尹死了，他的军队士气低落。楚军的统帅地位低，部下中受到国王宠爱的人又多，军队的政令就无法统一。七个国家共同参加战争却不是一条心，统帅地位低不能统一号令，没有重大威严的军令，楚国是可以打败的。如果我们分出一部分兵力，先进攻胡国、沈国与陈国军队，他们一定首先逃跑。三国兵败，诸侯国军队的军心就动摇了。诸侯国军队一混乱，楚国军队也一定会大肆逃跑。请求去掉先头部队的戒备以减弱威严，让后续部队的阵容雄厚师旅整严。"吴王听从他的意见。

【原文】

戊辰晦[1]，战于鸡父[2]。吴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与陈，三国争之[3]。吴为三军以系于后[4]，中军从王，光帅右，掩馀帅左[5]。吴之罪人或奔或止[6]，三国乱。吴师击之，三国败，获胡、沈之君及陈大夫。舍胡、沈之囚[7]，使奔许与蔡、顿曰："吾君死矣！"师噪而从之[8]，三国奔，楚师大奔。

书曰[9]："胡子髡、沈子逞灭[10]，获陈夏齧，"君臣之辞也[11]。不言战，楚未陈也[12]。

【注释】

①戊辰晦：七月二十九日。七月小，故晦日在二十九。

②鸡父：地名。在今河南固始县东南。

③争之：争夺捕捉吴国罪徒。罪囚不能战，故三国士兵可轻易俘获。

④系：跟随。

⑤掩馀：吴国公子。

⑥或奔或止：或逃跑或停止不动。

⑦舍：放。 囚：俘虏。

⑧师：吴师。 噪：吼，喊叫。 从之：追击顿国、许国、蔡国军队。

⑨书：鲁国史书《春秋》上的记载。

⑩胡子髡：胡国国君名。 沈子逞：沈国君名。 灭：国君被俘称为"灭"。

⑪君臣之辞：指国君与臣被俘不同的用词。国君被俘称"灭"，大夫被俘称"获"。

⑫陈：列阵。

【译文】

戊辰（七月二十九）日，吴楚军在鸡父交战。吴王用三千名罪

犯先去进攻胡国、沈国和陈国军队，三国士兵争着抓获吴国罪人。吴国将军队分作三军跟随在罪人后面，吴王坐镇中军，公子光率领右军，公子掩馀率领左军。吴国的罪人遇见敌军，有的逃跑，有的停止不动，三国军队阵容大乱。吴国军队趁势攻击，三国军队大败，俘虏了胡国、沈国的国君和陈国的大夫。吴国将胡国、沈国的俘虏放回，让他们逃到许国和蔡国、顿国的军队中说："我们的国君已经死了！"吴国的军队鼓噪着追杀过去，三国军队逃走，楚国军队也拼命逃跑。

鲁国史书《春秋》上记载这件事说："胡子髡、沈子逞灭，获陈夏齧，"这是对国君和臣下使用的辞不同。《春秋》上没有提到"战"，这是由于楚国军队还没有排列阵势。

杨升南　译注

左传·鲁昭公乾侯之难

【题解】

本篇节选自《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至定公元年。篇中记述鲁国国君昭公，在同执政大臣季孙氏有矛盾的一批宗族支持下，围攻季孙氏并要将他杀死。季孙氏在叔孙氏、孟孙氏的支持下，反败为胜。昭公兵败后不听劝阻，轻率决定逃出国外，先在齐国的阳州居住三年，后又移居晋国的乾侯。诸侯们先后表示要支持昭公返国，但在季孙氏的贿赂下，皆无诚心相助。鲁昭公流落国外八年，最后死在乾侯。鲁昭公与季孙氏斗争的失败，是春秋后期诸

侯国公室衰落，卿大夫势力强大的一种历史趋势，鲁昭公的失败，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例子。

【原文】

季公若之姊为小邾夫人①，生宋元夫人②，生子，以妻季平子③。昭子如宋聘④，且逆之。公若从，谓曹氏勿与⑤，鲁将逐之。曹氏告公⑥，公告乐祁⑦。乐祁曰："与之！如是，鲁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⑧，鲁君丧政四公矣⑨。无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国君是以镇抚其民⑩。《诗》曰⑪："人之云亡⑫，心之忧矣。'鲁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犹可⑬，动必忧。"（以上公若以鲁将逐季平子告宋）

"有鹳鹆来巢⑭"，书所无也⑮。师己曰⑯："异哉！吾闻文、成之世⑰，童谣有之，曰：'鹳之鹆之，公出辱之⑱。鹳鹆之羽，公在外野，往馈之马。鹳鹆跦跦⑲，公在乾侯，征褰与襦⑳。鹳鹆之巢，远哉遥遥，祠父丧劳㉑，宋父以骄㉒。鹳鹆鹳鹆，往歌来哭㉓。'童谣有是，今鹳鹆来巢，其将及乎？"（以上鹳鹆之兆）

【注释】

①季公若：鲁国大夫。季孙宿子，季平子叔父，又称季公亥。季公若之姊为季平子姑。 小邾：国名。鲁国的附属国。

②宋元夫人：宋元公的夫人。宋元公，宋国国君，在位十五年（公元前531～前517年）。

③季平子：鲁国大夫。名季孙如意，鲁国执政大臣。

④昭子：即叔孙昭子，名叔孙诺。 聘：行聘礼。

⑤曹氏：即宋元公夫人。小邾国为曹姓，故称其外甥女为曹氏。

⑥公：指宋元公。

⑦乐祁：宋国大夫。

⑧政：政权。　三世：三代，指文子、武子、平子。

⑨四公：指宣公、成公、襄公、昭公。鲁国君从宣公始，就丧失了政权。

⑩镇抚：镇定安抚。

⑪《诗》：即《诗经·大雅·瞻卬》。

⑫人：人才，贤才。　亡：丧。

⑬靖：安定。

⑭鹬鸲（qú yù 渠玉）：鸟名，即八哥。

⑮书所无：记载没有见过的事。

⑯师己：鲁国大夫。

⑰文、成之世：周文王、周成王时期。

⑱辱：受侮辱。

⑲跦跦（zhù 朱）：跳动之状。

⑳征：求取。　褰（qiān 牵）：裤子。　襦（rú 如）：短衣。

㉑祠父：鲁昭公名祠。父，男子美称。　丧劳：死于辛劳。

㉒宋父：鲁定公名宋。公子宋立为鲁君，故“骄”。公子宋是昭公之弟。

㉓往歌：昭公出走，很气派，故歌唱。　来哭：回来则死，故哭。

【译文】

季公若的姐姐是小邾国君的夫人，生了宋元公夫人。宋元公夫人生有女儿，将要嫁给季平子。叔孙昭子到宋国行聘礼，并且迎亲。季公若也跟随到宋国，对宋元夫人说，不要同意这门亲事，鲁国将要驱逐季平子。宋元夫人将此事告诉宋元公，宋元公告诉乐祁。乐祁说：“给他！如果像季公若所说的那样，鲁国国君一定会被赶出国。鲁国的政权在季氏手里已经三代了，鲁国国君丧失政权已经四世了。没有百姓支持而能满足他的愿望，还没有过，因此国君必须镇定安抚他的百姓。《诗》中说：‘民众的丧失，心中忧虑。’鲁国国君失掉民众，哪里还能满足他的欲望？安静地等待命运的安排还勉强过得去，若有举动，一定会带来忧患。”

鲁国史书《春秋》上记载“有鹳鹆来筑巢”，这是记载过去没有见过的事。师己说：“怪呀！我听说在周文王、成王的时候，有一首童谣，说：‘鹳啊鹆啊，国君出走受委屈。鹳鹆的羽毛，国君在荒郊，臣下送去马匹。鹳鹆蹦蹦跳跳，国君住在乾侯，向人讨裤子和短襖。鹳鹆的巢，路途迢迢，裯父死于辛劳，宋父以此为骄。鹳鹆鹳鹆，去时唱歌，来时却哭泣。’有这样的童谣，现在鹳鹆来筑巢，恐怕祸难就要降临了吧？”

【原文】

初，季公鸟娶妻于齐鲍文子①，生申②。公鸟死，季公亥与公思展与公鸟之臣申夜姑相其室③。及季姒与饔人檀通④，而惧，乃使其妾抶己⑤，以示秦遄之妻曰⑥：“公若欲使余⑦，余不可而抶余。”又诉于公甫曰⑧：“展与夜姑将要余⑨。”秦姬以告公之⑩，公之与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于卞⑪，而执夜姑，将杀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杀是，是余杀也！”将为之请。平子使竖勿内⑫，日中不得请。有司逆命⑬，公之使速杀之。故公若怨平子。

季、郈之鸡斗⑭。季氏介其鸡⑮，郈氏为之金距⑯。平子怒，益宫于郈氏⑰，且让之⑱，故郈昭伯亦怨平子⑲。

臧昭伯之从弟会为谗于臧氏⑳，而逃于季氏。臧氏执旃㉑。平子怒，拘臧氏老㉒。将禘于襄公㉓，万者二人㉔，其众万于季氏。臧孙曰㉕：“此之谓不能庸先君之庙㉖！”大夫遂怨平子。（以上众怨平子）

【注释】

①季公鸟：鲁国大夫。季公若兄，季平子叔父。　鲍文子：齐国大夫。鲍叔牙之后，名鲍国。

②申：《左传》作“甲”。　生甲：因失名，故称甲，犹言某甲。

③公思展：鲁国大夫。季氏族人。　申夜姑：季公若的家臣。　相其室：管理家务。

④季姒：公鸟妻，鲍文子女。　饔人：管伙食的。　通：通奸。

⑤抶（chi 翅）：鞭打。

⑥秦遄：鲁国大夫。其妻是公鸟的妹妹，亦称秦姬。

⑦使余：使我视寝，即要她伴宿。

⑧公甫：鲁国大夫，季平子弟。

⑨要：要挟。

⑩公之：季平子弟。季平子、公甫、公之皆季孙纥之子。

⑪卞：地名。今山东泗水县东五十里。

⑫竖：左右小臣。　内：纳，入。

⑬逆命：接受命令。

⑭郈：郈氏。鲁孝公之子郈惠伯巩的后代。鲁国贵族。　鸡斗：斗鸡。

⑮介：穿上甲。

⑯金距：金属爪子。

⑰益宫：扩大宫室。

⑱让：责备。

⑲郈昭伯：鲁国大夫。又称郈孙。

⑳臧昭伯：鲁国大夫。臧文仲曾孙，鲁孝公子臧僖伯的后代。　为谗于臧氏：在臧氏族中诬陷他人。

㉑旃（zhān 毡）：“之焉”的合音字。

㉒臧氏老：臧氏家臣的总管。

㉓禘：祭祀名。

㉔万：万舞。

㉕臧孙：即臧昭伯。

㉖庸：功，报功。

【译文】

当初，季公鸟娶齐国鲍文子女为妻，生下某甲。公鸟死后，季公若与公思展、公若的家臣申夜姑共同管理他的家务。当季公鸟的遗孀同她家管伙食的人檀通奸后，感到害怕，就让她的侍女鞭打自己，然后给秦遄的妻子看，说："公若想同我睡觉，我不肯他就鞭打我。"又去向公甫诉苦，说："公思展和夜姑打算要挟我。"秦遄的妻子将这事告诉公之，公之与公甫告诉了季平子，平子把公思展拘禁在卞地，捉住了申夜姑准备杀他。公若哭泣着哀求说："杀了他，就等于是杀了我！"打算为他请求。季平子让侍从不放他进来，太阳到中午了还没有请求上。官吏去接受行刑的命令，公之让他们赶快将申夜姑杀死。所以公若怨恨季平子。

季孙和郈昭伯斗鸡。季平子将鸡穿上皮甲，郈昭伯给鸡套上金属爪子。季平子生气，在郈氏的地面上扩大自己的住宅，并且责备郈昭伯，所以郈昭伯也怨恨季平子。

臧昭伯的从弟臧会，在臧氏族中诬陷他人，后逃到季孙那里，臧氏在季孙氏处抓住了他。季平子生气，就拘留了臧氏的家臣头头。将要禘祭襄公，在襄公宗庙里跳万舞的只有两个人，多数人都到季孙氏家去跳万舞了。臧昭伯说："这就叫做不能让昭公在先君宗庙里祭祀报功！"鲁国大夫于是都怨恨季平子。

【原文】

公若献弓于公为①，且与之出射于外，而谋去季氏。公为告公果、公賁②，公果、公賁使侍人僚柤告公③。公寝，将以戈击之，乃走。公曰："执之"，亦无命也④。惧而不出，数月不见，公不怒。又使言，公执戈以惧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⑤！"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孙，臧孙以难⑥；告郈孙，郈孙以可，劝⑦。告子家懿

伯[8]，懿伯曰："谗人以君儌幸[9]，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为也！舍民数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10]！且政在焉[11]，其难图也！"公退之，辞曰："臣与闻命矣，言若泄，臣不获死[12]。"乃馆于公[13]。（以上公为等谋逐季氏）

【注释】

①公为：鲁昭公子务人，又称为公叔务人。

②公果、公贲：皆公为之弟，鲁昭公子。

③侍人：即寺人，宦官。　僚祖：侍人名。

④无命：没有下正式命令。

⑤及：过问的事。

⑥难：困难。　以难：认为困难，难办到。

⑦劝：劝鲁昭公采纳驱逐季氏的意见。

⑧子家懿伯：即子家子，名子家羁。鲁庄公之后，为东门氏。

⑨儌幸：侥幸行事。

⑩不可必：不可能一定成功。

⑪政：政权。季孙执掌国政，故说："政在。"

⑫不获死：不得好死。

⑬馆于公：住在昭公宫室中，以避泄密之嫌。

【译文】

季公若向公为献上一张弓，并同他到城外去射箭，谋划去掉季孙氏。公为告诉公果、公贲，公果、公贲让侍人僚祖告诉昭公。昭公已睡下，准备用戈击他，僚祖就躲开了，昭公说："抓住他"，也没有下令执行。僚祖害怕不敢露面，数月不去见昭公，昭公也没有生气。公果又让他去向昭公说，昭公举着戈威胁他，僚祖就躲开。公果再次让他去说，昭公说："这不是小人所应当过问的事！"公果于是自己去向昭公说。昭公告诉臧昭伯，臧昭伯认为困难；昭公告诉郈昭伯，郈昭伯认为可以，并劝昭公进行。昭公告诉

子家子，子家子说："小人让国君侥幸行事，如果事情不成功，国君遭受恶名，这事不能做的！国君抛弃百姓已经几代人了，以此要获得成功，不一定有把握！况且政权在他手里，恐怕是很难算计他的！"昭公让他退下去，子家子推辞说："臣下已经听到命令了，所讲的话如果泄漏出去，臣下会不得到好死的。"于是就在昭公宫殿里住下来。

【原文】

叔孙昭子如阚①，公居于长府②。九月戊戌③，伐季氏，杀公之于门④，遂入之。平子登台而请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讨臣以干戈，臣请待于沂上以察罪⑤。"弗许；请囚于费⑥，弗许；请以五乘亡⑦，弗许。子家子曰："君其许之，政自之出久矣，隐民多取食焉⑧，为之徒者众矣⑨。日入慝作⑩，弗可知也。众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将蕴⑪。蕴蓄，民将生心⑫。生心，同求将合⑬，君必悔之！"弗听。郈孙曰："必杀之！"（以上公徒伐季氏）

公使郈孙逆孟懿子⑭。叔孙氏之司马鬷戾言于其众曰⑮："若之何！"莫对。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国⑯。凡有季氏与无⑰，于我孰利？"皆曰："无季氏，是无叔孙也！"鬷戾曰："然则救诸？"帅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释甲执冰而踞⑱，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见叔孙氏之旌，以告。孟氏执郈昭伯，杀之于南门之西，遂伐公徒。（以上孟孙、叔孙救季氏）

【注释】

①阚：地名。在今山东省南旺湖中。

②长府：府库名。储藏财物的库房。

③戊戌：十一日。杨伯峻说。方诗铭推算是年九月无戊戌，而八月十二日为戊戌，十三日为己亥，与杨伯峻说差一月又一日。译文据杨说。下同。

④门：季孙氏府宅的门。

⑤沂上：沂水上。沂，水名，源出山东邹县东北，西经曲阜，与洙水合，入于泗水。

⑥费：地名。季孙氏的封邑，在今山东鱼台县东南。

⑦以五乘亡：带着五辆车逃亡。

⑧隐民：贫穷的民众，就食于季孙氏家者。

⑨为之徒：做他的党徒。

⑩慝：邪恶。

⑪蕴：盛大。

⑫生心：产生反叛的心。

⑬同求相合：有同样要求的将相互纠合。

⑭孟懿子：鲁国大夫。名仲孙何忌。

⑮鬷戾（zōng li 宗利）：人名。叔孙氏家臣。

⑯不敢知国：不敢考虑国家的事。

⑰凡：副词，大概，大致。杨伯峻说。

⑱执冰：拿着箭筒的盖。冰，箭筒盖。

【译文】

叔孙昭子去到阚地，昭公住在长府里。九月戊戌（十一）日，昭公攻打季孙氏，在季孙氏住宅的大门内杀死季平子弟公之，就攻了进去。季平子登上高台请求说："君主没有调查臣下的罪过，就派官吏用武力讨伐臣下，臣下请求在沂水边上去停留，等待君主调查罪过。"昭公不准许；又请求把他囚禁在费邑，也不准许；请求让他带着五辆车流亡到国外去，还是不准许。子家子说："君主您还是准许他吧，国家的政令从他那里发出已经很久了，贫困的人靠他吃饭的很多，成为他的党徒的人很不少。太阳下山后，坏人是否会冒出来，还不知道。大众的愤怒是不可以让它积聚

的，积聚而不加以疏导，将会更大。越来越大的怒气积聚，百姓就将产生叛逆之心。反叛的心理产生，有相同要求的人就会纠合在一起，到那时君主您一定会后悔的！”昭公不听从。郈昭伯说：“一定要杀死季孙！”

昭公派郈昭伯去迎接孟懿子。叔孙氏家的司马鬷戾对他的手下人说：“怎么办？”没有人回答。又说：“我是一个家臣，不敢考虑国家的事务。总之，有季氏与没有季氏，哪种对我们有利？”都说：“没有季氏，就是没有叔孙氏了！”鬷戾说：“那么就去救援他们吧！”于是率领叔孙氏的家丁前往，攻破季孙家的西北角进去。昭公的士兵都脱下盔甲拿着箭筒盖蹲着，叔孙氏的家丁就把他们赶跑了。孟懿子派人登上季孙家宅的西北角观察季氏家的情况，看见叔孙氏家的旗帜，回去报告了。孟氏捉住昭公派来接他的郈昭伯，在季孙氏家南门的西侧将他杀掉，就乘势进攻昭公的士兵。

【原文】

子家子曰：“诸臣伪劫君者①，而负罪以出，君止②。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与臧孙如墓谋③，遂行。己亥④，公孙于齐⑤，次于阳州⑥。齐侯将唁公于平阴⑦，公先至于野井⑧。齐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阴，为近故也。”书曰：“公孙于齐，次于阳州，齐侯唁公于野井。”礼也。将求于人，则先下之，礼之善物也⑨。齐侯曰：“自莒疆以西⑩，请致千社⑪，以待君命；寡人将帅敝赋以从执事⑫，唯命是听。君之忧，寡人之忧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禄不再⑬！天若胙君⑭，不过周公⑮，以鲁足矣。失鲁而以千社为臣，谁与之立⑯？且齐

君无信，不如早之晋。”弗从。（以上公孙于齐）

臧昭伯率从者将盟，载书曰：“戮力一心[17]，好恶同之，信罪之有无[18]，缱绻从公[19]，无通外内！”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羁也不佞，不能与二三子同心，而以为皆有罪。或欲通外内，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恶定，焉可同也！陷君于难，罪孰大焉？通外内而去君，君将速入，弗通何为？而何守焉[20]？”乃不与盟。（以上子家子不与盟）

【注释】

①伪劫君：假装劫持国君。意谓昭公伐季氏是被他人逼使如此。

②君止：昭公留在国内。

③如墓谋：杜预注说：“辞先君，且谋奔所。”古礼制，国君流亡国外，先哭于墓而后行。

④己亥：九月十二日。杨伯峻说。

⑤孙：同“逊”，本国国君或夫人出亡，不说亡、奔，而说“逊”。

⑥次：驻扎。　阳州：齐国地名。在今山东省东平县北。

⑦唁：安慰，慰问。　平阴：齐国地名。在今山东省平阴县东北三十五里。

⑧野井：齐国地名。在今山东省齐河县东南。

⑨物：事。　善物：善事。

⑩莒疆：莒国边境。

⑪社：二十五家为一社。

⑫赋：军队。

⑬天禄：上天所赐予的禄位。

⑭胙（zuò 坐）：即“祚”，赐予，保佑。

⑮过：超过。　过周公：即超过周公所封的地域。

⑯立：复位。

⑰戮力：即努力。

⑱信：明确，明白。明白留下者有罪，跟从者无罪。

⑲缱绻（qiǎn quǎn 浅犬）：本是固结不解之意，后来多用作形容情意深厚，与缠绵义同，此处义为坚决。

⑳何守：守在何时。

【译文】

子家子说："臣下们假装劫持君主讨伐季氏的人，背着罪名出国，君主您留下来。平子事奉君主，就不敢不改变态度！"昭公说："这样作，我不忍心。"昭公同臧昭伯到祖坟上去辞别并谋划出走的地方，就动身走了。己亥（九月十二）日，昭公流亡到齐国，住在阳州。齐景公准备到平阴去慰问昭公，昭公越过平阴先到达野井迎接。齐景公说："是我的罪过，让官吏们在平阴等待，是为了就近的缘故。"鲁国史书《春秋》上记载说："昭公流亡到齐国，住在阳州，齐景公到野井来慰问。"这是合于礼制的。将有求于别人，就要先居于人下，这是合于礼的好事。齐景公说："从莒国边境以西，请奉送给您一千个社，以等待您的命令；寡人将率领我的军队跟随您的部下，完全听从您的命令。您的忧虑，就是寡人的忧虑。"昭公高兴。子家子说："上天赐予的福禄不会再给君主的！上天如果保佑君主，也不会超过周公，给您鲁国就足够了。失掉鲁国却接受千社作为人家的臣子，谁还替您复位？况且齐国国君是不守信用的人，不如早些到晋国去。"鲁昭公不听从。

臧昭伯带领着跟随昭公流亡的人结盟，盟书上写道："努力同心，好恶一致，明确留在国内者有罪无罪，跟着出来的人坚决跟着国君，不要里外通气。"以昭公的名义给子家子看。子家子说："这样，我不能参加盟誓。我没有才能，不能与你们几位同心，而且认为都是有罪的人。我也可能想要里外通气，而且还可能离开国君。你们几位喜欢流亡而讨厌安定，我哪里能与你们同心呢！陷国君于危难之中，还有比这更大的罪过吗？同内外通气，

或离开国君，是为了让国君迅速回国，不通气做什么？你们又能守到什么时候呢？”于是就不参加结盟。

【原文】

昭子自阚归，见平子。平子稽颡曰①：“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谁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孙不忘，不亦伤乎！将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谓生死而肉骨也②！”昭子从公于齐，与公言。子家子命适公馆者执之，公与昭子言于幄内③，曰：“将安众而纳公。”公徒将杀昭子，伏诸道。左师展告公④，公使昭子自铸归⑤。平子有异志。冬十月辛酉⑥，昭子齐于其寝⑦，使祝宗祈死⑧，戊辰⑨，卒。左师展将以公乘马而归⑩，公徒执之。（以上叔孙昭子将纳公）

十一月，宋元公将为公故如晋。梦太子栾即位于庙⑪，己与平公服而相之⑫。旦，召六卿⑬，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为二三子忧，寡人之罪也。若以群子之灵⑭，获保首领以殁⑮，唯是楄柎所以藉干者⑯，请无及先君⑰！”仲几对曰⑱：“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⑲，群臣弗敢知；若夫宋国之法，死生之度⑳，先君有命矣㉑，群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队㉒。臣之失职，常刑不赦㉓。臣不忍其死，君命只辱㉔。”宋公遂行。己亥㉕，卒于曲棘㉖。（以上宋元公谋纳公，不果而卒。）

【注释】

①稽颡（sǎng 嗓）：凶事的拜礼。屈膝下拜，以额触地。此季平子表示逐君的悲哀。

②生死：使死者复生。 肉骨：使枯骨头长出肉来。

③幄：帐幕。

④左师展：人名。鲁国大夫。

⑤铸：古国名。在今山东省肥城县南的铸乡。

⑥辛酉：初四。杨伯峻说。

⑦齐：即“斋”字，斋戒。

⑧祝宗：家臣职务。主持向神灵祷告。

⑨戊辰：十一日。

⑩乘马：一辆车。

⑪太子栾：宋元公太子，后即位为景公。

⑫平公：宋平公。宋元公之父，在位四十四年（公元前575～前531年）。相：辅佐。

⑬六卿：宋国官制设六位卿官，仿天子制度。因宋是商人的后裔，设官与一般诸侯国有异。

⑭以群子之灵：托诸位的福。

⑮首领：脑袋。 殁：死。

⑯楄柎（pián fù 骈付）：古时棺材中垫尸体的木板。 藉：垫。 干：身体，躯干。

⑰无及先君：不要与先君相同，即简率下葬。

⑱仲几：宋国大夫。

⑲降：减损。 昵宴：饮食声色。

⑳度：制度。

㉑有命：有规定。

㉒队：即“坠”，违背。

㉓常刑：国法。

㉔君命只辱：只能辱没君侯的命令。因按宋元公的要求减损葬礼，则违背制度，将受到国法惩治。故只好违抗元公的命令。是向宋元公保证死后按礼制下葬。

㉕己亥：十三日。

㉖曲棘：宋国地名。在今河南省兰考县东南。

【译文】

叔孙昭子从阚地归来，见到季平子。季平子向叔孙昭子恭敬地叩头说："您对我怎样处置？"昭子说："那一个人不死呢？您由于驱逐国君而成了名，子孙后代都不会忘记的，不是也很可悲吗！我能怎样处置您呢？"季平子说："如果您能让我改变态度来事奉国君，这就是所说的让死者再生，白骨长肉了。"叔孙昭子到齐国去跟随昭公，向昭公报告。子家子下令凡是到昭公处的人都逮捕起来，昭公与叔孙昭子在帐幕中谈话，叔孙昭子说："季孙将安抚众人而接纳您。"昭公的亲兵打算杀死叔孙昭子，埋伏在道路上。左师展将此事向昭公作了报告，昭公让叔孙昭子从铸地归国。这时季平子有了别的打算，不愿接纳昭公。冬十月辛酉（初四），叔孙昭子在正寝中斋戒，让祝宗为他祈求早死，戊辰（十一）日，叔孙昭子死。左师展打算带着昭公乘一辆车回国，被昭公的亲兵抓住。

十一月，宋元公为了昭公的缘故打算到晋国去。行前梦见太子栾在宗庙中即位，自己和他的父亲宋平公穿着朝服辅佐他。天明后，召见六卿，宋元公说："寡人不才，不能事奉父辈兄辈，成为您们几位的忧患，是寡人的罪过。如果托您们几位的福，能够保全脑袋死去，只用木板垫着身子下葬，葬礼请不要同先君们一样！"仲几回答说："君主如果为了国家的缘故，私自减损饮食声色费用，臣下们不敢闻知；若说宋国的法度，下葬和出生的礼制，先君已有规定，臣下们将用生命来维护它，不敢违背。臣下若有失职，国法是不赦免的。臣下不忍心这样死去，只能有辱君主您的命令，我们不敢遵从。"宋元公于是就出发。十三日，死在曲棘。

【原文】

初，臧昭伯如晋，臧会窃其宝龟偻句①，以卜为信与

僭[2]，僭吉。臧氏老将如晋问[3]，会请往。昭伯问家故[4]，尽对。及内子与母弟叔孙[5]，则不对。再三问，不对。归，及郊，会逆，问，又如初。至，次于外而察之，皆无之。执而戮之[6]，逸[7]，奔郈[8]，郈鲂假使为贾正焉[9]。计于季氏[10]，臧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诸桐汝之间[11]，会出，逐之，反奔，执诸季氏中门之外[12]。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门？"拘臧氏老，季、臧有恶。及昭伯从公，平子立臧会，会曰："偻句不余欺也！"（以上追叙季、臧相恶之由，即此年秋所叙为谗于臧氏而逃于季氏也。）

【注释】

①宝龟：占卜用的龟壳。 偻句：龟的出产地，或龟的名称。

②信：诚实。 僭：不信，说谎。

③臧氏老：臧氏家臣的总管。

④家故：家事。

⑤内子：妻子。

⑥戮：杀。

⑦逸：逃掉。

⑧郈（hòu后）：邑名。在今山东省东平县东南四十里。

⑨郈鲂假：郈邑的长官鲂假。 贾正：官名。主管物价。

⑩计：帐簿。

⑪桐汝：里名。 间：里门。

⑫季氏中门：季孙住宅的中门。

【译文】

起初，臧昭伯去到晋国，臧会偷了他的宝龟偻句，用来占卜作事应该诚实还是不诚实，结果是不诚实吉利。臧氏家的总管打算到晋国去问候臧昭伯，臧会请求代替前往。臧昭伯向他询问家

中的事，臧会一一作了回答。当询问到妻子和同母弟叔孙时，就不回答。臧昭伯再三询问，都不回答。臧昭伯从晋国归来，到达郊外，臧会前去迎接，又询问妻子和同母弟叔孙的情况，还是像当初一样不回答。臧昭伯回到城内，先住在外边查访妻子及同母弟动向，都没有查出什么来。臧昭伯就抓住臧会要杀他，臧会跑掉，逃到郈邑，郈邑长鲂假让他担任贾正的官职。臧会送帐薄到季孙氏家，臧氏派五个人拿着戈和盾埋伏在桐汝里的门内，臧会出来，就追赶上去，臧会转身逃跑，在季孙氏住宅的中门外被抓获。季平子生气，说："为什么带着武器进入我的家门？"于是就拘捕了臧氏家的总管，季氏、臧氏因此互相有了恶感。等到臧昭伯跟随昭公流亡国外时，季平子就立臧会做臧氏继承人，臧会说："龟壳偻句没有欺骗我呀！"

【原文】

二十六年夏，齐侯将纳公，命无受鲁货①。申丰从女贾②，以币锦二两③，缚一如瑱④，适齐师，谓子犹之人高齮⑤："能货子犹⑥，为高氏后，粟五千庾⑦！"高齮以锦示子犹，子犹欲之，齮曰："鲁人买之，百两一布⑧。以道之不通，先入币财⑨。"子犹受之，言于齐侯曰："群臣不尽力于鲁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据有异焉⑩。宋元公为鲁君如晋，卒于曲棘⑪；叔孙昭子求纳其君，无疾而死。不知天之弃鲁邪？抑鲁君有罪于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群臣从鲁君以卜焉⑫，若可，师有济也，君而继之⑬，兹无敌也⑭；若其无成，君无辱焉⑮。"齐侯从之。（以上齐侯欲纳公，因梁邱据受货而不亲往。）

【注释】

①受鲁货：接受鲁国的财礼。

②申丰、女贾：二人都是季孙家臣。

③币：馈赠物品古时都称为币。 锦：有杂色花纹的厚重丝织品。两：古尺二丈为一端，二端为一两。二两四丈，类似今二匹。

④缚：束缚。 瑱（zhèn 朕）：亦作“镇”，瑱圭。缚一如瑱，是说二两锦紧束缚为一，状如瑱圭，以便于藏在怀中。此也可见当时丝织品的质量。

⑤子犹：齐国大夫，名梁丘据。 高畸（yǐ 以）：齐高氏的族人，梁丘据的家臣。

⑥货子犹：买通梁丘据。

⑦庾：容量名。二斗四升合一庾，约合今日四升八合，五千庾约为今日的二千四百石。

⑧百两一布：百匹为一堆。布，布列，堆放。

⑨币财：指上述锦二两。

⑩异：怪异。

⑪曲棘：杨伯峻说齐地无曲棘，涉上文而衍一“曲”字，即棘地，在今山东省肥城县南，或说在山东省泰安县西南。

⑫从鲁君以卜之：跟随鲁国国君昭公试探战争情况。卜，试探，测试。

⑬而：乃，始，于是。

⑭兹：因此。

⑮君无辱：不烦劳国君亲自前去。

【译文】

鲁昭公十六年的夏天，齐景公打算送昭公回国，下令不准接受鲁国人的财礼。申丰跟随女贾，用两匹锦作为财礼，捆紧在一起像一块瑱圭大小，去到齐国军中，对梁丘据的家臣高畸说：“如果你能买通梁丘据，立你为高氏的继承人，送你五千庾粮食！”高畸将锦给梁丘据看，梁丘据想要，高畸说：“鲁国人送给你很多，一百匹一堆的堆放着。由于道路不通，先把这点送来。”梁丘据收下来，对齐景公说：“臣下们对鲁国国君不肯尽力，不是不能奉行

君主您的命令，只是使人感到有些奇怪。宋元公为了鲁国国君到晋国去，却死在曲棘；叔孙昭子谋求接纳他的国君，却无疾而死去。不知道是上天抛弃鲁国呢？还是鲁国国君得罪了鬼神，所以才到这种地步？君主您在棘地等待，让臣下们跟着鲁国国君去试探试探，如果有希望，军事上有成功，君主您就继续前进，这样就没有敌人了；如果不成功，就不必劳驾君主亲自前往了。”齐景公听从了他的话。

【原文】

使公子钮帅师从公①。成大夫公孙朝谓平子曰②："有都③，以卫国也，请我受师④。"许之。请纳质，弗许，曰："信女，足矣。"告于齐师曰："孟氏⑤，鲁之敝室也⑥，用成已甚⑦，弗能忍也，请息肩于齐⑧。"齐师围成，成人伐齐师之饮马于淄者⑨，曰："将以厌众⑩！"鲁成备而后告曰⑪："不胜众⑫！"（以上公孙朝诈降，以缓齐围成之师。）

师及齐师战于炊鼻⑬。齐子渊捷从泄声子⑭，射之，中楯瓦⑮，由胸汰辀⑯，匕入者三寸⑰。声子射其马，斩鞅⑱，殪⑲。改驾⑳，人以为翳戾也，而助之。子车曰："齐人也！"将击子车，子车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子车曰："众可惧也，而不可怒也㉑。"子囊带从野泄㉒，叱之㉓。泄曰："军无私怒，报乃私也，将亢子㉔！"又叱之，亦叱之。冉竖射陈武子，中手㉕，失弓而骂㉖。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㉗，鬒须眉㉘，甚口㉙。"平子曰："必子强也，毋乃亢诸㉚？"对曰："谓之君子，何敢亢之？"林雍羞为颜鸣右㉛，下㉜，苑何忌取其耳㉝。颜鸣去之，苑子

之御曰："视下！"顾。苑子刜林雍[34]，断其足，鑿而乘于他车以归[35]。颜鸣三入齐师，呼曰："林雍乘[36]！"（以上季氏之徒与齐师战，齐师几戏，鲁人致死力于季氏。）

【注释】

①公子钮：齐景公子，亦称南郭且于。

②成大夫：成邑的长官。成邑是孟孙氏的采邑，地在今山东省宁阳县东北九十里。 公孙朝：孟孙氏家臣。

③都：有城墙防御设施的邑。

④受师：承受齐师。即抵御齐军。

⑤孟氏：孟孙氏，鲁国三大世族之一。

⑥敝室：破败的宗室，意即破落户。

⑦用成已甚：使用成邑的民力财力太甚。此是公孙朝假降齐的借口。

⑧息肩：休息。 息肩于齐：投降齐国以便休息。

⑨淄：水名。即今小汶河。发源于今山东省新泰县东北龙堂山，经县西，西至泰安县东南，入于大汶河。今已干涸。

⑩厌众：满足众人的心意。

⑪成备：准备好了。

⑫不胜众：扭不过众人。

⑬炊鼻：鲁国地名。在今山东省宁阳县境。

⑭子渊捷：齐国大夫。齐顷公之孙，名捷，字子车。 泄声子：鲁国大夫，又称作野泄。

⑮楯：即"盾"。 瓦：盾牌中间的脊。

⑯朐（qú 渠）：同"朐"，车轭的两脚，车轭的两脚有铜护套。 汰：滑过。 辋：辕。

⑰匕：箭头。

⑱鞅：驾车马颈上的皮带。

⑲殪：死。

⑳改驾：改乘别的车。

㉑怒：激怒。

㉒子囊带：齐国大夫。

㉓叱（chì 斥）：斥骂，申斥。

㉔亢：抗，抵抗。

㉕冉竖：人名。季孙氏家臣。　陈武子：齐国大夫，陈无宇之子，名开，字子强。

㉖失弓：弓掉在地下。因手中箭，故如此。

㉗白皙：白皮肤。

㉘鬒（zhěn 枕）须：黑而密的胡子、眉毛。

㉙甚口：善骂人。

㉚毋：即：无”。　无乃亢诸：不是抵抗了他吗？

㉛林雍：鲁国武士。　颜鸣：鲁国武士。

㉜下：下车。

㉝苑何忌：齐国大夫。　取其耳：割去耳朵。

㉞刜（fù 伏）：砍。

㉟鋈（qìng 轻）：一足行走。

㊱乘：乘车，坐车。

【译文】

齐景公派公子钮率领军队跟随鲁昭公。成邑的大夫公孙朝对季平子说：“建立都城，是用来保卫国家的，请求让我去抵抗齐国军队。”季平子同意了。公孙朝请求送上人质作保，没有答应，季平子说：“信任你就足够了。”公孙朝向齐国军队说：“孟氏，是鲁国破败的一个家族，使用成地太过分了，我们不能忍受了，请求投降齐国而得到休息。”齐国军队包围成邑，成人攻击在淄水饮马的齐军，公孙朝却对齐人解释说：“这是用来满足众人的心情！”鲁国准备充分后，又告诉齐国人说：“我拧不过众人！”

鲁国军队和齐国军队在炊鼻交战。齐国的子渊捷追击鲁国的泄声子，用箭射他，射中盾脊。箭由马轭脚飞过车辕，箭头射进盾牌三寸深。泄声子射他的马，射断马脖上的皮绳，马被射死。子

渊捷改乘别的车，鲁国士卒误认为他是鼢戾，就前去帮助他。子渊捷说："我是齐国人！"鲁国人就打算攻击他，子渊捷用箭射击向他攻击的人，那人随即倒地死去。替子渊捷驾车的说："再射！。"子渊捷说："鲁军人马众多，可以让他们害怕就够了，而不能激怒他们。"子囊带追赶泄声子，叱骂他。泄声子说："作战时没有个人的愤怒，我回骂就是为了个人，我将要抵挡您一阵！"子囊带还是叱骂泄声子，泄声子也回骂子囊带。冉用箭射陈武子，射中他的手，陈武子的弓掉在地上而破口大骂。冉竖报告季平子说："有一位君子模样的人，白脸、眉毛胡子黑而浓密，善于骂人。"季平子说："这一定是子强了，你不是抵挡了他吗？"冉竖回答说："称为君子，怎敢抵挡他呢？"林雍耻于做颜鸣的车右武士，于是下了车，齐国的苑何忌割掉他的耳朵。颜鸣离开了他，为苑何忌驾车的说："看他的下边！"眼睛盯着林雍的脚。苑何忌砍林雍，砍断他的脚，林雍用一只脚爬上别的车逃了回去。颜鸣三次冲进齐军，大声喊："林雍来坐车！"

【原文】

二十七年秋，会于扈①，令戍周②，且谋纳公也。宋、卫皆利纳公③，固请之。范献子取货于季孙④，谓司城子梁与北宫贞子曰⑤："季孙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请囚、请亡，于是乎不获⑥，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岂无备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复⑦，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⑧，而启叔孙氏之心，不然，岂其伐人而说甲执冰以游⑨？叔孙氏惧祸之滥⑩，而自同于季氏，天之道也⑪。鲁君守齐⑫，三年而无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与之⑬，有十年之备，有齐、楚之援，有天之赞，有民之助，有坚守之心。有列国之

权[14]，而弗敢宣也[15]，事君如在国[16]。故鞅以为难。二子皆图国者也[17]，而欲纳鲁君，鞅之愿也，请从二子以围鲁。无成，死之！”二子惧，皆辞。乃辞小国，而以难复[18]。（以上士鞅纳季氏之货，不愿纳鲁君。）

孟懿子、阳虎伐郓[19]，郓人将战。子家子曰：“天命不慆久矣[20]。使君亡者，必此众矣[21]。天既祸之，而自福也[22]，不亦难乎！犹有鬼神[23]，此必败也。呜乎！为无望也夫，其死于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晋。公徒败于且知[24]。（以上鲁君以郓众与孟孙、季孙战，不克。）

冬，公如齐，齐侯请飨之[25]，子家子曰：“朝夕立于其朝，又何飨焉？其饮酒也。”乃饮酒，使宰献[26]，而请安[27]。子仲之子曰重[28]，为齐侯夫人，曰：“请使重见[29]。”子家子乃以君出。（以上齐侯飨公，将见夫人以狎公。）

【注释】

①扈：郑国地名。在今河南省原阳县西。参加此次会见的有晋国的士鞅、宋国的乐祁犁、卫国的北宫喜、曹国人、邾国人和滕国人等。

②戍周：戍守周王都成周，即今洛阳市。

③利纳公：送回鲁昭公对自己有利。

④范献子：晋国大夫，名鞅，士会之孙，又称为士鞅、范鞅、范叔。

⑤司城子梁：宋国大夫乐祁，字子梁。司城是职官名，宋国的司城即他国的司空官。　北宫贞子：卫国大夫，即北宫喜。

⑥不获：不获应允，不准许。

⑦复：复位。季孙被昭公打败，后又获胜，恢复了地位。

⑧休：止息，止住。

⑨说：即脱字。　脱甲：脱下甲胄。

⑩滥：泛滥，意为祸难延及。

⑪天之道：上天的意志。

⑫守：请求。杨树达说。

⑬淮夷：居住在淮河流域的少数民族。

⑭列国之权：权势如诸侯国。

⑮宣：宣扬，公开。指不自立为君或另立君，或说骄傲。

⑯事君如在国：事奉国君仍像在国内未流亡时一样。

⑰图国：为国家考虑。

⑱以难复：以困难为由向晋君复命。

⑲阳虎：季孙家臣，又称阳货。 郓：鲁国地名。在今山东省郓城县东。

⑳慆（tāo 滔）：怀疑。

㉑此众：指主张同阳虎作战的一批人。

㉒自福：自己求福。

㉓犹：如果。

㉔且（jū 居）知：鲁国地名。在今山东省郓城县附近。

㉕飨：享礼。正式的宴请。

㉖宰献：宰官献酒。两君饮酒，应国君亲献酒，国君饮臣下酒，则由宰官献酒。这是齐景公不以国君礼招待昭公。

㉗请安：请求昭公自安，自己则离席休息。

㉘子仲：鲁国大夫，即公子慭（yìn 印）。昭公十二年策划驱逐季氏，失败逃到齐国。 重：子仲的女儿，齐景公的夫人。

㉙请使重见：以夫人见国君，是齐景公轻视昭公的表示。

【译文】

二十七年的秋天，晋国的士鞅、宋国的乐祁犁、卫国的北宫喜、曹国人、邾国人、滕国人在扈地相会，命令戍守成周，同时谋划送回鲁昭公。宋国、卫国都由于送回昭公对自己有利，坚决请求送昭公回去。范献子因从季孙那里取得了财货，所以对宋国乐祁犁和卫国北宫喜说："季孙不知道自己的罪过，而国君却攻打他，他请求囚禁、请求逃亡，在当时都不同意，国君又没有打胜，就自己出走了。难道没有防备的人还能够把国君赶走吗？季氏

的权势恢复，是上天救助了他。止住昭公亲兵的愤怒，启发了叔孙氏的心意，不然，哪有去讨伐别人却脱掉盔甲拿着箭筒盖玩耍的呢？叔孙氏害怕祸难延及到自己，因而自愿站到季氏一边，这是上天的意志。鲁国国君请求齐国帮助，三年都没有成功。季孙氏很得到百姓的拥护，淮夷也亲附他，有十年的准备，有齐国、楚国的支援，有上天的赞同，有百姓的帮助，有坚守的信心。季氏有诸侯的权势，却没有敢公开背弃国君，事奉国君仍然像在国内一样。所以我认为难办。你们二位都是为本国打算，想送回鲁国国君，这也是鞅的愿望，请跟随二位去包围鲁国。如不成功，就死在那里！"这二人就害怕起来，都把此事推辞了。范献子就辞退小国，以事情难办为借口回国复命。

孟懿子、阳虎进攻郓城，郓城人准备迎战。子家子说："天命无可怀疑地在季氏已经很久了。让国君流亡的，一定就是这批要迎战的人。上天已经降灾祸于国君，而要自己谋求幸运，不也是很难的吗？如果有鬼神，这一战必败。啊！没有希望了吧，恐怕要死在这里了！"昭公派子家子到晋国去。昭公的亲兵在且知被打败。

冬季，昭公到达齐国，齐景公请求用飨礼招待。子家子说："每天早晚都站立在他的朝堂上，又何必设飨礼呢？还是喝酒吧。"于是就喝酒。齐景公让宰官向昭公敬酒自己却离开了。子仲的女儿名叫重，是齐景公的夫人，齐景公说："请让重出来见您。"子家子于是就领着昭公出去了。

【原文】

二十八年春，公如晋，将如乾侯①。子家子曰："有求于人，而即其安②，人孰矜之③？其造于竟④。"弗听。使请逆于晋⑤，晋人曰："天祸鲁国，君淹恤在外⑥，君亦不使

一个辱在寡人⑦，而即安于甥舅⑧，其亦使逆君⑨？”使公复于竟⑩，而后逆之。

二十九年春⑪，公至自乾侯，处于郓。齐侯使高张来唁公⑫，称主君⑬。子家子曰：“齐卑君矣，君只辱焉！”公如乾侯。（以上齐高张唁公卑君）

【注释】

①乾侯：春秋时晋地，在今河北省成安县东南十三里。

②即其安：到那里安闲地住着。此指昭公在齐。

③矜：同情。

④造：到，至。

⑤请逆于晋：请求迎接到晋国。

⑥淹恤：淹留，避难。

⑦不使一个：不派一个人。 在：存问。有告知、通知之义。此是晋责备昭公不亲晋国。

⑧甥舅：指齐国。齐鲁两国互为婚姻，故有是称。

⑨其亦使逆君：意谓既然安于齐国，岂非要我们到齐国去迎接吗。其，同“岂”。

⑩复：回。 竟：即“境。”指鲁国境内。

⑪二十九年：鲁昭公二十九年，即公元前513年。

⑫高张：齐国大夫。

⑬主君：此是对卿大夫的称呼，齐人以此称鲁昭公，表示贱视他而不当他为国君。

【译文】

鲁昭公二十八年的春天，昭公想到晋国去，打算到乾侯住下。子家子说：“既是有求于别人，却又安安稳稳地住着不动，谁会同情您呢？还是先到鲁与晋相近的边境上去等待吧！”昭公不听，却派人到晋去请晋人来迎接，晋人说：“上天降祸于鲁国，使

鲁君您避难在外，您也不派一个人来通报我一下，却安稳地住在甥舅的国家里，您难道还要让我们到齐国的土地上来迎接您吗？”让昭公回到鲁国境内，然后迎接。

鲁昭公二十九年的春季，昭公从乾侯回来，居住在郓城。齐景公派高张来慰问昭公，而称昭公为“主君。”子家子说：“齐国轻视君主了，君主只是自取侮辱。”昭公就进入晋国的乾侯。

【原文】

平子每岁贾马①，具从者之衣屦，而归之于乾侯②。公执归马者，卖之，乃不归马。卫侯来献其乘马曰启服③，堑而死④，公将为之椟⑤。子家子曰：“从者病矣，请以食之。”乃以帷裹之⑥。公赐公衍羔裘⑦，使献龙辅于齐侯⑧，遂入羔裘。齐侯喜，与之阳谷⑨。公衍、公为之生也，其母偕出⑩。公衍先生，公为之母曰：“相与偕出，请相与偕告⑪。”三日，公为生，其母先以告，公为为兄。公私喜于阳谷，而思于鲁，曰：“务人为此祸也。且后生而为兄，其诬也久矣！”乃黜之⑫，而以公衍为太子。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⑬，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内也⑭。晋侯将以师纳公⑮，范献子曰：“若召季孙而不来，则信不臣矣，然后伐之，若何？”晋人召季孙，献子使私焉⑯，曰：“子必来，我受其无咎⑰。”季孙意如会晋荀跞于适历⑱，荀跞曰：“寡君使跞谓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图之！”季孙练冠麻衣⑲，跣行⑳，伏而对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㉑，敢逃刑命㉒？君若以臣为有罪，请囚于费，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

之故[23]，不绝季氏，而赐之死；若弗杀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从君而归，则固臣之愿也，敢有异心？”夏四月，季孙从知伯如乾侯[24]。子家子曰：“君与之归，一惭之不忍[25]，而终身惭乎？”公曰：“诺。”众曰：“在一言矣[26]，君必逐之！”荀跞以晋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跞以君命讨于意如[27]，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顾先君之好，施及亡人[28]，将使归粪除宗祧以事君[29]，则不能见夫人[30]；己所能见夫人者，有如河[31]！”荀跞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32]，敢与知鲁国之难[33]？臣请复于寡君。”退而谓季孙：“君怒未怠，子姑归祭[34]。”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鲁师，季孙必与君归。”公欲从之，众从者胁公，不得归。（以上季孙至乾侯，公为众所持，不得归。）

【注释】

①贾：买。

②归：馈，送。

③卫侯：指卫灵公。 乘马：驾车的马。 启服：马的名字。

④堑：掉进坑中。

⑤椟：木棺。

⑥帷：帷帐。

⑦公衍：昭公子。

⑧龙辅：刻有龙纹的玉器。

⑨阳谷：齐地名。在今山东省阳谷县北三十里。

⑩其母偕出：公衍和公为的母亲一起同出居于产房。

⑪相与偕告：一起向国君报告。

⑫黜：废掉。

⑬三十一年：鲁昭公三十一年，公元前511年。

⑭不能外内：不能去国外，又不能回到国内。

⑮晋侯：晋定公。新即位，故想有作为而要送昭公回国。

⑯私：私下，暗中。

⑰受：保，保护。

⑱荀跞：晋国大夫。又称知跞、知文子、知伯。　适历：晋国地名。

⑲练冠：丧事时所戴的冠。　麻衣：麻布制的上衣，又称布衣。

⑳跣：光着脚。

㉑不得：求之不得。

㉒刑命：刑罚的命令。

㉓先臣：指季氏的祖先。

㉔知伯：即荀跞。

㉕惭：羞愧，惭愧，耻辱。

㉖一言：一句话。众以为昭公一句话就可让晋人驱逐季孙。

㉗君：此指鲁昭公。

㉘亡人：流亡的人，指昭公自己。

㉙粪除：扫除。　宗祧：宗庙。

㉚夫人：指季孙。

㉛河：黄河。此指河神。

㉜其罪之恐：诚惶诚恐。

㉝敢与知：岂敢预闻，那敢知道。

㉞归祭：回去主持祭祀。杜预注说："归摄君事。"昭公流亡在外，鲁国内由季孙主持国政。

【译文】

季平子每年买马匹，预备好跟随昭公一批人的衣服鞋子，送到乾侯去。昭公逮捕了送马的人，将马卖掉。季平子于是就不送马去。卫灵公前来送给昭公自己驾车的马，名叫启服，后来因掉进坑中摔死，昭公打算把它装进棺材里埋起来。子家子说："跟随的人病了，请让他们把马吃了吧。"昭公不肯，于是就用惟布将马裹了埋掉。昭公赏赐给公衍一件羔裘，派他把刻有龙纹的美玉献

给齐景公，他就把羔裘一起献给齐景公。齐景公高兴，就把阳谷邑送给了他。公衍、公为出生的时候，他们的母亲一同住进产房。公衍先生，公为的母亲说："我们一同出来住进产房，请生下孩子也同去报告吧。"过了三天，公为出生，他的母亲却先报告了，这样公为就成了哥哥。昭公心里喜欢阳谷，而又想起逃出鲁国这件事，就说："是公为惹出这场祸事。而且后出生还当了哥哥，这种欺骗也很久了！"就废了公为，立公衍为太子。

鲁昭公三十一年春季，周历的正月，昭公居住在乾侯，这是说他不能到国外也不能回国。晋定公打算用军队护送昭公回国，范献子说："如果召唤季孙他不来，就确实是没有尽臣道了，然后讨伐他，如何？"晋国派人去召见季孙，范献子派人私下对他说："你一定要来，我保证你没有灾难。"季平子在适历会见晋国的荀跞，荀跞说："寡君让跞对您说：'为什么驱赶国君？有国君不事奉，周朝有专门的刑罚惩治。'你要认真地考虑一下！"季孙戴着居丧时的练冠、身穿麻布衣、赤着脚爬着向前回答道："事奉国君，是下臣求之不得的，岂敢逃避刑罚？晋君若认为下臣有罪，就请将下臣囚禁在费邑，以等待晋君的查访，也听从晋君的命令。如果由于先臣的缘故，不断绝季氏的后代，而赐臣下一死；如果不杀也不让逃亡，这是晋君的恩惠，死而不朽；如果能跟随我的国君回国，那本来就是下臣的愿望，那敢有其他的想法？"夏季四月，季平子随同荀跞到达乾侯。子家子说："君主同他一起回去吧，若一点羞耻都不能忍受，反而能忍受终身的羞耻吗？"昭公说："行。"跟随昭公的众人对昭公说："这就在您一句话了，君主一定要驱逐季孙！"荀跞以晋定公的名义问候昭公，并且说："寡君让跞以您的命令讨伐季孙，季孙不敢逃避死罪，您还是回国去吧！"昭公说："晋君赐惠照顾到先君的友好，延及到我这个流亡的人，将让我回去扫除宗庙以事奉晋君，那就不能见到那个人；我要是能见那个人，有河神为证！"荀跞捂着耳朵走开说："寡君

诚惶诚恐，那敢闻知鲁国的祸难，下臣请求回去向寡君复命。”退出来告诉季孙：“您的君主怒气未消，您暂且回去主持祭礼吧。”子家子说：“君主驾一辆车进入鲁军之中，季孙一定和君主一起回去。”昭公想要听从，跟随的众人胁迫昭公，昭公也就没有能回国。

【原文】

三十二年春王正月①，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内，又不能用其人也。十二月，公疾。遍赐大夫，大夫不受；赐子家子双琥、一环、一璧、轻服②，受之。大夫皆受其赐。己未，公薨。子家子反赐于府人③，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赐。书曰：“公薨子乾侯。”言失其所也④。（公薨于乾侯）

赵简子问于史墨曰⑤：“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⑥，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⑦？”对曰：“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贰⑧。故天有三辰⑨，地有五行；体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诸侯有卿，皆有贰也⑩。天生季氏，以贰鲁侯，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鲁君世从其失⑪，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⑫，君臣无常位⑬，自古以然。故《诗》曰⑭：‘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⑮，于今为庶，主所知也⑯。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⑰，天之道也。昔成季友⑱，桓之季也，文姜之爱子也⑲。始震而卜⑳，卜人谒之曰㉑：‘生有嘉闻㉒，其名曰友，为公室辅。’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于

鲁[23]，受费以为上卿。至于文子、武子[24]，世增其业，不废旧绩。鲁文公薨，而东门遂杀適立庶[25]，鲁君于是乎失国，政在季氏，于此君也四公矣[26]。民不知君，何以得国？是以为君，慎器与名，不可以假人！”

【注释】

①三十二年：鲁昭公三十二年，公元前510年。

②琥：虎形的玉器。 轻服：又轻又暖和的衣服。

③府人：管库房的人。

④失其所：死的不是地方。

⑤赵简子：晋国大夫，名鞅，又称志父，赵盾之后。 史墨：晋国史官，名墨。

⑥与之：亲附他。

⑦或罪：问罪，惩罚。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也”前有“何”字，可从。

⑧陪贰：辅佐。

⑨三辰：日、月、星。

⑩贰：辅助。

⑪从：即“纵”，纵情。 失：即“佚”，安逸，享乐。

⑫社稷：国家。 常奉：固定不变的奉祀者。祭祀社稷是国君的专属权，主祭即是国君。

⑬常位：固定的地位，即君臣地位是不断变化着的。

⑭《诗》：即《诗经·小雅·十月之交》。

⑮三后：指虞、夏、商。 姓：儿子，子孙。

⑯主：当时对卿大夫的尊称。

⑰雷乘《乾》：代表雷的《震》卦在《乾》卦之上。《大壮》：《周易》六十四卦之一，卦画是《震》卦迭在《乾》卦上，故称雷乘《乾》。

⑱成季友：即季友，又称为公子友，鲁桓公幼子，季孙氏的祖先。

⑲文姜：鲁桓公夫人姜氏。

⑳震：同“娠”，怀孕。

㉑谒：报告，告诉。

㉒嘉闻：好名声。

㉓有大功于鲁：季友拥立鲁僖公，安定公室，对鲁国有大的功劳。

㉔文子：指季友之孙季孙行父。　武子：指季友曾孙，季孙行父之子季孙宿，亦即季平子的祖父。

㉕东门遂：鲁庄公子公子遂，因居于鲁国东门，因以为氏，又称东门襄仲。　適：即嫡，正夫人所生长子。襄仲杀文公正夫人所生公子恶及视，而立妾敬嬴生的宣公。事见《左传·文公十八年》。

㉖四公：指宣公、成公、襄公、昭公。

【译文】

鲁昭公三十二年春季，周历的正月，昭公住在乾侯，这是说他既不能到国外去，也不能回到国内，又不能使用他手下的人才。十二月，昭公生病。昭公普遍赏赐跟随他的大夫，大夫们不接受；赏赐子家子一对虎形玉、一只玉环、一只玉璧、又轻又暖和的衣服，子家子接受了。大夫们也才都接受了赏赐。己未（十四）日，昭公死。子家子将赏赐给他的物品还给管库房的人，说："我不敢违背君主的命令。"大夫们都把赏赐的物品交还。鲁国史书《春秋》上记载说："昭公死在乾侯。"这是说他死的不是地方。

晋国的赵简子问史墨说："季氏赶走他的国君，而百姓顺服，诸侯亲附他，国君死在外边却没有人去向他问罪，这是什么缘故呢？"史墨回答说："万物的存在有的成双，有的成三，有的成五，有的有辅佐。所以天上有三辰，地上有五行；身体有左右，人各有配偶；王有公，诸侯有卿，都是有辅助的。天生了季氏，让他辅助鲁君，时间已经很久了。百姓顺服他，不也是合适的吗？鲁国国君世世代代放纵安逸，季氏世世代代勤勤恳恳，百姓已经忘掉国君了，虽然死在外边，又有谁去同情他呢？国家没有固定不变的主祭者，君臣没有固定不变的位置，从古以来就是这样的。所以《诗》中说：'高高的堤岸变成深谷，深深的河谷变成山陵。'虞夏商三王的子孙们，在今天都成了普遍的百姓，这是主您所知道的

事。在《易经》的卦象上，代表雷的《震》卦在《乾》卦之上称作《大壮》，这是上天的常道。从前成季友，是桓公的小儿子，文姜所宠爱的儿子。刚刚怀孕就占卜，卜官报告说：‘生下来有好的名声，他的名字叫友，将成为公室的辅佐。’等到生下来，同卜官所说的一样，有一个‘友’字在手掌上，就以这个字命名。后来，他在鲁国立下大的功劳，受封在费地做为上卿。到了文子、武子，世代增加他们的家业，没有废弃过去的功绩。鲁国公室在文公死后，东门遂杀死嫡子，立了庶子，鲁国国君于是就丢掉了国政，政权握在季氏手中，到这位国君时已经是第四代了。百姓不知道国君，怎么能够得到国家政权？所以做国君的，要谨慎地处置器物和名位，不可以把它拿来借给别人。”

【原文】

定公元年夏①，叔孙成子逆公之丧于乾侯②。季孙曰："子家子亟言于我③，未尝不中吾志也④，吾欲与之从政，子必止之，且听命焉。"子家子不见叔孙，易几而哭⑤。叔孙请见子家子，子家子辞，曰："羁未得见⑥，而从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羁不敢见！"叔孙使告之曰："公衍、公为实使群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⑦，则群臣之愿也。凡从君出而可以入者，将唯子是听。子家氏未有后，季孙愿与子从政。此皆季孙之愿也，使不敢以告。"对曰："若立君，则有卿士、大夫与守龟在⑧，羁弗敢知。若从君者，则貌而出者⑨，入可也；寇而出者⑩，行可也。若羁也，则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羁将逃也！"丧及坏隤⑪，公子宋先入，从公者皆自坏隤反⑫。六月癸亥⑬，公之丧至自乾侯。戊辰⑭，公即位⑮。（以上公之丧至自乾侯，子家及

从公者皆出奔。）

【注释】

①定公元年：即公元前509年。

②叔孙成子：鲁国大夫，叔孙诺之子，名不敢。

③亟言：多次谈话。

④中：合。　志：心意。

⑤几：时间。

⑥羁未得见：出亡时叔孙成子未立为卿，故子家子称没有见到他。羁，子家子的名。

⑦公子宋：鲁昭公弟。后为鲁定公。　主社稷：即为国君。

⑧守龟：指掌管龟卜的人，意即用占卜以定立谁为君。

⑨貌而出：表面上跟着出亡。

⑩寇而出：与季氏为寇仇而跟着出亡。

⑪坏隤（tuí 颓）：鲁国地名。在今山东省曲阜县境。

⑫自坏隤反：从坏隤地返回，不入国都，返回出逃他国。反，即返。

⑬癸亥：六月二十一日。

⑭戊辰：六月二十六日。

⑮公即位：鲁定公即位为国君。

【译文】

鲁定公元年夏季，叔孙成子到乾侯去迎接昭公的灵柩。行前季孙对他说："子家子多次同我谈话，没有不合我心意的地方。我想让他一起参与政事，你一定要留住他，而且要听从他的意见。"子家子不肯会见叔孙，改变哭灵的时间，以避开叔孙。叔孙请求会见子家子，子家子推辞说："羁没有见到您，就跟着君主出亡了。君主没有命令就去世，羁不敢见您。"叔孙派人告诉他说："是公衍、公为使臣下们不能事奉国君，如果让公子宋主持国家，那是臣下们的愿望。凡是跟随君主出来而可以回去的，都将听从您的决定。子家族没有继承人，季孙希望同您一起参予国政。这些

都是季孙氏的愿望，派不敢前来奉告。”子家子回答说：“如果立国君，有卿士、大夫和守龟者在那里，羁不敢参予。如果讲到跟随君侯的人，表面上跟着出来的，回去是可以的；与季孙氏为寇仇而跟着出来的，走开是可以的。至于羁，那是君主知道我出国了，却不知道我回国的，羁打算逃走！”昭公的灵柩到达坏隤时，公子宋先入城，跟随昭公的人都从坏隤往回走。六月癸亥（二十一）日，昭公的灵柩从乾侯到达。戊辰（二十六）日，鲁定公即位。

【原文】

季孙使役如阚公氏①，将沟焉②，荣驾鹅曰③：“生不能事，死又离之，以自旌也④？纵子忍之，后必或耻之！”乃止。季孙问于荣驾鹅曰：“吾欲为君谥⑤，使子孙知之。”对曰：“生弗能事，死又恶之，以自信也⑥？将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⑦，葬昭公于墓道南⑧。孔子之为司寇也⑨，沟而合诸墓⑩。（以上葬昭公，将沟其兆域。）

昭公出故，季平子祷于炀公⑪。九月，立炀宫⑫。

【注释】

①阚公氏：鲁国国君的墓地。

②沟：挖沟将昭公墓与其他国君墓分开。

③荣驾鹅：鲁国大夫，即荣成伯。

④旌：彰明，表现。 也：读为耶，问句。下文“也”字亦同。

⑤谥（shì 试）：死后按生前行事评定褒贬给予的名号。此指为恶谥。

⑥自信：自我表白，自我申明。

⑦癸巳：七月二十二日。

⑧墓道南：墓域道路以南。

⑨司寇：官名，主治安事务。

⑩合诸墓：同先公的墓相汇合。

⑪炀公：伯禽之子，鲁国先君。炀公以弟继兄位，季孙祈祷炀公，是打算废昭公子而立昭公弟。

⑫立炀宫：建立炀公的宗庙。

【译文】

季孙派徒役到鲁国国君墓地阚公氏那里，打算挖沟。鲁国大夫荣驾鹅说："国君活着时不能事奉，死后又把他的墓坟与祖茔隔开，您用这个来表明自己的过失吗？即使是您忍心干出来，后来一定有人会以此为耻辱！"于是就停止了。季孙询问荣驾鹅说："我想给国君一个谥号，要让子子孙孙都知道他。"荣驾鹅回答说："国君活着时没有能够事奉，死了又给予恶谥名号，用这个来自我表白吗？打算做什么呢？"于是也停止了。秋七月癸巳（二十一）日，将昭公埋葬在墓地道路以南。后来孔子担任鲁国司寇的时候，在昭公的墓外挖沟，使它和先公的坟墓同在一个墓域内。

由于昭公出国的缘故，季平子向炀公祈祷。鲁定公元年的九月，修建炀公的宗庙。

杨升南　译注

左传·吴楚柏举之战

【题解】

本篇选自《左传》定公四年、五年、六年。吴国和楚国间的柏举之战，是

春秋晚期一次重大的战役。鲁定公四年(公元前504年),吴国在蔡国、唐国的带领下,利用楚国内部和外部矛盾、长驱直入,迅速攻破楚国国都,楚昭王仓促逃到随国避难。在随国人的保护下,才免于被俘。后楚国在秦国的帮助下,趁吴国暴发内部争权的斗争,才得以收复失地。这次战争沉重地打击了楚国,终春秋时代,国力一直未能恢复。文中对在国家危难之际贪图私利误国和忠贞报国、大义灭亲的两种人物,作了爱憎分明的描述,很具有启发意义。

【原文】

沈人不会于召陵①,晋人使蔡伐之②。夏,蔡灭沈。秋,楚为沈故,围蔡。伍员为吴行人以谋楚③。楚之杀郤宛也④,伯氏之族出,伯州犁之孙嚭为吴太宰以谋楚⑤。楚自昭王即位⑥,无岁不有吴师。蔡侯因之,以其子乾与其大夫之子为质于吴⑦。冬,蔡侯、吴子、唐侯伐楚⑧。舍舟于淮汭⑨,自豫章与楚夹汉⑩。左司马戌谓子常曰⑪:"子沿汉而与之上下⑫,我悉方城外以毁其舟⑬,还塞大隧、直辕、冥厄⑭。子济汉而伐之,我自后击之,必大败之!"既谋而行。(以上司马戌与子常定谋)

武城黑谓子常曰⑮:"吴用木也⑯,我用革也⑰,不可久也,不如速战!"史皇谓子常⑱:"楚人恶子而好司马⑲,若司马毁吴舟于淮,塞城口而入⑳,是独克吴也。子必速战,不然,不免㉑。"乃济汉而陈,自小别至于大别㉒。三战,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㉓,求其事㉔;难而逃之,将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尽说㉕。"(以上子常爽约)

【注释】

①沈：国名。地在今安徽省阜阳市西北百二十里，春秋时为楚属国。不会于召陵：不参加召陵的会合。召陵，楚国地名，在今河南省郾城县东。按，鲁定公四年三月，周王的大臣刘文公在召陵会合诸侯，策划攻打楚国，沈是楚的属国，故未参加此会。

②蔡：国名。姬姓，周武王封其弟叔度为蔡侯，国都在今河南省上蔡县西南。

③伍员：字子胥，楚平王的臣子，因父及兄被平王诛杀，逃到吴国伺机报仇。　行人：使者，外交官。

④郤宛：字子恶。楚国的左尹，伯州犁之子。鲁昭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15年）为令瓦囊瓦所杀。

⑤嚭（pǐ 痞）：即伯嚭，字子余，从楚逃到吴国为吴王臣。　太宰：官名。掌王室事务及在王的身边近官。

⑥昭王即位：楚昭王在鲁昭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15年）即位。昭王即位至此年已十年。

⑦乾：蔡侯之子。　质：人质。

⑧吴子：吴王阖庐。　唐侯：即唐成公。唐国，姬姓，地在今湖北省随县西北唐县镇。公元前505年为楚所灭。蔡、唐两国君屡被令尹子常凌辱，痛恨楚国，故主动联合吴国伐楚。

⑨舍舟：弃舟登岸。　淮汭（rui 瑞）：淮河弯曲处。汭，河湾或两河会合地。

⑩豫章：古地区名，杜预注："汉东、江北地名。"　夹汉：在汉水两岸相对。

⑪左司马戌：即沈尹戌。左司马，官名，主军事。　子常：楚国令尹，名囊瓦。

⑫上下：上下堵截。

⑬悉：尽数。　方城外：方城之外的兵力。方城，即方城山，在今河南省叶县境。

⑭还塞：回头堵住。　大隧：古隘道名，即黄岘关，在今河南省信阳县南九十里。　直辕：即武胜关，在今河南省信阳东南一百五里。　冥厄：即平

靖关，在今河南省信阳县东南九十里。以上三关的名称地点，有多种说法。

⑮武城黑：楚国驻守武城的大夫。武城，在今河南信阳市北。黑，武城大夫名。

⑯用木：用木制的兵车。

⑰用革：用皮革包镶兵车。用皮革包镶兵车，遇雨或潮湿易坏，故云“不可久”。

⑱史皇：楚国大夫。

⑲恶：恨。 好：拥戴，亲附。 司马：指沈尹戌。

⑳城口：指上文的三关。

㉑不免：不免吃亏。

㉒小别：山名，在今河南光山县与湖北黄冈县间。 大别：山名，在今湖北英山县北有大别山。

㉓安：平安时期。

㉔求其事：要求政事，争权。

㉕初罪：前罪，指争功求战失败。 说：即“脱”，解脱。

【译文】

沈人未参加召陵的会见，晋人让蔡国去讨伐它。夏天，蔡国灭掉沈国。秋天，楚国为了沈国的缘故，包围了蔡国。伍员担任吴国的行人以策划对付楚国。楚国杀死郤宛的时候，伯氏的宗族人逃到国外去了，伯州犁的孙子伯嚭到了吴国，担任太宰也谋划对付楚国。所以楚国自从楚昭王即位以来，没有哪一年没有吴国的军队来进攻。蔡国国君利用这个形势，把儿子和大夫们的儿子送到吴国作为人质，同吴国结盟伐楚。冬天，蔡国国君，吴国国君，唐国国君联合进攻楚国。三国联国在淮水弯曲处下船登岸，从豫章和楚军隔着汉水相对峙。楚国左司马戌对令尹子常说：“你沿着汉水上下堵截不让他们渡河，我带领方城山以外的军队去捣毁他们的船，回来时堵住大隧、直辕、冥厄三个关口。你再渡过汉水进攻，我从背后夹击，一定会大败他们。”商量好后就出发。

武城大夫黑对子常说："吴国用木头制造战车，我们用皮革蒙上战车，遇到天下雨时我们的车很快会坏掉，不如速战速决！"史皇对子常说："楚国人恨您而拥戴司马，如果司马在淮水中毁掉吴军的船，堵塞北面关口而南下，就是独自战胜了吴国。您必须速战速决，不然，就要吃亏。"于是子常就率领楚军渡过汉水排开阵势，从小别山直到大别山。打了三仗皆失败，子常知道抵敌不住，想逃走，史皇说："国家太平时，你争着当权；有了困难您就逃跑，您打算逃到哪里去呢？您一定要以死决战，您战死，当初所犯的罪恶也就全部勾销了！"

【原文】

十一月庚午①，二师陈于柏举②。阖庐之弟夫概王晨请于阖庐曰③："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后大师继之，必克！"弗许。夫概王曰："所谓'臣义而行④，不待命'者，其此之谓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属五千先击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师乱，吴师大败之。子常奔郑，史皇以其乘广死⑤。吴从楚师，及清发⑥，将击之，夫概王曰："困兽犹斗，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⑦，必败我；若使先济者知免，后者慕之，蔑有斗心矣⑧，半济而后可击也。"从之，又败之。楚人为食⑨，吴人及之，奔，食而从之。败诸雍澨⑩，五战，及郢⑪。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以出⑫。涉睢⑬，钺尹固与王同舟⑭，王使执燧象以奔吴师⑮。庚辰，吴入郢，以班处宫⑯。子山处令尹之宫⑰，夫概王欲攻之，惧而去之，夫概王入之。（以上楚师之败）

左司马戌及息而还[18]，败吴师于雍澨，伤。初，司马臣阖庐[19]，故耻为禽焉，谓其臣曰："谁能免吾首？"吴句卑曰[20]："臣贱，可乎？"司马曰："我实失子[21]，可哉！"三战皆伤，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刭而裹之[22]，藏其身[23]，而以其首免[24]。（以上司马戌之忠勇）

【注释】

①庚午：十九日。

②柏举：楚国地名，在今湖北麻城县东北。

③夫概王：名夫概，因后曾自立为王，故称为夫概王。

④所谓：常言所讲。 臣义而行：做臣下的见到合理的事就做。

⑤乘广：楚王或主帅所率领的兵车之称。

⑥清发：楚国河名。在今湖北省安陆县西，为涢水的支流。

⑦不免而致死：不能免除死亡而拼命。

⑧蔑有：没有。

⑨为食：作饭。

⑩雍澨（shì 市）：楚国地名。在今湖北省京山县。

⑪及郢：到达郢。郢，楚国都城名，在今湖北省江陵县北的纪南城。

⑫季芈畀我：季，指排行。芈，姓。畀我，名。此是昭王的小妹。

⑬睢（suī 虽）：水名，即沮水。在湖北省枝江县汇入长江。

⑭钦尹固：钦尹，官名；固，人名。

⑮执燧象：将火把系在象尾上。执，系，束扎。燧，火把。

⑯以班处宫：按照官位高低分别住进楚国宫室中。班，位次。

⑰子山：阖庐之子。

⑱息：古国名，为楚灭设县，地在今河南省息县西南。

⑲司马臣阖庐：司马曾是阖庐的臣下。

⑳吴句卑：沈尹戌的小臣。

㉑失子：失掉您，即没有重视您。

㉒布裳：铺开下裙。布，铺开。裳，下裙。 刭（jǐng 颈）：割下。

㉓藏其身：藏好沈尹戌的尸身。

㉔以其首免：带着沈尹戌的头逃脱。

【译文】

十一月庚午（十九）日，吴楚两军在柏举摆开战场。阖庐的弟弟夫概王早上向阖庐请求说："楚国的囊瓦不仁义，他的手下人没有拼死命的决心。先攻击他，他的士卒一定逃奔。然后我大军跟上，必定能取胜！"阖庐不允许。夫概王说："所谓'臣下见到合理的事就做，不必等待命令'的话，讲的就是这个了。今天我拼命一战，楚国就可以攻进去了！"就带领着他的部下五千人率先攻击子常的士兵。子常的士兵逃奔，楚国军队乱了阵脚，吴国军队于是大败楚军。子常逃到郑国，史皇率领子常的残余军队战死。吴军追击楚军，到达清发河岸，准备攻击楚军，夫概王说："困兽犹斗，何况是人呢？如果他们知道不免于一死而拼命同我们搏斗，一定会打败我们；如果让先渡过河的知道可以逃命，后面的人就会羡慕他们，楚军就没有斗志了，让他们渡过一半然后才可以攻击。"阖庐听了他的建议，又将楚军打败。楚军做饭，吴国人追上去，楚军逃走，吴军吃了楚军做的饭后继续追赶楚军。在雍澨打败楚军，经过五次战斗，吴军到达楚国国都郢城下。己卯（十一月二十七）日，楚昭王带着他的小妹妹季芈畀我逃出郢城。渡睢水时，钦尹固和昭王同船，昭王让他将火把绑在象尾上冲进吴军中。庚辰（二十八）日，吴军进入郢城，按照官位高低分别住进楚国官员们的宫室中。吴王阖庐的儿子子山住进令尹的宫中，夫概王打算攻击他，子山害怕就搬走了，夫概王于是住了进去。

左司马戌到了息地就返回来，在雍澨打败吴国军队，受了伤。以前，沈尹戌曾作过阖庐的臣子，所以把被阖庐俘虏看做是耻辱，因此他对手下人说："谁能够不让吴国人得到我的头？"吴句卑说："下臣微贱，行吗？"沈尹戌说："是我过去失掉了您，行

啊!"沈尹戌三次同吴军作战都受了伤,说:"我已经不行了!"吴句卑铺开下裙,割下沈尹戌的头裹上,把尸身藏好,就带着头逃走了。

【原文】

楚子涉睢,济江,入于云中①。王寝,盗攻之,以戈击王。王孙由于以背受之②,中肩。王奔郧③,钟建负季芈以从④,由于徐苏而从⑤。郧公辛之弟怀⑥,将弑王,曰:"平王杀吾父,我杀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讨臣,谁敢仇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将谁仇?《诗》曰⑦:'柔亦不茹⑧,刚亦不吐⑨。不侮矜寡⑩,不畏强御⑪。'唯仁者能之。违强陵弱⑫,非勇也;乘人之约⑬,非仁也。灭宗废祀⑭,非孝也;动无令名⑮,非知也。必犯是⑯,余将杀汝!"斗辛与其弟巢,以王奔随⑰。(以上楚子奔随)

吴人从之,谓随人曰:"周之子孙在汉川者,楚实尽之⑱。天诱其衷⑲,致罚于楚,而君又窜之⑳。周室何罪?君若顾报周室,施及寡人㉑,以奖天衷㉒,君之惠也。汉阳之田㉓,君实有之!"楚子在公宫之北㉔,吴人在其南。子期似王㉕,逃王㉖,而己为王。曰:"以我与之,王必免。"随人卜与之㉗,不吉,乃辞吴曰:"以随之辟小㉘,而密迩于楚㉙,楚实存之。世有盟誓㉚,至于今未改。若难而弃之,何以事君?执事之患㉛,不唯一人。若鸠楚竟㉜,敢不听命!"吴人乃退。铲金初宦于子期氏㉝,实与随人要言㉞。王使见,辞曰:"不敢以约为利㉟。"王割子期之心㊱,以与随人盟。(以上随人保楚)

【注释】

①云中：杨伯峻说："楚昭由今枝江县渡长江，传说云梦泽跨江南北，此江南之云梦。"或说云梦为二泽，云在江北，梦在江南，方圆八九百里，后合称"云梦泽，"昭王入的云中在今湖北安陆县。按，吴楚柏举之战中，所涉及的地名地理古今相异，说者多难与战争态势相符，此暂从一说。

②王孙由于：楚国大夫，楚王族成员。

③郧：古国名，被楚所灭，地在今湖北省京山县、安陆县一带。

④钟建：楚国大夫。

⑤徐苏：慢慢苏醒。

⑥郧公：郧邑长官。　辛：蔓成然之子斗辛。　怀：斗辛弟斗怀。楚平王在公元前528年（鲁昭公十四年），杀蔓成然，让其子斗辛为郧公。

⑦《诗》：即《诗经·大雅·烝民》。

⑧茹：食，意为欺侮。

⑨吐：逃避。

⑩矜寡：同"鳏寡。"

⑪强御：强暴。

⑫违强：避开强暴。　陵弱：即"凌弱"，欺凌弱者。

⑬约：窘迫，危难。

⑭灭宗废祀：灭斗氏的宗族，废弃祖先的祭祀。杀王之罪应灭族，故云。

⑮令名：美名。

⑯必犯是：你若杀楚王一定要犯这个不勇、不仁、不孝、不智的恶名。是，即上指的几种不义行为。

⑰随：国名。姬姓，地在今湖北省随州市。

⑱楚实尽之：全被楚国吞并。

⑲天诱其衷：上天表示了它的心意。诱，导，此处有"表示"，"表达"意。衷，内心。

⑳窜：藏匿。

㉑施及寡人：延及到我身上。施，延续。

㉒以奖天衷：以完成天意。奖，完成。

㉓汉阳之田：汉水以北的土地。

㉔公宫：随国君的宫室。

㉕子期：即公子结，楚平王子，昭王兄。

㉖逃王：使昭王逃走。

㉗卜与之：占卜将子期交给吴人是否吉利。

㉘辟小：偏辟狭小。

㉙密迩(ěr 尔)：靠近。

㉚世：世世代代。

㉛执事之患：您所担忧的。执事，古时谈话对尊敬对方的尊称，表示谦让。

㉜鸠：安定。

㉝铲(lǜ 虑)金：子期的家臣。 宦：在别人处当差，作事。 子期氏：子期家。

㉞实与随人要言：曾同随人订立盟约，不要将昭王交给吴人。要言，盟约。

㉟不敢以约为利：不敢乘楚王危难之际图谋私利。以，利用，乘机。约，困境，危难。

㊱割子期之心：杜预注："当心前割取血以盟，示至心。"即割破胸前以取血，同随人结盟，表示至诚之心。

【译文】

楚昭王跨过睢水，渡过江水，到达了云梦泽中。昭王正在睡觉时，有强盗来袭击他，王子由于用背去挡，被击中肩膀。昭王逃到郧地，钟建背着昭王的妹妹季芈跟随，王子由于慢慢苏醒后也跟上来。郧公辛的弟弟斗怀，打算杀死昭王，他说："平王杀死我们的父亲，我们杀死他的儿子，不是也可以吗？"郧公辛说："国君讨伐臣下，谁敢仇恨他？国君的命令，就是上天的意志。如果死于上天的命令，你打算仇恨谁呢？《诗》中说：'软的不吃掉，硬的不吐出。不欺侮鳏寡，不畏惧强暴。'只有具备仁德的人才能作得到。回避强暴欺凌弱小，不是勇；乘人之危，不是仁；灭亡宗族、废弃对祖先的祭祀，不是孝；举动无名，不是明智。你若一定要这样

做，我就要杀死你！”斗辛和他的弟弟斗巢，就带领着楚昭逃到了随国。

吴国人追赶他们追到随国，对随国人说：“周朝的子孙在汉水一带，全部被楚国灭掉。现在上天表示了它的心意，降罚于楚国，而您又把他藏起来。周朝有什么罪过？您如果想到报答周朝，并延及到寡人，以完成上天的心意，这是您的恩惠。汉水以北的土田，您就可以全部拥有！”楚昭王在随君宫室的北边，吴王阖庐在南边。子期长得像昭王，他打算让昭王逃走，自己冒充昭王，说：“把我给他们，昭王一定就能脱险。”随国人占卜把子期交给吴人是否吉利，结果是不吉利，于是辞谢吴人说：“随国这样偏辟狭小，又靠近楚国，实际上是楚国保全了我们。我们两国世世代代都有友好的盟约，至今没有改变。如果楚国有危难的时候就背弃盟约，以后又怎么事奉君王您呢？君王您所担忧的，并不仅仅是一个人。如果对楚国境内加以安抚，我们哪敢不听从您的命令！”吴军于是就退走了。钟金当初做子期的家臣，在吴人向随人索取昭王时，是他同随人订的盟约，不要交出昭王。事后，昭王让他进见，钟金辞谢说：“不敢因为君王处于危难之地而为自己谋利。”楚昭王割破子期的胸口取血同随国结盟。

【原文】

初，伍员与申包胥友①。其亡也，谓申包胥曰：“我必复楚国②！”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复之，我必能兴之！”及昭王在随，申包胥如秦乞师，曰：“吴为封豕长蛇③，以荐食上国④，虐始于楚⑤。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⑥，使下臣告急曰：‘夷德无厌⑦，若邻于君，疆埸之患也⑧！逮吴之未定⑨，君其取分焉⑩；若楚之遂亡⑪，君之土也；若以君灵抚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辞焉⑫，曰：“寡人闻

命矣。子姑就馆，将图而告。”对曰：“寡君越在草莽，未获所伏[13]，下臣何敢即安[14]？”立，依于庭墙而哭[15]，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16]，七日。秦哀公为之赋《无衣》[17]，九顿首而坐[18]。秦师乃出。（以上申包胥乞秦师）

【注释】

①申包胥：楚国大夫。

②复：倾复，灭亡。

③封豕：大野猪。封，大。

④荐食：屡次侵吞。荐，多次，屡次。 上国：中原国家。

⑤虐始于楚：首先残害于楚国。虐，残害。

⑥越在草莽：远逃到杂草丛林中。越，远。

⑦夷德无厌：夷人的本性贪得无厌。夷，夷人，指吴人。德，德行，即本性。

⑧“若邻于君”二句：如果同您为邻国，您的边境也要发生忧患。邻，邻国。疆场，边境，边界。

⑨逮吴之未定：趁吴国还没有把楚国平定。逮，及，引申为趁，乘机。

⑩取分：夺取一部分。

⑪遂：由此，于是。

⑫秦伯：秦哀公，秦景公之子，在位三十六年（公元前536年～前501年）。 辞：谢绝。

⑬未获所伏：没有得到安身的地方。伏，居处。

⑭即安：安歇，休息。

⑮依：靠。 庭墙：秦君宫庭的墙。

⑯勺饮：一勺水，即一口水浆，此当是夸大之词，从生理学上讲，七天七夜不饮水，则不能生存。

⑰《无衣》：《诗经·秦风》中的一篇。此诗颂扬即将参加作战的将士，同仇敌忾的战斗精神。秦哀公诵此诗，表示秦国将出兵救楚。

⑱九顿首：向秦哀公叩头九次，古人一般行礼叩头三次，申包胥向秦君叩头九次，表示特别的感谢。

【译文】

从前，伍员同申包胥友好。伍员逃亡时，对申包胥说："我一定要灭亡楚国！"申包胥说："好好干吧！您能灭亡它，我一定能复兴它！"等到昭王在随国避难时，申包胥到秦国请求救兵，说："吴国人就像大野猪、长蛇一样凶狠，多次吞并中原国家，楚国最先受到残害。我们的国王守不住国家，远逃在杂草丛林躲藏，派下臣来向秦国告急，说：'夷人的本性贪得无厌，如果它作为您的邻国，您的边境也会发生祸患！趁吴国还没有安定楚国的时机，您也夺取一部分吧；如果楚国因此而灭亡了，那就是您的土地了；如果托秦君的福出兵安抚了楚国，我世世代代事奉秦君！'"秦哀公派人辞谢他，说："寡人听到你的命令了。你暂时到客馆住下，我们将商量后告诉你。"申包胥回答说："我的国君逃难在杂草丛林中，没有安身的地方，下臣那里敢住到安逸的客馆里去？"于是就站在秦国朝堂外，靠着院子的墙号哭，白天夜晚哭声不断，七天七夜口水不喝。后来秦哀公为他朗诵了《无衣》这首诗表示要出兵救楚。申包胥向他磕了九次头表示感谢，然后坐下。秦国于是出兵援楚。

【原文】

五年，申包胥以秦师至，秦子蒲、子虎帅车五百乘以救楚①。子蒲曰："吾未知吴道②。"使楚人先与吴人战，而自稷会之③，大败夫概王于沂④。吴人获薳射于柏举⑤，其子帅奔徒以从子西⑥，败吴师于军祥⑦。秋七月，子期、子蒲灭唐。九月，夫概王归，自立也。以与王战而败，奔楚，为堂谿氏⑧。吴师败楚师于雍澨，秦师又败吴师。吴师居麇⑨，子期将焚之⑩，子西曰："父兄亲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国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

旧祀[11]，岂惮焚之[12]！”焚之而又战，吴师败。又战于公婿之谿[13]，吴师大败。吴子乃归，囚阖舆罢。阖舆罢请先[14]，遂逃归。叶公诸梁之弟后臧[15]，从其母于吴[16]，不待而归[17]，叶公终不正视[18]。（以上吴师之败）

【注释】

①子蒲、子虎：都是秦国大夫。

②吴道：吴军战术。

③稷：楚国地名。在今河南省桐柏县境。

④沂：楚国地名。在今河南省正阳县境。

⑤薳射：楚国大夫。

⑥奔徒：逃散的士兵。 从子西：跟随子西。 子西：即楚公子申，楚平王子。

⑦军祥：楚国地名。在今湖北随县西。

⑧堂谿氏：夫概王受楚国的封号。堂谿，地在今河南省遂平县西北。

⑨麇（jin 君）：楚国地名，在今湖北省郧西县西。

⑩焚之：用火烧吴军。

⑪可以歆（xin 欣）旧祀：怎能享受以往的祭祀。可，杨伯峻说借为何。

⑫惮：害怕，担心。

⑬公婿之谿：即公婿之溪，楚国地名。

⑭阖（yin 因）舆罢：楚国大夫。 请先：请求先到吴国。

⑮叶公诸梁：诸梁，沈尹戌之子，字子高，因封于叶，故称叶公，楚国县的长官称公。叶，在今河南省叶县。

⑯从其母于吴：同他的母亲一同被俘到吴国。

⑰不待而归：不等待他的母亲自己归来。

⑱终不正视：终身不正眼瞧他，以示鄙视。后钺弃母不顾，独自逃回楚国，故叶公鄙视他。

【译文】

鲁定公五年，申包胥带领秦国军队到达楚国，秦国的子蒲、

子虎率领兵车五百辆救援楚国。子蒲说："我们不了解吴国的战术。"让楚人先同吴人作战，秦军从稷地前往同吴国人交战，在沂地大败夫概王。吴国人在柏举俘虏了楚国的大夫逸射，逸射的儿子率领着散兵游勇跟着子西，在军祥打败吴军。秋季七月，子期、子蒲灭掉唐国。九月，夫概王回到吴国，自立为王。领兵和吴王作战失败，逃到楚国，就是后来的堂谿氏。吴国军队在雍澨打败楚国军队，秦国军队又打败吴国军队。吴国军队驻扎在麇，子期打算用火攻，子西说："父兄亲人的尸骨还暴露在那里，不能收敛，又要烧掉，不行！"子期说："国家要是灭亡了，死去的人如果有知觉，他们应懂得怎能享受以前的祭祀，哪里还害怕烧掉尸骨！"楚军一边放火一边展开进攻，吴军败退。又在公婿之谿交战，吴国军队大败。吴王阖庐于是回国，囚禁了楚国大夫阜舆罢。阜舆罢请求先走，就乘机逃回来。叶公诸梁的弟弟后锄，同他的母亲一道被俘送到吴国，楚国打败吴国后，他丢下母亲自己回到楚国，叶公非常鄙视他的行为，终身不用正眼瞧他一下。

【原文】

楚子入于郢。初，斗辛闻吴人之争宫也①，曰："吾闻之，'不让则不和，不和不可以远征'。吴争于楚，必有乱，有乱则必归，焉能定楚？"王之奔随也，将涉于成臼②，蓝尹亹涉其孥③，不与王舟。及宁④，王欲杀之，子西曰："子常唯思旧怨以败，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复其所⑤，吾以志前恶⑥。"王赏斗辛、王孙由于、王孙圉、钟建、斗巢、申包胥、王孙贾、宋木、斗怀⑦。子西曰："请舍怀也。"王曰："大德灭小怨⑧，道也⑨。"申包胥曰："吾为君也，非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⑩，其又为诸⑪？"

遂逃赏。王将嫁季芈，季芈辞曰："所以为女子，远丈夫也。钟建负我矣。"以妻钟建，以为乐尹⑫。

王之在随也，子西为王舆服以保路⑬，国于脾泄⑭，闻王所在而后从王。王使由于城麇⑮，复命，子西问高厚焉⑯，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辞⑰，城不知高厚，大小何知？"对曰："固辞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盗于云中，余受其戈，其所犹在⑱。"袒而视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泄之事⑲，余亦弗能也。"（以上述楚多贤臣）

【注释】

①吴人之争宫：指夫概王与子山争住令尹宫之事。

②成臼：水名。在今湖北天门县东北。

③蓝尹亹（wěi 委）：楚国大夫。 涉：渡。 孥：妻子。

④宁：国家安定。

⑤复其所：恢复他的官职。

⑥前恶：以前的错误。

⑦王孙圉、王孙贾：都是楚国王族。 宋木：楚国人。

⑧大德灭小怨：人对我有大的恩德，就应忘记对我小的怨恨。大德，指斗怀兄弟保护楚昭到随。小怨，指斗怀打算杀昭王、报父仇，但被其兄斗辛制止而改变态度。此亦见楚昭王有胸怀较宽厚。

⑨道：正确的道路。

⑩吾为子旗：我认为子旗的作法是错的。子旗，即薳成然，因拥立平王功而贪求无厌，被平王所杀。

⑪其又有诸：难道将又有一个子旗吗？

⑫乐尹：官名。主管音乐。

⑬为王舆服以保路：制做了王的车和服装用来保护逃亡在道上的楚国人。路，指吴入楚都时，逃亡在道路上的人。

⑭用于脾泄：在脾泄建立国都。脾泄，地名。在湖北省江陵县附近。

⑮城：筑城墙。

⑯问高厚：询问城墙的高度和厚度。

⑰“不能”二句：如果办不到，就推辞掉。

⑱所：受伤的地方。

⑲脾泄之事：指子西在脾泄制王车服，建国都的事。

【译文】

楚昭王回到郢都。当初，斗辛听到吴国争夺宫室之事的消息，就说：“我听说，‘不互相谦让就不和睦，不和睦就不能出兵远征。’吴国人在楚国互相争夺，一定会发生乱子，有乱子就一定会回去，哪里能够平定楚国呢？”昭王逃奔随国的途中，打算渡过成臼河，蓝尹亹用船渡他的妻子儿女，不把船给昭王。到国家安定后，昭王想杀他，子西说：“子常就是因为常记住过去的仇怨才失败，君王您为什么要效法他呢？”昭王说：“好！恢复他的官职，我用这件事来记住先前的过失。”昭王赏赐斗辛、王孙由于、王孙圉、钟建、斗巢、申包胥、王孙贾、宋木、斗怀。子西说：“请把斗怀去掉吧。”昭王说：“用大的恩德消除小的怨恨才是正常的道理。”申包胥说：“我是为了君王，不是为我自己。君王既然已经安定了，我还要求什么呢？况且我认为子旗是错误的，难道将又来一个子旗吗？”于是逃走不受赏。楚昭王打算让季芈出嫁，季芈推辞说：“女子之所以是女子，就是要远远地离开男人。钟建背过我了。”昭王就把季芈嫁给钟建为妻子，并任命他为乐尹。

昭王在随国的时候，子西制造了王的车子和衣服，用来保护逃亡在道上的楚国人，并在脾泄建立临时国都，后来打听到昭王的住地，就前去跟随昭王。昭王派由于修筑麇城，他回来报告，子西问他城墙的高度和厚度，都回答不上来。子西说：“如果自己知道办不到就推辞掉，建城不知道墙的高度和厚度，城的大小哪能知道呢？”由于回答说：“我再三推辞干不了，您还是派我去干。各

自都有干得了和干不了的事，君王在云梦泽中遇到强盗，我挡住强盗的戈，被戈击的伤疤还在。”解开衣服把背露出给子西看，说：“这就是我所能干得了的。您在脾泄制造王车、王服保护逃难的人，建立临时国都那样的事，也是我所干不了的。”

杨升南　译注

左传·晋郑铁之战

【题解】

本篇选自《左传·哀公二年》。晋郑铁之战是春秋晚期晋国赵氏和范氏、中行氏间的内部斗争，演化成的一场“国际性”战争。文中记述赵鞅护送卫国太子回到戚地，齐国支援范氏的粮食，由郑国人派兵护送，被赵鞅在戚地截住，两军相战。战前赵鞅宣布了对将士的赏格，以鼓励士气。战争中卫国太子先怯后勇，救出赵鞅，使战争获得胜利。战后赵鞅却与诸将争功，反映出晋国传统礼让精神的消失。赵鞅宣布的赏格中规定奴隶可由此免为庶人，是奴隶获得解放的一道法令，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原文】

六月乙酉①，晋赵鞅纳卫太子于戚②，宵迷③，阳虎曰④：“右河而南⑤，必至焉。”使太子绕⑥，八人衰绖⑦，伪自卫逆者⑧，告于门，哭而入，遂居之。

秋八月，齐人输范氏粟[9]，郑子姚、子般送之[10]，士吉射逆之[11]，赵鞅御之，遇于戚[12]。阳虎曰："吾车少，以兵车之旆与罕、驷兵车，先陈[13]，罕、驷自后随而从之[14]，彼见吾貌[15]，必有惧心，于是乎会之[16]，必大败之。"从之。卜战，龟焦[17]，乐丁曰[18]："《诗》曰[19]：'爰始爰谋[20]、爰契我龟[21]。'谋协[22]，以故兆询可也[23]。"简子誓曰[24]："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25]，斩艾百姓[26]，欲擅晋国而灭其君。寡君恃郑而保焉[27]，今郑为不道，弃君助臣。二三子顺天明，从君命，经德义[28]，除诟耻[29]，在此行也！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30]，士田十万[31]，庶人工商遂[32]，人臣隶圉免[33]。志父无罪，君实图之[34]；若其有罪，绞缢以戮[35]，桐棺三寸[36]，不设属辟[37]，素车朴马[38]，无入于兆[39]。下卿之罚也[40]！"

【注释】

①六月乙酉：鲁哀公二年（公元前493年）六月十七日。

②赵鞅：晋国上卿，又称赵简子、志父、赵孟。　卫太子：名蒯聩（kuǒi guì 快上贵），卫灵公的太子，后即位为卫庄公，在位二年（公元前480年～前478年）被杀。　戚：卫国地名，在今河南省濮阳市北，为晋、郑、吴、楚交通要道。

③宵迷：夜晚迷路。

④阳虎：又称阳货，本鲁国季孙氏的家臣，后逃到晋国投奔赵鞅。

⑤右河而南：从右边渡过黄河，渡河向南走。古黄河道从河南武陟县折而东北流，经浚县、内黄、馆陶，至天津南入渤海。故晋国到戚要渡过黄河。

⑥绻（wèn 问）：同"免"，即去掉帽子把头发束上。此为丧饰。

⑦衰绖（cuī dié 摧迭）：披麻带孝，即穿丧服。

⑧自卫逆：从卫国前来迎接。

⑨输：送给。 范氏：晋国贵族，执政的六卿之一。范氏久被围于朝歌断粮，故齐人送粮。

⑩子姚：郑国大夫，名罕达。 子般：郑国大夫，名驷弘。故后文称罕、驷。

⑪士吉射：晋国大夫，范氏的宗族首领，又称范吉射、范昭子，士会之后，因食采邑于范，故称范氏。

⑫兵车之旆：兵车上的旗，指主将车上的大旗。

⑬陈：即“阵”。 先陈：先对阵，先交锋。

⑭罕、驷：即子姚、子般。

⑮吾貌：阳虎的容貌。阳虎专鲁国政时，齐国、郑国都害怕过他。或说，吾貌指晋军的阵容，晋国先布阵，郑国军队刚到，不知虚实，故害怕。当以后说为是。

⑯会：会合。

⑰龟焦：龟壳被烧焦，不出兆纹。古时占卜，先在龟壳的反面钻成枣核状的洞，但不使钻透，占卜时用火棍灼烧钻孔，按照热胀的原理，钻孔受火热，正面即爆出裂纹，此裂纹就称为“兆纹”。用裂纹的走向判断吉凶。有时因火过猛，将龟上钻孔烧透，却爆不出裂纹，称为龟焦。

⑱乐丁：晋国大夫。

⑲《诗》：指《诗经·大雅·绵》。

⑳爰始爰谋：即始谋。两爰字为助词，无义。由此知古时占卜是先有命辞再卜吉凶。

㉑爰契我龟：于是刻龟占卜。爰，乃，于是。契龟，即钻孔占卜。

㉒协：一致。

㉓故兆：过去的卜兆。杜预注：“故兆，始纳卫太子，卜得吉兆，言今既谋同，可不须更卜。”询，相信。

㉔誓：战前的动员会，即誓师词。

㉕反易：违反改变。 天明：天命。

㉖斩艾：斩杀。

㉗恃郑而保：依仗郑国保护自己。

㉘经：治理，整治。

㉙诟(gòu 够)耻：耻辱。

㉚“上大夫”二句：上大夫、下大夫，是大夫爵的等级。有上、中、下三等。由此知在春秋时县大于郡，与秦汉以后县在郡下不同。

㉛士田十万：对士赏田十万步，古百步为亩，十万步即一千亩，为十户人家所耕的土地。张政烺说。

㉜遂：遂进做官。

㉝人臣隶圉：奴隶名称。　免：免去奴隶身份，成为自由民。

㉞图：考虑。

㉟绞缢：同义连用词，即上吊。

㊱桐棺三寸：死后用三寸厚的桐木做棺材。这是古时对罪人下葬用的葬具标准。

㊲不设属辟：不用衬板和外槨。古时天子、诸侯、卿大夫死后埋葬的棺和槨都有多层。

㊳素车朴马：没有装饰的车子和马匹。

㊴兆：宗族的墓区。

㊵下卿之罚：按下卿的地位处罚。赵鞅本为晋国的上卿，这里把自己降为下卿，表示自谦。

【译文】

（鲁哀公二年）六月乙酉（十七）日，晋国的赵鞅护送卫国的太子到戚地，夜晚迷失了方向，阳虎说：“从右边渡过黄河，过了河向南走，一定会到达。”让太子免冠束发，八个人穿着孝服，伪装从卫国来迎接的人，通报了守门的人，号哭着进入城里，就居住下来。

这年秋季的八月，齐国人送给范氏粮食，由郑国的子姚、子般率军护送，士吉射迎接他们，赵鞅抵御他们，在戚地相遇。阳虎说：“我们的兵车少，把大将的军旗插在车上和子姚、子般的兵车先对阵，子姚、子般从后面跟上来，望见我们的阵势，一定产生害怕心里，于是就会合全军进攻他们，一定可以把他们打得大败。”赵鞅接受了这个建议。占卜作战的吉凶，龟壳被烧焦了，乐丁说：

“《诗》中说：‘先进行谋划，然后占卜。’谋划一致，相信原来的卜兆就可以了。”赵鞅在阵前誓师，说：“范氏、中行氏违反上天的命令，屠杀百姓，想专断晋国政权而灭亡国君。寡君依靠郑国来保护自己，现在郑国却作出没有道义的事，丢开国君而帮助臣下。我们几个人顺从天命，服从国君的命令，推行德义，消除耻辱，就在这一回了！战胜敌人的，上大夫赏赐一个县，下大夫赏一个郡，士赏赐土地十万步，庶人工商业者可以做官，奴隶获得自由。志父我如果战胜敌人没有罪过，国君可以考虑赏赐；如果失败有罪，就用绞刑把我处死，死后用三寸厚的桐木棺，不要衬板和外槨，用没有装饰的车马运送棺材，不要葬进本族的墓地中。这是按照下卿的地位对我作的处罚！”

【原文】

甲戌①，将战。邮无恤御简子②，卫太子为右，登铁上③，望见郑师众，太子惧，自投于车下。子良授太子绥而乘之④，曰：“妇人也！”简子巡列⑤，曰：“毕万⑥，匹夫也，七战皆获⑦，有马百乘，死于牖下⑧。群子勉之，死不在寇⑨！”繁羽御赵罗，宋勇为右⑩。罗无勇，麋之⑪。吏诘之⑫，御对曰：“疠作而伏⑬。”卫太子祷曰：“曾孙蒯聩⑭，敢昭告皇祖文王、列祖康叔、文祖襄公⑮，郑胜乱从⑯，晋午在难⑰，不能治乱，使鞅讨之。蒯聩不敢自佚，备持矛焉。敢告：无绝筋，无折骨，无面伤，以集大事⑱，无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请⑲，佩玉不敢爱！”郑人击简子、中肩、毙于车中⑳，获其蜂旗㉑。太子救之以戈，郑师北，获温大夫赵罗㉒。太子复伐之，郑师大败，获齐粟千车。赵孟喜曰：“可矣！”傅傁曰㉓：“虽克郑，犹有知在㉔，忧

未艾也㉕。”

【注释】

①甲戌：八月初七。

②邮无恤：即王良，又称子良。

③铁：即铁丘，在今河南省濮阳市。

④绥：车上的绳子，登车时拉手所用。

⑤巡列：巡视队列。

⑥毕万：晋献公的车右武士，后封于魏，为晋国贵族魏氏的始封者。

⑦获：俘获，俘虏。

⑧死于牖（yǒu 酉）下：言得寿终。牖，窗。《礼记·檀弓上》：“饭于牖下，小敛于户于，大敛于阼，殡于客位，祖于庭，葬于墓。”

⑨死不在寇：未必死在敌人手里。

⑩“繁羽”二句：繁羽、赵罗、宋勇，都是晋国大夫。

⑪麇（kǔn 捆）：同“稛”，捆绑。

⑫吏：军官。　诘：诘问，询问。

⑬痁（shān 山）作而伏：疟疾发作倒下了。痁，疟疾。

⑭曾孙：远孙。

⑮昭告：明告。　皇祖：伟大的祖先。　文王：周文王。　康叔：卫康叔，卫国的始封君，周文王之子。　文祖：继业守文的祖先。　襄公：蒯聩祖父卫襄公（公元前543～前535年在位），名恶。

⑯郑胜：郑国君声公的名字。　从：顺道。

⑰晋午：晋国君定公的名字。

⑱集大事：完成战争的任务，即获得胜利。古时“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⑲大命：生死的性命。

⑳毙于车中：倒在车里，受伤倒下。

㉑蜂旗：旗名。

㉒赵罗：范氏党羽，不是被宋勇所捆绑的那位赵罗。

㉓傅傻（sǒu 叟）：赵鞅的部属。

㉔知：知氏，晋国六卿之一，同范氏联合反对赵氏的宗族。

㉕艾：停止，止息。

【译文】

甲午（八月初七）日，战争即将开始。邮无恤为赵鞅驾车，卫太子蒯聩为车右，当兵车登上铁丘，望见郑国军队人数众多，蒯聩害怕了，自己掉到车下。邮无恤把车上的拉手绳子递给他，让他上车，说："像个女人样子！"赵鞅巡视队伍时说："毕万，是一个普通的人，七次战争都抓到俘虏，后来成为有一百辆兵车的人家，死在家里获得善终。您们大家努力吧，不一定就死在敌人手里！"繁羽为赵罗驾车，宋勇为车右。赵罗胆小，他们就把他捆在车上。一位军官看见问是什么缘故，驾车的繁羽说："疟疾发作趴下了。"卫国太子蒯聩向神灵祷告说："远孙蒯聩，谨明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郑胜搅乱顺道，晋午处在危难之中，不能平定祸乱，派赵鞅讨伐。我蒯聩不敢自寻安逸，拿起长矛在作战的行列中。谨此祷告保佑：作战时不要把筋拉断，不要使骨断折，不要伤了面皮，以便完成作战的任务，不给三位祖先带来羞辱。生死的性命不敢请求，佩带的玉饰不敢爱惜。"赵鞅遭到郑国人的攻击，打中肩膀，仆倒在车里，郑国人抢去了他的蜂旗。卫太子用戈救赵鞅，郑军败逃，抓获了温邑大夫赵罗。太子再次进攻，郑军大败，缴获了齐国的粮食一千车。赵鞅高兴，说："可以了！"傅傻说："虽然是打败了郑国，还有知氏存在，忧患还没有消除呢！"

【原文】

初，周人与范氏田，公孙龙税焉①。赵氏得而献之②，吏请杀之。赵孟曰："为其主也，何罪？"止而与之田。及铁之战，以徒五百人宵攻郑师，取蜂旗于子姚之幕下③，献

曰："请报主德④！"

追郑师。姚、般、公孙林殿而射⑤，前列多死⑥。赵孟曰："国无小⑦。"既战，简子曰："吾伏韬呕血⑧，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太子曰："吾救主于车，退敌于下。我，右之上也⑨！"邮良曰："我两靷将绝⑩，吾能止之⑪。我，御之上也！"驾而乘材⑫，两靷皆绝。

【注释】

①公孙龙（máng 忙，又读méng 萌）：范氏家臣。　税：收租。

②赵氏得而献之：赵氏的人抓住了公孙龙送给赵鞅。

③幕下：帐幕之下。

④报主德：报答主君的恩德。主，对卿大夫的尊称。

⑤公孙林：郑国大夫。

⑥前列：前排。

⑦国无小：对小国也不能轻视。

⑧韬（tāo 滔）：弓衣。

⑨右之上：车右的功劳最大。

⑩靷（yǐn 引）：马胸部的皮带。　绝：断。

⑪止之：不使断掉。

⑫乘材：拉上木材。用以表演给人看以证己能。

【译文】

从前，周人给范氏土地，公孙龙替范氏收租。赵氏的人抓住了他并送给赵鞅处置，赵氏的家臣要求将公孙龙杀掉。赵鞅说："他是为了主人，本人有什么罪过？"阻止了家臣并给他土地。到铁之战时，公孙龙率领部下五百人夜里攻击郑国军队，在子姚的帐幕下夺回赵鞅的蜂旗，献给赵鞅说："请以此报答主君的恩德！"

晋国的军队追击郑军。子姚、子般、公孙林殿后，用箭射击追赶的晋军，前排的人大多被射死。赵鞅说："对小国也不可轻视。"战争结束后，赵鞅说："我伏在弓衣上吐血，但鼓音不衰，今天的战斗我的功最大！"卫太子说："我用戈救了主君，在下边追击敌人。我是车右中功劳最大的！"邮无恤说："我战车上的两匹马肚带快要断了，我能让它不断。我是驾车人中功劳最大的！"他在车内装上些木材打马而行，两根肚带就都断了。

杨升南　译注

左传·齐鲁清之战

【题解】

本篇选自《左传·哀公十一年》。齐鲁清之战是齐国为报复鲁国同吴国、邾国、郯国进攻鄎地而发动的一次战争。本文记述了当齐国大军压境时，是否应战，把持鲁政权的三桓却意见不能一致。在季孙家臣、孔子弟子冉求的积极参与下，才勉强组成军队，却步调不一。只是由于冉求率领的季氏所属军队，改进了战法，主动发起进攻，才挽救了败局。战争结束后，对临阵逃脱者不予惩罚，对勇猛作战者不予奖励，反映了鲁政治的昏乱，旧贵族的没落腐朽。而像冉求这样的"士"，活跃于政治舞台，是新的一个时代即将来临的征兆。

【原文】

十一年春①，齐为鄎故②，国书、高无丕帅师伐我③，及清④。季孙谓其宰冉求曰⑤："齐师在清，必鲁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从公御诸竟⑥。"季孙曰："不能⑦。"求曰："居封疆之间⑧。"季孙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则君无出。一子帅师，背城而战，不属者⑨，非鲁人也。鲁之群室⑩，众于齐之兵车，一室敌车⑪，优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战也宜，政在季氏。当子之身⑫，齐人伐鲁而不能战，子之耻也，大不列于诸侯矣！"（以上冉有与季氏议）

季孙使从于朝，俟于党氏之沟⑬。武叔呼而问战焉⑭，对曰："君子有远虑，小人何知？"懿子强问之，对曰："小人虑材而言⑮，量力而共者也⑯。"武叔曰："是谓我不成丈夫也！"（以上冉有激孟氏使战）

退而蒐乘⑰。孟孺子泄帅右师⑱，颜羽御⑲，邴泄为右⑳；冉求帅左师，管周父御㉑，樊迟为右㉒。季孙曰："须也弱！"有子曰㉓："就用命焉㉔。"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为己徒卒㉕，老幼守宫，次于雩门之外㉖。五日，右师从之。（以上部署战事）

【注释】

①十一年：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

②齐为鄎（xi息）故：齐国为了鲁国参加攻打鄎地的缘故。鄎战在鲁哀公十年，鲁国与吴国、邾国、郯国联合攻齐，驻军于齐国的鄎地。鄎，齐国南部边境的邑名。

③国书：国夏之子，齐国卿。　高无丕：高张之子，齐国卿。

④清：齐国地名。在今山东省长清县东。

⑤冉求：又称冉有，季孙氏家臣，孔子弟子。

⑥“一子守”二句：一子、二子，指季孙、叔孙、孟孙三家。三人之中，一人留守，二人随哀公至国境御敌。

⑦不能：杜预注：“自度力不能使二子御诸竟。”

⑧封疆之间：境内近郊与边界之间。

⑨不属：不跟随出战。

⑩群室：指住在都邑中的卿大夫。卿大夫有私人武装，称为族军，是当时重要的一种武装力量，故卿大夫家有战车。

⑪一室：指季孙氏。季孙一家的兵车多于来攻齐军的兵车。

⑫当子之身：当您在世的时候。

⑬俟：等待。 党氏之沟：鲁君宫室和党氏家宅之间的沟。党氏，鲁国大夫。沟，公宫外的护城河，为人工所凿。

⑭武叔：鲁国卿叔孙氏，名州仇，又称武叔懿子。

⑮虑材而言：考虑才干而说话。

⑯量力而共：估计力量才效力。

⑰蒐乘：检阅军队。

⑱孟孺子泄：孟懿子之子，名彘，又称孟武伯、武伯彘。

⑲颜羽：孟孙氏家臣，字子羽。

⑳邴(bǐng 丙)泄：孟孙氏家臣。

㉑管周父：季孙氏家臣。

㉒樊迟：名须，孔子弟子。

㉓有子：即冉求。

㉔用命：服从命令。

㉕武城：鲁国邑名。在今山东省费县西南，即南武城。 己徒卒：自己的卫队。古时车战，主将都是贵族，有族军作为卫队跟随。冉求没有族军，以邑人充作亲兵卫队。这一变化开启一种新的军事制度，即族军的消亡。

㉖雩(yú 于)门：鲁国都城南门。

【译文】

鲁哀公十一年的春天，齐国因为郎地之战的缘故，国书、高

无丕率领军队讨伐鲁国以报仇，到达清地。季孙对他的家臣总管冉求说："齐国军队驻扎在清地，一定是为了鲁国的缘故，怎么办呢？"冉求回答说："您们三位中，一人留守，两人跟随哀公到边境上去抵御。"季孙说："这是办不到的。"冉求说："那就在鲁国境内抵抗敌人。"季孙把冉求的主张告诉了叔孙氏和孟孙氏，二人不同意。冉求说："如果不同意，国君就不要出去。您一人率领军队，同齐军背城而战，不参加的，就不能算是鲁国人。鲁国卿大夫家的兵车，比齐军的兵车多，您一家的兵车也比前来的齐军兵车多，您担心什么呢？那两位不想作战是很自然的，因为政权在您季氏手里。当您在世的时候，齐国人讨伐鲁国却不能应战，您的耻辱就很大了，鲁国也将不能与诸侯同列了！"

季孙让冉求一起上朝，在党氏宅旁的沟边等着。叔孙喊他前去询问有关战争的事。冉求回答说："君子有着深远的考虑，小人哪知道什么？"孟孙逼着问他，冉求回答说："小人考虑了才干而说话，估计了力量才效力。"叔孙说："你这是说我成不了大丈夫啊！"

叔孙回去后就检阅军队。孟孺子泄率领鲁军的右军，颜羽为他驾车，邴泄担任车右；冉求率领鲁国左军，管周父驾车，樊迟担任车右。季孙说："樊迟年纪太轻！"冉求说："他能服从命令。"季孙的甲士七千人，冉求带着三百个武城人作为自己的亲兵卫队，让老弱的守卫宫室，驻扎在国都南门的外面。过了五天，孟孙率领的右军才跟上来。

【原文】

公叔务人见保者而泣①，曰："事充②，政重③，上不能谋，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师及齐师战于郊，齐师自稷曲④，师不逾沟⑤。樊迟曰："非不

能也，不信子也，请三刻而逾之⑥！”如之，众从之，师入齐军。右师奔，齐人从之。陈瓘、陈庄涉泗⑦。孟之侧后入以为殿⑧，抽矢策其马曰⑨：“马不进也。”林不狃之伍曰⑩：“走乎？”不狃曰：“谁不如⑪？”曰：“然则止乎？”不狃曰：“恶贤⑫？”徐步而死。师获甲首八十⑬，齐人不能师⑭。宵，谍曰：“齐人遁。”冉有请从之三，季孙弗许。（以上右师败，左师胜）

孟孺子语人曰：“我不如颜羽，而贤于邴泄。子羽锐敏⑮，我不欲战而能默⑯，泄曰：‘驱之⑰。’”公为与其嬖童汪锜乘⑱，皆死，皆殡⑲。孔子曰：“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可无殇也⑳！”冉有用矛于齐师㉑，故能入其军，孔子曰：“义也㉒。”

【注释】

①公叔务人：鲁昭公子，名公为。 保者：守城的人。

②事充：徭役繁多。

③政重：赋税多。政，读为征。

④稷曲：鲁国都城郊的地名。

⑤师不逾沟：鲁军不越过沟作战。沟，当指城外护城河，与党氏之沟的沟不同。

⑥三刻：号令三次。刻，戒备约束。

⑦陈瓘（guàn 冠）：齐国大夫，又称子玉。 陈庄：齐国大夫，又称昭子。 泗：泗水。

⑧孟之侧：孟孙氏族人，名侧，字反。

⑨策其马：鞭打他的马。孟之侧对右军不战而逃不满，故有意拖后稳住军心。

⑩林不狃：鲁右军武士。 伍：五人为伍，是步卒的战斗单位。一说伍

可解为同军中的人。

⑪如：杨伯峻说："疑如，当也。不狃言，我若走，谁不当走？"

⑫恶（wū 乌）贤：有什么益处呢？恶，何，怎样。贤，益处，好处。

⑬师：指左师。　甲首：甲士的头。

⑭不能师：不能整顿军队，即溃不成军。

⑮锐敏：敏锐善战。

⑯默：不说出口。沉默不说话。

⑰驱之：驱马逃跑。

⑱嬖童：宠爱的小童。

⑲殡：出殡，正式发丧。

⑳殇（shāng 商）：夭折。汪锜年小，因战死，故不以夭折下丧。

㉑用矛于齐师：冉求使左军都用矛作战。

㉒义：正确的作法。

【译文】

公为看见守城的人哭泣着说："徭役繁重，赋税多，上面的人不能谋划，士兵不能为国拼命，怎么能治理百姓？我既然已这么说了，怎敢不努力作战呢！"鲁国军队同齐国军队在鲁国都郊外作战，齐军从稷曲攻击鲁军，鲁国军队不敢跨过沟同齐军交战。樊迟说："不是不能打仗，而是不相信您。请您发布三次号令带头跨过沟去！"冉求照着他的话作了，众人都跟着他，鲁国军队攻进齐国军队的阵地中。鲁国的右军败逃，齐国人追击他们。陈瓘、陈庄渡过泗水追鲁军。孟之侧为殿后最后回来，他用箭鞭打马说："是马走不动。"林不狃的士卒问他："逃跑吗？"林不狃说："谁不该逃跑？"他的士兵说："那么停下来抗击敌人吗？"林不狃说："有什么益处呢？"于是从容缓步，被齐军杀死。冉求的左军砍下八十个敌人甲士的脑袋，齐军溃不成军。夜晚，间谍报告说："齐国人逃走了。"冉有三次请求追击，季孙都不允许。

孟孺子在战争结束后对人说："我不如颜羽，而比邴泄高明。

颜羽敏锐善战，我不想打，逃回来却能不说出口，邴泄则说：‘赶快打马逃跑。’”公为与他宠爱的小童汪锜同车作战，都战死，他们一同出殡。孔子说：“能够拿起武器保卫国家的，可以不用殇礼！”，冉求对齐军作战使用矛，所以左军能够攻进齐军阵地，孔子说：“这是正确的作法。”

杨升南　译注

左传·白公之难

【题解】

本篇选自《左传·哀公十六年》。白公是楚平王的孙子，他的父亲太子建被郑国人杀后，逃到吴国避难。楚国令尹子西不听叶公的劝阻召他回国，安置在吴楚间的白邑以防御吴人，故称白公。白公要求讨伐郑国为父报仇，子西虽同意却未行动，恰值晋国攻打郑国，郑国向楚求救。郑国的倒向是晋楚势力消涨的砝码。楚于是同郑结盟相助，白公胜却迁怒令尹，决意杀死他，令尹知而不信。白公利用对吴作战获胜，向王献捷的机会，在朝堂上杀死令尹子西、司马子期，劫持楚惠王。白公亲信石乞建议焚库杀王自立，不被采纳。后被叶公率领方城外的军队，在国人的支持下打败，逃到山中自杀。白公之难是楚国王族内部在对外政策上发生分歧而引发的一场斗争。带有江湖义气的白公，虽然为人豪爽侠义，却以私害公，置国家利益不顾而制造祸乱，其行为并不值得取法。

【原文】

楚太子建之遇谗也①，自城父奔宋②。又辟华氏之乱于郑③，郑人甚善之。又适晋，与晋人谋袭郑，乃求复焉④，郑人复之如初。晋人使谍于子木⑤，请行而期焉⑥。子木暴虐于其私邑，邑人诉之⑦。郑人省之⑧，得晋谍焉，遂杀子木。（以上白公仇郑）

其子曰胜⑨，在吴，子西欲召之⑪，叶公曰："吾闻胜也诈而乱⑫，无乃害乎？"子西曰："吾闻胜也信而勇，不为不利。舍诸边竟，使卫藩焉⑬。"叶公曰："周仁之谓信⑭，率义之谓勇⑮。吾闻胜也好复言⑯，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复言，非信也；期死⑰，非勇也。子必悔之。"弗从，召之，使处吴竟⑱，为白公⑲。（以上楚召白公）

【注释】

①太子建：楚平王太子，又称楚建，字子木。　遇谗：公元前523年（鲁昭公十九年）楚平王让太子建守城父，次年费无极诬太子建与伍奢谋反，平王相信并派人追杀，太子建逃到宋国避难。

②城父：楚国地名。在今河南省宝丰县东四十里，今名父城堡。

③华氏之乱：公元前522年（鲁昭公二十年）宋国华定、华亥、向宁杀宋元公私党，劫持元公，宋国大乱，此即华氏之乱。

④求复：请求回到郑国居住。

⑤谍：间谍。

⑥请行而期：晋间谍请求回晋国而约定袭郑的日期。

⑦诉之：告密，报告。

⑧省：调查。

⑨胜：太子建之子，即白公胜。

⑩子西：楚国令尹。

⑪叶公：叶县的长官，字子高，又称叶公诸梁、沈诸梁。

⑫诈而乱：狡诈而好作乱。

⑬卫藩：保卫楚国的屏藩。

⑭周仁：符合仁道。

⑮率义：遵循道义。

⑯复言：实践诺言，言必行。

⑰期死：不怕死。

⑱竟：即“境”，下同。 吴境：指同吴国相邻的边境。

⑲白公：为白邑之长。楚国县邑的长官皆称“公”，如叶公，申公等是。白，地名，在今河南省息县东七十余里。

【译文】

楚国太子建遭到诬陷的时候，从城父逃到宋国。后来又为避开宋国的华氏之乱，移居郑国，郑国人对他十分友好。又到晋国，却同晋人策划偷袭郑国，为此他又要求回到郑国，郑国人还是像以前一样对待他。晋国人派间谍和太子建联系，约定行动日期后就请求回晋国。太子建在郑国给他的私邑中十分暴虐，邑人就告发了他。郑国人来查问，抓到了晋国间谍，于是就把太子建杀了。

太子建的儿子名胜，在吴国，楚国令尹子西打算召他回国，叶公说：“我听说胜这个人狡诈而好作乱，恐怕有祸害吧？”子西说：“我听说胜这个人守信用而且勇敢，不会做对国家没有利的事情。把他安放在边境上，让他作为保卫边境的屏藩吧。”叶公说：“符合仁德叫做信用，遵循道义叫做勇敢。我听说胜这个人务求实践诺言，又遍求不怕死的人，大概是有私心吧？不管什么样的话都要实践，不是有信用；不管什么事情都不怕死，不是勇敢。您一定会后悔的。”子西不听从，把胜召回来，让他住在和吴国接壤的边境上，号为白公。

【原文】

请伐郑，子西曰："楚未节也①，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请，许之。未起师，晋人伐郑，楚救之，与之盟。胜怒，曰："郑人在此②，仇不远矣！"胜自厉剑，子期之子平见之③，曰："王孙何自厉也④？"曰："胜以直闻⑤，不告女，庸为直乎⑥？将以杀尔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胜如卵，余翼而长之。楚国第，我死，令尹、司马，非胜而谁？"胜闻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⑦。"子西不悛⑧。（以上白公仇子西）

【注释】

①未节：上下秩序没有安定。

②郑人在此：郑国人就在这里。白公胜迁怒子西，视他为杀父仇人。

③平：子期的儿子。

④王孙：即胜。胜为太子建子，太子建为平王子，故胜为楚平王孙，而称"王孙。"

⑤直闻：以爽直著称。

⑥庸：岂，那里。

⑦得死，乃非我：得到好死，我就不是我。意谓非杀死子期不可。

⑧悛（quān 圈）：悔改，一说发觉。

【译文】

白公胜请求攻打郑国报仇，子西说："楚国上下秩序还没有安定好，要不是这样，我是不会忘记您的仇敌的。"过了些时候，白公胜又请求，子西答应了。还没有发兵，晋国人进攻郑国，楚国就派兵援助郑国，并同郑国结盟友好。白公胜十分愤怒，说："郑国人就在这里，仇人已不在远处了！"白公胜自己磨剑，子期的儿子平看见后，问道："王孙您为什么亲自磨剑呢？"白公胜回答说：

“胜是以直爽著称的，不告诉你，哪里能称得上直爽呢？我打算杀死你父亲。”平把这事报告了子西，子西说：“胜就像一只鸡蛋，是我的翅膀覆盖使他长大。按楚国用人的次第，我死后，令尹、司马，不是胜担任还是谁呢？”白公胜听到这话后，说：“令尹太狂妄了！他如果得到好死，我就不是人了。”子西还是不改变对白公胜的认识。

【原文】

胜谓石乞曰①：“王与二卿士②，皆五百人当之则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③：“市南有熊宜僚者④，若得之，可以当五百人矣。”乃从白公而见之，与之言，说。告之故，辞⑤。承之以剑，不动。胜曰：“不为利谄⑥，不为威惕⑦，不泄人言以求媚者，去之！”

吴人伐慎⑧，白公败之，请以战备献⑨，许之，遂作乱。秋七月，杀子西、子期于朝⑩，而劫惠王⑪。子西以袂掩面而死⑫，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终！”抉豫章以杀人而后死⑬。石乞曰：“焚库⑭，弑王！不然不济！”白公曰：“不可！弑王，不祥；焚库，无聚⑮，将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国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从。（以上白公作乱）

【注释】

①石乞：白公胜的党徒。

②二卿士：指令尹子西、司马子期。

③曰：以下是石乞继续说的话。

④熊宜僚：楚国有勇力的隐士。

⑤辞：拒绝。

⑥诱:诱。

⑦威惕:受威胁而害怕。

⑧慎:楚国地名。在今安徽省颍上县西北的江口集。

⑨战备:作战时所用的铠甲兵器,此是从吴军俘获的战利品。 献:奉献于王。向王献战备,当有大批士卒随从,故可乘机作乱。

⑩朝:朝堂。

⑪惠王:楚昭王之子,名章,越王勾践之女所生,在位五十七年(公元前488～前432年)。

⑫袂:衣袖。子西用衣袖掩面而死,是自愧未听叶公的话,无面相见。

⑬抉:拔。 豫章:即樟树。

⑭库:库房。

⑮聚:积蓄,指粮食、物资等。

【译文】

白公胜对石乞说:“王和两位卿士,各用五百人对付就行了。”石乞说:“这样多的人是找不到的。”又说:“市场的南边有位熊宜僚,如果得到他的帮助,他一人就可以抵得上五百个人。”于是就陪同白公去见他,同他说话,很高兴。石乞把来意告诉他,熊宜僚拒绝不干。把剑架在他的脖子上,他一动也不动。白公胜说:“这个人是不能用私利诱导,用威胁吓住的,也不会泄漏别人的话去讨好的,我们还是走吧。”

吴国进攻楚国的慎地,被白公打败,白公请求将战争中俘获来的吴军装备献给楚王,得到允许,于是趁机作乱。秋季的七月份,白公把令尹子西,司马子期杀死在朝堂上,并劫持走楚惠王。子西用袖把脸遮住死去,子期说:“过去我是以勇力事奉王的,不可以有始无终。”拔起一棵樟树打死了一些敌人然后死去。石乞说:“烧掉府库,杀掉君王!不然事情就不能成功!”白公胜说:“不可以!杀死君王不吉祥;烧掉府库没有积蓄,打算用什么来保有楚国呢?”石乞说:“有了楚国而治理百姓,用恭敬的态度事奉神

灵，就可以得到吉祥，而且还会有积蓄，有什么担忧的？”白公不听从。

【原文】

叶公在蔡[1]，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闻之，以险傲幸者[2]，其求无餍，偏重必离[3]。”闻其杀齐管修也[4]，而后入。白公欲以子闾为王[5]，子闾不可，遂劫以兵。子闾曰：“王孙若安靖楚国[6]，匡正王室，而后庇焉，启之愿也[7]，敢不听从？若将专利以倾王室，不顾楚国，有死不能！”遂杀之，而以王如高府[8]。石乞尹门[9]，圉公阳穴宫[10]，负王以如昭夫人之宫[11]。

叶公亦至，及北门。或遇之，曰：“君胡不胄[12]？国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盗贼之矢若伤君，是绝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进。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国人望君如望岁焉[13]，日日以几[14]，若见君面，是得艾也[15]。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奋心[16]，犹将旌君以徇于国[17]，而又掩面以绝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进。遇箴尹固帅其属[18]，将与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19]，楚不国矣。弃德从贼，其可保乎[20]？”乃从叶公。使与国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缢，其徒微之[21]。生拘石乞而问白公之死焉[22]，对曰：“余知其死所，而长者使余勿言[23]！”曰：“不言将烹[24]！”乞曰：“此事也，克则为卿，不克则烹，固其所也[25]，何害？”乃烹石乞。王孙燕奔颍黄氏[26]。

沈诸梁兼二事[27]。国宁，乃使宁为令尹[28]，使宽为司

马[29]，而老于叶。(以上叶公靖难)

【注释】

①蔡：国名。姬姓，为周武王弟叔度所封，原在今河南省上蔡县，被楚国多次迁徙，此时的蔡，据杜预注被迁于州来，原地并于楚国为县。

②以险儌幸：用冒险侥幸成功。

③偏重：不公平。　离：离心，不亲附。

④齐管修：齐国管仲的七世孙，从齐国到楚国，为阴地大夫，为楚国有威望的人。

⑤子闾：楚平子之子，曾多次辞去王位。

⑥靖：定。

⑦启：子闾之名。

⑧高府：楚国府库名，为储藏粮食之地。

⑨尹门：守门。

⑩圉公阳：人名，楚国大夫。　穴宫：在宫墙上挖一洞穴。

⑪昭夫人：楚昭王之妻，楚惠王的母亲。

⑫胄：此为动词，即带头盔。

⑬望岁：盼望年谷收成一样心切。

⑭几：同“冀”，盼望着。

⑮艾：安心。

⑯夫有奋心：人人有奋战之心。夫，男子之称。

⑰旌君：书名于旌旗。　徇王国：巡行全国。

⑱箴尹固：楚国大夫。在柏举之战中，楚昭王逃亡时，曾与昭王同船，昭王派他用火象攻吴军。叶公以此说动他。

⑲二子：指子西、子期。

⑳保：安。

㉑微：藏匿。　之：代词，此指白公的尸体。

㉒死：即尸。

㉓长者：指白公。

㉔烹：煮。将人投入沸水中。或说下油锅。

㉕固其所：本来是应有的结果。所，归宿，结果。

㉖王孙燕：白公胜之弟。 颍(kui 逵)黄氏：吴国地名。在今安徽省宣城县境。

㉗兼二事：兼任令尹、司马两职。

㉘宁：子西之子，字子国。

㉙宽：子期之子，亦称公孙宽、鲁阳文子、鲁阳公。高士奇说。

【译文】

叶公在蔡地，方城之外的人都说："可以进兵国都了！"叶公说："我听说，用冒险侥幸成功的，他的贪求是不会满足的，作事不公平，百姓就会离心。"叶公听说白公杀了齐国来的管修，然后才率军进入郢都。白公打算立子闾为王，子闾不答应，就用武力威胁他。子闾说："您如果志在安定楚国，整顿王室，然后对楚国加以保护，这是启的愿望，岂敢不听从您的命令？如果您志在专谋私利来倾覆王室，不顾国家的安危，那么我宁死不从！"于是就将子闾杀死，然后带着惠王到高府。石乞守着高府的门，圉公阳却在宫墙上挖一个洞，背着惠王逃出到昭王夫人的宫里。

叶公也在这时到达。走到郢城北门时，有人遇见他，说："您为什么不戴上头盔？国内的人盼望您就好像盼望慈父慈母一样，盗贼的箭如果把您射伤了，就是断绝了百姓的愿望，为什么不戴上头盔？"于是戴上头盔前进。不久又遇到一个人，说："您为什么戴上头盔？国内的人盼望您就好像盼一年的收成一样，天天盼着您来，如果见到您的面，这就能安心了。百姓知道不再有生命危险，将人人有奋战的决心，还打算把您的名字写在旗帜上，在国内巡行以相号召，而您却把脸遮起来以断绝民众的盼望，这不是也太过分了吗？"于是就脱下头盔前进。路上遇到箴尹固率领他的部属，打算跟随白公胜。叶公说："没有子西、子期两位，楚国就将不成其为一个国家了。背弃德义跟着盗贼，将能够

保您安全吗?”于是箴尹固就跟随叶公。叶公让他同国人一道攻击白公胜。白公胜失败,逃到山上吊死,他的部下把尸体藏了起来。叶公活捉了石乞,追问他白公胜的尸体,石乞回答说:“我知道在什么地方,但是白公让我不要说!”叶公说:“不说就烹煮了你!”石乞说:“这种事,成功了就是卿,不成功就被烹,本是应有的结果,有什么关系呢?”于是就把石乞烹了。白公的弟弟王孙燕逃亡到吴国的颍黄氏地方去安身。

叛乱平定后叶公身兼楚国令尹、司马二职。国家安定以后,就让原令尹子西的儿子宁担任令尹,让原司马子期之子宽担任司马,自己就退休到叶地养老。

杨升南　译注

经史百家杂钞全译卷二十三

叙记之属二

通鉴·赤壁之战

司马光

【作者】

司马光，见卷二《汉中王即皇帝位论》。

【题解】

赤壁之战是发生在东汉末年的一次以弱胜强的著名战役。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率三十万大军号称八十万南下，在今湖北武昌县西的赤矶山(即所谓的赤壁)与刘备和孙权的联军(总共只有五万人)展开决战。曹军数量上虽然处于绝对优势，但远道而来，人马疲惫不堪，军中又流行疾疫，战斗力不强，且不习水战。同时荆州人民对曹军也心怀恐惧，不予支持。孙吴军主帅周瑜乘东南风纵火焚烧曹军战船，火势延及岸上的曹军军营。最后，孙刘联军迫使曹军退回北方。这一仗的重要结果就是确立了三国鼎立的形势。《通鉴》这一节，选自卷六十五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其中不仅详细记载了赤壁之战的全过程，同时还交待了战争发生前长江中下游的形势，从而使读者对孙刘结盟及曹操南下进攻的原因都可以有具体的了解。此外，通过人物的对话和对战事生动的记述，还鲜明地表现了刘备、孙权、周

瑜、鲁肃、诸葛亮等人的个性。《通鉴》不仅是一部杰出的历史著作，同时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本篇选自《通鉴》卷六十五。

【原文】

初，鲁肃闻刘表卒，言于孙权曰："荆州与国邻接①，江山险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今刘表新亡，二子不协②，军中诸将，各有彼此③。刘备天下枭雄④，与操有隙⑤，寄寓于表，表恶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备与彼协心，上下齐同，则宜抚安，与结盟好；如有离违⑥，宜别图之，以济大事。肃请得奉命吊表二子，并慰劳其军中用事者，及说备使抚表众，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备必喜而从命。如其克谐，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为操所先。"权即遣肃行。到夏口⑦，闻操已向荆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⑧，而琮已降，备南走。肃径迎之，与备会于当阳长坂⑨。肃宣权旨，论天下事势，致殷勤之意，且问备曰："豫州今欲何至⑩？"备曰："与苍梧太守吴巨有旧⑪，欲往投之。"肃曰："孙讨虏聪明仁惠⑫，敬贤礼士，江表英豪咸归附之⑬。已据有六郡，兵精粮多，足以立事。今为君计，莫若遣腹心自结于东，以共济世业。而欲投吴巨，巨是凡人，偏在远郡，行将为人所并，岂足托乎？"备甚悦。肃又谓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⑭。"即共定交。子瑜者，亮兄瑾也，避乱江东，为孙权长史。备用肃计，进住鄂县之樊口⑮。（以上鲁肃至荆州觇变，见先主、武侯。）

【注释】

①荆州：汉十三刺史部之一。辖境当今湖北、湖南以及河南、贵州、广东、广西的部分地区。原治武陵汉寿（今湖南常德），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徙治襄阳（今属湖北）。

②二子：刘表二子，刘琦和刘琮。

③各有彼此：指刘表旧部有的附刘琦，有的附刘琮。

④枭（xiāo 消）雄：最勇健的英雄。

⑤与操有隙：刘备欲杀操而未遂，故结下仇怨。

⑥离违：人有离心，互相不一致。

⑦夏口：今湖北汉口。

⑧比：待到，及。

⑨当阳：县名，今属湖北。

⑩豫州：指刘备。备先前曾做过豫州牧，故有是称。

⑪苍梧：汉郡名，治广信（今广西梧州）。

⑫孙讨虏：即孙权。建安五年（公元199年）曹操上表以孙权为讨虏大将军。

⑬江表：古地名，指长江以南。在中原人看来，长江以南亦即长江之外，故称江表。

⑭子瑜：诸葛谨字子瑜。

⑮鄂县：古县名，今湖北鄂城。后来孙权从公安迁都于此，改名武昌。

【译文】

当初，鲁肃听说刘表死了，就对孙权说："荆州与我们东吴邻接，江山多险而且易于固守，肥沃田野上万里，百姓殷实而富足。如果我们能占据并拥有这块地方，则可以成为将来谋求帝王之业的资本。如今刘表刚死，他的两个儿子关系不协调，军中将领各依附于其中的一个。刘备是天下最勇健的英雄，与曹操有矛盾，寄刘表之篱下，刘表妒忌他的才能，不能用他。如果刘备与刘表二子齐心协力，上下一致，则我们就应当安抚他们，并与之结成盟好；如果他们之间离心离德，相互背弃，就应当另想办法图

谋这个地方，以助于我们成就大事。我鲁肃请求奉命去向刘表的两个儿子吊丧，并向其军中实力人物表示慰劳，同时说服刘备出来抚慰刘表的人众，大家同心同德，共同对付曹操，这样，刘备必然高兴接受这个主意。如果大家能和谐，天下从此也就安定了。现在如不赶快前往，恐为曹操抢先一步。"于是孙权就派遣鲁肃前去。到夏口时，听说曹操已经向荆州进发了，他们日夜兼程，当到达南郡时，刘琮已经投降了。刘备向南退走，鲁肃直接去迎接他，与他在当阳长坂相会。鲁肃传达了孙权的旨意，论说天下发展的趋势，向刘备表达了愿与之结好之意。并且问刘备："刘豫州如今要去哪里？"刘备说："我原与苍梧太守吴巨有交情，打算投奔他。"鲁肃说："讨虏将军孙权聪明仁爱，乐于助人，礼贤下士，江南的英雄豪杰一齐都来归附。如今已经据有六郡，兵精粮多，足以成大事。现在为您着想，莫不如派遣心腹之人主动结好江东，以便共同促成万世的大业。然而您却要投靠吴巨，吴巨不过是个凡夫俗子，辟处偏远一郡，眼看就要被人兼并了，怎么可以依靠他呢！"刘备听了很高兴。鲁肃又对诸葛亮说："我是诸葛子瑜的朋友。"于是他们也确定了友谊。子瑜就是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当时此人正在江东躲避战乱，当了孙权的长史。刘备采纳鲁肃的计策，率军进驻鄂县的樊口。

【原文】

曹操自江陵将顺江东下①。诸葛亮谓刘备曰："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遂与鲁肃俱诣孙权。亮见权于柴桑②，说权曰："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江东，刘豫州收众汉南③，与曹操共争天下。今操芟夷大难④，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无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愿将军量力而处之。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

衡[5]，不如早与之绝；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将军外托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事急而不断，祸至无日矣！”权曰：“苟如君言，刘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横[6]，齐之壮士耳，犹守义不辱；况刘豫州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慕仰，若水之归海。若事之不济，此乃天也，安能复为之下乎？”权勃然曰[7]：“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吾计决矣！非刘豫州莫可以当曹操者。然豫州新败之后，安能抗此难乎？”亮曰：“豫州军虽败于长坂，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曹操之众，远来疲敝，闻追豫州，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此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8]，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将军[9]。’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又，荆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势耳，非心服也。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10]，鼎足之形成矣[11]。成败之机，在于今日！”权大悦，与其群下谋之。（以上武侯至柴桑说孙权）

【注释】

①江陵：今属湖北。当时为南郡治所。

②柴桑：古县名，治所在江西九江西南。

③汉南：汉水以南。

④芟（shān 衫）夷：除掉，消灭。

⑤中国：在这里是指中原。

⑥田横（？～公元前202年）：秦末狄县（今山东高青东南）人，本齐国贵族，乘楚汉相争之机，起兵复齐。汉朝建立后，率五百人逃亡到海岛上，不愿降汉而自杀。他的五百壮士闻讯后也都自杀了。

⑦勃然：发怒的样子。

⑧鲁缟：鲁国产的一种丝织品，十分轻细。原见《汉书·韩安国传》："强弩之末，力不能入鲁缟。"是说即使是强劲的箭，当其到达射程最后一段时，就连薄薄的绢素也不能穿透。

⑨必蹶上将军：《孙子兵法·军争》云："五十里而争利，则蹶上将军，其法半至。"意思是说，长距离行军，从五十里以外的地方去攻击敌人，必然要遭致失败，以至折损上将军。

⑩荆、吴：指刘备和孙权。刘备占据荆州，孙权则据有江东，那里是古代吴国的地方。

⑪鼎足之形：指魏蜀吴三分天下。

【译文】

当曹操就要从江陵顺江东下时，诸葛亮对刘备说："情况危急了，请你让我奉你之命去向孙将军求救。"于是就与鲁肃一同去见孙权。诸葛亮在柴桑见到了孙权，并对孙说："当海内大乱之际，孙将军在江东起兵，刘豫州也在汉南集结了众多人马。咱们一同与曹操争夺天下。如今曹操已经基本上平息了要将其铲除、消灭的主要对手。接着又攻破荆州，威震四海。现在是英雄无用武之地，所以刘豫州逃到这里来了，希望孙将军尽自己的能力予以安排。您以吴、越地区的人力如果能与中原抗衡，不如尽早与之绝裂；如果没有这样的力量，何不按兵不动，收起武器，北面称臣！如今将军你是外托服从朝廷之名，内心却犹豫不决，直到情况危急也不下决断，我看您大祸临头的日子就要到来了。"孙权说："如果确实像先生说的那样，刘豫州为何不向曹操表示服从呢？"诸葛亮说："田横不过是齐国的一个壮士，还能坚守正义，至死不受辱，何况刘豫州是王室的后代，是盖世的英才，众多的贤士仰慕他，就好像水流归入大海一样。如果事情不成功，只能说是天意，怎能再作为曹操的下属呢！"孙权勃然大怒，说道："我不能让东吴全部的土地及十万人马受制于人，我已经决定了。除了

刘豫州，没有人可以抵挡曹操的；不过刘豫州刚刚遭受一场失败，如何能够当此大难呢？”诸葛亮说：“刘豫州的大军虽然在长坂失败了，如今战士归来的以及关羽的水军，总共还有精甲万人，此外，刘琦集合的江夏战士也不下万人。曹操人虽多，但远道而来，已经疲惫不堪。听说为了追赶刘豫州，他们的轻骑兵一日一夜要走三百余里。这正是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啊！因此这种追击为兵法所忌。兵法说这必然要使上将军受损。而且北方人不习惯水战：此外荆州人归附曹操，不过是为他的军事实力所迫，并非对他心服。如今孙将军如果能命一员猛将统率数万大军，与刘豫州协同规划，合力攻破曹操，将是必然的。曹操大军被攻破，必然北返；这样一来，荆州与东吴的势力就强大起来了，于是鼎足三分之势也就形成了。成败的机会就在于今天，”孙权非常高兴，与他众多的手下人讨论去了。

【原文】

是时，曹操遗权书曰：“近者奉辞伐罪，旌麾南指①，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权以示臣下，莫不响震失色。长史张昭等曰：“曹公，豺虎也，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今日拒之，事更不顺。且将军大势可以拒操者，长江也。今操得荆州，奄有其地。刘表治水军，蒙冲斗舰乃以千数②，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陆俱下。此为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而势力众寡又不可论。愚谓大计不如迎之。”鲁肃独不言。权起更衣③，肃追于宇下。权知其意，执肃手曰：“卿欲何言？”肃曰：“向察众人之议，专欲误将军，不足与图大事。今肃可迎操耳，如将军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肃迎

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④，品其名位⑤，犹不失下曹从事⑥，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将军迎操，欲安所归乎？愿早定大计，莫用众人之议也！”权叹息曰：“诸人持议，甚失孤望！今卿廓开大计，正与孤同。”时周瑜受使至番阳⑦，肃劝权召瑜还。瑜至，谓权曰：“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将军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据江东，地方数千里，兵精足用，英雄乐业⑧，当横行天下，为汉家除残去秽⑨！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请为将军筹之：今北土未平，马超、韩遂尚在关西⑩，为操后患；而操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今又盛寒，马无稿草⑪；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此数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将军禽操，宜在今日！瑜请得精兵数万人，进住夏口，保为将军破之！”权曰：“老贼欲废汉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吕布、刘表、与孤耳⑫。今数雄已灭，惟孤尚存。孤与老贼势不两立！君言当击，甚与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诸将吏敢复有言当迎操者，与此案同⑬！”乃罢会。是夜，瑜复见权，曰：“诸人徒见操书言水步八十万，而各恐慑，不复料其虚实，便开此议，甚无谓也。今以实校之，彼所将中国人，不过十五六万，且已久疲；所得表众，亦极七八万耳，尚怀狐疑⑭。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众，众数虽多，甚未足畏。瑜得精兵五万，自足制之，愿将军勿虑。”权抚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⑮，甚合孤心。子布、元表诸人⑯，各顾妻子，挟持私虑，深失

所望。独卿与子敬与孤同耳[17]，此天以卿二人赞孤也！五万兵难卒合，已选三万人，船粮战具俱办。卿与子敬、程公[18]，便在前发，孤当续发人众，多载资粮，为卿后援。卿能办之者诚快[19]，邂逅不如意，便还就孤，孤当与孟德决之！”（以上吴君臣定议）

【注释】

①旌麾：古时用羽毛装饰的军旗，主将用以指挥军队。

②蒙冲：古时的战舰，类似现在的铁甲舰。以生牛皮蒙在船的甲板上，两侧开孔，以供划桨之用；同时还在牛皮上开一些箭窗及矛穴。这种战舰集攻防两种功能于一身，船体小，速度快，敌人无法靠近。 斗舰：古时另一种战舰，其上设女墙，以供射击之用。

③更衣：古人对大小便的婉转说法。

④乡党：在这里是指乡里。

⑤品其名位：当时实行九品中正制，由乡党评定其等级，以待选举。

⑥下曹从事：最下等的办事人员。

⑦番阳：即鄱阳，今称波阳，属江西。

⑧英雄乐业：英雄们都满足了，没有其他志向。

⑨除残去秽：意思是要消灭曹操。曹操出身宦官家庭，此种人在当时是受到统治阶级蔑视的。

⑩马超（公元176～222年）：三国时期右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字孟超。出身凉州豪强，东汉末随父腾起兵。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攻曹操，在潼关为操所败，还据凉州，后又为杨阜所逐，因率兵归附张鲁，后又附刘备。蜀汉建立后任骠骑上将军。 韩遂（？～公元215年）；东汉金城（治今甘肃兰州西南）人，字文约。汉末曾与马腾割据凉州。献帝时又与马超等联合反对曹操，兵败后不久为部将所杀。 关西：指潼关以西。

⑪稿草：粮食作物的秸杆。

⑫二袁：指袁绍（？～公元202年）、袁术（？～公元199年）兄弟。 吕布（？～公元198年）：东汉末五原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北）人。字奉先。善

弓马，时号为“飞将”。建安三年（公元198年）在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为曹操所败，被擒杀。

⑬与此案同：言欲斩之。

⑭狐疑：指遇事犹豫不决。

⑮公瑾：即东吴主将周瑜，其字公瑾。

⑯子布：东吴的军师张昭，字子布，彭城人。受孙策之托，辅佐孙权。元表：胡三省注，“秦松，字文表，元，恐当作文。”

⑰子敬：鲁肃字子敬。

⑱程公：指程普。

⑲快：《资治通鉴》卷六十五作“决”，是。

【译文】

这时，曹操致信孙权说：“近来我奉命讨伐朝廷的罪人，旌旗南向，所到之处，刘琮已经束手归降。如今我又编练了八十万水军，希望有机会与将军相会于东吴，一同打猎。”孙权将这封信出示给臣下，众人无不为之震惊失色。长史张昭等人都说：“曹公是豺狼虎豹，他挟天子之威权以征讨四方，动不动就以朝廷的名义行事；如今我们要是抗拒他，就更是于理不顺了。将军可以抗拒曹操的优势只有长江天险；现在曹操已经得到了荆州，占有了那块地方。原来刘表编练的水军有成千艘的蒙冲、斗舰，曹操将这些舰只全都沿江布防了。同时他还有步兵，水陆齐下，这样一来，所谓长江天险已经不独为我们所有，而是与人家共有了。况且势力众寡悬殊，不能相提并论，我们以为不如主动迎接曹操到来。”只有鲁肃一言不发。孙权起来上厕所，鲁肃追出门外。孙权知道他的意思，就握着他的手说：“您打算说什么？”鲁肃说：“方才发觉众人的议论，都专门是为了耽误将军，您不足以与这些人图大事。现在只有我鲁肃可以迎接曹操，向他投降，而将军您却不可以。为什么这样说呢？现在我鲁肃迎降曹操，曹操就当将我鲁肃再交还乡党，重新对我进行品评，确定名位，我至少总还不会失

去做一个下等办事人员的机会。这样我还可以乘牛车，有吏卒作为随从，并与众多士人交游。将来一步步高升会做到州郡长官。将军您要迎降曹操，是打算寻求怎样一个归宿呢？希望您早点确定大主意，且不可用众人的议论。”孙权叹息说：“那些人所持观点，很让我失望。现在您廓清众议，所陈大计正与我意相合。”当时周瑜奉使命到番阳，鲁肃劝孙权召还周瑜。周瑜回来后对孙权说：“曹操名义上是汉朝的丞相，其实是汉贼。以将军您具有上天赋与的武勇及雄才大略，并且有父兄的遗烈为依托，在江东割据称雄，有地方圆数千里，有足够您用的精兵。是英雄就不应有其他的志向，应当横行天下，为汉家讨除这个污秽的残贼。何况现在是曹操自己来送死，怎么可以迎降呢？请允许我为您分析：如今北方土地并没有都被他平息，马超、韩遂的势力还存在于关西，这是曹操的后患；而且曹操是舍弃了他们鞍马的优势，依仗舟船与我们吴越争胜负。现在又是最冷的时节，他们的战马又没有秸草；曹操驱赶众多兵士长途跋涉来到江湖之间，这些人不服水土，必然会发生疾病。如此数端都是他用兵潜伏的祸患，然而曹操都不顾这一切，冒险实行，将军擒获曹操的机会就在今天。我周瑜请求给予数万精兵，进驻夏口，保证为将军破曹贼。”孙权说：“曹操这个老贼 早就想废汉自立，只是顾虑二袁、吕布、刘表以及我的存在。现在其他四雄已经被灭掉了，只有我的势力还存在。我与曹操老贼势不两立，您说应当抗击他，正与我意相合，这正是天意将您赐给了我。”于是拔刀向面前奏事的桌案斫去，说：“诸将吏如有胆敢再言及应当迎接投降曹操者，我对他就像对待这个桌案一样。”这样就散会了。当晚周瑜再次面见孙权，对他说：“大家只看到曹操自称有水陆大军八十万，于是就恐惧并为其吓倒，不再细究其虚实，就发了这么一番议论，实在没有意义。如今核实一下就可以知道，他曹操率领的中原人不过只有十五六万，而且已经长时间疲惫不堪了。他所得到的原属刘表的兵，

充其量也不过七八万，而且这些人对他还怀有二心。如今他曹操是靠那些疲惫不堪的北方士卒压服那部分怀有二心的士众，他的人虽多，但并不值得我们畏惧。我周瑜只要有五万精兵就足以制服他，望将军不必多虑！”孙权拍着周瑜的背说：“公瑾，你的这番话，甚是合我心意。子布、文表诸人都各顾自己的妻子儿女，带有私心，顾虑重重，使我深感失望。只有你和子敬与我想到一起了，这真是上天将你们二人派来赞助我。五万兵一下子难以集合起来，但已经选拔了三万人，所需船粮及作战的一切用具都已备齐。你和子敬，还有程公先出发，我还要继续派兵进发，并且多运载物资、军粮，做你们的后援。如果你们能战胜曹操，这一仗就算是决胜了；如果遇上不如意的情况，就回到我这里来，我当亲自与曹孟德一决胜负。”

【原文】

遂以周瑜、程普为左右督①，将兵与备并力逆操；以鲁肃为赞军校尉②，助画方略。刘备在樊口，日遣逻吏于水次候望权军。吏望见瑜船，驰往白备，备遣人慰劳之。瑜曰：“有军任，不可得委署③。倘能屈威④，诚副其所望。”备乃乘单舸往见瑜，曰：“今拒曹公，深为得计。战卒有几？”瑜曰：“三万人。”备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观瑜破之！”备欲呼鲁肃等共会语，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见子敬，可别过之。”备深愧喜⑤。（以上先主见周瑜）

【注释】

①左右督：战时临时受命统帅诸军的将领。

②校尉：汉代军职，地位次于将军。

③委署：放弃部署、指挥。

④屈威：委屈威严，敬语。

⑤愧喜：是说刘备既愧且喜。他为自己提出呼鲁肃来而惭愧，同时为周瑜军令严整而喜悦。

【译文】

于是以周瑜和程普为左右督，率领大军与刘备合力迎敌曹操；以鲁肃为赞军校尉，协助谋划。刘备在樊口，每天派遣巡逻的小吏在水边观望、等候孙权的军队。小吏见到了周瑜的船只，就跑去向刘备报告，刘备派遣人员前去慰劳。周瑜说："我有军务在身，脱不开。倘若刘备能屈尊前来，则正是我所希望的。"刘备于是就乘一只小艇前去，见了周瑜就说："今天你能来抗击曹公，这是正确行动。不知有多少能作战的士兵？"周瑜说："三万人。"刘备说："可惜少了些。"周瑜说："我们的士兵足够用了，刘豫州您就等着观看我们是如何破曹贼吧。"刘备打算招呼鲁肃也来一同谈，周瑜说："我们受命不得擅离职守，您要见鲁子敬，可以另外安排。"刘备为自己提出的要求感到惭愧，同时也为周瑜处事严整而喜。

【原文】

进，与操遇于赤壁。时操军众已有疾疫，初一交战，操军不利，引次江北①，瑜等在南岸。瑜部将黄盖曰："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操军方连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乃取蒙冲斗舰十艘，载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预备走舸系于其尾②，先以书遗操，诈云欲降。时东南风急，盖以十舰最著前，中江举帆，余船以次俱进。操军吏士皆出营立观，指言盖降。去北军二里余，同时发火，火烈风猛，船往如箭，烧尽北船，延及岸上

营落。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瑜等率轻锐继其后，雷鼓大震，北军大坏。操引军从华容道步走③，遇泥泞，道不通，天又大风，悉使羸兵负草填之④，骑乃得过。羸兵为人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众。刘备、周瑜水陆并进，追操至南郡⑤。时操军兼以饥疫，死者大半。操乃留征南将军曹仁、横野将军徐晃守江陵，折冲将军乐进守襄阳，引军北还。（以上周瑜大破曹军）

【注释】

①引次：引兵屯驻。

②走舸：快速战船。船舷上有女墙，金鼓旗帜列于其上。划桨的水手多，作战的士兵比较少。

③华容道：在湖北监利。

④羸（léi 雷）兵：弱兵。

⑤南郡：三国吴郡，郡冶在今湖北省公安县东北。

【译文】

周瑜进兵，与曹操相遇在赤壁。当时曹操兵众当中已有疾疫发生。初一交战，曹操军队失利，于是让军队退到江北布阵。周瑜等人在南岸，其部将黄盖说："如今敌众我寡，难以与之持久战。曹操的军队刚把战舰连在一起了，这些舰首尾相接，正可以用火烧，从而使其退走。"于是准备蒙冲、斗舰共十艘，满载干草和枯柴，浇上油再盖上帷幕，其上树起旌旗。再准备好高速战船，栓在那十艘船的船尾。黄盖先致书曹操，说是要投降，而实则欺诈。当时正遇上东南风刮的正急，黄盖就以这十艘船为前导行至江中间时一齐扬起了帆，其余的战船依次跟进。曹军的官吏、士兵都出来站在那里观看，指指划划地说这是黄盖来投降。当十条船行至距北军只有二里远的距离时，同时燃起了火，火越烧越烈，风

越刮越猛，船则有如离弦的箭一般向前驶去，把北军的船只全部烧毁，火势甚至延及岸上曹军的营帐。顷刻之间，浓烟烈火弥漫天空，曹营人马被烧死和淹者甚多。周瑜等人率领一支轻装精锐部队紧随黄盖之后，擂起震天响的战鼓，北军一下子就崩溃了。曹操率军从华容道步行，道路泥泞，通不过，天又起了大风，于是就让那些体弱的士兵背来草填路，这样，马才得以通过，而那些体弱的士兵则遭到人马的践踏，陷在泥里，很多人都丢掉了性命。刘备和周瑜水陆并进追击曹操直到南郡。当时曹操军队没有粮食吃，再加上疫病流行，有一大半都死掉了。于是曹操只留下征南将军曹仁、横野将军徐晃驻守江陵，折冲将军乐进守襄阳，自己则率军返回北方了。

【原文】

周瑜、程普将数万众，与曹仁隔江未战，甘宁请先径进取夷陵①。往，即得其城，因入守之。益州将袭肃举军降，周瑜表以肃兵益横野中郎将吕蒙。蒙盛称“肃有胆用，且慕化远来，于义宜益不宜夺也”。权善其言，还肃兵。曹仁遣兵围甘宁，宁困急，求救于周瑜。诸将以为兵少不足分，吕蒙谓周瑜、程普曰：“留凌公绩于江陵②，蒙与君行，解围释急，势亦不久，蒙保公绩能十日守也！”瑜从之，大破仁兵于夷陵，获马三百匹而还。于是将士形势自倍，瑜乃渡江屯北岸，与仁相拒。

【注释】

①夷陵：古县名，故城在今湖北宜昌东。

②凌公绩：即凌统，字公绩。

【译文】

当周瑜和程普率领数万大军与曹仁隔江对峙但尚未开战时，甘宁请求先直接攻取夷陵。他到那里就攻取了该城，随即便入城固守。益州将袭肃率全军投降，周瑜上表请求以袭肃的军队补充给横野中郎将吕蒙。吕蒙极力称赞“袭肃有胆略，可以大用。况且他是仰慕东吴，从远方前来归化，按理应当增加他的力量而不应削夺他。”孙权觉得他的话有道理，就归还了袭肃的兵。曹仁派兵围攻甘宁，甘宁受困很紧急，向周瑜求救。众将领都认为兵少，不够再分出一部分。吕蒙却对周瑜、程普说：“把凌公绩留在江陵，我吕蒙与你一同去，解除他们所受的围困，使他们摆脱危急，势必不需要很久的时间。我吕蒙可以担保凌公绩能在江陵坚守十天。”周瑜听从了吕蒙的建议，结果在夷陵大破曹仁的军队，缴获三百匹战马而回。于是将士们对形势信心倍增，周瑜渡江，屯兵北岸，在那里与曹仁相对抗。

李锡厚　译注

通鉴·曹爽之难

司马光

【作者】

司马光，见卷二《汉中王即皇帝位论》。

【题解】

《通鉴》这一段文字生动地记述了一个以柔克刚的典型事例。曹爽居大将军之位，手握兵权，受先帝之托，辅佐曹魏邵陵厉公。他自恃权势，不设防备，而且所用尽是何晏一类自视甚高而并无远见卓识之人。司马懿采用的是以退为进，以守为攻的策略，最后抓住时机，将曹爽的势力一举清除。曹爽与何晏等人的愚蠢可笑，正代表了当时世家大族的衰败与腐朽。本文选自《通鉴》卷七十五。

【原文】

大将军爽骄奢无度，饮食衣服，拟于乘舆①，尚方珍玩②，充牣其家③，又私取先帝才人以为伎乐④，作窟室⑤，绮疏四周⑥，数与其党何晏等纵酒其中⑦。弟羲深以为忧，数涕泣谏止之，爽不听。爽兄弟数俱出游，司农沛国桓范谓曰⑧："总万机，典禁兵，不宜并出。若有闭城门，谁复内入者？"爽曰："谁敢尔邪！"

【注释】

①乘舆（shèng yǔ 剩与）：指帝王所用的车舆。

②尚方：官署名。秦置。汉分左、中、右三尚方，属少府，主造皇室所用刀剑等兵器及其他玩好器物。

③充牣（rèn 认）：充满。

④才人：妃嫔的称号。 伎乐：女乐。

⑤窟室：掘地为洞窟之室，为宴乐之用。

⑥绮疏：雕刻花纹。

⑦何晏（？～公元249年）：三国魏玄学家，字平叔，南阳宛县（今河南南阳）人，何进之孙。曾随母被曹操收养，娶魏公主。少以才秀知名，好老庄言。累官尚书，主管选举。

⑧桓范：三国魏人，字元则，世为冠族。建安末入丞相府，正始中拜大

司徒。

【译文】

大将军曹爽骄奢淫逸，毫无节制。他的饮食及衣服都与皇帝相当。皇家的珍奇玩物放满他的家中。又私自取走先帝留下的才人作为伎乐。同时又掘地做窟室，四周都雕满了纹饰，并多次与其同党何晏等在其中纵酒。他的弟弟曹羲深深地为此担心，几次哭着劝他不要这样，但曹爽不听。曹爽兄弟们多次一同出游，大司农沛国桓范说："你们或总揽万机，或节制禁军，不宜一起外出。如果一旦有人关闭了城门，谁再把你们放进来呢？"曹爽说："谁敢这样做！"

【原文】

初，清河、平原争界①，八年不能决。冀州刺史孙礼请天府所藏烈祖封平原时图以决之②，爽信清河之诉，云图不可用。礼上疏自辨，辞颇刚切。爽大怒，劾礼怨望③，结刑五岁④。（以上爽之骄横）

【注释】

①清河：郡国名。东汉时期移治甘陵（今山东临清东）。　平原：郡国名，治所在平原（今属山东）。

②天府：周代官名，掌祖庙之守藏及其禁令。后泛指皇家的仓库。　烈祖：汉明帝（公元58～76年在位）。

③怨望：怨恨责难。

④结刑五岁：只是判五年徒刑，但并不实际服刑、服劳役。

【译文】

当初，清河、平原两郡争地界，八年都没有解决。冀州刺史孙礼请求按照朝廷所收藏的汉明帝封平原王时的地图解决；曹爽

则偏信清河方面的诉求，说此图不可以用作依据。孙礼上疏为自己的主张辨白，说辞颇为强硬、尖锐，曹爽为此大怒，弹劾孙礼“怨望”，给他处五年徒刑。

【原文】

久而复为并州刺史①，往见太傅懿②，有忿色而无言。懿曰：“卿得并州，少邪？恚理分界失分乎③？”礼曰：“何明公言之乖也？礼虽不德，岂以官位往事为意邪？本谓明公齐踪伊、吕④，匡辅魏室，上报明帝之托⑤，下建万世之勋。今社稷将危，天下汹汹，此礼之所以不悦也。”因涕泣横流，懿曰：“且止，忍不可忍！”

冬，河南尹李胜出为荆州刺史，过辞太傅懿。懿令两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进粥，懿不持杯而饮，粥皆流出沾胸。胜曰：“众情谓明公旧风发动⑥，何意尊体乃尔？”懿使声气才属⑦，说：“年老枕疾⑧，死在旦夕。君当屈并州，并州近胡⑨，好为之备！恐不复相见，以子师、昭兄弟为托⑩。”胜曰：“当还忝本州⑪，非并州。”懿乃错乱其辞曰：“君方到并州？”胜复曰：“当忝荆州。”懿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还为本州，盛德壮烈，好建功勋。”胜退，告爽曰：“司马公尸居余气⑫，形神已离，不足虑矣！”他日，又向爽等垂泣曰：“太傅病不可复济，令人怆然！”故爽等不复设备。（以上懿之奸诈）

【注释】

①并州：武帝所置十三刺史部之一，辖境约当今山西大部以及内蒙古、河北的一部。东汉时期治所在晋阳（山西太原西南），辖境扩大。三国时

期，魏并州统太原、上党、西河、雁门、新兴等郡。

②太傅懿：即司马懿。

③恚(huì 会)：愤怒，怨恨。

④伊、吕：即伊尹和吕尚。

⑤明帝：魏明帝曹睿(公元227～240年在位)。

⑥旧风：当年魏武帝曹操要任用司马懿，他曾以“风痹”为由辞而不就，所以李胜以为他是旧风复发。

⑦使声气：故作病得十分严重的样子。

⑧枕疾：重病。

⑨并州近胡：并州靠近北方胡人地区。

⑩师、昭兄弟：指司马懿的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

⑪忝(tiǎn 舔)：辱，有愧于。

⑫尸居余气：形容司马懿唯有其形体尚在，只剩下一口气。

【译文】

过了一段时间，孙礼又作了并州刺史，他去看太傅司马懿，显出忿忿不平的样子，但不说话。司马懿说：“您是因为获得并州嫌不满足，还是为原来两州分界不公正的事生气？”孙礼说：“明公为什么说话这样乖谬？我孙礼虽然没有很高尚的道德，但怎么会将官位以及过去的事情放在心上呢？本来听说明公是使自己的行为向伊尹、吕尚看齐的，要匡辅魏室，对上报答明帝的重托，从而建立万世不朽的功勋。如今社稷即将面临危机，天下汹汹，这才是我孙礼之所以不高兴的原因。”于是又涕泪横流。司马懿说：“不要这样，对那些忍无可忍的事情就是要忍。”

这一年的冬天，河南尹李胜出任荆州刺史，临行时去向太傅司马懿告辞。司马懿让两个婢女扶持着，拿起衣服，衣服又掉在地上；指着自己的嘴说渴了，婢女给他端上粥，司马懿不把杯子端起来就喝，结果都流出来沾在胸前。李胜说：“大家听说明公原来的风湿病又发作了，没想到尊体竟然到了这种程度！”司马懿

故意有气无力的地说："年纪老了，又染上了重病，死就是早晚的事了。您应当屈驾去并州，并州靠近胡人地区，应做好防备。恐怕再不能相见，我将司马师、司马昭兄弟托付给您。"李胜说："我是回本乡荆州作不称职州官，并不是并州。"司马懿还是没听明白，说："您就要去并州？"李胜又说一遍："是要回荆州。"司马懿说："年纪大了又心慌意乱，因此没有理解您的话。今天您有机会回本州，真是祖上有德，是壮烈之事，好好建立功勋吧！"李胜告辞出来就对曹爽说："司马公不过是行尸走肉，虽然还剩下一口气，但精神和他的肉体已经分离了，不足以使你为他的存在而忧虑。"后来有一天又对曹爽哭着说："太傅的病是没有办法医治了，真令人伤心！"因此曹爽等人不再防备司马懿了。

【原文】

何晏闻平原管辂明于术数①，请与相见。正始九年十二月丙戌②，辂往诣晏，晏与之论《易》。时邓飏在坐③，谓辂曰："君自谓善《易》，而语初不及《易》中辞义，何也？"辂曰："夫善《易》者不言《易》也。"晏含笑赞之曰："可谓要言不烦也。"因谓辂曰："试为作一卦，知位当至三公不？"又问："连梦见青蝇数十，来集鼻上，驱之不去，何也？"辂曰："昔元、凯辅舜④，周公佐周⑤，皆以和惠谦恭，享有多福，此非卜筮所能明也⑥。今君侯位尊势重，而怀德者鲜，畏威者众，殆非小心求福之道也。又，鼻者，天中之山⑦，'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今青蝇臭恶而集之，位峻者颠，轻豪者亡，不可不深思也！愿君侯衰多益寡⑧，非礼勿履，然后三公可至，青蝇可驱也。"飏曰："此老生之常谭！"辂曰："夫老生者见不生，常谭者见不谭。"

辂还邑舍，具以语其舅，舅责辂言太切至，辂曰："与死人语，何所畏耶？"舅大怒，以辂为狂。（以上管辂之先见）

【注释】

①术数：一作数术，神仙方术的一种，观察自然界的现象来推测个人和国家的气数和命运。

②正始：魏齐王年号（公元240～249年）。　正始九年：公元248年。

③邓飏：字玄茂，邓禹之后。正始初，出为颍川太守，转将军长史，后迁侍中尚书。

④元、凯：即八元、八凯，见本书卷二《朋党论》注释。

⑤周公佐周：周公辅佐周成王。

⑥卜筮：古代占卜，用龟甲称"卜"，用蓍草则称"筮"，通称"卜筮"。

⑦天中：相书以鼻为天中。鼻子在人的面部最突出，故管辂说鼻是"天中之山。"

⑧裒多益寡：是说何晏权势太盛，应当自我贬损。裒，义为捧出。

【译文】

何晏听说平原人管辂懂得术数之学，要求与之相见。正始九年十二月丙戌日，管辂前去拜访何晏，何晏同他谈论《周易》。当时邓飏在坐，对管辂说："先生自称以《周易》见长，然而说话中间并不涉及《周易》中的词义，这是为什么？"管辂说："以《周易》见长的人，并不讲《周易》。"何晏含笑称赞说："真可谓说出要害并不需要多费口舌。"于是又对管辂说："请尝试为我卜一卦，我想知道自己的地位是否可以到达三公？"又问道："我接连梦见有青蝇数十只，一齐落在我鼻子上，驱赶也不飞走，这是什么意思呢？"管辂说道："从前八元、八凯辅佐舜，周公辅佐周天子，都是因为他们仁慈、和气，对人谦恭，才多享上天的福佑，这并不是卜筮所能证明的。今天您这位侯爵居尊位而且权势很重，不过怀念您恩德的人很少，对您的权威感到害怕的却很多，这可不是小心

求福之人所当走的路线。此外，鼻者，处在天中之位，像一座山，‘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如今既臭又令人讨厌的青蝇聚集在那里，这说明处在险峻位置上就难免要栽倒，轻而易举成为豪杰则可能要死亡，不能不深思啊！希望侯爵把您过多的都减掉，补充上自己缺少的，非礼之事不要去做，然后您就可以位至三公，青蝇也就可以被您赶走了。”邓飏说：“这都是老生常谈。”管辂说：“我这个老生遇见了必不能生者，我的常谈遇见了将什么也不谈的人了。”管辂回到在平原的住处，将此事都告诉舅舅了。舅舅怪管辂说话太重了。管辂说：“与死人说话还有什么可怕的！”舅舅大怒，以为管辂太狂妄了。

【原文】

太傅懿阴与其子中护军师、散骑常侍昭谋诛曹爽①。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②，帝谒高平陵③，大将军爽与弟中领军羲、武卫将军训、散骑常侍彦皆从④。太傅懿以皇太后令闭诸城门，勒兵据武库，授兵出屯洛水浮桥。召司徒高柔假节行大将军事⑤，据爽营；太仆王观行中领军事，据羲营。因奏爽罪恶于帝曰：“臣昔从辽东还，先帝诏陛下、秦王及臣升御床⑥，把臣臂，深以后事为念。臣言：‘太祖、高祖亦属臣以后事⑦，此自陛下所见，无所忧苦。万一有不如意，臣当以死奉明诏！’今大将军爽背弃顾命，败乱国典；内则僭拟，外则专权；破坏诸营，尽据禁兵；群官要职，皆置所亲；殿中宿卫，易以私人；根据盘互，纵恣日甚。又以黄门张当为都监⑧，伺察至尊⑨，离间二宫⑩，伤害骨肉。天下汹汹，人怀危惧，陛下便为寄坐⑪，岂得久安？此非先帝诏陛下及臣升御床之本意

也！臣虽朽迈[12]，敢忘往言？太尉臣济等皆以爽为有无君之心[13]，兄弟不宜典兵宿卫，奏永宁宫，皇太后令敕臣如奏施行。臣辄敕主者及黄门令[14]：'罢爽、羲、训吏兵，以侯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车驾；敢有稽留，便以军法从事！'臣辄力疾将兵屯洛水浮桥，伺察非常。"（以上懿闭城门，上奏谋诛爽等。）

【注释】

①中护军：官名，始设于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与中领军同掌统率军队的实权。　散骑常侍：官名，三国魏置。即汉代的散骑（皇帝的骑从）与中常侍的合称。

②嘉平：[魏]齐王芳第二个年号（公元249～293年）。　嘉平元年：公元249年。

③高平陵：魏明帝陵墓，位于洛阳城南。

④中领军：见注①。

⑤假节：假以符节，指大臣临时奉某种使命出巡。　行：高官兼低职。

⑥秦王：青龙三年（公元235年）魏明帝封皇子询为秦王，时年6岁。

⑦太祖：即魏武帝曹操。但曹操并未以后事属司马懿。司马懿所言与事实不符。　高祖：即魏文帝曹丕。

⑧黄门：这里指宦官。

⑨至尊：皇帝。

⑩二宫：指当时的魏帝邵陵厉公和皇太后。

⑪寄坐：是说皇帝虽居天子大位，但好像处在他人的位置上。

⑫朽迈：衰朽而年迈。

⑬臣济：此人姓蒋名济。

⑭辄：不经奏请而专决。因为当时皇帝与曹爽在一起，故司马懿称"辄。"

【译文】

太傅司马懿同他的儿子中护军司马师、散骑常侍司马昭谋划诛曹爽。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皇帝拜谒明帝陵，大将军曹爽与其弟中领军曹羲、武卫将军曹训、散骑常侍曹彦一同前往。太傅司马懿以皇太后名义下令关闭各个城门，派兵占据武器库，分发武器，然后士兵出城守卫洛水上的浮桥；司徒高柔被授以节符，执行大将军的职务，占据了曹爽的军营；太仆王观执行中领军的职务，占据了曹羲的军营。于是司马懿将曹爽的罪恶上奏皇帝："还在臣司马懿刚从辽东回来时，先帝就曾下诏让陛下、秦王以及为臣我升御床，把着我的手臂，深切表示对后事放心不下。我说：'太祖和高祖也都曾经将后事托给老臣，这都是陛下所亲见的，不必有什么忧虑和苦恼。万一有不如皇帝您的心意的事情发生，为臣我一定以必死的决心奉您英明的诏令行事。'如今大将军曹爽背弃了先帝的遗命，败坏、扰乱朝章国典，他在朝廷内部专门行僭拟之事；在外则由他专权，破坏其他军营，将禁军都归他一人掌握，百官中的要职都安排上他的亲信，宫殿上宿卫都换上他的私家人，他们盘根错节，恣意妄为，日甚一日。另外，他又以黄门张当充当都监，伺察陛下的行动，离间陛下与皇太后的关系，伤害你们骨肉之情，以至于天下不得安宁，人民心怀危惧。陛下虽居天子大位，但仍如坐在人家的座位上，这怎么会有长久的安宁呢！这显然不是当初先帝诏令陛下及为臣我升御床前见他的本意。臣虽然年迈而且衰朽，但不敢忘却以往说过的话。太尉臣蒋济等人也都认为曹爽有无君之心，因此他们兄弟不适宜再典领宿卫宫廷的士兵，我已经奏请身在永宁宫的皇太后，皇太后命令，臣就按照奏请的事项施行。臣已下令给主事的以及黄门令罢去曹爽、曹羲、曹训的兵权，可以让他们以封侯的身分回家，不得继续逗留在宫中，以免他们羁留陛下出行的车驾，如果他们胆敢这样做，就以军法从事！臣虽然疾病在身但还是振作起来将

兵屯守洛水浮桥，注视可能发生的非常情况。”

【原文】

爽得懿奏事，不通，迫窘不知所为。留车驾宿伊水南[1]，伐木为鹿角[2]，发屯田兵数千人以为卫[3]。懿使侍中高阳、许允及尚书陈泰，说爽宜早自归罪；又使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谓爽：“唯免官而已，以洛水为誓！”泰，群之子也。初，爽以桓范乡里老宿，于九卿中特礼之[4]，然不甚亲也。及懿起兵，以太后令召范，欲使行中领军。范欲应命，其子止之曰：“车驾在外，不如南出。”范乃出，至平昌城门，城门已闭。门侯司蕃[5]，故范举吏也。范举手中版示之[6]，矫曰：“有诏召我，卿促开门！”蕃欲求见诏书，范呵之曰：“卿非我故吏邪？何以敢尔！”乃开之。范出城，顾谓蕃曰：“太傅图逆，卿从我去！”蕃徒行不能及，遂避侧。懿谓蒋济曰：“智囊往矣！”济曰：“范则智矣，然驽马恋栈豆[7]，爽必不能用也。”范至，劝爽兄弟以天子诣许昌，发四方兵以自辅。爽疑，未决。范谓羲曰：“此事昭然！卿用读书何为邪？于今日卿等门户求贫贱复可得乎[8]？且匹夫质一人尚欲望活[9]，卿与天子相随，令于天下，谁敢不应也？”俱不言。范又谓羲曰：“卿别营近在阙南，洛阳典农治在城外[10]，呼召如意。今诣许昌，不过中宿[11]。许昌别库足相被假[12]，所忧当在谷食，而大司农印章在我身！”羲兄弟默然不从，自甲夜至五鼓，爽乃投刀于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范哭曰：“曹子丹佳人[13]，生汝兄弟，犊犊耳[14]！何图今日坐汝等族灭也！”爽

乃通懿奏事，白帝下诏免己官，奉帝还宫。（以上爽不听桓范之计，免官还宫。）

【注释】

①伊水：即伊河，源出栾川县伏牛山北麓，东北流，经伊阳、嵩县、伊川、偃师入洛河。

②鹿角：军事上的防御设备；以带枝杈的树木植于地上，形似鹿角，以阻止敌人行进。

③屯田兵：曹操所置，州郡有田官，辖屯田兵。

④九卿：秦汉时期通常以奉常（太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大鸿卢）、宗正、治粟内史（大司农）、少府为九卿，实即中央各行政机关的总称。魏晋以后设尚书分主各部行政，九卿专主部分事务，职任较轻。

⑤司蕃：姓司名蕃。

⑥版：当时用版诏，版上有皇帝的诏令。

⑦驽马：跑不快的马。 栈豆：马槽中的豆料。 驽马恋栈豆：比喻曹爽顾恋家室而虑不及远，必不会采用桓范的计策。

⑧门户：亦即门第，家族的地位。

⑨质一人：以一人为质。在汉末混乱的社会环境下，常有劫持人质的事情发生。桓范是说匹夫劫持了一个人质还想求生，你曹爽挟天子，谁敢不从。

⑩典农：典农中郎将和典农都尉。

⑪中宿：第二天。

⑫别库：洛阳有武库，故许昌的武库称“别库”。 被假：授兵器。

⑬曹子丹：曹真字子丹。

⑭犊：即豚，小猪。 犊：小牛。

【译文】

曹爽得到司马懿的奏章，不为之向皇帝通报；窘迫得不知如何是好，就将皇帝车驾留住在伊水南岸，砍伐树木做成鹿角，派屯兵数千人作为车驾的宿卫。司马懿让侍中高阳人许允和尚书

陈泰向曹爽游说，劝他应当尽早返回城内认罪。同时又让曹爽信任的殿中校尉尹大目对曹爽说，只不过免官而已，并指着洛水发誓所言不失实。陈泰是陈群之子。原来，曹爽因为桓范在其同乡中间是最有资历的一个，所以在九卿中间唯独对桓范特别客气，然而也并不很亲近。待到司马懿起兵之后，以太后名义发布命令召桓范，打算让他兼行中领军之职。桓范本打算应命，他的儿子却阻止说："皇帝还在外面，您不如出城去南面。"于是桓范才出走。至洛阳城的平昌门，城门已经关闭。守门的叫司蕃，是桓范过去荐举的小吏。桓范出示手中的版诏，假称："皇上有诏召见我，你赶快开门。"司蕃还要看看诏书，桓范斥责他说："你不是我从前的小吏吗，为什么敢这样？"于是只得开门。桓范出城之后，回过头对司蕃说："太傅司马懿谋作乱，你跟我走！"司蕃徒步行走，跟不上，于是就在路边隐避下来了。司马懿对蒋济说："智囊去了！"蒋济说："桓范的确是聪明人，然而劣马留恋马槽中的豆料，曹爽必定不会采用桓范的主意。"桓范到达之后，劝曹爽兄弟同天子去许昌，发来四方军队辅助自己。曹爽犹豫不决，桓范又对曹羲说："这件事是再明白不过了，你还看不透，那么读书还有何用！像你们今天这样的士家大族，将来想要求一个既贫且贱的地位就可以得到吗？况且平常人抓到一个人质还想以此求生，你们是跟随天子，号令天下，谁敢不听从！"曹氏兄弟都不说话。桓范又对曹羲说："您的别营就在城阙以南，洛阳典农中郎将的治所也在城外，您愿意的话，随时可以招呼他们前来。现在去许昌，第二天就可以到达。许昌有别库，足够你给自己人分发武器。所堪忧虑的只是粮食问题，然而大司农的印章就带在我身上。"曹羲兄弟默然不语，也不听从桓范的劝说，就这样从刚黑天一直到五更，曹爽才把刀往地上一放，然后说道："虽然如此，我也还不失作一个富家翁的机会。"桓范哭着说："曹子丹是个杰出人物，生下你们兄弟不过是猪仔、牛犊！我为何今天要为你们两人弄得

自己被灭族，这究竟是图什么！”这时曹爽才通报皇帝关于司马懿上奏的事，并且让皇帝下诏免去自己的官职，然后陪同皇帝回宫。

【原文】

爽兄弟归家，懿发洛阳吏卒围守之[1]，四角作高楼，令人在楼上察视爽兄弟举动。爽挟弹到后园中，楼上便唱言：“故大将军东南行！”爽愁闷不知为计。戊戌，有司奏：“黄门张当私以所择才人与爽，疑有奸。”收当付廷尉考实[2]，辞云：“爽与尚书何晏、邓飏、丁谧、司隶校尉毕轨、荆州刺史李胜等，阴谋反逆，须三月中发。”于是收爽、羲、训、晏、飏、谧、轨、胜并桓范，皆下狱，劾以大逆不道，与张当俱夷三族[3]。（以上爽等被诛）

【注释】

①洛阳吏卒：洛阳令管辖的吏卒。

②廷尉：掌刑法的官员，其机构也称廷尉。南北朝时期这一机构称廷尉寺。

③夷三族：古代的一种酷刑。夷，即诛锄。三族，指父母、兄弟、妻子，一说指父族、母族、妻族。

【译文】

曹爽兄弟回到家里之后，司马懿就派洛阳令管辖下的吏卒将曹家包围起来了。在他们宅院四角建造了高楼，派人在楼上观察、监视曹爽兄弟的一举一动。曹爽持弹弓到后园，楼上的人就冲他喊：“故大将军往南走！”曹爽愁闷得不知如何是好。戊戌这天，有关机构上奏说：“黄门张当私下里把他选择来的才人送给了曹爽，怀疑其中有奸。”于是将张当收捕，交廷尉考问究竟。张

当供辞说："曹爽与尚书何晏、邓飏、丁谧、司吏校尉毕轨、荆州刺史李胜等人阴谋反叛，定在三月中旬发动。"于是就将曹爽、曹羲、曹训、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以及桓范都收捕进监狱，所加的罪名是"大逆不道"，这些人与张当都被夷灭三族。

【原文】

初，爽之出也，司马鲁芝留在府。闻有变，将营骑斫津门出赴爽①。及爽解印绶将出，主簿杨综止之，曰："公挟主握权，舍此以至东市乎②？"有司奏收芝、综治罪，太傅懿曰："彼各为其主也，宥之！"顷之，以芝为御史中丞，综为尚书郎。鲁芝将出，呼参军辛敞欲与俱去。敞，毗之子也，其姊宪英为太常羊耽妻。敞与之谋曰："天子在外，太傅闭城门，人云将不利国家，于事可得尔乎③？"宪英曰："以吾度之，太傅此举不过以诛曹爽耳。"敞曰："然则事就乎？"宪英曰："得无殆就。爽之才，非太傅之偶也。"敞曰："然则敞可以无出乎？"宪英曰："安可以不出？职守，人之大义也。凡人在难，犹或恤之；为人执鞭而弃其事，不祥莫大焉！且为人任，为人死，亲昵之职也④。从众而已！"敞遂出。事定之后，敞叹曰："吾不谋于姊，几不获于义！"（以上曹氏僚属之贤）

【注释】

①营骑：大将军营的骑士。

②东市：行刑处。

③尔：如此。

④亲昵：亲信且受到爱昵者。

【译文】

当初曹爽出城时，名叫鲁芝的司马留在府中，听说发生了变故，就率领大将军的营骑夺津门出城奔赴曹爽处。当曹爽解印绶即将出降时，名叫杨综的主薄阻止说："我公挟天子，大权在握，现在丢开这一切，莫非是要到东市送死吗？"有关机构奏请要收捕鲁芝和杨综，太傅司马懿说："他们不过是各为其主，放过吧。"不久，让鲁芝作了御史中丞，杨综作尚书郎。在鲁芝将要出城时，还曾招呼参军辛敞同自己一起去。辛敞是辛毗之子。其姐姐宪英是太常羊耽的妻子。辛敞与姐姐商议："天子在城外，太傅关闭了城门，人们都说将与国家不利，事情将会是这样的吗？"宪英说："以我之见，太傅这一举动，不过是要杀掉曹爽。"辛敞问："然而此事能成功吗？"宪英说："大概是要成功的，曹爽的才干与太傅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辛敞说："然而我辛敞可不可以不出去呢？"宪英说："怎么可以不出去呢？忠于职守，是人之大义。一般人有了困难我们还要予以帮助。作了人家的部下却要丢开人家的事不管，不祥将莫过于此了。况且为人任职也就应当为人死，居亲信职位就当如此，你还是跟着大家去吧。"于是辛敞就出了城。事情结束后，辛敞感叹说："我如果不同姐姐商量，几乎要成为不义之人了！"

【原文】

先是，爽辟王沈及太山羊祜，沈劝祜应命，祜曰："委质事人①，复何容易！"沈遂行。及爽败，沈以故吏免，乃谓祜曰："吾不忘卿前语。"祜曰："此非始虑所及也。"爽从弟文叔妻夏侯令女②，早寡而无子，其父文宁欲嫁之。令女刀截两耳以自誓，居常依爽。爽诛，其家上书绝昏，强迎以归，复将嫁之。令女窃入寝室，引刀自断其鼻。

其家惊惋[3]，谓之曰："人生世间，如轻尘栖弱草耳，何至自苦乃尔？且夫家夷灭已尽，守此欲谁为哉？"令女曰："吾闻仁者不以盛衰改节，义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时，尚欲保终；况今衰亡，何忍弃之？此禽兽之行，吾岂为乎！"司马懿闻而贤之，听使乞子字养为曹氏后[4]。（以上羊祜、令女之贤）

【注释】

①委质：献身、效忠之意。

②夏侯令女：夏侯氏之女，名令女。

③惊惋：惊叹而惋惜。

④字养：养育。

【译文】

先前，曹爽征辟王沈及太山羊祜作自己的部属，王沈劝羊祜答应下来。羊祜说："依附于人家，为人家做事，谈何容易！"王沈就自己去应辟了。待到曹爽垮台之后，王沈以曹爽故吏的身分被免除职务，于是他对羊祜说："我忘不了你以前说过的话。"羊祜说："这并非是我当初就已经考虑到的结局。"曹爽的堂弟文叔之妻夏侯令女，很早就寡居而且没有儿子，她的父亲文宁要将她改嫁他人；夏侯令女用刀割下了两耳以表自己不改嫁的决心，平时生活就依靠曹爽。曹爽被处死之后，夏侯家上书朝廷声明与曹家断绝婚姻关系，并且强行将令女接回来，还要将她另嫁别人。令女乘人不备进入自己的寝室，用刀割断了自己的鼻子。家里人为之惊叹，对她说："人生在世，就好像灰尘轻轻地栖息在柔弱的小草上，何必自讨苦吃到如此程度呢！况且你丈夫一家已经全都被夷灭了，还为谁继续守下去呢！"令女说："我听说，仁者不因为有盛衰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节操，明大义的人也不应当因为存

亡而导致改变内心的观点。当曹氏从前兴盛时还要确保与这一家过到底，何况今天他们已经衰败了，怎能忍心抛弃曹家呢！这样做是禽兽的行为，我怎能这样做呢！”司马懿听说之后以为令女的确是贤者，许她随便收养孩子作为曹氏后代。

【原文】

何晏等方用事，自以为一时才杰，人莫能及。晏尝为名士品目①，曰②：“‘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是也。‘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闻其语，未见其人。”盖欲以“神”况诸己也。选部郎刘陶③，晔之子也，少有口辩，邓飏之徒称之以为伊、吕。陶尝谓傅元曰④：“仲尼不圣！何以知之？智者于群愚，如弄一丸于掌中；而不能得天下，何以为圣？”元不复难，但语之曰：“天下之变无常也，今见卿穷！”及曹爽败，陶退居里舍，乃谢其言之过。管辂之舅谓辂曰：“尔前何以知何、邓之败？”辂曰：“邓之行步，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倾倚，若无手足，此为鬼躁。何之视候，则魂不守宅，血不华色，精爽烟浮⑤，容若槁木，此为鬼幽⑥。二者皆非遐福之象也。”何晏性自喜，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尤好老、庄之书，与夏侯元、荀粲及山阳王弼之徒⑦，竞为清谈⑧，祖尚虚无，谓《六经》为圣人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争慕效之，遂成风流，不可复制焉。（以上何晏等败征）

【注释】

①品目：品评的题目。

②曰：下引文出自《易·大传》。

③选部：汉魏官署名，即后世吏部的前身。

④傅元（公元217～278年）：即傅玄。字休奕，北地泥阳（今陕西耀县东南）人。学问渊博，精通音律，于诗擅长乐府。曹魏时官弘农太守，西晋时官至司吏校尉，散骑常侍，封鹑觚子。有《傅子》、《傅玄集》，已佚。明人辑有《傅鹑觚集》，又有清人方濬师校本，较完备。

⑤精爽：犹言精神。

⑥鬼幽：形容何晏的样子像鬼魂、幽灵一样。

⑦夏侯元（公元209～254年）：即夏侯玄。字太初。三国谯（安徽亳县）人，早期的玄学领袖。母为曹爽之姑。累官散骑常侍、中护军，太常。嘉平六年（公元254年）因谋诛司马师，事泄被杀。　荀粲：晋太尉荀凯之弟，与夏侯玄相友善。以为“六艺虽存，固圣人之糠秕。”　王弼（公元226～249年）：曹魏时期的玄学家，字辅嗣，魏国山阳（河南焦作）人，曾任尚书郎。

⑧清谈：魏晋时期崇尚虚无、空谈名理的风气，开始于何晏、夏侯玄、王弼等，上承汉末清议，从品评人物转向以谈玄为主。他们多以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经义，摈弃世务，专谈玄理。士人争相慕效，到晋王衍辈，清谈风更是大盛，延及齐梁不衰。

【译文】

当何晏等人受重用时，自以为是一个时代的杰出人才，没有人能赶得上自己的。何晏曾经为品评名士拟出这样的题目：“‘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正是这样。‘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正是这样。‘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我听说这样的话，但没有见过这样的人。”他是要以“神”比自己。选部郎刘陶是刘晔之子，从小就能言善辩。邓飏一伙人称他是伊尹、吕尚。刘陶曾经对傅玄说：“仲尼并非圣人。何以能证明呢？智者对待众多的愚者，就好像玩弄一个泥丸在掌心里一般；然而不能得天下，有什么理由称为圣人呢？”傅玄不再与其辩难，只是对他说：“天下大势变化无常，今天见到你将要走投无路。”待到曹爽失败之后，刘陶退回家乡隐居，这时才承认自己原来说话是

过头了。管辂的舅舅对管辂说："你从前为什么就知道何晏、邓飏要败呢？"管辂说："邓飏走起路来，好像筋约束不了骨头，血脉制约不了他的肌肉，站起来或前倾或后靠，就好像没有了手脚，这即是所谓'鬼躁'；观察何晏的征候则可以看到他魂不守舍，血色不好，淡淡的就像浮在表面的一缕轻烟，面容像是枯槁的树木，这即是所谓'鬼幽'；此二者都不是可以长久享福者的样子。"何晏好自我欣赏，往脸上涂脂抹粉，一刻也不停手，走起路来好观看自己的影子。他尤其喜欢老、庄的书，与夏侯玄、荀粲以及山阴王弼一伙人争着在一起清谈，他们以虚无之说为自己学说的根源，说"六经"是圣人的糟粕。从此以后天下的士大夫就争相仿效他们，遂成为一种风气和潮流，不再有什么力量能制止他们了。

李锡厚　译注

通鉴·诸葛恪之难

司马光

【作者】

司马光，见卷二《汉中王即皇帝位论》。

【题解】

诸葛恪自幼聪慧过人，受孙权遗诏，以大将军、太子太傅的身分辅立幼主。他过于相信自己，忽视内部不稳定的因素，听不进别人好言相劝，将有限的力量都消耗在并无获胜希望的进攻北方的战争上了，以致身死族

灭。他与曹爽有相似结局，而致败的原因也都在于饰非拒谏。所不同的是诸葛恪对反对派并未丧失警惕，但他只想到了人家可能暗害他，而没有想到会以天子名义公然杀掉他，他是过于自信了。本文选自《通鉴》卷七十六。

【原文】

吴诸葛恪入寇淮南，驱略民人。诸将或谓恪曰："今引军深入，疆埸之民必相率远遁①，恐兵劳而功少。不如止围新城②，新城困，救必至，至而图之，乃可大获。"恪从其计。嘉平五年五月③，还军围新城。诏太尉司马孚督军二十万往赴之。大将军师问于虞松曰："今东西有事，二方皆急④，而诸将意沮，若之何？"松曰："昔周亚夫坚壁昌邑⑤，而吴、楚自败。事有似弱而强，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锐众，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战耳。若攻城不拔，请战不可，师老众疲，势将自走。诸将之不径进，乃公之利也。姜维有重兵⑥，而县军应恪，投食我麦⑦，非深根之寇也。且谓我并力于东，西方必虚，是以径进。今若使关中诸军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将走矣。"师曰："善。"（以上虞松策备御吴、蜀之法）

【注释】

①疆埸（yì 易）：国界，边境。

②新城：指合肥新城。

③嘉平：魏齐王曹芳年号。　嘉平五年：公元253年。

④二方皆急：是说当时吴国攻击魏的淮南地区，而蜀又攻击陇西地区，故东、西两方面都告急。

⑤周亚夫坚壁昌邑：事情发生在汉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吴楚七国之乱过程中。周亚夫时任太尉，率主力驻扎在昌邑（故城在今山东金乡

县境内)，同时派另一支军队断绝吴、楚军的粮道。待吴楚军力量消耗得相当严重时，再出来与之决战，并一举取胜。

⑥姜维(公元202～264年)：原为魏将，后归蜀，得诸葛亮信任。亮死后，任大将军，屡攻魏无功。蜀汉亡，降魏，又曾谋恢复。

⑦投食我麦：姜维悬军深入，后方给养供应不上，打算取给于魏境。

【译文】

吴诸葛恪入侵淮南，驱赶、虏掠百姓。将领中间有人对诸葛恪说："如今咱们带兵深入魏境之内，国界上的人民必然都接连不断地向远处逃跑，这样咱们恐怕是白白劳动军队而并不会有多少收获。不如只围困新城，新城被困，救兵必然来到，当他们到来时，就以这些人作为咱们的目标，可以大有所获。"诸葛恪采纳了这个计策，嘉平五年五月，将吴军撤回围困新城。魏诏令太尉司马孚督率二十万大军前往新城赴 援。大将军司马师问虞松："现在东西两面同时有情况，两方面都告急，而诸将领却意气消沉，应该怎么办？"虞松说："从前周亚夫坚守昌邑不出，吴楚的反叛终于失败。有时看起来是弱者，而实际上却很强，对此不能不认真观察。现在诸葛恪以其全部精锐士众而来，有足够的力量施展他的强暴。他坐守新城外围，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出兵与他打一仗。蜀汉的姜维有重兵但只以一支孤军策应诸葛恪。这支军队后无粮饷，悬军深入我们魏国境内，想以我们的麦子为军粮，这的确不是一支想深深扎根的敌寇。而且他们以为我们将力量用在东方，西方就势必削弱，于是就可以长趋直入。现在我们只要让关中各支部队急速前往抵御，出其不意，他们就将会退走。"司马师说："好！"

【原文】

乃使郭淮、陈泰悉关中之众，解狄道之围①；敕毋丘

俭案兵自守[2]，以新城委吴。陈泰进至洛门，姜维粮尽，退还。扬州牙门将涿郡张特守新城，吴人攻之连月，城中兵合三千人，疾病战死者过半，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将陷，不可护。特乃谓吴人曰："今我无心复战也。然魏法'被攻过百日而救不至者，虽降，家不坐[3]。'自受敌以来，已九十余日矣。此城中本有四千余人，战死者已过半。城虽陷，尚有半人不欲降。我当还为相语，条别善恶，明日早送名，且以我印绶去为信。"乃投其印绶与之。吴人听其辞而不取印绶。特乃投夜彻诸屋材栅，补其缺为二重，明日谓吴人曰："我但有斗死耳！"吴人大怒，进攻之，不能拔。会大暑，吴士疲劳，饮水，泄下、流肿，病者大半，死伤涂地。诸营吏日白病者多，恪以为诈，欲斩之，自是莫敢言。恪内惟失计，而耻城不下，忿形于色。将军朱异以军事迕恪，恪立夺其兵，斥还建业。都尉蔡林数陈军计，恪不能用，策马来奔。诸将伺知吴兵已疲，乃进救兵。秋七月，恪引军去，士卒伤病，流曳道路[4]，或顿仆坑壑[5]，或见略获，存亡哀痛，大小嗟呼，而恪晏然自若。出住江渚一月[6]，图起田于浔阳[7]。诏召相衔[8]，徐乃旋师。由是众庶失望，怨谤兴矣[9]。（以上恪攻新城，无功而返。）

【注释】

①狄道：今甘肃临洮。

②毋丘俭：三国时期魏将，明帝时受命征辽东乌桓、高丽，以功迁左将军。诸葛恪围合肥新城，俭时为镇东将军，都督扬州，与其他将领配合击退吴军。后以谋反，兵败传首东都。

③虽降，家不坐：意思是说虽然身降敌。而其家属不因此坐罪。

④流：是说战败士兵流散而不可收拾。 曳：是说他们羸困不能自持，互相牵引而行。

⑤顿仆：走路不稳，要摔倒的样子。

⑥江渚：江中小洲。

⑦浔阳：今江西九江。

⑧诏召相衔：召其返回的诏令相继。

⑨谑（dú 毒）：怨言。

【译文】

于是就命郭淮、陈泰以关中全部的兵力去抵抗姜维，以解狄道之围，敕令毋丘俭按兵不动，坚守自己的防地，将新城让给吴军。陈泰进军至洛门时，姜维因粮食吃光了，只好后退。扬州牙门将涿郡人张特守卫新城，吴军连续攻击几个月，城中有兵不过三千人，因疾病及战死者已经超过半数，而诸葛恪在城外造起土山，加紧了攻击，城即将陷落，守不住了。张特于是对吴人说："现在我已经没有心思再打下去了。然而依照魏国的法律，受攻击超过百日而救兵没有到达时，虽然降敌，家属亦不坐罪；自从我们受攻击以来已经有九十多天了，这座城内本来有四千余人，战死者已经过半，即使城被攻陷了，也还有剩下的一半人不打算投降。我应当跟他们说明，将利害得失一一讲清楚，明早送来降者名单，暂且将我的印绶拿去作为信物。"于是将印绶扔过去给吴人，吴人听信了他的话而并不取走他的印绶。张特在入夜之后则拆掉房屋的建筑材料，将已经残缺的防御工事又补修了两重。第二天对吴人说："我只有战斗到死！"吴人大怒，便又攻城，但终于不能攻克。此时则遇上大热天，吴国的士兵极度疲劳，喝水之后就拉肚子、浮肿，大半人都病倒了，死伤很严重。诸营官吏每天都报告生病者增多，诸葛恪以为是说假话，要将这些营吏斩首，结果从此以后就没有人敢再说了。诸葛恪内心想到自己在计策方面有失误，然而却为没有攻下新城而感到耻辱，因此现出忿怒的

样子。将军朱异因为军中事情使他不满意，诸葛恪立刻夺了兵权，将其赶回建业。都尉蔡林多次陈述军事上的计策，诸葛恪不能采用，结果蔡林策马来投魏。诸将侦察得知吴兵已经疲惫不堪了，于是向新城发来救兵。秋七月，诸葛恪率军退走，他的士卒受伤和生病的，相互扶持着流落在道路上，有的就倒在沟壑中，有的还遭到抢劫，不论是活着的还是已经死去的都哀痛不已，年老的和年少的都是一片叹息呼号之声。然而诸葛恪却攸然自得，在江渚之地住了一个月，打算在浔阳置地产；召回他的诏令一个接一个，这时他才慢慢将军队退回。自此以后使大家非常失望，对他的不满也就兴起了。

【原文】

汝南太守邓艾言于司马师曰："孙权已没，大臣未附，吴名宗大族皆有部曲①，阻兵仗势，足以违命。诸葛恪新秉国政，而内无其主，不念抚恤上下以立根基，竞于外事，虐用其民，悉国之众，顿于坚城，死者万数，载祸而归，此恪获罪之日也！昔子胥、吴起、商鞅、乐毅，皆见任时君②，主没犹败；况恪才非四贤③，而不虑大患，其亡可待也！"（以上邓艾料恪之败）

【注释】

①部曲：指军队。

②见任：受到信任。

③四贤：指上面提到的伍子胥、吴起、商鞅和乐毅。

【译文】

汝南太守邓艾对司马师说："孙权已经死了，大臣们对新的当权者还没有完全顺从。吴国的名宗大族都有属于自己的军队，

他们依靠自己的军队，仗着自己的势力，足可以违抗命令。诸葛恪刚刚掌握了国政，然而他对内无视自己的主子，不考虑抚恤上下，以便树立自己的根基，而将主要的力量都用于对外事务，将民力都虚耗了，以举国之众顿守在坚城之下，成万的人死在那里，最后他是载着祸患回去的，这正是诸葛恪获罪之日。从前伍子胥、吴起、商鞅、乐毅无不受到国君的信任，国君一死也就垮了。何况诸葛恪并没有以上那四个人的才干，而且对于可能发生的重大祸患并无考虑，因此其败亡是可以期待的。”

【原文】

八月，吴军还建业，诸葛恪陈兵导从，归入府馆①。即召中书令孙嘿，厉声谓曰：“卿等何敢数妄作诏！”嘿惶惧辞出，因病还家。恪征行之后，曹所奏署令长职司②，一更罢选。愈治威严，多所罪责，当进见者无不竦息。又改易宿卫，用其亲近。复敕兵严③，欲向青、徐。孙峻因民之多怨、众之所嫌，构恪于吴主，云欲为变。冬十月，孙峻与吴主谋置酒请恪。恪将入之夜，精爽扰动，通夕不寐，又，家数有妖怪，恪疑之。旦日，驻车宫门。峻已伏兵于帷中，恐恪不时入，事泄，乃自出见恪曰：“使君若尊体不安，自可须后，峻当具白主上。”欲以尝知恪意。恪曰：“当自力入④！”散骑常侍张约、朱恩等密书恪曰：“今日张设非常，疑有他故！”恪以书示滕胤，胤劝恪还，恪曰：“儿辈何能为！正恐因酒食中人耳。”恪入，剑履上殿，进谢还坐。设酒，恪疑未饮，孙峻曰：“使君病未善平⑤，有常服药酒，可取之。”恪意乃安，别饮所赍酒。数行，吴主还内，峻起如厕，解长衣，著短服，出曰：“有诏：收诸葛恪！”恪惊

起，拔剑，未得，而峻刀交下。张约从旁斫峻，裁伤左手，峻应手斫约，断右臂。武卫之士皆趋上殿⑥，峻曰："所取者恪也，今已死！"悉令复刃⑦，乃除地更饮。恪二子竦、建闻难，载其母欲来奔，峻使人追杀之。以苇席裹恪尸，蔑束腰，投之石子冈。又，遣无难督施宽就将军施□□壹军⑧，杀恪弟奋威将军融于公安，及其三子。恪外甥都乡侯张震、常侍朱恩，皆夷三族。（以上孙峻杀恪）

【注释】

①府馆：即诸葛恪作为大将军的官府。

②曹：分科办事的官属。这里是指选曹，即选部。后汉尚书五曹六人，吏曹掌选举，故亦称选部。

③敕兵严：敕令兵士都整装待命，严加戒备。

④自力入：虽有病在身也要勉力而入。

⑤未善平：病未愈。

⑥武卫之士：武卫将军所统领的士兵。

⑦复刃：纳刀于鞘内。

⑧《资治通鉴》"施"与"壹"之间有"绩、孙"二字，是。

【译文】

八月，吴军回到建业，诸葛恪由士兵列队，并以仪仗引导，回到了自己的府第。当即找来中书令孙嘿，厉声对他说："你们这些人怎么敢一再擅自作诏令！"孙嘿惶恐不安地告辞出来，因为生病就回家了。诸葛恪出征之后，过去由选曹奏请朝廷安排的令长及各种负责人，一概都被罢免而另行选择他人。而且他愈来愈威严，人们多因获罪而受到责难，应当进见他的人，无不感到害怕。又改变了宿卫人员，任用自己的亲近；同时命士兵整装待发，打算向青、徐地区进发。孙峻因为很多百姓不满，大家都讨厌，所以

就在吴国主面前编造诸葛恪的罪名，说他要发动政变。同年冬十月，孙峻与吴国主计划置酒招待诸葛恪。诸葛恪将要赴宴的前一天夜里，魂魄骚动不安，整夜不能入睡。他家里又一再发生妖怪，诸葛恪很是怀疑。次日一大早，当诸葛恪的车子刚在宫门前停下，孙峻已经将伏兵在帷幔后面部署好了。惟恐诸葛恪不按时入宫，以至事情走露了风声，所以孙峻又亲自出来见诸葛恪，对他说："您要是贵体欠安，自可以再过一会儿进去，我可以先向主上通报一下。"他是想试探诸葛恪的意思。诸葛恪说："我自当不顾身体不适，振作起来进宫。"散骑常侍张约、朱恩等人曾密书诸葛恪说："今日张设非同寻常，怀疑可能有其他变故。"诸葛恪将这个字条出示给滕胤，滕胤劝诸葛恪回去。诸葛恪说："这些小子们能干些什么，我只是怕他们在酒食中放毒。"诸葛恪入宫后，剑履上殿，上前谢过主上之后回到自己的位置坐下。摆上酒之后，诸葛恪因为怀疑而没有喝。孙峻说："您的病还没完全好，如果带着日常服用药酒，可以取饮。"这时诸葛恪才放心了。他饮着自己带来的酒，酒过数行，吴主回到里面去了，孙峻也起来上厕所，解开长衣，穿上短服，出来说："有诏要收捕诸葛恪。"诸葛恪吃惊地站立起来，剑还没有拔出来已被孙峻连砍了几刀，张约从旁边砍孙峻，只砍伤了孙峻的左手，而孙峻一举手就砍断了张约的右臂。这时武卫将军所领士兵都拥到殿上来了，孙峻说："所要制裁的只是诸葛恪，现在他已经死了！"他命令都将自己的刀放回去，于是清除地盘之后又继续饮酒。诸葛恪有两个儿子，诸葛竦和诸葛建，他们听说父亲遇难了，用车子载上他们的母亲出逃，孙峻派人追杀。用苇席将诸葛恪的尸体裹上，用竹蔑拦腰扎上，扔到石子冈。此外还派无难督施宽，利用将军施绩和孙壹的军队，将诸葛恪的弟弟奋威将军诸葛融杀死在公安，并连及他的三个儿子。诸葛恪的外甥都乡侯张震、常侍朱恩都被夷三族。

【原文】

临淮臧均表乞收葬恪曰："震雷电激，不崇一朝[1]；大风冲发，希有极日。然犹继之以云雨，因以润物。是则天地之威，不可经日浹辰[2]；帝王之怒，不宜讫情尽意[3]。臣以狂愚，不知忌讳，敢冒破灭之罪，以邀风雨之会。伏念故太傅诸葛恪，罪积恶盈，自致夷灭，父子三首，枭市积日[4]，观者数万，詈声成风。国之大刑，无所不震，长老孩幼，无不毕见。人情之于品物[5]，乐极则哀生。见恪贵盛，世莫与贰，身处台辅，中间历年，今之诛夷，无异禽兽，观讫情反，能不憯然[6]！且已死之人，与土壤同域，凿掘斫刺，无所复加。愿圣朝稽则乾坤，怒不极旬，使其乡邑若故吏民收以士伍之服[7]，惠以三寸之棺[8]。昔项籍受殡葬之施[9]，韩信获收敛之恩[10]，斯则汉高发神明之誉也。惟陛下敦三皇之仁，垂哀矜之心，使国泽加于辜戮之骸[11]，复受不已之恩。于以扬声遐方，沮劝天下，岂不大哉？昔栾布矫命彭越[12]，臣窃恨之，不先请主上而专名以肆情。其得不诛，实为幸耳！今臣不敢章宣愚情以露天恩，谨伏手书，冒昧陈闻，乞圣明哀察！"于是吴主及孙峻听恪故吏敛葬。（以上臧均请收葬恪）

【注释】

①崇：终了。

②浹辰：十二辰，即一整天。浹，即一周。

③讫：在这里也是"尽"的意思。

④枭市：在市上悬头示众。

⑤品物：庶物，万物。

⑥憯(qián 潜)然:悲痛。

⑦士伍之服:秦汉之制,被递夺官爵者为士伍。

⑧三寸之棺:当时棺椁依死者的身分而有不同的规格,此是庶人之制。

⑨项籍:即项羽。

⑩韩信(? ～公元前196年):淮阴(今江苏清江)人。楚汉相争时为刘邦大将军。善将兵。汉初封楚王,后因被告谋反为刘邦所杀。

⑪辜(gū 姑):罪。

⑫栾布(? ～公元前145年):西汉初年与彭越友善。彭越以谋反罪被杀之后,他哭祭彭越,为吏捕治。汉高祖释其罪。后在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中立大功。 彭越(? ～公元前196年):西汉初曾封梁王,后因被控谋反为刘邦所杀。

【译文】

临淮臧均上表要求收葬诸葛恪说:“震天的雷声和激烈的闪电不可能终朝不结束,大风刮起来也总可以希望有停止的一天,并且还会有云雨继之于后,因以润泽万物。所以天地之间所显示的一切威力都不可能日复一日;帝王盛怒不应达到尽情尽意。我以自己的狂愚,不知有什么忌讳,敢于冒个人破家灭身之罪,以至将这场暴风骤雨主动引到自己身上来。我考虑到故太傅诸葛恪,罪过日积月累,确是恶贯满盈,他自己导致举族夷灭,父子三颗人头在市上枭首示众已经有一段时日了,观看者有数万人,咒骂之声成风;国家动用如此重大的刑罚,各个地方没有不受震慑的,不论老者还是孩童,大家都已经看见了。人们对于庶物的情感,都是乐极而生悲哀。大家都见到当诸葛恪贵盛之时,世间没有第二个人可以与之相比,身处台辅高位已经多年了,今天被诛夷则有如禽兽一样。人们观看之后就会生出相反的感情,这时能不为之痛心吗!况且已经死了的人就与土壤一样,不论是凿、是掘、是斫、是刺,实际上也都不会再发生作用了。愿圣朝按照乾坤

间的一般法则行事，盛怒不超过一旬，让他的本乡人以及故吏等按照士伍的服制收葬他，按庶人的标准给他一口三寸的棺木。从前项籍死后曾享受汉朝给他安排的殡葬，韩信被处死之后也曾获得让人收敛的恩惠，这都使汉高祖被誉为神明。想来陛下定能效法三皇的仁慈，表现出哀矜之心，使国家的恩泽也能施于因罪受戮的尸骸，让此人仍然继续受到不尽的恩惠，因此使我们的声威传扬到远方，使天下都从善而阻止为恶，岂不大有意义吗？从前当彭越被诛之后，栾布回来向他的人头复命，我痛恨此举。栾布不先向皇上请示而是肆意让自己流露感情，不过是专门为邀取声名，这种人能不被处死也算是他万幸了。如今我不敢学栾布那样公开宣泄自己的感情然后再显露天恩，只是手书此表，冒死陈奏，乞求圣上哀矜、明察。”于是吴国主及孙峻允许诸葛恪的故吏收敛、安葬其尸体。

【原文】

初，恪少有盛名，大帝深器重之①，而恪父瑾常以为戚，曰：“非保家之主也！”父友奋威将军张承，亦以为恪必败诸葛氏。陆逊尝谓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则扶接之。今观君气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汉侍中诸葛瞻，亮之子也。恪再攻淮南，越巂太守张嶷与瞻书曰②：“东主初崩③，帝实幼弱，太傅受寄托之重，亦何容易？亲有周公之才，犹有管、蔡流言之变④；霍光受任⑤，亦有燕、盖、上官逆乱之谋⑥，赖成昭之明以免斯难耳⑦。昔每闻东主杀生赏罚，不任下人，又今以垂没之命，卒召太傅，属以后事，诚实可虑！加吴、楚剽急，乃昔所记，而太傅离少主，履敌庭，恐非良计长算也！

虽云东家纲纪肃然，上下辑睦，百有一失，非明者之虑也！取古则今，今则古也。自非郎君进忠言于太傅，谁复有尽言者邪？旋军广农，务行德惠，数年之中，东西并举，实为不晚。愿深采察！”恪果以此败。（以上诸人料恪之败）

【注释】

①大帝：即孙权。

②越巂（xi西）：西汉郡名，治邛都（四川西昌西南）。

③东主：东吴的统治者孙权。

④管、蔡：反对周公的管叔、蔡叔。

⑤霍光（？～公元前68年）：西汉大臣，霍去病异母弟。武帝时为奉车都尉，武帝死后与桑弘羊一同辅立昭帝。昭帝死后又立昌邑王刘贺，不久又立宣帝。前后执政凡二十年。

⑥燕、盖、上官逆乱之谋：事情发生在汉昭帝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上官桀与盖主谋废昭帝而立燕王。

⑦成昭：周成王和汉昭帝。

【译文】

当初，诸葛恪小时候就很有名望，孙权大帝就很器重他，然而诸葛恪之父诸葛瑾常以此难过。他说：“此子绝不是保家的主。”诸葛恪父亲的朋友奋威将军张承也认为这个孩子必使诸葛氏破败。陆逊曾经对诸葛恪说过：“在我之前的人，我一定要事奉他一同进升，对于比我地位低的人则一定要扶助他；现在依我看你有一种凌上的神气，傲下的意思，这决不会为自己打下功德的基础。”蜀汉的侍中诸葛瞻，是诸葛亮之子。当诸葛恪再度攻打淮南时，越巂太守张疑写信给诸葛瞻说：“东吴国主刚刚驾崩，小皇帝还幼弱，太傅受先帝顾命寄托重任，是多么不容易啊！周公处在至亲的地位上而且又有才干，还有管叔、蔡叔散布流言及发动

叛乱；霍光受任辅政，也还有燕王、盖主及上官桀等人叛乱的阴谋活动。他们是因为有了周成王及汉昭帝的圣明才幸免于难。从前听说东吴国主自操生杀赏罚的大权，不将这些权力交给下面的人。在他即将要死去之时才召来太傅诸葛恪，将后事交给他，实在值得忧虑。吴、楚之地的风俗易于发生动乱，这是见于从前记载的。然而太傅却离开少主，自己亲自到敌方境内，恐怕这既不是良策，也非长远打算。虽说东吴纲纪很严肃，上下都很和睦，然而那怕有可能发生百分之一的失误，也不是明者的考虑。以古代的事情做为样板来衡量今天的事情就可以知道，今天与古代是一样的。除了郎君能向太傅进忠言以外，谁还能这样做呢！现在回师致力于发展农业生产，实行德政，再过几年，我们蜀吴两国东西并举，攻击魏国也不为晚，希望你能认真考虑并采纳我的意见。”诸葛恪果然因此遭致失败。

李锡厚　译注

通鉴·谢玄肥水破秦之战

司马光

【作者】

司马光，见卷二《汉中王即皇帝位论》。

【题解】

肥水之战是历史上继赤壁之战后又一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当

时前秦苻坚有大军九十万，兵分数路，大举南下，企图灭亡东晋。东晋只有军队八万人，在数量上处于绝对的劣势。但是，双方力量对比不仅仅是由数量决定的，还有更重要的其他因素。苻坚前秦政权统治下的北方，民族矛盾尖锐，各族士兵并不情愿为苻坚征战。鲜卑、羌等族的上层分子时刻都在寻找机会东山再起。苻坚对自己内部的这种不利情况心中无数，对东晋的实力则估计过低。此外，开战时他既表现得过分轻敌，同时又临阵畏惧，误将八公山上一草一木都当成敌军。他接受晋军统帅谢玄的要求，轻易地将部队后撤，让晋军渡过肥水决战。结果一退不可复止，终于全线崩溃。这即是所谓一招不慎，全盘皆输。本文选自《通鉴》卷一〇五。

【原文】

晋太元八年七月秦王坚下诏大举入寇①，民每十丁遣一兵，其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有材勇者②，皆拜羽林郎③。又曰："其以司马昌明为尚书左仆射，谢安为吏部尚书④，桓冲为侍中⑤。势还不远，可先为起第⑥！"良家子至者三万余骑，拜秦州主簿赵盛之为少年都统。是时朝臣皆不欲坚行，独慕容垂、姚苌及良家子劝之。阳平公融言于坚曰："鲜卑、羌虏⑦，我之仇雠，常思风尘之变以逞其志，所陈策画，何可从也？良家少年，皆富饶子弟，不闲军旅，苟为谄谀之言，以会陛下之意。今陛下信而用之，轻举大事，臣恐功既不成，仍有后患，悔无及也！"坚不听。

【注释】

①晋太元八年：公元383年。 秦王坚：即苻坚。

②良家子：西汉以及十六国、北魏时期被选充军的富家子弟。要求门弟高，凡父兄犯罪或出身微贱者，皆不得居于"良家子"之列。

③羽林郎：由良家子中选充。“羽林”属禁军，在军队中有特殊地位。

④谢安（公元320～385年）：东晋政治家，字安石，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出身士族，晋孝武帝时曾任宰相。

⑤桓冲（公元328～384年）：东晋谯国龙亢（今安徽怀远西）人，字幼子，桓温之弟。谢安执政期间，他自请解除杨州刺史职务，出镇京口（江苏镇江）等地，与谢安协力防御前秦苻坚的进攻。

⑥起第：建造宅第。

⑦鲜卑、羌虏：慕容垂是鲜卑人，姚苌是羌人，他们的国家都为苻坚所灭，有亡国之恨。

【译文】

晋太元八年，秦王苻坚下诏大举入侵东晋，百姓每十丁就要出一丁当兵，良家子年龄在二十以下者都拜为羽林郎。诏令中夸口说：“我将以司马昌明为尚书左仆射，以谢安为吏部尚书，桓冲为侍中，就形势而论，克晋还师之期必不会远，可先为这几个人准备好宅第。”良家子应召骑马而至者有三万多人，以秦州主簿赵盛之任少年都统。当时朝臣都不主张苻坚亲自出征，只有慕容垂、姚苌以及良家子们劝苻坚亲自出征。阳平公苻融说：“鲜卑和羌人都是我们的仇敌，他们经常想乘风吹草动的机会使自己的意志得逞。那些人陈述的策画怎么可以依从呢？那些良家少年都是富家子弟，根本就不懂军旅之事，不过是为了迎合陛下的旨意说些言不由衷的奉承话。现在陛下如果信以为真，听信了他们陈述的计策，轻易地举行这样大规模的行动，臣恐怕不仅不会成功，而且还将有后患，到那时再后悔也来不及了。”苻坚不听。

【原文】

八月戊午，坚遣阳平公融督张蚝、慕容垂等步骑二十五万为前锋，以兖州刺史姚苌为龙骧将军，督益、梁州诸军事①。坚谓苌曰：“昔朕以龙骧建业②，未尝轻以授

人，卿其勉之！”左将军窦冲曰：“王者无戏言，此不祥之征也！”坚默然。慕容楷、慕容绍言于慕容垂曰：“主上骄矜已甚，叔父建中兴之业，在此行也！”垂曰：“然！非汝，谁与成之？”甲子，坚发长安，戎卒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旗鼓相望，前后千里。九月，坚至项城③，凉州之兵始达咸阳④，蜀汉之兵方顺流而下⑤，幽、冀之兵至于彭城⑥。东西万里，水陆齐进，运漕万艘。阳平公融等兵三十万，先至颍口⑦。（以上苻坚盛兵伐晋）

【注释】

①益州：汉代设置的州，即今四川地区。蜀汉及西晋期间治所在成都（即今四川成都）。 梁州：郡名，治所在汉中（今陕西南郑）。东晋太元初移治襄阳（今属湖北）。

②以龙骧建业：苻坚以龙骧将军杀掉苻生而取得秦国政权。

③项城：今河南沈丘南。

④凉州：汉武帝十三刺史部之一，魏晋时期辖境缩小，只限于今甘肃黄河以西地区，治所在姑藏（今甘肃武威）。

⑤蜀汉：三国之一。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至263年后主刘禅降于曹魏。

⑥彭城：古郡名，治所在今江苏徐州。

⑦颍口：即今安徽颍上县东南的正阳关镇。因颍水至此入淮，故得名。

【译文】

八月初二，苻坚派遣阳平公苻融节制张蚝、慕容垂等，率步兵、骑兵共二十五万作为前锋，以兖州刺史姚苌为龙骧将军节制益州、梁州诸军事。苻坚对姚苌说：“从前我任龙骧将军以成大业，所以这一职是不轻易授人的。你可一定要好好努力，”左将军窦冲说：“王者没有戏言，您说这话，可是不祥之兆！”苻坚沉默不

语。慕容楷、慕容绍对慕容垂说："主上过分骄傲和自以为是，叔父您建立中兴之业的机会，就在这次行动当中。"慕容垂说："是的，除了你们还有谁能与我一同成此大业呢？"甲子，苻坚从长安出发，全副武装的士兵有六十多万，骑兵有二十七万，旗鼓相望，前后达千余里。九月，苻坚到达项城，而凉州来的士兵才到达咸阳，蜀、汉之兵正顺流而下，幽、冀之兵才到达彭城。阵线东西长达万里，水陆齐进，运给养的船只首尾相连，达到万余艘。阳平公苻融率兵三十万先期到达颍口。

【原文】

诏以尚书仆射谢石为征虏将军、征讨大都督，以徐、兖二州刺史谢玄为前锋都督，与辅国将军谢琰、西中郎将桓伊等众共八万拒之，使龙骧将军胡彬以水军五千援寿阳。琰，安之子也。是时，秦兵既盛，都下震恐①，谢玄入，问计于谢安，安夷然答曰②："已别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复言，乃令张玄重请。安遂命驾出游山墅，亲朋毕集，与玄围棋赌墅。安棋常劣于玄，是日，玄惧，便为敌手③，而又不胜。安遂游陟，至夜乃还。桓冲深以根本为忧，遣精锐三千入卫京师，谢安固却之，曰："朝廷处分已定，兵甲无阙，西藩宜留以为防。"冲对佐吏叹曰④："谢安石有庙堂之量，不闲将略。今大敌垂至，方游谈不暇，遣诸不经事少年拒之，众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⑤！"（以上晋谋所以拒秦）

【注释】

①都下：指东晋的都城建康（今南京）。

②夷然：坦然与平日无异。

③敌手：下棋时落子争相行动。

④佐吏：诸蕃府的参佐称为佐吏。

⑤左衽：古代某些少数民族的服装前襟向左掩，异于中原人民的右衽，因此当时中原人民以“左衽”作为受异族统治的代辞。

【译文】

东晋孝武帝诏令尚书仆射谢石为征虏大将军、征讨大都督，以徐、兖二州刺史谢玄为前锋都督，与辅国将军谢琰、西中郎将桓伊等共八万多人抵御苻坚，以龙骧将军胡彬率水军五千援寿阳。谢琰是谢安之子。当时秦兵来势的确很盛，东晋都城之中都感到震惊和恐惧。谢玄进来向谢安问计，谢安很坦然地回答说：“我已经另外奉有圣旨。”然后就默不做声了，谢玄也不敢再往下说什么，于是令张玄再次去请问。谢安于是出发去山间别墅游玩，亲戚朋友都来了。谢安与谢玄在此摆开棋局。平时，谢安的棋艺常常是不如谢玄，这一天，谢玄反倒畏惧起来，下子时就争着行动，还是不能取胜。谢安又游至高处，直到深夜才回去。桓冲深深地为国家根本之地的都城感到担忧，于是派遣精锐部队三千人入卫京师。谢安却坚持不要这三千人，他说：“朝廷已经安排好了，士兵和武器都不缺乏，西部才应当留重兵防守。”桓冲对他的官佐、小吏们感叹说：“谢安石有作宰相的气量，但不懂将兵的方略。如今大敌就要来临了，他还忙着游别墅而无暇顾及其他，只是派了一些没有经历过战事的少年前去抗拒敌人，而且我们的士兵既少又弱。天下事已经可以知道结果了，我们都将要左衽而成为异类了。”

【原文】

冬十月，秦阳平公融等攻寿阳。癸酉①，克之，执平虏将军徐元喜等。融以其参军河南郭褒为淮南太守②。慕

容垂拔郧城[3]。胡彬闻寿阳陷，退保硤石[4]，融进攻之。秦卫将军梁成等帅众五万屯于洛涧[5]，栅淮以遏东兵。谢石、谢玄等去洛涧二十五里而军，惮成不敢进。胡彬粮尽，潜遣使告石等曰："今贼盛粮尽，恐不复见大军！"秦人获之，送于阳平公融，融驰使白秦王坚曰："贼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坚乃留大军于项城，引轻骑八千，兼道就融于寿阳。遣尚书朱序来说谢石等[6]，以为"强弱异势，不如速降！"序私谓石等曰："若秦百万之众尽至，诚难与为敌。今乘诸军未集，宜速击之！若败其前锋，则彼已夺气，可遂破也。"石闻坚在寿阳，甚惧，欲不战以老秦师。谢琰劝石从序言。（以上朱序输情于晋）

【注释】

①癸酉：十月十八日。即公元383年11月28日。

②淮南太守：淮南郡治所在寿阳，秦攻下寿阳后，以郭褒为太守。

③郧城：今湖北安陆。

④硤（xiá 峡）石：山名，在安徽寿县西北。

⑤洛涧：古水名，又名洛水，即今安徽淮南市东南的洛河。

⑥朱序：原系东晋官员，太元三年（公元378年）被秦俘获，拜为度支尚书，至是，苻坚派他来向谢石、谢玄劝降，他实则心向故国。

【译文】

冬十月，前秦的阳平公苻融等人攻打寿阳。十八日，攻克该城，并且俘虏了平虏将军徐元喜等人。苻融派他的参军河南人郭褒出任淮南太守。慕容垂则攻占了郧城。胡彬闻听寿阳失守，就退保硤石，苻融又向那里进攻。秦国的卫将军梁成等人率五万大军屯守在洛涧，在淮河上拦截东晋的军队。谢石、谢玄在距洛涧二十五里的地方驻军，因为惧怕梁成而不敢向前推进。胡彬军粮

吃光了，就秘密遣使告诉谢石等人说："如今敌人势盛，我们的粮食又吃完了，恐怕再也见不到前来增援的大军了。"秦人将胡彬派出的密使俘获，送到平阳公苻融那里，苻融遣使飞快向苻坚报告说："敌人人数很少，容易擒获，只是恐怕他们逃脱，所以应当马上前来增援。"苻坚于是就将大军留在项城，带领一支八千人的轻骑兵日夜兼程向寿阳进发，援助苻融。此外他又派遣尚书朱序来劝说谢石等人，意思是"强弱是这样的不同，还是赶快投降为上策！"朱序私下又对谢石等人说："如果秦国的百万大军都进发到这里，你们的确难以与之抗衡。现在可以乘他们各路大军未集合起来的时机，迅速出击，只要打败了他们的前锋，他们的士气也就完了，于是也就可以将其彻底打败。"谢石听说苻坚在寿阳，很害怕，打算不出战，用这种办法使敌军疲惫。然而谢琰却劝告谢石听从朱序的建议。

【原文】

十一月，谢玄遣广陵相刘牢之帅精兵五千趣洛涧[1]。未至十里，梁成阻涧为陈以待之[2]。牢之直前，渡水击成，大破之，斩成及弋阳太守王咏[3]，又分兵断其归津。秦步骑崩溃，争赴淮水，士卒死者万五千人。执秦扬州刺史王显等，尽收其器械军实。（以上刘牢之初破秦军）

【注释】

①刘牢之（？～公元402年）：东晋将领，字道坚，彭城人。初以骁勇被谢玄选为北府（江苏镇江）兵将领。肥水之战中为前锋，大破秦军，以功任龙骧将军、彭城内史。此后，握重兵，屡次干预朝政。后兵权为桓玄所夺，自杀。

②陈：即"阵。"

③弋阳：曹魏分西阳、蕲春置弋阳郡，秦并未实有其地。

【译文】

十一月，谢玄派遣广陵相刘牢之帅精兵五千向洛涧进发。当到达距洛涧十里处时，梁成利用这条涧布阵迎击晋军。刘牢之一直向前冲，渡水攻击梁成，大败秦军，梁成及弋阳太守王咏都被晋军斩杀了；刘牢之又断绝了秦军的退路，于是秦的步兵和骑兵都崩溃了，争着向淮水方向逃命，结果士卒死亡的有一万五千多人。秦扬州刺史王显等人也被活捉，秦军的器械及给养也都为晋军所得。

【原文】

于是谢石等诸军，水陆继进。秦王坚与阳平公融登寿阳城望之，见晋兵部阵严整，又望八公山上草木①，皆以为晋兵，顾谓融曰："此亦勍敌②，何谓弱也！"怃然始有惧色。秦兵逼肥水而陈，晋兵不得渡。谢玄遣使谓阳平公融曰："君悬军深入，而置陈逼水，此乃持久之计，非欲速战者也。若移陈少却，使晋兵得渡，以决胜负，不亦善乎？"秦诸将皆曰："我众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万全。"坚曰："但引兵少却，使之半渡，我以铁骑蹙而杀之，蔑不胜矣！"融亦以为然，遂麾兵使却。秦兵遂退，不可复止。谢玄、谢琰、桓伊等引兵渡水击之。融驰骑略陈，欲以帅退者，马倒，为晋兵所杀，秦兵遂溃。玄等乘胜追击，至于青冈③。秦兵大败，自相蹈藉而死者④，蔽野塞川。其走者闻风声鹤唳，皆以为晋兵且至。昼夜不敢息，草行露宿⑤，重以饥冻，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少却，朱序在陈后呼曰："秦兵败矣！"众遂大奔。序因与张天锡、徐元喜皆来奔。获秦王坚所乘云母车⑥。复取寿阳，执其淮

南太守郭褒。坚中流矢，单骑走至淮北，饥甚。民有进壶飧豚髀者，坚食之，赐帛十匹，绵十斤，辞曰："陛下厌苦安乐，自取危困。臣为陛下子，陛下为臣父，安有子饲其父而求报乎？"弗顾而去。坚谓张夫人曰："吾今复何面目治天下乎！"潸然流涕。（以上秦军大败）

【注释】

①八公山：在今安徽淮南市西。

②勍（qíng 擎）敌：强敌。

③青冈：在安徽寿县境内。

④蹈藉：形容前秦败兵自相践踏而死，尸体纵横相枕而卧。

⑤草行露宿：形容前秦败兵害怕晋军来追，不敢走大路，涉草而行；不敢宿于人家，而在野外露宿。

⑥云母车：以云母装饰犊车，臣下不得乘。

【译文】

于是谢石等所率各路晋军，水陆并进。秦王苻坚与阳平公苻融登上寿阳城一望，只见晋兵部阵严整，又见到八公山上的一草一木都以为是晋兵。苻坚回头对苻融说："这都是劲敌，怎么说是很弱呢！"此时他怅然若失，才开始面带惧色。秦兵又靠近肥水布阵，晋兵没办法渡过肥水。谢玄派遣使节对前秦阳平公苻融说："您孤军深入，却又依水布阵，这乃是持久之计，并不能表明你们要求速战。如果你们能将阵地向后移动一下，让晋军渡过河去，以决胜负，这不是很好吗！"前秦众将领都说："我们人多士众，他们人很少，不如就这样阻挡住，使他们不能渡河，可以称得上是万全之策。"苻坚说："只让我们的士兵稍稍向后退一点，当他们渡河进行到一半时，我们就让精锐的骑兵冲上去践踏，把他们杀死，这样可保必胜。"苻融也以为有道理，于是指挥秦军后退。岂

料秦兵一退即不可复止。谢玄、谢琰、桓伊等人都率领自己的军队渡河攻击秦军。苻融骑马飞奔上阵，打算让退兵服从指挥，结果马倒下了，他自己也被晋兵斩杀了，于是秦兵崩溃。谢玄等人乘胜追击，追到青冈；秦兵大败，他们自相践踏而死者，布满了田野，阻塞了河流。其逃脱者听到风声鹤唳，都以为是晋兵追上来了，昼夜不敢休息。他们涉草而行，在野外露宿，再加上受冻挨饿，十分之七八都死了。当秦兵稍向后撤退时，朱序就在阵后大呼："秦兵战败了！"于是大家都争相逃跑。朱序与张天锡、徐元喜都来投东晋。晋军缴获了秦王苻坚所乘坐的云母车，并且收复了寿阳，活捉前秦的淮南太守郭褒。苻坚为流矢所中，自己一人骑着马走到淮北，饥饿异常，百姓有人给他水浇饭吃，苻坚吃了之后，赏给此人帛十匹、绵十斤。这个人推辞不受，并说："陛下不愿意享受安乐，自取危难、困苦。臣作为陛下的子民，陛下就是臣之父，哪有子为父进食还要求父亲回报的。"说罢头也不回就离去了。苻坚对张夫人说："我今天还有何面目再君临天下呢！"说罢涕泪俱下。

【原文】

是时，诸军皆溃，惟慕容垂所将三万人独全①，坚以千余骑赴之。世子宝言于垂曰："家国倾覆，天命人心皆归至尊，但时运未至，故晦迹自藏耳。今秦主兵败，委身于我，是天借之便，以复燕祚，此时不可失也！愿不以意气微恩忘社稷之重②！"垂曰："汝言是也。然彼以赤心投命于我，若之何害之？天苟弃之，不患不亡！不若保护其危以报德，徐俟其衅而图之，既不负宿心，且可以义取天下。"奋威将军慕容德曰："秦强而并燕，秦弱而图之，此为报仇雪耻，非负宿心也，兄奈何得而不取，释数万之众

以授人乎？”垂曰：“吾昔为太傅所不容，置身无所，逃死于秦[3]，秦主以国士遇我，恩礼备至。后复为王猛所卖[4]，无以自明，秦主独能明之。此恩何可忘也？若氐运必穷[5]，吾当怀集关东以复先业耳，关西会非吾有也。”冠军行参军赵秋曰：“明公当绍复燕祚，著于图谶。今天时已至，尚复何待？若杀秦主，据邺都，鼓行而西，三秦亦非苻氏之有也！”垂亲党多劝垂杀坚，垂皆不从，悉以兵授坚。平南将军慕容暐屯郧城，闻坚败，弃其众遁去。至荥阳，慕容德复说暐起兵以复燕祚，暐不从。（以上慕容不乘苻秦之危）

【注释】

①“惟慕容垂”句：因为慕容垂受命攻打郧城，未参与肥水之战，故诸军皆溃而垂军独得以保全。

②意气微恩：指苻坚曾善待慕容垂父子。

③逃死于秦：慕容垂在前燕时封吴王。曾在枋头（今河南浚县西南）败东晋桓温的军队，但为太傅慕容评等所不容，因此于晋海西公四年（公元369年）投奔前秦。

④为王猛所卖：苻坚优宠慕容垂，王猛嫉怒，诬他欲叛秦。苻坚不但不追究，还加以劝慰。事见《通鉴》卷一〇二。

⑤氐运必穷：是说苻坚政权的气数已尽。苻坚是氐族。

【译文】

当时，前秦各路大军都溃败了，唯独慕容垂率领的三万人获得保全，苻坚就率领千余人马投奔慕容垂。慕容垂的继承人、其子慕容宝对他说：“自从我们慕容氏的宗族和政权倾覆以来，天命、人心就都归向您了，只是因为时机未成，运气未至，所以您掩盖形迹以图自我隐藏。如今秦王苻坚兵败到我们这里来寻求栖

身之处，这正是上天借给我们的方便让我们恢复大燕的政权。这是不可丧失的时机，希望您不要意气用事，不要因为考虑到别人对您的一点小恩小惠就忘记了社稷大事。”慕容垂说：“你说得很对。然而人家是一心一意地来投奔我来了，怎么能加害于人家呢？如果上天确实要抛弃他，就不怕他不灭亡。因此不如在他危难之际给他以保护，以此来报答他对我们的恩德，然后再等待机会夺取政权。这样，我们既不违背当初事秦的本心，同时又可以义取天下。”奋威将军慕容德说：“秦国强大时吞并了燕国，如今秦国衰弱了，我们反过来再图谋取代它，这是为了报仇雪耻，并不是我们负心；哥哥您为什么当可以得到时不夺取，反而要放弃自己的数万之众将他们送给人家呢？”慕容垂说：“从前我不为太傅所容，无处安身，逃到秦国才得免于一死。秦王苻坚将我当作他的国士来对待，恩惠和礼遇都可以说是无可挑剔。后来我又被王猛所陷害，没办法表明自己无罪，但秦王苻坚独能了解我，这样的大恩怎么能忘啊，如果氐人的气数已尽，我就应当招怀、收集关东的旧部，借以恢复祖先的大业，但是关西这块地方并不是应该归我们所有的。”冠军行参军赵秋说：“您应当继承和恢复燕国统治，这已经由图谶显示征兆了，现在时机已经到来了，还等待什么！如果杀了秦王苻坚，占据邺都，然后再率兵西进，到那时三秦也不会为秦国所有了。”慕容垂的亲族、同党都劝他杀掉苻坚，他都没有依从，而是将自己的兵权全部都给了苻坚。平南将军慕容暐驻守郧城，得悉苻坚战败了，就将自己的部下丢开逃跑了；到了荥阳，慕容德又劝说慕容暐起兵恢复燕国的统治，慕容暐也没有依从。

【原文】

谢安得驿书，知秦兵已败，时方与客围棋，摄书置床上，了无喜色，围棋如故。客问之，徐答曰：“小儿辈遂已

破贼。”既罢，还内，过户限，不觉屐齿之折。丁亥，谢石等归建康。得秦乐工①，能习旧声②，于是宗庙始备金石之乐③。乙未，以张天锡为散骑常侍，朱序为琅玡内史。

【注释】

①乐工：宫廷中专门演奏音乐的人。

②旧声：指汉魏时期的传统乐曲。

③金石之乐：金属和石质的打击乐器。

【译文】

谢安收到驿传来的信，得知秦兵已经战败。当时他正在与客人下围棋，收起那封信放在床上，没有表现出一点高兴的样子，仍然照样下棋。客人问他，他不急不慢地回答说：“孩子们已经打败了来犯之敌。”下完棋之后，回内宅，过门槛时竟没有觉得拌了一下、屐底的齿被折断了。丁亥，谢石等回到建康。东晋因为在此役当中获得了前秦的乐工，才能够演奏传统音乐，这样，在祭祀宗庙时才有了金石之乐。乙未，以张天锡为散骑常侍，朱序为琅玡内史。

李锡厚　译注

通鉴·刘裕伐南燕之役

司马光

【作者】

司马光，见卷二《汉中王即皇帝位论》。

【题解】

刘裕出兵伐南燕是一次“冒险”行动。他悬军深入，如果南燕慕容超据险固守，并断晋军粮道，则晋军断无获胜的希望。然而，刘裕估计慕容超必然在策略上犯错误：他将放弃大峴之险，并且舍不得坚壁清野。事情果然不出刘裕所料。慕容超听不得正确意见，一意孤行，最后一败涂地。这一战例充分说明了，指挥员正确的判断和决心，以及一定程度的冒险精神，可以变不利为有利。反之，错误的决策也可以使有利条件丧失殆尽，以至彻底失败。本文选自《通鉴》卷一一五。

【原文】

义熙五年三月①，刘裕抗表伐南燕②，朝议皆以为不可。惟左仆射孟昶、车骑司马谢裕、参军臧熹以为必克，劝裕行。裕以昶监中军留府事③。谢裕，安之兄孙也。初，苻氏之败也，王猛之孙镇恶来奔，以为临澧令④。镇恶骑乘非长，关弓甚弱，而有谋略，善果断，喜论军国大事。或荐镇恶于刘裕，裕与语，说之⑤，因留宿。明旦，谓参佐

曰："吾闻将门有将，镇恶信然！"即以为中军参军。（以上刘裕决计伐南燕）

【注释】

①义熙：晋安帝司马德宗年号之一。 义熙五年：公元409年。

②抗表：即上表极谏，表示对君命有所抵制。 南燕：十六国之一。北魏破后燕，都中山（河北安定县），慕容德率众从邺迁到滑台，并于公元398年称王。然后又迁广固（今山东益都西北），并称帝，史称南燕。公元410年为刘裕所灭。

③监中军留府事：即监中军将军留府事。当时刘裕为中军将军。

④临澧：古县名，故城在湖南大庸西。

⑤说：音义与"悦"同。

【译文】

义熙五年三月，刘裕上表坚持要讨伐南燕，朝廷上众人议论都以为不可行，只有左仆射孟昶、车骑司马谢裕、参军臧熹认为定能成功，劝刘裕出兵。刘裕让孟昶作了中军将军留府事。谢裕是谢安之兄的孙子。当苻坚刚战败时，王猛的孙子镇恶来投东晋，让他作了临澧县令。王镇恶不善骑马，挽弓的力量也很弱，但此人有谋略，善于决断，喜欢谈论军国大事。有人向刘裕推荐王镇恶，刘裕与他谈话，很高兴，留他住下了。第二天一早，刘裕就对参佐说："我听说将门有将，镇恶这个人证明此言不错。"于是就让镇恶作了中军参军。

【原文】

四月己巳①，刘裕发建康，帅舟师自淮入泗②。五月，至下邳③，留船舰辎重，步进至琅邪，所过皆筑城，留兵守之。或谓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险④，或坚壁清野，大军深入，不唯无功，将不能自归，奈何？"裕曰："吾虑之熟

矣！鲜卑贪婪，不知远计，进利虏获，退惜禾苗，谓我孤军远入，不能持久，不过进据临朐[5]，退守广固[6]。必不能守险清野，敢为诸君保之！”（以上刘裕料敌）

【注释】

①四月己巳：四月十一日，即公元409年5月11日。

②泗：即泗水，水名，源出山东泗水县陪尾山，南流入淮。

③下邳：古县名，治所在今江苏睢宁西北。

④大峴：山名，在山东临朐东南一百五十里。

⑤临朐：今属山东。

⑥广固：古城名，在今山东益都西北。南燕慕容德都于此。

【译文】

四月十一日，刘裕从建康出发，帅领水军从淮河进入泗河。五月，到达下邳，将舰船、辎重都留下，帅领军队徒步进发到琅邪，经过的地方都筑城，留兵防守。有人对刘裕说：“如果燕人利用大峴险要的地势，或者再坚壁清野，这样您帅大军深入不仅不会成功，而且自己也将要回不来，到那时可怎么办？”刘裕说：“我已经有成熟的考虑了。鲜卑人贪得无厌，没有什么长远之计，他们进攻时就知道虏掠，退却时又不肯丢下禾苗。他们以为我孤军深入，不能持久，不过进占临朐为止，他们则退守广固，一定不会据守险要地势并且坚壁清野，对此我敢向各位担保。”

【原文】

南燕主超闻有晋师，引群臣会议。征虏将军公孙五楼曰：“吴兵轻果，利在速战，不可争锋。宜据大峴，使不得入，旷日延时，沮其锐气。然后徐简精骑二千，循海而南，绝其粮道；别敕段晖帅兖州之众，缘山东下[1]，腹背

击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险自固[2]，校其资储之外，余悉焚荡，芟除禾苗，使敌无所资。彼侨军无食[3]，求战不得，旬月之间，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纵贼入岘，出城逆战。此下策也！”超曰：“今岁星居齐，以天道推之，不战自克。客主势殊，以人事言之，彼远来疲弊，势不能久。吾据五州之地[4]，拥富庶之民，铁骑万群，麦禾布野，奈何芟苗徙民先自蹙弱乎？不如纵使入岘，以精骑蹂之，何忧不克！”辅国将军广宁王贺赖卢苦谏不从，退谓五楼曰：“必若此，亡无日矣！”太尉桂林王镇曰：“陛下必以骑兵利平地者，宜出岘逆战，战而不胜，犹可退守；不宜纵敌入岘，自弃险固也。”超不从，镇出，谓韩谆曰：“主上既不能逆战却敌，又不肯徙民清野，延敌入腹，坐待攻围，酷似刘璋矣。今年国灭，吾必死之！卿中华之士[5]，复为文身矣[6]！”超闻之，大怒，收镇下狱。乃摄莒、梁父二戍，修城隍[7]，简士马，以待之。（以上南燕君臣议战守之策）

【注释】

①缘山东下：南燕兖州治所在梁父（泰山下之小山，在泰安东南），公孙五楼建议兖州驻军缘梁父山东下。

②守宰：地方行政长官。

③侨军：亦即客军。

④五州：指南燕拥有的并州、幽州、徐州、青州和兖州。

⑤中华：指中原。

⑥文身：上古时期吴越地区有断发文身之俗。

⑦城隍：城墙和防护沟。隍，城外无水的沟。

【译文】

南燕统治者慕容超听说有晋兵来攻，就召集群臣开会。征虏将军公孙五楼说："东吴地方的士兵行动敏捷而果断，他们利在速战速决，我们不能立即与之决胜负；应当在大岘设防，使他们不能深入，这样旷日持久，可以使其锐气沮丧，然后我们可以从容不迫地集结二千精锐骑兵，沿海南进，断绝其粮道。另外再命段晖帅兖州的军队沿梁父山东下，从腹背两方面攻击，这才是上策。再命各地的地方官依险固守，按照需要留下粮储、物资，其余的都烧毁，禾苗也都除掉，使敌人没有可资利用的给养。他们这些外来的军队没有粮食吃，求战不得，十天半月就可以不费我们任何力量将其制服，这是中策。将敌人放入大岘，我们再出城迎战，这是下策。"慕容超说："如今岁星正位于齐的上空，依天道推测，此役可以不战而胜。敌我的形势是这样的不同，按照双方人力的情况来说，他们是远道而来，疲惫不堪，显然不能持久。我们据有五州之地，拥有富庶的人民，还有成万支铁打的骑兵，田野里长满了麦苗，为什么要将禾苗除掉，让人民都迁走，没等敌人到来就先自居于弱者的地位？不如将他们放进大岘来，然后我们再以精锐的骑兵践踏他们，还有什么可以担心不能取胜的呢？"辅国将军贺赖卢苦苦进谏，慕容超都不听从。贺赖卢退朝以后对公孙五楼说："如果一定要这样，不要多久我们就将灭亡了！"太尉桂林王镇说："陛下如果一定以为步兵利于平地作战，可以在大岘以外迎战，战而不胜还可以退守大岘之险；不应当放敌人进入大岘，自己主动丢弃险固的要塞。"慕容超还是不听从。桂林王镇出来后对韩谆说："主上既然不能主动迎战，将入侵之敌击退，又不肯迁徙百姓，坚壁清野，而是放敌人进入腹心之地，坐待敌人来包围和攻击，这简直就像当年的刘璋。今年之内国家将灭亡，我也必死无疑。你是中华之士，没想到却要文身了。"慕容超听到之后大怒，将桂林王镇逮捕下狱。于是亲自掌管莒和梁

父两地的戍守之职，并下令让这两个戍所修城隍，集合士兵、战马，准备迎战。

【原文】

刘裕过大峴，燕兵不出。裕举手指天，喜形于色。左右曰："公未见敌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过险，士有必死之志；余粮栖亩[1]，人无匮乏之忧。虏已入吾掌中矣！"六月己巳[2]，裕至东莞。超先遣公孙五楼、贺赖卢及左将军段晖等，将步骑五万屯临朐。闻晋兵入峴，自将步骑四万往就之，使五楼帅骑进据巨蔑水[3]。前锋孟龙符与战，破之，五楼退走。裕以车四千乘为左右翼，方轨徐进[4]，与燕兵战于临朐南，日向昃[5]，胜负犹未决。参军胡藩言于裕曰："燕悉兵出战，临朐城中留守必寡，愿以奇兵从间道取其城。此韩信所以破赵也[6]。"裕遣藩，及咨议参军檀韶、建威将军河内向弥，潜师出燕兵之后，攻临朐，声言轻兵自海道至矣。向弥擐甲先登，遂克之。超大惊，单骑就段晖于城南。裕因纵兵奋击，燕众大败，斩段晖等大将十余人。（以上临朐大捷，轻兵从间道克城。）

【注释】

①余粮栖亩：南燕主慕容超不采纳公孙五楼关于芟除禾苗的正确建议，这样也就等于将余粮保留在禾苗上，留给刘裕的大军。

②六月己巳：六月十二日。即公元409年7月10日。

③巨蔑水：源出泰山北。

④方轨徐进：两军相并而缓行。

⑤向昃（zè 侧）：日过中为向昃。

⑥韩信破赵：设"奇兵"掩护主力进攻。参军胡藩建议刘裕用这种办

法。

【译文】

刘裕过了大岘，燕兵没有出战。刘裕以手指天，喜形于色。左右的人说："我公还没有见到敌人就先高兴起来，是何道理？"刘裕说："我军已经过了险阻了，士兵都有必死的决心；粮食有余，都留在田里，我们的人没有挨饿的忧虑，敌人已经堕入我的手掌之中了。"六月十二日，刘裕到达东莞。慕容超在此之前派遣公孙五楼、贺赖卢以及左将军段晖等人率领步兵和骑兵共五万人驻守在临朐；听说晋兵已经进入大岘了，慕容超就亲自带领四万人马去增援公孙五楼等，并让五楼等人进据巨蔑水。晋军前锋孟龙符与燕军接战，将其打败，五楼退走。刘裕以四千辆车作为左右翼，并排缓慢地向前推进，与燕军战于临朐南面，将近中午时，胜负还未见分晓。参军胡藩对刘裕说："燕国以其所有的兵力出战，临朐城中兵力必然很少。我愿意率一支奇兵从小路直取该城，这是韩信破赵之策。"刘裕派遣胡藩和咨议参军檀韶、建威将军河内人向弥秘密率军队出现在燕军的后方，攻打临朐，声称是从海上到达的一支轻装部队。向弥披甲首先登城，将临朐攻克。慕容超大吃一惊，自己骑着马从城内跑出来到城南段晖军中。刘裕乘势奋力攻击，燕军大败，段晖等十余员大将都被晋军斩杀了。

【原文】

超遁还广固。获其玉玺、辇及豹尾①。裕乘胜逐北，至广固。丙子，克其大城。超收众入保小城。裕筑长围守之，围高三丈，穿堑三重，抚纳降附，采拔贤俊，华、夷大悦。于是因齐地粮储，悉停江、淮漕运。超遣尚书郎张纲乞师于秦；赦桂林王镇，以为录尚书都督中外诸军事，引见谢之，且问计焉。镇曰："百姓之心，系于一人。今陛下亲董

六师，奔败而还，群臣离心，士民丧气。闻秦人自有内患[2]，恐不暇分兵救人。散卒还者，尚有数万，宜悉出金帛以饵之，更决一战。若天命助我，必能破敌；如其不然，死亦为美，比于闭门待尽，不犹愈乎？"司徒乐浪王惠曰："不然！晋兵乘胜，气势百倍。我以败军之卒当之，不亦难乎？秦虽与勃勃相持，不足为患；且与我分据中原，势如唇齿，安得不来相救？但不遣大臣，则不能得重兵。尚书令韩范为燕、秦所重，宜遣乞师。"超从之。秋七月，加刘裕北青、冀二州刺史[3]。南燕尚书略阳垣尊及弟京兆太守苗逾城来降，裕以为行参军。尊、苗皆超所委任以为腹心者也。或谓裕曰："张纲有巧思。若得纲使为攻具，广固必可拔也。"会纲自长安还，太山太守申宣执之，送于裕。裕升纲于楼车，使周城呼曰："刘勃勃大破秦军，无兵相救！"城中莫不失色。江南每发兵及遣使者至广固，裕辄潜遣兵夜迎之。明日，张旗鸣鼓而至。北方之民执兵负粮归裕者，日以千数。围城益急，张华、封恺皆为裕所获。超请割大岘以南地为藩臣，裕不许。（以上围广固）

【注释】

①豹尾：皇帝出行时的车队——法驾，最后一乘悬豹尾。

②秦人自有内患：当时秦人正受到赫连勃勃的攻击。

③北青、冀：晋朝南渡以后立南青、冀二州于淮南，故称北方原有的青、冀二州为北青州和北冀州。

【译文】

慕容超逃回广固，晋军缴获了他的玉玺、玉辇以及他的法驾中最后一辆车上所悬的豹尾。刘裕乘胜追击，直至广固。丙子，攻

克广固大城，慕容超退守小城。刘裕筑起很长的工事将其包围，这一包围工事高三丈，穿过三重深堑；他又安抚投降者，采用优秀的人才，于是不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很高兴。晋军利用齐地的粮食储备，完全停止了自江淮的漕运。慕容超 派遣尚书郎张纲向秦乞求派兵援助，同时赦免桂林王镇，让他做了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召见他并向他道歉，问他应当怎么办。镇说："百姓之心，全靠你一人维系。如今陛下亲帅六师出征，结果战败逃回，弄得群臣离心离德，士民都垂头丧气。听说秦人自己有内患，恐怕他们不能分出兵力来援助我们。我们四处逃散的士卒还有数万人，应当拿出金帛维持他们全体的供给，以求再次进行决战。如果天命助我，则必能一战破敌；如其不然，也将留下美名，比起关上城门坐以待毙总要好得多。"司徒乐浪王慕容惠说："不对。晋兵乘胜攻击，气势成百倍地增强了，我们以败军之卒前去抵挡，不是很困难吗，秦虽然正与赫连勃勃相持不下，但赫连勃勃并不足以对秦造成祸患。秦与我们分据中原，其形势有如唇齿，怎么会不来救我们呢？不过我们若是不派一大臣去则不可能获得他们派来重兵。尚书令韩范是受到燕、秦两方尊重的人物，应当派他去乞求救兵。"慕容超听从了这一主张。这一年秋天八月间，晋为刘裕增加青、冀二州刺史的头衔。南燕的尚书略阳人垣尊和他的弟弟京兆太守垣苗从广固城中逃出来投降晋朝，刘裕让他们作为他的行军参军。垣尊、垣苗都是受到慕容超重用的心腹之人，他们对刘裕说："张纲善于巧妙构思，如果能得到张纲，让他为我们设计攻城的器具，广固定能攻下。"当张纲从长安回转时，被太山太守申宣捉到，送给了刘裕。刘裕让张纲坐在楼车上，在广固城四周大呼："刘勃勃大破秦军，秦没有兵来救我们了。"城里的人听了莫不大惊失色。每当江南发兵及派遣使者来广固时，刘裕都暗中派遣军队黑夜去迎接，次日再打着旗帜，敲着锣鼓到达。北方的人民手持兵器、肩负粮食来投奔刘裕的，每

天都以千计，刘裕对广固的围攻一天天加紧。张华和封恺也都被刘裕俘获了。慕容超请求割让大岘以南地区给晋，并向晋称臣，刘裕不答应。

【原文】

秦王兴遣使谓裕曰："慕容氏相与邻好，今晋攻之急，秦已遣铁骑十万屯洛阳。晋军不还，当长驱而进！"裕呼秦使者谓曰："语汝姚兴：我克燕之后，息兵三年，当取关、洛。今能自送，便可速来！"刘穆之闻有秦使，驰入见裕，而秦使者已去。裕以所言告穆之，穆之尤之曰①："常日事无大小，必赐预谋。此宜善详②，云何遽尔答之？此语不足以威敌，适足以怒之。若广固未下，羌寇奄至③，不审何以待之？"裕笑曰："此是兵机，非卿所解，故不相语耳。夫兵贵神速，彼若审能赴救，必畏我知，宁容先遣信命逆设此言？是自张大之辞也！晋师不出，为日久矣。羌见伐齐，殆将内惧，自保不暇，何能救人邪？"九月，秦王兴自将，击夏王勃勃，至贰城④。遣安远将军姚详等分督租运。勃勃乘虚奄至，兴惧，欲轻骑就详等，右仆射韦华曰："若銮舆一动⑤，众心骇惧，必不战自溃！详营亦未必可至也！"兴与勃勃战，秦兵大败，将军姚榆生为勃勃所禽。左将军姚文崇等力战，勃勃乃退，兴还长安。勃勃复攻秦敕奇堡、黄石固、我罗城⑥，皆拔之。徙七千余家于大城，以其丞相右地代领幽州牧以镇之。初，兴遣卫将军姚强帅步骑一万，随韩范往就姚绍于洛阳，并兵以救南燕。及为勃勃所败，追强兵还长安，韩范叹曰："天灭燕

矣！”南燕尚书张俊自长安还，降于刘裕，因说裕曰：“燕人所恃者，谓韩范必能致秦师也。今得范以示之，燕必降矣。”裕乃表范为散骑常侍，且以书招之，长水校尉王蒲劝范奔秦，范曰：“刘裕起布衣，灭桓玄，复晋室。今兴师伐燕，所向崩溃。此殆天授，非人力也。燕亡，则秦为之次矣，吾不可以再辱。”遂降于裕。裕将范循城，城中人情离沮。或劝燕主超诛范家，超以范弟谅尽忠无贰，并范家赦之。（以上韩范降裕，秦救不至。）

【注释】

①尤之：责怪。

②善详：好好详细说明。

③羌寇：指秦王姚兴。姚氏是羌族。

④贰城：在平凉（今属甘肃）东南。

⑤銮舆：皇帝的车驾和轿子。

⑥黄石固：隋为石泉县。故址在甘肃平凉。

【译文】

秦王姚兴遣使来对刘裕说：“慕容氏与我们为邻，友好相处，如今晋对它攻击得这样紧急，我们秦国已经派遣铁骑十万屯驻在洛阳了，如果晋军不回师，我们就要长驱而进。”刘裕招来秦使，对他说：“告诉你家姚兴，我灭燕之后，让士兵休养生息三年，然后进军攻取关中、洛阳，今天如果他愿意自己送上门来，便可以赶快来。”刘穆之听说有秦使来，便迅速来见刘裕，而秦使已经离去了。刘裕将他对秦使所说的话告诉了刘穆之。穆之责怪他说：“平常事无大小，你预先都要找我参谋，这件事尤其应当妥善商量出一个回答的办法，你怎么就这样草率作答呢！你这样回答不足以吓倒敌人，而只能激怒他们。如果广固未攻下，羌人迅速

袭来，不知道你将如何对付。”刘裕笑着说：“这是军事机密不是您所能了解的，所以没有对你说。兵贵神速，他们要是的确能来援救燕，必然怕我们知道，怎么会预先遣使告诉我们这样一番话呢！可见这不过是他们故意夸大其词。我们晋朝已经很久没有出师北伐了。羌人见我们攻入齐地，恐怕他们自己害怕、图谋自保还来不及呢！哪里还有能力救援别人？”九月，秦王姚兴亲率大军出击夏王赫连勃勃，到达贰城时，派出安远将军姚详等人分出一部分兵力督运征来的税粮。赫连勃勃乘虚迅速袭来，姚兴害怕了，打算率少数人马到姚详军中，右仆射韦华说：“皇帝所在一有动摇，大家就要惊慌、害怕起来，这样将不战自溃，到那时您自己也未必能到达姚详的军营。”姚兴与赫连勃勃开战，结果秦兵大败，将军姚榆生被赫连勃勃擒获，左将军姚文崇等奋力迎战，才将赫连勃勃击退，姚兴得以回长安。赫连勃勃又来进攻秦的敕奇堡、黄石固、我罗城，皆将其攻陷了，然后迁徙七千余家居民到大城，命他的丞相右地代作幽州牧加以统治。最初，姚兴是遣卫将军姚强率领马步军一万随韩范去洛阳与姚绍会合，然后合力救援南燕。待到他被赫连勃勃击败以后，只得追赶派去援南燕的这支强军退回长安。韩范叹息说：“是天意要灭燕？”南燕尚书张俊从长安返回投降了刘裕，于是就对刘裕说：“燕人寄希望于韩范能请来秦的援兵，现在如果能得到韩范并让燕军见到他，燕军就一定能投降。”于是刘裕就奏请以韩范为散骑常侍，并且写信招降。长水校尉王蒲劝韩范投奔秦，韩范说：“刘裕从一布衣发迹，灭掉桓玄，恢复晋室。如今兴师伐燕，所到之处，燕军无不崩溃，这是天意，并非是人力所能起作用的。燕灭亡了，下一个就要轮到秦了，我不能让自己受亡国耻辱之后再一次受同样的耻辱。”于是就投降了刘裕。刘裕引韩范绕城走一遭，城内人们无不离心离德且垂头丧气。有人劝燕主慕容超杀韩范全家，超因为韩范的弟弟韩谅尽忠于朝廷而并无贰心，所以对韩范一家都予以赦免。

【原文】

冬十月，段宏自魏奔于裕。张纲为裕造攻具，尽诸奇巧。超怒，县其母于城上，支解之。六年春正月甲寅朔[①]，南燕主超登天门[②]，朝群臣于城上。乙卯[③]，超与宠姬魏夫人登城，见晋兵之盛，握手对泣。韩谆谏曰："陛下遭堙厄之运[④]，正当努力自强，以壮士民之志，而更为儿女子泣邪！"超拭目谢之。尚书令董诜劝超降，超怒，囚之。二月癸未[⑤]，南燕贺赖卢、公孙五楼为地道出击晋兵，不能却。城久闭，城中男女病脚弱者大半，出降者相继。超辇而登城，尚书悦寿说超曰："今天助寇为虐，战士凋瘁，独守穷城，绝望外援，天时人事，亦可知矣。苟历数有终，尧、舜避位，陛下岂可不思变通之计乎？"超叹曰："废兴，命也。吾宁奋剑而死，不能衔璧而生！"丁亥[⑥]，刘裕悉众攻城。或曰："今日往亡，不利行师。"裕曰："我往彼亡，何为不利！"四面急攻之。悦寿开门纳晋师，超与左右数十骑逾城突围出走，追获之。裕数以不降之罪，超神色自若，一无所言，惟以母托刘敬宣而已[⑦]。（以上破广固）

【注释】

①六年春正月甲寅朔：义熙六年正月初一，即公元411年2月20日。

②天门：广固内城南门。

③乙卯：正月初二，即公元411年2月21日。

④堙厄：困扰。

⑤二月癸未：二月初一，即公元411年3月21日。

⑥丁亥：二月初五，即公元411年3月25日。

⑦刘敬宣：刘牢之之子，时为刘裕中军咨议参军。此人早年曾投靠慕容超的叔父慕容德，故超以母相托。

【译文】

冬十月，段宏从魏逃奔刘裕。张纲为刘裕造攻城器具，极尽奇妙。慕容超大怒，就将张纲的老母吊在城上支解了。六年春正月初一，南燕国主慕容超登上广固城的天门，在城上接受群臣朝拜。初二，慕容超与他的宠姬魏夫人又登城，他们见到晋兵盛大的气势，就手拉着手相对而泣。这时韩谆进谏说："陛下遭到厄运，正应当努力自强，以壮士民的志气，怎么可以像小儿、女子一样哭哭涕涕呢！"慕容超擦干眼泪对他表示感谢。尚书令董诜劝超投降，超很生气，将其囚禁起来。二月初一，南燕贺赖卢、公孙五楼修造地道向晋军出击，仍不能使晋退兵。由于广固城长期被围困，城中男女患病，两脚虚弱者有一多半，出城投降者持续不断。慕容超乘辇登城，尚书悦寿劝说慕容超："如今是上天助敌寇为虐，战士一天天减员、生病，我们在这样一座孤城中据守，外援已经没有指望了，天时和人事将如何都是可以知道的。如果气数已尽，尧、舜也得避位，陛下怎可以不想一想变通的办法呢？"慕容超叹息说："废兴这是天命，我宁肯奋力挥舞我的战剑而死，也决不衔璧出降而求生！"初五，刘裕以他的全部兵力攻城。有人对他说："今日前往则必亡，不利于行动。"刘裕说："我一前往他们必亡，怎么是不利呢！"晋军从四面加紧攻击，悦寿打开城门将晋军放进来，慕容超与他左右数十人骑马逃出城突围要走，结果被追上擒获。刘裕指出他的不降之罪，慕容超面不改色，没有说什么，只是以他的母亲托付给刘敬宣而已。

【原文】

裕忿广固久不下，欲尽坑之，以妻女赏将士。韩范谏曰："晋室南迁，中原鼎沸，士民无援，强则附之，既为君臣，必须为之尽力。彼皆衣冠旧族，先帝遗民①。今王师

吊伐，而尽坑之，使安所归乎？窃恐西北之人②，无复来苏之望矣！”裕改容谢之，然犹斩王公以下三千人，没入家口万余，夷其城隍。送超诣建康，斩之。

【注释】

①衣冠旧族，先帝遗民：韩范是说晋室南迁以前，北方的人民也同样或是累世为官的大族，或是晋朝先帝的遗民。

②西北之人：指西方和北方的人民。当时这些地区皆不在东晋统治范围之内。

【译文】

刘裕因为广固久攻不下而发怒，打算将全城之人尽行坑杀，将他们的妻女赏给将士。韩范谏止说：“晋室南迁以后，中原大乱，士民没有依靠，谁强大就依附于谁。既然他们与燕有君臣关系，也就必须为之尽力。这些百姓都是世家大族的后代，是先帝的遗民，今天王者之师吊民伐罪却要将他们全部坑杀，这让他们往何处投靠呢！恐怕因此要使西方和北方的人民断绝了归附的希望。”刘裕郑重地表示自己错了，然而还是将王公以下三千人处斩，没入他们的家口一万余人为奴婢，将广固城夷为平地，把慕容超送到建康处斩。

李锡厚　译注

通鉴·韦睿救钟离之役

司马光

【作者】

司马光，见卷二《汉中王即皇帝位论》。

【题解】

这篇是记述南朝梁武帝时期一次战争，魏中山王英率数十万大军进攻南梁的钟离，处于绝对优势，志在必得。然而王英只考虑到于己有利的一面，忽视了于己不利的一面，正是所谓“骄兵”，骄兵必败。在战争中，处于被动地位的南梁一方，在关键时刻坚持得住，往往就能转被动为主动。同时，反攻还应选择好的时机。这两方面梁军都把握得当。王英只知不顾一切地攻击，梁军则硬着头皮顶住。终于，魏军力量消耗殆尽，这时梁军展开反击，大获全胜。本篇选自《通鉴》卷一四六。

【原文】

梁天监六年正月①，魏中山王英与平东将军杨大眼等众数十万攻钟离②。钟离城北阻淮水，魏人于邵阳洲两岸为桥，树栅数百步，跨淮通道。英据南岸攻城，大眼据北岸立城，以通粮运。城中众才三千人，昌义之督帅将士③，随方抗御。魏人以车载土填堑，使其众负土随之，严骑蹙其后④，人有未及回者，因以土迮之⑤，俄而堑满。

冲车所撞，城土辄颓。义之用泥补之，冲车虽入而不能坏。魏人昼夜苦攻，分番相代，坠而复升，莫有退者。一日战数十合，前后杀伤万计，魏人死者与城平。（以上魏急攻钟离）

二月，魏主召英使还，英表称："臣志殄逋寇⑥，而月初已来，霖雨不止。若三月晴霁，城必可克，愿少赐宽假。"魏主复诏曰："彼土蒸湿，无宜久淹。势虽必取，乃将军之深计；兵久力殆，亦朝廷之所忧也。"英犹表称必克，魏主遣步兵校尉范绍诣英议攻取形势。绍见钟离城坚，劝英引还，英不从。（以上中山王英不肯退兵）

【注释】

①天监：为南朝梁武帝年号。　天监六年：公元507年。

②钟离：安徽凤阳东北。

③昌义之：（？～公元523年）南朝梁将领。历阳乌江（安徽和县）人。南齐末，为萧衍部将，梁初为北徐州刺史，守钟离，为护军将军。

④蹙（cù 促）：迫使。

⑤迮（zé 责，又读zuò 坐）：逼迫。

⑥逋寇：魏人对东晋的蔑称，指他们是从中原逃亡过去的。

【译文】

梁天监六年正月魏中山王英与平东将军杨大眼等人率数十万人进攻钟离。钟离城北面是淮水，魏人在邵阳州两岸架桥，树起数百步长的栅栏，形成跨淮水两岸的通道。中山王英占据南岸攻城，杨大眼在北岸建立一座城，借以通粮运。钟离城内只有三千人，昌义之督帅这些将士们应付形势的变化进行抵御。魏人用车子运来土，要填平城外的壕堑，让他们的士兵背负土跟随在车后，再后面则以骑兵严加督促，有的人放下土还未来得及回转就

被埋在土里了。不一会壕堑就被填满了。这时冲车得以过来，撞击城墙，城上的土就颓下来。昌义之用泥将城又修复起来，这样冲车虽然进到壕内来，但仍然不能将城攻破。魏人昼夜苦攻，分批轮番往上冲，一批被打下去，另一批又攻上来，城上也没有一个后退的，一天之内战斗进行了数十个回合，前后杀伤以万计，魏国方面死的人堆起来已经快要与城一样高了。

二月，魏主召中山王英回朝，中山王英上表称："臣决心要消灭这些逃命的敌寇，但是自月初以来霖雨不止，如果三月间是晴天，则此城必克，希望再少给我宽限时日，"魏主在答复的诏书中说："那里环境潮湿，不宜于久留。虽然势在必取，这是将军深谋远虑的计划；但是士兵长久消耗，体力必有所不支，这也是朝廷所深感忧虑的。"中山王英还是上表说一定要攻克钟离，魏主就派遣步兵校尉范绍去中山王英的军中与他商议攻取的形势。范绍看到钟离城是这样坚固，就劝英撤军，英不从。

【原文】

上命豫州刺史韦睿将兵救钟离，受曹景宗节度。睿自合肥取直道，由阴陵大泽行①，值涧谷，辄飞桥以济师。人畏魏兵盛多，劝睿缓行，睿曰："钟离今凿穴而处，负户而汲，车驰卒奔，犹恐其后，而况缓乎？魏人已堕吾腹中，卿曹勿忧也！"旬日，至邵阳。上豫敕曹景宗曰："韦睿，卿之乡望②，宜善敬之！"景宗见睿，礼甚谨。上闻之，曰："二将和，师必济矣！"景宗与睿进顿邵阳洲。睿于景宗营前二十里夜掘长堑，树鹿角，截洲为城，去魏城百余步。南梁太守冯道根，能走马步地③，计马足以赋功④，比晓而营立。魏中山王英大惊，以杖击地，曰："是何神也！"

（以上曹景宗、韦睿救钟离）

【注释】

①阴陵：在钟离西南，合肥东北。由其间发源的濠水经钟离城下入淮。

②乡望：同乡当中的望族。曹景宗是新野人，韦睿是京兆著姓居襄阳，故视为同乡。

③走马步地：骑马丈量土地。

④赋功：计算所需的劳动力。

【译文】

梁武帝命豫州刺史韦睿率兵救援钟离，受曹景宗节制。韦睿从合肥出发选择一条径直可以到达的路，由阴陵的沼泽中行走，当遇上涧谷的时候就架起飞桥以便让队伍通过。人们都畏惧魏军势盛，很多人劝韦睿缓慢进发。韦睿说："钟离城内如今只能开凿洞穴安身，靠近自家门口打水，让我们的车子和士兵都奔跑起来还恐怕去晚了，要是缓行将会怎样呢！"旬日之间就到了邵阳。梁武帝已经事先命曹景宗说："韦睿是你同乡中的望族出身，你应当很好地尊重他。"景宗见到韦睿以后，礼节方面很是周到，武帝听说这种情况就说："两位将领和睦，我军必胜"。景宗与韦睿向前推进到邵阳洲驻扎，韦睿夜里在景宗大营前面二十里远的地方开掘了一条长堑，树起"鹿角"，在邵阳洲上分割出一块地方作为一个城，此城距魏军的城只有百余步。南梁太守冯道根善于骑马丈量土地，根据马行走多少步来计算用工多少。天一亮，梁军的大营就建立起来了。魏中山王英大吃一惊，用他的手杖敲击地面说："怎么这样神速！"

【原文】

景宗等器甲精新，军容甚盛，魏人望之夺气。景宗虑城中危惧，募军士言文达等，潜行水底，赍敕入城。城中始知有外援，勇气百倍。杨大眼勇冠军中，将万余骑来

战，所向皆靡。睿结车为陈，大眼聚骑围之，睿以强弩二千一时俱发，洞甲穿中，杀伤甚众。矢贯大眼右臂，大眼退走。明旦，英自帅众来战，睿乘素木舆，执白角如意以麾军[①]，一日数合，英乃退。魏师复夜来攻城，飞矢雨集。睿子黯请下城以避箭，睿不许。军中惊，睿于城上厉声呵之，乃定。牧人过淮北伐刍稿者[②]，皆为杨大眼所略[③]。曹景宗募勇敢士千余人，于大眼城南数里筑垒。大眼来攻，景宗击却之。垒成，使别将赵草守之。有抄掠者，皆为草所获，是后始得纵刍牧。（以上梁军屡捷）

【注释】

①如意：器物名，用竹、玉、骨等制成。头做灵芝或云叶形，柄微曲。供指划或玩赏之用。

②刍（chú 锄）稿：喂牲畜的草。

③略：侵夺，强取。此处意为俘获。

【译文】

曹景宗等人的梁军器甲精良，且都是新的，军容甚是强盛。魏人一见就失掉勇气了。景宗考虑到城内危机、恐惧的情况，就选了军士言文达等人从水底潜过去，带上皇帝的诏敕入城，这样城中才知道有了外援，于是勇气倍增。杨大眼在魏军当中是一员有名的猛将，他率万余士兵来与梁军开战，所向披靡。韦睿将车连结起来布阵，杨大眼将他的骑兵聚集过来围攻。韦睿调集两千名最有力的射手，一时间千弩齐发，穿透敌军的盔甲，直中其身，杀伤甚多。杨大眼的右臂也中了一箭，他只好退走。次日，天一亮魏中山王英亲自率军来战。韦睿乘一辆白木的车子，手执白角如意指挥军队，一天之内连战好几个回合，中山王英才退走。然后夜间魏军又来攻城，敌人的箭就如雨点一样冲着城上飞射过来，

韦睿的儿子韦黯请求到城下躲避敌箭，韦睿不答应，军中惊慌起来，韦睿大声斥责才安定下来。放牧的人们到淮北割草，都被杨大眼俘虏了；曹景宗选募千余名勇士，要在杨大眼的城南数里远的地方修筑一城垒，大眼前来攻击，曹景宗将其击退。这座城垒筑成之后，派别将赵草驻守，魏军再来抄掠，都被赵草所俘获，从此以后百姓就可以随便割草、放牧了。

【原文】

上命景宗等豫装高舰，使与魏桥等，为火攻之计，令景宗与睿各攻一桥，睿攻其南，景宗攻其北。三月，淮水暴涨六七尺。睿使冯道根与卢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钊等乘斗舰竞发①，击魏洲上军，尽殪，别以小船载草，灌之以膏，从而焚其桥。风怒火盛，烟尘晦冥，敢死之士拔栅斫桥，水又漂疾，倏忽之间桥栅俱尽②。道根等皆身自搏战，军人奋勇，呼声动天地，无不一当百，魏军大溃。英见桥绝，脱身弃城走，大眼亦烧营去。诸垒相次土崩，悉弃其器甲，争投水，死者十余万，斩首亦如之。（以上焚浮桥，大捷解围。）

【注释】

①卢江：郡名，治所在今安徽霍山东北。　秦郡：郡名，治所在今江苏六合北。

②倏（shū 书）忽：转眼之间。

【译文】

梁武帝命曹景宗等预先装备很高的舰船，使之与魏军架的桥一样高，以便实行火攻。武帝令曹景宗与韦睿各攻一桥，韦睿攻南面的桥，曹景宗攻北桥。韦睿让冯道根与卢江太守裴邃、秦

郡太守李文钊等分乘斗舰竞先驶向魏军阵地，将邵阳洲上的魏军一举全歼。此外又以小船装满草，再灌上油，以此焚毁敌人所筑的桥。当时风很大，火势也特别盛，烟尘滚滚，遮天蔽日，那些不怕死的士兵上去捣毁了魏军的栅栏，斫断了他们架的桥。水流很急，不一会，就将桥、栅都冲走了。冯道根等人都亲自搏战，士兵们更是奋勇争先，呼声震天地，无不以一当百，魏军大败。中山王英看到桥断了，于是就自己脱身弃城逃走，杨大眼也烧了军营退走了。敌人的其他营垒也相继土崩瓦解，他们都纷纷丢下军械、盔甲争着跳向水中，死者十多万，斩获的首级也与此相当。

【原文】

睿遣报昌义之，义之悲喜，不暇答语，但叫曰："更生！更生！"诸军逐北至涉水上①。英单骑入梁城，缘淮百余里，尸相枕藉。生擒五万人，收其资粮器械山积，牛马驴骡不可胜计。义之德景宗及睿，请二人共会，设钱二十万官赌之②。景宗掷得雉，睿徐掷得卢，遽取一子反之③，曰："异事！"遂作塞。景宗与群帅争先告捷，睿独居后，世尤以此贤之。诏增景宗、睿爵邑，义之等受赏各有差。

【注释】

①涉水：即河南、安徽境内之古涣水。今上流已湮，下流在永城以东者即今之浍河，东流入淮。

②官赌：公开的赌博。

③反之：即将掷下的子再翻过来。

【译文】

韦睿派人去向昌义之通报，昌义之又悲又喜，顾不上回答，只是连声叫道："死而复生，死而复生啊！"梁军各部一直追击到

涉水上。中山王英只身骑着马回到梁城，沿淮百余里间到处是尸体，被生擒的魏军有五万多人。梁军缴获的物资、粮食以及各种器械堆积如山，缴获的牛马驴骡更是多得不计其数。昌义之很感激曹景宗和韦睿二人，请他们二人一同聚会，摆上钱，总共有二十万，然后公开一赌：曹景宗先掷得“雉”，韦睿掷得“卢”，他虽然胜了，但却将一子反过来，并故意说：“怪事！”于是又让下面一人再掷。景宗与其他将领们争先欢呼自己得胜，韦睿却甘愿居于人后，世人因此更觉得此人难得。武帝下诏增授曹景宗和韦睿爵位和封邑，昌义之等人也都分别受到不同的奖赏。

李锡厚　译注

通鉴·高欢沙苑之战

司马光

【作者】

司马光，见卷二《汉中王即皇帝位论》。

【题解】

作者通过这一战例，说明骄兵必败的道理。当时高欢在数量上处于绝对优势；宇文泰方面所征集的各路人马尚未到达，而且境内正在闹饥荒。然而，高欢轻敌，指挥失误。刚一交战，他的军队就争先出击，乱了行列，以致指挥不灵。而宇文泰方面反得以以弱胜强。战争双方面对的都是瞬息万变的形势，稍一不慎，就有可能输掉全局。此役再一次说明了这样的道理。本

篇选自《通鉴》卷一五七。

【原文】

大同三年闰九月[1]，东魏丞相欢将兵二十万自壶口趣蒲津[2]，使高敖曹将兵三万出河南。时关中饥，魏丞相泰所将将士不满万人[3]，馆谷于恒农五十余日[4]，闻欢将济河，乃引兵入关[5]，高敖曹遂围恒农。欢右长史薛琡言于欢曰："西贼连年饥馑，故冒死来入陕州，欲取仓粟。今敖曹已围陕城，粟不得出。但置兵诸道，勿与野战，比及麦秋，其民自应饿死，宝炬、黑獭何忧不降[6]？愿勿渡河！"侯景曰："今兹举兵，形势极大，万一不捷，猝难收敛。不如分为二军，相继而进：前军若胜，后军全力；前军若败，后军承之。"欢不从，自蒲津济河。（以上东魏渡河伐西魏）

【注释】

①大同三年：公元537年。 大同：梁武帝第五个年号，公元535～545年。

②壶口：古关名，在今山西黎城东北太行山口，因山形险狭如壶口而得名。 蒲津：古黄河津渡名，又称蒲坂津，以东岸在蒲坂而得名，当今山西永济西的蒲州。

③魏丞相泰：即宇文泰（公元507～556年）：西魏大臣，一名黑獭。代郡武川（今属内蒙）人，鲜卑族。北魏孝武帝受高欢逼迫，西奔长安。宇文泰拥帝与高欢相拒，为大丞相，专制西魏朝政，改革官制，颁行均田制，创立府兵制。死后，其子宇文觉代魏，国号周，追尊为周文帝。

④恒农：古郡名，治所在今河南灵宝北。

⑤入关：指进入潼关。

⑥宝炬：西魏文帝名。 黑獭：宇文泰。

【译文】

大同三年闰九月，东魏丞相高欢率二十万大军从壶口向蒲津进发，同时派高敖曹率三万人奔河南。当时关中正闹饥荒，西魏丞相宇文泰所统率的将士还不满一万人，在恒农就粮已经有五十多天了。他听说高欢将要渡河，就率军退回关中了。高敖曹包围恒农。高欢的右长史薛琡对高欢说："西贼连年发生饥荒，所以才冒着丢掉性命的风险进入陕州，目的是要夺取我们仓库中的粮食。如今高敖曹已经将陕城包围了，他们是无法取走粮食了。我们只要在各条道路上都部兵扼守，无须与他们进行野战，等到麦秋时，他们的百姓也早该饿死了。到那时，还怕宝炬、黑獭不投降？希望你不要让军队渡河！"侯景说："这次出兵，行动规模的确很大，万一不胜，一下子将难以收场。不如将我军一分为二，陆续进发，如果前军取胜，则后军就全力以赴；如果前面失败了，后军也可以接应。"高欢不接受这些意见，并从蒲津渡河。

【原文】

丞相泰遣使戒华州刺史王罴①，罴语使者曰："老罴当道卧，貉子那得过②！"欢至冯翊城下③，谓罴曰："何不早降！"罴大呼曰："此城是王罴冢，死生在此！欲死者来！"欢知不可攻，乃涉洛，军于许原西④。泰至渭南，征诸州兵，皆未会。欲进击欢，诸将以众寡不敌，请待欢更西以观其势，泰曰："欢若至长安，则人情大扰，今及其远来新至，可击也！"即造浮桥于渭，令军士赍三日粮，轻骑渡渭，辎重自渭南夹渭而西。冬十月壬辰⑤，泰至沙苑⑥，距东魏军六十里。诸将皆惧，宇文深独贺，泰问其故，对曰："欢镇抚河北，甚得众心，以此自守，未易可图。今悬

师渡河，非众所欲，独欢耻失窦泰⑦，愎谏而来⑧，所谓忿兵，可一战擒也。事理昭然，何为不贺？愿假深一节，发王罴之兵邀其走路，使无遗类！”（以上宇文泰不肯还长安，迎敌于沙苑。）

【注释】

①华州：陕西华县。

②貉（hé 河）：动物名，似狐，善睡。王罴所谓“貉子”即小貉，用作骂人的话。

③冯翊（píng yì 平易）：古郡名，治所当今陕西大荔。

④许原：在冯翊洛水之南。

⑤十月壬辰：十月初一，即公元537年11月18日。

⑥沙苑：陕西大荔南洛、渭之间。

⑦窦泰（？～公元537年）：字世宁，大安捍殊（故城在今山西寿阳县北）人。早年归尔朱荣，以讨邢杲功，赐爵广河子，累迁侍中，京畿大都督，寻领御史中尉。天平四年（公元537年）随高欢入潼关，为宇文泰所袭，兵败自杀身亡。

⑧愎（bì 闭）谏：不接受劝谏。

【译文】

西魏丞相宇文泰遣使告诫华州刺史王罴，王罴对来使说：“老罴当道卧，貉子那得过！”高欢到达华州冯翊城，就对王罴说：“你为何不早些投降！”王罴则大声叫道：“此城就是我王罴墓，不论是生还是死，我都在此。要送死的就来吧！”高欢知道此城无法攻取，就渡过洛水在许原以西驻军。宇文泰到达渭南，向诸州征兵，都还未来到。他打算向高欢发起攻击，众将领都认为众寡不敌，要求待高欢继续西进时再视那时的形势而定。宇文泰说：“如果高欢进入长安，则人心必然大大动摇；现在趁他是远道而来且是刚刚到达，正好可以展开攻击。”于是就在渭水上造浮桥，下令

军中只带三天的口粮，轻装骑马渡渭水，辎重则从渭水南岸沿渭水西进。冬，十月初一，宇文泰到达沙苑，与东魏军相距六十里。众将领都很恐惧，唯独宇文深向宇文泰道贺。宇文泰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说："高欢统治河北，很得人心。如果他就这样守下去，我们将对他无可奈何。如今他孤军渡河深入，其所部都不情愿，只有高欢以失去窦泰为耻，不听谏阻而来，此即是所谓'忿兵'，可以一战成擒。事理是这样显而易见，为什么不向您道贺呢？希望您授给我一项使命，前去发王罴的那支军队，截断他的退路，不留他们一个人活下来。"

【原文】

泰遣须昌县公达奚武觇欢军①，武从三骑，皆效欢将士衣服。日暮，去营数百步下马，潜听得其军号②。因上马历营：若警夜者，有不如法，往往挞之。具知敌之情状而还。（以上达奚武侦敌情）

欢闻泰至，癸巳③，引兵会之。候骑告欢军且至，泰召诸将谋之，开府仪同三司李弼曰："彼众我寡，不可平地置陈。此东十里有渭曲，可先据以待之。"泰从之，背水东西为陈，李弼为右拒，赵贵为左拒，命将士皆偃戈于苇中④，约闻鼓声而起。（以上李弼谋于苇中背水置阵）

【注释】

①觇（chān 搀）：窥视；观察。

②军号：高欢军中的暗号，即现在所谓"口令"。

③癸巳：十月初二，即公元537年11月19日。

④偃（yàn晏）戈：将武器放下。

【译文】

宇文泰派遣须昌县公达奚武去侦察高欢军队的动向。达奚武只带三名骑马的随从，并且都穿上与高欢军人同样的衣服，傍晚时分在距高欢大营数百步远的地方下马，偷听得其军中的口令，然后上马走进高欢的军营，装作巡夜的，对那些违反规定的，举手就打，这样，将敌情全都侦察清楚就返回了。

高欢听说宇文泰来了，初二，率军要与之会战。侦察的骑兵告诉宇文泰说高欢大军马上就到，宇文泰召集诸位将领商讨对策。开府仪同三司李弼说："他们人多，我们人少，不应在平地布阵。距这里以东十里有一个叫渭曲的地方，可以先占据那里以待欢军。"宇文泰采纳了这一建议，背靠渭水，东西向摆开阵势。李弼负责右阵，赵贵负责左阵。命令将士都藏起武器在草地中埋伏，约定听到鼓声再起来行动。

【原文】

晡时①，东魏兵至渭曲。都督太安斛律羌举曰："黑獭举国而来，欲一死决②，譬如猘狗③，或能噬人，且渭曲苇深土泞，无所用力。不如缓与相持，密分精锐径掩长安。巢穴既倾，则黑獭不战成擒矣！"欢曰："纵火焚之，何如？"侯景曰："当生擒黑獭以示百姓，若众中烧死，谁复信之？"彭乐盛气请斗，曰："我众贼寡，百人擒一，何忧不克！"欢从之。东魏兵望见魏兵少，争进击之，无复行列。兵将交，丞相泰鸣鼓，士皆奋起。于谨等六军与之合战，李弼帅铁骑横击之，东魏兵中绝为二，遂大破之。李弼弟檦身小而勇，每跃马陷陈，隐身鞍甲之中，敌见皆曰："避此小儿！"泰叹曰："胆决如此，何必八尺之躯！"征虏将军武川耿令贵杀伤多，甲裳尽赤，泰曰："观其甲裳，足知令

贵之勇，何必数级④！”彭乐乘醉深入魏陈，魏人刺之，肠出，内之复战。丞相欢欲收兵更战，使张华原以簿历营点兵，莫有应者，还白欢曰：“众尽去，营皆空矣！”欢犹未肯去，阜城侯斛律金曰：“众心离散，不可复用，宜急向河东！”欢据鞍未动，金以鞭拂马，乃驰去。夜渡河，船去岸远，欢跨橐驼就船，乃得渡。丧甲士八万人，弃铠仗十有八万。丞相泰追欢至河上，选留甲士二万余人，余悉纵归。（以上东魏之败）

【注释】

①晡（bū 逋）：申时，即午后三时至五时。

②死决：意思说宇文泰要尽死力战，与高欢以决胜负。

③猘（zhì 制）狗：疯狗。

④数级：计算斩获的敌人的首级。

【译文】

黄昏时，东魏的军队到达渭曲，都督太安人斛律羌举说：“宇文黑獭举国而来，要尽死力与我们一决胜负，就好像一只可能咬人的疯狗；况且渭曲这一带草深地泞，我们不便施展自己的兵力。不如暂时在此慢慢与他们对恃，同时秘密分出一支精锐部队直接袭取长安。老巢既已倾覆，则黑獭可以不战而擒。”高欢说：“纵火烧，怎样？”侯景说：“应当生擒宇文黑獭，将其在百姓中间示众。如果他在众人中间一起烧死，谁还相信他已经死了！”彭乐则盛气凌人地要求与之开战，他说：“我众敌寡，我们一百个对付他们一人，还怕不能打败他们，”高欢听从了他的话。东魏的士兵看到西魏军很少，都争先出击，一下子就成了没有行列的乌合之众。这时丞相宇文泰鸣鼓，西魏军奋起。当时东魏军都集结在西魏军的左翼，于谨等六军正与东魏军激战时，李弼率右翼铁骑横

冲过来，东魏军一下子被分割为两部分，于是被打得大败。李弼弟李檦身材短小，但非常勇敢，当他骑马冲杀进敌阵时就将身体隐藏在马的鞍甲之下，敌人见了都说："要避开这小儿！"宇文泰赞叹道："像这样有胆量与敌决战，何必一定要有八尺之驱呢！"征虏将军耿令贵杀伤敌人很多，甲胄和衣裳都被血染红了。宇文泰说："看看他的甲胄和衣裳就可以知道他是多么勇敢，何必还计算他所获得的敌人的首级呢！"彭乐乘酒兴发作时冲入东魏军阵地，东魏军将其刺伤，肠子都出来了，他把肠子塞进肚子里继续战斗。东魏丞相高欢打算收兵，以后再战，令张华原持士兵的名簿到大营中点兵，竟然没有人回应。他回来后，对高欢说："士兵全都出动了，大营都空了！"这时高欢还是不肯退去。阜城侯斛律金说："现在众心离散，已经不听调遣了，应当迅速向河东撤退。"高欢骑在马上还没动，斛律金用鞭子抽了一下，高欢的马才飞驰而去。当晚，要渡黄河时，船距岸边很远，高欢骑在骆驼上才得以登上船，渡过河去。此役丧失甲士八万人，丢弃的铠甲、兵器则多达十八万件。西魏丞相宇文泰追击高欢直到黄河边，从被俘的高欢的士兵中选留两万人，其余的都放回了。

【原文】

都督李穆曰："高欢破胆矣，速追之，可获！"泰不听，还军渭南。所征之兵甫至①，乃于战所人植柳一株，以旌武功。侯景言于欢曰："黑獭新胜而骄，必不为备。愿得精骑二万，径往取之！"欢以告娄妃，妃曰："设如其言，景岂有还理？得黑獭而失景，何利之有？"欢乃止。魏加丞相泰柱国大将军②，李弼十二将皆进爵增邑有差。高敖曹闻欢败，释恒农，退保洛阳。

【注释】

①甫至：刚刚到达。

②柱国大将军：勋官，正九命，散秩，无所统御。大统三年（公元537年）魏文帝以宇文泰建中兴之业，加柱国大将军，总百揆，都督中外诸军事。其后位至柱国大将军者甚众。

【译文】

都督李穆说："高欢已经吓破胆了，赶快追击，可以一举将其擒获。"宇文泰没有采纳这一建议，率军回到渭南。直到此时，他所征集的诸州的士兵才赶到，于是就在作战的地方令每人植柳一株以纪念这次武功。侯景对高欢说："宇文黑獭因为新胜而骄傲，必然不小心防备。我愿带领二万精锐骑兵，直接去袭取他。"高欢将此事告诉娄妃，娄妃说："如果真的像他说的那样，他还会回来吗？获得黑獭而丢了侯景，对咱们有什么好处？"高欢于是才没有采纳侯景的建议。西魏加授丞相宇文泰柱国大将军，李弼等十二名将军也都分别进爵和增加封邑。高敖曹得知高欢已经战败，就放弃了对恒农的包围，退回洛阳去了。

李锡厚　译注

通鉴·宇文泰北邙之战

司马光

【作者】

司马光，见卷二《汉中王即皇帝位论》。

【题解】

魏国分裂为东西两个对立的政权以后，彼此争战不已，互有胜负。总的看来，两方面可以说是势均力敌，谁也不能将对方消灭掉。北邙之战宇文泰先胜而后败，以及泰与高欢得胜时都不敢穷追到底，正说明了当时北方的这种形势。在这种分裂、战争的时期，遭受苦难的只能是广大的人民群众。本篇选自《通鉴》卷一五八。

【原文】

东魏御史中尉高仲密，取吏部郎崔暹之妹，既而弃之，由是与暹有隙。仲密选用御史，多其亲戚乡党，高澄奏令改选，暹方为澄所宠任，仲密疑其构己，愈恨之。仲密后妻李氏艳而慧[①]，澄见而悦之，李氏不从，衣服皆裂，以告仲密，仲密益怨。寻出为北豫州刺史[②]，阴谋外叛。丞相欢疑之，遣镇城奚寿兴典军事[③]，仲密但知民务。仲密置酒延寿兴，伏壮士，执之。大同九年二月壬

申④，以虎牢叛，降魏，魏以仲密为侍中、司徒。欢以仲密之叛由崔暹，将杀之。高澄匿暹，为之固请，欢曰："我丐其命，须与苦手⑤！"澄乃出暹，而谓大行台都官郎陈元康曰："卿使崔暹得杖，勿复相见！"元康为之言于欢曰："大王方以天下付大将军，大将军有一崔暹，不能免其杖，父子尚尔，况于他人？"欢乃释之。高季式在永安戍⑥，仲密遣信报之。季式走告欢，欢待之如旧。（以上高仲密奔西魏召寇）

【注释】

①后妻：继室。

②北豫州：东魏的北豫州治所在虎牢（今河南荥阳汜水镇）。

③镇城：官名，相当于防城都督。

④大同：梁武帝萧衍年号之一。　大同九年二月壬申：大同九年二月十二日，即公元543年4月1日。

⑤苦手：痛加杖责。

⑥永安戍：在今山西霍县。

【译文】

东魏御史中尉高仲密娶吏部郎崔暹的妹妹，后来又将其抛弃，因此与崔暹有仇。高仲密选用的御史人员，大多是他的亲戚以及同乡，高澄奏令让他改选。崔暹此时正受到高澄的重用，高仲密就怀疑是崔暹在高澄面前挑拨，于是就更加痛恨他。高仲密后娶的妻子长得美而且贤慧，高澄一见就喜欢上了，李氏不依从他的非礼要求，他就施暴，将李氏衣服都撕裂了。李氏将此事告诉高仲密，仲密对高澄就更加怨恨了。不久，高仲密被派出去任北豫州刺史，开始阴谋叛逃。丞相高欢对高仲密开始怀疑，就派镇城奚寿兴主管北豫州的军事，高仲密则只负责民事。高仲密摆

酒招待奚寿兴，事先埋伏下的壮士将其拘押。大同九年二月十二日，高仲密叛降西魏，同时献出他所在的虎牢。西魏以高仲密为侍中、司徒。高欢认为高仲密之叛都是因为崔暹，准备要将崔暹杀掉。高澄则将崔暹藏匿起来，坚持为崔暹求情。高欢说："我可以不杀他，但必须痛打他一顿。"这样高澄才交出崔暹，并对大行台都官郎陈元康说："你如果让崔暹受杖刑，以后就别来见我。"陈元康为崔暹的事向高欢进言说："大王您如今以天下事交付给了大将军高澄，大将军有一崔暹这样的心腹但不能使其免受杖责。你在父子之间尚且这样不留情面，何况对于其他人！"于是高欢就放过了崔暹。高季式在永安戍时，高仲密主动与他通信；高季式将此事去告诉高欢，高欢对待他仍然一如既往。

【原文】

魏丞相泰帅诸军以应仲密，以太子少傅李远为前驱。至洛阳，遣开府仪同三司于谨攻柏谷①，拔之。三月壬申②，围河桥南城③。东魏丞相欢将兵十万至河北。泰退军瀍上④，纵火船于上流，以烧河桥。斛律金使行台郎中张亮以小艇百余载长锁，伺火船将至，以钉钉之，引锁向岸，桥遂获全。欢渡河，据邙山为陈⑤，不进者数日。泰留辎重于瀍曲，夜，登邙山以袭欢。候骑白欢曰⑥："贼距此四十余里，蓐食干饭而来⑦。"欢曰："自当渴死！"乃正阵以待之。戊申黎明⑧，泰军与欢军遇。东魏彭乐以数千骑为右甄⑨，冲魏军之北垂，所向奔溃，遂驰入魏营。人告彭乐叛，欢甚怒。俄而西北尘起，乐使来告捷，虏魏侍中、开府仪同三司、大都督临洮王柬、蜀郡王荣宗、江夏王升、巨鹿王阐、谯郡王亮、詹事赵善，及督将僚佐四十

八人。诸将乘胜击魏，大破之，斩首三万余级。欢使彭乐追泰，泰窘，谓乐曰："汝非彭乐邪？痴男子！今日无我，明日岂有汝邪？何不急还营，收汝金宝！"乐从其言，获泰金带一囊以归，言于欢曰："黑獭漏刃，破胆矣！"欢虽喜其胜，而怒其失泰，令伏诸地，亲捽其头[10]，连顿之。并数以沙苑之败，举刃将下者三，噤齗良久[11]。乐曰："乞五千骑，复为王取之！"欢曰："汝纵之何意？而言复取邪？"命取绢三千匹压乐背，因以赐之。（以上东魏大破宇文泰于北邙山）

【注释】

①柏谷：在河南宜阳县南。

②三月壬申：大同九年二月已有"壬申"，此三月不可能再有"壬申"，此记日干支有误。严愆校改"申"为"辰"，是。壬辰，三月初二。

③河桥南城：古城，在河南孟县南。

④瀍（chán 缠）：瀍水。源出河南洛阳市西北，东南流经旧县城东入洛水。

⑤邙山：山名，今河南陇海铁路以北的山脉。西起三门峡市，东止伊洛河岸。

⑥候骑：派出执行侦察任务的骑兵。

⑦蓐食干饭：早起在驻地吃过饭以后，带干粮上路。形容行军紧张，没有时间停下来吃饭。

⑧戊申：三月十八日，即公元543年5月7日。

⑨右甄（zhēn 真）：军队的右翼。

⑩捽（zuó 昨）：揪住。

⑪噤齗（jin xiè 禁谢）：闭口不言，只是切齿痛恨。

【译文】

魏丞相宇文泰率诸军去接应高仲密，以太子少傅李远作为

前驱，当赶到洛阳时，就派遣开府仪同三司于谨攻打柏谷，并将其攻克。三月初二，又包围了河桥南城。东魏丞相高欢率十万大军到达河北，宇文泰则将自己的军队退到瀍水之上，在上流纵火，打算烧掉高欢的河桥；斛律金让行台郎中张亮用一百余艘小艇装载长的锁链，待火船到来时，用钉子将火船钉住，然后再以锁链将火船拖到岸上，这样，桥就获得了保全。高欢渡河以后，占据邙山布阵，好几天并不前进。宇文泰将辎重留在瀍曲，夜晚登上邙山袭击高欢。出去侦察的骑兵向高欢报告说："西贼距这里只有四十多里，战马吃的是野草，人吃的是干粮，就这样马不停蹄地直奔我们这里而来。"高欢说："正好让他们渴死！"于是严阵以待，想待到对方疲劳、饥渴难忍时再战。十八日，黎明时，宇文泰与高欢的两支军队相遇了。东魏将领彭乐率数千骑兵从右翼直冲西魏军阵地北端，所到之处西魏军都溃败而逃，这样，一直攻入魏军大营。有人向高欢报告说彭乐叛变了，高欢很生气。但是不一会就见西北方烟尘升起来了，彭乐派来的信使前来告捷说，已经俘虏了西魏的侍中、开府仪同三司、大都督临洮王柬，还有蜀郡王荣宗、江夏王升、钜鹿王阐、谯郡王亮、詹事赵善以及督将、幕僚、官佐总共四十八人。众将领乘胜追击并大败西魏军，斩获敌人首级三万余。高欢让彭乐继续追击宇文泰，宇文泰被追赶得无路可逃，就对彭乐说："你不是彭乐吗？傻小子！今日无我，明天岂能有你！还不赶快回营，快收起你的金宝吧！"彭乐按照宇文泰所说行事，得到宇文泰给他的一口袋黄金就回营了。回去以后对高欢说："宇文黑獭从我的刀下溜走了，不过已经吓破胆了。"高欢虽然为他获胜高兴，但对他放走宇文泰非常恼火，令他伏在地上，亲自抓住他的脑袋不断地往地上顿，并历数他沙苑之败的过失，有三次举起刀要砍下去，气得咬牙切齿，有好一阵子。彭乐说："我请求给我五千人马，再为大王取回宇文泰。"高欢说："你放掉他究竟是安的什么心，还说再取？"最后高欢命取来三千

匹绢压在彭乐的背上，作为对他的赏赐。

【原文】

明日复战，泰为中军，中山公赵贵为左军，领军若于惠等为右军。中军、右军合击东魏，大破之，悉俘其步卒。欢失马，赫连阳顺下马以授欢。欢上马走，从者步骑七人。追兵至，亲信都督尉兴庆曰："王速去！兴庆腰有百箭，足杀百人！"欢曰："事济，以尔为怀州刺史①；若死，用尔子！"兴庆曰："儿少，愿用兄。"欢许之。兴庆拒战，矢尽而死。东魏军士有逃奔魏者，告以欢所在，泰募勇敢三千人，皆执短兵，配大都督贺拔胜以攻之。胜识欢于行间，执槊与十三骑逐之。驰数里，槊刃垂及，因字之曰②："贺六浑，贺拔破胡必杀汝！"欢气殆绝。河州刺史刘洪徽从旁射胜③，中其二骑；武卫将军段韶射胜马，毙之。比副马至④，欢已逸去。胜叹曰："今日不执弓失，天也！"魏南郢州刺史耿令贵⑤，大呼，独入敌中，锋刃乱下，人皆谓已死，俄奋刀而还。如是数四。当令贵前者死伤相继，乃谓左右曰："吾岂乐杀人？壮士除贼，不得不尔！若不能杀贼，又不为贼所伤，何异逐坐人也⑥？"（以上次日东魏大败）

【注释】

①怀州：当时治所在今河南沁阳。

②字之：自报表字。

③河州：当时治所在枹罕（甘肃临夏北）。

④副马：相随的战马。

⑤南郢州：南朝置，治所在夏口（湖北武昌）。该州不在西魏境内，耿令

贵是遥领。

⑥逐坐人：指当时持文墨议论者。

【译文】

次日又战，宇文泰率中军，中山公赵贵率左军，领军若于惠等人率右军。中军和右军合击，大败东魏军，将其步兵几乎全部俘获。高欢连战马也失落了，赫连阳顺下得马来，将自己的马让给高欢。这样高欢才得以骑上马逃走，跟随他的马、步军总共只有七个人。当追兵赶上来时，亲信都督尉兴庆说："大王赶快走，我尉兴庆腰间还有一百支箭，足够射杀他们一百人。"高欢说："事成之后，我让你做怀州刺史；如果你战死，就任用你的儿子！"尉兴庆说："我儿子还年幼，希望用我的哥哥。"高欢答应了。尉兴庆阻击敌人，直到箭射光而战死。东魏的军士有逃到西魏这方面来的，告诉高欢所在的地点，宇文泰选募三千勇敢者，都手执短兵器，配合大都督贺拔胜向高欢展开攻击。贺拔胜早年在行伍之间就认识高欢，手执长矛穷追不舍，追出数里，长矛的锋刃几乎就要触及高欢了。于是向其通报表字说："贺六浑，贺拔破胡一定要杀掉你！"高欢几乎丧命。正在这时，他的河州刺史刘洪徽从侧面射杀了贺拔胜的战马。待到后备战马赶到时，高欢已经逃走了。贺拔胜感叹道："今日不佩带弓箭，真是天意！"西魏南郢州刺史耿令贵大声呼叫着，冲入敌军中间，只见许多大刀胡乱往下砍，人们都以为他已经死掉了，但过了不一会，他又举着大刀回来了。就这样，他一连冲进去多次。遇上耿令贵的人都接连死的死，伤的伤，这时他对左右的人说："我哪里是乐于杀人。作为壮士要除掉敌人，就不得不这样做。如果不能杀贼，又不能被贼寇所伤害，这与那种坐着吃、坐着议论的文人墨客有什么两样！"

【原文】

左军赵贵等五将战不利，东魏兵复振。泰与战，又不利。会日暮，魏兵遂遁，东魏兵追之。独孤信、于谨收散卒自后击之，追兵惊扰，魏诸军由是得全。若于惠夜引去，东魏兵追之。惠徐下马，顾命厨人营食，食毕，谓左右曰："长安死，此中死，有以异乎？"乃建旗鸣角，收散卒，徐还。追骑疑有伏兵，不敢逼。泰遂入关，屯渭上。欢进至陕[1]，泰遣开府仪同三司达奚武等拒之。行台郎中封子绘言于欢曰："混一东西，正在今日！昔魏太祖平汉中[2]，不乘胜取巴、蜀，失在迟疑，后悔无及。愿大王不以为疑！"欢深然之，集诸将议进止，咸以为"野无青草，人马疲瘦，不可远追。"陈元康曰："两雄交争，岁月已久，今幸而大捷，天授我也！时不可失，当乘胜追之！"欢曰："若遇伏兵，孤何以济？"元康曰："王前沙苑失利，彼尚无伏。今奔败若此，何能远谋？若舍而不追，必成后患！"欢不从，使刘丰生将数千骑追泰，遂东归。（以上东魏复大胜）

【注释】

①陕：即陕州。

②魏太祖：曹操。

【译文】

左翼赵贵等五员战将作战不利，以至东魏军又重新振作起来。宇文泰与东魏军作战，又不利。正值天将黑，西魏军乘机逃跑，东魏兵在后追击；独孤信和于谨聚集失散的士卒从东魏军背后攻击，这些追兵受到惊扰，西魏军因此才得以保全。若于惠夜间退走，东魏兵在后追击；若于惠慢慢下得马来，让厨师备饭，吃

过饭以后，对左右说："回长安死，还是在这里死，有什么不同？"于是树起大旗，擂起战鼓，收集打散的士兵，慢慢往回走。追兵怀疑有埋伏，不敢逼近，这样宇文泰才回到关中，又在渭水上驻扎。高欢进至陕州，宇文泰派遣开府仪同三司达奚武等人拒守。东魏的行台郎中封子绘对高欢说："要统一东西，时机就在今天。从前魏太祖曹操平汉中，但没有乘胜攻取巴、蜀，其失误在于迟疑，以至后悔莫及。希望大王再不要迟疑了。"高欢认为他说得很对，就召集众将领讨论下一步的行动，大家都认为"现在田野中没有青草，人疲马乏，不应当再向远处追击了。"陈元康说："两雄交争互夺，历时已经很久了。如今幸而我们获得大胜，这是上天授给我们的时机。机不可失，应当乘胜追击。"高欢说："如果遇到伏兵，我有何办法？"陈元康说："大王前不久在沙苑失利的时候，他们尚且没有埋伏；如今他们失败急于逃命，哪里会有这样的深谋远虑！如果丢开他们不再追击，势必成为后患。"高欢还是不听从他的劝告，只命刘丰生率数千人马追击宇文泰，而自己则东归了。

【原文】

泰召王思政于玉壁[1]，将使镇虎牢，未至而泰败，乃使守恒农。思政入城，令开门解衣而卧，慰勉将士，示不足畏。后数日，刘丰生至城下，惮之，不敢进，引军还。思政乃修城郭，起楼橹，营农田，积刍粟，由是恒农始有守御之备。丞相泰求自贬，魏主不许。是役也，魏诸将皆无功，唯耿令贵与太子武卫率王胡仁、都督王文达力战功多。泰欲以雍、岐、北雍三州授之[2]，以州有优劣，使探筹取之[3]。仍赐胡仁名勇、令贵名豪、文达名杰，用彰其功。于是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以上西魏增修军旅）

高仲密之将叛也，阴遣人扇动冀州豪杰，使为内应。

东魏遣高隆之驰驿慰抚，由是得安。高澄密书与隆之曰："仲密枝党与之俱西者，宜悉收其家属，以惩将来！"隆之以为"恩旨既行，理无追改。若复收治，示民不信。脱致惊扰，所亏不细！"乃启丞相欢而罢之。（以上东魏不诛高仲密之党）

【注释】

①玉壁：古城名，在山西稷山县西南。

②雍州：后魏雍州治长安。　岐州：治所在今陕西凤翔。　北雍州：治所在今陕西耀县。

③探筹：抽签。

【译文】

宇文泰将王思政从玉壁召来，本来是要让他镇守虎牢，还未等到他赶来，宇文泰就失败了，于是就让他改守恒农。王思政入城以后，下令大开城门，然后自己脱下衣服睡大觉。他用这种办法安慰将士们，以示东魏并不可怕。过了数日，东魏刘丰生赶到城下，有些畏惧，不敢冒然进城，于是就率领他的军队退走了。这时，王思政才修复城郭、工事，同时进行农业生产，储备粮草，这样恒农才有了进行守御的准备。丞相宇文泰要求自我贬损地位，魏帝不允许。这一仗，西魏各个将领都无战功可言，只有耿令贵和太子武卫率王胡仁、都督王文达奋力作战，战功最多。宇文泰打算将雍州、岐州和北雍州这三州授给他们三人，因为三州有好坏之别，就让他们抽签以定。并赐王胡仁名勇、耿令贵名豪、王文达名杰，用以表彰他们的功劳。于是又广泛召募关陇地区的豪右以增强部队的战斗力。

高仲密将要叛逃时，曾秘密派遣人员煽动冀州的豪强大户为西魏充当内应。东魏派遣高隆之急速前去安抚，这才得以安定

下来。高澄写密信给高隆之说："高仲密一党，凡与他一同投奔西魏者，就将其家属全部没为官奴婢，以为将来再行谋叛者的惩诫。"高隆之以为包含朝廷恩德的旨意已经执行了，于理则不应再变更。如果再将那些投西魏者的家属逮捕治罪，就是向百姓表示朝廷不讲信义，如果因此而导致冀州发生变乱，损失就大了。所以又书面请示丞相高欢而作罢。

李锡厚　译注

通鉴·韦孝宽之守玉壁

司马光

【作者】

司马光，见卷二《汉中即皇帝位论》。

【题解】

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也就谈不上消灭敌人，因此也就不利于争取最后的胜利。这一战例说明只知强攻而不知智取，这样的指挥员正是不懂得在消灭敌人的过程中要尽最大努力保存自己，因此往往得不偿失，以至于完全失败。因此，即使是处于绝对优势，也不应打消耗战。高欢就是犯了这样的错误：他依靠优势，强攻玉壁，结果遭致失败。本篇选自《通鉴》卷一五九。

【原文】

梁中大同元年十月[1]，东魏丞相欢攻玉壁，昼夜不息，魏韦孝宽随机拒之。城中无水，汲于汾。欢使移汾[2]，一夕而毕。欢于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城上先有二楼，孝宽缚木接之，令常高于土山以御之。欢使告之曰："虽尔缚楼至天，我当穿地取尔！"乃凿地为十道。又用术士李业兴孤虚法[3]，聚攻其北。北，天险也，孝宽掘长堑，邀其地道，选战士屯堑上，每穿至堑，战士辄擒杀之。又于堑外积柴贮火，敌有在地道内者，塞柴投火，以皮排吹之[4]，一鼓皆焦烂。敌以攻车撞城，车之所及，莫不摧毁，无能御者。孝宽缝布为幔，随其所向张之，布既悬空，车不能坏。敌又缚松、麻于竿，灌油加火以烧布，并欲焚楼。孝宽作长钩，利其刃，火竿将至，以钩遥割之，松、麻俱落。敌又于城四面穿地为二十道，其中施梁柱，纵火烧之，柱折城崩。孝宽于崩处竖木栅以捍之，敌不得入。城外尽攻击之术，而城中守御有余。孝宽又夺据其土山，欢无如之何。（以上韦孝宽之善守）

【注释】

①梁中大同元年：为公元546年。

②移汾：于汾水上流决而改变其流向，不使其流经玉壁城下。

③孤虚法：术士推算某些日子为"孤"，另一些日子为"虚"，古代战争认为应当避孤击虚。

④皮排：鼓风用的皮囊。

【译文】

梁中大同元年十月，东魏丞相高欢进攻玉壁，昼夜不停息，

西魏的韦孝宽则相机防守。城内没有水，要从汾河中取水。高欢就让改变汾河的河道，使之不流过城下。高欢还在城南筑起了一座土山，打算从这座土山上进入城内。城上原先有两座城楼，韦孝宽以木料加高，使其总是高于城外的土山，以便抵御攻击。高欢派来的使节告诉韦孝宽说："即使你把城楼加高到天上，我还可以穿地道攻取你这座城。"于是就在地下凿了十条地道，并且采用术士李业兴的"孤虚法"，集中力量攻击城的北部。城北是天险，韦孝宽在此开掘了一条很长的堑壕，正好可以截住敌人的地道。挑选一些战士屯守在堑壕上，每当敌人从下面挖地道到达堑壕时就将其捉获并杀掉。又在堑壕外面堆积干柴，燃起火堆以备用：如果敌人敢于出现在地道内，就将干柴塞进地道，然后投进火种，并以皮排向里面吹风。皮排一鼓起风，地道内的敌人就立即被烧得焦头烂额。敌人又以攻城车撞城，凡是受到撞车撞击之处，无不被摧毁，简直无法抵御。韦孝宽用布缝制布幔，敌人攻打那里，这个布幔就张挂在那里。布幔悬挂在空中，撞车对它无可奈何。敌人又以长竿绑上松薪及麻杆等易燃物，其上再浇上油，用以烧毁韦孝宽的布幔，并且打算连同城楼也一起烧毁。韦孝宽则做一长钩，使其锋利。当敌人烧毁布幔的火竿快要到来的时候，就以长钩从远处一割，松薪和麻杆就都落下来了。敌人又从城的四面挖了二十条地道，在下面竖起支柱，然后纵火烧，当支柱折断时，城也就崩塌了。但是韦孝宽又在城塌陷处树起木栅栏捍御，敌人还是无法进入城内。外面进攻的招数都用尽了，而城里面防守仍然有余。韦孝宽并且夺占了城外的土山，高欢实在是无可奈何。

【原文】

乃使仓曹参军祖珽说之曰[1]："君独守孤城，而西方

无救[2]，恐终不能全，何不降也？”孝宽报曰：“我城池严固，兵食有余，攻者自劳，守者常逸。岂有旬朔之间已须救援？适忧尔众有不返之危！孝宽关西男子[3]，必不为降将军也！”珽复谓城中人曰：“韦城主受彼荣禄，或复可尔；自外军民，何事相随入汤火中？”乃射募格于城中云[4]：“能斩城主降者，拜太尉，封开国郡公，赏帛万匹。”孝宽手题书背，返射城外云：“能斩高欢者准此！”珽，莹之子也。东魏苦攻凡五十日，士卒战及病死者共七万人，共为一冢。欢智力皆困，因而发疾。有星坠欢营中，士卒惊惧。十一月庚子[5]，解围去。（以上高欢苦攻，无功而还。）

【注释】

①祖珽（tǐng 挺）：人名。

②西方无救：指西魏不来救援。

③关西男子：自称“男子汉”，表示决不像妇人那样怯懦。

④募格：立赏格以招募降者。

⑤十一月庚子：十一月初一，即公元546年12月9日。

【译文】

高欢让仓曹参军祖珽对韦孝宽说：“您单独防守一座孤城，没有西方的救援，恐怕最终还是不能保全，为什么还不投降？”孝宽回答道：“我城池严密、坚固，士兵和粮食都还有余，你们进攻是在消耗自己，我们防守却仍然轻松自如，哪有才十几天到一个月的时间就需要救援的道理？可忧虑的倒是你们这次有回不去的危险！我韦孝宽是关西的男子汉，决不作降将军。”祖珽又对城内的人们说：“韦城主受西魏的荣禄，他这样坚守还可以理解；除他之外的军民人等，为什么也要跟随他一同赴汤蹈火呢？”于是

又用箭将招募来降的赏格射上城去，赏格规定："有能斩城主来降者，拜为太尉，封为开国郡公，赏帛一万匹。"韦孝宽亲笔在赏格的背面写上字又返射回城外，其上写道："能斩高欢者，也可以获得同样的封赏！"祖珽是祖莹之子。东魏军苦攻了五十天，士卒战死及病死的有七万人，为他们共筑一座坟墓。高欢此时智慧和力量都耗尽了，以致生了病。有一星坠入高欢军营中，士兵们都很惊恐。十一月初一，高欢解除对玉壁的围攻，退走了。

【原文】

先是欢别使侯景将兵趣齐子岭①。魏建州刺史杨檦镇车厢②，恐其寇邵郡③，帅骑御之。景闻檦至，砍木断路六十余里，犹惊而不安，遂还河阳。庚戌④，欢使段韶从太原公洋镇邺。辛亥⑤，征世子澄会晋阳。魏以韦孝宽为骠骑大将军⑥、开府仪同三司⑦，进爵建忠公。时人以王思政为知人⑧。十一月己卯⑨，欢以无功，表解都督中外诸军，东魏主许之。欢之自玉壁归也，军中讹言韦孝宽以定功弩射杀丞相。魏人闻之，因下令曰："劲弩一发，凶身自陨。"欢闻之勉坐见诸贵，使斛律金作《敕勒歌》，欢自和之，哀感流涕。

【注释】

①齐子岭：又名秦岭，在河南济源西。北齐、北周以此分界。

②车厢：绛州绛县（今属山西）治所。

③邵郡：山西垣曲。

④庚戌：十一月十一日，即公元546年12月19日。

⑤辛亥：十一月十二日，即公元546年12月20日。

⑥骠骑大将军：始于汉武帝时期，品秩同于大将军。魏晋时期亦有此

名号。后渐成武散官。

⑦开府仪同三司：始于曹魏，隋以后为文散官，位在三公下。

⑧王思政：人名。为西魏并州刺使，他离任为荆州使时，让他推荐代替者，他推荐韦孝宽代己，故称为“知人。”

⑨十一月己卯：章钰《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乙十一行本，“一”作“二”。章校是。梁中大同元年十一月无己卯。十二月己卯，为十二月十一日，即公元547年1月17日。

【译文】

当初，高欢使侯景另率一支军队向齐子岭方向进发。西魏的建州刺史杨檦镇守车厢，他恐怕侯景侵犯邵郡，就率领人马前去防御。侯景得知杨檦赶来了，斫倒树木，断路六十余里，然而还是惊恐不安，于是就退回了河阳。十一日，高欢又派段韶跟随太原公高洋镇守邺。十二日又调世子高澄与他在晋阳相会。西魏以韦孝宽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进爵建忠公。当时人们都认为王思政善于理解人。十二月十一日，高欢因为感到自己此行无功，上表要求解除自己“都督中外诸军”之职，东魏皇帝准许他的请求。高欢从玉壁回来以后，军中就传播这样的流言，说韦孝宽用定功弩将丞相高欢射杀了。西魏人听说之后，下令声称：“劲弩一发，凶身自陨。”高欢听说之后，勉强坐起来会见东魏的权贵们，并让斛律金作《敕勒歌》，他自己又和了一首，伤感得痛哭流涕。

李锡厚　译注

通鉴·李晟移军东渭桥之事[1]

司马光

【作者】

司马光，见卷二《汉中王即皇帝位论》。

【题解】

此文节录自《资治通鉴》卷二三〇，唐纪，德宗兴元元年（公元784年）二月条。建中四年（公元783年），泾卒兵变，德宗逃亡奉天（今陕西省乾县），叛兵奉朱泚为主。朱泚在长安自称大秦皇帝，改元应天，派兵围攻奉天，为李怀光的救兵击败。怀光本可乘胜歼灭朱泚军队，直取长安。由于唐德宗处置不当，引起怀光不满，遂观望不进。神策军行营节度李晟，时与李怀光合军在一起，觉察怀光有异志，自己兵力较少，深怕为其吞并，就奏请移军东渭桥。此段节文就是记叙李晟如何请求移军东渭桥，并获得成功。与此相反，陆贽奏请李建徽、杨惠元移军，由于德宗犹豫，未能成功。后来李怀光果然叛变，吞并了李建徽、杨惠元军，攻入奉天。德宗出逃梁州（今湖北省汉中），依靠李晟一军，才挽救了危局，收复了长安。

【原文】

兴元元年二月[1]，朱泚自奉天败归[2]，李晟谋取长安。刘德信与晟俱屯东渭桥[3]，不受晟节制[4]。晟因德信至营中，数以沪涧之败[5]，及所过剽掠之罪，斩之。因以数骑

驰入德信军，劳其众，无敢动者。遂并将之，军势益振。（以上李晟并刘德信之众）

【注释】

①李晟（公元729～793年）：字良器，陇右临洮（今甘肃省岷县）人。父祖代居陇右为裨将。晟年十八从军，勇敢绝伦。代宗时，以军功累迁至兼左金吾卫大将军、泾原四镇北庭都知兵马使、并总游兵，封合川郡王，入朝为神策军都将。德宗建中二年，魏博田悦反。晟为神策先锋都知兵马使率兵去河北平叛。泾卒兵变，德宗出逃奉天（今陕西省乾县），诏晟为检校工部尚书、神策行营节度使、率兵救援。李怀光叛变后，德宗授晟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节度诸军。在李晟指挥下，唐军收复长安。德宗返朝，诏以晟兼凤翔尹、凤翔陇右节度使、仍充陇右泾原节度，兼管内诸军及四镇、北庭行营兵马副元帅，改封西平郡王。后遭忌、罢兵权，改任太尉、中书令。贞元九年薨，赠太师，谥曰忠武。宪宗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其家被编附皇籍，晟配飨德宗庙廷。

②朱泚（cǐ 此）（公元742～784年）：幽州昌平（今北京市昌平县）人。父怀珪为平卢军留后、柳城军使。泚以父资从军，初隶幽州卢龙节度使李怀仙为部将，改经略副使。朱希彩杀李怀仙，自为节度，朱泚又为朱希彩信任。大历七年（公元772年）希彩为部下所杀，朱泚被推为权知节度留后，朝廷即授他为幽州卢龙节度使。九年入朝，请留京师，代宗命他统汴宋、淄青防秋兵以防吐蕃入侵。十一年，加同平章事，出镇奉天。十二年，为陇右节度使。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以平泾州叛将刘文喜有功，加中书令，二年加太尉。朱滔将反叛，密使人送书与泚计议，中途被获。朱泚被解除兵权，闲居京师。建中四年，泾卒兵变，德宗出逃，叛兵拥立朱泚为主。朱泚自称大秦皇帝，改元应天，第二年改国号为汉，改元天皇。同年六月，兵败，被其部下所杀。

③刘德信：神策军都将，汝、郑应援使。　东渭桥：跨渭水上，在万年县（今陕西省西安市）北五十里，灞水合渭处。

④不受晟节制：李晟为神策军行营节度，刘德信为神策军行军的一部都将，应受李晟节制。

⑤沪涧之败：指建中四年（公元783年），淮西李希烈反，围攻襄城（今河南省襄城县），刘德信率新招募的子弟兵三千救援，在沪涧遭伏击，大败。沪涧，指沪涧水，流经河南省郏城县西。

【译文】

唐德宗兴元元年（公元784年）二月，朱泚从奉天战败退回，李晟计划攻取长安。神策都将刘德信和李晟都屯兵东渭桥，不接受李晟指挥。晟趁德信到自己军中议事的机会，责备他沪涧作战失败的责任和行军所过之处抢劫的罪状，将他斩首。带领几位骑兵飞快进入德信军营，慰劳部队，没有一个人敢于反抗。就将德信的军队并入自己的系统，声势更加兴盛。

【原文】

李怀光既胁朝廷逐卢杞等①，内不自安，遂有异志。又恶李晟独当一面，恐其成功，奏请与晟合军，诏许之。晟与怀光会于咸阳西陈涛斜②，筑垒未毕，泚众大至。晟谓怀光曰："贼若固守宫苑③，或旷日持久，未易攻取；今去其巢穴，敢出求战，此天以贼赐明公④，不可失也！"怀光曰："军适至，马未秣，士未饭，岂可遽战邪？"晟不得已，乃就壁。晟每与怀光同出军，怀光军士多掠人牛马，晟军秋毫不犯。怀光军士恶其异己，分所获与之，晟军终不敢受。怀光屯咸阳累月，逗留不进。上屡遣中使趣之，辞以"士卒疲弊，且当休息观衅。"诸将数劝之攻长安，怀光不从，密与朱泚通谋。（以上李怀光与李晟合军，观望不进。）

【注释】

①李怀光（公元729～785年）：渤海（今我国东北地区）靺鞨族人，本姓茹，其先迁于幽州，父常为朔方列将，以战功赐姓李。怀光少从军，以武艺壮

勇著称，初隶朔方节度使郭子仪，主右衙兵将，后任都虞侯、邠、宁、庆三州都将。德宗初，历任邠宁庆晋绛慈隰节度使、泾原四镇北庭节度使、朔方节度使等。建中三年（公元782年）统朔方兵讨伐田悦之叛，泾卒兵变，德宗在奉天被围，形势十分危险，李怀光率兵解围。怀光性粗疏刚愎，暴扬德宗宠臣卢杞、赵赞、白志贞等罪恶，逼使德宗将卢、赵、白贬官，与朝廷产生隔阂，就不肯乘胜进军，攻取长安，受朱泚拉拢，终于叛唐。贞元元年（公元785年）兵溃，被部下所杀。　卢杞：唐德宗时奸相，滑州灵昌（今河南省焦作市北）人，字子良，故相卢怀慎之孙。父奕，天宝末为东台御史，为安禄山杀害。杞门荫出身，初在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幕府当掌书记，入朝为鸿胪丞，历任侍御史、膳部员外郎、刑部员外郎、金部吏部郎中、虢州刺史。建中初，为御史中丞，迁御史大夫，旬日，为门下侍郎、同中书平章事。杞心险，居相位后，忌能妒贤，小不附己，必致以死，宰相杨炎、张镒以及杜佑等大臣被他阴害贬逐，忠臣颜真卿被遣往李希烈处送死。他又迎合德宗所想，建议四处用兵，搜刮民财，引起泾卒兵变，德宗出逃奉天。又忌李怀光入朝对己不利，不让怀光进入奉天，朝见德宗，促使李怀光不满，导致叛变。建中四年（公元783年）贬为新州（广西新兴县）司马，贞元元年（公元785年）转为澧州（今湖南省澧阳县东南）别驾，最后死于澧州。

②咸阳：今陕西省咸阳市。

③宫苑：指长安的宫城、苑城。

④明公：古代对有名位者的尊称。

【译文】

李怀光既然逼迫朝廷贬逐了卢杞等，知道得罪了皇上，内心不安，就有了离叛的打算。又厌恶李晟独当一面，恐怕他获得成功，就上奏疏请求和李晟军会合一起，朝廷下诏同意。李晟和怀光在咸阳西的陈涛斜会师，营垒还未建筑完毕，朱泚的军队大量来到。李晟对怀光说："贼军如果坚守长安的宫城、苑城，不容易攻取，战争可能拖长时间。现在他们离开了自己的巢穴，胆敢出来寻求决战，这真是天公将消灭贼军的功劳赐给明公了，这个机会决不能失掉！"怀光说："军队刚刚到达，战马还没有吃饲料，士

兵还没有吃饭，难道可以匆促出战吗？”李晟没有办法使李怀光接受自己意见，只好回到壁垒中去。李晟每次和李怀光一起出动军队，李怀光的士兵大多劫掠百姓的牛马，李晟的军队对百姓的财物秋毫不犯。怀光的士兵厌恶李晟军队和自己完全不同，将所抢来的财物分一部分给李晟的士兵，李晟的士兵始终也不敢接受。李怀光将部队驻扎在咸阳有几个月，逗留延迟，不肯向长安进兵。皇上屡次派遣中使催促李怀光进军，每次都以“士兵过于疲弊，需要休息，等待机会再进军”来推托。各军将几次劝李怀光进攻长安，怀光都不同意，秘密和朱泚来往，合谋叛变。

【原文】

李晟屡奏，恐其有变为所并，请移军东渭桥。上犹冀怀光革心，收其力用，寝晟奏不下①。怀光欲缓战期，且激怒诸军，奏言：“诸军粮赐薄，神策独厚②。厚薄不均，难以进战。”上以财用方窘，若粮赐皆比神策，则无以给之；不然，又逆怀光意，恐诸军觖望③。乃遣陆贽诣怀光营宣慰④，因召李晟参议其事。怀光意欲晟自乞减损，使失士心，沮败其功⑤，乃曰：“将士战斗同而粮赐异，何以使之协力？”贽未有言，数顾晟，晟曰：“公为元帅，得专号令；晟将一军，受指踪而已⑥。至于增减衣食，公当裁之。”怀光默然，又不欲自减之，遂止。（以上李晟与李怀光有隙，思移兵。）

【注释】

①寝：卧、睡，引申为搁下，留下。

②“诸军”二句：唐代后期中央禁军系统的军队，和不属于禁军的军队，待遇不同，神策军为禁军，待遇优于各军。

③觖(jué 决)望:不满意,抱怨。

④陆贽(公元754～805年):见卷十《拟奉天改元大赦制》。

⑤沮(jǔ 举):败坏。

⑥指踪:指挥。

【译文】

李晟一再上奏疏,怕李怀光叛变,自己的部队为李怀光军并吞,请求将军队移往原来的驻地东渭桥。皇上还是希望李怀光改变想法,利用他的军队为自己出力,留下李晟奏疏不批发。怀光想延缓进军长安的日期,并且激怒各军,就上奏疏说:"各军军粮和赏赐菲薄,只有神策军丰厚,厚薄不平均,很难进军作战。"皇上因为财力正是非常困难时期,如果各军军粮和赏赐都像神策军一样优厚,根本无法供给;但如不这样做,又违反李怀光要求,怕各军抱怨。就派陆贽到怀光军营中安抚慰劳,并召李晟前来一起商议粮赐厚薄不均问题。怀光意图使李晟自己提出减少神策军的粮赏,使他丧失军心,阻挠他建立军功,就说:"将士战斗相同而粮赏不同,怎么能够使他们齐心合力协同作战?"陆贽没有回答,几次回顾头来看李晟,示意李晟发言,李晟说:"你是元帅,可以专断号令,晟只指挥一支神策军,接受指挥罢了。至于说到增加还是减少衣粮,你应当作出裁决。"怀光沉默不言,又不想由自己作出决定减少神策军的粮赐,此事遂告结束。

【原文】

时上遣崔汉衡诣吐蕃发兵①,吐蕃相尚结赞言:"蕃法:发兵以主兵大臣为信。今制书无怀光署名,故不敢进。"上命陆贽谕怀光,怀光固执,以为不可,曰:"若克京城,吐蕃必纵兵焚掠,谁能遏之?此一害也!前有敕旨:'募士卒克城者人赏百缗。'彼发兵五万,若援敕求赏,五

百万缗何从可得？此二害也！虏骑虽来[2]，必不先进，勒兵自固，观我兵势，胜则从而分功，败则从而图变，谲诈多端[3]，不可亲信。此三害也！”竟不肯署敕，尚结赞亦不进军。（以上李怀光不肯召吐蕃兵）

【注释】

①崔汉衡（？～公元795年）：博陵（今河北安平）人，门荫出身，授沂州费（今山东省费县）令，滑州节度使令孤彰奏署掌书记。大历六年（公元771年）为和吐蕃副使，建中三年（公元782年）为殿中少监，兼御史大夫，充和吐蕃使，与吐蕃相尚结赞口头约定和好而还。四年，复使吐蕃，吐蕃遣兵助唐败朱泚兵，拜兵部尚书。贞元三年（公元787年）协助侍中浑瑊与吐蕃会盟于平凉（今甘肃省平凉县），吐蕃背盟偷袭，汉衡被俘。因屡使吐蕃为尚结赞信重，被遣送返唐。四年加检校吏部尚书，晋慈隰都防御使。 吐蕃：公元7世纪初至9世纪中叶藏族在中国青藏高原建立的边疆民族政权的名称。

②虏骑：对敌方骑兵蔑称，这里指吐蕃骑兵。

③谲（jué 决）诈：欺诳，诡诈。

【译文】

当时皇上派遣崔汉衡到吐蕃，请吐蕃发兵帮助平定朱泚反叛，吐蕃的宰相尚结赞说：“根据我们吐蕃的制度，邻国请求发兵援助需要掌握兵权的大臣署名作为凭信。现在大唐皇帝的制书没有统兵元帅李怀光具名，所以不敢贸然发兵东进。”皇上派陆贽将吐蕃尚结赞所说的话告诉李怀光，要他具名，李怀光坚持认为不能这样做，他说：“吐蕃兵来助战，如果收复京城，吐蕃一定放纵士兵焚烧抢掠，有谁能够遏止？这是第一个害处！以前皇上曾有敕旨：‘召募的士兵参加攻克京城的，每人赏钱一百贯。’吐蕃发兵五万，如果援引圣旨要求赏钱，五百万贯从什么地方可以得到？这是第二个害处！吐蕃的骑兵即使来了，一定不肯首先进兵作战，而是集合兵力在一起固守自保，观察战争形势，看到我

方处于胜势就跟进参战分取功劳；看到我方败了就接着图谋变乱。诡诈狡猾，花样很多，千万不可亲近信任。这是第三种害处！”这话说得在理，连陆贽也无法反驳。李怀光坚持自己意见到底，不肯在请吐蕃发兵援助的敕书上签名，尚结赞也就不进军救助唐朝。

【原文】

陆贽自咸阳还，上言：“贼泚稽诛①，保聚宫苑，势穷援绝，引日偷生②。怀光总仗顺之师③，乘制胜之气④，鼓行芟剪⑤，易若摧枯；而乃寇奔不追，师老不用，诸帅每欲进取，怀光辄沮其谋。据兹事情，殊不可解！陛下意在全护，委曲听从⑥，观其所为，亦未知感。若不别务规略，渐思制持，惟以姑息求安，终恐变故难测。此诚事机危迫之秋也，固不可以寻常容易处之！今李晟奏请移军，适遇臣衔命宣慰⑦，怀光偶论此事，臣遂泛问所宜⑧，怀光乃云：‘李晟既欲别行，某亦都不要藉！”臣犹虑有翻覆，因美其军盛强，怀光大自矜夸，转有轻晟之意。臣又从容问云：‘回日，或圣旨顾问事之可否，决定何如？’怀光已肆轻言，不可中变，遂云：‘恩命许去，事亦无妨。’要约再三，非不详审，虽欲追悔，固难为辞。伏望即以李晟表出付中书，敕下依奏，别赐怀光手诏，示以移军事由。其手诏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请移军城东，以分贼势。朕本欲委卿商量，适会陆贽回奏，云见卿语及于此，仍言许去事亦无妨，遂敕本军允其所请。’如此，则词婉而直，理顺而明，虽蓄异端，何由起怨？”上从之。（以上陆贽奏请李晟移军，赐怀光手诏。）

【注释】

①稽(jī鸡)：延迟。

②偷生：苟且求生。

③仗：凭借。 顺：顺天，遵循天道，此处指唐朝的军队顺应天道。

④乘制胜之气：指醴泉之战，李怀光军打败朱泚军队。

⑤芟(shān山)：铲除杂草，引伸为除去。 剪：剪除。

⑥委曲：委屈，曲意求全。

⑦衔命：奉命。

⑧泛问：一般的问问。

【译文】

陆贽从咸阳回到奉天，上奏疏说："逆贼朱泚为了延缓被诛的日子，聚集在长安的宫城苑囿里面，军队的势力已经穷尽，外面的援助已经断绝，苟且求生，多活一天算一天。李怀光统率顺应天命的军队，乘着战胜叛军的气势，擂着战鼓前进，歼灭叛军，容易得像摧毁枯枝，然而叛军逃奔时他不指挥军队追击，部队长期休息不肯动用，李晟等各指挥官每次想要进攻取胜，怀光总是阻挠他们的计谋实施。根据这些事情看，怀光的企图实在难以明白！皇上为了顾全大局，委屈听从他的要求，观察他的作为，也不知道感恩图报。如果不另求谋略，慢慢想出控制挟持他的办法，只一味对他姑息以求得安稳，最后恐怕会发生难以预料的变故。这确实是事态十分危险，迫在眼前的时候，绝对不能将它当成平常容易的事情对待！现在李晟上奏请求将他的部队移往东渭桥，恰巧遇到臣奉命到李怀光军中进行安抚慰劳，怀光偶然议论到李晟要求移军一事，臣就泛泛地问他怎样处理比较合适，怀光就说："李晟既然希望另外行动，我也不是都得非依靠他不可！"臣还怕他有翻覆，就赞颂他的军队兵力强大，怀光自大骄傲，转而表示出轻视李晟的意思。臣又从从容容地问他说：'我回去后，或许皇上诏书问起李晟要求移军是否可以，怎样决定？我怎么回

答。'怀光已经放肆，轻率说了话，不能中途改变；就说：'皇上有命令准许李晟军队去东渭桥，对今后我进军收复长安也不会有影响。'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他表示这话要作为你我的约定，他都答应，话已说得非常清楚，即使他想收回说过的话翻悔，也决难说得出口，希望立即将李晟奏疏交付给中书省，下达敕令给李晟，同意奏请，另外赐给李怀光皇上亲手所写诏书，说明李晟移军的原因。皇上这一亲手所写的诏书大体意思可以说：'昨天得到李晟奏表，请求移军城东，来分散贼军的势力。朕本想委托你商量出一个处理意见，恰巧遇到陆贽从你那里回来后上奏，说见到你时谈过这件事，并说你的意见同意李晟军队去东渭桥，对你今后的军事行动也不会有妨害，就下了敕书给李晟，答应他的请求。'这样处理，措辞婉转又站得住脚，道理顺畅而又明白，即使有叛变的意图，又何从煽起军队的怨恨？"皇上同意了陆贽的意见。

【原文】

晟自咸阳结陈而行，归东渭桥。时鄜坊节度使李建徽、神策行营节度使杨惠元犹与怀光联营①，陆贽复上奏曰："怀光当管师徒②，足以独制凶寇，逗留未进，抑有它由！所患太强，不资傍助。比者又遣李晟、李建徽、杨惠元三节度之众附丽其营③，无益成功，只足生事。何则？四军接垒，群帅异心，论势力则悬绝高卑，据职名则不相统属④。怀光轻晟等兵微位下⑤，而忿其制不从心；晟等疑怀光养寇蓄奸⑥，而怨其事多陵己。端居则互防飞谤⑦，欲战则递恐分功。龃龉不和⑧，嫌衅遂构⑨，俾之同处⑩，必不两全。强者恶积而后亡，弱者势危而先覆，覆

亡之祸，翘足可期[11]。旧寇未平，新患方起，忧叹所切，实堪疚心[12]！太上消慝于未萌[13]，其次救失于始兆；况乎事情已露，祸难垂成，委而不谋，何以宁乱？李晟见机虑变，先请移军；建徽、惠元势转孤弱，为其吞噬，理在必然。它日虽有良图，亦恐不能自拔，拯其危急，唯在此时！今因李晟愿行，便遣合军同往，托言晟兵素少，虑为贼泚所邀，借此两军迭为犄角[14]。仍先谕旨[15]，密使促装[16]，诏书至营，即日进路。怀光意虽不欲，然亦计无所施[17]，是谓先人有夺人之心[18]、疾雷不及掩耳者也[19]。解斗不可以不离，救焚不可以不疾，理尽于此，唯陛下图之！”

（以上陆贽更请李建徽、杨惠元移军）

【注释】

①鄜（fū夫）坊节度使：治所在坊州（今陕西省黄陵县）。

②当管：现管，此处指直接统率。

③附丽：依附，附着。

④据职名则不相统属：指李怀光、李晟、李建徽、杨惠元都是节度使，相互没有隶属关系。

⑤位下：指官阶低下。节度使不是官名，而是差遣的职务名称，必定另兼他官。李晟等官阶品位比李怀光低得多，故称“位下”。

⑥养寇：纵寇不击，挟以自重。

⑦飞谤：没有根据的指责。谤，诽谤。

⑧龃龉（jǔ yǔ举语）：上下齿不配合，比喻意见不合，不融洽。

⑨嫌：猜疑。 衅：事端；隔阂。

⑩俾（bǐ闭）：使。

⑪翘足可期：形容快。翘足，举足。

⑫疚心：内心不安。

⑬慝（tè特）：灾害，邪恶。

⑭犄角:棱角,这里是指各部军队组成互相配合战斗的形势。

⑮谕旨:皇帝对臣下的命令、通告。谕,上告下的通称。

⑯促装:急速整理行装。

⑰计无所施:即无计可施,没有办法可想。

⑱先人有夺人之心:意为用兵时先张扬自己的声势以摧折敌人的志气。语出《左传·昭公二十二年》:"军志有之,先人有夺人之心。"

⑲疾雷不及掩耳:雷声突作,使人来不及掩住耳朵,比喻行动极迅速,使人猝不及防。

【译文】

李晟为了防止李怀光袭击,把部队组织成为战斗阵势从咸阳东行,回到原来的阵地东渭桥。当时鄜坊节度使李建徽、神策军行营节度使杨惠元的部队还和李怀光的部队的营地联接在一起,陆贽又上奏疏说:"怀光自己现管的部队,完全可以独自制服凶恶的贼寇,逗留驻地不肯进军,或许有其他原因!我所担心的不是他的兵力不够,而是兵力太强,他的军队根本不需要其他军队帮助。近来派遣李晟、李建徽、杨惠元三位节度使的部队依附在他的营地,对战事取得成功没有好处,只能产生事端。我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四支部队的营垒连接在一起,各军的统帅想法不同,论起军队的势力高低悬殊,根据职务的名称互相没有隶属关系。怀光轻视李晟等兵力弱小,官位低下,而且因为他们不能听从他的随意指挥而恼怒;李晟等怀疑怀光纵容逆寇,包藏祸心,遇事常常欺凌压制自己而怨恨。平时互相提防没有根据的指责,要进军作战又互相怕对方分去功劳。意见不合,不能和睦,就会发展成为猜疑,发生事端,使他们同驻一起,必定不能两全。兵力强大的,罪恶一天天增加,最后归于灭亡;兵力弱小的,形势危险而先覆灭,颠覆灭亡的祸患,很快就会来到。旧的逆寇还没有平定,新的祸患正在起来,忧虑叹息,实在使人心里不安!最好的谋略是,在灾害没有萌发以前,就先消灭;次一等的谋略是,在灾

害开始有了苗头，就采取措施补救失误。而况现在李怀光叛变已有迹象显露，祸患灾难就要成为事实，把它搁置起来不谋求对付办法，怎么能够平定叛乱？李晟看到形势不好，恐怕李怀光叛变，先已请求移军；建徽、惠元部队变得更加孤立弱小，被李怀光吃掉，按理推断这将是一定的。以后即使有好的谋略，也恐怕他们不能够从绝境中自己脱身，把这两支部队从危急中拯救出来，只有这个时候！现在乘李晟自愿请求向东行动，就派建徽、惠元和李晟合军共同前往，借口说李晟部队数量向来比较少，担心遭到逆贼朱泚部队阻击，这两部分部队联合东进，可以互相支援，确保顺利达到目的地。并且事先下达命令，使建徽、惠元部队秘密而又迅速地准备好行装，通知他们调动的诏书一到达营中，当天就出发。李怀光即使想不同意，但也想不出办法阻止，这就是所说的先人有夺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的策略。劝解打斗不可以不使双方拉开距离，救火不可以不迅速，理由都在这里，只有请陛下裁断了。”

【原文】

上曰：“卿所料极善！然李晟移军，怀光不免怅望①，若更遣建徽、惠元就东，恐因此生辞，转难调息②。且更俟旬时。”

【注释】

①怅：懊恼。 望：怨望，心怀怨恨。

②调息：调定。调，调动，指挥。息，停止，引申为安排。

【译文】

皇上说：“你所预料的极好！但李晟移军，怀光免不了会产生懊恼怨恨，如果再派遣建徽、惠元部队跟李晟一起东移，恐怕会

因此产生口舌，变得更加难以指挥安排，暂且再等十天看一看情况再决定。”

唐耕耦　译注

通鉴·裴度李愬平蔡之役

司马光

【作者】

司马光，见卷二《汉中王即皇帝位论》。

【题解】

此文节录自《资治通鉴》卷二四〇，唐纪五十六。

唐宪宗元和九年（公元814年）闰六月，彰义节度使（又称淮西节度使）吴少阳病死，其子蔡州刺史吴元济匿丧，以少阳病闻于朝，自领军务。淮西镇蔡州（今河南省汝南县），自李希烈以来，一直保持半独立状态。它的势力向北推进，就能控制汴梁（今河南开封），向东北推进，就能扼制甬桥（今安徽省宿县南古汴水上），切断漕运，战略地位重要。唐宪宗决心对淮西用兵，下诏削除吴元济官爵，命宣武等十六道进军讨伐。淄青节度使李师道，镇郓州（治所在今山东省东平县西北），自祖、父、兄相继为节度使已有三代之久，它的势力南下也到达过徐州，淮西败亡，对它不利，暗中支持吴元济。师道派人焚烧东都粮储，击杀主战派宰相武元衡、击伤御史中丞裴度。但唐宪宗平定淮西的决心不变。裴度伤愈后，宪宗任命他为宰相，将讨伐淮西的军事，全部委托给他。朝廷动用了十万兵力，前后四年，围攻淮西，没有成功。

朝臣都说师老财尽，请求宪宗罢兵，只有裴度请求亲自上前线督战。元和十二年七月，宪宗命裴度以宰相兼彰义节度使，充淮西宣慰使（实际上的元帅），到前线进行统一指挥。在此之前，唐随邓节度使李愬已在训练精卒，优抚利用降将，分化敌军，积极准备袭取蔡州。裴度到前线后，撤去诸道的监军，由诸将专断军事指挥，作战多能取得胜利，并批准李愬奇袭蔡州计划。十月，李愬乘吴元济军队四出防守，主力集中泗曲，蔡州空虚，一举奇袭成功，活捉吴元济，结束了淮西的战争。此文就是记叙李愬如何积极谋划袭取蔡州，裴度如何上前线指挥，以及袭取蔡州，活捉吴元济后，如何处理善后事宜的。

【原文】

元和十二年春正月甲申②，贬袁滋为抚州刺史③。李愬至唐州④。军中承丧败之余⑤，士卒皆惮战，愬知之。有出迓者⑥，愬谓之曰："天子知愬柔懦能忍耻⑦，故使来拊循尔曹⑧。至于战攻进取，非吾事也。"众信而安之。愬亲行视士卒，伤病者存恤之，不事威严。或以军政不肃为言，愬曰："吾非不知也！袁尚书专以恩惠怀贼⑨，贼易之，闻吾至，必增备。吾故示之以不肃，彼必以吾为懦而懈惰，然后可图也。"淮西人自以尝败高、袁二帅⑩，轻愬名位素微，遂不为备。李愬谋袭蔡州，表请益兵，诏以昭义、河中、鄜坊步骑二千给之⑪。（以上李愬初至唐州）

【注释】

①裴度（公元765～839年）：唐宪宗时的名相。字中立，河东闻喜（今山西省闻喜县东北）人。贞元五年（公元789年）进士及第。宪宗元和九年（公元814年）累官至御史中丞。这一年，淮西节度使吴元济反，唐宪宗发兵讨伐。淄青节度使李师道等支持吴元济，派人刺杀宰相武元衡，砍伤裴度。宪宗令

裴度接替元衡为相，主持讨叛军事。十二年亲上前线指挥。十月，破蔡州，擒元济。淮西平定，河北叛乱的藩镇也相继归顺。十四年又平定淄青李师道，史称元和中兴。元和十五年，穆宗即位，措置不当，河北又乱，裴度又奉命统兵征讨，由于朝中有人作梗，未能取胜，最后被解除兵权，改任东都留守。敬宗、文宗朝，裴度又历任淮南等节度使，其间曾一度入朝为相，也遭到排挤。文宗开成四年(公元839年)卒。　李愬(公元773～821年)：唐后期名将李晟子。门荫出身，授太常寺协律郎。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累迁至太子詹事，时唐邓节度使高霞寓讨蔡州吴元济大败，又命袁滋为帅，亦无功。愬上表请求军前效力，宪宗就命愬检校左散骑常侍，兼邓州刺史，充随唐邓节度使。愬善于谋略，元和十二年十月奇袭蔡州成功，活捉吴元济。诏以愬检校尚书左仆射，兼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襄邓随唐复郢均房等州观察等使。十三年为徐州刺史、武宁军节度使，参加平定淄青李师道叛乱。后又任昭义节度使、魏博节度使等职，长庆元年(公元821年)病死。

②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　正月甲申：正月二十四日。

③袁滋(约公元748～约817年)：字德深，唐陈郡汝南(今河南省汝南县)人。黜陟使赵赞以处士荐，试校书郎，德宗时累官至尚书右丞，出为华州刺史，为政宽易清简。宪宗以太子监国，袁滋为相，不久贬为吉州(今江西省吉安市)刺史，以后历任义成军节度使、户部尚书，荆襄二帅，改彰义军节度使，参加讨伐淮西，以淹留无功，贬抚州(今江西省抚州市)刺史，迁湖南观察使，病卒。

④唐州：今湖北省泌阳县。

⑤军中承丧败之余：指元和九年严绶败于兹丘，元和十一年高霞寓大败于铁城，以及袁滋接任，又败。

⑥迓(yà 亚)：迎接。

⑦柔懦：软弱。柔，软弱；懦，软弱。

⑧拊(fǔ 府)循：安抚，抚慰。

⑨袁尚书：即袁滋，曾任户部尚书，故称。

⑩高：指高霞寓(公元772～826年)，范阳(今河北省涿县)人，初为长武城使高崇文部下，以交结宦官，得为节度使。元和十年为唐邓随节度使，讨吴元济，大败，贬官，后又授振武、邠宁等节度使。敬宗宝历二年(公元826年)病死。　袁：指袁滋。

⑪昭义：指昭义节度使，治潞州（今山西省长治市）。 河中：指河中节度使，治蒲州（今山西省永济县）。 鄜坊：指鄜坊节度使，治坊州（今陕西黄陵县）。

【译文】

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春季正月二十四日，将彰义节度使袁滋贬为抚州刺史，李愬到达唐州，接替袁滋职务。军队中仍然存在失败后的余悸，士兵都害怕出战，李愬知道军中士气不高，有出来迎接的，就对他们说："皇上知道李愬软弱能够忍受耻辱，所以派我来安抚你们。至于作战进攻，夺取胜利，就不是我的任务了。"将士都相信他的话，心情安定了下来。李愬亲自到营地看望士兵，有受伤的，生病的，进行慰问，厚加照顾，不用威严。有人向他反映军队的纪律松弛，李愬说："军纪松弛，我不是不知道。袁滋专用恩惠安抚贼军，贼军很轻视他，听到我来，一定要增强守备。我有意显示不严肃军纪，他们一定认为我懦弱而松懈戒备，这样，以后就可以谋划取胜。"淮西的将令自以为曾经打败高霞寓、袁滋二位元帅，轻视李愬名位向来低微，就对他不作防备。李愬谋划袭取蔡州，上奏表请求增加兵力，朝廷下诏将昭义、河中、鄜坊节度使的步兵、骑兵二千人调拨给他。

【原文】

丁酉①，愬遣十将马少良将十余 骑巡逻②，遇吴元济捉生虞候丁士良③，与战，擒之。士良，元济骁将，常为东边患。众请刳其心，愬许之。既而召诘之，士良无惧色，愬曰："真丈夫也！"命释其缚，士良乃自言："本非淮西士，贞元中隶安州④，与吴氏战。为其所擒。自分死矣⑤，吴氏释我而用之，我因吴氏而再生，故为吴氏父子竭力。昨日力屈，复为公所擒，亦分死矣。今公又生之，请尽死以报

德！”愬乃给其衣服器械，署为捉生将。己亥[6]，淮西行营奏克蔡州古葛伯城。丁士良言于李愬曰：“吴秀琳拥三千之众，据文城栅，为贼左臂。官军不敢近者，有陈光洽为之谋主也。光洽勇而轻，好自出战。请为公先擒光洽，则秀琳自降矣！”戊申[7]，士良擒光洽以归。（以上收降丁士良）

【注释】

①丁酉：元和十二年二月初七。

②十将：军中小校。

③吴元济（公元743～817年）：彰义军节度使吴少阳长子。元和九年，少阳死，元济不发丧，自主军务，出兵侵略四境，威胁朝廷，唐宪宗发兵征讨，至元和十二年十月，才平定，元济被斩首。

④安州：今湖北省安陆县。

⑤自分：自己预料。

⑥己亥：元和十二年二月初九。

⑦戊申：元和十二年二月十八日。

【译文】

二月初七，李愬差遣十将马少良带领十几名骑兵巡逻，遇到吴元济军中的捉生虞候丁士良，和他作战，活捉了他。士良，是吴元济的勇将，常常侵犯唐州、邓州的东边。愬的部众要求将士良剖腹挖心，愬表示同意。不久召士良到面前责问他，士良脸上一点惧怕的颜色都没有，李愬说：“你是真正的大丈夫。”命令解开捆绑他的绳索，士良就自己说：“我本来不是淮西的将士，贞元中，是隶属安州的部队，和吴少阳的军队作战，被他们活捉。自己料想必死，姓吴的将我释放而且用我为将，我因为姓吴的使我再一次获得生命，所以替姓吴的父子尽力。昨天与你的部下作战，

丧失战斗力，又为你部下活捉，也料想必死。现在你又宽赦我，让我活下来，我要求拼死来报答你的恩德。”李愬就发给他军装武器，安排他当捉生将。二月初九，淮西行营上奏朝廷攻下了蔡州的古葛伯城。丁士良对李愬说：“吴秀琳有三千士兵，据守文城栅，成为逆贼吴元济的左面一条臂膀。朝廷的军队不敢迫近文城栅，因为有一位叫陈光洽的为吴秀琳谋划。光洽这个人很勇敢但很轻敌，喜欢亲自出来作战。我要求替你先活捉光洽，吴秀琳就会自动投降。”二月十八日，士良果然活捉了光洽回来。

【原文】

鄂岳观察使李道古引兵出穆陵关①，甲寅②，攻申州③，克其外郭，进攻子城④，城中守将夜出兵击之。道古之众惊乱，死者甚众。道古，皋之子也⑤。淮西被兵数年，竭仓廪以奉战士，民多无食，采菱芡鱼鳖鸟兽食之，亦尽，相帅归官军者前后五千余户。贼亦患其耗粮食，不复禁。庚申⑥，敕置行县以处之⑦，为择县令，使之抚养，并置兵以卫之。三月乙丑⑧，李愬自唐州徙屯宜杨栅。吴秀琳以文城栅降于李愬⑨。戊子⑩，愬引兵至文城西五里，遣唐州刺史李进诚将甲士八千至城下⑪，召秀琳。城中矢石如雨。众不得前，进诚还报：“贼伪降，未可信也。”愬曰：“此待我至耳！”即前至城下，秀琳束兵投身马足下，愬抚其背慰劳之，降其众三千人。秀琳将李宪有才勇，愬更其名曰忠义而用之，悉迁妇女于唐州⑫。于是唐、邓军气复振⑬，人有欲战之志。贼中降者相继于道，随其所便而置之。闻有父母者，给粟帛遣之，曰：“汝曹皆王人，勿弃亲戚。”众皆感泣。（以上收降吴秀琳等）

【注释】

①鄂岳观察使：治鄂州（今湖北省武汉市）。 李道古：皇族出身，李皋之子。道古进士第，迁司门员外郎，历利、随、唐、睦四州刺史，元和十一年，由黔中观察使迁为鄂岳观察使。道古贪暴，供军钱物，半以奉权贵，半以入己，士卒赐给多缺，皆怨怒，不肯力战。元和十二年，他率兵出穆陵关，攻申州，被吴元济的守军引诱进入外城，伤亡很多。元和十三年入为宗正卿，穆宗即位，贬为循州（今广东省惠州市）司马，因服丹药，吐血而死。 穆陵关：在黄州麻城县（今湖北省麻城县）西北。

②甲寅：元和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③申州：今河南省信阳市。

④子城：即里城。唐代的城，有外城（又称罗城）、子城（又称里城）。子城内还筑有牙城，为节度使所在地。

⑤皋：即曹成王李皋（公元733～792年）：字子兰，唐德宗时宗室中有名的大臣，历任山南、江西等镇节度使，功勋卓著。

⑥庚申：元和十二年二月三十日。

⑦行县：在县所在地外另设一个县。当时这些县尚在吴元济手中，所以权置行县安排归顺的百姓。

⑧三月乙丑：三月初五。

⑨文城栅：在蔡州（今河南省汝南县）西南一百二十里。

⑩戊子：三月二十八日。

⑪甲士：披甲持械的战士。

⑫悉迁妇女于唐州：家属迁入唐州，文城三千降卒就不大敢反复。

⑬邓：邓州，治所在今湖北省邓县。

【译文】

鄂岳观察使李道古领兵出穆陵关，二月二十四日，攻打申州，攻克了外城，接着进攻内城，守内城的吴元济将令夜间出兵反击，道古的军队惊慌混乱，死的很多。道古，是曹成王李皋的儿子。淮西遭受战争几年，搜括所有粮食供应作战部队，百姓多没有饭吃，只能靠采摘菱角、鸡头，捕捉鱼鳖飞鸟野兽来吃，也吃光

了，互相带领归顺官军的前后共有五千多家。贼军也怕消耗自己的粮食，不再禁止。二月三十日，皇上下敕书命令设置行县来安顿淮西归顺的百姓，选派县令，进行安抚，帮助解决生活困难，并安排部队保卫他们的安全。三月初五，李愬将指挥部从唐州迁往宜杨栅驻扎。吴秀琳派人前来表示愿意带领文城栅的守军投降李愬。三月二十八日，李愬领兵到达文城栅西五里驻扎，派遣唐州刺史李进诚统率甲士八千来到文城城下，召唤秀琳出来投降。城中投射下来的箭簇、石头，多得像下雨。招降部队不能前进，进诚派人回来报告："逆贼伪降，不可相信。"李愬说："这是等我到达吧！"立即前往，来到文城栅下，秀琳一见李愬到来，就放下武器，拜服马脚下面表示谢罪投降，李愬抚摸他的背慰劳他，收降他的部队三千人。秀琳手下有一将名叫李宪，有才干又有勇气，李愬将他改名忠义，加以任用，将文城的妇女全部迁往唐州。这样，唐、邓部队的士气又振作起来，将士有了想打仗的决心。贼军中前来投降的连续不断，随他们的方便进行安置；听说家有父母的，发给他们粮食布帛，遣送返乡，对他们说："你们都是朝廷的臣民，不要抛弃自己的父母兄弟。"投降的士兵都受感动而哭泣。

【原文】

官军与淮西兵夹溵水而军①，诸军相顾望，无敢渡溵水者。陈许兵马使王沛先引兵五千渡溵水②，据要地为城。于是河阳、宣武、河东、魏博等军相继皆渡③，进逼郾城④。丁亥⑤，李光颜败淮西兵三万于郾城⑥，走其将张伯良，杀士卒什二三。己丑⑦，李愬遣山河十将董少玢等分兵攻诸栅⑧。其日，少玢下马鞍山，拔路口栅。夏四月辛卯⑨，山河十将马少良下嵯岈山⑩，擒淮西将柳子野。（以上诸军渡溵水屡捷）

【注释】

①溵(yin因)水:即濕水,在郾城(今河南省郾城县)城东面。

②陈许兵马使王沛:忠武军行营节度李光颜部将。陈许,即陈许节度使(又名忠武军节度使),治所许州(今河南省许昌市),此处指陈许行营节度使(即忠武军行营节度使)。兵马使,掌兵权。

③河阳:即河阳节度使,治所怀州(今河南省沁阳县)。 宣武:即宣武节度使,治所汴州(今河南省开封市)。 河东:即河东节度使,治所太原(今山西省太原市)。 魏博:即魏博节度使,治所魏州(今河北省大名市)。

④郾城:今河南省郾城县。

⑤丁亥:指元和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⑥李光颜(公元761～826年):本回纥河曲部落稽阿跌族人,善骑射,初为河东军裨将。宪宗元和九年,累迁至陈州刺史、忠武军节度使。参加讨伐淮西吴元济,奋勇进攻,独当吴元济主力,支援李愬乘虚攻入蔡州,擒元济。淮西平定,加检校司空。以后历任义成、邠宁、凤翔、许州、河东等节度使,讨伐叛乱,抵御吐蕃进攻,功勋卓著,官至司徒兼侍中。敬宗宝历二年(公元826年)病死。

⑦己丑:元和十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⑧山河十将:山河子弟兵的将校。当时在东都洛阳的畿县以及唐、邓地区召募土人强壮勇敢的当兵,讨伐淮西,号称山河子弟,设立十将统领。

⑨四月辛卯:四月初二。

⑩嶲岈山:在蔡州吴房县(今河南省遂平县)境内。

【译文】

官军与淮西的军队隔着溵水扎营,各路官军互相观望,没有敢渡过溵水的。陈许行营节度兵马使王沛首先率兵五千渡过溵水,占据险要地段,构筑防御阵地。这样,河阳、宣武、河东、魏博等行营节度使的军队,跟着都渡过了溵水,前进逼近郾城。三月二十七日,李光颜的军队在郾城附近,大败淮西军队,它的指挥官张伯良逃走,十分之二、三的士兵被杀死。二十九日,李愬派山河子弟兵十将董少玢等分几路攻打淮西各个城栅。当天,少玢攻

下马鞍山，拔掉敌军路口栅据点。夏季四月初二，山河子弟兵十将马少良攻下嶲岈山，活捉淮西将军柳子野。

【原文】

吴元济以蔡人董昌龄为郾城令，质其母杨氏，杨氏谓昌龄曰："顺死贤于逆生①；汝去逆而吾死，乃孝子也！从逆而吾生，是戮吾也！"会官军围青陵②，绝郾城归路，郾城守将邓怀金谋于昌龄，昌龄劝之归国。怀金乃请降于李光颜，曰："城人之父母妻子皆在蔡州，请公来攻城，吾举烽求救。救兵至，公逆击之，蔡兵必败。然后吾降，则父母妻子庶免矣。"光颜从之。乙未③，昌龄、怀金举城降，光颜引兵入据之。（以上董昌龄、邓怀金以郾城降）

【注释】

①顺死：归顺而死。 逆生：跟从逆贼而生。

②青陵：在郾城西南。

③乙未：元和十二年四月初六。

【译文】

吴元济用蔡州人董昌龄担任郾城县令，扣押他的母亲杨氏作为人质，杨氏对昌龄说："归顺朝廷而死去好于追随逆贼而活着！你离开逆贼而我因此死去，你就是孝子了！你跟从逆贼而我得以活着，你就是杀我了！"正当官军围攻青陵，断绝郾城守军的退路时，防守郾城的邓怀金找昌龄商量办法，昌龄劝他归顺国家。怀金接受昌龄的建议，就派人到李光颜处请求投降，并提出要求说："郾城守军将士的父母妻妾子女都在蔡州城内，我们投降，家属就要被杀，请你派兵来攻城，我燃烧烽火向蔡州告急求救。救兵来，你进行阻击，蔡州兵一定败退，以后我再投降，我们

的父母妻子有可能免去一死。”光颜同意。四月初六，昌龄、怀金率领全城军民投降，光颜领兵进入郾城据守。

【原文】

吴元济闻郾城不守，甚惧。时董重质将骡军守洄曲[1]，元济悉发亲近及守城卒诣重质以拒之。李愬山河十将妫雅、田智荣下冶炉城[2]。丙申[3]，十将阎士荣下白狗、汶港二栅[4]。癸卯[5]，妫雅、田智荣破西平[6]。丙午[7]，游奕兵马使王义破楚城[8]。五月辛酉[9]，李愬遣柳子野、李忠义袭朗山[10]，擒其守将梁希果。丁丑[11]，李愬遣方城镇遏使李荣宗击青喜城[12]，拔之。（以上破诸城栅）

【注释】

①董重质（？～公元834年）：本淮西牙将，吴少诚（吴元济伯父）女婿，善用兵，为吴元济谋主，领重兵守洄曲，对抗官军。李愬取蔡州，他单骑投降李愬。后官至检校工部尚书，夏绥银宥节度使，大和八年（公元834年）病卒。

骡军：以骡为坐骑的军队。淮西缺马，以骡替代战马组成骑兵，故称。　洄曲：地名，溵水回曲之处，故称。

②冶炉城：在蔡州西平县（今河南省西平县西）界。

③丙申：元和十二年四月初七。

④白狗、汶港二栅：在蔡州真阳县（今河南省汝南县南、正阳县北）。

⑤癸卯：元和十二年四月十四日。

⑥西平：西平县，今河南省西平县西。

⑦丙午：指元和十二年四月十七日。

⑧楚城：在汝阳县（今河南省汝南县）西南。

⑨五月辛酉：五月初二。

⑩朗山：今河南省确山县。

⑪丁丑：元和十二年五月十八日。

⑫方城：今湖北省方城县。　青喜城：《通鉴》胡三省注：引元丰《九域

志》云：在蔡州北一百六十里，县有青台镇，此作“青喜”，笔误。

【译文】

吴元济听到郾城失守，很惊慌。这时董重质率领骡军在洄曲防守，元济将自己的亲兵和守卫蔡州的士兵全都调到董重质处着重对抗李光颜的部队。李愬手下的山河子弟兵十将妫雅、田智荣部攻下冶炉城。四月初七，十将阎士荣部攻下白狗栅、汶巷栅二个据点。四月十四日，妫雅、田智荣部攻破西平县。四月十七日，游奕兵马使王义部攻破楚城。五月初二，李愬派遣柳子野、李忠义率兵奇袭朗山，活捉敌守将梁希果。五月十八日，李愬派遣方城镇遏使李荣宗部攻打青喜城，拔掉了敌人这一据点。

【原文】

愬每得降卒，必亲引问委曲[1]，由是贼中险易远近虚实尽知之。愬厚待吴秀琳，与之谋取蔡，秀琳曰：“公欲取蔡，非李祐不可！秀琳无能为也。”祐者，淮西骑将，有勇略，守兴桥栅[2]，常陵暴官军。庚辰[3]，祐率士卒刈麦于张柴村[4]，愬召厢虞候史用诚，戒之曰：“尔以三百骑伏彼林中，又使人摇帜于前，若将焚其麦积者。祐素易官军，必轻骑来逐之。尔乃发骑掩之，必擒之。”用诚如言而往，生擒祐以归。将士以祐向日多杀官军，争请杀之。愬不许，释缚待以客礼。时愬欲袭蔡，而更密其谋，独召祐及李忠义屏人语，或至夜分[5]，它人莫得预闻。诸将恐祐为变，多谏愬，愬待祐益厚。士卒亦不悦，诸军日有牒称祐为贼内应[6]，且言得贼谍者具言其事。愬恐谤先达于上，己不及救，乃持祐泣曰：“岂天不欲平此贼邪？何吾二人相知之深而不能胜众口也？”因谓众曰：“诸君既以

祐为疑，请令归死于天子。”乃械祐送京师，先密表其状，且曰：“若杀祐，则无以成功！”诏释之，以还愬。愬见之喜，执其手曰：“尔之得全，社稷之灵也⑦！”乃署散兵马使⑧，令佩刀巡警，出入帐中。或与之同宿密语，不寐达曙，有窃听于帐外者，但闻祐感泣声。时唐、随牙队三千人⑨，号六院兵马，皆山南东道之精锐也⑩。愬又以祐为六院兵马使。（以上厚待降将李祐）

【注释】

①委曲：事情的底细和原委。

②兴桥栅：在张柴村东。

③庚辰：元和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④张柴村：在文城栅东六十里。

⑤夜分：夜半。

⑥牒：指牒文，公文的一种，用于下呈上和平行机关间。此处指移牒。

⑦社稷：古代帝王，诸侯所祭的土神和谷神，用作国家的代称。

⑧散兵马使：即散员兵马使，不得统兵。

⑨牙队：节度使牙门的卫队，亲兵。

⑩山南东道：山南东道节度使，治襄州（今湖北省襄樊市）。

【译文】

李愬每次获得投降的士兵，一定亲自将他召来问清底细，因此贼军中那些地方险要难攻，那些地方平坦易攻，以及距离远近，何处空虚，何处有兵防守，都很了解。李愬优待降将吴秀琳，和他一起商议如何攻取蔡州，秀琳说：“你要袭取蔡州，一定要争取得到李祐为你出力，我是无能为力的。”李祐，是淮西的骑兵将令，既勇敢又有谋略，替吴元济防守兴桥栅，常常侮辱、残暴杀害官军。五月二十一日，李祐率领士兵在张柴村割麦，李愬召见厢

虞候史用诚，告戒他说："你带领三百名骑兵埋伏在张柴村附近的树林里，又派人在前面摇动旗帜，好像要焚烧他的麦堆。李祐向来轻视官军，一定带领轻骑兵来驱赶。你就发动骑兵进行突然袭击，一定可以将他活捉。用诚按照李愬所说的计谋前去部署战斗，果然活捉了李祐回来。将士们因李祐过去杀死许多官军，争着请求将他杀掉。李愬不同意，就命令替他松绑，用待客的礼仪来款待他。这时，李愬正在谋划袭取蔡州，更加强了计划的保密性，他单独召见李祐和李忠义，屏退左右的人，与二人商讨奇袭蔡州计划，有时谈到半夜，其他的人不得参预，不知他们计划的内容，各军将怕李祐变乱，多劝李愬加强戒备，李愬不理睬这类劝说，待李祐更加亲厚。士兵对此也不满，各路友军每天都有移文来，说李祐替贼军做内应，并说抓获的敌方间谍都供说了这一情况。李愬恐怕这类毫无根据的话先到达皇上那里，因此作出处置李祐的决定，自己来不及援救，就扶着李祐流泪说："难道天公不希望平定逆贼吴元济呀？为什么我们二人互相了解那么深而不能胜过众口臆说？"因对部下将士说："各位既然认为李祐可疑，就请求皇上来决定他的死亡。"就给李祐上了刑具送往京城，解送李祐的人员还没有出发，李愬先秘密上了奏表，奏明李祐的情况，并且强调说："如果杀了李祐，奇袭蔡州，捉拿吴元济的计划，就不能成功。"皇上下诏，释放李祐，送还给李愬。李愬见到李祐很高兴，握着李祐的手说："你能保全性命是神灵保佑！"就提拔他充任散兵马使，让他佩着腰刀巡逻警戒，自由出入行营节度使牙帐。有时和他同宿一起密谈，一直谈到东方发亮，有人在牙帐外偷听，只听到李祐受感激发出的哭泣声音。这时唐、随行营节度使牙队有三千人，号称六院兵马，都是山南东道的精锐，李愬又任命李祐担任六院兵马使，负责指挥。

【原文】

旧军令："舍贼谍者屠其家①。"愬除其令，使厚待之。谍反以情告愬，愬益知贼中虚实。乙酉②，愬遣兵攻朗山，淮西兵救之，官军不利。众皆怅恨，愬独欢然，曰："此吾计也！"乃募敢死士三千人，号曰突将，朝夕自教习之，使常为行备，欲以袭蔡。会久雨，所在积水，未果。吴元济见其下数叛，兵势日蹙，六月壬戌，上表谢罪③，愿束身自归。上遣中使赐诏④，许以不死，而为左右及大将董重质所制，不得出。诸军讨淮、蔡，四年不克，馈运疲弊，民至有以驴耕者。上亦病之，以问宰相。李逢吉等竞言师老财竭⑤，意欲罢兵。（以上吴元济穷蹙，朝廷欲罢兵。）

【注释】

①舍：藏匿。

②乙酉：指元和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③六月壬戌：六月初四。

④中使：宫中派出的使臣，都为宦官。

⑤李逢吉（公元758～835年）：字虚舟，陇西（今甘肃省陇西县东）人。进士登第，授振武节度掌书记。入朝为左拾遗、左补阙。宪宗元和九年（公元814年），累迁至中书舍人。十一年为宰相，十二年因反对对淮西用兵，被罢相，出为剑南东川节度使。穆宗即位，又为相，极力排挤裴度。文宗时任山南东道、宣武等节度使。大和九年（公元835年）病死。

【译文】

旧的军令规定："藏匿贼军间谍的，杀全家。"李愬撤消了这条军令，让百姓用优厚的食品招待贼军间谍。贼军间谍反而将贼中情况告诉李愬，愬更加了解贼军中的虚实。五月二十六日，李愬派兵攻打朗山，淮西出兵救援，官军失利。将士们都懊恼悔恨，

只有李愬一个人高兴，说："这是我麻痹敌人的计划。"就召募不怕死的士兵三千人，号称突将，早晚亲自教育练习，使他们经常作好随时行动的准备，想利用这支部队奇袭蔡州。遇到久雨不停，到处都是积水，没有实行。吴元济看到部下几次叛变，兵力一天天减少，士气一天天低落。六月初四，向皇上上奏表认罪，愿将自己捆绑起来归顺朝廷。皇上派遣宦官为使者赐给他诏书，答应他可以免去一死。但吴元济被他左右的人以及大将董重质牵制，不能出来投降。各路军队讨伐淮西、蔡州，前后四年，不能成功，供应军粮的运输，使百姓疲乏凋敝，甚至有用驴耕田的。皇上也为这场战争担忧，询问宰相的意见。李逢吉等争着说，军队已经丧失锐气，财物已经用尽，意思是要求停止这场战争。

【原文】

裴度独无言，上问之，对曰："臣请自往督战。"乙卯①，上复谓度曰："卿真能为朕行乎②？"对曰："臣誓不与此贼俱生！臣比观吴元济表，势实窘蹙，但诸将心不一，不并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诣行营，诸将恐臣夺其功，必争进破贼矣。"上悦。丙戌③，以度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彰义节度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又以户部侍郎崔群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制下，度以韩弘已为都统④，不欲更为招讨，请但称宣慰处置使，仍奏刑部侍郎马总为宣慰副使⑤，右庶子韩愈为彰义行军司马，判官、书记皆朝廷之选，上皆从之。度将行，言于上曰："臣若灭贼，则朝天有期；贼在，则归阙无日⑥！"上为之流涕。八月庚申⑦，度赴淮西，上御通化门送之⑧。右神武将军张茂和，茂昭弟也⑨，尝以胆略自衒于度。度表为都

押牙[10]，茂和辞以疾，度奏请斩之，上曰："此忠顺之门，为卿远贬。"辛酉[11]，贬茂和永州司马[12]，以嘉王傅高承简为都押牙[13]。承简，崇文之子也。李逢吉不欲讨蔡，翰林学士令狐楚与逢吉善[14]，度恐其合中外之势以沮军事[15]，乃请改制书数字，且言其草制失辞。壬戌[16]，罢楚为中书舍人。（以上裴度自请视师）

【注释】

①乙卯：元和十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②卿：皇帝对臣下爱称。　朕：皇帝的自称。

③丙戌：元和十二年七月无"丙戌"，《旧唐书·宪宗本纪》作"丙辰"，是。丙辰，七月二十九日。

④韩弘（公元765～822年）：滑州匡城（今河南省长垣县）人，初在其舅宣武军节度使、宋州刺史刘玄佐手下当佐吏，德宗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为宣武军节度。宪宗用兵淮西，以韩弘为淮西诸军行营都统。弘虽为统帅，但仍在汴州，只令其子率三千士兵参加，而且暗中阻挠官军成功。吴元济诛，以统帅功，加检校司空，兼侍中。元和十四年，淄青的李师道被诛，弘惧怕，自求入朝，留京师，长庆二年病卒。

⑤马总（？～公元823年）：字会元，扶风（今陕西省凤翔县东）人，贞元中为郑滑节度使姚南仲幕僚，南仲免官，总坐贬泉州别驾，元和八年累迁至桂州刺史，入为刑部侍郎，裴度宣慰淮西，以马总为副使，吴元济诛，总充淮西节度使，后又历任忠武军节度、天平军节度使等职，入为户都尚书。长庆三年（公元823年）病卒。

⑥阙：宫门，此处代指朝廷。

⑦八月庚申：八月初三。

⑧通化门：长安城东面北来第一门。

⑨茂昭：张茂昭（公元762～811年）。父张孝忠，原为安禄山、史思明部将。安、史之乱平定后，张孝忠为义武军节度使（治所定州，今河北省定县），朱滔、王武俊谋叛，孝忠坚持忠于朝廷。贞元七年，孝忠卒，茂昭继任义武军

节度使，元和五年，举族入朝，请求朝廷派人执掌义武军。自从安、史之乱以后，河北藩镇不从朝命，父死子代，成为惯例，茂昭 此举，实为罕见，宪宗念其忠于朝廷，兄弟子侄，尽皆授官，元和六年卒。

⑩都押牙：总领牙兵的校官。节度使衙，设有牙兵警卫，分别由押牙统领，押牙之上则有都押牙总统。

⑪辛酉：元和十二年八月初四。

⑫永州：今湖南省零陵县。

⑬高承简（？～公元827年）：父高崇文，宪宗元和初，曾率兵平定剑南西川节度使刘闢之乱。承简，少为忠武军部将，后入神策军，以父征刘闢为嘉王傅。裴度征淮、蔡，承简为都押牙。淮西平，为濒州刺史，后又历任义成军节度使、邠宁庆等州节度观察处置等使。

⑭翰林学士：翰林学士院的学士。翰林学士院设置在宫内深处，麟德殿之西，接近寝宫内殿。翰林学士起草任免将相大臣、号令征伐、宣布大赦等有关军国大事的诏制，并参与密议，有内相之称。 令孤楚（公元766～837年）：字殷士，自称唐初十八学士之一令孤德芬后裔。楚，贞元七年（公元791年）进士登第，初在太原当幕僚，后入朝。元和九年（公元814年），为翰林学士，迁职方郎中、中书舍人。十二年，宪宗命裴度以宰相兼彰义军节度、淮西招抚宣慰使，上前线指挥，楚因起草制书不当，免去翰林学士。十四年为相。穆宗即位，楚因在宪宗时参预排挤裴度，被罢相，以后历任陕虢、宣武、天平、河东、山南西道等节度使，以及户部、吏部尚书等职，颇有政绩，开成二年（公元837年）病死。

⑮合中外之势：指李逢吉在外廷为宰相，令孤楚在内廷为翰林学士。

⑯壬戌：指元和十二年八月初五。

【译文】

只有裴度一人没有发言，皇上问他有什么意见，回答说："臣请求亲自去前线督战。"七月二十八日，皇上又对裴度说："你真的能够替我去前线督战吗？"裴度回答说："臣发誓不和吴元济这个叛贼同时活在世上！臣近来观看吴元济奏表，他的形势确实非常困难。但各路将士不能一条心，不肯合力压迫贼军，所以没有

降服。如果臣亲自到淮西行营督战，各路将士害怕臣抢夺他们的功劳，一定争着进军消灭贼军。”皇上听后很高兴。二十九日，任命裴度以宰相兼彰义节度使，并充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又任命户部侍郎崔群为宰相，接替裴度在朝中的职任。任命的制书下达后，裴度因为韩弘已经提任了淮西诸军都统，不希望再担任招讨使，请求只称宣慰处置使，并且上奏提名刑部侍郎马总担任宣慰处置副使，右庶子韩愈担任彰义节度行军司马，判官、书记也都是从朝廷命官中挑选的，皇上全部同意。裴度将要出发，对皇上说：“臣如果消灭逆贼，朝见天子就有日期；如果逆贼存在，回归宫门就没有日子！”皇上听了感动流泪。八月初三，裴度出发赴淮西，皇上驾临通化门送行。右神武将军张茂和，是茂昭的弟弟，曾经在裴度面前夸耀自己有胆气、谋略。裴度上奏表提名让他担任淮西行营节度都押牙，茂和托辞有病，不肯担任。裴度上奏疏请求皇上将他斩首，皇上说：“这人的家庭是忠顺家庭，免他一死，我替你将他贬官到边远地方去。”初四，将茂和贬为永州司马，由嘉王傅高承简担任都押牙。承简，是高崇文的儿子。李逢吉不想讨伐蔡州，翰林学士令孤楚和逢吉友好，裴度害怕他们联合内外力量阻挠征讨淮西的军事谋划，就奏请改动制书中几个字，并说令孤楚起草的制书文辞有失误。初五，免去令孤楚翰林学士一职，只担任中书舍人。

【原文】

李光颜、乌重胤与淮西战①，癸亥②，败于贾店。裴度过襄城南白草原③，淮西人以骁骑七百邀之，镇将楚丘曹华知而为备④，击却之。度虽辞招讨名，实行元帅事，以郾城为治所。甲申⑤，至郾城。先是，诸道皆有中使监陈，进退不由主将，胜则先使献捷，不利则陵挫百端。度

悉奏去之，诸将始得专军事，战多有功。（以上裴度驻郾城）

【注释】

①乌重胤（？～公元827年）：原为潞州牙将，宪宗元和中充河阳三城节度使，参加讨伐吴元济，与李光颜互相支援，大小一百余战。元济诛，以功加检校尚书右仆射、司空。后历任横海军、山南西道、天平军等节度使。文宗大和元年病死。

②癸亥：元和十二年八月初六。

③襄城：今湖北省襄城县。

④楚丘：今河南省曹县南大义集附近。

⑤甲申：八月二十七日。

【译文】

李光颜、乌重胤的部队和淮西部队作战，八月初六，在贾店被打败。裴度经过襄城南面的白草原，淮西贼将派出骁勇善战的骑兵七百人进行阻击，襄城镇将楚丘人曹华早已得到情报有了准备，将他们击退。裴度虽然辞去了招讨使的名号，实际上仍然执行元帅的职事，将指挥部设在郾城。八月二十七日，抵达郾城。在此之前，各路军队都有宦官监军，进退不由主将指挥，打了胜仗，宦官先派人献上捷报，打了败仗，宦官对主将百般的凌辱。经裴度上奏，所有监军全部撤消。各路将士才开始能够独立作出军事行动的决定，作战多能取得成功。

【原文】

九月庚子①，淮西兵寇溵水镇，杀三将，焚刍稿而去。甲寅②，李愬将攻吴房③，诸将曰："今日往亡④！"愬曰："吾兵少，不足战，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击也！"遂往，克其外城，斩首千余级。余众保子城，不敢出。愬引兵还，以诱之，淮西将孙献忠果以骁骑五百追击其

背。众惊，将走，愬下马据胡床⑤，令曰："敢退者斩！"返旆力战⑥，献忠死，淮西兵乃退。或劝愬："乘胜攻其子城，可拔也！"愬曰："非吾计也！"引兵还营。（以上李愬攻吴房，不取。）

【注释】

①九月庚子：九月十四日。

②甲寅：九月二十八日。

③吴房：县名，今河南省遂平县。

④今日往亡：阴阳家的忌讳。八月，白露后十八日为往亡；九月，寒露后第二十七日为往亡。

⑤胡床：交床。

⑥旆（pèi 配）：旗的一种。

【译文】

九月十四日，淮西的军队偷袭溵水镇，杀死官军三位将领，焚烧草料后离去。二十八日，李愬将要攻打吴房县城，将士们说："据阴阳家推算，今日去死亡！"不应出兵。李愬说："我们部队数量少，不能够用常规办法和敌人作战，行动应该出于敌人意料之外。敌军以为今日是'往亡'的忌讳日子，不防备我军，正好可以出击。"就前往攻打吴房县城，攻下了外城，杀死淮西军一千余人。其余的敌军退守子城，不敢出战。李愬假装领兵撤退，引诱敌军出来，淮西将孙献忠果然率领骁勇的骑兵五百人从背后追击李愬的军队。李愬的部众惊慌起来，将要逃走，愬从马上下来坐在交床上，下命令说："敢退逃的立即斩首！"将旌旗回转过来指挥部队拼力作战，杀死敌将孙献忠，淮西兵就退回城去。有人劝李愬："乘着胜利，一鼓作气，攻打子城，可以拔取。"李愬说："这不是我的计谋！"率领部队，退还自己营中。

【原文】

李祐言于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及四境拒守；守州城者，皆羸老之卒[1]。可以乘虚直抵其城，比贼将闻之，元济已成擒矣！"愬然之。冬十月甲子[2]，遣掌书记郑澥至郾城，密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胜，常侍良图也[3]！"裴度帅僚佐观筑城于沱口[4]，董重质帅骑出五沟邀之[5]，大呼而进，注弩挺刃，势将及度。李光颜与田布力战拒之[6]，度仅得入城。贼退，布扼其沟中归路，贼下马逾沟，坠压死者千余人。辛未[7]，李愬命马步都虞候、随州刺史史旻留镇文城，命李祐、李忠义帅突将三千为前驱，自与监军将三千人为中军，命李进诚将三千人殿其后。军出，不知所之，愬曰："但东行！"行六十里，夜至张柴村。尽杀其戍卒及烽子[8]，据其栅；命士少休，食干糒[9]，整羁靮[10]。留义成军五百人镇之[11]，以断洄曲及诸道桥梁。复夜引兵出门，诸将请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吴元济！"诸将皆失色，监军哭曰："果落李祐奸计！"时大风雪，旌旗裂，人马冻死者相望。天阴黑，自张柴村以东道路，皆官军所未尝行。人人自以为必死，然畏愬，莫敢违。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近城，有鹅鸭池，愬令击之，以混军声。自吴少诚拒命，官军不至蔡州城下三十余年，故蔡人不为备。壬申四鼓[12]，愬至城下，无一人知者。李祐、李忠义镬其城为坎，以先登，壮士从之。守门卒方熟寐，尽杀之。而留击柝者[13]，使击柝如故，遂开门纳众。及里城，亦然，城中皆不之觉。鸡鸣雪止，愬入居元

济外宅。或告元济曰："官军至矣！"元济尚寝，笑曰："俘囚为盗耳！晓当尽戮之！"又有告者曰："城陷矣！"元济曰："此必洄曲子弟就吾求寒衣也。"起听于廷，闻愬军号令曰："常侍传语。"应者近万人，元济始惧，曰："何等常侍，能至于此？"乃帅左右登牙城拒战。时董重质拥精兵万余人据洄曲，愬曰："元济所望者，重质之救耳。"乃访重质家，厚抚之，遣其子传道持书谕重质。重质遂单骑诣愬降。愬遣李进诚攻牙城，毁其外门，得甲库，取器械。癸酉[14]，复攻之，烧其南门，民争负薪刍助之，城上矢如蝟毛。晡时[15]，门坏，元济于城上请罪，进诚梯而下之。甲戌[16]，愬以槛车送元济诣京师[17]，且告于裴度。是日，申、光二州及诸镇兵二万余人相继来降。自元济就擒，愬不戮一人，凡元济官吏、帐下、厨厩之卒，皆复其职，使之不疑，然后屯于鞠场以待裴度[18]。（以上李愬袭破蔡州）

【注释】

①羸（léi雷）：瘦，弱。

②十月甲子：元和十二年十月初八。

③常侍：即散骑常侍，正三品文职事官，此处指李愬，时愬所带官衔为检校左散骑常侍，故称。

④沱口：《九域志》云：郾城县有沱口镇。

⑤五沟：在洄曲北面。

⑥田布（？～公元821年）：魏博节度使田弘正第三子，宪宗用兵淮西，布率魏博一部分兵力隶属于严绶，淮西平，以功拜左金吾卫将军，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为河西三城怀州节度使。长庆元年（公元821年）春，移镇泾原，同年秋天，镇州军乱，父弘正被害，魏博节度使李愬病重，以布为魏博节度使，十二月部众迫他脱离唐朝，搞割据，布不从，抽刀自杀。

⑦辛未：元和十二年十月十五日。

⑧烽子：守烽的士卒。唐制，凡烽候之所，有烽帅、烽副、烽子。一烽六人，五人为烽子，轮流候望惊急而举烽。烽帅掌文书、符辞、转牒。

⑨糒（bèi 贝）：干饭。

⑩羁靮（jī dí 基敌）：马络头和缰绳。

⑪义成：义成节度使，治滑州（今河南省滑县）。

⑫壬申：元和十二年十月十六日。

⑬柝（tuò 唾）：巡夜者击以报更的木梆。

⑭癸酉：元和十二年十月十七日。

⑮晡（bū 逋）：申时，即午后三时至五时。

⑯甲戌：元和十二年十月十八日。

⑰槛（jiàn 件）：运送犯人的囚车。

⑱鞠：古代的一种皮球，以韦制成，中实以物，蹴踢为戏。

【译文】

李祐向李愬献计说："蔡州的精锐部队都在洄曲，以及四境防守。蔡州城里，都是年老体弱的士兵，可以乘着蔡州兵力空虚，率兵直接到达城下，等到逆贼将领知道我军攻打蔡州消息，吴元济早已被活捉了！"愬接受李祐的建议。冬季十月初八，李愬派遣掌书记郑澥到郾城统帅部，向裴度密报奇袭蔡州计划，裴度听了报告后说："打仗不用妙计就不能取胜，李愬这个计划真是好计策。"裴度带领幕僚在沱口观察修筑城防工事，董重质率领骑兵从五沟出来阻击，一面大喊，一面快速前进，瞄准的箭，举着的刀，眼看要杀伤裴度了。李光颜和田布率兵尽力战斗，进行抵抗，裴度才能够退入郾城。贼军退走，田布率兵扼守沟中的归路，贼军被迫下马过沟，跌落在沟中压死的一千多人。十五日，李愬命令马步都虞候、随州刺史史旻留守文城，命李祐、李忠义率领突将三千人为前驱部队，自己和监军率领三千人为中军，命李进诚率领三千人走在最后。部队出发，都不知道目的地，愬说："只往

东去！”走了六十里，夜中到达张柴村，将守兵和烽子全部杀掉，占领了这个村栅，命令士卒稍作休息，吃干粮，整理马络头和缰绳。留下义成军五百人防守，负责切断蔡州和洄曲的联系，破坏各条通路的桥梁。又在夜中领兵出发，各将士请问行军的目的地，愬回答说：“进入蔡州城中捉拿吴元济！”各将士听了都吓得变了脸色，监军哭着说：“果然落入李祐设下的圈套！”当时正遇着大风大雪，旌旗被冻硬吹碎，士兵和战马冻死在路上的一个接着一个。天气阴暗昏黑，张柴村以东的道路，都是官军从来没有走过的，人人都自认为这一次必定会死，但害怕李愬军法严厉，没有敢违抗的。到半夜里，雪下得更大。走了七十里，到达蔡州城。城的附近，有饲养鹅鸭的池塘，李愬命令击打鹅鸭，使鹅鸭惊叫，混杂军队行动的声响。自从吴少诚抗拒朝廷的命令，闹半独立以来，官军不到蔡州城下已有三十多年，所以蔡州贼军没有防备官军会来。十六日夜四更时，李愬的部队到达蔡州城下，城中没有一个人知道。李祐、李忠义用铁锹在城墙上挖出坎坑，领先登上城头，勇士跟着上去。守门的士兵正在熟睡，全部杀掉。留下打更的，让他照常打更，就打开外城城门放大部队进入城内。进入里城内，也用同样办法，里城的人也都不知道。公鸡啼叫报晓，雪停，李愬住入节度使吴元济的外宅。有人报告吴元济，说：“官军到了！”元济还在睡觉，笑着说：“这是俘虏的囚犯逃出来抢劫，天亮后会被全部杀死的！”又有人报告说：“城被攻陷了！”元济说：“这一定是守洄曲的士兵向我要求御寒的衣服。”他起身，在廷院中听声音，听到李愬发布的军号令说：“常侍传话。”响应的有近万人，元济才开始害怕，说：“什么样的常侍，能够达到这样的地步？”就率领左右亲兵登上牙城防守作战。当时，董重质拥有精兵一万多人，据守洄曲，李愬说：“元济希望的是董重质来救他！”就访问重质家，给予优厚待遇，进行安抚，派遣重质儿子传道拿着手写的书信劝说重质投降。重质就单独一人骑马到李愬

营中投降。李愬派遣李进诚攻击蔡州的牙城，攻破了它的外门，得到了武器库，取出兵器枪械。十七日，又进行攻打，焚烧它的南门，百姓争着背负柴草助战，李愬的军队射到城上的箭多得像蝟毛。黄昏时，南门被攻破，吴元济在城上请罪投降，进城用梯子放他下来。十八日，李愬将元济关入槛车派人送往京师，并且报告裴度。这一天，申州、光州以及各镇的淮西军队二万多人接着前来投降。从吴元济被活捉起，李愬不杀一人，凡是吴元济的官吏，从牙帐下的人员，到厨房马棚的士卒等，都恢复他们原来的职务，使他们不产生疑心，然后屯兵在球场上等待统帅裴度到来。

【原文】

己卯①，淮西行营奏获吴元济，光禄少卿杨元卿言于上曰②："淮西大有珍宝，臣能知之，往取必得。"上曰："朕讨淮西，为人除害，珍宝非所求也！"董重质之去洄曲军也，李光颜驰入其壁，悉降其众。庚辰③，裴度遣马总先入蔡州慰抚。辛巳④，度建彰义军节⑤，将降卒万余人入城，李愬具櫜鞬出迎⑥，拜于路左⑦。度将避之，愬曰："蔡人顽悖，不识上下之分数十年矣。愿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以上裴度入蔡）

【注释】

①己卯：指元和十二年十月二十三日。

②光禄少卿：官名。光禄寺副长官，从四品上，职掌是协助光禄卿主管邦国酒醴膳馐之事。 杨元卿：原为淮西节度判官，故知淮西大有珍宝。

③庚辰：十月二十四日。

④辛巳：十月二十五日。

⑤节：指旌节。节度使受命时赐双旌双节，得以军事专杀，行则建节，府门树大纛（大旗）。

⑥櫜(gāo 高):盛衣甲或弓箭的器具。 鞬(jiàn 健):马上盛弓器。 具櫜鞬出迎:佩好櫜鞬出迎,表示严肃恭敬。"

⑦拜于路左:唐人尚左,拜于道左,表示对裴度尊重。

【译文】

十月二十三日,淮西行营节度使奏报擒获吴元济,光禄少卿杨元卿向皇上建议说:"淮西有大量奇珍异宝,臣能够知道藏在何处,派我去一定可以得到。"皇上说:"朕讨伐淮西,是为民除害,不是为了追求珍宝。"董重质离开了洄曲的淮西军,李光颜骑马飞快地进入了这支军队的壁垒,收降了全部士卒。二十四日,裴度派遣副使马总先进入蔡州进行安抚慰劳。二十五日,裴度举着彰义军节度使的旌节,排着仪杖,率领投降的士兵一万多人进入蔡州城内,李愬全副军装,佩好弓剑,出来迎接,跪拜在路的左边。裴度要避让,不受李愬跪拜,李愬说:"蔡州人愚蠢悖逆,不懂得君臣上下的名分已几十年了。希望裴公利用这次机会让他们见识一下,使他们知道朝廷的尊贵。"裴度就接受了李愬的跪拜礼。

【原文】

李愬还军文城,诸将请曰:"始公败于朗山而不忧,胜于吴房而不取,冒大风甚雪而不止,孤军深入而不惧,然卒以成功,皆众人所不谕也,敢问其故?"愬曰:"朗山不利,则贼轻我而不为备矣;取吴房,则其众奔蔡,并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风雪阴晦,则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军深入,则人皆致死,战自倍矣。夫视远者不顾近,虑大者不详细。若矜小胜,恤小败,先自挠矣,何暇立功乎?"众皆服。愬俭于奉己,而丰于待士,知贤不疑,见可能断,此其所以成功也。(以上李愬自明知略)

【译文】

李愬将军撤回文城，各将士请问说："开始我军在朗山被打败而李公没有忧愁，在吴房打胜而没有乘胜攻取，冒着大风大雪前进而不停止，孤军深入敌境而不惧怕，然后终于成功，其中道理都是大家所不明白的，冒昧地问这是什么缘故？"愬回答说："朗山之战，我军失利，贼军就轻视我军而不加防备；我军攻取吴房，吴房的贼军就会逃奔到蔡州，合力固守，所以留下吴房不取来分散贼军兵力；大风大雪，天色阴暗昏黑，敌人报警的烽火就不能接应，就不知道我军来到；孤军深入敌境，就会人人拼命作战，战斗力自然成倍增加。注视远方的就不能顾近前，考虑大事的就不能详究细小。如果夸耀小的胜利，害怕小的失败，还会有空暇时间来建立功勋吗？"众将士都表示佩服。李愬自己生活俭朴，赏赐将士丰厚，知道贤能的重用不疑，看到了取胜机会能立即作出决断，这是他所以成功的原因。

【原文】

裴度以蔡卒为牙兵①，或谏曰："蔡人反仄者尚多②，不可不备！"度笑曰："吾为彰义节度使，元恶既擒，蔡人则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闻之，感泣。先是，吴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语于途③，夜不然烛，有以酒食相过从者罪死④。度既视事，下令惟禁盗贼，余皆不问，往来者不限昼夜，蔡人始知有生民之乐。甲申⑤，诏韩弘、裴度条列平蔡将士功状，及蔡之将士降者，皆差第以闻⑥；淮西州县百姓给复二年⑦，近贼四州免来年夏税⑧；官军战亡者皆为收葬，给其家衣粮五年，其因战伤残废者勿停衣粮。十一月，上御兴安门受俘⑨，遂以吴元济献庙社，斩于独

柳之下。(以上功成后事)

【注释】

①牙兵:节度使牙门的兵,职掌禁卫。

②反仄:同"反侧",辗转翻覆,反复无常。

③偶语:相对私语。

④过从:互相往来。

⑤甲申:十月二十六日。

⑥差第:分别等级。

⑦复:免除赋役。

⑧四州:指淮西附近的陈、许、颍、唐。　夏税:夏季的赋税,唐代后期的田税、户税,分二期征收,一为夏税,一为秋税。

⑨兴安门:长安大明宫南面五门中最西一座门。

【译文】

裴度用蔡州投降的士兵当牙兵,有人劝谏说:"蔡州人反复的还比较多,不可以不防备!"裴度笑着说:"我担任彰义节度使,首恶吴元济已经捉获,蔡州的人就是我的部民,又有什么可疑心的?"蔡州人听到了这话,感动得流泪。以前,吴少阳、吴元济父子用兵对抗朝廷,禁止百姓在路上互相对话,夜里不准点灯,有带了酒食互相交往饮宴的处死。裴度已经掌管州事,下命令只禁止盗贼,其他的都不顾问,不分白天黑夜,都可来去行走,蔡州人开始知道做人的乐趣。二十六日,皇上下诏:命令韩弘、裴度条列平定蔡州将士功劳情况,以及蔡州投降将士有功的,都分别等级,上表奏闻;淮西原来所属州县,免除二年赋税徭役,靠近贼境的陈、许、颍、唐四州免除明年夏税;官军作战死亡的都收尸埋葬,将每年发给他的衣粮,改发给他的家属,一共五年,有因作战受伤残废的,照旧发给衣粮,不得停止。十一月,皇上驾临兴安门城楼,接受俘虏,将吴元济押到太庙和社稷去献祭,随后将他斩首

在独柳树下。

【原文】

初，淮西之人劫于李希烈、吴少诚之威虐①，不能自拔。久而老者衰，幼者壮，安于悖逆，不复知有朝廷矣。自少诚以来，遣诸将出兵，皆不束以法制，听各以便宜自战，故人人得尽其才。韩全义之败于溵水也②，于其帐中得朝贵所与问讯书，少诚束以示众曰："此皆公卿属全义书，云破蔡州日，乞一将士妻女为婢妾。"由是众皆愤怒，以死为贼用。虽居中土，其风俗犷戾③，过于夷貊④。故以三州之众⑤，举天下之兵环而攻之，四年然后克之。

【注释】

①李希烈（？～公元786年）：辽西（位在今北京市顺义县、怀柔县间）人，原为淮西节度使李忠臣部将，代宗大历末（公元779年），驱逐李忠臣，为节度留后，不久，为节度使，建中三年（公元782年）自称建兴王、天下都元帅。德宗派兵征讨，屡屡失败，建中四年引起泾卒之乱，德宗逃奔奉天。李希烈占领汴州（今河南省开封市），兴元元年（公元784年），即皇帝位，国号大楚，改元武成，设置百官。贞元二年（公元786年）四月被其部下大将陈仙奇毒死。 吴少诚（公元750～809年）：幽州潞县（今北京市通县东）人，原为淮西兵马使，贞元二年七月杀节度使陈仙奇，为节度留后，不久授节度使。少诚日事完聚，不事朝廷。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出兵围攻许州，朝廷削其官爵，派兵征讨，屡次为其所败。少诚后领兵退还蔡州，朝廷赦其罪，元和四年（公元809年）病死。

②韩全义之败于溵水：指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官军讨伐吴少诚，在溵水大溃败。 韩全义（？～公元806年）：行伍出身，在神策军护军中尉窦文场手下当偏将，贞元十三年（公元797年）为夏绥银宥节度使。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为蔡州四面行营招讨使，讨伐吴少诚。素无将略，以巴结宦官被荐用，又受监军制约，在溵水与淮西兵相遇，没有交战，就全军大溃。由

于宦官掩护，未受处分。仍还夏绥任节度使，元和元年(公元806年)病卒。

③犷戾(guǎng li 广利)：凶猛。犷，凶捍蛮横。戾，暴戾。

④夷貊：泛指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

⑤三州：蔡、光、申三州。　光州：治所今河南省信阳市。　申州：治所今河南省潢川县。

【译文】

开始，淮西的人被李希烈、吴少诚的威势凶暴劫持，不能脱离逆贼。时间久了，老的衰亡，幼小的壮大，把犯上作乱看得很平常，不再知道上有朝廷。从吴少诚以来，淮西派遣各将出兵作战，都不用固定的法令制度束缚将士的手脚，听各将士根据情况，怎样有利就怎样决定，进行作战，所以人人都能发挥自己的全部才能。韩全义在溵水失败，吴少诚在全义营帐中得到朝廷贵人询问情况的书信，少诚把它捆起来向部下显示说："这是朝中大官嘱托全义的书信，信中说攻破蔡州城时，乞求将一位淮西将士的妻、女送给他们做婢女、小妾。"因此，大家都很愤怒，拼死替逆贼出力。这里虽然位于中原地区，但它的风俗凶暴猛悍，超过边远地区的夷貊族人。所以朝廷依靠蔡光申三州人众，动用天下的军队四面围攻，前后四年，最后才能攻克。

【原文】

官军之攻元济也，李师道募人通使于蔡①，察其形势。牙前虞候刘晏平应募，出汴、宋间，潜行至蔡。元济大喜，厚礼而遣之。晏平还至郓，师道屏人而问之，晏平曰："元济暴兵数万于外，阽危如此②，而日与仆妾游戏博弈于内，晏然曾无忧色③。以愚观之，殆必亡不久矣！"师道素倚淮西为援，闻之惊怒，寻诬以他过杖杀之。

【注释】

①李师道(？～公元819年)：祖父李正己、父纳、兄师古三代为淄青节度使(治郓州，今山东省东平县西北)，占有郓、曹等十二州，前后六十年。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师古死，师道继掌节度使职。宪宗用兵淮西，师道暗中支持吴元济，派人焚烧洛阳柴草，入长安刺死宰相武元衡，刺伤御史中丞裴度。唐宪宗平定淮西后，于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派各路方镇围攻郓州，第二年淄青大将都知兵马使刘悟知道师道必败，遂杀师道，以十二州地投降。

②阽(diàn 店，旧读yán 沿)危：要坠落下来的意思，危险。

③晏然：安逸的样子。

【译文】

官军攻打吴元济时，李师道召募人去蔡州通讯联络，观察形势。节度使牙前虞候刘晏平应募充当使者，穿过汴州、宋州，偷偷地来到蔡州。元济非常高兴，用很高的规格接待了他，送给他许多贵重礼物，然后派人送走他。晏平回到郓州，师道屏退了左右的人问他情况，晏平说："吴元济有几万军队在外面作战防守，蒙受风日霜露，非常危险，但他每天在宅内和奴仆姬妾游戏博弈，安逸享乐，脸上不曾有忧惧的颜色。从我的观察来推测，恐怕不久就会灭亡。"师道向来倚靠淮西援助，听了晏平的话又惊又怒，不久诬陷刘晏平有其他过失，将他棒打而死。

【原文】

戊子①，以李愬为山南东道节度使，赐爵凉国公；加韩弘兼侍中；李光颜、乌重胤等各迁官有差。

【注释】

①戊子：元和十二年十一月初三。

【译文】

初三，朝廷派遣李愬担任山南东道节度使，赐爵凉国公；韩弘加官兼侍中；李光颜、乌重胤等人都分别升了不同等级的官。

唐耕耦　译注

平淮西碑

韩　愈

【作者】

韩愈，见卷二《原道》。

【题解】

宪宗元和九年（公元814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病死，其子吴元济匿丧，以少阳病闻，自领军务，侵掠四邻，唐宪宗派兵征讨，四年不克。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八月，宰相裴度为淮西宣慰处置使，兼彰义军节度使，请韩愈为行军司马。淮西平，十二月，韩愈随裴度还朝，因功授刑部侍郎，奉命撰淮西碑，碑词多叙裴度事。当时先入蔡州，活捉吴元济，李愬功第一。愬对愈所撰碑词不满，其妻唐安公主女出入宫中，诉说碑辞不实，宪宗就命磨去愈文，命段文昌重撰。其实，裴度坚决支持唐宪宗平淮蔡，在朝中全面主持讨伐的军事部置，又亲上前线进行统一指挥。无裴度，讨伐淮西的战争可能中断；无裴度支持，无友军配合，李愬奇袭蔡州也难以成功。韩愈平淮西碑，全面概述，偏重裴度指踪之功，亦不为过。

【原文】

天以唐克肖其德①，圣子神孙②，继继承承，于千万年，敬戒不怠③，全付所覆④，四海九州⑤，罔有内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⑥，既除既治⑦；高宗、中、睿⑧，休养生息。至于玄宗⑨，受报收功，极炽而丰⑩，物众地大，孽牙其间⑪。肃宗、代宗，德祖、顺考，以勤以容⑫。大慝适去⑬，稂莠不薅⑭。相臣将臣，文恬武嬉⑮，习熟见闻，以为当然。（以上历叙唐之先朝）

【注释】

①天：天帝，人们想像中万事万物的主宰者。 克：能够。 肖：相像。

②圣：于事无所不通，道德极高仅次于神。《孟子·尽心下》："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赵岐注："大行其道，使天下化之，是为圣人；有圣知之明，其道不可得知，是为神人。"

③敬戒：敬谨戒备。

④覆：覆盖，指天所覆盖，即天下。

⑤四海九州：泛指全中国。 四海，中国四周的海疆；东海、南海、西海、北海。 九州：泛指中国的疆域，传说中国上古行政区域，分为九州，具体说法不一，如《禹贡》作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周礼·职方》，有幽、并，而无徐、梁。

⑥高祖、太宗：指唐朝开国皇帝高祖李渊、太宗李世民。

⑦既除既治：指高祖削平群雄统一天下，太宗贞观之治。

⑧高宗、中、睿：指唐高宗李治、中宗李显、睿宗李旦。

⑨玄宗：即唐明皇李隆基。

⑩极炽而丰：指开元之治，唐朝达于极盛。

⑪孽芽其间：指李林甫、杨国忠等奸臣当权，逆贼安禄山、史思明造反。 孽牙，以草木萌芽比喻奸人生事。

⑫以勤以容：指肃宗李亨、代宗李豫、勤于讨伐叛乱，德宗李适、顺宗李诵，对割据势力由征讨转为姑息宽容。

⑬大慝(tè 特)：大奸，指安禄山、史思明。慝，奸。

⑭稂莠(láng yǒu 郎有)不薅(hāo 蒿)：害草不除，形容不除去坏人，此处指安禄山、史思明旧部没有消灭，造成藩镇割据。稂莠，狗尾草，形似禾苗的害草。薅，锄去，拔掉。

⑮文恬(tián 甜)武嬉：文武官僚安于逸乐，不以国事为重。恬，安逸。

【译文】

天以大唐能有它那样的美德，使大唐神圣的子孙，一代一代，继承为帝，到千万年，敬谨戒备，不敢懈怠。把天下疆域，全部交付大唐。四海九州，不分内外，都由大唐主宰，都为大唐臣属。高祖、太宗，剪除群雄，统一天下，恢复治理。高宗、中宗、睿宗皇帝，保养民力，人口增加。到了玄宗，总收其成，国家富有，达到极盛，物产众多，疆域广宽。但在这时，滋生奸逆，安、史造反。肃宗、代宗、祖父德宗，父皇顺宗，勤劳平叛，姑息宽容。大奸除去，恶根没有斫尽。宰相将军，文武大臣，安于逸乐，不以国事为重。方镇统帅，抗拒朝命。父死子代，割据自雄。这类叛逆，看惯听熟，认为当然。

【原文】

睿圣文武皇帝①，既受群臣朝，乃考图数贡②，曰："呜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传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见于郊庙③？"群臣震慑，奔走率职。明年平夏④，又明年平蜀⑤，又明年平江东⑥，又明年平泽潞⑦，遂定易定⑧，致魏博贝卫澶相⑨，无不从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以上宪宗前此武功)

【注释】

①睿圣文武皇帝：宪宗李纯的尊号。《旧唐书·宪宗本纪》：元和三年

正月，群臣上尊号为“睿圣文武皇帝。”

②图：图经。唐制，各州每三年编造一次图经，送尚书省兵部职方司，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改为五年编送一次。 贡：指把赋税进献给朝廷。唐代后期，割据的藩镇，不向朝廷进献赋税。

③郊庙：此处指天地神祇和祖先。 郊：郊祀，在郊外祭天。庙，太庙，在宗庙祭祖。

④平夏：指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夏绥银节度留后（治所夏州，今内蒙白城子）杨惠琳叛乱，元和元年（公元806年）讨平。

⑤平蜀：指永贞元年八月剑南节度使（治四川省成都市）韦皋死，行军司马刘闢自称留后，元和元年九月东川节度使（治梓州，今四川省三台县）高崇文奉命征讨，活捉刘闢。

⑥平江东：指元和二年，镇海节度使，又名浙西节度使，治所润州（今江苏省镇江市），李锜反，大将张子良活捉李锜，械送京城。

⑦平泽潞：指元和五年（公元810年）擒昭义军节度（治所潞州，今山西省长治市）、泽潞磁邢洺观察使卢从史。

⑧定易定：指元和四年义武节度使（治所定州，今河北省定县）张茂昭，以易、定二州归于朝廷。

⑨魏博贝卫澶相，无不从志：指元和七年（公元811年），魏博节度使田季安病死，子年幼，步射都知兵马使田兴向朝廷申版籍，请官吏，宪宗任命田兴为节度使，兴感激，行朝廷法令，输赋税。 魏：魏州，治所今河北省大名县。 博：博州，治所今山东省聊城。 贝：贝州，治所今河北省清河县。 卫：卫州，治所今河北省汲县。 澶：澶州，治所今河北省内黄县南。 相：相州，今河南省安阳市。 以上六州均为魏博节度使所领。

【译文】

睿圣文武皇帝，即位接受群臣朝见后，就考查各州所进图籍和贡赋，说：“唉！天既然将天下全部交付我家，现在传到我手里，我不能掌管好国事，有什么面目去见天地神祇和祖先？”群臣震动害怕，奔走尽职。第二年平定夏绥节度留后杨惠琳叛乱，第三年平定剑南刘闢之乱，第四年平定镇海节度刘锜之乱，又过了一

年，平定泽潞军节度卢从史之乱，安定了易州、定州，以致魏、博、贝、卫、澶、相各州，没有不服从朝廷意志的。皇帝说："不能用尽兵力，我要让部队和民众稍稍休息。"

【原文】

九年，蔡将死①，蔡人立其子元济，以请，不许。遂烧舞阳②。犯叶、襄城③，以动东都，放兵四劫。皇帝历问于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帅之不廷授，于今五十年，传三姓四将④。其树本坚，兵利卒顽，不与他等。因抚而有，顺且无事。"大官臆决唱声⑤，万口附和，并为一谈，牢不可破。（以上廷臣不愿伐蔡）

【注释】

①蔡将：指淮西节度使吴少阳。　蔡：指蔡州，为淮西节度使所在地。蔡州刺史，亦为淮西节度使兼任，故称。

②舞阳：今河南省舞阳县西北。

③叶：今河南省叶县南。　襄城：河南省襄城县。

④三姓：指李（李忠臣、李希烈）、陈（仙奇）、吴（少诚）。　四将：指李忠臣、李希烈、吴少诚、吴少阳。

⑤臆决：凭主观猜想决断。

【译文】

元和九年（公元814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病死，蔡州人立他的儿子吴元济为节度使，请求朝廷允准，宪宗没有同意。吴元济就出兵焚烧舞阳县，侵犯叶县、襄城县，动摇东都洛阳，放纵士兵向四邻劫掠。皇帝多次询问朝中大臣意见，除一、二位大臣外，都说："淮西节度使不由朝廷授给，到现今已有五十年，传了三姓四将。它的根基坚牢，武器精良，士兵勇敢，和其他地区不一样。

因势安抚，同意他的要求，就会对朝廷恭顺，不发生事端。”大官凭猜想决断一说出来，众口附和，合并成为一种声音，牢不可破。

【原文】

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况一二臣同，不为无助。”曰：“光颜①！汝为陈许帅，维是河东、魏博、郃阳三军之在行者②，汝皆将之！”曰“重胤③！汝故有河阳、怀，今益以汝，维是朔方、义成、陕、益、凤翔、延、庆七军之在行者④，汝皆将之！”曰：“弘⑤！汝以卒万二千，属而子公武往讨之！”曰：“文通⑥！汝守寿⑦，维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军之行于寿者⑧，汝皆将之！”曰：“道古⑨！汝其观察鄂岳！”曰：“愬⑩！汝帅唐、邓、随，各以其兵进战！”曰：“度⑪！汝长御史，其往视师！”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⑫，以赏罚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节都统诸军！”曰：“守谦⑬！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抚师！”曰：“度！汝其往衣服饮食予士，无寒无饥。以既厥事，遂生蔡人。赐汝节斧、通天御带、卫卒三百⑭。凡兹廷臣，汝择自从，惟其贤能，无惮大吏。庚申⑮，予其临门送汝！”曰：“御史！予闵士大夫战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庙祠祀，其无用乐！”

（以上部署诸将相）

【注释】

①光颜：即李光颜，为忠武军节度使，管陈（今河南省淮阳县）、许（今河南省许昌市）二州。

②郃（hé 合）阳：治所今山西省河阳县，此处指神策军郃阳镇遏将索日

进所领泾原兵。

③重胤：即乌重胤，为忠武军节度使，原管河阳（今河南省孟县）、怀州（今河南省沁阳县）、又管汝州（今河南省临汝县）。

④朔方：指朔方节度使。　义成：义成节度使，管郑（今河南省郑州市）、滑（今河南滑县）二州。　陕：陕州（今陕西省三门峡市），属陕虢观察使。　益：今四川省成都，此处指原剑南东西川节度使。　凤翔：凤翔节度使。　延：延州（今陕西省延安市），属鄜坊丹延节度使。　庆：庆州（今甘肃省庆阳县），属邠宁节度使。

⑤弘：指宣武节度使韩弘。

⑥文通：指寿州团练使李文通。

⑦寿：寿州，治所今安徽省寿县。寿州在唐代为茶叶盛产地，故派兵重点防守。

⑧淮南：淮南节度使，治扬州（今江苏省扬州市）。　宣歙：宣歙观察使，治宣州（今安徽省宣城县）。　浙西：浙西节度使，又名镇海节度使，治润州（今江苏省镇江市）。

⑨道古：即鄂岳观察使李道古。

⑩愬：即唐随邓节度使李愬。

⑪度！汝长御史：度，即裴度，为御史中丞，御史台副长官，故称汝长御史。

⑫汝遂相予：指元和十年（公元815年）以裴度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即宰相）。

⑬守谦：即宦官梁守谦，元和十一年，上命知枢密梁守谦往前线宣慰，因留下监军。

⑭节斧：符节和斧钺，古代将帅权力的标志。裴度上前线，担任统帅，赐节钺，有权专杀、赏赐。

⑮庚申：元和十二年八月初三。

【译文】

皇帝说："天和祖宗所以将责任交付给我的，差不多就在这里，我怎么敢不努力！而况有一二位大臣赞同，不能说没有辅

助。”又说：“李光颜！派你为陈许兵马的元帅，凡是河东、魏博、邰阳三个军在行营的部队，都由你指挥！”又说：“乌重胤！你原管河阳三镇和怀州，现在将汝州也划归你管，凡是朔方、义成、陕州、益州、凤翔府、延州、庆州七个军在行营的军队，都由你指挥！”又说：“韩弘，你派出士兵一万二千人，交给你儿子公武去参加讨伐吴元济！”又说：“李文通！你负责守卫寿州，凡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个军的行营在寿州的，都由你指挥！”又说：“李道古！你担任鄂岳观察使！”又说：“李愬！你担任唐、邓、随节度使，率领三州部队进军作战！”又说：“裴度！你以御史台长官身分，去前线视察！”又说：“裴度！只有你赞同我的意见，讨伐吴元济，就任命你担任宰相协助我，奖赏实行朝廷命令的将官，诛罚不实行朝廷命令的将官！”又说：“韩弘！你节制统率各路军队！”又说：“梁守谦！你在我左右知枢密，你是我的近臣，你到前线部队中安抚慰劳！”又说：“裴度！你去前线指挥，保证部队衣服饮食供给，使我的士兵不受寒冻，不受饥饿。平定淮西，使蔡州人获得新生。赐给你符节斧钺，通天御带、神策军三百人当卫兵。凡是现有朝廷官员，任凭你挑选作为幕僚随从，只要贤能，不怕是大官，都可挑选。初三，我到城门送你！”又说：“御史，要负责监察！我怜念士兵将军作战很辛苦，从今以后，除了祭祀天地神祇祖先，不准用音乐！”

【原文】

颜、胤、武合攻其北，大战十六，得栅城县二十三，降人卒四万①。道古攻其东南，八战，降万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战其东，十余遇，降万二千。愬入其西，得贼将，辄释不杀，用其策，战比有功②。十二年八月③，丞相度至师，都统弘责战益急，颜、胤、武合战益用命。元济尽

并其众洄曲以备。十月壬申④，愬用所得贼将，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驰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门，取元济以献，尽得其属人卒。辛巳⑤，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飨赉功；师还之日，因以其食赐蔡人。凡蔡卒三万五千，其不乐为兵、愿归为农者十九，悉纵之。斩元济京师。（以上平蔡战功）

【注释】

①人卒：民和士卒。

②比：每，连。

③十二年：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

④十月壬申：十月十六日。

⑤辛巳：十月二十五日。

【译文】

李光颜、乌重胤、韩公武军联合在蔡州北面进攻，经过十六次大战，攻取敌军栅城县二十三处，招降民众和士卒共四万人。李道古在蔡州东南进攻，经过八次战斗，招降民众和士卒一万三千人，再次攻入申州，攻破了它的外城。李文通战斗在蔡州东面，经过十多次遭遇战，招降一万二千人。李愬进入蔡州西面，俘获贼将，常常释放不杀，采用降将计策，每次作战都能取得成功。元和十二年八月，丞相裴度到达前线指挥部，都统韩弘督促作战更为加紧，李光颜、乌重胤、韩公武军联合作战更加勇敢。吴元济将蔡州所有部队集中在洄曲进行防御。十月十六日，李愬用降将所献计谋，率兵从文城出发，乘着天下大雪，急行军一百二十里，利用深夜天黑直抵蔡州城下，攻破城门，活捉吴元济，将他献给朝廷，降服吴元济下属的所有民众和士兵。十月二十五日，丞相裴度进入蔡州城内，用皇帝的命令赦免了蔡州附逆者的罪行。淮西

平定，调拔大量食品犒赏有功将士；官军撤回来时，将所有剩余食品分赐蔡州民众。蔡州投顺的士兵共三万五千人，不喜欢当兵，希望回乡务农的占十分之九，全部放回家乡。将吴元济在京师斩首。

【原文】

册功：弘加侍中；愬为左仆射[1]，帅山南东道；颜、胤皆加司空[2]；公武以散骑常侍帅鄜坊、丹延[3]；道古进大夫[4]；文通加散骑常侍。丞相度朝京师，道封晋国公[5]，进阶金紫光禄大夫；以旧官相[6]；而以其副总为工部尚书[7]，领蔡任。既还奏，群臣请纪圣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8]，而献文曰：

唐承天命，遂臣万邦。孰居近土，袭盗以狂。往在玄宗，崇极而圮[9]。河北悍骄[10]，河南附起[11]。四圣不宥[12]，屡兴师征。有不能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妇织不裳，输之以车，为卒赐粮。外多失朝，旷不岳狩[13]，百隶怠官[14]，事忘其旧。（以上唐中兴后方镇多叛）

【注释】

①愬：即李愬，加检校尚书左仆射，襄州刺史，充山南东道节度，襄、邓、隋、唐、复、郢、均、房观察使，凉国公。

②颜：即李光颜，加检校司空，封武威郡公。 胤：即乌重胤，加检校司空，封邠国公。

③公武：即韩公武，为检校左散骑常侍、鄜坊刺史、鄜坊丹延节度使。

④道古：即李道古，由御史中丞进为御史大夫。

⑤道：衍文。

⑥以旧官相：即裴度仍以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⑦总：即马总，为检校工部尚书，蔡州刺史，彰义节度使。

⑧稽首：古时一种跪拜礼。叩头到地。是九拜中最恭敬的一种。

⑨圮(pǐ 匹)：毁，坍塌。

⑩河北悍骄：指安史平定后，安史的旧部割据河北：成德节度使李宝成，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卢龙节度使李怀仙等。

⑪河南附起：指淄青节度使李正己、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等。

⑫四圣：指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唐时称皇帝为圣人。

⑬旷不岳狩：皇帝巡守视察四方的制度不执行了，意为失去了对这些地方的控制权。　旷：空缺，荒废。　岳：指四方之长，古时四岳分掌诸侯，此处指地方长官、封疆大臣。　狩：巡狩，亦作巡守，古时皇帝五年一次巡查视察诸侯管的地方。

⑭百隶怠官：各政府机构隶属的官吏放弃了自己的职责。

【译文】

册封功臣：韩弘加侍中，李愬为检校尚书左仆射、山南东道节度使；李光颜、乌重胤都加检校司空；韩公武，检校散骑常侍、鄜坊丹延节度使；李道古由御史中丞升为御史大夫；李文通加散骑常侍。丞相裴度回京师朝见，封晋国公，官阶进为金紫光禄大夫，仍以门下侍郎担任宰相；任命淮西宣慰处置副使马总为检校工部尚书、蔡州刺史、彰义节度使。裴度还朝奏明平定淮西经过后，群臣上奏请求纪下这一伟大功业，刻在金石，皇帝就命令臣下韩愈撰写平淮西碑文。臣韩愈再拜叩头，献上碑文说：

唐朝秉承天命，天下万邦臣服。谁料居地接近中原，竟然盗贼作乱猖狂。过去的玄宗时代，极盛而衰。河北藩镇，凶悍骄横，河南藩镇，附和作乱。肃、代、德、顺四代皇帝，不给宽赦，屡次兴师征讨，不能克服，增兵戍守，农夫耕田，没有饭吃，妇女织布，没有衣穿，原因在于车牛运输，充赐兵士衣粮。外臣失礼，不来朝见，皇帝也不再按时巡查，视察四方。百官懈怠，放弃职守，忘记了旧有制度典章。

【原文】

帝时继位，顾瞻咨嗟[1]："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斩吴、蜀[2]，旋取山东；魏将首义[3]，六州降从[4]。淮、蔡不顺，自以为强；提兵叫谨，欲事故常。始命讨之，遂连奸邻[5]；阴遣刺客，来贼相臣[6]。方战未利，内惊京师；群公上言，莫若惠来。帝为不闻，与神为谋；乃相同德，以讫天诛[7]。（以上宪宗与裴相同谋）

【注释】

①顾瞻：向左右前后看。顾，回顾。瞻，向上或向前视。 咨嗟：叹息。

②吴：指镇海节度使李锜。 蜀：指剑南节度留后刘闢。

③魏将首义：指元和七年（公元812年），魏博节度使田兴归命。

④六州：指魏、博、贝、卫、澶、相六州。

⑤奸邻：指淄青节度使李师道。

⑥相臣：指宰相武元衡。

⑦天诛：上天对罪恶者的惩罚。

【译文】

皇上继承帝位，看着左右大臣叹息说："你等文臣武将，谁爱我家？"已杀吴地李锜、蜀地刘闢，又取山东；魏将首举义旗，魏、博、贝、卫、澶、相六州降服。淮、蔡不忠，自认为兵力强盛，率兵鼓噪；要求按照旧例，父子相继，仍为节度。皇上开始命令讨伐，淮、蔡就连接邻近方镇；暗地派遣刺客，来京刺杀相臣。正当王师战争失利，京师人心惊慌；许多高官上奏，不如停止用兵，改为施恩争取。皇帝不听，只求讨伐良谋；宰相同心，直到元济被诛。

【原文】

乃敕颜、胤、愬、武、古、通[1]，咸统于弘[2]，各奏汝功。

三方分攻[3]，五万其师；大军北乘[4]，厥数倍之[5]。常兵时曲，军士蠢蠢[6]；既剪陵云[7]，蔡卒大窘。胜之邵陵[8]，郾城来降；自夏入秋，复屯相望。兵顿不励，告功不时[9]；帝哀征夫，命相往厘[10]。士饱而歌，马腾于槽；试之新城，贼遇败逃[11]。尽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师跃入，道无留者。（以上破蔡）

【注释】

①颜：指李光颜。　胤：指乌重胤。　武：指韩公武。　古：指李道古。　通：指李文通。

②弘：韩弘。

③三方分攻：即上文所说：颜、胤、武攻其北，道古攻其东南，文通战其东。

④大军北乘：指上文所说合攻其北。

⑤厥：其。

⑥常兵时曲，军士蠢蠢：指元和十年八月，李光颜败于时曲。　时曲：即洄曲，溵水回曲处。　蠢蠢：动荡不安。

⑦既剪陵云：指元和十一年九月李光颜拔陵云栅。

⑧邵陵：地名，在郾城县东三十五里。

⑨“兵顿不励”二句：指元和十一年六月，唐邓随节度使高霞寓兵溃铁城，十二年八月八日李光颜兵败贾店，九月，淮西兵寇溵水镇，杀三将，焚烧刍稿。　顿：通：“迍”，劳顿。　励：振奋。

⑩“帝哀”二句：指元和十二年七月以裴度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彰义节度使，充淮西宣慰处置使，上前线进行指挥。　厘：治理，改革；又通“赉”，赏赐。此处兼有二义。

⑪“试之新城”二句：指元和十二年十月，裴度率领幕僚在沱口镇观看筑城，淮西贼将董重质率骑袭击，为李光颜、田布击败。

【译文】

就下令李光颜、乌重胤、李愬、韩公武、李道古、李文通军，都隶属韩弘，各自建立战功。分作北、东南、东三个方向向蔡州进攻，军队数量有五万之众。随后会合各路大军在北面进攻，总数达十万之众。大军常驻时曲，打了败仗，士兵不安骚动。以后拔掉敌之据点陵云棚，蔡州贼军困难重重。官军在邵陵取胜，郾城的敌军被迫投顺。从夏到秋，驻屯官军，互相观望，驻守不战，不能及时宣告成功。皇帝爱怜战士，命令宰相前去慰抚，士卒饱食，高歌求战，战马跳跃，急于驰骋。在新城试战，与敌遭遇，发生战斗，贼军败逃。蔡州抽调所有精兵，集中时曲防守；贼巢蔡州空虚，西路官军，乘机奇袭，飞跃深入，路不停留。

【原文】

额额蔡城①，其疆千里，既入而有，莫不顺俟。帝有恩言，相度来宣："诛止其魁②，释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妇女，迎门笑语。蔡人告饥，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赐以缯布③。始时蔡人，禁不往来④；今相⑤，里门夜开。始时蔡人，进战退戮；今旰而起⑥，左飧右粥。为之⑦，以收余惫，选吏赐牛，教而不税⑧。（以上裴公惠政）

【注释】

①额额：高大，高固。 蔡城：蔡州城，淮西节度使治所，此处既指蔡州城又指淮西。

②魁：首领。

③缯（zēng 增）：古代丝织品的总称。

④禁不往来：指吴少阳、元济父子禁止人们在路上相互对语，夜间不许燃灯，以酒食互相宴饮的处以死刑。

⑤《韩昌黎文集校注》"今相"后有"从嬉"二字，是。

⑥旰(gàn 赣)：晚。

⑦《韩昌黎文集校注》"为之"后有"择人"二字，是。

⑧不税：指淮西州县免除二年赋税。

【译文】

城墙高大的蔡州，疆域千里，已经收服，为朝廷所有，无不顺伏。皇帝赐恩，由宰相裴度来宣告："只杀罪魁祸首，释放附逆的下面人员！蔡州的士兵男夫，丢下武器，欢呼舞蹈；蔡州的妇女，在门口笑语迎接丈夫儿子归来。蔡州报告饥荒，朝廷派船只运去粟米哺育，蔡州报告寒冻，赐给布帛。过去的蔡州，禁止互相往来，现在可以聚饮嬉戏，里门夜开，任人出入。过去的蔡人，只能前进作战，不能后退，退则被杀；现在可以安稳睡觉，很晚起来，上下老小都有饭吃。朝廷为蔡州选拔人才，收养残剩疲民，挑选官吏，赐给耕牛，进行教化，免收赋税。

【原文】

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觉，羞前之为！"蔡人有言："天子明圣①，不顺族诛，顺保性命。汝不吾信，视此蔡方；孰为不顺，往斧其吭②。凡叛有数，声势相倚，吾强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长、而父、而兄，奔走偕来，同我太平！"淮蔡为乱，天子伐之，既伐而饥，天子活之！(以上蔡人知感)

【注释】

①天子：统治天下的帝王。

②吭(háng 杭)：颈项。

【译文】

蔡州人说："过去受迷惑不知，现在大为觉悟，为以前的所作

所为而害羞!”蔡州人说:“天子贤明圣人,不归顺就诛杀全族,归顺就可保全性命。如若你不信我话,就看这蔡州。谁不归顺,就砍他的颈项。凡是叛乱,几处都是互通声势,互相倚靠。我淮西力量强大尚且不能支持,你力量弱小,依仗什么?快去告诉你的长官,你的父亲、你的兄长,快快一起前来归顺,同我们共享太平!”淮、蔡叛逆,天子讨伐;叛乱平定,发生饥荒,天子运粮救活。

【原文】

始议伐蔡,卿士莫随;既伐四年,小大并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断乃成。既定淮蔡,四夷毕来①;遂开明堂②,坐以治之。

【注释】

①四夷:泛指唐朝周边邻国和少数族建立的地方政权。

②明堂:古代天子宣明政教的殿堂。

【译文】

开始商议征伐蔡州,公卿大夫都不赞同,征讨已经四年,没有结果,大小官员都生疑虑。既不赦免,又不疑虑,坚持征讨,是因天子英明。此次平定蔡州业绩,全靠天子决断,才获成功。淮蔡既已平定,四周的邻国和地区政权自然全来朝会,于是打开明堂,端坐治理。

唐耕耦　译注

经史百家杂钞全译卷二十四

典志之属一

书·禹贡

【题解】

禹，夏朝的开国君主。贡，献纳。后来贡赋混称。唐孔颖达说："禹制贡法，故以《禹贡》名篇。"宋蔡沈传："上之所取谓之赋，下之所供谓之贡。是篇有赋有贡，而独以贡名篇者，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贡。贡者较数岁之中以为常'。则贡又夏后氏田赋之总名。"这是本篇取名的由来。不过蔡氏说的也是后世的意义，不及孔氏扼要。

本篇用自然分区方法，记述我国当时的地理情况，将全国划分为九州，把山岭、河流、薮泽、土壤、物产、交通、贡赋等情况，作了记述。将禹治水传说发展为一篇古代地理记载，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有关全国性的地理著作，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禹贡》开创的征实学风，为以后的《汉书·地理志》、《水经注》及唐、宋以下的地理著作所承袭。后世研究《禹贡》的学者和著作都很多，已形成为一个学派。

本篇的写作时代，说者颇多歧异，除以前的禹时作外，有西周、春秋、战国时作的几种主张。

【原文】

禹敷土①，随山刊木②，奠高山大川③。

【注释】

①敷：分。 敷土：即划分土地区域。

②刊木：砍木作标识。

③奠：定。

【译文】

禹划分土地疆界，随着山势砍下树木作标志，以高山大河为界划定区域。

【原文】

冀州①：既载壶口②，治梁及岐③。既修太原④，至于岳阳⑤。覃怀厎绩⑥，至于衡漳⑦。厥土惟白壤⑧，厥赋惟上上⑨，错⑩，厥田惟中中⑪。恒、卫既从⑫，大陆既作⑬。岛夷皮服⑭，夹右碣石入于河⑮。

【注释】

①冀州：禹所划分的九州之一，其地包括今山西全省，河北的西、北境，河南北部，辽宁的西部。

②既：已。 载：事。 壶口：地名。在今山西吉县西北，陕西宜川县东北，南距龙门约70公里。

③梁：山名。在今陕西韩城、合阳两县间，为黄河西岸大山。 岐：当指狐岐山，在今山西介休县境。

④太原：即大原，广大的平原。此指山西西南永济到霍山一带的平原。顾颉刚说。

⑤岳阳：山西省霍山以南到黄河北岸的地区。霍山古称为太岳。阳，山之南。

⑥覃(tán 潭)怀:地名。在今河南武陟、沁阳、温县一带。　厎:(zhǐ 纸):致也。　绩:功。

⑦衡:与"横"通。　漳:漳水。漳水在覃怀北,东流注入黄河,故称"横漳"。

⑧厥:其,指冀州地。　白壤:含盐碱的土壤。辛树帜《禹贡新解》说。

⑨上上:第一等。《禹贡》将赋税和土质分成上、中、下三等,每等又划为上、中、下三级,上上是上等中的等一级。

⑩错:错杂,夹杂。这句指第一等和第二等之间。

⑪田:土地,土质。　中中:中等的第二级,为第五等。

⑫恒:水名。胡渭《禹贡锥指》说即滱水。发源于恒山北。　卫:水名。胡渭说即今滹沱河。　从:顺从。

⑬大陆:泽名。在今河北任县东北,与钜鹿、隆尧三县接界。　作:耕作。

⑭岛夷:岛,即"鸟"。鸟夷,泛指东方边远地区的民族。　皮服:以兽皮为衣,不知纺织。

⑮碣石:山名。在今河北省昌黎县南。夹右碣石:蔡沈说:"冀州北方贡赋之来,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转,而碣石在其右转屈之间,故云:'夹右'也。"　河:指黄河。古黄河在今天津附近入海。

【译文】

冀州:治理工作已从壶口开始,接着治理梁山和狐岐山。已经治理好太原,便治理到太岳以南的地方。覃、怀地区的治理收到功效后,就达到横流的漳水地带。冀州的土质是盐碱地,赋为第一等而夹杂第二等,它的土质是第五等。恒水和卫水已顺流入了黄河,大陆泽一带已经垦种。鸟夷人穿的全是兽皮制的衣服,他们入贡的道路是顺着碣石山的右边进入黄河。

【原文】

济、河惟兖州①:九河既道②,雷夏既泽③,灉、沮会同④。桑土既蚕⑤,是降丘宅土⑥。厥土黑坟⑦,厥草惟繇⑧,

厥木惟条[9]。厥田惟中下，厥赋贞[10]，作十有三载乃同[11]。厥贡漆丝，厥篚织文[12]，浮于济，漯[13]，达于河。

【注释】

①济：水名。此指南济水，从今河南荥（xíng 行）阳北分黄河水东出，经原阳县南，封丘县北，至山东定陶县西，折东北入巨野泽，出泽北经梁山县东，东阿县旧治西，济南市北，从小清河入海。因其水从黄河分流处与河北岸的济水入口相对，故被当作济水下游。 河：黄河，古黄河从河南武陟县境折而东北流，经浚县、内黄进入河北境，过广平、新河、深县、武强、河间、文安、静海等，至天津附近入海。 兖州：禹所划九州之一，在济水与黄河间。

②九河：黄河下游的分枝。九指多数，非实指。 道：导，疏导。

③雷夏：泽名。在今山东菏泽县境。 既泽：已成为储水的泽。

④灉（yōng 雍）、沮（jù 剧）：二水名。流入雷夏泽，今已湮没不存。 会同：会合。

⑤桑土：宜种桑的土质。 蚕：动词，养蚕。

⑥降丘：从高丘上下来。 宅土：居于平地。禹治水，水患已除，故民从高丘上下到平地定居。

⑦黑坟：黑色而坟起。马融说："坟有膏肥。"是一种肥沃土壤。

⑧繇（yáo 摇）：茂盛。

⑨条：长。

⑩贞：《孔疏》："贞即下下，为第九也。"金履祥《尚书表注》"贞字本'下下'字。古篆凡重字者，或于上字下添=。兖州赋下下，篆从下=，或误作正，通为贞。"

⑪作：耕作。 乃同：同于他州赋税标准。

⑫篚（fěi 匪）：竹筐。 织文：有纹彩的丝织品。九州贡物，有贡有篚，郑玄说："贡者，百功之府受面藏之，其实于篚者，入于女功，故以贡篚别之。"孔颖达说："历检篚之所盛，皆供衣服之用，入于女功，如郑言矣。"

⑬浮：乘船。 漯（tà 踏）：水名。古黄河的支流，自河南浚县与黄河分出，自宿胥口东北流，至今山东省滨县、利津入海。

【译文】

济水与黄河之间是兖州的地域：黄河下游的众多分枝河道已疏通，雷夏泽也畜了水，瀍水及沮水都流入雷夏泽。宜于种桑树的地区，已经养蚕，于是因水患而移居高丘的人都下到平地定居。兖州的土质色黑而疏松，这里的草很茂盛，树木修长。田地为第六等，赋暂时定为第九等，待耕作到第十三年时方与其他八州交纳的等级相同。这里的贡品是漆和丝，以及用竹筐装的彩绸。兖州进贡的道路由济水、漯水乘船，然后进入黄河。

【原文】

海、岱惟青州①：嵎夷既略②，潍，淄其道③。厥土白坟④，海滨广斥⑤。厥田惟上下，厥赋中上。厥贡盐絺⑥，海物惟错⑦。岱畎丝、枲、铅、松、怪石⑧。莱夷作牧⑨。厥篚檿丝⑩。浮于汶⑪，达于济。

【注释】

①海：今渤海。　岱（dài代）：泰山。　青州：禹划九州之一，在今山东省泰山山脉以北，古济水以南的胶东地区。

②嵎（yú与）：夷：地名。在山东蓬莱一带滨海地。　略：治，治理。

③潍：潍水。在今山东潍坊境。　淄：水名。在今山东临淄市境。

④白坟：带盐碱的土壤。

⑤广斥：宽广而盐碱重。斥，盐碱很重。

⑥絺（chì斥）：细葛布。

⑦海物：海产品。

⑧畎（quǎn犬）：或作甽，田沟。此用为相当于“谷”字。岱谷，泰山的谷地。　枲（xǐ洗）：大麻。

⑨莱夷：族名。今山东半岛黄县等地。　作：耕作。　牧：放牧。

⑩檿（yǎn眼）：山桑，即柞树。叶可养蚕。今称柞蚕丝即由此种植物养蚕而产。

⑪汶：水名。源出今山东莱芜县，经泰安、肥城、宁阳至东平入济水。（《水经·汶水》）

【译文】

渤海和泰山间一带是青州，嵎夷地方治理好后，潍水和淄水也已疏导。青州是带盐碱的土壤，靠海的广大地区全是盐碱地。这里田地是第三等，赋是第四等。进贡的物品是盐、细葛麻布和各种海产。还有泰山山谷地区所产的丝、大麻、铅、松及奇异的石头。莱夷所居的地方可以耕作也可以放牧。用竹筐装的贡品是柞蚕丝。进贡的道路由汶水而进入济水。

【原文】

海、岱及淮惟徐州①：淮、沂其乂②，蒙、羽其艺③，大野既猪④，东原厎平⑤。厥土赤埴坟⑥，草木渐包⑦。厥田惟上中，厥赋中中。厥贡惟土五色⑧，羽畎夏翟⑨，峄阳孤桐⑩，泗滨浮磬⑪，淮夷玭珠暨鱼⑫。厥篚玄纤缟⑬。浮于淮、泗，达于河⑭。

【注释】

①海：黄海。 淮：淮河。 徐州：禹所划九州之一，地在今江苏、安徽北部，山东南部，泰山以南、淮河以北的地域。

②沂（yí移）：水名。发源于山东沂水县西北，经临沂、郯城至江苏邳县合于泗水，东南至淮阴入淮。

③蒙：山名。在山东蒙阳县南，一名蒙阳山，属泰山山脉。 羽：山名。在山东郯城县东北。 艺：种。

④大野：泽名。在山东省巨野县。 猪：本作“潴”，水所停留称潴。

⑤东原：：地名。在山东省东平县，汶水和济水之间。 厎：致，致以。平：平定，治理。

⑥埴（zhí植）：粘土。 赤埴坟：即棕色带粘性的土壤。

⑦渐：逐渐进行、生长。　包：丛生。　渐包：即不断生长成丛。

⑧土五色：青、赤、白、黑、黄五种颜色的土。古代帝王用来作分封诸侯的信物。《孔传》"王者封五色土为社，建诸侯则各割其方色土与之，使立社。"

⑨羽：羽山。　夏：大。　翟（dí 敌）：山雉，羽毛可用作装饰。

⑩峄（yì 义）：山名。在今山东邹县南，秦始皇二十八年曾上此山立石为纪。（顾颉刚说）。孤桐：特生的桐树，《史记·正义》引《邹山记》："古之绎山，言络绎相属也，今犹多桐树。"是峄山地区盛产桐树。

⑪泗：水名。发源于山东泗水县，南流至清河县入淮水。　磬（qìng 庆）：古代乐器。商周时为石制。浮磬，孔颖达疏："石在水旁，水中见石，似若中浮焉。此石可为磬，故谓之浮磬。"

⑫淮夷：居于淮水流域的一种民族。此指淮北一带地区。　玭（pín 嫔）珠：即蚌蛛，生于蚌壳体内。　暨（jì 既）：和，及。

⑬纤：绸。　缟：白绢。

⑭达于河：《说文》及《水经注》河作菏。菏水自荷泽分流，东南至济宁入于泗水。顾颉刚说："古时淮通泗，泗通菏，菏通济，由济通漯以达于河，徐州的贡道就是这样。"（《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

【译文】

黄海、泰山和淮河之间的地区是徐州：淮河、沂水已经修治，蒙山、羽山一带可以耕种了，大野泽已畜水，东原地区也得到治理。徐州的土质是棕色土壤，草木不断生长而且茂盛。这里的田地是第二等，赋是第五等。进贡的物品是五色土，羽山谷中的野鸡，峄山南的大桐树，泗水边上可作磬的石头，淮河一带产的蚌珠和鱼。用竹筐装上进贡的是黑色绸及素绢。徐州的进贡道路是从淮河入泗水，然后进入与济水相通的菏水，就到达黄河水道。

【原文】

淮、海惟扬州①：彭蠡既猪②，阳鸟攸居③。三江既入④，震泽厎定⑤。篠簜既敷⑥，厥草惟夭⑦，厥木惟乔⑧。厥

土惟涂泥[9]。厥田惟下下，厥赋下上，上错[10]。厥贡惟金三品、瑶、琨、篠、簜、齿、革、羽、毛惟木[11]。岛夷卉服[12]。厥篚织贝[13]，厥包橘柚[14]，锡贡[15]。沿于江、海，达于淮、泗。

【注释】

①海：黄海。 扬州：禹划九州之一。在淮河以南，西与荆州相接，东至于海的地区。

②彭蠡(lǐ 礼)：江西鄱阳湖。古称彭蠡泽。

③阳鸟：候鸟，即雁。 攸：所。

④三江：众多的江。古时三、九表虚数，并非实指。顾颉刚说。 入：入海。

⑤震泽：即太湖，又称具区、笠泽。

⑥篠(xiǎo 小)：小竹，可作箭。 簜(dàng 荡)：大竹。 敷：普遍分布。

⑦夭：茂盛。

⑧乔：高大。

⑨涂泥：湿土。

⑩下上，上错：第七等，杂出第六等。上下，下等的上级。上错，错杂出上一级赋。

⑪金：铜。 三品：三种不同种类的铜(顾颉刚说)。 瑶：美玉。 琨：美石。 齿：象牙。 革：皮革。 羽：鸟羽毛。 毛：旄牛尾。 惟木：以及木材。惟，与也。

⑫岛夷：此与冀州的“岛夷”同，当为鸟夷，是居于东南沿海的一种夷人。 卉服：用草编织的衣服。

⑬织贝：织成贝纹的锦。

⑭包：包裹。

⑮锡：即“赐”。 锡贡：为重义语词，即贡。

【译文】

淮河以南黄海以西是扬州：彭蠡泽已畜满水，有候鸟来安

居。诸条江水流归大海，震泽也已安定。小竹大竹丛生遍地，花草茂盛，树木高大。这里的土壤潮湿，田地为第九等，赋为第七等，间杂出第六等。贡品是青、白、赤的三种铜，美玉、美石、小竹、大竹、象牙、皮革、鸟羽、旄牛尾和木材。沿海各地居住的夷人穿着草编的衣服。用竹筐装着入贡的是织有贝纹的锦，用包裹装的是桔子和柚子。扬州进贡的道路是沿着长江到海上，然后北上进入淮河、再入泗水。

【原文】

荆及衡阳惟荆州①：江、汉朝宗于海②，九江孔殷③，沱，潜既道④，云土梦作乂⑤。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中，厥赋上下。厥贡羽、毛、齿、革、惟金三品，杶、干、栝、柏⑥，砺、砥、砮、丹惟箘簬、楛⑦，三邦厥贡厥名⑧：包匭菁茅⑨，厥篚玄纁玑组⑩，九江纳锡大龟⑪。浮于江、沱、潜、汉，逾于洛⑫，至于南河⑬。

【注释】

①荆：山名。在湖北南漳县。　衡；山名。在今湖南衡山县。　荆州：禹划九州之一。以荆山得名。在今湖北、湖南省境。

②朝宗：诸侯朝见天子，春见称朝，夏见称宗。这里比喻长江、汉水流向大海，如诸侯前往朝见天子一样。

③九江：即洞庭湖。　孔：大。　殷：定。杨筠如说。

④沱：水名。在今湖北枝江县入长江。　潜：水名。汉水支流，在今湖北潜江县。

⑤云土梦：顾颉刚说，《史记》、《汉书》凡引此皆作“云梦土”，唐太宗得古本《尚书》，乃为“云土梦”，因诏改从古本。”因此作“云土梦”，实为“云梦土”。云梦土即云梦一带的土地。云、梦，二泽名。杜预注《左传》：“江南为云，江北为梦。”

⑥杶(chūn 春):椿树。 干:柘木。 栝(guā 刮):桧(guì 桂)树。

⑦砺:粗磨刀石。 砥:细磨刀石。 砮(nǔ 努):石箭头。 丹:朱砂。 箘簬(jùn lù 郡路):可作箭的竹。《吕氏春秋·本味》注"箘,竹箭也"。簬,即"簬"。《广雅·释草》:"簬,箭也。" 楛(hù 户):木名。可作箭干。

⑧三邦:三国,荆州地区的三个诸侯国,名不详。 名:指名产。

⑨匭(guǐ 轨):杨梅,或作杌。 菁茅:郑玄说茅之有刺者,给宗庙祭祀时缩酒之用。

⑩玄:赤黑色。 纁:黄赤色。玄纁指彩色丝绸。 玑:珍珠。 组:丝带。玑组是用丝带串成的珍珠串。

⑪锡:即赐,赐命。 纳锡:即纳贡。

⑫逾:越。离船上岸,经陆地行。 洛:洛河。

⑬南河:指河南洛阳,巩县一带的黄河。

【译文】

荆山至衡山以南的地区是荆州:长江和汉水像诸侯朝见天子一样流向大海,九江地区也大定,沱江、潜江已疏导,云梦泽一带土地已治理。这里的泥土潮湿,田地为第八等,赋为第三等。贡物是鸟羽毛、旄牛尾、象牙、皮革和青、白、赤三种铜,还有椿树、柘树、桧树、柏树、粗磨石、细磨石、石箭头、朱砂和竹箭、楛树。荆州地区的三个国家要以名产入贡:杨梅、菁茅要包裹好,用竹筐装上彩色的丝绸、珍珠串,九江地区还要入贡大龟。荆州的进贡道路是从长江、沱江、潜水、汉水的水路,再上岸陆行到达洛水,进入黄河。

【原文】

荆、河惟豫州①:伊、洛、瀍、涧既入于河②,荥波既猪③,导菏泽④,被孟猪⑤。厥土惟壤,下土坟垆⑥。厥田惟中上,厥赋错上中⑦。厥贡漆、枲、絺、纻⑧,厥篚纤、纩⑨,锡贡磬错⑩。浮于洛、达于河。

【注释】

①豫州：禹划九州之一，地域南至荆山，北至黄河，今河南以及湖北北部。

②伊：水名。源出河南卢氏县熊耳山。　瀍(chán 缠)：水名。源出洛阳西北孟津县。　涧：水名。源出于今河南渑池县。均在今洛阳地区。

③荥(xíng 形)波：荥泽，在今河南荥阳县境。

④菏泽：泽名。在山东定陶县。

⑤被：读为陂，筑堤防止水外溢。　孟猪：泽名。即孟诸。在今河南商丘县境。

⑥下土：土的下层。　垆(lú 卢)：《说文》："垆，黑刚土也。"

⑦错上中：第二等又杂第一等。

⑧纻(zhù 住)：苎麻。

⑨纤：细绸。　纩(kuàng 矿)：细绵。

⑩磬错：制磬的石头。

【译文】

荆山与黄河之间是豫州：伊河、洛河、瀍河、涧河的水都流入黄河，荥泽已蓄满水，疏导了菏泽，孟诸泽周围筑起了堤坝。这里的土质是肥沃的壤土，土的下层又黑又硬。田地的等级是第四等，赋是第二等间杂出第一等。贡物是漆、麻、细葛、苎麻，用竹筐装上细绸和细绵，还要贡献制磬的石头。豫州的进贡道路是从洛河进入黄河。

【原文】

华阳、黑水惟梁州①：岷、嶓既艺②，沱、潜既道③，蔡、蒙旅平④，和夷厎绩⑤。厥土青黎⑥，厥田惟下上，厥赋下中三错⑦。厥贡鏤、铁、银、镂、砮、磬、熊、罴、狐、狸、织皮⑧。西倾因桓是来⑨，浮于潜、逾于沔⑩，入于渭，乱于河⑪。

【注释】

①华：华山。在今陕西华阴县。 黑水：顾颉刚说："今陕西城固县北有黑水，即《禹贡》梁山（州）的黑水。《禹贡》是说自华山南西迄黑水，其南则为梁州。" 梁州：禹划九州之一。其地在华山黑水以南，东至华山，南达长江，西至今四川西部。

②岷：山名。在今四川松潘县北，岷江发源于此。 嶓（bō 波）：山名。即嶓冢山，在今陕西宁强县北。

③沱：屈万里说："沱，泯江本流，在今四川灌县分支，至泸县入江。" 潜：屈万里说："即嘉陵江之北源，在今四川广元。此沱潜二水，与荆州之沱潜，同名异实。"（《尚书今注今译》）

④蔡：山名。胡渭说是今峨嵋山。 蒙：山名。在今四川雅安县。 旅平：治理完毕。

⑤和：水名。即今大渡河。和夷即和水流域的居民。 厎绩：功绩。

⑥青黎：孔传："色青黑的沃壤"。

⑦下中三错：下中是第八等。三错是杂出第七、八、九三等赋。

⑧璆（qiú 求）：应作"镠"，郑玄说："黄金之美者曰镠。"古称铜为金，称黄金则为贵金属的黄金而不是铜。 镂：钢铁。可以雕刻硬金属。 狸：山猫。 织皮：蔡沈说："四兽之皮以为裘，其粗毛织之可以为罽（jì 计）。"苏轼说："以罽者曰织，以裘者曰皮"。织是用兽毛织的粗毛毡子，皮即裘。

⑨西倾：山名。在今甘肃夏河县与青海同德县间。 桓：水名。即白水，今名白龙江，自西倾山流注汉水。

⑩沔（miǎn 免）：汉水上游的名称。

⑪乱：蔡沈说："绝河而渡曰乱"即横渡。此是说渭水横流入黄河。

【译文】

华山黑水以南是梁州：岷山、嶓冢山区已经治理，沱江、潜江已经疏导。蔡山和蒙山治理完毕，和水一带的民族也取得治理的功效。这里的土质是青黑色而肥沃，田地是第七等，赋是第八等，还夹杂着出第七等和第九等。贡物是黄金、铁、银、坚硬的钢铁、石箭头、磬、熊、罴、狐、山猫和毛织毡布、裘皮。西倾山地区的贡

物顺着桓水而下，梁州进贡的道路是从潜水，经过陆路到达沔水，再进入渭水，由渭水向东横行进入黄河。

【原文】

黑水、西河惟雍州①：弱水既西②，泾属渭汭③、漆、沮既从④，沣水攸同⑤。荆、岐既旅⑥，终南、惇物⑦，至于鸟鼠⑧。原隰厎绩⑨，至于猪野⑩。三危既宅⑪，三苗丕叙⑫。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厥赋中下。厥贡惟球、琳、琅玕⑬。浮于积石⑭，至于龙门、西河⑮，会于渭汭。织皮：昆仑、析支、渠搜⑯，西戎即叙⑰。

【注释】

①西河：今陕西与山西两省间从北而南流的黄河段。　雍州：禹划九州之一。其地域为西河以西、泰岭以北，包括今陕西和甘肃、青海部分地区，北至宁夏、内蒙西部。

②弱水：水名。今甘肃张掖河，入子居延海。　西：西流。

③泾：水名。源出甘肃泾源县，东南流至陕西高陵县入渭水。　渭：水名。源出甘肃渭县，至陕西华阳县入黄河。　属渭：与渭水相连属，即入渭。　汭：水北为汭。

④漆：水名。源出陕西铜川县东北大神山，西南流至耀县合于沮水。　沮：水名。源出陕西黄陵县西北子午岭，东流会漆水名石川河，东流至富平县南入渭。

⑤沣水：源出陕西户县南终南山，北流入渭。

⑥荆：山名。指北条荆山，在今陕西富平县西南。　岐：山名。在今陕西岐山县东北。　旅：治理。

⑦终南：山名。即秦岭。　惇（dūn 敦）物：山名。即太白山，在陕西郿县南。

⑧鸟鼠：山名。在甘肃渭源县。相传此山中鸟与鼠同穴而居，故又称“鸟鼠同穴”。

⑨原隰(xí 习):高平坡和低湿坡。张守节《史记·正义》:"原,高平地也;隰,低下地也。"

⑩猪野:泽名。在今甘肃民勤县东北,古称休屠泽,今名鱼海子,又名白亭海。

⑪三危:山名。在今甘肃敦煌县南。 宅:安居。

⑫三苗:种族名。《史记·五帝本记》:"三苗在江、淮、荆州,舜迁三苗于三危。" 叙:顺。

⑬球:美玉。 琳:翡翠。 琅玕(láng gān 郎干):《说文》:"琅玕似珠",似珠子一样的美玉。

⑭积石:山名。此指小积石,顾颉刚说:"积石山在甘肃临夏市西北,青海循化县东。《水经·河水注》称为唐述山。"

⑮龙门:山名。在陕西韩城县东北五十里黄河的西岸。

⑯昆仑:山名。《汉书·地理志》"金城郡临羌;西北至塞外有弱水昆仑山祠。"汉临羌即今西宁市,是北昆仑山在今青海西宁市西。 析支:山名。在青海西宁市。 渠搜:山名。应劭说:"《禹贡》渠搜,在金城河关之西,西戎也。"金城即今兰州。"关"指玉门关。

⑰即:就。即叙,顺从。

【译文】

黑水与西河之间是雍州:弱水已引向西流,泾水从北岸流入渭水,漆水和沮水也相随流入渭水,沣水与渭水同流入黄河。荆山、岐山已经治理,接着治理终南山、惇物山直达鸟鼠山。高平和低湿的土地治理已见功效,再到猪野泽施工。三危山区人已经能安居,三苗族也已完全顺从。这里的土质是黄土,田地是第一等,赋是第六等。贡物是美玉、翡翠、宝石。雍州进贡的道路是从积石山下沿黄河,到龙门山的西河地区,会集于渭水与黄河交汇处。进贡毛毡布的有昆仑山、析支山和渠搜山地区所居的人民,这样西戎各族都安定顺从了。

【原文】

导岍及岐[1]，至于荆山[2]，逾于河。壶口、雷首至于太岳[3]。厎柱、析城至于王屋[4]。太行、恒山至于碣石[5]，入于海。

西倾，朱圉、鸟鼠至于太华[6]。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7]。

导嶓冢至于荆山[8]。内方至于大别[9]。岷山之阳至于衡山，过九江至于敷浅原[10]。

【注释】

①导：《史记·夏本纪》作"道"，开通道路。此节是讲禹治山。　岍（qiān 千）：山名。又称岳山，在今陕西陇县南七十里。

②荆山：即雍州"荆岐既旅"的北条荆山，在今陕西富平县西南。

③雷首：山名。在今山西永济县南，俗称尧山。临黄河，相传此山有九个名字。

④厎柱：一般作底柱。山名，即三门山，在山西平陆县东五十里大河中。　析城：山名。在今山西阳城县南七十里，黄河北岸，山峰四面如城，高大险峻，故名。　王屋：山名。又称天坛山，在今山西桓曲县东北一百里，山有三重，状如屋，故名。

⑤太行：山名。主峰在山西省晋城县，首起河南济源县，北入山西青城县，延绵向东北千余里，至河北西部。　恒山：山名，又名常山，为五岳的北岳。起山西代县，东北至河北阳泉县境，主峰在山西浑源县东南。

⑥西倾：山名，在青海省东南，延绵千余里。　朱圉（yǔ 雨）：山名。在今甘肃甘谷县西南三十里。　鸟鼠：即雍州的鸟鼠山。　太华：即华山，即西岳。在陕西省华阴县南。

⑦熊耳：山名。在今河南卢氏县南，伊水所出。此山两峰直立，状如熊耳，故名。　外方：山名，即嵩山，古称嵩高，崇高，即中岳。在今河南登封县北。　桐柏：山名。在今河南桐柏县西南。　陪尾：山名。在今湖北安陆县。

⑧嶓冢：即梁州"岷、嶓"之嶓。　荆山：即荆州荆山。

⑨内方：山名。又名章山、马良山、马仙山，在湖北钟祥县西南，或说即今武昌大洪山。 大别：山名。顾颉刚说此山应“在今湖北应山县东南黄安县界”，黄安县1952年改称红安县，应山与红安间有大悟山，海拔783米。

⑩九江：即湖南洞庭湖。 敷浅原：即江西庐山。曾运乾说。

【译文】

从岍山开通道路，到达岐山，再到荆山，越过黄河。又开通了从壶口山经雷首山，到达太岳山。再从底柱山、经析城山，到达王屋山。从太行山、经恒山，到碣石山，从这里就进入渤海。

从西倾山、朱圉山、鸟鼠山到达太华山，再从熊耳山，经嵩山、桐柏山，一直到陪尾山。

开通嶓冢山后向东到荆州的荆山，又从内方山到大别山。从岷山的南面施工直到南岳衡山，跨过洞庭湖到达庐山的地区，都得到治理。

【原文】

导弱水至于合黎①，余波入于流沙②。

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③。

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④，东至于底柱，又东至于孟津⑤。东过洛汭⑥，至于大伾⑦。北过降水⑧，至于大陆⑨。又北播为九河⑩，同为逆河⑪，入于海。

嶓冢导漾⑫，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⑬，过三澨，至于大别⑭，南入于江。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⑮，入于海。

岷山导江，东别为沱⑯。又东至于澧⑰。过九江，至于东陵⑱。东迤北会于汇⑲，东为中江⑳，入于海。

导沇水㉑，东流为济，入于河，溢为荥㉒。东出于陶

丘北[23]，又东至于菏。又东北，会于汶。又东北，入于海。

导淮自桐柏，东会于泗、沂[24]，东入于海。

导渭自鸟鼠同穴[25]，东汇于沣，又东会于泾，又东过漆沮，入于河。

导洛自熊耳，东北，会于涧、瀍。又东，会于伊。又东北，入于河。

【注释】

①合黎：山名。在今甘肃山丹、张掖、高台、酒泉四县内。

②流沙：即今内蒙古额济纳旗的居延海。

③南海：屈万里说即罗布泊。

④华阴：陕西华阴县。在华山以北，故名。

⑤孟津：在河南孟津县。

⑥洛汭：洛水入河处。在今河南巩县汜水镇西。

⑦大伾：山名。今名九曲山，在巩县汜水镇西北一里，距洛汭四十里。

⑧降水：漳水上源的一支流，称为降水，与漳水合流后，在今河北肥乡、曲周间入黄河。

⑨大陆：泽名。在今河北任县东北。

⑩播：分布。

⑪逆河：郑玄说："逆河，言相向迎受"。海水倒灌与河水出海，故"相向迎受"。 同为逆河，都成了海水与河水排击的河道。

⑫漾：水名。汉水上源名。

⑬沧浪：水名。汉水自均县沧浪州至襄阳一段的水道。

⑭三澨（shi 是）：地名。《说文》："澨，埤（pi 辟）增水边，土人所止也。"胡谓说："三澨，当在淯水入汉处，在今湖北宜城县东北。"

⑮北江：指汉水。王鸣盛说。

⑯沱：水名。长江在今四川境内的支流。

⑰澧：水名。源出今湖南桑植县，流入洞庭湖。

⑱东陵：地名。蔡沈说在巴陵县，即今湖南岳阳县。

⑲迤：斜长地势。 汇：程瑶田说，汇即汉。澧水东北斜行至湖北武昌与长江相汇。长江在今汉水以下古时也称为汉水。

⑳中江：指长江自九江市以下的经流。或说指岷江。

㉑沇（yǎn 眼）水：水名。即济水的上游，《周礼·职方氏》中的“荧川”。

㉒溢为荥：河水溢出为荥泽。地在今河南荥阳县，早已干涸。

㉓陶丘：丘名。在今山东定陶县西南。

㉔泗、沂：泗水、沂水。沂水在江苏邳县入泗，泗水在江苏淮阴县入淮。

㉕鸟鼠同穴：指鸟鼠山。在今甘肃渭源县境。相传此山有一种叫鼵（tū 突）的鼠，与一种叫鵌（tú 途）的鸟，同居一个山穴中，因名鸟鼠同穴山，简称鸟鼠。

【译文】

疏导弱水到达黎合山麓，它的下游流入居延海中。

疏导黑水到达三危山下，让它流入南海。

疏导黄河，从积石山开始，到达龙门山侧，南流到华山的北面，折向东到达底柱山，再往东到达孟津。向东经过洛水入口处，就到达了大伾山下。折而北行经过降水，到达大陆泽。再向北，分成许多支流，都成了迎受海水回流的河道，黄河水由此流进大海。

从嶓冢山下开始疏导漾水，向东流称为汉水。再向东，称为沧浪水，经过三澨地带，到达大别山侧，向南流入长江。向东，汇成的湖叫彭蠡。再向东，称为北江而流进大海。

从岷山开始疏导长江，向东另外分出一条支流称为沱江，再向东到达澧水。经过洞庭湖到达东陵。江水东北斜行与汉水汇合，从此以下称为中江，流入大海。

疏导沇水，向东流称为济水，流入黄河，黄河水漫溢出成为荥泽。济水又从陶丘的北面向东流，再往东到达菏泽。又向东北，与汶水会合。再向东北流入大海。

疏导淮水从桐柏山开始，向东与泗水、沂水会合，再向东流

入大海。

疏导渭水从鸟鼠同穴山开始，向东与沣水相汇合，又向东与泾水汇合，再向东经过漆水、沮水，流入黄河。

疏导洛水从熊耳山开始，东北行与涧水、瀍水相会合。又向东，与伊水相会合。再向东北，流入黄河。

【原文】

九州攸同①：四隩既宅②，九山刊旅③，九川涤源④，九泽既陂⑤，四海会同⑥。六府孔修⑦，庶土交正⑧，厎慎财赋⑨，咸则三壤⑩，成赋中邦⑪。锡土、姓⑫，祗台德先⑬，不距朕行⑭。

五百里甸服⑮：百里赋纳总⑯，二百里纳秸⑰，三百里纳秸服⑱，四百里粟⑲，五百里米。

五百里侯服⑳：百里采㉑，二百里男邦㉒，三百里诸侯㉓。

五百里绥服㉔：三百里揆文教㉕，二百里奋武卫㉖。

五百里要服㉗：三百里夷㉘，二百里蔡㉙。

五百里荒服㉚：三百里蛮㉛，二百里流㉜。

东渐于海㉝，西被于流沙㉞，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㉟。禹锡玄圭㊱，告厥成功。

【注释】

①攸：皆。　同：平定。

②隩（ào 奥）：隐，幽。　宅：安定。

③九山：曾运乾说："九山九川九泽，九州的山川与泽也。"或说实指上文所举的九条山脉、九条河、九个湖泽。　刊旅：整治。刊，削，修整。旅，道，

通道。

④涤源：清源，疏浚达其水之源头。

⑤陂：堤防。

⑥四海：即四方。古人以为九州大陆以外四方都被海包围。 会同：指贡道达于京师，畅通无阻。

⑦六府：《礼记·曲礼》："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货，典司六职。"注："府，主藏六物之税者。"这六府就是掌管税收的六种职务及官署。 孔：大。 修：备。

⑧庶土：各种土质的土地。 交：俱，皆。 正：指美恶的等级得到正确划定。

⑨财赋：指税赋。

⑩咸：皆。 则：法则，准则。 三壤：上中下三等土壤。

⑪成：定。 中邦：中土，中国。

⑫锡土、姓：天子封建诸侯，胙之土，赐之姓，命之氏。赐土，表示封给土地。

⑬祗（zhi 支）：恭敬。 台：以。

⑭距：抗拒，违背。

⑮甸：田。 服：服役。相传大禹所规定的五服，就是把京城以外的土地分为五等，每一等四方各五百里，称为一服。京城地区五百里为甸服。郑玄说："服治者出谷税也；言甸者，主治田，故服名甸。"甸服即王畿

⑯百里：京城外四方各百里。下"二百里"，"三百里"等义同。 赋：实指贡。 纳总：谷物连穗秆一齐交纳。禹贡所规定的赋，以其距京城的远近而有不同的差别。

⑰禾：谷穗。

⑱秸服：纳秸的任务。秸，郑玄说："秸，去颖也。"指带壳的谷物。服，服役，此意为任务，负担。

⑲粟：粗米，今称糙米，指去壳的米。

⑳侯服：诸侯服事天子。甸服外四方各五百的地域，是天子封建诸侯之地，故称侯服。

㉑采：指采地。采取土地上的租税不得领有人民。是天子赐给在王朝作官的卿大夫的禄田。

㉒男邦：男爵国。男爵为诸侯国，占有土地和治民权，是具有一定独立性的政治实体，与采邑不同。

㉓三百里：此服只言三百里，是指包括从三百里到五百里的地区。诸侯：侯是大国。诸侯指众多的侯爵国。

㉔绥：安。绥靖安抚。　服：服务王室。顾颉刚说："从天子方面说为绥，从诸侯方面说为服。"

㉕三百里：侯服外三百里，即一百里至三百里。此以下类推。　揆（kuí葵）文教：《孔传》："揆，度也。度王者文教而行之。"

㉖二百里：指侯服三百里外至五百里的二百里地域，下同。　奋武卫：振奋威武保卫王室。

㉗要服：要约结信好而服从。

㉘夷：易，变易。王先谦《尚书孔传参正》说："谓其风俗可变易者徐进之。"

㉙蔡：流放。指流放罪人的地方。

㉚荒服：荒，远。荒服，四方边远地方服从天子者。

㉛蛮：郑玄说："蛮者，听从其俗，羁縻其人耳，故云蛮。蛮之言缗也。"缗（mín民）"是绳子、线，有系连义。意思是遵从他们的风俗，维持同他们的联系。

㉜流：流徙移动。

㉝渐：入。

㉞被：复盖。　流沙：此指沙漠地。是当时人认为西边最远的地方。

㉟朔：北。　暨：及。　朔南暨：即从北到南。　声教：声威及教化。讫：到。

㊱禹锡：锡禹。　玄圭：黑色的大圭。

【译文】

九州皆已治平：四方遥远地方都已经安定，山已治理，九州的河流都疏达源头，九州的泽湖已筑好堤防，四方都已通达。掌管六种贡赋的官署大备，各种土地的美恶已评定，所应慎重的是贡赋，全部按照三等土地的划分制定，定出中国总的贡赋。赐给

诸侯土地、姓氏，是按照他们的才德来定先后的，这样他们就不会有违背我的行为。

王都以外五百里叫甸服：离王都一百里以内缴纳连秆的谷物，二百里的缴纳谷穗，三百里的缴纳谷粒，四百里的缴纳粗米，五百里的缴纳精米。

甸服以外五百里叫侯服：一百里以内是卿大夫的采地，一百里至二百里以内是男爵国地区，其余三百里是诸侯国的地域。

侯服以外五百里叫绥服：一百里至三百里的地区斟酌情形实施天子的文教措施，其余二百里地区振兴武威以保卫天子。

绥服以外五百里叫要服：一百里至三百里的地区视情况逐渐改变其风俗，其余二百里是流放罪人的地区。

要服以外五百里叫荒服：一百里至三百里的地区尊重他们的风俗，维持同他们的联系，其余二百里的地区任他们流动迁徙。

东边进入大海，西边到达沙漠，无论北方和南方，天子的声威教化都达到了四海。禹被赐给黑色的大圭，以庆祝他的大功告成。

朱玲玲　译注

周礼·大司乐

【题解】

《周礼》又称《周官》、《周官经》，是先秦古籍，儒家经典之一。书中汇集先秦时期的官制，分为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篇。冬官司空一篇早已佚失，西汉时用《考工记》补作冬官。本书是先秦官制和各种制度的汇编，是研究先秦政治、经济、思想的重要典籍。关于本书的作者及成书时代，说者十分歧异，古文经学家认为是周公所作，今文经学家认为出于战国时代，也有认为是西汉末年刘歆(xin新)所伪造。近人根据铜器铭文研究，有主张为战国时作品，有主张其中包含西周制度而成书于春秋时期等不同意见。

《大司乐》属《春官宗伯》中的一篇。大司乐是乐官的首长，主管对乐理的教育和各种场所下用乐制度和礼节。此篇反映了我国先秦时期音乐应用的普遍和音乐艺术的水平。

【原文】

大司乐掌成均之法①，以治建国之学政②，而合国之子弟焉③。

凡有道者④、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⑤，祭于瞽宗⑥。以乐德教国子⑦：中、和、祗、庸、孝、友⑧；以乐语教国子⑨：兴、道、讽、诵、言、语⑩；以乐舞教国子⑪：舞

《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12]。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13]，以致鬼神祇[14]，以和邦国[15]，以谐万民[16]，以安宾客，以说远人[17]，以作动物[18]。乃分乐而序之[19]，以祭，以享，以祀[20]。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21]，以祀天神；乃奏大蔟，歌应钟，舞《咸池》，以祭地祇[22]；乃奏姑洗，歌南吕，舞《大韶》，以祀四望[23]；乃奏蕤宾，歌函钟，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则，歌小吕，舞《大濩》，以享先妣[24]；乃奏无射，歌夹钟，舞《大武》，以享先祖[25]。

【注释】

①成均：西周时五大学之一。周制大学有五名：中为辟雍，南为成均，北为上庠，东为东序，西为瞽宗。此成均是大学的通称。 法：教学方法。

②建：立。 学政：学校内的政教。

③合：会合、集合。 国之子弟：指王子及公卿大夫的子弟。

④道：才艺。

⑤乐祖：乐的祖神，即乐神。

⑥瞽宗：大学之一。位在西，称为“西学”。

⑦乐德：指乐中的一种品德。见下。

⑧中：忠厚。 和：刚柔相宜。 祇(zhi之)：恭敬。 庸：常，指有节奏，有恒心。 孝：敬父母。 友：爱兄弟及族人。

⑨乐语：指行乐礼时的语言。

⑩兴：比兴，以物喻事。 道：读为导，以古比今。即用典。 讽：记背诗歌的文句。 诵：唱。古诗皆有曲谱可唱。 言：直陈自己的意见。 语：回答他人的讲话。《诗经·公刘》毛传：“直言曰言，答述曰语。”

⑪乐舞：伴有乐曲和歌词的舞蹈。

⑫《云门》：舞蹈名。郑玄认为是黄帝时的舞曲。此舞反映黄帝的恩德像云出一样，百姓于是繁衍。《大卷》：舞蹈名，黄帝时乐舞。或说“云门·

大卷”为一乐舞名，“云门”是形容“大卷”的。《大咸》尧时乐舞名。《大咸》又作《咸池》。《大韶》：舜时乐舞名。《大夏》：禹时乐舞名。《大濩》：汤时乐舞名。《大武》：周武王时乐舞名。

⑬六律、六同：古时用三分损益法将一个八度分为十二个不完全相等的半音的一种音律制度。各律从低到高依次名为黄钟、大吕、大蔟（cù促）、夹钟、姑洗（xiǎn显）、仲吕、蕤（ruí瑞）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yì意）、应钟。其中奇数各律称为“律”，偶数各律称为“吕”，又称为“同”。奇偶数各六，故称为“六律”，“六吕（或六同）”。　五声：又称为“五音”。即中国古代五声音阶中的宫、商、角、徵、羽这五个音级。五声中各相邻两音间的音程除角与徵，羽与吕（高八度的宫）之间为小三度外，其余均为大二度。　八音：八种物质所制乐器弹奏出的声音，即金（钟镈）、石（磬）、丝（琴瑟）、竹（箫管）、匏（pào袍。笙竽）、土（埙）、革（鼓）、木（木鱼，当时称敔，圉）。　六舞：指上《云门》等几种舞。　大合乐：谐和几种乐曲，以踏节起舞。

⑭鬼神：人鬼，天神。　祇（qí其）：地神。

⑮和：亲，亲近。　邦国：诸侯国。

⑯谐：和，指和谐。

⑰说：同“悦”。　远人：蕃属国的人。

⑱作：兴。　动物：指百物。各种动植物。

⑲分乐：分用各代的乐。　序：序其先后应用次节。贾公彦说：“今分此六代之乐舞，尊者用前代，卑者用后代，使尊卑有序。”

⑳祭：祭天。　享：祭祖先。　祀：祭地神。

㉑奏：击乐器。　歌：唱诗。孙诒让说：“奏与歌对文者，奏并谓金奏，歌并谓升歌，奏以九夏，歌则以三百篇之诗。”

㉒地祇：土地神。

㉓四望：即五岳。五岳指中岳嵩山，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南岳衡山。

㉔先妣：郑玄说：“先妣，姜嫄也。”

㉕先祖：先王先公。

【译文】

大司乐主管大学的教育法，以治理国家的学政，集合王及卿

大夫的子弟施行教育。

聘请有才艺、有品德的人为教师，他们死后就成为乐神，在西学中受到祭祀。教育国子具有音乐的美德，使他们能做到忠厚、和顺、恭敬、有恒、孝顺、友爱；教育国子具有音乐的语言，使他们能够用比喻、典故、讽诗、歌诵、直言、辩难的方式讲话；教育国子具有伴随乐曲起舞的技能，使他们能跳《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等舞曲。使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的音节谐和，用以招致天地鬼神的到来，亲善诸侯，谐和民众，安适宾客，悦服蕃国，兴盛百物。分别以六代乐舞，按先尊后卑的次第，用作祭天神、享先祖、祀地祇。演奏黄钟调，唱大吕调，跳黄帝时的《云门》舞，以祭祀天神；演奏大蔟调，唱应钟调，跳尧时的《咸池》舞，以祭祀地神；演奏姑洗调，唱南吕调，跳舜时的《大韶》舞，以祭祀五岳；演奏蕤宾调，唱函钟调，跳禹时的《大夏》舞，以祀祭山川；演奏夷则调，唱小吕调，跳汤时的《大濩》舞，以享祭姜嫄；演奏无射调，唱夹钟调，跳周武王时的《大武》舞，以享祭先公先王。

【原文】

凡六乐者①，文之以五声②，播之以八音③。凡六乐者，一变而致羽物及川泽之祇④，再变而致裸物及山林之祇⑤，三变而致鳞物及丘陵之祇⑥，四变而致毛物及坟衍之祇⑦，五变而致介物及土祇⑧，六变而致象物及天神⑨。

【注释】

①六乐：即六律。

②文（wèn 问）：动词，修饰，掩饰。

③播：播扬。

④变：郑玄说："变犹更也。乐成则更奏也。"一变就是奏一遍乐。以下

类此。　致：招致，来。　羽物：鸟禽神。

⑤裸物：虎豹貔貙(pí chi 皮嗤)等凶兽，或说是有角有蹄的动物。

⑥鳞：鱼类。

⑦毛物：貂狐类动物。　坟衍：广平地。

⑧介物：蚌类。

⑨象物：四灵物，即麟、凤、龟、龙。

【译文】

凡是六种音律，要以五个音阶来修饰，以八类乐器演奏的音调来播扬。六种音律，奏一遍可以招来鸟类神和河流神。奏两遍，可以招来虎豹神和山林神。奏三遍可招来鱼鳖神和丘陵神。奏四遍可招来貂狐神和平原神。奏五遍可招来蚌类神和土地神。奏六遍可招来麒麟、凤凰、灵龟、龙神和上天神。

【原文】

凡乐，圜钟为宫①，黄钟为角，大蔟为徵，姑洗为羽。雷鼓、雷鼗②，孤竹之管③，云和之琴瑟④，《云门》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⑤。若乐六变⑥，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⑦。凡乐，函钟为宫⑧，大蔟为角，姑洗为徵，南吕为羽。灵鼓、灵鼗⑨，孙竹之管⑩，空桑之琴瑟⑪，《咸池》之舞，夏日至，于泽中之方丘奏之⑫。若乐八变，则地祇皆出，可得而礼矣。凡乐，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大蔟为徵，应钟为羽。路鼓、鼓鼗⑬，阴竹之管⑭，龙门之琴瑟⑮，《九德》之歌⑯，《九韶》之舞⑰，于宗庙之中奏之。若乐九变，则人鬼可得而礼矣⑱。

【注释】

①圜钟：夹钟（郑玄说），第四律。

②雷鼓：鼓名，八面鼓。 鼗（táo 桃）：鼓名。长柄摇鼓，俗称拨浪鼓。

③孤竹：独自生长成的竹。 管：管乐器，如箫，竽等。

④云和：山名。以此山所生的木制的琴瑟。

⑤圜丘：圆形的山丘，祭天神之处。

⑥六变：六次，六遍。

⑦礼：献祭品祭祀。

⑧函钟：郑玄说“林钟也。”十二律的第八律。

⑨灵鼓：六面鼓。

⑩孙竹：竹的支根上所生长的竹子，与主根所生的竹像子孙关系一样，故名。

⑪空桑：地名。

⑫方丘：方形的土丘，祭地神之处。

⑬路鼓、路鼗：四面鼓。

⑭阴竹：山北面生长的竹。

⑮龙门：地名。

⑯《九德》之歌：九种功德的颂歌。九德指金、木、水、火、土、谷，称为六府；正德、利用、厚生称为三事。六府三事合称九功。歌颂九种功德称为“《九德》之歌”。

⑰《九韶》：本作“大韶”。大，九形近而伪。

⑱人鬼：指祖先神。

【译文】

凡是演奏夹钟宫调，黄钟角调，大蔟徵调，姑洗羽调，擂八面的大鼓，摇八面的小鼓，吹单独生长的竹所制的管乐器，弹云和山所产木料制的琴瑟，跳黄帝时的《云门》舞蹈，冬至日那天在圜丘上演奏。若演奏和跳舞六遍，天神就会下降，这时就可以对天神进行献祭。凡是演奏林钟宫调，大蔟角调，姑洗徵调，南吕羽调，擂六面大鼓，摇六面小鼓，吹孙竹制的管乐器，弹空桑山中所

产木材制的琴瑟，跳尧时的《大咸》舞蹈，夏至日那天，在沼泽中的方丘上演奏，若奏乐和跳舞八遍，地神就会出来，这时就可以对地神进行献祭。凡是演奏黄钟宫调，大吕角调、大蔟徵调，应钟羽调，擂四面的大鼓、摇四面的小鼓，吹阴面山中所生的竹制成的管乐器，弹龙门山中所产的木制的琴瑟，唱《九德》的颂歌，跳舜时的《九韶》舞蹈，在宗庙中演奏，若奏乐和跳舞九遍，祖先神就会都降临，这时候就可以对祖先神进行献祭。

【原文】

凡乐事，大祭祀，宿县①，遂以声展之②。王出入，则令奏《王夏》③；尸出入④，则令奏《肆夏》⑤；牲出入⑥，则令奏《昭夏》⑦。帅国子而舞，大飨不入牲⑧，其他，皆如祭祀。大射⑨，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驺虞》⑩，诏诸侯以弓矢舞⑪。王大食⑫，三侑⑬，皆令奏钟鼓。王师大献⑭，则令奏愷乐⑮。凡日、月食、四镇五岳崩⑯、大傀异灾⑰、诸侯薨，令去乐。大札⑱、大凶、大灾、大臣死，凡国之大忧，令弛县⑲。凡建国，禁其淫声、过声、凶声、慢声⑳。大丧㉑，苑㡿乐器㉒。及葬，藏乐器㉓，亦如之。

【注释】

①宿县：宿，祭祀的前晚上。县即悬，将乐器悬挂陈设好。

②声展之：声，试奏听其声音。展，查验。

③《王夏》乐章名。夏，大也。

④尸：祭祀仪式中代表死者受祭的活人。

⑤《肆夏》：乐章名。

⑥牲：祭神用的牛、羊、犬、豕等牲畜。

⑦《昭夏》：乐章名。

⑧大飨：国王宴请诸侯的宴会。

⑨大射：王举行郊祭时，选择善射的武士与诸侯卿大夫举行的射箭比赛礼节。

⑩《驺虞》：乐章名。

⑪诏：告。 弓矢舞：手执弓箭作射状的一种舞蹈。

⑫大食：国王在每月初一和十五两日加餐，用整只牲畜，称为大食。

⑬侑：劝。劝君吃饱。

⑭王师：国王的军队。 献：献在战争中的战利品于王。

⑮恺（kǎi 楷）乐：献功的乐曲，节奏欢快。

⑯四镇五岳：指作为九州标志的九座大山。四镇指扬州会稽山、青州沂山、幽州医无闾山、冀州霍山。五岳指泰山、衡山、华山、嵩山、恒山。 崩：崩塌。

⑰大傀（gui 归）：大的怪异。傀，怪异。指天地奇变，如星陨、地震造成灾害的现象。 异灾：特殊的灾害。

⑱札：瘟疫。

⑲弛县：收藏乐器。

⑳过声：哀乐过分的曲调。 凶声：亡国的乐调。 慢声：轻慢不恭的乐调。

㉑大丧：大的丧事，指国王、王后、太子等人的死丧。

㉒莅：临。 廞（xin 欣）：陈设。

㉓藏乐器：随葬乐器。

【译文】

凡是有关用乐的事情是，有大的祭祀活动，在前一天晚上就要把乐器悬挂陈设好，并试演奏以检查有无毛病。国王进出时，大司乐命令乐师演奏《王夏》乐章；作为受祭替身的人——尸进出时，命令乐师演奏《肆夏》乐章；作为祭品的牺牲进出时，命令乐师演奏《昭夏》乐章。需要跳舞时，大司乐则率领国子弟跳舞助兴，国王举行大的宴会不牵活牲畜到场，不演奏乐曲，不跳舞，其他的活动，都要像大祭祀一样，奏乐跳舞。举行大射礼时，国王进

来或出去，都命令乐师演奏《王夏》乐章。等到进行射箭比赛时，命令演奏《驺虞》乐章，告诉诸侯们手执弓箭跳舞。国王要在每月的初一、十五举行大宴会，官吏三次劝王进食时，都要命令乐师鸣钟击鼓。国王的军队胜利归来及向王献战利品时，要命令演奏欢快乐的乐曲。凡是遇到日食、月食、四镇五岳崩塌、天地发生奇怪的变异、诸侯死亡，命令收藏乐器不得再演奏。瘟疫流行、年成凶荒、水旱灾害、大臣死亡等，凡是国家的忧患时期，命令收藏乐器。凡是建立国家，禁止乐师们演奏淫荡的乐曲，哀乐过度的乐曲，亡国的乐曲和轻慢不雅的乐曲。遇大的丧事，大司乐亲临检查作为明器陈设的乐器。到下葬时，把乐器随葬藏于墓中时，也一样要亲临现场检查。

杨升南　译注

周礼·大司马

【题解】

《大司马》是《周礼·夏官司马》中的一篇。我国春秋以前战争中以车战为主，战车的牵引力是马，所以负责军队的官称为司马，大司马是军队的最高长官。本篇是叙述大司马一职的职责和四季进行军事训练的情况。

【原文】

大司马之职，掌建邦国之九法[1]，以佐王平邦国[2]：制

畿封国③，以正邦国④；设仪辨位⑤，以等邦国⑥；进贤兴功⑦，以作邦国⑧；建牧立监⑨，以维邦国⑩；制军诘禁⑪，以纠邦国⑫；施贡分职⑬，以任邦国⑭；简稽乡民⑮，以用邦国；均守平则⑯，以安邦国；比小事大⑰，以和邦国⑱。

【注释】

①建：制定。 邦国：诸侯国。 九法：指以下“制畿封国”等九事，此九事由大司马制定而成为制度，故称为“法”。

②平：统制，治理。

③畿（jī 机）：王都所处的千里地面，由国王直接统治。 封：指在国界上立界标，古时以作土堆及土埂为标识，称为封埒（liè 列）。 国：指诸侯国。

④正：明确疆界。

⑤仪：礼仪。 辨：别。 位：地位。指诸侯的等级，臣僚的贵贱地位。

⑥等：等差。

⑦进贤：向王朝贡献有才能的人。 兴功：推荐有功的臣僚于王朝。

⑧作：振作。

⑨牧：州牧。诸侯有功德的，国王任命他为州长，称为牧。 监：中央王朝派到诸侯国中监察官员。西周铜器有《应监甗》，即周王朝派往诸侯国的监国官所制。

⑩维：联系。

⑪诘（jié 杰）：追问，盘查。 禁：禁令。

⑫纠：纠正错误。

⑬施贡：分配贡额。 分职：分配赋税。贡是向王贡土特产品，与赋税有别。

⑭任：负担。

⑮简稽：核查，统计。

⑯均守：均，指各等诸侯间的土地平均。守，治理。 则：法则。

⑰比小事大：比，亲。事，服事，指大国亲小国，小国服事大国。

⑱和：协和。

【译文】

大司马的职责是，掌管建立诸侯的九种法规，以辅佐国王治理诸侯国：制定王畿及诸侯国的疆界封埒，使各国边界确定；设立礼仪，辨别诸侯间的贵贱地位，以使他们尊卑有等差；使诸侯国向王室选拔贤才，推举功臣，使国内人心振作；设立州牧派遣监国官员，以作为王朝与诸侯国间的联系；建立军队，纠查禁令的执行，以纠正诸侯国的错误；合理分配贡物和赋税，以使诸侯国负担恰当；核查人口数，以便在有事时向诸侯国征用；使各等级治理的土地大小有公平的法则，用以安定各诸侯国；使大国亲善小国，小国服事大国，以协调各诸侯国。

【原文】

以九伐之法正邦国①：冯弱犯寡则眚之②；贼贤害民则伐之；暴内陵外则坛之③；野荒民散则削之；负固不服则侵之④；贼杀其亲则正之⑤；放弑其君则残之⑥；犯令陵政则杜之⑦；外内乱⑧，鸟兽行则灭之。

正月之吉⑨，始和，布政于邦国都鄙，乃悬政象之法于象魏⑩，使万民观政象；挟日而敛之⑪。

【注释】

①伐：讨伐。　九伐：即下文按九种罪行加以讨伐。　正：纠正，校正。

②冯：凌。　眚（shěng 省）：假为省。《释名·释言语》："省、廋也。"意即削减封地。郑玄注："四面削其地"。

③坛：郑玄说：坛读如埠，"置之空埠以出其君，更立其次贤者。"意即废君另立。

④负固：恃险。

⑤正：正法，治罪。

⑥残：杀。

⑦陵政：藐视国家政治法律。 杜：塞。闭塞四境，使不与邻国相通，即将其孤立。

⑧外内乱：悖逆人伦，内外无别的乱伦行为。

⑨正月之吉：吉，指初吉，两周青铜器上常见的月相之一，指初一日。

⑩政象：写在木板上的施政法令文字。 象魏：古代天子、诸侯宫门外的一对高建筑，也称“阙”或“观”。因其魏然而高，故称“魏阙”。因其为悬示教令之所，故称为“象魏”。

⑪挟日：十日。 敛：收藏。

【译文】

依据九种讨伐的法规定校正诸侯的行为：有以强凌弱，以大侵小的，就要从四面削减他的土地；有擅杀贤良残害百姓的，就要出兵讨伐他；有专行暴政，欺凌邻国的，就要将他废掉另立新君；有使国内田地荒芜人民流散的，就要削去他的土地；有依仗地势险要不服从国家法令的，就要派兵攻进其国境内；有无故杀害父兄子弟的就要依法处死；有驱逐杀害国君的，就要将他杀死；有违抗命令，藐视国法的，就要禁止他们不准与邻国交往；有悖乱人伦，行为同鸟兽一般的，就要将他灭掉。

正月初一日，开始在各诸侯国的国都和边鄙地区宣布施政法规，于是将书写在木板上的法规悬挂在朝门（阙）上端，让万民观看，十天以后，把它收藏起来。

【原文】

乃以九畿之籍①，施邦国之政职②：方千里曰国畿③。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④。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⑤。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⑥。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⑦。又其外

方五百里曰卫畿[8]。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畿[9]。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10]。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畿[11]。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12]。

【注释】

①九畿：指以下由近到远的邦国的九畿。　籍：记载，典籍。

②政职：贡纳赋税的负担。职，指贡赋。

③方千里：东西长，南北宽各千里。　国畿：王国的土地。郑玄注云："畿，犹限也，自王城以外五千里为界有分限者九。"

④其外：国畿以外。　方五百里：到国畿界限四方各五百里的距离。下同。　侯畿：诸侯的土地界限。

⑤甸畿：甸，田，治田出谷，是王国的谷物产地。甸爵是为王治田的。

⑥男：任，任王事。男爵是担任力役职事的。

⑦采：采地，领有此地的贵族只有权收取租税而无权治理人民。

⑧卫：守卫。

⑨蛮：蛮人所居的地方，郑玄说云："蛮者听从其俗，羁縻其人耳，故言蛮，蛮之言缗也"。

⑩夷：夷狄人所居之地。

⑪镇：镇守。因离王国地远，须镇守。

⑫蕃：蕃国，为王室的屏藩。

【译文】

按照记载九畿规定的典册，施行对诸侯国分配贡赋及职事：王都所在的地区，长宽各一千里的地域是天子直接统治的国畿。国畿以外，四面各向外延伸五百里的距离，是诸侯国所在的侯畿。侯畿以外，四面各向外延伸五百里的距离，是为天子种田出谷的甸畿。甸畿以外，四面各向外延伸五百里的距离，是男爵诸侯所在的男畿。男畿以外，四面各向外延伸五百里的距离，是卿大夫采地所在的采畿。采畿以外，四面各向外延伸五百里的距

离，是守卫天子领土的卫畿。卫畿以外，四面各向外延伸五百里的距离，是蛮人所居住的蛮畿。蛮畿以外，四面各向外延伸五百里的距离，是夷狄人所居住的夷畿。夷畿以外，四面各向外延伸五百里的距离，是需要驻军镇守的镇畿。镇畿以外，四面向外各延伸五百里的距离，是王朝屏藩国所在的蕃畿。

【原文】

凡令赋，以地与民制之①：上地，食者参之二②，其民可用者家三人③；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参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

【注释】

①制：制定赋税标准。

②食：可耕种有收获的土地。 参之二：三分之二。下文“半”，“参之一”义同。

③用：劳动。可负担劳役的人数。

【译文】

凡是征取赋税，按照土地的好坏和人口的多寡制定：上等土地，可以耕种的占三分之二，每家有三个人能参加劳动；中等地地，可以耕种的占一半，每家能参加劳动的平均两个半人；下等土地，可以耕种的占三分之一，每家能参加劳动的有两个人。

【原文】

中春教振旅①：司马以旗致民②，平列陈③，如战之陈，辨鼓铎镯铙之用④。王执路鼓⑤，诸侯执贲鼓⑥，军将执晋鼓⑦，师帅执提⑧，旅师执鼙⑨，卒长执铙⑩，两司马执铎⑪，公司马执镯⑫，以教坐、作、进、退、疾、徐、疏数之

节[13]。遂以蒐田[14]，有司表貉[15]，誓民[16]。鼓，遂围禁[17]。火弊[18]，献禽以祭社。

【注释】

①中春：古时称一季的三个月为孟、仲、季月，中春是春季的仲月，即二月。以下中夏、中秋、中冬同。　振旅：古时军队演习的一种，主要是练习作战的阵法与进退的动作。

②旗：树旗。　致：集合。

③平：郑玄云："平犹正也"。　平列：意即整齐队伍。

④铎(duó 夺)、镯(zhuó 浊)、铙(ráo 挠)：古代军中的乐器，青铜制。铎镯似钟的铃，铙似钟，体短而阔，有中空的短柄，插入木柄后可手执，以槌敲击而鸣。青铜制的这几种军乐器称"金"，《吴子·应变》"鼓之则进，金之则退"的"金"即指此类军中响器。

⑤路鼓：郑玄说："四面鼓也"。

⑥贲鼓：即鼖(bēn 奔)鼓，郑玄说：大鼓，长八尺。

⑦晋鼓：长六尺六寸。

⑧提：鼓名。有柄可以提执。

⑨鼙(pí 皮)鼓：小鼓。

⑩卒长：百人为卒，即百人长。

⑪两司马：二十五人为两，即两长。

⑫公司马：五人为伍，公司马即伍长。

⑬坐：坐下。　作：站立。　徐：舒缓。　疏数：距离疏密。

⑭蒐：《尔雅·释天》："春猎曰蒐。"郭注："搜索取不任者。"不任，即不孕。　田：打猎。

⑮表：立表。　貉(hé 河)：通"祃(mà 骂)"，军队出征时举行的军祭，以祈获胜。

⑯誓：以号令约束。

⑰禁：厉禁。古时山泽有专人掌管，平时禁止捕鱼打猎。围禁意即开禁猎区围猎。

⑱火弊：火熄灭。春季田猎时放火烧山以驱兽，且焚去陈草使新草生

长。

【译文】

中春演习军队振旅：司马树立旗帜召集民众，整编队列，如作战时的阵势，使民众辨别鼓铎镯铙的用处。国王的车上载着路鼓，诸侯的车上载着贲鼓，军长的车上载着晋鼓，师长拿着有柄的提鼓，旅长拿着鼙鼓，卒长拿着铙，两长拿着铎，伍长拿着镯。演练坐下、站立、前进、后退、快速、舒缓和距离疏密的节度。随后举行打猎，有关官员立木作标识并进行貉祭，发布打猎号令约束民众。鼓声响起，开始围猎。焚烧野草的火熄灭后，停止打猎，进献所获得的禽兽用以祭祀社神。

【原文】

中夏教茇舍①：如振旅之陈。群吏撰车徒②，读书契③，辨号名之用④：帅以门名⑤，县鄙各以其名⑥，家以号名⑦，乡以州名⑧，野以邑名⑨，百官各象其事⑩。以辨军之夜事⑪。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苗田⑫，如蒐之法。车弊⑬，献禽以享礿⑭。

【注释】

①茇（bá 拔）舍：拔草建屋而居。

②撰（suàn 算）：通“算”。计数而选择。

③书契：登记簿。

④号名：徽识，即今的徽章。不同等级，不同地域的人有自己专有的徽章，或书于旗，或佩戴于肩、胸，以相区别。

⑤门名：郑玄说：“古者军将盖为营治于国门，鲁有东门襄仲，宋有桐门右师，皆上卿为军将者也。”军将所镇守的门上树有大旗，上书军将的名号，故为“门名”。

⑥县鄙：遂中的行政组织。遂下有县、鄙、酇、里、邻。《周礼》中载古时

实行乡遂制。国都及其近郊称乡，其外称遂。天子王畿六乡六遂，诸侯国三乡三遂。

⑦家以号名：家指卿大夫。他们有采地，故有号以标识。

⑧乡以州名：乡的行政组织是乡、州、党、族、闾、比，各有自己的徽识。

⑨野以邑名：郑玄注说："野谓公邑大夫"，指公卿、王子弟有爵位的人所受封的都邑。

⑩象其事：即以所从职事为号。

⑪夜事：夜战。事，战事。

⑫苗田：田猎名称。意即驱赶鸟兽，保护田中禾苗。

⑬车弊：车停止。

⑭礿（yué 跃）：夏季祭宗庙祖先的祭名。

【译文】

仲夏演习教导士兵们野战宿营的方法，整编队列同仲春演习时一样。官吏清点兵车士卒，核校与登记簿上所载是否相符，辨别徽识的用处：将帅的的旗号与平时所驻都城门上的相同，各遂以各遂行政组织的名号为徽识，卿大夫以卿大夫本人的名号为徽识，各乡以各乡的行政组织名号为徽识，野中以所从属的邑的名号为徽识，各种事务官吏以所从事的职务为徽识，用这些徽识以便于在夜战及守卫中互相辨识。其他的同仲春振旅演习时一样。于是举行夏季打猎，作法与春季演习打猎相同。驱赶禽兽的车子不再前进，就停止打猎，献上获得的禽兽用以祭祀祖先神。

【原文】

中秋教治兵①，如振旅之陈。辨旗物之用：王载大常②，诸侯载旂③，军吏载旗④，师都载旜⑤，乡遂载物⑥，郊野载旐⑦，百官载旄⑧。各书其事与其号焉⑨。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狝田⑩，如蒐田之法。罗弊⑪，致禽以祀祊⑫。

【注释】

①治兵：训练作战。

②大常：旗上画日月图案。

③旂：旗上画龙形图案。

④旗：旗上画熊虎猛兽。

⑤师都：孙诒让说师当为帅。都，都邑。古时军一级的首长由国王特别封赐的卿担任，称为“命卿”，命卿的俸邑称为帅都。 旜（zhān 粘）：大红旗。

⑥物：镶有白色边的红旗。

⑦旐（zhào 兆）：上画龟、蛇的旗。

⑧旟（yú 于）：上画有猛禽隼（sùn 笋）的旗。

⑨事：职事。 号：名号。

⑩狝（xiǎn 显）：秋季田猎名称，意即杀伤禽兽。

⑪罗：捕禽兽的网。 罗弊：即收网。

⑫祊（bēng 崩）：祭名。郑玄说当为方，祭四方神。

【译文】

仲秋演习训练作战，整编列阵如仲春振旅训练一样。演习目的是教导士兵辨别旗帜的用处：天子打着画有日月的旗，诸侯打着画有龙的旗，将帅打着画有熊虎的旗，命卿打着大红旗，乡和遂的长官打着镶有白边的红旗，王公子弟打着画有龟蛇的旗，百官打着画有猛禽的旗。各自将职务和名号写在旗上。其他同仲春训练时一样。于是进行打猎，射杀禽兽，如春季蒐田的方法一样。当收起罗网时，打猎停止，献上所获得的禽兽用以祭祀四方神。

【原文】

中冬教大阅①：前期，群吏戒众庶②，修战法③；虞人莱所田之野④，为表⑤：百步则一⑥，为三表⑦，又五十步为一表⑧。田之日，司马建旗于后表之中⑨，群吏以旗物鼓铎镯铙，各帅其民而致。质明⑩，弊旗⑪，诛后至者。

乃陈车徒，如战之陈。皆坐，群吏听誓于陈前，斩牲以左右徇陈[12]，曰："不用命者斩之！"中军以鼙令鼓[13]，鼓人皆三鼓[14]，司马振铎，群吏作旗，车徒皆作。鼓行[15]，鸣镯，车徒皆行，及表乃止[16]。三鼓，摝铎[17]，群吏弊旗，车徒皆坐。又三鼓，振铎，作旗，车徒皆作。鼓进[18]，鸣镯，车骤徒趋[19]，乃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车驰徒走[20]，及表乃止。鼓戒三阕[21]，车三发[22]，徒三刺[23]。乃鼓退，鸣铙且却[24]，及表乃止[25]，坐作如初。

遂以狩田[26]。以旌为左右和之门[27]，群吏各帅其车徒，以叙和出[28]。左右陈车徒[29]，有司平之[30]，旗居卒间，以分地，前后有屯百步[31]，有司巡前后。险野[32]，人为主；易野[33]，车为主。既陈，乃设驱逆之车[34]，有司表貉于陈前。中军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群司马振铎，车徒皆作。遂鼓行，徒衔枚而进[35]。大兽公之，小禽私之，获者取左耳。及所弊[36]，鼓皆噪[37]，车徒皆噪[38]，徒乃弊。致禽馐兽于郊[39]。入，献禽以享烝[40]。

【注释】

①大阅：总检阅军队。今称为阅兵。

②群吏：郑玄说指"乡师以下"，意即乡以下（不包括乡长）的地方长官。古时兵民合一，行政长官战时即为军事长官。

③修：练习

④虞人：职官之一。管理山林的官。　莱：名词作动词用，清除杂草。

⑤表：树立木杆，作为标识，称为"表"。

⑥百步则一：百步立一木杆。

⑦三表：三百步。

⑧又五十步为一表：此表由南向北，第三表往北五十步再立表，共四根表木。

⑨后表之中：第一表与第二表的中间，即五十步处。

⑩质明：天明太阳未出的时候。

⑪弊旗：降下旗帜。

⑫徇（xún 旬）：环绕。

⑬中军：古时军队分为上、中、下或左、中、右三军，中军的军长统率三军为统帅。

⑭鼓人：官名。地官司徒的属官。此处的鼓当即鼓人的下属，操槌击鼓者。

⑮行：行进的鼓点。

⑯及表乃止：此指到达第二根表木前。

⑰摝（lù 鹿）铎：摇铎。郑玄说："掩上振之为摝摝者"。林尹说"依郑意，振铎为手执柄而摇之，其声较为嘹亮，摝铎为手执柄下掩而摇之，其声闷哑。盖用以指示停止前进也。"（见《周礼今注今译》）

⑱鼓进：前进的鼓点，当与"鼓行"有别。

⑲车骤徒趋：郑玄说："骤者赴敌尚疾之渐也。"趋，疾走。

⑳走：奔跑。

㉑鼓戒：鼓声急疾以鼓舞将士。 三阕：三遍。

㉒发：车上持弓的武士射箭。

㉓刺：刺杀的动作。

㉔却：退。

㉕及表：此指退回到第一根表木下。

㉖狩田：冬季田猎名。郑玄说："冬田为狩，言狩取之无所择也。"

㉗和：军门。

㉘叙：次序。

㉙陈：排列。

㉚平：端正队列，整齐队列。

㉛屯：驻扎地。百步：两屯间距离。

㉜险野：山地。

㉝易野：指平地。

㉞驱逆之车：猎场四周阻止禽兽逃出的车。

㉟衔枚：口中衔木棍，使不致出声。

㊱及所弊：到达猎场的尽头。

㊲虩（xiè 谢）：鼓声响而急促。

㊳噪：呐喊。

㊴馌（yè 叶）：祭名。用猎时所获野兽祭神称馌。

㊵烝：冬季祭宗庙的祭名。

【译文】

仲冬演习训练大阅兵：举行大阅兵的前几天，官长们告戒部属，宣布演习作战的法规；虞人把演习场地上的草木清除干净，立木杆作标识：从南向北，每隔一百步立一木杆作为表木，共立三根表木，再在第三根表木前五十步处立一表木。田猎演习的当天一早，执掌军法的司马官在第一根表木前至第二根表木的中间树立一面旗，官长们举着旗，拿着鼓铎镯铙等军乐器，各自率领着民众到达。太阳即将出的时侯，司马把旗降下，处罚迟到的人。

于是整编兵车和徒率，像作战排阵一样。排好阵后，都原地坐下，各长官站到队伍前听取中军统帅的约束号令，然后杀牲畜，并将杀死的牲畜举着环绕队伍跑一圈，告诉民众说："如果不听从命令的，就要杀头！"中军统帅用鼙鼓发令，鼓人擂鼓三通，司马官摇铎为号，官长们举起手中的旗，车兵和徒卒全部站立起来。鼓人打着行进的鼓点，摇响镯，兵车和徒卒向前行进，到第二根表木前停止。擂鼓三通，摇铎，官长们把旗放下，车兵和徒卒坐下。再次擂鼓三通时，摇铎、举旗，车兵和徒卒站立起来。鼓人打着前进的鼓点，摇响镯铃，兵车和徒卒加快步伐前进，到第三根表木前停止，坐下和站立起来的动作同上次一样。再次擂鼓时，兵车奔驰，徒卒跑步向前，到第四根表木前突然停止。急促不停的鼓声响起三次，车上的弓箭手发射三次箭，徒卒向前刺杀三

次。于是响起退却的鼓点，听到敲击铙的声音全军开始退回，到达出发前的第一根表木下停止，坐下和站立的动作，像开始时一样。

于是举行冬季大围猎活动。树立旗作为左右军门，官长们各自率领着兵车和徒卒，按次序从军门出。分别把车辆和徒卒排列在军门的左右两边，长官负责端正队列，使队列整齐，每卒（百人）之间树立旗子以划分地区，前后相距一百步，长官巡行阵地的前后。凡排列阵势，险野地方，徒卒在前，兵车在后；平易的地方，兵车在前，徒卒在后。排好阵势后，在猎场四周设置车辆，以阻止禽兽逃出猎场范围，有关官吏在阵前立表处举行貉祭。中军统帅用鼙鼓发令，鼓人击鼓三通，众司马官摇响铎铃，兵车和徒卒全部站立，于是打起行进的鼓点，徒卒口中衔着枚前进。捕得大的野兽要交公，小的自己留下，凡是捕到的兽割下左耳，以计算成绩。队列到达猎场的尽头，鼓声雷鸣，车兵和徒卒们大声欢呼呐喊，于是传令兵众停止田猎。把所获得的禽兽献祭郊野中的四方神。回到国中，再次把所获得的禽兽献祭于祖先的宗庙。

【原文】

及师①，大合军②，以行禁令，以救无辜，伐有罪。若大师③，则掌其戒令。莅大卜④，帅执事莅衅主及军器⑤。及致⑥，建大常，比军众⑦，诛后至者。及战，巡陈⑧，视事而赏罚⑨。若师有功，则左执律⑩，右秉钺以先，恺乐献于社；若师不功，则厌而奉主车⑪。王吊劳士庶子⑫，则相⑬。大役⑭，与虑事⑮，属其植⑯，受其要⑰，以待考而赏诛⑱。大会同⑲，则帅士庶子，而掌其政令。若大射⑳，则合诸侯之六耦㉑。大祭祀、飨食㉒，羞牲鱼㉓，授其

祭[24]。大丧，平士大夫[25]。丧祭，奉诏马牲[26]。

【注释】

①师：军队出动。　及师：待到军队出动时，即进行战争。

②大合军：集合六军。

③大师：大的军事行动，国王亲征。

④莅(li 利)：到，临。　大卜：官名，主管占卜事宜。郑玄说："临大卜，卜出兵吉凶也。"

⑤执事：军中官员。　衅(xìn 信)主及军器：衅，杀牲以祭，因以所杀牲的血涂所祭的对象上。主，祖先神主牌和社主牌，古时出征时用专车载着祖先神主及社主牌位相随。军器指军乐器及各种兵器。

⑥致：召致，召集。此指召集军队时。

⑦比军众：核验人数。

⑧陈：通："阵"。

⑨事：战功。

⑩律：音律。此指定音律的律管。《周礼·春官·大师》"大师执同律，以听军声而诏吉凶。"郑玄注：出军之日"大师吹律合音，商则战胜，军士强；角则军忧多变，失士心；宫则军和，士卒同心；徵则将急数怒，军士劳；羽则兵弱少威明。"《史记·律书》："武王伐纣，吹律听声。"

⑪厌：丧服。

⑫吊劳：悼念死者慰问伤者。　士庶子：卿大夫的儿子。此指从军作战的卿大夫之子。

⑬相：司仪。

⑭役：劳役，兴工程。

⑮虑事：筹划，计划。

⑯属其植：郑玄注说："植，筑城桢(zhēn 真)"，即筑墙所用的木桩也。属，"赋丈尺与其功用人数。"

⑰要：名册。

⑱考：考核。

⑲会同：会见诸侯。

⑳大射：大射礼，是国王为主人的射礼。

㉑耦：二人。合耦即配射耦。射礼有比赛性质，两人一对，互相比赛。六耦即六对。

㉒飨食：宴会。

㉓羞：进献。

㉔授其祭：授给尸主或来宾鱼牲祭品以祭神。

㉕平士大夫：平正士大夫的职位。

㉖马牲：殉葬的马匹。

【译文】

凡是有军队出动的事，大司马则集合六军，维护国家法令，救助无辜，讨伐有罪的。如果天子亲自挂帅出征，大司马则掌理军中的纪律法令，亲自到大小官署参加卜问军中大事，率领众将领亲临以牲血涂神主及军器的祭祀。到军队召集起来时，升起大常旗，请查军队人数，诛杀误期迟到者。在作战时，巡视阵地，以便按将士的勇怯进行赏罚。若打了胜仗，则左手拿着律管，右手举着铜钺走在队伍的前面，在欢快的军乐声中献功于社稷神坛。若打了败仗，则穿着丧服，护卫着载有神主的车返回。天子慰问死伤的卿大夫子弟，大司马则作为司仪主持仪式。国家有大兴土木工程，大司马则参谋划，计算工程量和所需材料，收受工程人员的名册，以便考查他们的勤惰，加以奖励或处罚。天子举行会见全国诸侯时，大司马率领作为王宫卫队的士庶子，执掌国家政令。举行大射礼时，大司马负责调配诸侯的六对射耦。有大祭祀、大宴会时，大司马进献作为祭神的鱼，授给尸主或来宾上祭。国王、王后或太子死亡，大司马负责审定公卿大夫士的职位。丧葬祭祀时，大司马护送用作牲牺的马匹，向灵柩祝告，埋马于墓室殉葬。

杨升南　译注

周礼·职方氏

【题解】

此是《周礼·夏官·司马》中的一篇。郑玄注："职，主也，主四方之职贡者。"职方氏是掌管地图与四方职贡的长官。将职方氏隶属于司马系统，唐贾公彦说是由于"司马主九畿，职方其贡事，两者相互相成。"此篇中由职方氏所主管的职务，叙述九州的区域和境内重要的山镇、泽薮、川浸、物产、男女、畜种和谷物，九服的远近，诸侯国封地的大小，与《尚书·禹贡》一样，是我国古代有价值的一篇地理著作。

【原文】

职方氏掌天下之图①，以掌天子之地②。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③。九谷、六畜之数要④，周知其利害。

【注释】

①图：地图。

②地：地形。

③邦国：诸侯国。　都鄙：卿大夫采地。　夷：居于东方的少数民族。　蛮：居于南方的少数民族。　闽：居于东南今福建地区的少数民族。　貉（mò陌）：同"貊"，居于东北及今朝鲜地区的少数民族。　戎：居于西方的少数民族。　狄：居于北方的少数民族。郑玄说："四八七九五六，周之所服国数

也。”即此地民族服从于周王朝的部落数。 财用:郑玄注:“利金锡竹箭之属”,即土产 。

④九谷、六畜:概指各种谷物及牲畜品种。 数要:数目。

【译文】

职方氏主管天下的地图,掌握天下的地形。辨别各诸侯国、卿大夫采地、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等地的人民及其物产。谷物、牲畜的数目,了解它们的利益和灾害。

【原文】

乃辨九州之国,使同贯利①。东南曰扬州②,其山镇曰会稽③,其泽薮曰具区④,其川三江⑤,其浸五湖⑥,其利金、锡、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鸟兽⑦,其谷宜稻。

正南曰荆州⑧,其山镇曰衡山⑨,其泽薮曰云梦⑩,其川江、汉,其浸颍、湛⑪,其利丹、银、齿、革⑫,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鸟兽,其谷宜稻。

河南曰豫州⑬,其山镇曰华山⑭,其泽薮曰圃田⑮,其川荧、雒⑯,其浸波、溠⑰,其利林、漆、丝、枲⑱,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扰⑲,其谷宜五种⑳。

正东曰青州㉑,其山镇曰沂山㉒,其泽薮曰望诸㉓,其川淮、泗㉔,其浸沂、沭㉕,其利蒲、鱼,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鸡、狗,其谷宜稻麦。

河东曰兖州㉖,其山镇曰岱山㉗,其泽薮曰大野㉘,其川河、泲㉙,其浸庐、维㉚,其利蒲、鱼,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扰,其谷宜四种㉛。

正西曰雍州㉜,其山镇曰岳山㉝,其泽薮曰弦蒲㉞,

其川泾、汭[35]，其浸渭、洛[36]，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马，其谷宜黍、稷。

东北曰幽州[37]，其山镇曰医无闾[38]，其泽薮曰貕养[39]，其川河、泲，其浸菑、时[40]，其利鱼、盐，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扰[41]，其谷宜三种[42]。

河内曰冀州[43]，其山镇曰霍山[44]，其泽薮曰杨纡[45]，其川漳，其浸汾、潞[46]，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谷宜黍、稷。

正北曰并州[47]，其山镇曰恒山[48]，其泽薮曰昭馀祁[49]，其川虖池、呕夷[50]，其浸淶、易[51]，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扰[52]，其谷宜五种。

【注释】

①贯利：郑玄注："贯，事也。"指事业和利益。

②扬州：古九州之一，地在今长江以南的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地区。其地理范围与《尚书·禹贡》的扬州相当，只是北地不包括淮河流域。

③山镇：特别大的山。《尔雅·释诂》："镇，安也。"孙诒让《周礼正义》："此九州九山亦并当州重大之山，以镇安其地域者，故尊之曰镇也。"　会稽：山名，在今浙江省绍兴县境。

④泽薮（sǒu 叟）：沼泽湖泊。　具区：泽名。一名震泽，今江苏太湖。

⑤川：河。　三江：三江的解说，甚纷歧，顾颉刚说，古时三、九不是实指，是众多的意思，此三江也应作这样的理解。

⑥浸：郑玄注："浸可以为陂（bēi 背）灌溉者也。"　五湖，五湖与三江说相似，非实指，而是指太湖流域一带所有的湖泊。

⑦利：指特产品。　鸟兽：珍异的鸟和野兽，如孔雀、犀牛等。

⑧荆州：古九州之一。地域包括今河南省南部、湖北、湖南及贵州、广西、广东的部分地区。

⑨衡山：山名。在今湖南衡山县境内，古称南岳。

⑩云梦：泽名。在今湖北随州境。

⑪颍：颍水。源出今河南省登丰县西。 湛：水名。源出河南省宝丰县东南，经叶县、襄城县与汝水合。

⑫丹：朱砂。

⑬豫州：古九州之一。指今河南省地区。

⑭华山：山名。在今河南陕西两省间，古称西岳。

⑮圃田：古泽名。在今河南省中丰县境。

⑯荧：即荥（xing 形）。郑玄注："荥，兖水也"。兖又作沇，《禹贡》"导沇水，东流为济"。荥川，即济水。 雒：即洛，洛水。

⑰波：水名。源出河南鲁山县西南歇马岭，下流入沙河。 滰（zhà 诈）：水名。又名扶恭河，源出湖北随州西北鸡鸣山，东南流入涓水。

⑱枲（xǐ 喜）：麻。

⑲六扰：六种家畜。郑玄注说："六扰，马、牛、羊、豕、犬、鸡。"扰，驯养。

⑳五种：五种谷类作物，郑玄说："五种，黍、稷、菽、麦、稻，即黄米、谷子、豆、麦、水稻。

㉑青州：古九州之一。今山东省胶东半岛，泰山以东地区。

㉒沂（yí 夷）山：山名。在山东省中部，又称东泰山。从沂源县延伸到潍坊市，长百余公里。

㉓望诸：古泽名。即孟诸，在今河南商丘县东北。

㉔淮、泗：淮，即淮河。泗，即泗水。在山东省东部，源出山东泗水县蒙山南，因四源并发，故名。南流至今江苏省清江市西南注入淮河。

㉕沂：沂河。在今山东省南部江苏省北部，源出山东省沂源县鲁山，南流经临沂入苏北流入运河。 沭：沭河。源出山东省沂山县南，同沂河平行南流入苏北平原，后流入黄河。

㉖河东：指黄河以东。古黄河从今河南武陟县折而东北流，经浚县、内黄进河北省境至天津市附近入海。 兖州：古九州之一。在古黄河与济水间，包括济南以北的山东北部，河北省的东南部地区。

㉗岱山：泰山。古称为东岳。

㉘大野：古泽名。又名巨野泽。故址在今山东省巨野县北，梁山泊即其一部分。

㉙河：即今黄河。 泲（jǐ 挤）：即济水。

㉚庐：即庐水，又名久台水。源出山东省诸诚县庐山，东北入于潍水。维：即潍水。源出今山东莒县的西北潍山，东北流至昌邑入渤海。

㉛四种：四种农作物，郑玄注："黍、稷、稻、麦。"

㉜雍州：古九州之一。今陕西、甘肃二省及青海东部及北部地区。

㉝岳山：山名。又名岍山、吴岳。在陕西省陇县南七十里。

㉞弦蒲：泽名。在今陕西省陇县西。

㉟泾：泾水。源出宁夏回族自治区六盘山东麓，东南经甘肃省到陕西省高陵县入渭河。　汭（rui 锐）：汭水。泾水支流，源出甘肃省华亭县西陇山东麓，东流至泾川县城与泾水合。

㊱洛：水名。又名北洛水，源出陕西省吴旗县北白干山南，南流在华阴县境入渭水，与洛阳南的洛水有别。

㊲幽州：周九州之一。今河北省北部及辽宁省地区。

㊳医无闾：山名。在辽宁省中部，大凌河以北，主峰在北镇县西北。

㊴貕（xi 西）养：古泽名。在今山东省莱阳县东，久已淤为平地。

㊵菑（zi 资）：又作"淄"，今山东省小清河的支流，源出山东省莱芜县。时：时水，今名乌河。出今临淄县西南，原北流与小清河合，今注入麻大湖。幽州的泽薮，川、浸地在今山东省境，地望不合，当有误。

㊶四扰：郑玄说："马、牛、羊、豕。"

㊷三种：郑玄说："黍、稷、稻。"

㊸冀州：周九州之一。今山西省及河北省西南部，河南省北部。

㊹霍山：山名。又称霍太山。在今山西省霍县境。

㊺杨纡：古泽名。地不可考。

㊻潞：水名。或说即漳水，或说为白河，皆无确证。汉时已湮没，不可考。

㊼并州：周九州之一。在河北省中部、山西省中部、北部地区。

㊽恒山：山名。古称北岳，主峰在今山西浑源县。

㊾昭馀祁：古泽名。在今山西祁县、平遥、介休县间。

㊿虖池：水名。即今滹沱河。　呕夷：水名，寇水支流。源出山西省浑源东南枪锋岭，东流入唐河。

51淶：淶水，又名拒马河。源出河北淶源县，东流入桑干河。　易：易水，俗称白沟河。源出河北易水县西，东流入拒马河。

㊷五扰：郑玄说："马、牛、羊、豕、犬"。

【译文】

辨明九州内的国家，使他们的职责和利益相互等同。东南部是扬州，这里的大山是会稽，大泽是具区，河流众多，可用作灌溉的有五湖，特产有铜、锡和制箭的竹，男女人口的比例是二比五，畜产品有可供饲养的珍稀鸟和兽，谷类作物适宜种稻。

正南方是荆州，这里的大山是衡山，大泽是云梦泽，河流有长江、汉水、可用作灌溉的有颍水和湛水，特产有朱砂、银、象齿、皮革、男女人口的比例是一比二，畜产品有可供饲养的珍稀鸟和兽，谷类作物适宜种稻。

黄河以南是豫州，这里的大山是华山，大泽是圃田，河流有荥水、洛水、可用作灌溉的有波水和溠水，特产有木材、漆、蚕丝、麻，男女人口的比例是二比三，家畜产品有马、牛、羊、猪、狗、鸡六种，谷类作物适宜种植黄米、粟、豆、麦、稻五种。

正东方是青州，这里的大山是沂山，大泽是望诸，河流有淮河、泗水，可用作灌溉的有沂河、沭河，特产有蒲柳、鱼，男女人口的比例是二比二，家畜产品有鸡、狗，谷物作物适宜种植稻和麦。

黄河以东是兖州，这里的大山是泰山，大泽是大野泽，河流有黄河、济水，可用作灌溉的有庐水、潍河，特产有蒲柳、鱼，男女人口的比例是二比三，家畜产品有马、牛、羊、猪、狗、鸡六种，谷类作物适宜种植黄米、粟、稻、麦四种。

正西方是雍州，这里的大山是岳山，大泽是弦蒲，河流有泾水、汭水，可用作灌溉的有渭水、北洛水，特产有玉、美石，男女人口的比例是三比二，家畜产品有牛、马，谷类作物适宜种植黄米和粟。

东北方是幽州，这里的大山是医无闾山，大泽是貕养，河流有黄河、济水，可用作灌溉的有菑水、时水。特产有鱼、盐，男女人

口的比例是一比三，家畜产品有马、牛、羊、猪，谷类作物适宜种植黄米、粟、稻。

黄河以北是冀州，这里的大山是霍山，大泽是杨纡，河流有漳河，可以用作灌溉的有汾河、潞河。特产有松树、柏树，男女人口的比例是五比三，家畜产品有牛、羊，谷类作物适宜种植黄米和粟。

正北方是并州，这里的大山是恒山，大泽是昭馀祁，河流有滹沱河、呕夷河，可用作灌溉的有涞水和易水。特产有布、绢帛，男女人口的比例是二比三，家畜产品有马、牛、羊、猪、狗五种，谷类作物适宜种植黄米、粟、豆、麦、稻五种。

【原文】

乃辨九服之邦国①：方千里曰王畿②，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③，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

【注释】

①九服：服，服事天子，即对天子服役，纳贡品、赋税。此九服实指九种不同的封国区域，与《周礼·大司马》的“九畿”义同。

②王畿：即《大司马》的“国畿”，天子直接治理的区域。

③侯服：服事天子的诸侯。下“甸服”等类推，其说请参前文《大司马》注。

【译文】

辨别九类服事天子的诸侯国：王都所在的地区，长宽各一千里的地域是王畿；王畿以外，四面各向外延伸五百里的地区称为

侯服；侯服以外，四面各向外延伸五百里的地区称为甸服；甸服以外，四面各向外延伸五百里的地区称为男服；男服以外，四面各向外延伸五百里的地区称为卫服；卫服以外，四面各向外延伸五百里的地区称为蛮服；蛮服以外，四面各向外延伸五百里的地区称为夷服；夷服以外，四面各向外延伸五百里的地区称为镇服；镇服以外，四面各向外延伸五百里的地区称为藩服。

【原文】

凡邦国千里①，封公以方五百里则四公②，方四百里则六侯，方三百里则七伯③，方二百里则二十五子，方百里则百男。以周知天下④。

凡邦国，小大相维⑤，王设其牧⑥。制其职⑦，各以其所能；制其贡，各以其所有。王将巡狩⑧，则戒于四方⑨，曰："各修平乃守⑩，考乃职事，无敢不敬戒，国有大刑⑪！"及王之所行，先道⑫，帅其属而巡戒令。王殷国⑬，亦如之。

【注释】

①千里：长宽各一千里。

②方五百里：方，四方，四边，即四边各五百里，面积为二十五万平方里。$1000^2 \div 500^2 = 4$。下计算法与此类推。

③方三百里则七伯：方千里地封方三百里为伯爵国可封七个。郑玄注说，七当是十一字的误，公地方三百里，即九万平方里。$1000^2 \div 300^2 = 11$。郑说是。

④周知：完全知道。

⑤维：联系。

⑥牧：州牧。天子任命一方诸侯中有威德的为长。

⑦职：职事。

⑧巡狩:视察。因国王视察有军队相随,并伴以打猎,故称为“狩”。

⑨戒:告诫。

⑩修平:端正。　乃:你的。　守:职事。

⑪大刑:征讨。《国语·鲁语》:“大刑用甲兵”。

⑫先道:先行。

⑬殷国:王巡行在近畿诸侯国时,召集诸侯国相见的礼仪。

【译文】

凡是封诸侯国,在长宽各一千里的范围内,封公爵长宽五百里的国家,可封四个;若长宽各四百里的侯爵国家,可封六个;长宽各三百里的伯爵国家,可封十一个;长宽各二百里的子爵国家,可封二十五个;长宽各一百里的男爵国家,可封一百个。由此标准就可以全部了解天下国家的数量。

凡是诸侯国,大小之间相互关联,王选择大国中有威望的作为一方的州牧。按照诸侯的才能,制定出替王朝服役的内容;按照他国内的物产,制定出向王朝纳贡品的种类。国王准备外出视察时,职方氏要预先告诫四方诸侯,说:“各自端正你们的职守,将要考核你们的政绩,若敢有不恭敬,不戒惧的,王朝就要派大军加以征讨!”到国王外出视察时,职方氏走在国王前面,率领部属检查诸侯国是否遵守所颁布的戒令。国王在近畿会见诸侯国时,职方氏也同视察时一样。

朱玲玲　译注

周礼·大司寇

【题解】

《大司寇》是《周礼·秋官·司寇》中的一篇。司寇是主管刑罚，审理诉讼，纠察法纪的执行等事。大司寇是司寇官署的首长，负责总管司寇事务，此篇是叙述大司寇的职责范围。

【原文】

大司寇之职：

掌建邦之三典①，以佐王刑邦国②，诘四方③：一曰刑新国用轻典④，二曰刑平国用中典⑤，三曰刑乱国用重典。

【注释】

①建邦：建国。

②佐：助。 刑：刑罚。

③诘：纠察。

④刑：动词，施用刑罚。 新国：新建立的国家。 典：法。

⑤平国：承平的国家。 中：常。

【译文】

大司寇的职责是：

掌握建立国家的三种法典，用以协助国王对各诸侯国施用刑罚，纠察四方的法纪：第一是对新建立的国家只施行轻法，第二是对承平的国家可施用常法，第三是对昏乱的国家要施用重法。

【原文】

以五刑纠万民：一曰野刑①，上功纠力②；二曰军刑，上命纠守③；三曰乡刑④，上德纠孝；四曰官刑，上能纠职⑤；五曰国刑⑥，上愿纠暴⑦。

【注释】

①野：田野。

②上：尚，鼓励，褒奖。　功：农功。　力：勤力。

③命：命令。　守：队列。郑玄注："守不失部伍。"

④乡：六乡，为民众所居。

⑤能：才能。　职：职事。

⑥国：城中。

⑦愿：忠厚谨慎。　暴：郑玄注："暴当为恭字之误也。"恭，恭敬。

【译文】

用五种刑罚纠察万民：一是施行于田野中的刑罚，以鼓励农业耕作，纠察不勤恳用力的；二是施行于军队的刑罚，奖励遵守命令的，纠察破坏队列的；三是施行乡村中的刑罚，褒扬具有优良品德的，纠察不孝敬父母的；四是施行于官吏中的刑罚，鼓励贤能的，纠察失职的；五是施行于城市中的刑罚，鼓励忠厚谨慎的，纠察行为不端的。

【原文】

以圜土聚教罢民①：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职事焉②，以明刑耻之③；其能改者，反于中国④，不齿三年⑤；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⑥，杀。

【注释】

①圜土：监狱。 罢(pí 疲)民：有过失但还不至于受肉刑处罚的轻罪犯。

②职事：做工。

③明刑：将罪行写在木牌上并让他背在背上。

④中国：国中。 全句为返还故乡。

⑤不齿：不入于一般民从行列。齿，年纪，年龄。不齿，原是不得以年龄论尊卑。

⑥出：逃出，逃亡。

【译文】

用监狱关押并教育有过失的人：凡是有过失伤害他人的人，将这些人关押在监狱中，并让他们从事劳役，将所犯的罪过写在木牌上，背在他背上加以羞辱；能够改正的，放回家去，在三年内不得与一般民众平等地论长幼；若不能改正过失而逃跑出监狱的，捕获后杀掉。

【原文】

以两造禁民讼①，入束矢于朝②，然后听之③；以两剂禁民狱④，入钧金⑤，三日，乃致于朝⑥，然后听之。

【注释】

①两：原告和被告。 造：至，到。 禁：止。此指调解使诉讼停止。讼：一般的纠纷案件称“讼”，重大案件称“狱”。

②束矢：一百支箭。或说五十支为束。

③听：受理。

④剂：券书，契约。此指状纸。

⑤钧金：30斤铜。钧，三十斤为一钧。金，铜。

⑥致：到。

【译文】

让原告被告双方一齐到来，以调解停止民众间的诉讼，如不能，各向法庭交一百支箭作为诉讼费，然后才能受理；根据双方所呈交的告状文书，调解止息民众间大的诉讼案，如不能，各向法庭交纳三十斤铜作为诉讼费，过了三天，再召集双方当事人到法庭，然后才能受理。

【原文】

以嘉石平罢民①。凡万民之有罪过、而未丽于法而害于州里者②，桎梏而坐诸嘉石③，役诸司空④：重罪旬有三日坐⑤，期役⑥；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⑦，则宥而舍之⑧。

【注释】

①嘉石：有花纹的石头。树立在朝堂门的左侧。　平：正，成。贾公彦说：使有过失的人观嘉石上的文理“以改悔自修”。实际上是让有过失的人示众，以便促使改过。　罢（pí 疲）民：此处的罢民，所犯过失比关在圜土中的要轻。

②丽：犯，触犯。　丽于法：触犯法律。　害：危害。

③桎梏（zhì gù 至固）：脚镣手铐，古时用来拘系罪人手脚的刑具。手铐称梏，脚镣称桎。

④役：做工。　司空：官名。主管工匠及土木建筑的官。

⑤旬有三日：王念孙说："旬有三日坐，三当为二，因下文三日坐而误也。" 坐：坐于朝堂门外左侧嘉石下。

⑥期；一年。

⑦州里：地方政府组织，此指罢民所在乡里。 任：保。

⑧宥（yòu 又）：宽恕，赦罪。 舍：放。

【译文】

用嘉石来感化有不良行为的人。凡是万民中有罪过但还没有触犯刑法，却危害乡里的人，带上脚镣手铐，坐在朝堂门外左侧的嘉石下，然后发往司空，罚作苦役。罪重的在嘉石下坐十二天，做苦工一年；罪轻一些的坐九天，做苦工九个月；罪再轻一些的坐七天，做苦工七个月；罪再轻一些的坐五天，做苦工五个月；最轻微的罪坐三天，做苦工三个月。服役期满后，要有地方官作保，然后才将他们赦免释放。

【原文】

以肺石达穷民①。凡远近惸独老幼之欲有复于上②，而其长弗达者，立于肺石三日，士听其辞③，以告于上，而罪其长。

【注释】

①肺石：指红色石头。树立于朝堂门外的右边。 达：转达。 穷民：穷困有苦无处申诉的人民。

②惸（qiong 琼）：亦作"茕"。 惸独：孤独。郑玄说："无兄弟曰惸，无子孙曰独。" 复上：报告上司，此指报告国君。

③士：官名。主管司法的事务。

【译文】

用肺石来表达穷苦无告者的怨苦。无论远近孤独老幼的人，

有事想呈报国王，而其长官不给转达的，在肺石下站三天，主管司法事务的士就去倾听他们的告辞，然后向国王报告，并处罚地方长官。

【原文】

正月之吉，始和①。布刑于邦国都鄙②，乃县刑象之法于象魏③，使万民观刑象，挟日而敛之④。

【注释】

①和：宣布。

②布刑：公布刑法。

③县：悬挂。　刑象：书于板上的刑法条文。　象魏：门阙。

④挟日：十日。

【译文】

正月初一日，开始公布刑法。在诸侯国及卿大夫采地中公布，把刑法条文书写于木板，悬挂在王宫外的门阙上，让万民都去观看，十天以后才把它收藏起来。

【原文】

凡邦之大盟约①，莅其盟书②，而登之于天府③，大史、内史、司会及六官④，皆受其贰而藏之⑤。

凡诸侯之狱讼，以邦典定之⑥；凡卿大夫之狱讼，以邦法断之⑦；凡庶民之狱讼，以邦成弊之⑧。

【注释】

①邦：国家。　大盟约：国王与诸侯间的盟约。

②莅：临，监视。

③登：奉送。　天府：国王的府库。

④大史、内史、司会：皆官名。大史掌管书记，内史掌册命，司会掌考核。 六官：六卿。国家六个重要部门的首长，与后世六部相当。

⑤贰：副本。

⑥邦典：六典，《周礼·大宰》："以典待邦国之治。"典即六典。六典是：一治典，二教典，三礼典，四政典，五刑典，六事典。 定：审定，审理断定。

⑦邦法：指八法。《周礼·大宰》："以八法治官府"。

⑧邦成：指八成。《周礼·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经邦治。"成，成例，以成例断案。 弊：断。

【译文】

凡是国王与诸侯相会订立盟约，要亲自监视盟约的拟定，并把已签订的盟书送到国王的府库中去收藏，把副本送给大史、内史、司会和六卿官署，让它们收藏。

凡是诸侯之间发生诉讼的事，根据六典来审定；卿大夫之间发生诉讼事，根据八法来审断；凡是老百姓之间发生的诉讼事，根据八成来论曲直。

【原文】

大祭祀，奉犬牲。若禋祀五帝①，则戒之日②，莅誓百官，戒于百族③。及纳享④，前王。祭之日，亦如之，奉其明水火⑤。凡朝覲会同⑥，前王。大丧，亦如之。大军旅，莅戮于社⑦。凡邦之大事，使其属跸⑧。

【注释】

①禋（yīn 因）祀：祭天神的一种祭祀仪礼，先烧柴升烟，再加牲畜，玉帛等供品，使其气味上升。 五帝：贾公彦说五帝为五色帝，即东方青帝灵咸仰，南方赤帝赤标怒，中央黄帝含枢纽，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光纪。孙诒让《周礼正义》说五帝是太皞（hào 皓）、炎帝、黄帝、少皞、颛顼（zhuān xū 专须）五天帝。

②戒：告戒，戒令。　戒之日：即祭祀前十日。

③百族：指百官的属吏。

④纳享：献牲。

⑤明水火：明水，月夜晚的露水。孙诒让说："取明水只是用鉴承露，湿润烝腾遇冷成露。月夜澄朗，更无风云，露下尤多，因谓取水于月。"明火，用太阳光点燃艾草所生成的火。与今日大型运动会前点圣火同。

⑥朝觐（jin 近）会同：诸侯朝见天子的名称。《周礼·春官·大宗伯》："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觐，冬见曰遇，时见曰会，殷见曰同。"时见即不定期的会见，殷见是十二年大会诸侯。殷义为众。同，同来会天子。

⑦社：社稷神主，此指在军中，有惩处违犯军纪的人时，大司寇亲临现场。

⑧跸（bì 闭）：禁止。

【译文】

国家举行大祭祀，进献犬牲。若举行祭祀天上的五帝，在发布戒令那天，亲自约束百官，告戒官府的部属。到献牲时，在国王的前面作导引。祭祀的当天，也一样，进献明水明火。凡是国王与诸侯朝觐、会同，在国王前面导引。大丧也一样。在战争中，亲临于军社诛戮犯军令的将士。凡是国家遇有大祭祀、大丧、大军事行动、大会见宾客等大事，派遣部属管制交通，禁止闲人在王宫前穿行。

杨升南　译注

仪礼·士冠礼

《仪礼》以《射礼》、《丧祭礼》为最精详，然不能抄全经，姑抄其篇幅短者。

【题解】

《仪礼》是儒家经典十三经中三种礼书的一种。本称为《礼》或《礼经》，又因其主要为士阶层所行用，故又称全书为《士礼》，东汉末郑玄作注，乃加“仪”字于《礼》上而称为《仪礼》。全书共十七篇。是春秋战国以前部分礼制的汇编，是研究我国古代礼俗史的重要史料。本书的作者一说由周公制作，一说出于孔子，近人有考证成书于战国初年至中叶间。为此书作注的有东汉末郑玄的《仪礼注》，唐贾公彦《仪礼义疏》，清胡培翚《仪礼正义》等。《士冠礼》是《礼仪》中的第一篇。详述加冠时的陈设、仪节和所致的辞。古时男子二十岁时，举行加冠礼的仪式并取字号，以示成人，是男子进入成年，走上独立的一种仪式，为古时人特别重视的一种成人礼节。

【原文】

士冠礼：

筮于庙门①。主人玄冠、朝服、缁带、素韠②，即位于门东，西面；有司如主人服③，即位于西方，东面北上④。筮与席⑤，所卦者⑥，具馔于西塾⑦。布席于门中，阑西阈外⑧，西面。筮人执策⑨，抽上鞈⑩，兼执之，进受命于主人。宰自右⑪，少退，赞命⑫。筮人许诺，右还，即席，坐，

西面。卦者在左。卒筮，书卦，执以示主人。主人受视，反之。筮人还，东面，旅占[13]。卒，进告吉。若不吉，则筮远日如初仪。彻筮席，宗人告事毕[14]。（以上筮日）

【注释】

①筮（shì 市）：此为动词，指用蓍草占卦。

②主人：指加冠者的父或兄。缁：黑缯。　韠（bì 闭）：古代朝服的蔽膝。如今围裙。古人跪坐，故常系上蔽膝以保护膝盖部分。

③有司：主人的家臣。

④东面：面向东方。　北上：以北为尊。上，尊贵。下同。

⑤筮：此为名词，指蓍草。　席：蒲草席。

⑥卦者：书卦爻的版。

⑦馔（zhuàn 撰）：陈放，安排。　西塾（shú 熟）：门西侧的堂屋。古时正门内外两旁有屋，称为门塾，如今的门房。

⑧阑（niè 聂）：古代门中央所竖短木。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古者门有二阑，二阑之中曰中门，二阑之旁曰枨。必设此者，所以为尊卑出入之节也。"　阈（yù 玉）：门槛。

⑨策：蓍草。

⑩韇（dú 读）：装蓍草的筒，有上下两部分，上韇向下冒，如盖的用途，下韇向上承，中装蓍草。

⑪宰：家中总管。

⑫赞命：佐助主人告筮人占卦内容。

⑬旅：众。　旅占：众人占。筮人与其徒属共占之。古人占卜一次三人，吉凶取多为准。故云："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

⑭宗人：主管宗族祭祀及事务的官。

【译文】

士冠礼的仪式：

在宗庙门外占卦以选择冠礼举行的日期。主人戴黑色帽子，穿官服、束黑丝带、系白色护膝的围裙，站在庙门东边，面向西；

家臣的服装与主人同，按等级由北而南，依次站在庙门西边。筮草与蒲草席，书写卦爻的用具，陈放在庙门西边的堂屋内。蒲席铺在庙门中间阑木以西、门槛外的西面。筮人拿着装蓍草的筒，取下盖，拿着筒的盖和底，向前听取主人的吩咐。主人的管家，从主人的右后方，稍稍后退代主人吩咐筮人。筮人答应，向右转退回席上，面朝西而坐。占卦的在左边。占卦完毕，书卦爻于版上，拿着让主人过目。主人接卦验看后，还给筮人。筮人退回，面向东坐下，与徒属共同占卜。占毕，向前报告主人，某日行事吉利。若占卜未得吉兆，则占卜此日以后的日子，仪式与上次同。占卦结束，撤掉蒲席，宗人宣布结束。

【原文】

主人戒宾①，宾礼辞②，许。主人再拜，宾答拜。主人退，宾拜送。（以上戒宾）前期三日筮宾③，如求日之仪。（以上筮宾）乃宿宾④。宾如主人服，出门左，西面，再拜。主人东面，答拜。乃宿宾，宾许，主人再拜，宾答拜。主人退，宾拜送。宿赞冠者一人⑤，亦如之。（以上宿宾）

【注释】

①戒宾：告诉宾客行冠礼日期。宾，郑玄注说："主人的僚友"。

②礼辞：推辞一次即同意。郑玄说："礼辞，一辞而许，再辞而许曰固辞，三辞曰终辞不许也。"

③筮宾：占卜决定在众宾客中，择取一吉利者主持加冠仪式，即主宾。

④宿宾：孔颖达疏谓"宿读为肃，肃犹戒也，戒轻肃重也。"此宾为主宾，故主人要十分慎重地往告冠日并请其来主持冠事。

⑤赞冠：佐助主宾举行冠礼的仪节，即主宾的助手。因其在冠礼上佐助主宾加冠，故也要特别慎重邀请，而称为"宿赞冠"。

【译文】

主人邀请参加加冠仪式的宾客，被请者略为推辞即应允。主人再次拜谢，宾客回拜。主人退出门，宾客回拜送。行冠礼前的第三天，占卜选择加冠的主宾，占卜的仪式与占卜选择日期相同。在加冠前三日，主人特别慎重往请主宾。主人到达主宾家邀请时，主宾所穿服装要与主人同，主宾从门的左边出，面向西站立，再次拜谢主人。主人面向东站立，向主宾回拜，慎重邀请他主持冠仪，主宾同意，主人再次拜谢，主宾回拜。主人退出，主宾拜送。主人又前往慎重邀请协助主宾的助手一人，邀请的礼节与请主宾相同。

【原文】

厥明夕为期①。于庙门之外，主人立于门东，兄弟在其南，少退，西面北上；有司皆如宿服②，立于西方，东面北上。摈者请期③，宰告曰："质明行事④。"告兄弟及有司。告事毕，摈者告期于宾之家。（以上为期）

【注释】

①厥：其，指宿宾宿赞的一天。　明夕：宿宾赞的次日傍晚。　为期：约定举行冠礼的时刻。

②宿服：官服。郑玄注："宿服，朝服"。

③摈者：负责接待事务的司仪者。　请期：请示仪式早晚的时刻。

④质明：平明，天亮时。

【译文】

在特别邀请了主宾后的次日傍晚，选定举行仪式的时刻。在庙门外，主人站在门东，主人的兄弟亲戚站在稍南，面向西由北向南按尊卑依次而立。家臣都穿上官服，立于门西，面向东，由北

而南按地位高低依次站立。司仪向前询问举行冠礼的时刻。主人的家宰说："天亮时分。"司仪向在场的兄弟亲戚和家臣们宣布。随后主人一一到被邀请的客人家相告仪式的时刻。

【原文】

夙兴，设洗①，直于东荣②，南北以堂深③，水在洗东。陈服于房中西墉下④，东领北上。爵弁⑤，服纁裳⑥，纯衣⑦，缁带，韎韐⑧；皮弁⑨，服素积⑩，缁带，素韠；玄端⑪，玄裳、黄裳、杂裳⑫，可也，缁带，爵韠⑬；缁布冠缺项⑭，青组纓⑮，属于缺，缁缅⑯，广终幅，长六尺。皮弁笄，爵弁笄，缁组纮敔边⑰，同篋⑱。栉实于箪⑲。蒲筵二⑳，在南。侧尊一瓦醴㉑，在服北。有篚㉒，实勺、觯、角、柶、脯、醢，南上㉓。爵弁、皮弁、缁布冠，各一匴㉔，执以待于西坫南㉕，南面东上，宾升则东面。（以上陈器服）

【注释】

①洗：洗手时承水器。古人洗手，一人捧盛水器匜，注水给洗者，下有器接水以免洒在地上，此接水器即名洗。

②荣：房屋与围墙间的夹道。古时宗庙结构中间是正堂，正堂两侧是东西屋，东西屋之外为夹道（过道），夹道外为围墙。

③堂深：洗放的位置在堂南与正房的距离同正房的进深相等。

④房：正堂两侧的房屋。 墉：墙。

⑤爵弁（biàn 辨）：似雀头色的冠，其色赤而微黑，士服最尊贵的，又称作文冠。弁，帽子。

⑥纁裳：浅绛色的下衣。

⑦纯衣：丝衣。上装称衣，下装称裳。

⑧韎韐（mèi gé 妹格）：赤黄色的围裙。韐与韠、韍同物异名，古称蔽膝，即保护膝部的围裙。韎，赤黄色。

⑨皮弁：皮革制的冠。又称作武冠。

⑩素积：白色缯布。积，织布，织麻成布。

⑪玄端：黑色窄袖衣。

⑫杂裳：杂色裳，前黑后黄。

⑬爵韠：雀头色蔽膝。

⑭缺：郑玄注“缺读如‘有頍(kuǐ 亏上)者弁’之頍”。頍，古规字，圆形(《诗经原始》引张彩语)。

⑮组：用丝织成的宽带子。　青组：青色的带子。　纓：系在颔下的带子。

⑯缁(shī 洗)：束发的帛。

⑰纮(hóng 洪)：冠上的纽带，由颔下挽上而系在笄的两端。

⑱篋(qiè 怯)：方形的小箱子。

⑲栉(zhì 至，旧读jié 节)：梳篦的总名。　箪(dān 单)：圆形的盛器。用竹或苇制。

⑳筵：席。

㉑侧尊：一只尊。郑玄说：“侧犹特也。”尊为盛酒器。　瓦(wǔ 舞)：陶制盛酒器。　醴：美酒。

㉒篚(fěi 匪)：盛物的竹器。

㉓柶(sì 四)：餐具。用兽角或木制成。状如勺，用以舀取食物。

㉔匴(suàn 算)：竹制的盛器。郑玄说：“今之冠箱也”。装帽子的小箱子。

㉕坫(diàn 店)：古代设于堂中两楹间的土台，低者供诸侯相会饮宴时放空杯，高者置放来宾所赠礼物。古代一般贵族室内设有土台，以陈放食物，此种土台称为“坫”。

【译文】

早起，在庭院内对着东夹道，摆放承接洗手水的洗，洗在房南的距离与堂屋的进深相等，水置于洗东。陈列服装于房中的西墙下，衣领向东，由北向南按等级依次摆置：丝制的雀头色冠，穿绛色的下衣，丝织的上衣，黑色的丝腰带，赤黄色的敝膝；皮制的冠，配白色的衣和裳，黑色的腰带，白色的蔽膝；黑色的冠和窄袖

上衣，配黑色的、黄色的、杂色的下裳均可，黑色的腰带、杂色的蔽膝。黑色的布冠呈圆形，系于项下的带子用青丝编织，连缀在圆形的帽上，黑色的束发帛，宽与幅等，长六尺。戴皮冠用的发笄，镶有绛色边的黑色纽带，同放在一小箱内。梳篦放在小圆竹筐内。蒲席二张，放在衣服的南边。醇酒一尊，放在衣服的北边。尊旁竹筐内，装勺、觯、角、柶、脯、醢等用器和食品，按用品贵贱由南向北依次摆放。丝制的雀头色冠、皮制的冠、黑色麻布制的冠，各放在一竹箱内，使人捧着在堂屋内西边土台南，面向南由东至西依次站立等候，主宾进堂时则转向面朝东而立。

【原文】

主人玄端，爵弁，立于阼阶下①，直东序②，西面。兄弟毕袗玄③，立于洗东，西面北上。摈者玄端，负东塾④。将冠者采衣紒⑤，在房中，南面。（以上即位）

【注释】

①阼阶：堂前东阶。

②序：堂的东西墙。 东序，东墙。

③袗（zhēn 真）：同，纯。 袗玄：穿同色的黑衣、黑裳。

④负：背靠着。 东塾：指门内东边的门房。

⑤采衣：童子所穿的花色衣。郑玄注说："缁布衣，锦缘、锦绅并纽锦，束发皆朱锦也"。 紒：结。又名总角。

【译文】

主人戴黑色冠，穿黑色窄袖衣，系杂色蔽膝，在东阶下对着堂屋的东墙，面向西站立。主人的兄弟亲戚全身穿黑色衣服，立在洗的东边，面向西由北而南依次站立。司仪戴黑布冠，穿黑色窄袖上衣，背靠门内东塾而立。将要加冠的人穿着儿童穿的彩色衣，发束作总角，等待在房中，面向南站立。

【原文】

宾如主人服，赞者玄端从之，立于外门之外[1]。摈者告，主人迎出门左，西面再拜，宾答拜。主人揖赞者[2]。与宾揖先入。每曲揖[3]。至于庙门，揖入，三揖，至于阶，三让。主人升，立于序端，西面。宾西序，东面。赞者盥于洗西，升，立于房中，西面南上。（以上迎宾）

【注释】

①外门：大门。

②揖：拱手为礼。拜与揖之别，在拜要下跪叩头，揖只拱手。

③曲揖：转弯的地方向宾者一揖，以示引路。

【译文】

主宾穿着同主人一样的服装，他的助手戴黑冠穿黑色窄袖上衣跟随，站在大门外。司仪报告主宾及助手到达，主人走出大门外站在门左边面向西迎接，向主宾两次下拜，主宾还拜。主人向主宾助手拱揖施礼。然后主人向主宾作揖请入门，自己在前带路。每走到拐弯处，都向主宾及助手拱手作揖，一直到庙门前，再拱手作揖请进。入庙门后拱手作揖三次就到达阶前。宾主互相谦让三次后，主人登上阶，站在堂前东墙头，面朝西。主宾上阶后站在西墙头，面朝东。主宾助手在洗的西边洗手，然后登上阶，站在房中，面朝西，以南端为尊。

【原文】

主人之赞者[1]，筵于东序[2]，少北，西面。将冠者出房，南面。赞者奠缁、笄、栉[3]，于筵南端。宾揖将冠者，将冠者即筵坐[4]，赞者坐栉设缁[5]。宾降[6]，主人降，宾辞[7]，主

人对。宾盥，卒，一揖一让，升。主人升。复初位。宾筵前坐，正纮，兴，降西阶一等。执冠者升一等，东面授宾。宾右手执项⑧，左手执前⑨，进容⑩，乃祝⑪，坐如初。乃冠，兴，复位。赞者卒⑫，冠者兴，宾揖之。适房。服玄端、爵弁。出房，南面。（以上始加）

宾揖之，即筵坐栉，设笄。宾盥，正缅如初。降二等，受皮弁，右执项，左执前，进祝，加之如初。复位，赞者卒纮。兴，宾揖之。适房，服素积、素韠。容⑬，出房，南面。（以上再加）

宾降三等，受爵弁，加之，服纁裳、韎韐。其他如加皮弁之仪。彻皮弁冠栉筵⑭，入于房。（以上三加）

【注释】

①主人之赞者：此赞者为佐助主人的人，即主人的家宦之类。

②筵：动词，布席。

③奠：放置。郑玄："奠，停也"，即停放。

④即：就。

⑤栉：动词，梳头。 设骊：以帛束于发。

⑥降：下到阶下。

⑦辞：祝辞。

⑧项：冠的后部。

⑨前：冠的正面。

⑩进容：进至席前，容仪端庄。

⑪祝：宾者向将冠者致祝贺辞。

⑫赞者卒：佐助者协助主宾加冠事完毕。卒，指终其事。宾加冠，赞者协助结带。

⑬容：容貌，威仪。

⑭彻：撤去。

【译文】

主人的助理将席铺在对着东墙外稍北处的阶上，面朝西站立。被加冠的人走出房屋，面朝南站立。主宾助手将束发的帛、发笄、梳子放在席的南边。主宾向被加冠的人拱手施礼，被加冠的人坐在席上。主宾的助手坐下，替将被加冠的人梳理头发并用帛将发束结。主宾走下台阶，主人随即也下台阶，主宾向主人致辞，主人致答谢辞。主宾盥手完后，向主人一拱手，主人让主宾先登上阶。主宾登上阶，主人随即登上阶，站到原来的位置上。主宾在席前坐下，用帛将加冠人的发结束整齐后，站起来，到西阶向下走一级，去取冠，捧冠的人向上走一级，面向东将冠交给主宾。主宾右手持着冠的后部，左手持着冠的前部，走到加冠人的面前，仪态十分庄重，先向他致辞祝贺，祝辞讲完，像先前一样坐在席前，将冠戴在加冠人的头上，然后站起，回到原来的位置。主宾的助手帮助系上冠带子后，加冠人于是站起，主宾向他拱手施礼。加冠的人进房，穿上黑色窄袖上衣，系上杂色的蔽膝，然后又走出房屋，面朝南站立。

主宾向他拱手，于是在席上坐下，梳理头发，戴上发笄。主宾下阶洗手，用帛将发结束整齐等动作与上次相同。主宾走下第二级台阶，取来皮制的冠，右手持冠后，左手持冠前，致祝辞，加冠动作及步骤都与第一次同，然后回到原位站立。由主宾的助手帮助结束好冠上的纽带，加冠的人站起，主宾向他拱手施礼。被加冠的人进房，穿上白色的礼服，系上白色的蔽膝，容貌整肃，又走出房，面向南而立。

主宾走下三级台阶取来用丝制成的雀头色冠，戴在加冠的人头上，被加冠的人穿着绛色下裳，系着赤黄色的蔽膝，其余的过程与加皮冠的仪节同。加冠完毕，将皮冠、缁布冠、梳篦、席等物撤于房中。

【原文】

筵于户西南面①。赞者洗于房中②，侧酌醴③，加柶，覆之面叶④。宾揖冠者，就筵，筵西南面。宾受醴于户东，加柶，面枋⑤，筵前北面。冠者筵西拜受觯，宾东面答拜，荐脯醢。冠者即筵坐，左执觯，右祭脯醢⑥。以柶祭醴三，兴，筵末坐。啐醴⑦，建柶⑧，兴，降筵坐。奠觯，拜。执觯，兴。宾答拜。（以上醴冠者）

冠者奠觯于荐东⑨，降筵，北面坐。取脯，降自西阶，适东壁⑩，北面，见于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以上冠者见母）

宾降，直西序，东面。主人降，复初位⑪。冠者立于西阶，东南面。宾字之⑫，冠者对⑬。（以上字冠者）

宾出，主人送于庙门外。请醴宾⑭，宾礼辞，许，宾就次⑮。（以上宾出就次）

冠者见于兄弟，兄弟再拜，冠者答拜。见赞者，西面拜，亦如之⑯。入见姑姊，如见母。（以上见兄弟、赞者、姑姊）

【注释】

①户西：正堂门的西边，胡培翚说："凡五架之屋栋，北檐下为三间，中为室，东西为房，房之南壁止一户，室则有户有牖。户在东牖在西，故户西牖东之地为正中。"（《仪礼正义》）

②赞者：指主人的助理。

③侧酌醴：赞者独任荐醴酒事，无人相助。侧，特，独自。酌，取荐。

④覆之：之，代词，指酒器觯。 面叶：柶的宽端朝向赞者，不以柄授人。面，面前。叶，柶取食物的宽端。

⑤枋:通“柄”。

⑥祭:取少许以礼神,表示不忘本。

⑦啐:嚐。

⑧建柶:插柶于醴中。

⑨荐:盛放脯醢的笾豆(竹蓝、筐)。　荐东:笾豆的东边。

⑩东壁:宗庙的东墙。东墙有门,称为闱门,妇人入庙由此门。

⑪复初位:主人迎主宾时的位置,即“主人玄端,爵弁,立于阼阶下,直东序,西面”时的位置。

⑫字:主宾为冠者起的字号。

⑬对:答。郑玄注:“其辞未闻。”

⑭醴宾:酬谢宾。醴,即礼,动词,有礼敬,酬谢其劳之意。

⑮次:庙门外用惟幕苇席搭起供更换衣服及休息的篷子。

⑯如之:如见兄弟的礼仪。之,代词,指兄弟。

【译文】

然后再铺席于堂屋门的西边向南。主人的助手在房中洗爵,并负责斟醴酒的任务,他将柶反扣在觯上,使勺端朝向自己。主宾拱手施礼请加冠的人就席,加冠的人立于席西,面向南。主宾到堂屋门东接受主人助手斟上的醴酒,加柶于盛醴的觯上,使柶柄朝向自己,回到席前,面向北而立。加冠的人在席的西边下拜接受觯,主宾面向东回拜,并向加冠的人递上干肉及肉酱。加冠的人就席而坐,左手拿着觯,右手取少许干肉及肉酱祭神,又用柶取醴酒祭神三次,起立,坐在席的西头。然后品尝醴酒,并将柶插于醴酒中,起立,离席,坐下。将手中觯放下,向主宾下拜,再端着觯起立。主宾回以一拜。

加冠的人将觯放在笾豆东边,离席,面朝北而坐。然后从盛食物的笾内取干肉,从西阶而下,到达庙的东墙,面朝北,将肉献给他的母亲,母拜受肉。加冠的人拜送母归去,母又回拜。

向加冠的人敬醴酒结束后,主宾从堂屋西墙处走到阶下,面

向东站立。主人亦走下阶，站在迎宾时的位置上。加冠的人立于西阶下的东侧，面向南。主宾给加冠的人命字，加冠的人致答辞感谢。

命字完毕，主宾出庙门，主人送于庙门外。主人请求给主宾以酬谢，主宾略为推辞即应允，于是停留在预先搭起的帷帐中休息更换衣服。

加冠的人与兄弟相见，兄弟向他两次下拜，加冠的人回答以下拜礼。加冠的人与主宾助手相见，面向西对他下拜，助手回拜如同兄弟回拜一样。进入内寝与姑母及姐相见时，如见母亲的礼仪。

【原文】

乃易服，服玄冠、玄端、爵韠。奠摯见于君①，遂以摯见于乡大夫，乡先生②。（以上奠摯见君及乡大夫、乡先生）

乃醴宾以一献之礼③，主人酬宾④，束帛俪皮⑤。赞者皆与⑥，赞冠者为介⑦。宾出，主人送于外门外，再拜，归宾俎⑧。（以上醴宾）

【注释】

①奠摯：将进见礼物置于尊者前。奠，置物于地。摯，礼品。胡培翚说："奠摯谓奠之于地，不亲授"引《礼经释例》。"凡卑者于尊者，皆奠而不授，若尊者辞乃授。"

②乡大夫：乡乃卿字之误（说见胡培翚《仪礼正义》）。 乡先生：卿大夫致仕居于乡里的人。

③醴宾：酬谢宾及赞宾等人的礼节。醴即礼。 一献：是主人向宾敬酒一次的礼节。

④酬：以财物相谢。

⑤束帛：帛十端。一端长二丈。 俪皮：鹿皮两张。

⑥赞者：此赞者指参加冠礼仪式的众宾客。

⑦介：副，次。

⑧俎（zǔ 阻）：古时祭祀时用以盛肉的案桌，此则指牲肉。

【译文】

加冠的人于是更换衣服，戴黑色的冠，穿窄袖的黑色衣，系杂色的蔽膝。带着礼物进见国君，同时带上礼物拜见各卿大夫及退休在家闲居的先辈长者。

以一献礼的礼节感谢主宾。主人酬谢主宾一束帛和两张鹿皮。凡来参加加冠仪式的宾客都被邀饮酒，主宾的助手也作为次一等的宾客被邀请。宾客出门，主人送到大门以外，再次下拜致谢，并将牲肉送到所邀请来参加典礼的宾客家。

【原文】

若不醴，则醮①，用酒。尊于房户之间②，两瓶有禁③，玄酒在西④，加勺南枋。洗有篚⑤，在西，南顺⑥。始加⑦，醮⑧，用脯醢。宾降，取爵于篚。辞⑨，降如初⑩。卒洗，升酌⑪。冠者拜受，宾答拜如初⑫。冠者升筵坐，左执爵，右祭脯醢，祭酒，兴。筵末坐，啐酒。降筵拜，宾答拜。冠者奠爵于荐东，立于筵西。彻荐爵⑬，筵尊不彻。加皮弁，如初仪。再醮摄酒⑭，其他皆如初。加爵弁，如初仪。三醮，有干肉，折俎哜之⑮，其他如初。北面，取脯，见于母。（以上不醴而醮）

若杀，则特豚⑯，载合升⑰，离肺⑱，实于鼎，设扃鼏⑲。始醮如初。再醮，两豆葵菹蠃醢⑳，两笾栗脯。三醮，摄酒如再醮，加俎哜之，皆如初哜肺。卒醮，取笾脯以降，如初。（以上杀牲醮）

【注释】

①醮(jiào 叫):冠礼中的一种仪式。旧注为周公所制仪礼,云"不醴"则非周制,当为一种旧俗,或夏殷时的礼仪。郑玄说:"酌而无酬酢曰醮。即只饮酒,而不劝酒。醴作为酒的一种,指甜酒,即带糟的酒。酒指不带糟的清酒。

②尊:动词,义为放置盛酒的尊。 房户之间:郑玄说:"房西户东"。

③禁:放酒尊的坐子。青铜禁在商周时发现多件,作长方形,有四足,禁 面上有二至三个喇叭状口,以便安放尊、罍等酒器。

④玄酒:清水。古以玄酒为尊贵,故置于禁的西边。

⑤洗有篚:将篚放在庭中设洗处,篚中盛勺、觯等器。行正(周)礼篚放在房中,与此异。

⑥南顺:柄向北放置,以北为上。

⑦始加:一加,第一次加冠,即缁布冠,服玄端,爵韠。

⑧醮:义为斟酒。

⑨辞:主宾对被加冠青年的祝辞。

⑩降如初:如正礼将冠时主宾降至庭"盥",主人"降"等仪节。此段多次言"如初"皆是指上文的仪式程序。因这是因醮与用醴稍有不同,但基本仪节同。

⑪酌:斟酒,饮酒。

⑫答拜如初:如上记行正礼时的仪式。

⑬荐爵:荐和爵。荐指笾豆等盛食器,爵为酒器。

⑭摄酒:添加、整顿酒肴。

⑮啐:嚐,义与啐同。

⑯特豚:一只小猪。

⑰载合升:整只牲煮熟并陈放于俎上,牲煮于镬作烹,从镬中取出放于鼎内称为升,由鼎取出置于俎称为载。合,两伴相合,即整只牲。

⑱离肺:割肺、割出肺以祭神。

⑲扃(jiòng 垌):贯鼎耳的杠或门栓,此应为贯鼎耳的杠。 鼏(mì 密):盖罩巾。

⑳葵菹:以葵制作的酢菜,腌菜。葵,蔬菜的一种,称为"冬葵"。 臝(luó

罗)：与“螺”通，螺类动物的总称。

【译文】

若加冠不用正礼的仪式，则用旧俗的醮礼仪式，这种仪式使用清酒。先将尊置于西房与堂门之间。尊放在禁上，西边一尊装玄酒(水)，两尊上各放一勺，柄向南。装有酒器等物的竹筐放在院中洗的西边，竹筐中的器物柄都朝南摆放整齐。初次加冠斟酒，要用干肉和肉酱，典礼开始，主宾下到庭院，从竹筐中取爵杯，向主人致祝辞，主人也像行正礼仪式一样下到庭院。主宾洗完爵，登上阶，自己斟上酒献给加冠的人。加冠的人下拜接爵，主宾也下拜相答这些仪节，同行正礼一样。加冠的人起立，再坐在席上，左手拿爵，右手取干肉及肉酱祭神，用爵中的酒祭神。起立，坐于席的西边缘，尝酒。然后走下席向主宾下拜，主宾也回拜。加冠的人于是将爵放在笾豆的东边，并退回站在席的西边缘。第一次加冠完后，撤去笾豆和爵，席和酒尊不撤。再次加皮制的冠，仪式与初次加缁布冠同，只是再次斟酒时需向尊中添加酒调制。第三次加丝制的雀头色冠时，仪式同初次加缁布冠一样。第三次斟酒，则增加干肉，加冠的人预先品尝肉味，其他的仪节与行正礼时加雀头色冠时同。加冠的人面朝北，取干肉，献给母亲。

若在加冠时宰杀牲口，则只宰一只小猪。煮熟后将整只猪取出放在案上，把肺割下来，将猪体放入鼎内，鼎口加盖，鼎耳穿上木杠。加冠时若宰杀牲口，初次斟酒时的仪式如以前不变，再次斟酒时则加两只豆以盛腌葵菜和螺肉酱，加两只笾盛放栗子和干肉。第三次斟酒时，像第二次斟酒那样增加酒，将猪体取出放在案桌上，由加冠的人先品尝，这些仪节都与初次加冠时尝肺同。斟酒结束，加冠的人取笾中的干肉，从西阶下到庭院，如上面所记见母的仪节一样去见母亲。

【原文】

若孤子[1]，则父兄戒宿[2]。冠之日，主人纷而迎宾[3]，拜揖让，立于序端，皆如冠主[4]，礼于阼。凡拜，北面于阼阶上，宾亦北面，于西阶上答拜。若杀[5]，则举鼎陈于门外[6]，直东塾北面[7]。（以上孤子冠）

若庶子[8]，则冠于房外，南面，遂醮焉。（以上庶子冠）冠者母不在[9]，则使人受脯于西阶下。（以上母不在）

【注释】

①孤子：嫡子无父的人。

②父兄：父的兄或弟及诸从兄等。

③主人：此指将加冠成年的人。

④冠主：将加冠的人的父。

⑤杀：杀牲，屠宰牛羊等。

⑥陈：放置。

⑦直：当。

⑧庶子：嫡子以外的其余儿子。

⑨不在：母有他故不能亲到。

【译文】

若是无父的孤子，则由叔伯或堂兄邀请宾客。在行冠礼的当天，主人将发挽作总角形出面迎接宾客，跪拜，作揖，礼让登阶，站在东阶下东墙端迎宾等仪节，都像加冠人的亲父。举行冠礼仪式的地方在东阶上。凡是下拜，都在东阶上，面朝北，主宾也面朝北，在西阶上答拜。若要宰杀牲口，孤子则将鼎端到庙门外，对着门的东堂屋并面向北站立。

若是庶子加冠，则在房屋的外面举行，庶子面朝南，然后斟酒祭神。

若加冠的人生母不能亲临，则要派人代替在西阶下接受加冠人所献的干肉。

【原文】

戒宾曰："某有子某①，将加布于其首②，愿吾子之教之也③，"宾对曰："某不敏，恐不能共事④，以病吾子⑤，敢辞⑥！"主人曰："某犹愿吾子之终教之也。"宾对曰："吾子重有命，某敢不从？"（以上戒宾之辞）

宿曰⑦："某将加布于某之首，吾子将莅之⑧，敢宿！"宾对曰："某敢不夙兴？"（以上宿宾之辞）

始加，祝曰⑨："令月吉日⑩，始加元服⑪。弃尔幼志，顺尔成德⑫！寿考维祺⑬，介尔景福⑭！"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尔服⑮。敬尔威仪，淑慎尔德⑯！眉寿万年⑰，永受胡福⑱！"三加曰："以岁之正，以月之令，咸加尔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⑲。黄耇之无疆⑳，受天之庆！"（以上三加之辞）

【注释】

①某有子某：上某，主人名；下某，子名。

②加布：加缁布冠，因初加布，故以概其余。

③吾子：亲切而尊敬的对人称呼。子，男子的美称，吾子犹如今时称我的先生，我的老师。教之：之，代词，指加冠的礼节。教之即指教以加冠的礼节。

④共事：供事。即称职，胜任。

⑤病：辱没。客套，自谦语。

⑥敢：表敬助动词，自言冒昧意。

⑦宿曰：慎重地告请曰。宿，通"肃"，严肃，慎重。

⑧莅：临。

⑨祝：主宾对被加冠人的祝贺辞。

⑩令月：吉月。令，善，美。

⑪元：大，首。

⑫成德：成人的品德。

⑬祺：祥。

⑭介、景：皆大意。

⑮申：重。

⑯淑：善。

⑰眉寿：豪眉，即长寿，人年老必有豪眉长出，故云眉寿。

⑱胡：遐，远，无穷。

⑲厥德：厥指兄弟，成兄弟之德即尊兄友弟的品德。

⑳黄耇（gǒu 苟）：长寿的征候。黄，黄发，人老则发黄。耇，老。

【译文】

在邀请宾客时，主人向主宾说："某有子名某，将加布冠于头，望您能去教导加冠礼节。"主宾回答说："某不聪敏，恐怕不能胜任此事，有损于你的美意，恕我冒昧，将此事推辞。"主人说："虽然，我还是希望您一定要去指导这加冠的礼节。"主宾说："您既然再次相命，在下岂敢不从命！"

主人敬请主宾时说："某将加布冠于某的头，您将亲临主持仪节，敢于恭请！"主宾对主人说："在下敢不早起从事？"

始加缁布冠时，主宾向加冠的人祝贺说："良月吉日，初加首服，弃您童心，遵循成人品行，长寿吉祥，大福无量！"再次加皮冠时祝贺说："吉月良辰，再次加服。敬重您威仪，谨慎您品德！长寿万年，永受福祥。"第三次加雀头色冠时祝贺说："年在大吉，月是良辰，礼服加身。兄弟亲情，完成美德。长寿无疆，受天庆赏。"

【原文】

醴辞曰[1]："甘醴惟厚[2]，嘉荐令芳[3]。拜受祭之，以定尔祥。承天之休[4]，寿考不忘[5]！"（以上醴冠者之辞）

醮辞曰："旨酒既清[6]，嘉荐亶时[7]。始加元服，兄弟具来。孝友时格[8]，永乃保之！"再醮曰："旨酒既湑[9]，嘉荐伊脯[10]。乃申尔服，礼仪有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祜[11]！"三醮曰："旨酒令芳，笾豆有楚[12]。咸加尔服，肴升折俎[13]。承天之庆，受福无疆！"（以上三醮之辞）

字辞曰：礼仪既备，令月吉日，昭告尔字[14]，爰字孔嘉[15]。髦士攸宜[16]，宜之于假[17]，永受保之！"曰伯某甫、仲叔季[18]，惟其所当。（以上字辞）

【注释】

①醴辞：正礼，冠礼仪式结束后，主宾的祝辞。正礼冠礼仪式只一次祝辞，余二次当佚而不存。

②甘：甜，美。　厚：醇厚。

③嘉：美。

④休：美。

⑤寿考：长寿，意为永久，永远。

⑥旨：味美。

⑦亶（dǎn 胆）：诚然，信然。

⑧格：郑玄注："今文格为嘏。"嘏，大福。

⑨湑（xǔ 许）：过滤的酒，意为清湛的酒。

⑩伊：惟，副词。

⑪祜（hù 户）：福。

⑫楚：鲜明，华美。意指排列整齐。

⑬肴：鱼肉荤菜。　折：切开。

⑭昭：明，广。

⑮爰：于，介词。 孔：大。

⑯髦（máo 毛）士：英俊之士。 攸：所。

⑰假：同“嘏”。嘏，大福。

⑱之：代词，指大福。

⑲甫：即“父”，男子的美称。

【译文】

举行正加冠礼时，主宾致醴酒于加冠人的祝辞说：“醴酒甘甜醇厚，珍肴味美芬芳。下拜恭祭肴醴，以保贵体吉祥。仰承上天嘉美，白首永志不忘。”

举行醮礼斟酒时，主宾致辞说：“美酒十分清醇，嘉肴全是珍品。初次官服加身，兄弟欢聚亲情。孝友本是大福，永远切记在心！”再醮致辞说：“美酒十分清湛，嘉肴以脯为珍，官服再次加身，礼仪依次举行。举爵祭我神灵，上天赐福仰承！”三醮时致辞说：“美酒十分芬芳，笾豆排列成行。官服全加在身，嘉肴陈满俎鼎。仰承上天庆赏，幸福长远无疆！”

命字时主宾致辞说：“礼仪十分完备，日月皆逢大吉，明告您的字号，这字既嘉且好。英才俊士所宜，当有无量福气，终身保有无遗。”字称作伯某甫，或仲、叔、季按本人的排行而定。

【原文】

屦①，夏用葛②。玄端黑屦，青绚繶纯③，纯博寸④。素积白屦⑤，以魁驸之⑥，缁绚繶纯，纯博寸。爵弁纁屦，黑绚繶纯，纯博寸。冬，皮屦可也。不屦繐屦⑦。（以上三屦）

【注释】

①屦：鞋。以下是对各种服装所穿鞋的搭配。

②葛：葛麻。

③绚（qú 渠）：鞋头上的装饰，有孔，可以穿系鞋带。 繶（yì 意）：丝绦，

浑圆形的丝带，镶于鞋邦与底之间的嵌条。 纯(zhǔn 准)：镶于鞋的口沿处。

④博寸：宽一寸。

⑤素积白屦：白衣裳白鞋。

⑥魁：蛤壳灰。 驸：涂抹上。

⑦缟屦：丧屦。

【译文】

鞋，夏天穿用葛布做的鞋。冠以玄端和黑色下裳并配以黑色的鞋，鞋鼻头、鞋邦和底间的嵌条，口沿的镶边都是青色的，口沿镶边宽一寸。冠以皮弁，白色的衣裳则配以白鞋，鞋面用蛤壳灰涂白，鞋的鼻头、鞋邦和底间的嵌条，口沿的镶边都是青色，口沿镶边宽一寸。冠以爵弁，则配以绛色的鞋，鞋鼻头，鞋邦和底间的嵌条、鞋口沿的镶边都是黑色，口沿镶边宽一寸。冬天，穿皮鞋就可以了。但不得穿守丧时穿的鞋。

杨升南　译注

仪礼·士相见礼

【题解】

《士相见礼》是《仪礼》中的一篇，记述男子成年加冠后，作为成年人第一次与士、大夫及国君相见的礼节。古人十分重视这一礼仪，故必须有人带领介绍，称为“介”；见面时手中要拿着礼品，称为“摯”。摯即手执礼品以见人。所执的礼品，分季节不同和所见对象的社会地位不同而异。相见各类不同的人时，还要进言，以表明自己的志气和见识。本文记述的就是这一套礼节仪式。

【原文】

士相见之礼：

摯①：冬用雉②，夏用腒③。左头奉之④，曰：“某也愿见⑤，无由达。某子以命命某见⑥，”主人对曰：“某子命某见，吾子有辱⑦；请吾子之就家也，某将走见⑧。”宾对曰：“某不足以辱命，请终赐见。”主人对曰：“某不敢为仪⑨，固请吾子之就家也⑩，某将走见。”宾对曰：“某不敢为仪，固以请！”主人对曰：“某也固辞，不得命，将走见。闻吾子称摯，敢辞摯。”宾对曰：“某不以摯不敢见。”主人对曰：“某不足以习礼，敢固辞！”宾对曰：“某也不依于摯不

敢见，固以请！”主人对曰：“某也固辞，不得命，敢不敬从？”出迎于门外，再拜，宾答再拜。主人揖入门右，宾奉摯入门左。主人再拜受，宾再拜，送摯，出。主人请见，宾反见，退。主人送于门外，再拜。（以上请见）

【注释】

①摯：又作贽。往见人时手拿的礼品。

②雉：野鸡。

③腒（jū居）：干野鸡。夏天易坏，故须用干腊雉。士等级相见礼品用雉。《礼记·曲礼》：“凡摯，天子鬯，诸侯圭，卿羔，大夫雁，士雉。”雉性耿介，不可生禽，以表示矢志忠诚。

④左头：雉头向左。

⑤某：请见者自言其名。

⑥某子：指介绍人姓名。　以命：以您（主人）的命。士欲见某人时，先须通过介绍人征得同意与否，主人同意后，介绍人告诉请见者主人意，然后请见者自己方才亲向主人请求相见。

⑦有辱：又受辱。此为客套语。如今语“受累”、“受劳”。

⑧走：往。

⑨为仪：作出威仪，意为摆架子。

⑩固请：故请。即再次请求。下“固以请”、“固辞”的固，均为“再次”义。

【译文】

士相会见的礼节

礼品：冬季用鲜野鸡，夏季用干野鸡。去求见时，手捧的野鸡头向左边，对主人说：“某（求见者名）希望能见到您，可是无门路向你表达，某子（介绍者的姓及名）传来您的话说让某（求见名）可以来见您。”主人回答说：“某子（介绍者）已经命令我会见您，现在您又劳驾亲自前来；就请您现在回家去吧，某（主人自称名，下同）将前往府上相见。”客人（求见者，下同）回答说：“您到我家

相见我，某（求见者，下同）不敢当，希望一定准许我前来相见。”主人回答说：“某不敢为人表率，所以还是请您回家，某将前往相见。”客人说：“某也不敢为人表率，所以希望您允许我前来相见。”主人说：“某再次推辞，不获允许前往相见。听说您还带有礼品，请允许我将礼品推辞。”客人说：“某不送礼品，就不敢来相见。”主人说：“您以这样重礼来见，某实不敢担当，故请准许推辞礼物。”客人说：“某不依托以礼物就不敢前来相见，故请不要推辞。”主人说：“某已经再次推辞，仍不获准，哪敢不遵命服从！”于是走出门外迎客，向客人两拜。客人回答两拜。主人作揖请入门，并自己先从门右边进入，客人手捧礼品从门左边进入。主人进门后向客人两拜，表示接受礼品，客人也向主人两拜，送上礼品，然后出门。待客人出后，主人又邀请客人，客人于是反回相见，相见结束，客人退出。主人送到门外，并向客人两拜送行。

【原文】

主人复见之，以其摯曰：“向者吾子辱使某见①，请还摯于将命者②。”主人对曰③：“某也既得见矣，敢辞！”宾对曰④：“某也非敢求见，请还摯于将命者。”主人对曰：“某也既得见矣，敢固辞！”宾对曰：“某不敢以闻⑤，固以请于将命者！”主人对曰：“某也固辞，不得命，敢不从？”宾奉摯入，主人再拜受。宾再拜，送摯，出。主人送于门外，再拜。（以上复见）

【注释】

①向者：以往，过去。指第一次相见时。

②将命者：介绍前来的中介人。“还摯于将命者”，实还给送礼者，此不直说还给送礼者，是一婉转的说法。

③主人：此主人指前求见的客人，因是回拜，故反客为主。

④宾：此宾即上文的主人，因回拜以前求见者，到了他人家中，故为“宾”。

⑤不敢以闻：不敢将还摯礼之事直接告诉主人。此也是自谦语。

【译文】

主人回拜上次来相见的客人，带着客人所送的礼品说：“上次您屈驾使某（回拜者自称）见您，现请将您送的礼品还给介绍您来同我相见的人。”主人（指以前求见的人）说：“某既已得到您的接见，请准许我推辞您送还的礼品。”客人说：“某不是冒昧来求见，是来请求将礼品退还给介绍您与我相见的人。”主人说：“某既已得到您的接见，请准许一定让我推辞送还礼品。”客人说：“某不敢说将礼品还给您，所以请求退还给介绍我们相见的人”。主人说：“某既已再次推辞仍不得获准，那就敢不从命！”客人捧着礼品入门，主人向客人两拜表示接受。客人两拜还礼，送上礼品，退出门。主人送到门外，再次下拜送行。

【原文】

士见于大夫，终辞其摯①，于其入也，一拜其辱也②。宾退，送再拜。（以上士见大夫）

若尝为臣者③，则礼辞其摯④，曰：“某也辞，不得命，不敢固辞！”宾入，奠摯，再拜，主人答一拜。宾出，使摈者还其摯于门外⑤，曰：“某也使某还摯⑥。”宾对曰：“某也既得见矣，敢辞！”摈者对曰：“某也命某，某非敢为仪也，敢以请！”宾对曰：“某也夫子之贱私⑦，不足以践礼，敢固辞！”摈者对曰：“某也使某，不敢为仪也⑧，固以请！”宾对曰：“某固辞，不得命，敢不从？”再拜受。（以上尝为臣者见）

下大夫相见以雁[9]，饰之以布，维之以索，如执雉。上大夫相见以羔[10]，饰之以布，四维之结于面[11]，左头，如麛执之[12]。如士相见之礼。（以上大夫相见）

【注释】

①终辞其摯：坚决推辞礼品不收。

②一拜其辱：大夫拜士。大夫因未出迎而失礼，有辱士的尊严，故向士一拜。

③尝：曾经。

④礼辞：推辞一次。固辞，再次推辞。终辞，三次推辞不受。

⑤摈者：主管接待宾客的人。

⑥某：第一个“某”指大夫，第二个“某”指摈者。

⑦贱私：下贱的家臣。郑玄说：“家臣称私。” 践礼：行礼。

⑧不敢为仪：此仍是摈者传达大夫的话。

⑨下大夫：古代爵级分三等，卿、大夫、士。每等内又分上中下三级，故称为“三等九级”，下大夫是大夫中的最低一级。 雁：见面礼物。郑玄说：“雁作礼物用意是知时飞翔有行列也”。

⑩羔：羔羊。郑玄说：“取其从帅，群而不党也。”

⑪四维之结于面：用索捆住四足使绳相交于羔羊背上，再于胸前打结。

⑫麛（mí 迷）：小鹿。如麛执之，执麛之法是左手执前足，右手执后足。

【译文】

士见大夫，大夫要坚决推辞礼品不收。士进入门内，大夫下拜一次以表示未出门相迎的失礼。客人退出，大夫送出门，再次下拜相送。

若是曾作过大夫的家臣，则大夫推辞礼物时说：“某（大夫自称姓）已推辞，不获准许，不好意思再次推辞！”客人入门置礼品于地，两次向主人下拜，主人回拜。客人退出门外，主人让司仪将

礼品送还到门外，对客人说："某（大夫）让某（司仪自称）送还您的礼物。"客人说："某既已获得主人相见，请不要送还礼品。"司仪说："某（大夫）要某（司仪者）向您说：某（大夫）不敢作人表率，故请送还礼品。"客人说："某是他的家臣，以礼相待不敢当，请再次让我推辞送还礼品。"司仪说"某（大夫）派遣某说：不敢为人表率，所以请再次推辞。"客人说："某再三推辞，都不获准，岂敢不从命？"再次下拜，接下礼品。

下大夫相见用雁作为见面礼，雁身穿上布制的衣，用绳系住脚，像士执雉一样捧上。上大夫相见用羔羊为见面礼，羔羊身穿布制的衣，用绳将四足系住，绳从背上相交于胸前打上结，羔羊头向左捧在手上，如捧小鹿一样。相见的仪节与士相见礼同。

【原文】

始见于君，执摯至下①，容弥蹙②。庶人见于君，不为容③，进退走④。士大夫则奠摯，再拜稽首⑤，君答一拜。（以上始见于君）

若他邦之人⑥，则使摈者还其摯，曰："寡君使某还摯。"宾对曰："君不有其外臣，臣不敢辞。"再拜稽首，受。（以上他邦之人见君）

【注释】

①执摯至下：捧着礼品到达国君堂下。下，指国君的堂下。

②弥蹙：更恭敬。

③不为容：不为进退疾徐的仪节。

④走进退：进退快速。走，快步疾行。

⑤稽首：跪拜头叩至地的一种行礼仪式。是九种中最恭敬的一种。

⑥邦：国。

【译文】

初次见国君，捧着礼品到达堂下，容貌要表现出特别的恭敬。普通百姓见国君，没有特别规定的礼节，进退都要快步而行。士大夫见国君时将礼物放在地上，两次下拜，国君一拜还礼。

若是他国客人见国君，相见结束，派司仪将礼品送还，说“我的国君派某（司仪自称姓）奉还你的礼品。”客人说：“你的国君不收我这外臣，我不敢推辞接受送还的礼品。”两次下拜，收下礼品。

【原文】

凡燕见于君①，必辩君之南面②。若不得，则正方③，不疑君④。君在堂，升见无方⑤，阶辩君所在⑥。（以上燕见于君）

凡言非对也⑦，妥而后传言⑧。与君言，言“使臣⑨”；与大人言，言“事君”；与老者言，言“使弟子”；与幼者言，言“孝弟于父兄”；与众言，言“忠信慈祥”；与居官者言，言“忠信”。（以上言）

凡与大人言，始视面⑩，中视抱⑪，卒视面⑫，毋改⑬。众皆若是⑭。若父，则游目，毋上于面，毋下于带。若不言，立则视足，坐则视膝。（以上视）

凡侍坐于君子，君子欠伸⑮、问日之早晏、以食具告⑯、改居⑰，则请退可也。夜侍坐，问夜、膳荤⑱，请退可也。（以上请退）

【注释】

①燕见：私见。

②辩：正，正君面南而向的位置。

③正方：与国君正面方向相见。

④疑君：拟君，假设君所在地的方向而求其南北，却不正面向着国君。

⑤升见无方：升堂见君没有固定的程式，灵活处置，以到君前最便捷为准。

⑥阶辩君所在：国君在堂上近何阶则升何阶，近东阶则升东阶，近西阶则升西阶见君。

⑦言非对：自言称言，因问而答称对。胡培翚说。

⑧妥：安坐，坐停当。

⑨使臣：使用臣下的道理。使，使用，任用。

⑩始视面：观脸色能否进言。

⑪抱：胸间。

⑫卒视面：进言结束，观对方面部表情，以察效果。

⑬毋改：进言、问、回答过程中，不改变目光所应视处，以防被视为懈惰不虚心。

⑭众皆若是：众卿都在场也一样。

⑮欠伸：伸懒腰、疲倦。

⑯食具：即食俱、犹今日“饭熟了”之类。

⑰改居：变动坐处。

⑱膳荤：食辛辣物。古人称葱、姜、蒜等辛辣物为荤，不是指肉食品。

【译文】

凡是因私事见国君，必须摆正君臣南北的位置，若不能做到君臣南北位置时，则要同国君正面相见，不要假设国君的面向固守南北，却斜对着国君。国君在堂上，求见的人升阶上堂没有定制，应从靠国君近的阶上去。

凡是进言而不是回答所问，要坐稳后再讲话。向国君进言，讲使用臣下的原理；向卿大夫进言，讲努力对国君尽忠的臣道；同德望高的老者相谈，讲使用弟子服劳的道理；同年幼的人相谈，讲孝顺父母、友事兄弟的作人原则；同大众相谈，讲对国君要忠，对朋友要诚信，对幼弱要慈祥的品德；同作官的人相谈，讲对

君要忠，对人民要诚信的原则。

凡是同大人谈话，开始时要观察他的面色是否可以谈，谈话中间眼注视他的胸间；谈完再观察面色，不要乱移动目光。若有几位大人同在，你的讲话也要这样。若是同父亲谈话，目光移动上不要到脸部，下不要过腰带。如不谈话，站则目视父的足，坐则视父膝。

凡陪坐于有才德的君子旁，若君子欠身伸腰、问时间的早晚、告诉你饭食已摆好、或改换坐的地方等举动，你就可以请求退出了。夜晚陪坐，君子若问夜的时间、要求食葱、姜、蒜等辛辣物，你就可以请求退出了。

【原文】

若君赐之食，则君祭先饭①，遍尝膳②，饮而俟③；君命之食，然后食。若有将食者，则俟君之食，然后食。若君赐之爵，则下席再拜稽首，受爵，升席祭，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后授虚爵。退，坐取屦，隐辟而后屦④。君为之兴⑤，则曰："君无为兴，臣不敢辞！"君若降送之，则不敢顾辞⑥，遂出。大夫则辞退下⑦，比及门，三辞⑧。（以上君赐之食）

若先生异爵者请见之⑨，则辞；辞不得命，则曰："某无以见，辞不得命，将走见。"先见之。（以上长者请见）

非以君命使，则不称寡。大夫士则曰："寡君之老⑩"。凡执币者⑪，不趋⑫，容弥蹙，以为仪。执玉者，则唯舒武⑬，举前曳踵⑭。凡自称于君：士大夫则曰："下臣"；宅者⑮，在邦则曰："市井之臣⑯"，在野则曰："草茅之臣⑰"，庶人则曰"刺草之臣"；他国之人则曰"外臣"。

（以上对君自称及执币执玉）

【注释】

①君祭先饭：国君饭前祭神时，臣下则先尝饭，表示替国君尝食。古时贵者饮宴，卑者要先尝食物，以防止中毒发生意外。

②膳：膳羞。指菜肴。

③俟：即侍，等候。

④隐辟：隐避之处。将履藏在身旁，不使国君见到。

⑤君为之兴：国君为送客而起立。兴，起立。

⑥顾：回头。若回头君又要送，就是烦劳君了，故不回头而去。

⑦大夫则辞：大夫爵君起而送则须回头辞谢。

⑧三辞：指退出堂、下阶及到门三处地方辞谢。

⑨先生：致仕的卿大夫在乡闲居者。　异爵：有特殊的爵位，指在位的卿大夫。

⑩戴震说"士则曰"三字为衍文，应为："非以君命使，则不称'寡大夫'，'寡君之老'"。此说较合理，故译文从其说。

⑪币：指锦、帛、皮革、马、禽等物。

⑫趋：快步小跑。

⑬舒武：舒缓步伐。武，步武，步伐。

⑭举前曳踵：举起前脚而后脚跟不离地。踵，足后跟。曳踵，将足后跟曳着不使抬起。意即行走要舒缓。

⑮宅者：致仕在家闲居的卿大夫。

⑯邦：国都。

⑰野：郊外地区。

【译文】

若国君请吃饭，国君在饭前祭神时，你要先替国君尝黍稻米饭，饭菜尝完后，就饮水以等待国君祭祀完毕；国君让吃，然后才吃。若有送饭食的膳夫在场，则不先尝饭（有膳夫尝），而是等国君吃了，然后才吃。国君若赐给爵杯饮酒，则要走下席行两拜礼，

然后接受爵杯，回到席上祭神。将爵中酒饮尽后，等国君爵中酒尽，再接过空爵杯。退出时，要坐着取鞋，将鞋放在身旁隐蔽处不使国君看见，然后穿上。国君要起身为你送行，你则要说："君不要为臣起立，因为臣不敢辞谢！"国君若下席相送，则不得回过头去辞谢，径直走出门。若是大夫，则要辞谢，退出堂，下到阶，以及走至门口，共作三次辞谢。

若是致仕及在位的卿大夫 要求会见你，则要辞谢；若辞不掉，则说："某不值得相见，但辞谢不获允准，我将前往您家相见。"要先前往去见他们。

不是受国君的命令出使，不得自称"寡大夫"，"寡君之老"。凡是出使捧着布帛等礼品的，不得快步疾走，面容要恭敬，以此作为仪表。捧玉的，则步伐要舒缓，举起前脚时，后脚跟要像被曳住一样不离地。凡是在国君前自称，士大夫称"下臣"；致仕退休后，住在都城内的自称"市井之臣"，住在郊外乡间，自称"草茅之臣"，普通百姓自称"刺草之臣"；别国的人则自称"外臣"。

杨升南　译注

仪礼·觐礼

【题解】

《觐(jin 近)礼》是《仪礼》中的一篇。记载诸侯朝见天子的礼节。《周礼·大宗伯》载古时诸侯朝见天子制度是"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觐，

冬见曰遇，时见曰会，殷见曰同。”时见是没有定期，有事则相会。殷义为众，十二年间天子不巡狩，则众诸侯朝见天子。每次朝见的作用，《周礼·秋官·大行人》说：“春朝诸侯而图天下之事，秋觐以比邦国之功，夏宗以陈天下之谟，冬遇以协诸侯之虑，时会以发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是讲朝会的时间和朝会时所要解决的政事。每次朝会都有不同的礼节，其他几种礼节记载已失传，现今只存《觐礼》一篇。此篇记载，诸侯到王都觐见天子时，天子派使者郊外迎接，安排住宿，朝见天子的仪式，以及天子宴飨、赏赐等一套礼制。篇末附有天子出巡在外接见诸侯的礼仪。由此篇可了解古代天子诸侯相见礼节的梗概。

【原文】

觐礼：

至于郊①，王使人皮弁，用璧劳。侯氏亦皮弁②，迎于帷门之外③。再拜，使者不答拜。遂执玉，三揖至于阶④，使者不让，先升，侯氏升。听命⑤，降，再拜稽首，遂升，受玉。使者左还而立⑥，侯氏还璧，使者受。侯氏降，再拜稽首。使者乃出，侯氏乃止使者。使者乃入，侯氏与之让升，侯氏先升。授几⑦，侯氏拜，送几，使者设几，答拜。侯氏用束帛乘马傧使者⑧，使者再拜受。侯氏再拜送币。使者降，以左骖出⑨。侯氏送于门外，再拜，侯氏遂从之。（以上郊劳）

【注释】

①至于郊：诸侯朝天子到达王都郊区。郑玄说：“郊谓近郊，去王城五十里。”

②侯氏：诸侯。

③帷门：行宫的门。诸侯到王都郊时，用布帐临时搭的帐蓬，称为行

宫，此宫的门即帷门。

④阶：临时行宫的台阶。

⑤听命：诸侯听使者传达的王命。

⑥左还：由面朝北向左转而朝南，准备离去。

⑦几（jī 基）：古时席地而坐时用以靠身体的器具。

⑧乘马：四匹马。 傧：敬，此处为赠送，即今语“孝敬”。

⑨左骖：左边的骖马。驾车四马，中两马称服，服外两马称骖，又称骓。以左骖出：使者牵着诸侯赠送的左骖马走出帷宫。

【译文】

诸侯觐见天子的礼仪。

诸侯到达王都郊区，天子派使者穿着朝服赠送玉璧加以慰劳。诸侯也穿着朝服，在帐蓬的门外迎接，向天子使者两拜，使者不回拜。诸侯于是手捧玉璧，向使者三揖而迎至阶前，使者不谦让，先自登阶，诸侯随后登阶。使者宣读天子的命令时，诸侯下降到阶下，两拜叩头后登阶，接受使者所赐的玉。使者向左转身面向南站立，诸侯送还天子所慰劳的玉璧，使者收下。诸侯降到阶下并两拜叩头。使者走出帐蓬的门准备返回，诸侯于是请使者留步。使者返回入门，诸侯与使者相让升阶，使者让诸侯先升上阶。诸侯两手端着几案，向使者下拜，然后将几案送到使者面前，使者接几案放置在左手边，并回答以一拜。诸侯送给使者一束帛四匹马，使者向诸侯两拜，收下。诸侯也两拜送礼物。使者走下台阶，牵着诸侯所送的左骖马走出帐蓬门。诸侯送出门外，两拜，并跟着使者到城内朝见天子。

【原文】

天子赐舍①，曰：“伯父②，女顺命于王所③，赐伯父舍。”侯氏再拜稽首，傧之束帛乘马。（以上赐舍）天子使大夫戒曰④：“某日，伯父帅乃初事⑤。”侯氏再拜稽首。（以上

戒日)诸侯前朝[6],皆受舍于朝[7],同姓西面北上[8],异姓东面北上。侯氏裨冕[9],释币于祢[10]。(以上受舍释币)

【注释】

①赐舍:赐以居住的馆舍。王城中有官府公馆,以招待宾客。如今日的"招待所"。

②伯父:天子对同姓诸侯大国的尊称。周天子称同姓诸侯大国为伯父,小国为叔父,称异姓大国为伯舅,小国为叔舅,以示尊敬。

③女:汝,你。　顺命:顺从天子的命令。诸侯朝觐天子,本天子所命,故称顺命。

④戒:告。

⑤帅:率,循,遵循。　初事:故事,以前曾举行过的事。

⑥前朝:朝见天子的前一日。

⑦受舍:接受幕布搭的小棚舍。　朝:天子见诸侯、大臣的地方。古制,王宫内有五门,外皋门,次库门,次雉门,次应门、再次毕门。毕门又称路门,内为寝居地,毕门外应门内为朝大臣、诸侯地,称为治朝,相当于北京故宫太和殿。此朝即指治朝。治朝前有广场,可搭棚舍作为小休地。

⑧北上:以北为尊。上,尊。

⑨裨冕(pi miǎn 皮免):穿次等的礼服,戴有旒的礼帽。裨,郑玄说:"天子六服,大裘为上,其余为裨,以事尊卑服之,而诸侯亦服焉。"

⑩释币于祢(nǐ 你):上供品于先父神灵。释币,即上供品。祢,父的神主牌位。《公羊传·隐公元年》何休注:"生称父,死称考,入庙称祢。"诸侯外出要用专车载着父亲的神主同行,以便随时设祭。

【译文】

诸侯上朝后,天子赐给居住的馆舍,说:"伯父,你遵照我的命令来到王都,赐给你馆舍居住。"诸侯两拜叩头以示感谢,并献给天子一束帛四匹马。诸侯到馆舍住下后,天子派大夫告诉诸侯说:"某天,伯父,按照以往的仪式举行觐见。"诸侯两次下拜叩头接受命令。在觐见的前一天,诸侯得到在朝堂前小休的布帐一

处，布帐的位置是，与天子同姓的诸侯靠东面向西，按地位高低由北而南依次排列；异姓诸侯靠西面向东，按地位高低由北而南依次排列。诸侯上朝时穿着次等朝服，临行时在父亲的神主牌前献上供品。

【原文】

乘墨车①，载龙旂②，弧韣③，乃朝。以瑞玉④，有缫⑤。天子设斧依于户牖之间⑥，左右几。天子衮冕⑦，负斧依⑧。啬夫承命⑨，告于天子。天子曰："非他，伯父实来，予一人嘉之⑩。伯父其入，予一人将受之⑪。"侯氏入门右，坐奠圭⑫，再拜稽首。摈者谒⑬，侯氏坐取圭，升，致命⑭。王受之玉。侯氏降阶，东，北面⑮，再拜稽首。摈者延之⑯，曰："升。"升成拜⑰，乃出。（以上觐）

【注释】

①墨车：漆上黑漆不彩画的车。本大夫所乘，诸侯因入天子王朝，故降级乘此种车。

②龙旂：绘上龙纹的旗。

③弧韣（dú 独）：有弓衣的弓。郑玄说："弧，旌旗所以张缘之弓也，其衣曰韣"。缘（shān 衫）是旌旗正幅的两端。上端悬于弓上以张挂，下端接旒。

④瑞玉：圭。诸侯等级不同圭的名称大小，质料也有异。

⑤缫（zǎo 早）：亦作藻，玉器的垫子，有彩色的带子将玉系住。

⑥斧依：亦作黼扆，绣有斧形花纹的丝屏风。郑玄说绣斧文："所以示威也"。 户牖（yǒu 有）：门窗。

⑦衮（gǔn 滚）冕：衮衣和冕。衮衣为天子及上公所穿的朝服，上绣卷龙纹。冕是缀有旒的冠。

⑧负：背靠着。

⑨啬夫：地位较低的官。 承命：传达诸侯的话。

⑩予一人：古时天子自称辞。

⑪受：即授，受之，授诸侯以玉器等物。

⑫坐奠圭：跪而置圭于地上。

⑬谒（yè 叶）：请。

⑭致命：述职，即今日回报工作。

⑮阶东，北面：西阶之东，面朝北。

⑯延之：引导。之，代词，指诸侯。

⑰升成：登上台阶后。

【译文】

诸侯乘着黑漆车，车上插着龙旗、龙旗挂在穿有弓衣的弓上，前去朝见天子。朝见时手拿用垫子垫上的玉圭。天子在在朝堂的门和窗之间摆设绣有斧纹的屏风，屏风的左右各放一张几。天子穿上绣有卷龙花纹的上衣，头戴有旒的帽子，背靠绣花屏风而坐。觐礼开始，啬夫接受诸侯觐见的要求后，报告给天子。天子说："没有别的事，伯父亲自前来，我十分高兴。伯父请进来，我将亲自送给你宝玉。"诸 侯进门站在天子的右边，跪着将圭放在地上并向天子两拜叩头。司仪请诸侯上前，诸侯跪下将圭拿上，站起来，向天子报告本国的政事。报告完毕，天子亲手将宝玉送给诸侯，诸侯接玉后退到西阶下的东边，面朝北，向天子两拜叩头。司仪引导诸侯说："请上去吧。"诸侯于是又登上台阶，向天子下拜行礼，然后下阶走出大门。

【原文】

四享①，皆束帛加璧，庭实唯国所有②。奉束帛匹马，卓上③，九马随之。中庭西上奠币④，再拜稽首。摈者曰⑤："予一人将受之。"侯氏升，致命。王抚玉。侯氏降自西阶，东面，授宰币西阶前⑥，再拜稽首。以马出，授人，九马随

之。事毕。(以上享)

【注释】

①四享:四,郑玄说:"当为三"。享,献祭,上供,此为进献。三享,诸侯向天子进献贡物三次。

②庭实:陈于庭中的礼品。庭,朝庭,厅堂,亦指院子。实,充实。

③卓上:标有国名的白马一匹在其他马匹之前先入内。卓,标有徽识的白马。上,在前。

④中庭西上:马陈于庭南北的中间,贵贱由西向东依次排列。西上,以西为尊。上,尊。

⑤摈者曰:此乃是司仪官传达天子的话。

⑥宰:王室管家,即冢宰。主管王宫内事务。

【译文】

诸侯向天子献礼品三次,每次都是在帛上再加一只玉璧,其余陈放在庭中的贡物则看各国情况自便。贡献礼物时,诸侯捧着束帛加璧,牵着身上书有该国名字的白马一匹先入,其余九匹马跟随其后。马放在庭院的中间,由西向东依贵贱为序排列,诸侯到达阶前,将手中的贡物放在地上,两次下拜叩头。司仪官传下天子的话说:"予一人将接受你的礼品。"诸侯登上阶,向天子报告所送的礼品,天子抚摸一下玉璧。诸侯于是退到西阶下,面向东,在西阶前将礼品交给天子的冢宰,并两次下拜叩头。然后牵着白马走出朝庭门,将马交给天子的有关人员,九匹马随后出门。献礼结束。

【原文】

乃右肉袒于庙门之东①,乃入门右,北面立,告听事②。摈者谒诸天子,天子辞于侯氏,曰:"伯父无事,归宁乃邦③,"侯氏再拜稽首,出自屏南④,适门西,遂入门

左，北面立。王劳之[5]，再拜稽首。摈者延之，曰："升。"升成拜，降，出。（以上请事王劳之）

【注释】

①右肉袒：裸露着右肩膀。裸露出右肩表示受刑。这里是表示自己有罪。

②听事：听天子责备过失之事。

③宁：安定。　乃邦：你的国家。

④屏南：屏风以南。天子庙门外立小墙，挡住门中间，起隐蔽作用。与今日北京四合院的隐壁同，只是四合院隐壁在门里。

⑤劳之：慰问道途往返辛苦。

【译文】

诸侯于是裸露着右肩到达宗庙门外的东边，从门右边进入，面朝北站立，向天子请求因治国不善给以处罚。司仪官请示天子，天子向诸侯辞谢说："伯父，没有什么事，请回去安抚你的国家吧！"对天子的宽恕，诸侯两次下拜叩头谢恩，出门到达屏风南，转到门的西边，于是从门的左边进入宗庙，面向北站立。天子慰劳诸侯来王都的路途辛苦，诸侯又两次下拜叩头，感谢天子的关怀。司仪官引导诸侯说："请上阶去吧。"诸侯登上阶后，向天子下拜，然后退回阶下，走出庙门。

【原文】

天子赐侯氏以车服，迎于外门外，再拜。路先设[1]，西上，路下四亚之[2]。重赐无数[3]，在车南。诸公奉篋服[4]，加命书于其上[5]，升自西阶，东面。太史是右[6]，侯氏升，西面立，太史述命[7]，侯氏降两阶之间，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太史加书于服上，侯氏受。使者出，侯氏送，再拜。

傧使者，诸公赐服者束帛四马，傧太史亦如之。同姓大国则曰“伯父”，其异姓则曰“伯舅[8]”；同姓小邦则曰：“叔父”，其异姓则曰：“叔舅”。（以上赐车服）飨礼乃归[9]。

【注释】

①路先设：车先摆设。天子的车称“路”，车代表诸侯等级，故赐以车为贵。

②路下四：驾车的四马。 亚之：放于车旁。在车的东边。

③重赐：加赐。

④公：天子朝中最高级别的官。周初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是天子的近身官。 篋服：装在小箱中的衣服。

⑤命书：册命诸侯的文书。

⑥太史是右：由太史引导诸公入诸侯所住馆舍中。右，引导。

⑦述命：读天子的册命书。

⑧“同姓”二句：伯父、伯舅，周初分封以封兄弟为主，这些封国首领原本与天子有血亲关系，故天子尊称为伯、叔。所封异姓诸侯，周人与他们有婚姻关系相联系，故称为“舅”。

⑨飨：饮宴。

【译文】

天子赐给诸侯车和朝服，诸侯在馆舍大门之外两次下拜迎接使者。使者先将所赐的车摆在庭院中，按贵贱由西向东依次排列，其次是拉车的四匹马。加赐的其他物品多种，放在车的南边。诸公手捧着装有衣服的箱子，箱上放着天子册命的文书，登上西阶，面向东站立。太史领着诸侯登阶，面向西站立。太史宣读天子的册命文书，诸侯即退到院中的东西阶之间，面朝北，两次下拜叩头。太史读完命书后把命书放在衣服上，诸侯登上阶接过衣服。使者退出门，诸侯相送，又两次下拜。于是诸侯送礼物给使者，诸公来赐衣服的，送帛一束马四匹，送给太史的相同。天子称

同姓大国诸侯为“伯父”，异姓大国诸侯为“伯舅”；称同姓小国诸侯为“叔父”，异姓小国诸侯为“叔舅”。天子对诸侯举行宴飨后，诸侯就都回国去了。

【原文】

诸侯觐于天子①，为宫方三百步②，四门，坛十有二寻③，深四尺④，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⑤，设六色：东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黄；设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⑥，西方琥⑦，北方璜⑧，东方圭。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宫⑨，尚左⑩，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四传摈⑪。天子乘龙⑫载大旆⑬，象日月，升龙降龙⑭，出拜日于东门之外，反祀方明。礼日于南门外，礼月与四渎于北门外⑮，礼山川丘陵于西门外。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⑯，祭川沉，祭地瘗⑰。（以上诸侯觐于天子）

【注释】

①此节是天子出巡在外，诸侯见天子的礼仪。

②步：古时长度单位，六尺长。三百步，一千八百尺。

③寻：长度单位，八尺为寻。

④深：高。

⑤方四尺：四尺见方。

⑥璋：似圭，上部只削杀一半（圭是两边削杀，尖在中），璋则尖在一侧斜刃。

⑦琥（hǔ 虎）：雕成虎形的玉。

⑧璜（huáng 黄）：形作璧的一半。

⑨上介：诸侯的上等副使。

⑩尚左：以左为尊。

⑪四传摈：设四位摈者传唤诸侯觐见天子。郑玄说："四传摈者，每一位毕，摈者以告乃更陈列而升其次公也。侯也、伯也，各一位，子男夹门而俱东上，亦一位也。"是各等级由一位摈者接待。

⑫乘龙：骑龙马。马高八尺以上称龙。

⑬旆（pèi 配）：大旗，旗上绣日月。

⑭升龙降龙：旗下部绘升腾和下降的龙纹。

⑮四渎（dú 独）：指江、淮、河、济四条大河。《尔雅·释水》："四渎者，发源注海者也。"从发源直接流入海的河之称。

⑯升：登山而祭。

⑰瘞（yì 意）：埋。

【译文】

天子巡狩在外地时诸侯朝见的礼节，天子会见诸侯时，筑一座三百步见方的行宫，四面有门，中间筑一长宽各十二寻的坛，坛高四尺，中央置一方明。方明由木制成，是每面长宽各四尺的六面体，染上六种颜色：东方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顶部赤黑色，底部黄色；镶嵌上六种玉器：顶上镶圭，底镶璧，南方镶璋，西方镶琥，北方镶璜，东方镶圭。在朝见前，诸侯的副使执着本国国君的旗插在宫中相应的位置上，以左边为尊依次排列。朝见时公侯伯子男各等级诸侯根据旗树立的位置站立。设四位司仪官依次传唤诸侯进见天子。天子乘着八尺高的龙马，树的大旗上绘着日月和飞升、下降的骄龙。天子早上出东门外跪拜，迎接日出，返回，祭祀方明。在南门外祭祀太阳，在北门外祭祀月亮和江、淮、河、济四条大河，在西门外祭祀山川丘陵。祭天的仪式是将祭品放在柴上火烧，祭祀大山丘陵要登上山头，祭河流把祭品沉到水中，祭地神把祭品埋于地下。

杨升南　译注

礼记·祭法

《小戴记》惟《丧大记》、《投壶》二篇首尾完备，余皆疏略不祥。姑抄其不甚搀杂者。

【题解】

《礼记》又称《小戴记》或《小戴礼记》。是儒家经典之一，为“十三经”之一种。是秦、汉以前各种礼仪论著的选集。相传是西汉人戴圣编纂。今存本四十九篇，为东汉郑玄的注本。其文大率是孔子弟子及再传、三传弟子等所记，同《仪礼》、《周礼》一样，也是讲古代礼制的书，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风情，儒家学说和文物制度的重要参考书。

《祭法》是《礼记》四十九篇中的一篇。文中讲从有虞氏到西周所确定下来的祭祀对象的数字，天子到庶民百姓立庙的数字，以及选择祭祀对象的原则等。此篇反映了古人万物有灵的思想观念。

【原文】

祭法：

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1]，祖颛顼而宗尧[2]。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3]，祖颛顼而宗禹[4]。殷人禘喾而郊冥[5]，祖契而宗汤[6]。周人禘喾而郊稷[7]，祖文王而宗武王。（以上郊禘祖宗，四代不同。）

【注释】

①有虞氏：舜。有字为发语词，无义。 禘：大祭祀名。《礼记·丧服小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郑玄说："始祖感天灵而生，祭天时则以祖配之。"据《史记·五帝本纪》，黄帝是虞氏九世祖，颛顼是虞氏七世祖。禘的祭祀仪式，郑玄说是"祭昊，天于圜丘"。圜丘为圆形土台。 郊：祭名，在南郊设祭。 喾(kù 酷)：传说中的古代帝王，号高辛氏，尧、商、周皆为其后裔。

②祖、宗：这里为祭名。祖，意为以之为始祖。宗，尊崇。 颛顼(zhuān xū 专虚)：传说中的古代部族首领。号高阳氏，居若水，都帝丘(今河南省淮阳)曾任命重和黎掌管天神和民事。或传为黄帝孙。

③鲧(gǔn 滚)：传说为禹的父，受命治水，用筑堤法堵截洪水，九年无功，被舜杀死在羽山，化为黄熊。

④禹：为鲧子，继父治水，用疏导法开通江河，大获成功，受舜禅位，为夏的开国君主。

⑤冥：商族人祖先。

⑥契：传为喾子，商人始祖，六世到冥。 汤：商朝开国君，契的十四世孙。

⑦稷：传为喾子，周人始祖。

【译文】

有虞氏用禘祭礼祭黄帝而以郊礼祭喾，在远祖庙中祭颛顼，在祖庙中祭尧。夏后氏也是用禘祭礼祭黄帝而以郊祭礼祭鲧，在远祖庙中祭颛顼，在祖庙中祭禹。殷人用禘祭礼祭喾而以郊祭礼祭冥，在远祖庙中祭祀契，在祖庙中祭祀汤。周人用禘祭礼祭祀喾而用郊祭礼祭稷，在远祖庙中祭祀文王，在祖庙中祭祀武王。

【原文】

燔柴于泰坛[①]，祭天也。瘞埋于泰折[②]，祭地也。用骍犊[③]。埋少牢于泰昭[④]，祭时也[⑤]。相近于坎坛[⑥]，祭寒暑

也。王宫⑦，祭日也。夜明⑧，祭月也。幽宗⑨，祭星也。雩宗⑩，祭水旱也。四坎坛⑪，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⑫，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⑬。诸侯在其地则祭之，亡其地则不祭。大凡生于天地之间者，皆曰命⑭。其万物死，皆曰折⑮，人死曰鬼⑯。此五代之所不变也⑰。七代之所更立者⑱，禘郊宗祖，其余不变也。（以上天地百神历代不变）

【注释】

①燔：烧。　泰坛：太坛，郑玄说："坛折，封土为祭处。"即筑土台，在台上行祭祀仪式。

②瘞（yì 意）：埋，埋葬。

③骍犊（xīn dú 辛读）：小黄牛。

④少牢：一羊一猪。　泰昭：坛名。

⑤时：四季，四时

⑥相近：郑玄说为"禳祈"之误，禳除，祈求。寒暑有时要使它退去用禳祭，望它到来用祈求。　坎坛：坑和土台。挖坑为穴称坎，筑土为台称坛。

⑦王宫：祭日坛。

⑧夜明：祭月坛。

⑨幽宗：祭星坛。

⑩雩（yú 于）宗：祭水旱灾坛。雩，为求雨而举行的祭祀。

⑪四坎坛：四方各为一坎一坛。

⑫怪物：不常见到的现象，少见为怪。

⑬有天下：作天子。

⑭命：孔颖达疏说：万物"受天之赋命而生，故云皆曰命。"

⑮折：毁弃。

⑯鬼：郑玄说："鬼之言归也。"

⑰五代：指唐虞夏商周。　不变：指上所定祭祀的天地、四时、社稷、山川、五祀等对象一直相沿不改变。

⑱七代：五代加颛顼及喾。禘、郊、宗、祖的对象，各代不同，故称“七代之所更立”。其余祭祀对象不变，与五代同。

【译文】

焚烧祭品于坛上，以祭上天。掩埋祭品于坛下，以祭地神。祭品用小黄牛。埋羊、豕于泰昭坛下，以祭春夏秋冬四时。在坑坎和坛台近傍举行禳除及祈求的祭祀，以祭主管寒暑的神。在王宫的坛上祭日，夜明坛上祭月，幽宗坛上祭星，雩宗坛上祭水旱神。在四方各挖一坑、筑一坛，以祭四方神。山林川谷丘陵能生云，能刮风下雨，出现怪异现象，都称作神而被祭祀。统治天下为王的，祭祀所有的神。诸侯只祭祀在国境内的神，土地丧失了就不祭。大致上，凡是生存于天地之间的生物，皆是秉承上天赋予的生命而生存的，其中万物死去，都称作毁灭，只有人死后称作鬼，即归去。这些祭祀的对象从尧至周，五代都不变更。从颛顼、喾到尧舜夏商周这七代中，有变化而各代重新确立祭祀对象的，只有禘、郊、宗、祖这几种。其他的祭祀社稷、山川、五祀等自然神都不变。

【原文】

天下有王，分地建国①，置都立邑②，设庙、祧、坛、墠而祭之③，乃为亲疏多少之数④。是故王立七庙，一坛，一墠：曰考庙，曰王考庙，曰皇考庙，曰显考庙，曰祖考庙⑤，皆月祭之；远庙为祧，有二祧⑥，享尝乃止⑦；去祧为坛⑧，去坛为墠⑨。坛、墠，有祷焉祭之⑩，无祷乃止。去墠曰鬼⑪。诸侯立五庙，一坛，一墠：曰考庙，曰王考庙，曰皇考庙，皆月祭之；显考庙、祖考庙，享尝乃止。去祖为坛，去坛为墠。坛、墠，有祷焉祭之，无祷乃止。去墠为鬼。大夫立三庙二坛：曰考庙，曰王考庙，曰皇考庙，享尝乃

止。显考、祖考无庙，有祷焉为坛，祭之。去坛为鬼。適士二庙一坛：曰考庙，曰王考庙，享尝乃止。显考无庙[12]。有祷焉为坛，祭之。去坛为鬼。官师一庙[13]，曰考庙，王考无庙，而祭之。去王考为鬼。庶士、庶人无庙[14]，死曰鬼。（以上庙祧坛埠多少之数）

【注释】

①建国：指封诸侯。

②置都立邑：为卿大夫封采地。

③祧（tiāo 挑）：远祖的庙。本当毁，因功德留而称为祧。祧，义为超，意为超过近祖，即开国始祖。　埠（shàn 扇）：清除作为祭祀的场地。

④多少之数：立庙的多少。

⑤“曰考庙”五句：考庙，父庙。　王考庙：祖庙。　皇考庙：曾祖庙。显考庙：高祖庙。　祖考庙：始祖庙。王为五世祖以下立庙祭祀。

⑥二祧：周文王，武王庙。

⑦享尝：四时祭祀。

⑧去祧为坛：远祖庙为祧，世数更远，即去祧为坛，需祭时另为坛设祭。

⑨去坛为埠：世数更远者，则去坛而只设埠为祭。去祧、去坛，不在祧庙、坛上祭的对象。

⑩祷：祈祷。

⑪鬼：九世以外的先祖，更置神主牌于石匣之中，在大合祭群先祖时一起受祭，不特设祭，这类祖神称为鬼。

⑫显考无庙：显考为皇考之误。

⑬官师：中士下士在官为一官之长者。

⑭庶士：管库房掌文书类的小吏。

【译文】

拥有天下的帝王，划分土地封建诸侯，诸侯国君为卿大夫设

置采地，规定他们各在自己的封域内建立宗庙，祧庙、坛台和埠地而祭祀祖先，不同等级的君民按亲疏设立庙的多少数目。所以国王建立七庙、一坛、一埠：一，父庙，二，祖庙，三，曾祖庙，四，高祖庙，五，始祖庙，这五庙皆每月祭祀；远祖的庙称为祧，有两座祧庙，只四时祭祀；更远的祖，除去祧庙，只在坛上受祭；又远者，则除去坛，只在埠地上受祭。在坛和埠上受祭的远祖，若有向他们祈求的事就祭祀，没有就不祭。远祖到连埠也不设置的，就都是鬼。诸侯建立五庙，一坛，一埠：一，父庙，二，祖父庙，三，曾祖庙，皆每月祭祀；高祖父庙、始祖庙，四时祭祀。始祖的父在坛台上祭祀，始祖的祖在埠地上受祭祀。在坛和埠上受祭的先祖，有向他们祈求的事就祭，没有就不祭。远祖到连埠也不设置的，就都是鬼。大夫建三庙一坛：一，父庙，二，祖父庙，三，曾祖父庙，只四时各祭祀一次。高祖、始祖不设庙，有向他们祈求的事就在坛上祭祀。高祖、始祖以上连坛也不设置的，就都是鬼。嫡士二庙一坛：一，父庙，二，祖庙，四时祭祀，曾祖没有庙，有向他们祈求的事就在坛上受祭，曾祖以上连坛也不设置的，就都是鬼。官师一庙：称为父庙，祖父没有庙，只是在父庙中受祭，祖父以上不设庙的，就都是鬼。庶士、庶人没有庙，死后就都成为鬼。

【原文】

王为群姓立社曰大社①，王自为立社曰王社②。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诸侯自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③。（以上立社之名）

王为群姓立七祀④：曰司命⑤，曰中霤⑥，曰国门⑦，曰国行⑧，曰泰厉⑨，曰户⑩，曰灶⑪。王自为立七祀。诸侯为国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国门，曰国行，曰公厉⑫。诸侯自为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厉⑬，曰门，曰

行。適士立二祀：曰门，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户，或立灶。（以上立祀多少之数）

王下祭殇五[14]：適子、適孙、適曾孙、適玄孙、適来孙[15]。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以上祭殇之数）

【注释】

①群姓：从百官到庶民。　大社：指王宫右的社稷坛。今日北京中山公园即为“大社”。

②王社：国王设于藉田地区的社。

③成群立社：大夫不特立社，与所在邑里百家以上共立社以祭，此即所谓里社、村社。

④七祀：郑玄说：“此非大神所报大事者，小神居人之间司察小过，作谴告者尔。”

⑤司命：主管善恶报应的神。

⑥中霤（liù 六）：主堂室居处的神。

⑦国门：主城门的神。

⑧国行：主道路的神。

⑨泰厉：古帝王绝后的神，此鬼凶恶，好为人害，故祭祀。

⑩户：门神。

⑪灶：灶神。

⑫公厉：古诸侯绝后无人祭祀者，为鬼害民，故祭祀以免生灾害。

⑬族厉：古大夫无后的。

⑭殇（shāng 伤）：未成年而死。古时二十岁加冠成人，未加冠而死者称为殇。年19岁～16岁时称长殇，年15～12岁死称中殇，年11～8岁死称下殇。

⑮適：又作“嫡”，正妻所生的长子，有权继承父位。因嫡子死由嫡孙继祖位，所以有下祭嫡的礼制。

【译文】

天子为所有族姓立一个总的社称为“大社”，自己立社称为

“王社”。诸侯为国中百姓庶民立的总社称为“国社”，为自己立的社称为“侯社”。大夫以下官吏不单独立社，与所在邑里民众共同立社称“置社”。

帝王为天下族姓建立七种祭祀：一是伺察善恶报应的司命神，二是房屋的中霤神，三是城门神，四是道路神，五是古代绝后帝王的泰厉神，六是门神，七是灶神。国王为自己也建立这七种祭祀。诸侯为本国官民建立五种祭祀：一是伺察善恶报应的司命神，二是房屋的中霤神，三是城门神，四是道路神，五是本国中古诸侯绝后的公厉神。诸侯为自己也建立这五种祭祀。大夫建立三种祭祀；一是本邑中以往的贵族无后代的族厉神，二是门神，三是道路神。上士建立两种祭祀：一是门神，二是道路神。庶士、庶民百姓建一种祭祀，或祭门神，或祭灶神。

王下祭五代夭折的嫡子孙：嫡子、嫡孙、嫡曾孙、嫡玄孙、嫡来孙。诸侯下祭三代夭折的嫡嗣，大夫下祭二代夭折的嫡嗣，上士和庶民百姓，只祭夭折的长子就可以了。

【原文】

夫圣王之制祭祀也①，法施于民则祀之②，以死勤事则祀之③，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是故厉山氏之有天下也④，其子曰农，能殖百谷。夏之衰也，周弃继之⑤，故祀以为稷⑥。共工氏之霸九州也⑦，其子曰后土⑧，能平九州⑨，故祀以为社。帝喾能序星辰以著众⑩，尧能赏均刑法以义终⑪，舜勤众事而野死⑫；鲧鄣鸿水而殛死⑬，禹能修鲧之功，黄帝正名百物⑭，以明民共财⑮，颛顼能修之⑯，契为司徒而民成⑰，冥勤其官而水死⑱，汤以宽治民而除其虐⑲，文王

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灾[20]，此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21]；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财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以上圣贤死后应列祀典者）

【注释】

①制祭祀：制定选择祭祀对象的原则。

②法施于民：为民众创设法度。

③勤事：为公职。

④厉山氏：或名烈山氏，又名炎帝，传说古部落首领。起于厉山，在今湖北随州境。　有天下：统治天下，古时传说“有天下”即部落强盛的时期。

⑤周弃：周人的祖先名弃，相传其母姜嫄踏大人足迹感应怀孕生子，羞于其事而将子抛弃，鸟兽皆加以照顾，故不死，后养大故名为弃，

⑥稷：农神。

⑦共工氏：传说中的神话人物。人面蛇身赤发、乘二龙。《淮南子·天文训》载他与颛顼争天下，怒触不周山，使天地倾塌。　霸九州：称霸九州。九州泛指中原大地。郑玄说：共工在太昊、炎帝之间。

⑧后土：官名，掌管土地。

⑨平九州：治理好九州的土地。

⑩序：安排。　著众：使众人明白时间按时劳作。

⑪均：均平，得当。　义终：让位给贤者而后逝去。相传尧禅位于舜之后，二十八年而死。

⑫舜勤众事而野死：舜征苗后，继续巡狩远方而死于苍梧之野。

⑬鲧：以堵截法治水，失败被舜处死，虽失败亦有小功，故受祭。

⑭正名：为物品取名。

⑮明民：民众贵贱身份分明。　共财：山泽之利由百姓自取。

⑯修：遵循。

⑰成：教化民众有成效。

⑱冥：契六世孙，为夏朝水官，治水而死。

⑲虐：桀的暴虐。

⑳灾：纣给人民的灾难。

㉑瞻仰：仰视，指仰看天象以明季节寒暑，便于农作。

【译文】

古代圣王制定选择祭祀对象的原则是，为百姓创立制度的就祭祀，为公职而死的就祭祀，以功劳安定国家的就祭祀，能解除大灾害的就祭祀，能抗击内外患的就祭祀。因此，厉山氏统治天下的时候，他的儿子名叫农，善于指导人民种植百谷。夏朝衰落后，周弃继续为农官，故农和周弃作为稷神受到祭祀。共工氏称霸九州时候，他的儿子名后土，能辨识九州的土地，使各得其宜，故被作为管土地的社神受到祭祀。帝喾能安排日夜星辰运转，使百姓知时节，尧能执法公平，让位贤者而后死，舜勤劳众多的天下事而死在远方，鲧堵截洪水无功而被处死，禹能完成鲧的治水功业，黄帝为百物命名，使百姓贵贱有等，使天下的自然资源民众能共同取用，颛顼能遵循黄帝的事业，契官为司徒而教化民众有成效，冥在水官职位上勤劳治水而死，汤宽厚治理人民而清除了桀的暴虐，周文王用文德教化百姓，周武王用武力除掉殷纣施给人民的灾祸，这些都是有功烈于百姓的人，所以要祭祀。至于说到日、月、星、辰，那是百姓日夜瞻仰以知寒暑，明季节的；山林河谷丘陵，那是百姓生活资源所在的地方，这些都得祭祀。不属于这一类的，就不在祭祀之列了。

杨升南　译注

礼记·投壶

【题解】

此篇是《礼记》中的一篇，《大戴礼》中也有此篇而文字略有不同。投壶是古代贵族中的一种游戏。进行时主人与客人分成两方，轮流将箭投入一定距离的小口壶中，以投进多少为胜。此篇就是记载这种游戏进行的过程。

【原文】

投壶之礼：

主人奉矢，司射奉中①，使人执壶②。主人请曰："某有枉矢哨壶③，请以乐宾。"宾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赐矣，又重以乐，敢辞！"主人曰："枉矢哨壶，不足辞也，敢固以请！"宾曰："某既赐矣，又重以乐，敢固辞！"主人曰："枉矢哨壶，不足辞也，敢固以请！"宾曰："某固辞，不得命，敢不敬从？"宾再拜受④，主人般还⑤，曰"辟⑥"！主人阼阶上拜送，宾般还，曰"辟"！已拜，受矢，进即两楹间⑦，退，反位，揖宾就筵⑧。

司射进度壶⑨。间以二矢半⑩，反位⑪，设中⑫，东面，执八算兴⑬，请宾曰："顺投为入⑭，比投不释⑮，胜

饮不胜者。正爵既行[16]，请为胜者立马[17]：一马从二马[18]。三马既立，请庆多马。”请主人亦如之。

命弦者曰[19]：“请奏《貍首》[20]，间若一[21]。”大师曰[22]：“诺。”

【注释】

①司射：投壶的主持者。因投壶用箭，与射箭义同，故称司射。 中：装算筹的器。形状是用木雕刻一伏卧的兕牛或鹿，背上立一圆形筒以盛算筹。

②壶：用青铜铸的小口鼓腹状的容器。见下记的大小尺寸。

③枉：不正。 哨：郑玄说：“枉哨，不正貌，为谦辞。”姚际恒说哨是“谦言口小不能容矢之意。”

④受：客人受矢。

⑤般还：侧身背对着客人。不受他的拜礼。孔颖达说：般，曲折还。

⑥辟：《大戴礼》作“避”，即不受拜礼之意。

⑦楹（yíng 盈）：厅堂前部的柱子。

⑧筵：席。古人席地而坐，故坐位下铺席。

⑨度壶：度量放置壶的位置。

⑩间：壶和投者间的距离。 二矢半：郑玄说：“去客人席，主人席斜行各七尺。”

⑪反位：司射返回原位，郑玄说反“两阶上位。”

⑫设中：放置盛算筹的器。

⑬算：算筹。即计算胜负的筹码。 兴：起。

⑭顺投：箭头先入壶。 入：投中。

⑮比投：连续投。投壶法是各一方每次只投一支箭，轮流投。 释：投中者司射给投中方放下一支算筹。不释即不放，连续投不按规矩，投中亦不算。

⑯正爵：罚酒的爵数。胜者要罚败者饮酒。

⑰马：胜算筹。郑玄说：“谓之马者，若云技艺如此，任为将帅乘马也。”

⑱一马从二马：投壶与射箭比赛同，共投三轮，胜一轮则为胜者立一马，共有三马。但胜者不可能三轮全胜，故以胜两轮为胜，如今日体育比赛

中三局两胜制，故称一马从二马。

⑲弦者：奏乐者。投壶时有音乐相伴，投时和着节奏而行动。

⑳《貍首》：诗篇名，今佚不存。古时诗皆有谱曲，可依谱弹奏并和曲而歌。

㉑间若一：节伯快慢前后一致。

㉒大师：主掌乐队的教官。

【译文】

投壶的礼节：

主人捧着投壶用的箭，司射捧着盛算筹的“中”，让一人拿着壶。主人向客人说：“在下有弯杆的箭，小口的壶，希望用来同客人娱 乐。”客人说：“阁下的美酒嘉肴，在下已经受领了，又再设娱乐，实不敢当！”主人说：“弯杆箭小口壶，不值得客气，请你一定参加！”客人说：“阁下既已赏赐美酒美食，又再设娱乐，真是不敢当！”主人说：“弯曲的箭，口小的壶实在不值得客气，请你务必要参加！”客人说：“我们既然已再三推辞，仍推辞不掉，只好不客气地遵命服从了。”客人下拜接受主人邀请，主人侧过身背对客人说：“回避，请不要下拜。”主人在东阶上拜送客人回到原位，客人也侧过身背对主人说：“回避，请不要下拜。”相拜完毕，宾主前往两柱间，接受投壶用的箭，然后退回原位。主人向客人作揖请就席入坐。

司射向前度量放壶的位置。壶放在距投壶者两支半箭远的地方。放好壶，退回西阶位置上，再摆上盛算筹的“中”，面向东，手拿八支算筹站立，然后向客人宣布投壶的规则说：“箭头先进壶口就算投入。两方轮流投，若一方连续投，投进也不算。获胜的一方要罚输的一方饮酒。罚酒以后，为获胜的一方立马：获得一马的要服从获得两马的为胜方。三马都立齐后，希望为获得马多的一方庆贺。”司射又同样向主人说了一遍。

司射吩咐乐队说："请演奏《貍首》乐章，前后节拍要一致。"乐队教官回答说："好！"

【原文】

左右告矢具，请拾投[1]。有入者，则司射坐而释一算焉。宾党于右，主党于左。卒投，司射执算曰："左右卒投，请数。"二算为纯，一纯以取[2]；一算为奇，遂以奇算[3]，告曰："某贤于某若干纯。"奇则曰奇，钧则曰左右钧。命酌曰："请行觞[4]，"酌者曰："诺。"当饮者皆跪奉觞，曰："赐灌[5]。"胜者跪曰："敬养[6]。"正爵既行，请立马。马各直其算[7]，一马从二马以庆。庆礼曰："三马既备，请庆多马。"宾主皆曰："诺。"正爵既行，请彻马。

【注释】

①拾投：轮流投。郑玄说："拾，更也。"

②纯：双。

③遂以奇算：《大戴礼》"奇"字作"其"，为是。

④觞（shāng 伤）：盛酒器。孔广森说当为"觯"字，《大戴礼》作"觚"。王聘珍认为"觚"当作"觥"。作为动词指向人敬酒或自饮。

⑤灌：饮。

⑥养：保养。孔颖达说："胜者跪执之曰：敬以此觞而养不能。"意为享用。

⑦直：当。 马各直其算：宾主的马与各自所得算筹数相当。

【译文】

司射告诉宾主两方说箭已准备好，请轮流投壶。有投进的，司射就坐下来放一枚算筹在投进者一方。客人在右边，主人在左边。投壶完毕，司射把两方所得的算筹举起说："左右方都投完，

开始计算成绩。”两支算筹称为一纯，一纯一纯地取。单独一支就称为奇。计算完后司射将各方所得的算筹数报告说：“某方胜于某方多少纯。”若是“奇”就说胜“奇”，两方相等就说左右相等。司射于是就对掌管斟酒的人说：“请实行罚酒。”斟酒的人回答说：“好”。负的一方都跪下捧着酒杯说：“请赐饮。”胜者一方也跪下对负的一方说：“请好好享用。”罚酒以后，司射说：请立马。各方所立的马数与所得的算筹相当，然后将得一马的算筹归于得二马的一方以示庆贺。司射致祝贺的辞说：“三马已齐备，请庆贺得马多的。”客人和主人都说：“好。”喝过庆贺酒以后，司射请杂役人员将马撤去。

【原文】

算多少视其坐①。筹②，室中五扶③，堂上七扶，庭中九扶。算长尺二寸。壶颈修七寸④，腹修五寸，口径二寸半，容斗五升。壶中实小豆焉，为其矢之跃而出也。壶去席二矢半，矢以柘若棘，毋去其皮。

鲁令弟子辞曰⑤：“毋帆毋敖⑥，毋偝立⑦，毋逾言⑧！偝立逾言有常爵⑨。”薛令弟子辞曰：“毋帆毋敖，毋偝立，毋逾言！若是者浮⑩！”司射、庭长及冠士立者⑪，皆属宾党⑫；乐人及使者、童子，皆属主党。

【注释】

①视其坐：视在坐参加投壶的人数多少和每人箭的多少而定，因投中一箭得一算。孔颖达说从此以下，是“正篇之后记”，即是正篇的说明。

②筹：箭矢。

③室中五扶：在室内投壶则箭杆长五扶。四指宽为一扶，一指宽一寸，为四寸，五扶为二尺。下文堂上、庭中指投壶的地点，投壶地点不同，箭的长短也异。

④修：长、高。

⑤鲁令：鲁国投壶时司射向诸从人发布的要求。

⑥忽（hū呼）：怠慢。 敖：骄傲。

⑦俏立：背向着壶站立。

⑧逾言：同远处人讲话，即大声讲话。

⑨常爵：按规定的罚酒。

⑩浮：罚。

⑪庭长：主监察的人。 冠士：成年的男子。

⑫宾党：来宾一方。

【译文】

预备算筹的多少以参加投壶的人而定。投壶所用箭的长短，若在室内投用二尺长的箭，在室外堂中投用二尺八寸长的箭，在庭院中投用三尺六寸长的箭。算长一尺二寸。壶的大小：颈长七寸，腹高五寸，壶口径二寸半，容积为一斗五升。壶中装小豆，以防箭投进壶中碰到硬底反弹出来。壶距投者所坐的位置为二支半箭远。箭杆用柘木或棘木做成，不要去掉树皮。

鲁国投壶时，司射向主客两方的随从人员发出要求说："不要怠慢，不要骄傲，不要背向壶站立，不要大声讲话。背着壶站立、大声讲话的，要按规定罚酒。"薛国投壶时，司射向主客双方的随从人员发出要求说："不要怠慢，不要骄傲，不要背向壶站立，不要大声讲话！若违反者，罚！"司射、主监察者及成年男子站着参观的，都站在西阶客人的一方；乐队、杂役人员及小孩，都站在东阶主人的一方。

【原文】

鼓○□○○□□○□○○□半○□○□○○○□□○□○①，鲁鼓。

○□○○○□□○□○○□□○□○○□□○半

○□○○○□□○，薛鼓②。取半以下为投壶礼，尽用之为射礼。

鲁鼓○□○○□□○○半○□○○□○○○○□○□○。

薛鼓○□○○○○□○□○□○○○□○□○○□○半○□○□○○○○□○。

【注释】

①鼓：鼓点。 ○：表示击鼙。 □：表示击鼓。

②是鲁国和薛国两国击鼓的点，此收录共两套。

【译文】

鼓点：

○□○○□□○□○○□到此为一半，○□○□○○○□□○□○。以上是鲁国的鼓点。

○□○○○□□○□○○□□○到此为一半，○□○○○□□○。以上是薛国的鼓点。取一半以下作为投壶礼节时用，全用就是射礼时的奏乐了。

鲁国的另一套鼓点：

○□○○□□○○到此为一半，○□○○□○○○○□○□○。

薛国的另一套鼓点：

○□○○○○□○□○□○○○□○□○○□○到此为一半，○□○□○○○○□○。

杨升南　译注

史记·天官书

司马迁

【作者】

司马迁，见卷八《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题解】

这是《史记》"八书"的第五篇，是论列天上星辰的。所谓"天官"就是星座，《索隐》说："官者，星官也。星座有尊卑，若人之官曹列位，故曰'天官'。"

《天官书》总结了西汉以前的天空星体知识，详细叙述了全天的星座星名，分别记载全天的五官，其中四宫的四方所属的二十八宿，各宫的恒星分布；记载了五大行星的特点，运动规律。全篇共列出90多组的星名，500多个星体。同时，记述了各种天象，彗、孛、流星陨石，所谓吉星、凶星，其中实际上是今天所知的极光，以及望云气、候岁的活动；还有星家和占星的历史。

《书》中指出北斗与各星的对应关系，依据对北斗的观测可以判定各星宿的位置。描述了恒星大小和颜色及其亮度、温度，这是我国古代关于恒星物理性质的珍贵资料。它还记载"星坠至地则石也"的认识。此外，日、月食的周期性，二十八宿与十二州分野。这些都是在中国首次全面的记录。

《天官书》论述星体、天象，多半讲占星术，也就是贯彻了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思想。这在今天看来，基本上没有科学价值。不过它是反映了天文学的早期状态。除了"观象授时"的需要，占星术对古代天文、星象的探测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我们今天藉此还可以认识先秦至汉代，人们在这

方面的观念和社会风习。

以《天官书》为模式，从此以后，历代史书即以《天文志》等名目，不断记录天文星象，留下了丰富的天文学资料。

【原文】

中宫天极星[1]，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2]。旁三星，三公[3]，或曰子属[4]。后句四星[5]：末大星，正妃；余三星，后宫之属也。环之匡卫十二星[6]，藩臣。皆曰紫宫。前列直斗口三星[7]，隋北[8]，端兑[9]，若见若不[10]，曰阴德，或曰天一。紫宫左三星曰天枪，右五星曰天棓[11]，后六星绝汉抵营室曰阁道[12]。北斗七星，所谓"璇玑、玉衡[13]，以齐七政[14]"。杓携龙角[15]，衡殷南斗[16]，魁枕参首[17]。用昏建者杓[18]，杓，自华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济之间；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东北也。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19]。分阴阳[20]，建四时[21]，均五行[22]，移节度[23]，定诸纪，皆系于斗。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宫[24]：一曰上将，二曰次将，三曰贵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禄。在斗魁中[25]，贵人之牢[26]。魁下六星两两相比者，名曰三能[27]。三能色齐[28]，君臣和；不齐，为乖戾。辅星明近，辅臣亲强；斥小[29]，疏弱。杓端有两星：一内为矛[30]，招摇；一外为盾，天锋。有句圜十五星[31]，属杓，曰贱人之牢。其牢中星实则囚多，虚则开出[32]。天一、枪、棓、矛、盾，动摇角大[33]，兵起。（以上中宫）

【注释】

①中宫：据考，当作中官。下文东宫、南宫……，均应为东官、南官……。为天之五官坐位。因《天官书》以人间的官制比况星座。 天极星：即北极星。这里指北极星座。

②太一：天神、天帝的别名，为紫微宫（即小熊星座α）之精。

③三公：指太尉、司徒、司空。

④子属：太子、庶子之类。

⑤句（gōu 勾）：即“钩”。 后句：尾部卷曲之处。

⑥匡卫：匡正其内、捍卫其外。比喻为群臣藩卫。 十二星：据考，当为十五星。紫宫垣的十五星，东藩八、西藩七。

⑦直：当。

⑧隋：椭圆形。指星形。

⑨兑：同“锐”。星形。

⑩见：现。 不：同“否”。一作“不见”。

⑪棓（bàng 棒，或音bèi 倍）：棒。又，这两句的左、右，为从南往北看，下均同。

⑫绝汉：横渡天河。 营室：如同天子宫室的星座，或说七星，或说八星。 阁道：宫中道路，上建顶盖如楼阁。

⑬璇玑、玉衡：美玉做的转轴、玉制的横杆。这是以北斗为浑天仪的形状，所谓“浑仪中简为旋机，外规为玉衡。”

⑭七政：这里当指日、月及五星，掌握自然及人间政事。一说为天、地、人及四季，古代对此有多种解释。

⑮杓：北斗的杓，斗柄部分。 携：相连。 龙角：东方七宿之一的角宿，又称龙角。

⑯殷：中，当。 南斗：二十八宿的斗宿，因与北斗相对，故称南斗。

⑰魁：北斗的1～4星组成斗身者。一说北斗的第一星。 参首：二十八宿的参星之首。

⑱昏建：用日落后的星位定时节。下文夜半建、平旦建，都是在不同的时间里，分别以杓、衡、魁星当着地面不同地区，即古代以星宿分野的学说。

⑲四乡：四向，四方。

⑳分阴阳：斗杓指正北、为冬至，阴之极；斗杓指正南，为夏至，阳之极。

㉑建四时：斗柄不断移动，指向四方，四方分别代表一季，就分出春、夏、秋、冬四季。

㉒均五行：均分五行星，古代把岁星、太白、荧惑、辰星、填星分别命名为木、金、火、水、土星，分配于东、西、南、北、中方位。

㉓移节度：斗杓不断移动，指向各个位次。古代分周天为十二次，每次30度，即每月移过一辰（十二地支），周天360度即为一年，周而复始。

㉔戴匡：即戴筐，形容文昌星象。

㉕此句当作"在斗魁中四星"。

㉖贵人之牢：治理上等人的牢狱。

㉗三能：三台，比喻天子的三级台阶，分别为君主，诸侯、公卿，士庶人之象。

㉘色齐：星的光度依等级强弱。

㉙斥：远。　斥小：远而小。与上文"明近"相对。

㉚矛：天矛，即招摇。

㉛句圜：句，如钩形，共七星名为七公；圜，如连环形，名贯索星，本有九星，一星不显，为八星。句圜共十五星。在招摇星之南。

㉜开出：从牢狱放出，赦免。

㉝动摇：星动摇不定。　角：星的光芒大如头角。　大：星的光芒大于本身。

【译文】

中官是北极星座，其中一个亮星，是天帝太一常居的地方。旁边三星是三公，或说太子、庶子之类。它的尾端钩曲的四个星：末一大星，是正妃；其余三星，是后宫之类。环绕北极星座作为匡正、捍卫的十二星，是藩臣。这都叫作紫宫。在它的前列正对着斗口的三个星，北边椭圆形，一端尖锐，似显似隐，名叫阴德，或叫天一。紫宫的左边三星名叫天枪，右边五星名叫天棓，后面的六个星横渡天河直到营室星座叫做阁道。北斗七星，就是所谓"美

玉制的转轴、玉制横杆，用来整齐七政”的星座。它的柄杓接着龙角星，它的横杆正当着南斗，它的第一星枕着参星之首。黄昏时以杓定时间，杓，指着华山的西南方；夜半时以衡上的星定时间，衡，正对着中州黄河、济水之间；清晨以魁星定时间，魁，正对着海岱的东北方，都是指着十二辰的寅位。斗是天帝的坐车，在中央转动，御制着四方。分出阴阳，建立四时，均分五行之星，移动节次度数，确定各种纲纪，都统属于斗。斗的魁星附近、像戴着筐子形的六个星叫作文昌宫：一曰上将，二曰交将，三曰贵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禄。在魁星中间有四个星，是治理贵人的牢狱。魁星下面还有六个星，两两并列，叫作三台。三台按等级光色有秩序，就君臣和协；否则，就互相乖戾。辅佐的星明亮而靠近，就是辅佐之臣亲近而强；若是远离而光小，就是疏远而力弱。斗杓端有两星，一个靠得近，名天矛，又称为招摇；一个在外边名叫天昏，又称为天锋。有如钩的和连环的共有十五个星，都属于杓星，叫作下等人的牢狱。在这牢中，星充满了就是囚犯很多，星少而空虚的就是囚犯被释放了。天一、枪、棓、矛、盾这些星，它们动摇不定、光芒如头角、光大于星体时，都是兴兵作战的征兆。

【原文】

东宫苍龙①：房、心。心为明堂②。大星，天王；前后星，子属。不欲直③，直则天王失计。房为府，曰天驷④。其阴，右骖；旁有两星，曰钤⑤；北一星，曰辇⑥；东北曲十二星曰旗⑦：旗中四星，曰天市⑧；中六星，曰市楼。市中星众者实，其虚则耗。房南众星，曰骑官⑨。左角，李⑩。右角，将。大角者，天王帝廷⑪。其两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摄提⑫。摄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时节，故曰摄提格。亢

为疏庙[13]，主疾。其南北两大星[14]，曰南门。氐为天根，主疫。尾为九子[15]，曰君臣。斥绝，不和。箕为敖客[16]，曰口舌[17]。火犯守角，则有战。房、心[18]，王者恶之也。（以上东宫）

【注释】

①东宫苍龙：亦当作东官，即二十八宿的东方七星：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古谓东方色苍，其精为龙，故以之标志东方星座。下文南官、西官、北官的均类此。

②心为明堂：心星是明堂——天帝听政之宫。因为心宿二是最亮的一颗，即天蝎座α，又名大火。

③不欲直：不像直线的样子。心宿三星稍直而微弯。相传心星常曲、则天下安。

④天驷：天帝的四马，驾车之用。房宿四星并列。

⑤钤（qián 钳）：盖（图章），防禁。

⑥楔（xiá 匣）：即辖，车轮的轴头键，起固定的作用。钤、辖，都指驾车的禁卫，起固定功能。

⑦十二星曰旗：当作二十二星曰天旗。左右各十一星，招摇在两边，所以叫天旗。

⑧天市：星如市集交易之所，故名。

⑨骑官：星如天子宿卫的骑士。

⑩李：同“理”。法官，或名天田。

⑪天王帝廷：当作天王坐廷，天帝的坐廷。

⑫摄提：提斗携角。六星夹大角，像大臣夹辅之状。统领臣民。

⑬疏庙：外朝，亢宿四星之象。

⑭这句当作“其南两大星”。“北”字衍。两大星在南并列，像天的南门。

⑮尾为九子：尾宿有九星。本为后宫象，第一星为后，次有三妃、三嫔、二妾。后宫和睦有序必多子，故云九子。

⑯敖客：即傲客、傲慢之客。古代以箕宿四星环绕似箕的口形，如箕的簸扬，有调弄之象，故曰傲客。

⑰口舌：多嘴。古代以箕之口比喻人之口，多嘴多舌，捏造谗言。这以妇女为甚，故一作“箕为敖客，后妃之府。”

⑱房、心：承上“火犯”而言，若火星犯了房、心，就灾及人君，故王者恶之。

【译文】

东方的星座苍龙：有房宿、心宿。心宿是天帝布政的明堂。一颗大星，即是天王；前后的星，是太子、庶子之类。不能排成直线的样子，直了就使天王丧失为政之计。房宿是天府，名叫天驷。它的北面，是骖马；旁边又有两星，叫作钤，掌管禁卫；北一星，叫作辖，固定车轴；它的东北弯曲地排列着二十二星，叫作天旗；旗中间四星，称为天市；中间六星，叫作市楼。市中星聚集的多就货物充实，星稀少空虚就是货物损耗了。房宿的南边很多星，是天帝的骑官。左角的星，是法官；右角的星，是将官。大角宿，是天帝的坐廷。它两旁各有三星，像鼎足一样钩曲着，称作摄提。摄提，对着斗柄所指之处，用来确定季节，所以名为摄提格。亢宿为天帝的外朝，司掌疾病。它的南边两颗大星，叫作南门。氐宿是天的根，司掌疫疾。尾宿九星为九子，又称为君臣，它们远隔了就不和睦。箕宿是傲慢的来客，又称为口舌之星。火星若侵犯了角宿，就有战争；若侵犯了房、心，人君就憎恨它。

【原文】

南宫朱鸟①：权、衡②。衡，太微，三光之廷③。匡卫十二星，藩臣。西，将；东，相。南四星，执法④。中，端门；门左右，掖门。门内六星，诸侯。其内五星，五帝坐⑤。后聚一十五星⑥，蔚然，曰郎位。傍一大星，将位也⑦。月、五星顺入⑧，轨道⑨，司其出⑩，所守⑪，天子所诛也；其逆入，若不轨道，以所犯命之⑫；中坐⑬，成形⑭，皆群下从谋

也[15]。金、火尤甚[16]。廷藩西有隋星五[17]：曰少微，士大夫。权、轩辕，轩辕[18]，黄龙体；前大星，女主象；旁小星，御者后宫属。月、五星守犯者，如衡占[19]。东井为水事[20]。其西曲星曰钺。钺北，北河；南，南河[21]。两河、天阙间为关梁。舆鬼，鬼祠事[22]。中白者为质[23]。火守南、北河，兵起，谷不登。故德成衡，观成潢[24]，伤成钺[25]，祸成井[26]，诛成质[27]。柳为鸟注[28]，主木草；七星，颈为员官[29]，主急事；张，素[30]，为厨，主觞客；翼，为羽翮，主远客[31]。轸为车，主风[32]。其旁有一小星，曰长沙星，星不欲明。明与四星等，若五星入轸中，兵大起。轸南众星曰天库楼[33]，库有五车[34]。车星角若益众，及不具，无处车马[35]。（以上言南宫）

【注释】

①南宫朱鸟：南方星座为朱鸟。南为赤帝，故其精为朱鸟。南方七宿包括井、鬼、柳、星、张、翼、轸。本方先讲权、衡星座。又，南方星象多取鸟体形，可能与季候为夏有关。

②权：轩辕星座，即狮子座头部，云有十七星。　衡：太微星，张、翼、轸以北的天区，它和上文的北极紫宫、天市，古代合称为“三垣”；再加上二十八宿，总称为“三垣二十八宿”，是我国天空分区和恒星分群的特点。

③三光：日、月、五星。

④执法：廷尉、御史之象，分左、右。

⑤五帝：即黄、苍、赤、白、黑五方帝。

⑥此十五星在太微中、五帝座的东北。

⑦将位：群郎的将领之位。将，如左右中郎将，在郎位的东北。

⑧顺入：从西入。

⑨轨道：循道而行，不旁出。这是动宾词组，非名词。

⑩司其出：伺察月、五星顺入、循行而后，又出去。

⑪所守：假设守而不出。

⑫这句是说从它所犯的星位而命其罪名。

⑬中（zhòng 众）坐：指中帝座。

⑭成形：即成刑，构成罪刑。

⑮谋：指谋上，谋害君主。

⑯金、火尤甚：若是金、火星入犯就更严重。

⑰五：当为“四”。

⑱轩辕：与上重，当是衍文。

⑲如衡占：同前面太微衡星中犯守的占验一样，即天子所诛、成刑之类。

⑳东井：即井宿。 为水事：主水衡之事，西汉水衡都尉主水利航政等。

㉑这句的北河、南河各有三星，分夹东井。起警戒的作用。

㉒鬼祠事：应为为祠事，主掌丧祭之事。

㉓这句说中间一白星叫锧。质，当为锧，砧板，行刑之具，主刑事，故又称尸。

㉔观成潢：当为观成渎，游观须先成形于河流之象。一注，观为占，潢为五帝车。但五潢或天潢星都不在南方天区。

㉕伤成钺：王者败德，先成形于钺。是说有败乱，用钺诛杀。伤，败。

㉖祸成井：祸患先成形于火星入井宿之象。因东井主水事，火入犯井即有祸患。

㉗质：亦即锧，鬼宿有一星名铁锧。全句说有诛戮之事先成形于铁锧之象。

㉘鸟注：鸟咮，即鸟嘴。或作啄、嘴等。

㉙员官：旧注为喉。

㉚素：即嗉（sù 素），鸟受食的器官。

㉛主远客：旧注翼宿二十二星，为天乐府，又主夷狄，亦主远客。即接待远客。

㉜主风：轸为车，车行快速如风；轸与八卦的巽同位，巽为风。

㉝众星：指六大星的为库，南四星为楼，都是收藏兵甲的。旁边还有十

五星，中央四小星，主陈兵。

㉞这句说天库中有五车。一注以为天库在五车中，非是。

㉟无处车马：无以处置车马。

【译文】

南方的星座朱鸟：有权、衡星座。衡，是太微座，是三光的朝廷。环卫它的十二星，就是藩臣。西边，是将；东边，是相，南边四星，是执法之官。中间的星，是端门；端门的左右，是掖门。门内六星，是诸侯。再里面的五星，是五帝的坐位。它后面聚集了十五颗星，茂盛的样子，各为郎官之位。傍边一个大星，是郎将之位。月和五星从西顺着进入星座，遵循正道，又伺察它们出星座；若是守而不出，就是天子所诛责的对象。若是逆着从东进入星座，不遵循正道，就从其所犯的星命其罪名；若中了帝座，构成刑罪，这就都是群臣共谋君主了。如果是金、火之星入犯就更加严重。太微廷藩卫的西边有椭圆形的四星，名为少微，是士大夫之位。权，是轩辕星座，它是黄龙之体；前面的大星，是女主之象；旁边的小星，是女性侍御和后宫之类。月、五星入犯，便如同衡星太微座被犯的占验一样。东井宿主治水衡之事。它的西面弯曲的星形叫做钺。钺之北，是北河；钺之南，是南河。两河和天帝门阙之间为关梁。舆鬼，是主持丧祭的事。其中白星名为铖。若是火星犯入守着南河、北河，就有兵事兴起，禾谷不登。所以说德先成形于公平，游观先成形于河流之象，败德先成形于钺器之象，祸患先成形于火犯井宿之象，诛杀先成形于铁铖之象。柳宿为鸟嘴形，主草木的生长；七星，它的颈，称为员官，主持紧急事务；张宿，是鸟嗉，为厨房饮食之事，主持款待宾客；翼宿，是鸟翅膀，主持迎候远客。轸宿是车，主风。它旁边有一小星，名为长沙星，这星不希望它明亮；明亮了就和轸宿的四颗星一样，像是五颗星都进入轸宿座中，兵事就大起了。轸宿的南面很多颗星叫作天库、天楼，天库

中有五车星。车星的光芒若是越来越多，或者是不具有（光芒），就难以处置车马。

【原文】

西宫咸池[1]，曰天五潢。五潢，五帝车舍[2]。火入，旱；金，兵；水，水。中有三柱，柱不具，兵起。奎曰封豕[3]，为沟渎。娄为聚众[4]。胃为天仓[5]。其南众星曰廪积[6]。昴曰旄头[7]，胡星也，为白衣会[8]。毕曰罕车[9]，为边兵，主弋猎。其大星旁小星为附耳，附耳摇动，有谗乱臣在侧。昴、毕间为天街[10]。其阴，阴国；阳，阳国[11]。参为白虎[12]。三星直者，是为衡石。下有三星，兑[13]，曰罚，为斩艾事[14]。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15]。小三星隅置[16]，曰觜觿[17]，为虎首，主葆旅事[18]。其南有四星，曰天厕。厕下一星，曰天矢。矢黄，则吉；青、白、黑，凶。其西有句曲九星，三处罗：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游[19]。其东有大星，曰狼。狼角变色，多盗贼。下有四星，曰弧，直狼[20]。狼比地有大星[21]，曰南极老人。老人见，治安；不见，兵起。常以秋分时候之于南郊。附耳入毕中，兵起[22]。（以上西宫）

【注释】

①西宫：西方星座，当作西官。西方七宿为：奎、娄、胃、昴、毕、觜、参。咸池：为太岁，右行，与斗柄左行相对。斗为帝车，咸池为五帝车舍，二者相当，故咸池可以总西方七宿之名。钱大昕说。一说，准上“东官苍龙”、“南官朱雀”例，则西方亦应称“西官白虎”，西方白帝，其精为白虎。

②五帝车舍：咸池主五谷，秋天谷熟，以车载谷运输，故以西官相应；又是五帝的兵车之舍，也是兵象。

③封豕：大豕。一作“封豨”。

④聚众：聚集兵众。一说娄三星为苑，牧养牺牲以供祭祀。

⑤胃为天仓：仓廪藏谷，如人胃为五谷之府。胃宿亦是三星。

⑥㝢（kuài 快）：堆积刍藁柴草的仓屋。

⑦旄头：旗上饰以旄牛尾。

⑧白衣会：指丧事 。

⑨罕车：捕兔的网。

⑩天街：日、月、五星出入的要道。

⑪这二句中的阴、阳指北、南。

⑫参（shēn 身）为白虎：参宿形状如白虎，包括觜（zī 资）三星、参三星、外四星。参宿古代又称实沉。

⑬兑：读为锐，指三星作上小下大排列，成尖锐的形状。

⑭艾：同“刈”，割。

⑮左右肩股：东北为左肩，主左将；西北为右肩，主右将；东南为左足，主后将军；西南为右足，主偏将军。

⑯隅置：在角落安置。

⑰觜觿（xī 奚）：为虎头形。觿，原是古代用作解绳结的骨锥。

⑱葆：菜，如桑榆蘖生一类。这里同保，保旅，即保卫军旅。

⑲九游：当作“九斿（liú 流）”，旗帜之旒。

⑳直狼：正当着狼星。

㉑比地：近地。

㉒附耳入毕中，兵起：指前文毕宿中的附耳犯入，则兵事兴起。一说此句为衍，非是。

【译文】

西方星座的咸池，名叫天五潢。五潢，是五帝的车舍。火星犯入，天旱；金星犯入，有兵灾；水星犯入，有水灾。其中有三柱星，柱不具备，就起兵事。奎宿名叫大豕，主管沟渎之事。娄宿为聚集兵众。胃宿为天的谷仓，它的南面很多星名叫藏柴草的㝢积。昴宿名叫旄头，就是胡星，主丧事。毕宿叫作捕兔的罕车，主管边地军队，也主管田猎。它的大星旁边小星称为附耳，附耳若是动摇，

就有进谗言的乱臣在身旁。昴、毕之间是天街。它的北面，是地面的北国；南面，是南国。参宿是白虎。三星直着排列，叫作衡石。下面又有三星，呈上小下大的尖锐状，名叫罚，主管斩杀之事。它的外面四星，是左、右肩和左、右股，都是将官。三个小星分置在角落里，名叫觜觿，是虎头，主管保卫军旅之事。它南面有四星，名叫天厕。天厕下面一星，名叫天矢。矢呈黄色，就吉祥；呈青、白、黑色，就有凶事。它西面有九颗环曲的星形，分三处罗列：一名天旗，二名天苑，三名九斿。它东面有一大星，名叫天狼。狼星的光芒变动颜色，就多有盗贼。这下面有四星，名叫天弧，正当着天狼星。天狼近地有一大星，名叫南极老人。老人出现，就治安；不出现，就有兵事兴起。它常常在秋分时等候在南郊。附耳星犯入毕宿中，有兵事兴起。

【原文】

北宫玄武①：虚、危。危为盖屋②，虚为哭泣之事③。其南有众星，曰羽林天军④。军西为垒，或曰钺。旁有一大星，为北落⑤。北落若微亡，军星动、角，益希⑥，及五星犯北落，入军，军起。火、金、水尤甚：火，军忧；水，患⑦。木、土，军吉。危东六星，两两相比，曰司空⑧。营室为清庙⑨，曰离宫、阁道⑩。汉中四星，曰天驷。旁一星，曰王良。王良策马⑪，车骑满野。旁有八星，绝汉，曰天潢⑫。天潢旁，江星。江星动，人涉水。杵、臼四星⑬，在危南⑭。匏瓜⑮，有青黑星守之，鱼盐贵。南斗为庙⑯，其北建星⑰。建星者，旗也。牵牛为牺牲⑱。其北河鼓⑲。河鼓：大星，上将；左右，左右将，婺女⑳，其北织女。织女㉑，天女孙也㉒。（以上北宫。恒星至此止。）

【注释】

①北宫玄武：北宫，黑帝，其精为玄武（乌龟）。北方七宿为斗、牛、女、虚、危、室、壁。

②危为盖屋：有三义：一说危三星的结构一高二下垂，如盖屋；一说危宿主架屋受藏之事；一说危字古训为屋栋。三说都不矛盾。

③虚为哭泣：虚宿二星，南星主哭，北星主泣。

④羽林天军：羽林四十五星，天子禁卫之军。

⑤北落：军门之名，长安城有北落门。

⑥军星动角、益希：羽林军星的芒角摇动或星不具备（指光弱）而更加稀少。

⑦水，患：当作"水，水患"。即水星犯入，则有水患。

⑧司空：一作"司寇"。据考，当作"司命"，而还有司禄、司危、司罪，各二星，共八星。上文言六星，恐有脱文。

⑨清庙：天子的宗庙。营室二星，一为天子宫，一为太庙。故下文曰离宫。

⑩曰离宫：离宫有六星，此当作"旁六星两两相比曰离宫。"　阁道：星已见中宫。此疑衍文。按：此文以下当列壁宿，而记载独缺。《晋书·天文志》补为："东壁二星，主文章，天下图书之秘府也。"

⑪王良策马：王良鞭马而行。王良，古代善驾者，此人名用为星名一例。策、马都有星，二者亦是星名。

⑫天潢：即天津，主河渠之事。

⑬杵、臼四星：当作"杵三星、臼四星"。主管军粮。

⑭南：当作"北"。

⑮瓠瓜：一名天鸡，有五星，应作：瓠瓜五星，在虚北。此星为天子果园之象，故下文有鱼盐贵之占验。

⑯南斗为庙：南斗六星，构成天庙之形。南斗本在北宫，因夏秋之间出现南方（从北天区看），又需与北斗区别，故名。

⑰其北建星：建星在南斗北，亦六星。南斗与建星之间为日月五星的通道，亦主旗帜车马，故下文说它是旗。

⑱牵牛：牛宿，俗称牛郎星。　为牺牲：主管养牛供牺牲之事。

⑲河鼓：三星，传为天子的三将军。主军鼓。星在牵牛北，旧谓即牵牛，民间有称牵牛星为担鼓。担即荷，荷鼓、河鼓音相通。

⑳婺女：一名须女，古为贱妾之称，主布帛的裁制和嫁娶，四星。

㉑织女：即民间称的织女星，三星。主果蔬丝帛珍宝等职。西名为天琴座。

㉒天女孙：一作天女名。又曰天孙。

【译文】

北方星座总称玄武：有虚、危宿。危宿主盖屋之事，虚宿主哭泣之事。它们的南面有很多星，名叫羽林天军。天军之西为壁垒，或叫钺星。旁边有一大星，为北落（军门）。北落若是光弱或隐没，军星摇动它的芒角，星更稀少，以及五星犯入北落、进入军星，就会有军事兴起。火、金、水星犯入就更加严重：火星犯入，军队有忧患；水星犯入；有水患。而土星、木星犯入，则军事吉祥。危宿东面六星，两两相并，名叫司命等等。营室宿是主清庙之事，名叫离宫。天河中有四星，名叫天驷。它旁边一星，名曰王良，是有名的驭者。所谓王良策马，车骑满野，有战事了。旁边又有八星，横渡天河，名叫天潢星。天潢之旁，有江星。江星移动，就起水而人们要涉水了。杵三星、臼四星，都在危宿北面。瓠瓜星主天子果园，若有青黑色的客星入犯并守住它，鱼盐少而价高。南斗宿是天帝之庙，它的北面是建星。建星，是旗。牵牛宿主养牛供牺牲。它的北面是河鼓。河鼓三星：大星，为上将；左右各一星，为左将、右将。婺女星，又名须女。它的北面就是织女宿。织女，是天帝的女孙。

【原文】

察日、月之行，以揆岁星顺逆①，曰东方木。主春，日甲乙。义失者，罚出岁星②。岁星赢缩③，以其舍命国：所

在国不可伐，可以罚人。其趋舍而前曰赢[4]，退舍曰缩。赢，其国有兵不复[5]：缩，其国有忧，将亡，国倾败。其所在，五星皆从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国可以义致天下。以摄提格岁[6]：岁阴左行在寅[7]，岁星右转居丑[8]。正月，与斗、牵牛晨出东方，名曰监德。色苍苍有光。其失次，有应见柳[9]：岁早，水；晚，旱。岁星出，东行十二度，百日而止，反逆行[10]。逆行八度，百日，复东行。岁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率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岁而周天[11]。出常东方，以晨；入于西方，用昏。单阏岁[12]：岁阴在卯，星居子。以二月与婺女、虚、危晨出，曰降入[13]。大有光。其失次，有应见张[14]：名曰降入[15]，其岁大水。执徐岁[16]：岁阴在辰，星居亥。以三月居与营室、东壁晨出，曰青章。青青甚章。其失次，有应见轸：曰青章[17]，岁早，旱；晚，水。大荒骆岁[18]：岁阴在巳，星居戌。以四月与奎、娄、胃、昴晨出，曰跰踵[19]。熊熊赤色，有光。其失次，有应见亢。敦牂岁[20]：岁阴在午，星居酉。以五月与胃、昴、毕晨出，曰开明。炎炎有光，偃兵，唯利公王，不利治兵[21]。其失次，有应见房：岁早，旱；晚，水。叶洽岁[22]：岁阴在未，星居申。以六月与觜觿、参晨出，曰长列。昭昭有光，利行兵[23]。其失次，有应见箕。

【注释】

①揆：推算，测定。　岁星：即木星，太阳系九大行星之一，绕太阳一周为11.86年，古代以为十二年，就用作纪年。周天360度，每年运行30度，称为一次，次有专名：星纪、玄枵、娵訾、降娄、大梁、实沈、鹑首、鹑火、鹑尾、寿

星、大火、析木。共为十二次，又与十二地支相配。岁星运行到哪一次，就用该次之名称年。 顺逆：星体运行的方向顺序或逆反。岁星运行为丑、子、亥、戌……古代称右行，下文“岁星右转居丑”等等即是。其逆行时，则相反。

②罚出岁星：即罚见岁星，惩罚出于（来自）岁星。

③赢：作“盈”，星行超前到达某次。 缩：运行滞后。

④趋舍：即超舍，超次，也就是赢。

⑤不复：指兵出不返而丧失。

⑥这句是说：用摄提格的岁名来推算、推定。“摄提格”又是古代纪年的一套名称。古人假设一个与岁星运行方向相反（为了调整差数）的岁阴（又名太岁，太阴），也运行周天为十二年，方向为“左行”即寅、卯、辰、巳……下文云“岁阴左行在寅”。定出十二个“岁名”，首起摄提格，往下是单阏、执徐……等，见下文。

⑦寅：十二支的第三位，子、丑、寅。全句是说：岁阴左行先从寅位开始，亦即第一年、摄提格岁名开始。古代历法一种为“寅正”，即以寅为正月。这是以十二支与十二次对应。

⑧这句是说：岁星往右行居于丑位。指与上句说的岁阴运行方向相反。下同。

⑨有应在柳：有应验就在柳宿上。这又是把二十八宿的位次与十二次、十二岁名相对应。岁星在星纪、岁阴在摄提格时，就处在二十八宿的斗、牛星位，如果失次，而应验则出现在相对的方向即柳宿上。这是占术，本篇讲星体的运行、亮度变化，人间有兵事、水旱灾害等等，均是，并非科学思想。

⑩反逆行：由顺行相反而逆行。

⑪这几句说的岁星运行的度数，都是古代的一种表述方法。

⑫单阏（chán yān 蝉烟）：旧注为阳气起、阴气尽之意。

⑬降入：岁星在二月早晨出现在东方的名称。下各月同。

⑭有应见张：有应验就出现张宿上。上文女、虚、危宿与张宿处在相对的位置上。

⑮这一句为衍文，当删。

⑯执徐：读为蛰舒，指蛰伏之物都舒散而出。

⑰曰青章：据上下文例，当衍。

⑱大荒骆：万物炽盛落落地大分布。荒，大。骆，同“落”。

⑲跰(pián 骈)踵：行路颠跛的状态。

⑳敦牂(zāng 赃)：万物盛壮的样子。敦，盛。牂，壮。

㉑以上五句末字，均押韵，似是当时成语。

㉒叶洽：和协。

㉓二句光、兵，古代押韵，亦当是成语。

【译文】

考察日、月的运行，以推求岁星运行的顺逆，名曰：东方属木，主春季，日干是甲、乙。丧失道义，惩罚就来自岁星。岁星运行的快慢先后，均用它所在的地面方位称其国名：它所在的国，不可以攻打，可以处罚这国的某人。岁星超过它舍止之处前面的叫赢，退在它舍止之处后面的叫缩。赢，所到的国家就有兵事失败而逃不回来；缩，这国就有忧患，将领丧亡，国家危败。它所在之处，五星都来聚在一起，这地面的国家就可以行义而得到天下。现以摄提格这一岁名来推算：这时岁阴向左运行在寅位，岁星向右运行在丑位。正月，同斗、牵牛在早晨一道从东方升起，名叫“监德”。颜色苍苍有光。它若运行失度，就有应验出现在柳宿那边：失度的年时早，有水灾；晚，则有旱灾。岁星初出，往东行十二度，百天而停下来，就反方向倒行。倒行八度，百天之后，再往东行。一年运行三十度又十六分度之七，平均一日运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年运行完一周天。出时常在东方，在早晨；降落在西方，在黄昏。单阏之岁；岁阴在卯位，岁星就处在子位。在二月和婺女、虚、危宿于早晨一同升起，名曰“降入”。大而有光。它若失度，就有应验出现在张宿那边，这一年就有大火。执徐之岁：岁阴在辰位，岁星就处在亥位。于三月和营室、东壁二宿在早晨一同升起，名曰“青章”，就是青青而有文章。它若失度，就有应验发生在轸宿那边：失度的年时早，有旱灾；晚，有水灾。大荒骆之岁：岁阴

在巳位，岁星就处在戌位。于四月与奎、娄、胃、昴四宿在早晨一同升起，名曰“跰踵”。熊熊的发出赤色，有光辉。它若失度，有应验出现在亢宿那边。敦牂之岁：岁阴在午位，岁星就处在酉位。于五月和胃、昴、毕宿在早晨同出，名曰“开明”。炎炎有光，没有战事，只利于公王，不利治兵。它若失度，就有应验出现在房宿那边：失度的年时早，有旱灾；晚，有水灾。叶洽之岁：岁阴在未位，岁星就处在申位。于六月和觜觿、参宿在早晨同出，名曰“长列”。昭昭然有光，利于行兵作战。它若失度，就有应验出现在箕星那边。

【原文】

涒滩岁①：岁阴在申，星居未。以七月与东井、舆鬼晨出，曰大音。昭昭白。其失次，有应见牵牛。作鄂岁②：岁阴在酉，星居午。以八月与柳、七星、张晨出，曰为长王。作作有芒③，国其昌，熟谷。其失次，有应见危：曰大章④，有旱而昌⑤，有女丧，民疾。阏茂岁⑥：岁阴在戌，星居巳。以九月与翼、轸晨出，曰天睢⑦。白色，大明。其失次，有应见东壁：岁水，女丧。大渊献岁⑧：岁阴在亥，星居辰。以十月与角、亢晨出，曰大章⑨。苍苍然，星若跃，而阴出旦，是谓正平。起师旅，其率必武⑩。其国有德，将有四海。其失次，有应见娄。困敦岁⑪：岁阴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与氐、房、心晨出，曰天泉⑫。玄色，甚明，江池其昌，不利起兵。其失次，有应在昴。赤奋若岁⑬：岁阴在丑，星居寅。以十二月与尾、箕晨出，曰天皓。黯然黑色⑭，甚明。其失次，有应见参。

当居不居[15]，居之又左右摇，未当去去之[16]，与他星会，其国凶。所居久，国有德厚。其角动，乍小乍大，若色数变，人主有忧。其失次：舍以下[17]，进而东北，三月生天棓[18]，长四丈[19]，末兑；进而东南，三月生彗星，长二丈，类彗；退而西北，三月生天欃[20]，长四丈，末兑；退而西南，三月生天枪，长数丈，两头兑。谨视，其所见之国，不可举事用兵。其出如浮如沉，其国有土功；如沉如浮，其野亡[21]。色赤而有角，其所居国昌；迎角而战者，不胜。星色赤黄而沉，所居野大穰[22]；色青白而赤灰，所居野有忧。岁星入月[23]，其野有逐相；与太白斗[24]，其野有破军。岁星一曰摄提，曰重华，曰应星，曰纪星。营室为清庙，岁星庙也。（以上木星）

【注释】

①涒（tūn 吞）滩：植物吐秀倾垂的样子。一说万物修其精气，释涒为大，滩为修。

②作鄂：万物芒枝生起之状。

③作作：形容芒生之状，与上作字同义。

④曰大章：此处为衍文。

⑤有旱而昌：当作岁旱而昌，或其岁有旱而昌。昌，这里当为发展的意思。下文江池其昌的昌，当释为涨满。

⑥阉茂：掩蔽。

⑦睢（suī 虽）：原义为仰目而视。

⑧渊献：万物深藏以迎阳气。渊，深；献，迎。

⑨大章：一作“天皇”。

⑩率：同“帅”。

⑪困敦：同“混沌”，万物尚在地下混沌状，等待萌生。

⑫天泉：一作“天宗”。宗，当为泉字之误。

⑬赤奋若：阳气奋发万物而顺其性。赤，指阳气；若，顺。

⑭黯（yān 烟）：黯然，黑色之状。

⑮居：星处在它的位次。

⑯去：星离开它的位次。

⑰舍以下：即一舍以下。

⑱天棓：即“天棒”，旧说由岁星之精生成。

⑲长四丈：一为长四尺。

⑳欃：读chán（谗）。以上天棓、下文天枪，见前紫宫座的恒星，但这里的天培、天欃、天枪均由岁星所生出（古人以为）则非恒星，今天以为是极光。

㉑其野亡：当是郊野无物，指年岁灾荒。浮、亡押韵，亡当读无。与上句沉、功邻韵同例。

㉒野：这里是分野。下同。 大穰（ráng 瓤）：丰收。

㉓岁星入月：在视运动上见到岁星行到月球所处而被月球所掩敝。

㉔斗：两星体往返相掩，如同互相争斗。

【译文】

涒滩之岁：岁阴在申位，岁星就处在未位。于七月和东井、舆鬼在早晨同时升起，名曰“大音”，昭然白色。它若失次，就有应验出现在牵牛宿那边。作鄂之岁：岁阴在酉位，岁星处于午位。于八月和柳、七星、张宿在早晨同出，名曰“长王”。作作地发出光芒，国家昌盛，稻谷丰收。它若失度，有应验出现在危宿那边，这一年就有旱灾而且发展，发生女性的丧亡，人民有疾病。阏茂之岁：岁阴在戌位，岁星就处于巳位。于九月同翼、轸二宿在早晨升起，名曰“天睢”。白色，很明亮。它若失度，有应验出现在东壁宿那边：这一年有水灾，发生女性的丧亡。大渊献之岁：岁阴在亥位，岁星就处在辰位。于十月同角、亢二宿在早晨一起升起，名曰“大章”。苍苍似的，星体像跳跃一般，而阴云在天明出现，这叫作“正平”。发出师旅，它的帅必然勇武。它的国家就有德，将会拥有四海。它若失次，就有应验出现在娄宿那边。困敦之岁：岁阴在子位，岁星

就处于卯位。于十一月同氐、房、心宿在早晨一起升出，名曰“天泉”。玄色的，很明亮，江池里水涨满，不利于起兵。它若失度，就有应验出现在昴宿那边。赤奋若之岁：岁阴在丑位，岁星就在寅位。于十二月同尾、箕二宿在早晨一起升出，名曰“天皓”。黯然黑色的光，很显明。它若失度，就有应验出现在参宿那边。

岁星，应当处在的位次而不停留，停留而又左右摇幌；没到应当离开时而离开位次，去和别的星体会合，这所在的国家就有凶事。它居住那位次很久，这个国家就有厚德。它的芒角抖动，时小时大，颜色多次变化，人主就有忧患。岁星的失次：一舍以下，进行到东北方，三个月生出天棓，长有四丈，尾部尖锐；进行到东南方，三个月生出彗星来，长达二丈，类似彗星；若退行到西南方，三个月生出天枪来，长达数丈，两头尖税。要谨慎地观察，它出现所在的国家，不可举办大事和用兵。它出现像浮又像沉，这国家就有土木工程；像沉又像浮，这国的郊野就一无所有。它的颜色赤而出现 芒角，它所在的国家就昌盛；若迎着芒角方向去打仗，就不会取胜。它的光色赤黄而阴沉，所在的分野就会大丰收；它的光色青白而赤灰，所在的分野就有忧。岁星进入月球，这个分野就发生驱逐丞相的事；它与太白星往返相掩如争斗，这个分野就有军队被破的事件发生。岁星又名摄提、重华、应星、纪星。营室是清庙，就是岁星的庙。

【原文】

察刚气以处荧惑①，曰南方火。主夏，日丙丁。礼失，罚出荧惑，荧惑失行是也。出则有兵，入则兵散，以其舍命国。荧惑荧惑②，为勃乱残贼、疾丧饥兵③。反道二舍以上④，居之三月，有殃；五月，受兵；七月，半亡地；九月，太半亡地。因与俱出入⑤，国绝祀。居之，殃还至⑥，虽大

当小；久而至，当小反大。其南为丈夫，北为女子丧。若角动绕环之，及乍前乍后，左右，殃益大。与他星斗，光相逮[7]，为害；不相逮，不害。五星皆从，而聚于一舍，其下国可以礼致天下。法[8]：出东行十六舍而止，逆行二舍。六旬，复东行，自所止数十舍。十月而入西方，伏行五月，出东方。其出西方曰反明，主命者恶之[9]。东行急，一日行一度半。其行东、西、南、北疾也，兵各聚其下[10]，用战，顺之胜，逆之败。荧惑从太白[11]，军忧；离之，军却。出太白阴[12]，有分军；行其阳[13]，有偏将战。当其行，太白逮之[14]，破军杀将。其入守犯太微、轩辕、营室[15]，主命恶之。心为明堂，荧惑庙也，谨候此！（以上火星）

【注释】

①刚气：一作“罚气”。荧惑（即火星）主察妖孽、执法。 处：居，定荧惑所居之位次。

②这里多出一“荧惑”。

③为：当是主管、主治之意。

④反道：即逆行。

⑤与俱出入：是说和它所居的星座一同出入。

⑥还：读xuán（旋），速。

⑧逮：及，光芒相触及。

⑦法：法则，荧惑运行的法则。

⑨主命者：发出命令的人，即天子、诸侯。

⑩这句是说：荧惑速行时，所到之方则有兵事聚集到一方。

⑪从：后星赶上前星的而同处一舍。

⑫阴：西北面。

⑬阳：东南面。

⑭太白逮之：太白赶上在运行的荧惑。

⑮守:居其宿不去。　犯:七寸以内光芒相及。一说自下触及。

【译文】

考察刑罚之气来定荧惑所处的位次,这是所谓南方属火,主夏季,日干是丙、丁。丧失了礼,惩罚就来自荧惑,那就是荧惑的运行失去常规了。它出现就有兵事,它隐没就兵事散去。用它所在的方位称其地面的国名。荧惑主管勃乱、残贼、疾病、死亡、饥馑和兵荒之事。它逆行二舍以上,居留了三个月,那里就有灾殃;居留了五月,就遭受兵祸;居留了七月,就丧失国土的一半;居留了九月,就丧失国土的大半。它并因此和所在星宿一同出入,那时就会亡国绝祀了。它所居之处,若祸殃来得快,虽大会变得小;若祸殃来得慢,虽小会变得大。当着它的南方便为丈夫的丧亡,北方为女子的丧亡。若是它的芒角幌动、绕着或环于四周,以及芒角时前时后、时左时右,灾殃就更大。它和别的星往返相斗,光芒相触及,就为害;不相触及,就不为害。五星都追随它,而聚集在一舍之内,它下面的国家可以用礼来统一天下。法则是:荧惑初出向东运行十六舍而停止,又逆行二舍。六十天,再向东运行,从它所停止之处再行数十舍。十月而进入西方,又潜伏运行五月,在东方出来。它从西方出来就叫作"反明",发号施令的王侯便会憎恶它。东方运行时很急速,一天行一度半。它行经东、西、南、北运行很快,行至哪方就有兵事聚集它下面;用兵作战,顺着它的运行方向就胜利,逆着就失败。荧惑赶上太白星,便有军事的忧患;离开了,军队就退走了。荧惑出现在太白的西北,就分散军队;它运行在太白的东南方,会有偏将作战。当它运行时,太白从后面赶上它,就会破军杀将。它侵入居守或光芒触犯了太微、轩辕、营室等星座,发号施令的王侯就会憎恶它。心宿是王者的明堂,也就是荧惑的庙。应该谨慎地候望这种星象。

【原文】

历斗之会以定填星之位[1]，曰中央土。主季夏，日戊、己。黄帝，主德，女主象也。岁填一宿，其所居国吉。未当居而居[2]，若已去而复还，还居之，其国得土[3]，不乃得女。若当居而不居，既已居之，又西东去，其国失土，不乃失女，不可举事用兵。其居久，其国福厚；易[4]，福薄。其一名曰地侯[5]，主岁[6]。岁行十二度百十二分度之五，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二十八岁周天[7]。其所居，五星皆从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国可重致天下[8]。礼、德、义、杀、刑尽失，而填星乃为之动摇。赢，为王不宁；其缩，有军不复。填星其色黄，九芒，音曰黄钟宫。其失次：上二三宿曰赢，有主命不成[9]，不乃大水；失次：下二三宿曰缩，有后戚[10]，其岁不复[11]，不乃天裂，若地动。斗为文太室[12]，填星庙，天子之星也。

【注释】

①斗之会：填星与南斗的会合，填星起于南斗。

②此句当作“未当居而居之”。

③得土：指增加土地和丰年。因填星即土星，在五行属土。

④易：轻易离开。

⑤这句指填星的另一名地侯。

⑥主岁：主管年成好坏。

⑦这句说明填星比岁星运行周期更长，28年一周天，取其大数，与二十八宿 相配，一年行一宿。实际是30年一周天。

⑧这句当作“其下之国可以重德致天下”。因土德重厚，故云。

⑨主命不成：指下不奉命。

⑩戚：忧患。

⑪不复：这里意指阴阳气失调。冬至，阴之复。夏至，阳之复。不复则阴阳不相交。

⑫这句见上文“南斗为庙”。　文太室：即指宗庙。

【译文】

历数和南斗的会合来推定填星的位次，名曰中央属土。主夏季第三月，日干主戊、己。其帝为黄色帝，主德，是女主的形象。填星一年镇守一宿，它所居的分野国家吉祥。不应当停留而停留，或是已经离开位次又回来，停留着，它下面的国家会增加土地和丰收，否则就得女子。如果应当停留而不停留；已经停留下来，又往西、往东而去，它下面的国家就失掉土地和收成，否则也会失掉女子，不可以举办大事和用兵。它居留的久，这个国家得到幸福很多；轻易离去，这个国家得的福就薄。填星又一名叫“地侯”，主管年成好坏。它一年运行十二度又百十二分度之五，一天运行二十八分度之一，二十八年环绕一周天。它所居留之处，五星都随着来聚合到一个位次，它下面的国家就可以用厚重的德行统一天下。若是礼、德、义、杀、刑都丧失不用，填星就因此而动摇不定。它运行的快，为王者就不安宁；它运行的迟缓，就使出兵而回不来。填星的颜色是黄的，有九个芒角，它所属的音律名曰黄钟宫。它失度：快到二三宿名叫赢，王侯的命令就不为下属所奉行，否则也有大水患；它失度：迟到二三宿名叫缩，就有后患，这一年就会阴阳不调和，否则也会天裂，或者地动。南斗为文太室，也是填星的庙，它是天子的星啊。

【原文】

木星与土合①，为内乱，饥，主勿用战，败；水则变谋而更事②；火为旱；金为白衣会③，若水④。金在南曰牝牡⑤，年谷熟；金在北，岁偏无⑥。火与水合为焠⑦，与金合

为铄[8]，为丧，皆不可举事，用兵大败；土为忧[9]，主孽卿[10]，大饥，战败，为北军。军困，举事大败。土与水合，穰而拥阏[11]，有覆军，其国不可举事。出，亡地；入，得地[12]。金为疾[13]为内兵，亡地。三星若合，其宿地国外内有兵与丧，改立公王。四星合。兵丧并起，君子忧，小人流。五星合，是谓易行[14]，有德，受庆，改立大人，掩有四方[15]，子孙蕃昌；无德，受殃，若亡。五星皆大，其事亦大[16]；皆小，事亦小。蚤出者为赢[17]，赢者为客；晚出者为缩，缩者为主人。必有天应见于杓星[18]。同舍为合，相陵为斗[19]七寸以内必之矣[20]。五星色白圜[21]，为丧、旱；赤圜，则中不平，为兵；青圜，为忧，水；黑圜，为疾，多死；黄圜，则吉。赤角犯我城，黄角地之争，白角哭泣之声，青角有兵忧，黑角则水。意行穷兵之所终[22]。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宁昌。春风秋雨，冬寒夏暑，动摇常以此[23]。

填星出百二十日而逆西行[24]，西行百二十日反东行。见三百三十日而入，入三十日复出东方。太岁在甲寅，镇星在东壁，故在营室[25]。（以上土星）

【注释】

①这句当为“凡五星，木星与土合。”下文说到水、火、金星，都是讲它们与土星会合之事，句式亦应相同，史文省略如此。

②水：即指水星与土星合，下文火、金、均同。

③白衣会：指丧事。见前。

④若水：或者有水患。

⑤金在南：金星在土星南，即金南、土北。牝牡：指阴阳和顺，土为阴，金为阳；北为上、南为下，故符合古人阴阳的地位观念。下文“金在北”则相

反，故吉凶不同。

⑥偏无：年成或有或无。

⑦焠（cuì 粹）：红热的金属投入水中。这里比喻火星与水星会合的状态与结果。

⑧铄（shuò 朔）：熔化，耗损。这里比喻火星与金星会合的状态与结果。

⑨土为忧：当作“与土合为忧”，如上文“与金合为铄”句式，都是承上火星而来。

⑩孽卿：庶子为卿者。或说妖害之卿。

⑪拥阏：读为壅遏，堆积，阻塞。

⑫“出亡地”二句：这两句的出、入，是对国家举事，主要是兵事而言，即不能出兵，利于迎击入侵者。

⑬疾：双关语，疾为快、利，如金属性能；又为疾病。

⑭易行：变动行列或运行轨道。

⑮掩有四方：完全拥有四方，即统一天下。

⑯事：指祸福之事。下句同。

⑰蚤：即“早”。早出，提前出来。这里说的还是赢、缩的另一种表述法。

⑱天应：天给予的应验。　见于杓星：出现在北斗座的杓星上。因北斗居中，斗柄周天运转历指各星位次，五星失度，就应验到斗杓上。

⑲相陵：互相遮掩、逼迫。

⑳七寸以内：两星从肉眼看近于七寸以内为“犯”。　必：决定，指决定其有祸。

㉑圜：星体的周边。

㉒“黑角”二句：两句当读为“黑角则水患，行穷兵之所终。”　意：为“患”之误。　一说后句为衍文。

㉓这句当衍文，他节错简于此。

㉔从这句以下至本节末，当在前讲土星运行度数一段处。

㉕壁、室二宿相连。当癸亥位。

【译文】

木星与土星会合，有内乱、饥饿，不可兴兵作战，战就失败；水星与土星会合、就会有变乱之谋和更革之事；火星与土星会合就有旱灾；金星与土星会合则有丧事，或有水灾。金星在南、土星在北名曰“牝牡”，就会年谷丰收；反之、金星在北，年成或有或无。火星与水星会合就是“焠”，火星与金星会合就叫“铄”，都是丧亡之兆，都不可以举办大事，用兵作战就大败；火星与土星会合就有忧患，主在庶孽之卿身上，大饿荒，战败，为逃亡的军队，军队被围困，举事就大败。土星与水星会合，年成好但壅塞不畅，军队覆没，这国家不可举办大事。出兵，就丧失领土；迎击入侵者，就会得到土地。金星的性质为疾病，为遭受兵事，为丧失土地。三星会合，它们所处的分野国家外内都有兵事、丧事，改立国君。四星会合，兵事和丧亡同时发生，君子有忧，小人流亡。五星会合，就叫作错乱行列，有德者，就能享受喜庆，改立大人，完全拥有四方，子孙蕃衍昌盛；无德者，就会遭受灾殃，或者丧亡。五星都变得大了，祸福之事也大；都变得小了，事也小。星早出为赢，赢者为客(星)；迟出为缩，缩者为主人。凡五星失了行次，必有天的应验出现在斗杓星上。二星同处一舍为“合”，二星相陵为“斗”，相距在七寸之内必然有灾祸了。五星的光色：白圜，就为丧亡、旱灾；赤圜，就是内部有不平之事，有兵事；青圜，就有忧，有水患；黑圜，就为疾病，多死亡；黄圜，就是吉祥。赤色的光角为有敌侵犯我都城，黄色光角为争夺土地，白色光角为哭泣之声，青色光角有兵事的祸患，黑色光角就有水患，行事，用兵便到了穷途末路。五星同一光色，天下息兵无战事，百姓安宁、昌盛；春风、秋雨、冬寒、夏热，四季调和顺遂。

填星出现一百二十日就逆着向西运行，西行一百二十日又回头向东运行。出现三百三十天而隐没，隐没了三十天再次出现在东方。太岁在甲寅之岁，镇星就在东壁宿，所以也就是在营室

座中。

【原文】

察日行以处位太白[1]，曰西方，秋[2]，司兵、月行及天矢[3]。日庚、辛，主杀，杀失者，罚出太白。太白失行，以其舍命国。其出行十八舍二百四十日而入，入东方，伏行十一舍百三十日；其入西方，伏行三舍十六日而出。当出不出，当入不入，是谓失舍。不有破军，必有国君之篡。

【注释】

①处位：定太白之位。　太白：金星，晨出东方曰启明星，昏现西方名长庚。所以要考察日的运行定太白之位。

②这两句当作："曰西方金，主秋"。

③这句是说太白在西方，属秋，主兵刑。日东、月西，故司月行。天矢为太白之精气所形成。一说这句为衍文，即下文"出早为月蚀，晚为天矢及彗"句重出。

【译文】

考察日的运行以定太白的位次，名曰：西方属金，主秋季，日干为庚、辛，主掌刑杀。刑杀有失者，惩罚则来自太白。太白失了运行的位次，以它所处之舍命其国名。它出现后运行十八舍、二百四十日而隐没、进入东方，潜伏地运行十一舍、一百三十日；进入西方，潜伏地运行三舍，十六日而出来。当出不出，当入不入，这叫失舍。这样即使没有破军，就一定有国君被篡位之事。

【原文】

其纪上元[1]，以摄提格之岁，与营室晨出东方，至角而入；与营室夕出西方，至角而入[2]。与角晨出，入毕；与

角夕出，入毕[3]。与毕晨出，入箕；与毕夕出，入箕[4]。与箕晨出，入柳；与箕夕出，入柳[5]。与柳晨出，入营室；与柳夕出，入营室[6]。凡出入东西各五，为八岁二百二十日，复与营室晨出东方。其大率，岁一周天。其始出东方，行迟，率日半度。一百二十日，必逆行一二舍。上极而反，东行，行日一度半，一百二十日入。其庳[7]，近日，曰明星，柔；高，远日，曰大嚣，刚。其始出西，行疾，率日一度半，百二十日。上极而行迟，日半度，百二十日。旦入，必逆行一二舍而入。其庳，近日，曰太白，柔；高，远日，曰大相，刚。出以辰、戌，入以丑、未[8]。

【注释】

①上元：古历之名。

②营室与角宿为相对的一方，中间隔十五宿。

③角宿与毕宿亦基本相对，中间隔十七宿。

④毕宿与箕宿的方向相对，中间隔十五宿。

⑤箕宿与柳宿亦基本相对，中间隔十六宿。

⑥柳宿与营室亦基本相对，中间隔十六宿。

⑦庳(bi 闭)：低，矮。

⑧辰——戌，丑——未，都是方向相对的十二辰位。

【译文】

它以古之上元历纪年，拿摄提格建寅之岁为例：金星同营室早晨升起东方，到角宿降落；同样，与营室傍晚同出西方，也是到角宿降落。同角宿早晨出现，至毕宿降落；同角宿傍晚出现，至毕宿降落。同毕宿早晨出现，至箕宿降落；同毕宿傍晚出现，至箕宿降落。同箕宿早晨出现，至柳宿降落；同箕宿傍晚出现，到柳宿降落。同柳宿早晨出现，到营室降落；同柳宿傍晚出现，也到营室降

落。一共在东出、西入各五次，为八年又二百二十日，再同营室在早晨出现在东方。它大率是，一年环绕一周天。它开始出现在东方时，运行迟缓，一日行半度。一百二十日之后，一定要逆行一二舍，到了终点往回，向东运行，一日行一度半，一百二十日之后隐没。它在低处，靠近日光，名曰明星，光色柔和；它在高处，远离日光，名曰大嚣，光色强烈。它开始在西方出现时，运行迅速，大致一日行一度半，行一百二十日，到了终点就运行迟缓，一日行半度，也行一百二十日。在早晨隐没，一定要逆行一二舍然后隐没。它在低处，靠近日光，名曰太白，光色柔和；它在高处，远离日光，名曰大相，光色强烈。它升起时在辰、戌日干，降落时在丑、未日干。

【原文】

当出不出，未当入而入，天下偃兵。兵在外，入；未当出而出，当入而不入，下起兵，有破国。其当期出也[1]，其国昌。其出东为东[2]，入东为北方；出西为西，入西为南方。所居久，其乡利[3]；疾[4]，其乡凶。出西逆行至东[5]，正西，国吉；出东至西，正东，国吉。其出不经天[6]，经天，天下革政。小以角动[7]，兵起。始出大，后小，兵弱；出小，后大，兵强。出高，用兵，深吉浅凶；庳，浅吉深凶。日方南金居其南，日方北金居其北[8]，曰赢，侯王不宁，用兵进吉退凶；日方南金居其北，日方北金居其南，曰缩，侯王有忧，用兵退吉进凶。用兵象太白[9]：太白行疾，疾行；迟，迟行。角，敢战；动摇躁，躁；圜以静，静。顺角所指，吉；反之，皆凶。出则出兵，入则入兵。赤角，有战；白角，有丧；黑圜角，忧，有水事；青圜小角，忧，有木事；黄圜和角，有

土事，有年[10]。其已出三日而复，有微入[11]，入三日乃复盛出，是谓耎[12]，其下国有军败将北；其已入三日又复微出，出三日而复盛入，其下国有忧，师有粮食兵革，遗人用之[13]，卒虽众，将为人虏。其出西失行，外国败；其出东失行，中国败。其色大圜黄澤[14]，可为好事[15]；其圜大赤，兵盛不战。

【注释】

①当期：按期。

②为东：其占在东，即应验在东方。下文三“为”字同意。

③乡：为向，即方向。

④疾：当为“易”，轻易离去。

⑤逆行：二字衍文。因太白运行，自西至东为顺行，自东至西才是逆行。

⑥经天：星体午昼经过天空。

⑦小以角动：稍微以它光角摇动。小为副词。角，星发光生出锋刺为“芒”，大于芒而似头角长者为“角”。本节下文均论太白“角”的状态变化与应验。

⑧“日方南”二句：这两句中的“日方南”、“日方北”，指夏至后，日方南行；冬至后、日方北行。方，副词。有谓方向字，非是。

⑨这句是说：依太白的征象而用兵。下文均是这一类事情。

⑩“黑圜角”九句：句中“黑圜”、“青圜”的“圜”字当删，因为星有圜则无光角，反之亦然。“圜和”二字当在“有年”上，圜而色柔和，则年成好。

⑪有微入：据下文“又复微出”，当为“又微入”。有，为“又”字之误。

⑫耎（ruǎn 软）：退而不进。

⑬遗人：留给他人、敌人。

⑭按：此句以下至“兵盛不战”一段为错简，应当接上文“有年”之后，都是说的星圜。 澤（zé 则）：通“译”。光润。

⑮好事：和好之事，如会盟、通使等。

【译文】

太白当出不出，未当入而入，天下就休兵无战事，出兵在外，也会收回；如果未当出而出，当入而不入，天下就起兵作战，有的国家被残破。它按期出现，其所在的国就昌盛。它出现在东方、占验就在东方，从东方隐没、占验就在北方；出现在西方、占验就在西方，从西方隐没、占验就在南方。居留时间久，它所在的方向就吉利。轻易离去，它所在的方向就凶。它从西方出来往东去，正西国就吉；从东方出来往西去，正东国就吉。它出现不在午间经天，若是在午间经天，天下就要变革政治。它稍微以光角动摇，兵事就会发生。光角开始大，然后小，兵就衰弱；开始小，然后大，兵就强盛。光角出的高，用兵深入就吉，浅就凶；光角低，用兵浅就吉、深入就凶。太阳正将南行而金星处在南面，太阳正将北行而金星处在北面，这叫作“赢”，侯王不得安宁，用兵进攻则吉、后退则凶；太阳正将南行而金星处在其北面，太阳正将北行而金星处在其南面，这叫作“缩”，王侯就有忧患，用兵后退就吉、进攻就凶。用兵要依太白的象征用事：太白运行快速，用兵也要快速；太白运行迟缓，用兵也要迟缓。太白出现光角，就敢于作战；它光角动摇而急躁，行兵也要紧急；太白有光圜而安静，用兵也宜静而不动。顺着它光角指的方向，用兵就吉；反之，都凶。太白出现就出兵，太白隐没就收兵。出现赤色光角，有战事；出现白角，有丧事；黑角，有水事；青角，有忧患，有木事；黄角，有土事；出现光圜而柔和，有好年成。（接本段末四句）它的光色大、圜黄而润泽，可作讲和通好之事；它的光圜大而赤，兵就是强盛也不要出战。太白已经出现三日，而又稍稍隐没，隐没三日之后又更光亮地出现，这叫作“耎”——退而不进，它下面的国家就会军败将逃；它如果隐没三日之后又再次稍稍出现，出现三日之后而又明亮一下旋即隐没，那末它下面的国家就有忧患，军队即使有粮食、兵器，将会留给敌人使用，兵卒虽多，军将也会被敌人俘虏。太白出现在

西方失了行次，外国失败；它出现在东方失了行次，中国失败。

【原文】

太白白，比狼①；赤，比心；黄，比参左肩；苍，比参右肩；黑，比奎大星。五星皆从太白而聚乎一舍，其下之国可以兵从天下②。居实，有得也；居虚，无得也③。行胜色④，色胜位⑤，有位胜无位，有色胜无色，行得尽胜之。出而留桑榆间⑥，疾其下国；上而疾，未尽其日⑦，过参天⑧，疾其对国⑨；上复下，下复上，有反将。其入月，将僇⑩。金、木星合，光⑪，其下战不合，兵虽起而不斗；合相毁，野有破军。出西方，昏而出，阴，阴兵强；暮食出，小弱；夜半出，中弱；鸡鸣出，大弱。是谓阴陷于阳。其在东方，乘明而出，阳，阳兵之强；鸡鸣出，小弱；夜半出，中弱；昏出，大弱。是谓阳陷于阴。太白伏也⑫，以出兵，兵有殃。其出卯南⑬，南胜北方；出卯北，北胜南方；正在卯，东国利。出酉北⑭，北胜南方；出酉南，南胜北方；正在酉，西国胜。

【注释】

①比狼：类似狼星。这句是说太白发出白色光，就类似狼星。下文均同这一句式。

②从：服从，这里用为致使动词。

③“居实”四句：句中实，为星居于应当所居之舍次。虚，指运行或赢或缩。 得：得其度数。

④行胜色：运行合度就胜过光色。就是说占验的标准以合度比星的光色为重要。

⑤色胜位：色又比位次重要。位，指五星出现在它所正当的辰即位次，

它所在的国为得位者。

⑥留桑榆间：日光西垂平眼时，影在桑榆树头上。

⑦未尽其日：没有走完它当行的日期。

⑧参天：三分之一的天空。

⑨对国：方向相对的国家。如东与西，辰与戌，子与午，寿星与降娄等。

⑩将僇：军将被杀。僇，同“戮”。

⑪这句当作：“金、水星合光”，因前文讲五星之间相合，独未讲金水相合，当在此出现

⑫伏也：当为伏地。

⑬卯：为岁星所出的东方位，故下言“东国利”。

⑭酉：与卯位相对，在西方。故下言“西国胜”。

【译文】

太白的光色白，就类似狼星；色赤，类似心星；色黄，类似参宿的左肩一星；色苍，类似参宿的右肩一星；色黑，类似奎宿大星。五星都随着太白相聚于一舍，它下面的国家可以用兵事而使天下服从。它处于所当处的舍次，就是得其度数；处于或赢或缩的舍次，就是没有得其度数。运行合度就胜过其光色，光色胜过它的位次，有位胜过无位，有色胜过无色，只有运行合度就能胜过色、位。它出现在西方、光影留在桑榆树头上，就有害于它下方的国家；上行迅速，还没有行尽当行的日期，过了三分之一的天空，就有害于下方相对方向的国家；它运行往上又往下，往下又往上，就会出现反叛的军将。它进入月球，就有军将被杀。金星与水星合光，它下面的战事打不起来，兵虽发起而不战斗；若交战就都毁灭，野外就有残破之军。它从西方出来，黄昏时出现，为阴，阴兵强；晚饭时出来，就是小弱；夜半出来，就是中弱；到鸡鸣时出来，就是大弱。这是叫作阴陷在阳里面。它在东方，趁着天明而出，为阳，阳兵强；鸡鸣时出来，就是小弱；夜半出来，就是中弱；延至黄昏时出来，就是大弱。这是叫作阳陷在阴里面。太白隐

伏到地面之下时，出兵，兵有灾殃。它出现在卯位之南，南方就打胜北方；出现在卯位之北，北方就打胜南方；正在卯位，东国就吉利。它出现酉位之北，北方就打胜南方；出现在酉位之南，南方打胜北方；正在酉位，西国就胜利。

【原文】

其与列星相犯，小战；五星，大战。其相犯，太白出其南，南国败；出其北，北国败。行疾，武；不行，文。色白五芒，出蚤，为月蚀；晚，为天矢及彗星，将发其国①。出东为德，举事左之迎之，吉；出西为刑，举事右之背之，吉。反之皆凶。太白光见景，战胜。昼见而经天，是谓争明②，强国弱，小国强，女主昌。亢为疏庙，太白庙也。太白，大臣也，其号上公。其他名殷星、太正、营星、观星、宫星、明星、大衰、大泽、终星、大相、天浩、序星、月纬。大司马位③。谨候此。（以上金星）

【注释】

①据考，这句当作“将发于亡道之国”，即上面说的现象会应验在无道的国家。

②争明：与日争光。

③讲太白开始一节的“司兵”和本段“亢为疏庙，太白庙也”，按体例，应在这句的“大司马位”下。

【译文】

它和列星相犯，下国有小战事；和五星相犯，就有大战争。相犯时，太白出现在南面，南方国家失败；出现在北面，北方国家失败。它运行得快，将有武事；不运行，则有文事。太白光色白而有五道光芒，出现的早，将会月蚀；出现的晚，变为天矢及彗星，将

对无道的国家发生应验。它出于东方为德，举事时从左边迎着它，吉利；它出于西为刑法，举事时从右边背着它，吉利。若都相反就都有凶祸。太白的光照见影子，打仗就得胜。它白昼出现而午间经过天空，这叫做与日光“争明”，强国变弱，小国变强，女性君主昌盛。太白，是大臣，它的称号为上公。它还有其他的名称：殷星、太正、营星、观星、宫星、明星、大衰、大泽、终星、大相、天浩、序星、月纬。它是大司马的职位，主兵。亢宿为外朝，就是太白的庙，要恭谨地候望这种星象。

【原文】

察日辰之会，以治辰星之位①，曰北方水。太阴之精，主冬，日壬癸。刑失者，罚出辰星②。以其宿命国。是正四时③：仲春春分，夕出郊奎、娄、胃东五舍④，为齐；仲夏夏至，夕出郊东井、舆鬼、柳东七舍，为楚；仲秋秋分，夕出郊角、亢、氐、房东四舍，为汉；仲冬，冬至，晨出郊东方，与尾、箕、斗、牵牛俱西，为中国。其出入常以辰、戌、居、未。其蚤，为月蚀⑤；晚，为彗星及天矢⑥。其时宜效不效为失，追兵在外不战。一时不出，其时不和；四时不出，天下大饥；其当效而出也，色白为旱，黄为五谷熟，赤为兵，黑为水。出东方，大而白，有兵于外，解。常在东方，其赤，中国胜；其西而赤，外国利。无兵于外而赤，兵起。

【注释】

①辰星：即水星，又名鹅星、钩星等。

②罚出辰星：惩罚见于辰星。古以辰星为北水之精，黑帝之子，为宰相，或偏将、廷尉之象。故亦主刑罚。

③正四时：正四时之位。因辰星属水，古以为水生万物，分布有秩序，

它在北，能与北辰同名，所以也以它校正四时。

④郊："效"之误。效，见，出现。下五郊字，均应为"效"。梁玉绳说。

⑤月蚀：古以为辰星与月都是水精，二者相陵不见则为蚀。辰与彗星俱为阴，故晚出亦成为彗星。

⑥矢：当作"夭"，或"祆"。

【译文】

考察日、星辰的交会，来处理辰星的位次，其位名曰：北方，水，太阴之精，主冬季，日干为壬、癸。刑法有失者，惩罚就见之于辰星。以它所舍止之处称下面的国名。辰星定四时：仲春二月春分时，它黄昏出现在奎、娄、胃东五舍，其下为齐地；仲夏五月夏至时，它黄昏出现于东井、舆鬼、柳东七舍，其下为楚地；仲秋八月秋分时，它黄昏出现于角、亢、氐、房东四舍，其下为汉；仲冬十一月冬至时，它早晨出现在东方，和尾、箕、斗、牵牛都往西，其下为中原之国。它的出、入常常在辰、戌、丑、未之位。它早出，造成月蚀；晚出，则形成彗星和天夭。在它应当出现时而不出现为失度，这时追兵在外也不能战斗。一时不出现，这一季节就不和顺；四时都不出现，天下就闹大饥荒。在当出现时而出现了，光色白是旱象，色黄就五谷熟，色赤是兵象，色黑为水象。它出在东方，大而色白，有兵在外，就解除。它常在东方，色赤，就中国胜利；在西方色赤，就外国吉利。没有兵在外而色赤，就起兵了。

【原文】

其与太白俱出东方，皆赤而角，外国大败，中国胜；其与太白俱出西方，皆赤而角，外国利。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①，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者利②。五星皆从辰星而聚于一舍，其所舍之国可以法致天下。辰星不出，太白为客；其出，太白为主。出而与太白不相从，野虽有

军，不战。出东方，太白出西方；若出西方，太白出东方，为格[3]，野虽有兵，不战。失其时而出，为当寒反温，当温反寒。当出不出，是谓击卒，兵大起。其入太白中而上出[4]，破军杀将，客军胜；下出[5]，客亡地。辰星来抵太白，太白不去[6]，将死。正旗上出，破军杀将，客胜；下出，客亡地[7]。视旗所指[8]，以命破军。其绕环太白，若与斗，大战，客胜；免过太白[9]，间可椷剑[10]，小战，客胜；免居太白前，军罢；出太白左，小战；摩太白右[11]，数万人战[12]，主人吏死；出太白右，去三尺，军急约战。

【注释】

①积：聚。

②这句当作“外国用兵者利”。

③格：不和同、不和顺。一作“格对”。

④上出：指出于太白之上。时太白为主人，是客胜之象。

⑤下出：指出于太白之下，是主人胜之象。

⑥太白不去：太白为衍文。本是辰星来抵太白而不离去。

⑦这句从“正旗上出”至此，与上文重复，当删。梁玉绳说。

⑧旗：即“其”字，指辰星。

⑨免：据《广雅》：“辰星，谓之免星。”辰星，或称鼋星。免，当“鼋”之误。

⑩间可椷剑：中间可藏一剑。椷（hán 函），含，容纳。

⑪摩：两星相切逼，即磨擦而过。

⑫这句当作“有数万人战”，夺“有”字。

【译文】

辰星同太白一道出现于东方，都赤色而有光角，就会外国大败，中国胜利；辰星同太白都出现于西方，都是色赤而有光角，就是外国胜利。五星从天中分开，而聚在东方，中国就吉利；聚在西

方，外国用兵就吉利。五星都随辰星聚在同一舍，它们所处的下国就可以用法招致天下。辰星不出现时，太白就为客；辰星出现时，太白就为主人。辰星出而与太白不相随从，野外虽布置了军队，也不战斗。辰星出现在东方，太白就出现于西方；若辰星出现于西方，太白出现于东方，便扞格而不和顺，野外虽布置有军队，也不战斗。错失时间而出现，就会该寒冷时反而温暖，该温暖时反而寒冷。该出现而不出现，这叫“击卒”，兵事就大起。辰星进入太白而从上出，就破军杀将，客军胜利；它从太白之下出现，客军就丧失土地。辰星来抵触太白，不离去，军将死亡。看它的指向，来确定所破的军队。它绕环太白时，若与之相斗，大战，客军胜利；免（辰）星行过太白，中间可藏一剑的空隙时，小战，客军胜；免星处在太白之前，就罢军而归；它出现在太白之左，可小战；它磨擦太白之右，有几百人的战争，主军的军吏死亡；它出现在太白之右，相距三尺，军队得急速约定战争。

【原文】

青角，兵忧；黑角，水；赤，行穷兵之所终[①]。免七命[②]：曰小正、辰星、天欃、安周星、细爽、能星、钩星。其色黄而小，出而易处，天下之文变而不善矣[③]。免五色，青圜忧，白圜丧，赤圜中不平，黑圜吉。赤角犯我城，黄角地之争，白角号泣之声。其出东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数二十日[④]，而反入于东方；其出西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数二十日，而反入于西方。其一候之营室、角、毕、箕、柳。出房、心间，地动。辰星之色：春，青黄；夏，赤白；秋，青白，而岁熟；冬，黄而不明。即变其色，其时不昌。春不见，大风；秋则不实。夏不见，有六十日之旱，月蚀。秋不见，有兵；春则不生。冬不见，阴雨六十日，有流邑；夏则不长。

七星为员官，辰星庙，蛮夷星也。（以上水星）

【注释】

①自“青角”至此，当接下文“白角号泣之声”下，为一类。

②免七命：免星有七个名称。命，名。

③天下之文：天下的景色、景象。文，在这里当为色彩之意。

④数：这里当为计数的意思。

【译文】

辰星出现青色的光角，有兵事之忧；黑色光角，有水患；赤色光角，兵事就走到穷途末路。免有七个名称：曰小正、辰星、天　、安周星、细爽、能星、钩星。它的光色黄而微小，出现时变换位置，天下的景象就变得不好了。免有五色，青圜有忧，白圜有丧事，赤圜为内部不和，黑圜吉利。赤色的光角出现就有敌军侵犯都城，黄角则有土地之争，白角就会有号泣之声。它出现于东方，运行四舍、用四十八日，再数二十日，返回又在东方隐没；它出现在西方，运行四舍、用四十八日，再数二十日，而返回又在西方隐没。它一次的候望是在营室、角、毕、箕、柳宿之中。它从房、心宿之间出来，就有地震。辰星的光色：春天，青而黄；夏天，赤而白；秋天，青而白，年成就丰收；冬天，黄而不明亮。光色有变，这一季就不兴旺。春季它不出现，就有大风；秋天苗果就不结实。夏季它不出现，就有六十日的旱情，月蚀。秋季它不出现，就有兵事；春季就草木不生。冬季它不出现，就有六十日的阴雨，就流亡的乡邑；夏季就禾苗不长。七星（颈）为员官（喉），是辰星的庙，也是蛮夷的星。

【原文】

角、亢、氐，兖州①。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

湖[2]。牵牛、婺女，扬州。虚、危，青州。营室至东壁[3]，并州。奎、娄、胃，徐州。昴、毕，冀州。觜觿、参，益州。东井、舆鬼，雍州。柳、七星、张，三河[4]。翼、轸、荆州。（以上分野）

【注释】

①这说明从东方七宿属兖州开始，以二十八宿为分野。篇中还有以五星、十二辰、斗柄所指、毕昴天街为分野等。二十八宿的方位同各国、地区的方位也时有参差，故《史记志疑》提出四点怀疑而不相信。而《颜氏家训·归心》篇则肯定分野学说。详见明代苏伯衡著《分野论》。

②江、湖：指今长江在鄱阳湖地区一段。

③至：为衍文。

④三河：指河内、河东、河南。

【译文】

角、亢、氐宿所在，为兖州；房、心宿所在，为豫州；尾、箕宿所在，为幽州；斗宿所在，为江、湖地区；牵牛、婺女宿所在，为扬州；虚、危宿所在，为青州；营室、东壁所在，为并州；奎、娄、胃宿所在，为徐州；昴、毕宿所在，为冀州；觜觿、参宿所在，为益州；东井、舆鬼所在，为雍州；柳、七星、张宿所在，为三河地区；翼、轸宿所在，为荆州。

【原文】

两军相当，日晕[1]：晕等[2]，力钧[3]；厚长大，有胜；薄短小，无胜。重抱[4]，大破；无抱，为和；背[5]，不和，为分离相去。直为自立[6]，立侯王。指晕，若曰杀将[7]。负且戴[8]，有喜。圜在中[9]，中胜；在外[10]，外胜。青外赤中，以和相去；赤外青中，以恶相去。气晕先至而后去，居军胜。先至先去，前利后病；后至后去，前病后利；后至先去，前后皆

病，居军不胜。见而去，其发疾[11]，虽胜无功。见半日以上，功大。白虹屈短[12]，上下兑有者，下大流血[13]。日晕制胜，近期三十日，远期六十日。其食[14]，食所不利；复生，生所利。而食益尽[15]，为主位。以其直[16]，及日所宿[17]，加以日、时[18]，用命其国也。（以上日晕）

【注释】

①日晕（yùn 运）：日光通过云层中水晶时，经过折射而形成的光环。

②晕等：晕圈的厚薄大小齐等。

③力钧：力量均等，这里指双方兵力。

④抱：晕气向着日。

⑤背：晕气背着日，即向外。

⑥直：当指晕气形状，有一种直线的。

⑦"立侯王"三句：《汉书·天文志》作"立兵破军，若曰杀将。"　指晕：不详。

⑧负：晕气在日背。　戴：晕气在日上。

⑨圜在中：圜本作围，但旧注作圜。这指光圜在中，则外晕有芒。

⑩在外：谓中晕有芒。

⑪其发疾：晕气一现即速去。疾，速。

⑫屈短：一作"尾短"。

⑬兑：即"锐"。

⑭食：日食。

⑮益：衍字。

⑯直：当。指所当的干支甲子之类。

⑰日所宿：指所宿之分野，如角、亢、氐为兖州之类。

⑱日、时：指以日干分野，如甲齐、乙东夷之类和以十二辰分野如子周、丑狄之类。

【译文】

在两军相当时，出现日晕：晕圈的厚薄大小都均匀，双方军力也均等；厚、长、大的一方，就得胜；薄、短、小的一方，就不胜。晕厚重而向着日光，军队就会大破；不向着日光，就和解；晕气背着日光，就不和，两军分开而去。晕气直为自立之象，就立侯王。指晕，就会杀将。晕在日背而且在日上，就有喜庆。光环在中而外晕有光芒，被围在城中一方会胜利；光环在外而中晕有光芒，外面围城的一方就会胜利。晕的光色若是外青内赤，军事就和解而去；若外赤内青，就以恶感分开。气晕先到而后去，守军就胜；先到先去，就前军有利，后来者有忧患；后到后去，就前军有忧患、后来者有利；后到而先去，前后军都有忧患，守军一方不胜。晕气一出现就离去，它发出迅速，军事虽然得胜也没有功绩。而出现半日以上，就功大。白虹尾短，而上下尖锐者，下面的国家将发生大流血。日晕控制胜利，有效时间为近期三十日，远期六十日。日食，食其所在之处为不利；食后生光，生光在它所在之处为有利。而日食尽时，罪过就在它所在的君主之位。用日食所当的日子，和太阳所处的位次，加以日干和十二辰划分的分野推求，来占验这个国家。

【原文】

月行中道①，安宁和平。阴间②，多水，阴事。外北三尺，阴星③，北三尺④，太阴，大水，兵。阳间⑤，骄恣，阳星⑥，多暴狱⑦。太阳，大旱，丧也。角、天门⑧，十月为四月⑨，十一月为五月，十二月为六月，水发⑩，近三尺，远五尺，犯四辅⑪，辅臣诛。行南北河⑫，以阴阳言，旱水兵丧⑬。月蚀岁星⑭，其宿地，饥若亡；荧惑也，乱；填星也，下犯上；太白也，强国以战败；辰星也，女乱。食大角，主

命者恶之[15]；心，则为内贼乱也；列星，其宿地忧[16]。月蚀始日[17]，五月者六，六月者五，五月复六，六月者一，而五月者五，凡百一十三月而复始[18]。故月蚀，常也；日蚀，为不臧也[19]。甲乙，四海之外，日月不占[20]；丙丁，江、淮、海、岱也；戊己，中州、河、济也；庚辛，华山以西；壬癸，恒山以北。日蚀，国君；月蚀，将相当之。（以上月行）

【注释】

①月行中道：月球运行在正轨上。中道，在房星座的中间。房宿四星，像人间房屋三间有四表。南为阳间，北为阴间，中间为中道。

②阴间：房星的北面。

③阴星：在房星阴间外北面三尺处。

④北三尺：这里是衍文，又缺“多乱”二字，当补。

⑤阳间：房星的南面。

⑥阳星：在房星阳间外南面三尺处。

⑦“多”上应有“南三尺”三字。

⑧角、天门：当作“角间天门”。指月球行过角宿的天门，角宿二星，为天门，南为太阳道，北为太阴道。

⑨这句是说犯在十月，应验在次年四月。下二句同理。

⑩水发：发大水。二字应在“角、天门”之后。这样，下二句的“近”、“远”指时间距离，三尺、五尺指水深。

⑪四辅：比喻房宿四星。房宿是辅佐心宿的，故云。

⑫这句指月行南河三星、北河三星。

⑬这句指月行北河三星，是阴，有水、兵灾；行南河三星，是阳，有旱、丧灾。统言之。

⑭月蚀岁星：月行岁星中。凡月掩星，为月蚀某星。蚀，当作“食”字。

⑮因大角星在两摄提之间，是人君之象，故说主命者憎恶月食大角。

⑯宿地：分野所属的地方。

⑰月蚀始日：月食初起之日。

⑱这一段是推算月食始日的周期，及其在每若干月中发生的次数。据考“百一十三月”当为“百三十五月”。

⑲臧：祥，好。“故月蚀”四句是简化《诗经·十月之交》：“彼月而食，则维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而成。

⑳不占：因四海之外，地远之故。

【译文】

月球行走正轨——房星中道，天下就安宁和平。它若行走房星阴面，就多水，多阴险之事。阴面外北边三尺，是阴星，行之就多变乱；又北三尺，是太阴，行之就有大水，兵灾。行走房星的阳面，则人主骄恣。其南面是阳星，行之就多暴狱。阳面又南三尺是太阳，行之就大旱，有丧亡。月行角宿间的天门，就发大水，犯在十月就应验在明年四月，犯在十一月就应验在明年五月，犯在十二月就应验在明年六月。时间近就水深三尺，远则水深五尺。月行犯了房星四辅，辅佐之臣遭杀戮。月行南、北河、按阴、阳性质而言，就会发生旱、水、兵、丧之灾。月球食了岁星，其分野的地区有饥荒或死亡；月食了荧惑，就大乱；食了填星。就会下犯上；食了太白，强国也会战败；食了辰星，有女性之乱；食了大角，主持命令的人憎恶它；食了心宿，就有内部的贼乱；食了列星即二十八宿，它们各自所属的分野地方就有忧患。月球食初升的日光，在五月的有六次，在六月的有五次；五月又有六次，六月有一次，而在五月的有五次，一共经过一百一十三个月再从头开始。故而说月蚀，是常见的；日蚀，就不祥了。日、月蚀发生在甲、乙（日），位在四海之外，远了就不占验；发生在丙、丁，就占卜江、淮、海、岱等地；戊、己，就占卜中州、河、济地区；庚、辛，就占卜华山以西的地区；壬、癸，就占恒以北的地区的吉凶。日蚀，国君担当它的应验；月蚀，将相担当它的应验。

【原文】

国皇星[1]，大而赤，状类南极，所出，其下起兵，兵强，其冲不利[2]。昭明星[3]，大而白，无角，乍上乍下，所出，国起兵多变。五残星[4]，出正东东方之野，其星状类辰星，去地可六丈，大[5]。贼星[6]，出正南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数动，有光；司危星[7]，出正西西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白，类太白；狱汉星[8]，出正北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数动，察之中青。此四野星所出[9]，出非其方，其下有兵，冲不利。四填星，所出四隅，去地可四丈。地维咸光，亦出四隅，去地可三丈，若月始出。所见，下有乱，乱者亡[10]，有德者昌。烛星[11]，状如太白，其出也不行，见则灭，所烛者城邑乱[12]。如星非星，如云非云，命曰归邪[13]。归邪出，必有归国者[14]。

【注释】

①国皇星：为岁星精气所散。此节所列的星，今天都认为应是极光。

②其冲不利：当其冲就不吉利。下同。

③昭明星：云为赤帝、荧惑的精气。状如太白，有七芒。一名笔星。

④五残星：云为填星的精气，一名五锋。

⑤“大”字下脱“而黄”二字。与上“大而赤”、“大而白”相类。

⑥贼星：星为太白的精气。一名六贼，形如彗星，长九尺。

⑦司危星：云是荧惑之精，大而有尾，两角。出现就天子因不义而失国，豪杰兴起。

⑧狱汉星：一名咸汉，云亦是填星之精。外赤内青，下有二彗纵横。

⑨四野星：一作“四星”，非是。

⑩下有乱，乱者亡：当作“下有乱者亡”。

⑪烛星：云亦填星之精，星有三彗上出。

⑫烛：照。

⑬归邪：读为归蛇。亦星之名称。

⑭归国：归回国家。

【译文】

国皇星，大而赤色，形状类似南极星，所出现之处，它下面就起兵，兵强，当其冲者不吉利。昭明星，大而白色，没有光角，忽上忽下，所出现之处，国家就起兵而多有变乱。五残星，出现在正东、东方的分野，形状类似辰星。离地可有六丈，大而黄色。贼星，出现在正南、南方的分野。离地可有六丈，大而赤色，频繁动摇，有光。司危星，出现在正西、西方的分野，离地可有六丈，大而白色，类似太白。狱汉星，出现在正北、北方的分野，离地可有六丈，大而赤色，频繁动摇，察看它，中间是青色。这是四个分野所出现的星，如果出现不是它所属的方位，它下面就发生兵事，当其冲的就不吉利。四填星，出现在天空的四隅，离地可有四丈。地维咸光（星），也出现在四隅，离地可有三丈，若月开始出来，它出现，其下之国作乱者灭亡，有德者昌盛。烛星，形状象太白，它出现后不运行，很快消失，它所照见的城邑就变乱。像星又不是星，像云又不是云，名叫归邪星，归邪出现，一定有归国的人。

【原文】

星者，金之散气①，本曰火②。星众，国吉；少，则凶。汉者③，亦金之散气④，其本曰水⑤。汉，星多，多水；少则旱，其大经也。天鼓，有音如雷非雷，音在地而下及地⑥，其所往者⑦，兵发其下。天狗，状如大奔星，有声，其下止地，类狗⑧。所堕及炎火⑨，望之如火光，炎炎冲天，其下圜如数顷田处，上兑者则有黄色⑩，千里破军杀将。格泽

星者[11]，如炎火之状，黄白，起地而上，下大上兑。其见也，不种而获。不有土功，必有大害[12]。蚩尤之旗[13]，类彗，而后曲，象旗。见则王者征伐四方。旬始[14]，出于北斗旁，状如雄鸡，其怒[15]，青黑，象伏鳖。枉矢，类大流星，蛇行，而苍黑，望之如有毛羽然。长庚，如一匹布著天，此星见，兵起。星坠至地，则石也。河、济之间，时有坠星。天精而见景星[16]。景星者，德星也。其状无常，常出于有道之国。（以上吉星、凶星）

【注释】

①金之散气：即水之散气，因水生金。

②本曰火：一作“其本曰火”。

③汉：天汉，即天河、银河。

④这句说明当时已知天河也是众星所聚而成。

⑤这句是说天河根本是水气，水气亦即星体。

⑥音在地：当作“音在天”。

⑦往：一作“住”，即居，处于。

⑧类狗：星有尾，旁有短彗，如狗形，故名。亦为太白之精。

⑨炎火：衍文。

⑩者则：二字衍。当为“见则”在本句后，接下句前。

⑪格泽：读为鹤铎，或音格宅。

⑫大害：一作“大客”。

⑬蚩尤之旗：其色上黄下白，云为荧惑之精。

⑭旬始：一作营始。

⑮怒：星的芒角刺出之状。

⑯精：即晴，晴朗。古晴字作“姓”或“暒”。　景星：古代以为瑞星，出则有喜庆。其状为赤方气有二黄星与青方气有一黄星相连。又说形如半月，生于晦朔，助月为明云。

【译文】

星体，是金所散布的气体，它的根本是火。星多，国家就吉利；星少，就凶。天汉，也是金所散布的气体，它的根本是水。天汉，星多，就是多水；星少就旱，这是大致的道理。天鼓，发出声音像雷又不是雷，声音在天上而下传到地面，它所处之位次，下面地区就发生兵事。天狗，形状像大流星，发出声音，它下至地面，类似狗形。它落到的地方，望去像火光，炎炎地冲天。它下部圆形像几顷田那么大，它上部尖锐有黄色，它出现就千里地方破军杀将。格泽星，像炎炎火光之状，黄白色，从地面往上升，下大上锐。它的出现，不耕种可以有收获。不作土木建筑，就一定有大客到来。蚩尤之旗，类似彗星，后部弯曲，像旗子。它出现就有王者征伐四方。旬始，出现在北斗旁边，形状像公鸡；它芒角刺出如发怒时，光色就青黑，像伏着的鳖形。枉矢，类似大流星，像蛇一般的运行，光色苍黑，望去就像有羽毛似的。长庚，像一匹布附著在天空，这个星出现，就有兵事发生。星体坠落到地面，就是石头了。河、济之间地区，时常有坠落的星。天晴时能见到景星。景星，是德星。它的形状没有一定，经常是出现在有道的国家上空。

【原文】

凡望云气①，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榆上，千余里、二千里；登高而望之，下属地者三千里。云气有兽居上者，胜。自华以南，气下黑上赤②；嵩高、三河之郊，气正赤；恒山之北，气下黑上青；勃、碣、海、岱之间，气皆黑；江、淮之间，气皆白。徒③，气白；土功，气黄；车，气乍高乍下，往往而聚；骑，气卑而布；卒，气抟④。前卑而后高者，疾；前方而后高者，兑⑤；后兑而卑者，却⑥；其气平者，其行徐；前高而后卑者，不止而反⑦。气相遇者⑧，卑

胜高，兑胜方。气来卑而循车通者[9]，不过三四日，去之五六里见；气来高七八尺者，不过五六日，去之十余里见[10]；气来高丈馀、二丈者，不过三四十日，去之五六十里见。稍云精白者[11]，其将悍，其士怯。其大根而前绝远者，当战[12]。青白，其前低者，战胜；其前赤而仰者，战不胜。阵云如立垣；杼云类杼[13]，轴云抟，两端兑；杓云如绳者，居前亘天，其半半天，其蜺者类阙旗故[14]；钩云句曲。诸此云见，以五色合占[15]，而泽抟密[16]，其见动人[17]，乃有占：兵必起，合斗其直[18]。

【注释】

①云气：包括云雾和水蒸气。古代以为阴阳相聚。篇中有时说云，有时说气。望云气也是一种迷信方术，并无科学根据。

②这句以下讲气因地区而不同。

③徒：发起徒卒，与下文车、骑相别，总归为一类，讲气因人事而不同。

④抟：聚，聚在一处。下同。

⑤兑：即“锐”。下同。这里当作很快讲。这以下讲气形及其变化。

⑥却：后退。

⑦不止而反：亦是退却，只是自行返回。

⑧遇：读ǒu(偶)，两气相敌、相当。

⑨通：当为道字，沿着车道。

⑩这句一本作“去之十余、二十里见”。

⑪稍云：慢慢移动的云。稍，渐进。　精：当为“青”字。

⑫当战：应作“战当”，战时两军相当。与下“战胜”、“战不胜”同一句式。

⑬杼云：云气如织。亦即如织机上的布。

⑭蜺(ní 尼)：亦作“霓”，像虹霓一样的云。　阙旗：一作“斗旗”，不详。故：一作“故锐”。

⑮五色：五色云。 合：衍文。

⑯泽抟密：云气润泽而相聚稠密。

⑰其见动人：指云气集结阴森而感动人心。所以下文说“乃有占”，否则，不必占验。

⑱合斗其直：交战在所当的云气之地。

【译文】

凡是望云气，仰头而望它，可望到三四百里；平眼望在桑榆树头的高度，可到千多里、二千里；登高而望它，云气往下连接地面的可到三千里之远。云气有像兽居在上面的，胜利。自华山以南，气是下黑上赤；嵩山、三河的郊野，气为正赤色；恒山之北，气是下黑上青；勃海、碣石、东海、泰山之间，气都是黑色；江、淮之间，气都是白色。发徒役，气为白色；兴土功，气为黄色；动兵车，气就忽高忽低，往往聚结一起；发骑兵，气就低低地分布；发兵卒，气就抟集着。前低后高的气，行得快；前方而后高的气，前进的更快；后尖而低的气，就退却；气平的，运行缓慢；前高后低的气，不阻止就返回。两气相敌时，低者战胜高者，尖锐的战胜方形的。气来时低而沿着车道运行的，不过三四日，离去五六里还可看见；气来时有七八尺高的，不过五六日，离去十几二十里还可看见；气来时有丈余高的，不过三四十日，离去五六十里还可看见。摇动的云是青白色的，来的军队将官就强悍，军士就怯懦。云的根部大而特别长远的，交战双方力量相当；云气是青白的，它前头低的，战就胜；云前赤而往上仰的，战就不胜。阵云像立起的墙一样；杼云类似织布杼头；轴云抟聚在一起，两头尖锐；杓云像绳的，处于前头横亘天空，有一半遮了半天，它像虹霓的类似阙旗，所以是尖的；钩云是卷曲的。诸如此类的云出现，就以它的五色合起来进行占验。云气润泽又集结稠密的，它出现而惊动人心，就有占验：兵事必然发生，交战在当着云气的地区。

【原文】

王朔所候[1]，决于日旁[2]。日旁云气，人主象[3]，皆如其形以占。故北夷之气如群畜穹闾[4]，南夷之气类舟船旛旗[5]。大水处，败军场，破国之虚，下有积钱，金宝之上，皆有气，不可不察。海旁蜃气象楼台，广野气成宫阙然。云气各象其山川人民所积聚。故候息耗者[6]，入国邑，视封疆田畴之正治[7]，城郭室屋门户之润泽，次至车服畜产精华。实息者吉，虚耗者凶。若烟非烟，若云非云，郁郁纷纷，萧索轮囷[8]，是谓卿云。卿云见[9]，喜气也。若雾非雾，衣冠而不濡，见则其域被甲而趋[10]。天雷电[11]，虾虹、辟历、夜明者[12]，阳气之动者也。春夏则发，秋冬则藏，故候者无不司之[13]。天开县物，地动坼绝，山崩及徙[14]，川塞溪坻[15]，水澹泽竭[16]，地长见象。城郭门闾，闺臬枯槁[17]，宫庙邸第，人民所次。谣俗车服[18]，观民饮食；五谷草木，观其所属。仓府厩库，四通之路。六畜禽兽，所产去就。鱼鳖鸟鼠，观其所处。鬼哭若呼，其人逢俉[19]，化言诚然[20]。（以上望云气）

【注释】

①王朔：星象家，《占经》多用其说。

②这句是说以日旁云气为准。

③人主象：旧解，有谓在日西，云气像人青衣无手，以为天子之象。

④穹闾：即穹庐。

⑤旛旗：船上所用，后世的船帆一类。

⑥息耗：即消息或盈虚。息，生长；耗，虚损。

⑦正治：即整治。

⑧萧索：疏散的状态。 轮囷（qūn 群）：屈曲，高大。这里当为高大之义。

⑨见：字衍。凡言某见（现）其下必有吉凶之象，此下言喜气，即以释卿云，不当有见字。

⑩这句末当有文字谓某种气，而不是说上面的卿云。

⑪天：字误，当为“夫”，发语词。

⑫虾：即“霞”。 夜明：恒星不见之景。一说珠类。

⑬司：即“伺”，伺察。

⑭徙：有误，一作“陁”，倾斜。

⑮坼（fú 伏）：伏流。一说“崩”。

⑯澹：有说为赡，充足、丰富。 泽竭：二字位置当与下句地长互换，《汉书·天文志》作“水澹地长，泽竭见象。”钱大昕以为长、象叶韵，当从汉志。

⑰闺臬：一作“润息”，注家以为此义为长。

⑱谣俗：即民俗。

⑲逢悟：相逢而惊悟。悟，同“悟”；一说悟同“迕”，迎也。

⑳化言：当为此言，指上述一系列说法。或以为讹言。

【译文】

王朔候云气，取决于日旁云气。日旁的云气，人君之象，都依照它的形状来占验。所以北夷的气像群畜和穹庐，南夷的气像舟上的篷帆。大水之处，败军之场，亡国的废墟，地下有积存钱币之处，金银财宝之上，都有气，不可不观察。海边蜃气像楼台，旷野的气像宫阙。云气各像它山川人民所积聚的状态。所以候望消息盈虚的人，进入国家都邑，看看封疆田畴的整治，城郭室屋门户的润泽，直到车马服饰畜产的精华。充实而生长者就吉，虚空而消耗者就凶。似烟非烟，似云非云，郁郁纷纷，萧散而轮囷的形状，那是叫作卿云。卿云，是喜气。似雾非雾，却不湿衣服，出现时此地的人都披甲而奔赴的，这叫作……。大凡雷、电、霞、虹、霹雳、夜明之类，是阳气的活动。它们春夏发出来，秋冬就隐藏，是

故候望的人没有不伺察的。天开悬下物象，地动裂开，山崩坡斜，川塞溪堵，水充沛而地长，泽枯竭而出现征象。城郭门闾，或润泽，或枯槁；还有宫庙府邸，人民所居也一样。观察民谣民俗及其车服，观看人民的饮食；观察五谷草木种植的地方。观察府厩仓库，四通要道。观察六畜禽兽，是否按需养殖；观察鱼鳖鸟鼠的生长之处。鬼哭神呼，人们碰上就惊悟。这些说法都确实如此。

【原文】

凡候岁美恶，谨候岁始。岁始或冬至日，产气始萌①。腊明日②，人众卒岁③，一会饮食。发阳气，故曰初岁。正月旦，王者岁首；立春日，四时之卒始也④。四始者⑤，候之日。而汉魏鲜集腊明正月旦决八风：风从南方来，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戎菽为⑥，小雨⑦，趣兵⑧；北方，为中岁；东北，为上岁；东方，大水；东南，民有疾疫，岁恶。故八风各与其冲对⑨，课多者为胜⑩，多胜少，久胜亟，疾胜徐。旦至食⑪，为麦；食至日昳⑫，为稷；昳至晡⑬，为黍；昳至下晡，为菽；下晡至日入，为麻。欲终日有雨⑭，有云，有风，有日，日当其时者⑮，深而多实；无云有风日，当其时，浅而多实；有云、风，无日，当其时，深而少实；有日，无云，不风，当其时者，稼有败：如食顷⑯，小败；熟五斗米顷，大败。则风复起⑰，有云，其稼复起。各以其时，用云色占，种其所宜⑱。其雨雪若寒⑲，岁恶。是日光明，听都邑人民之声：声宫，则岁善，吉；商，则有兵；徵，旱；羽，水；角，岁恶⑳。或从正月旦比数雨㉑：率日食一升，至七升而极㉒。过之，不占。数至十二

日，日直其月[23]，占水旱。为其环城千里内占[24]，则其为天下候，竟正月[25]。月所离列宿[26]，日、风、云，占其国。然必察太岁所在：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27]。此其大经也。正月上甲[28]，风从东方，宜蚕；风从西方，若且黄云，恶。冬至短极，县土炭[29]，炭动，鹿角解[30]，兰根出，泉水跃，略以知日至，要决晷景。岁星所在，五谷逢昌[31]；其对为冲，岁乃有殃[32]。（以上候岁）

【注释】

①产气：生气，生长之气。

②腊明日：腊日（十二月初八）的第二天，又名小岁。

③卒岁：在小岁，人们拜贺君亲，进椒酒。

④卒始：指立春日，是去年之终，今年之始。

⑤四始：候岁日是岁之始，冬至日，腊明日，立春，为四始。顾炎武说。

⑥戎菽：大豆。戎，大；菽，豆。 为：成，成熟。

⑦小雨：为衍文。这里只讲占风，非占雨。

⑧趣兵：促成兵端。趣，促，促使。

⑨与其冲对：与其相对的一方冲突，这里讲八风间的冲对。下文“其对为冲”同义，是讲岁星所在与对立的方位相冲。

⑩课：次第，比较其差异以定胜负。

⑪旦：天明。 食：早食时，辰时。

⑫日昳（dié 迭）：日过午之时。

⑬晡：同“晡”，申时。

⑭欲：想，理想。

⑮日：字衍。 当其时：指有云、风、日的出现适当其时。

⑯食顷：吃顿饭的时刻。下文“熟五斗米顷”也是指炊熟五斗米饭的时刻。

⑰则：即，如果。

⑱种：五种，麦、稷、黍、菽、麻。

⑲若：及。

⑳“声宫”十一句：句中的宫、商、徵、羽、角，是古代的五音阶，这里是用人的发声来占候年岁。

㉑比：排比。　数雨：数日之雨。

㉒这句说从初一起，日食一升，至初七共食七升，而止（极）。旧注云“分数可见”，但方法不详。

㉓日直其月：以一日当一月，如正月初一当这年的一月，初二当二月……至十二日即十二月为止。直，值，当。

㉔环城：当为“环域”，一地的范围内。

㉕竟正月：整个正月，指三十天。即用三十天，可以经历28宿，来占一岁的丰歉。

㉖离：历，经过。　列宿：指二十八宿。

㉗“在金”八句：句中的金、火、木、水，指太岁经行的十二次的方位而言，即四方及其相应的十二辰。如甲、乙为木，丙、丁为火之类。

㉘上甲：一月中第一个甲日，上旬的甲日。

㉙县土炭：即悬土炭，观其上的燥、湿与轻、重而测一年的气候。

㉚鹿：当为“麋”。夏至鹿角解，冬至麋角解。这里说冬至日事。

㉛逢：当为“丰”。

㉜“岁星”四句：这四句，按内容应在论岁星的一节。错简。

【译文】

凡是占候年成好坏，当谨慎地占候一年的开头。一年开始或冬至日，是生气萌发的时候。腊明日，人们作“卒岁”的活动，一起饮食。发挥阳气，故而叫“初岁”。正月元旦，是王者的岁首。立春，是四时的终了和开头。这“四始”之时，就是占候的日子。而汉朝的魏鲜就是集中在腊明日、正月旦用八风来决定气候：风从南方来，就大旱；从西南来，就小旱；从西方来，有兵乱；从西北方来，大豆丰收，又促成起兵；从北方来，是中等年成；从东北方来，是上等年成；从东方来，有大水；从东南方来，人民有疫病，年岁坏。所以八风各和它对立的方位相冲突。按次第、多者为胜，多胜少，

久胜短促，快胜慢。旦至食时，为麦；食时至过午，为稷；过午至申时，为黍；申时至其下二刻，为豆；申下二刻至日落，为麻。理想的是这一天全都有云、有风、有阳光，这些气候适当其时，上述谷物就深种而多果实；有日而无云、无风，当其时的那种谷物，收成就坏；如果是在一顿饭的时间发生上述气候，就是小坏；在炊熟五斗米的时间，就是大坏。如果风再起，又有云，庄稼也再生长。各以它们的时间，用云色占验：五种谷物各有所宜。这占候之日有雨雪及寒冷，年岁就坏。这一日天晴明朗，就听都邑人民的声音：声音属宫音，年岁就好，吉祥；属商音，就有兵事；属徵音，就旱；属羽音，有水灾；属角音，年岁就很坏。或者从正月初一排比数日的雨，大率一天吃一升米，到初七日吃到七升而止。过了这期限，就不再占验了。从初一数至十二日，一日当一月，占验十二个月的水旱。在千里的地方范围内占候，这就等于为天下占候，那就要用整个正月的日子推算。以这一月所经过的列宿，加上日、风、云等气象，占候这个国家。然而必须观察太岁的所在：它在金位，丰收；它在水位，就坏了；它在木位，有饥荒；它在火位，天旱。这是大致的道理。正月上旬的甲日，风从东方来，宜养蚕；风从西方来，如果早上有黄云，年成很坏。冬至日极短的一天，悬挂土炭，炭有变动，麋角解脱，兰花根出，泉水跃起，大略用以得知日至的时间，而重要的是用日圭测影。岁星所在之处，五谷丰收；在它相对的方位被冲突，年岁就多灾殃。

【原文】

太史公曰：

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曷尝不历日月星辰①？及至五家三代②，绍而明之③，内冠带，外夷狄，分中国为十有二州，仰则观象于天，俯则法类于地。天则有日月，地则有

阴阳。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三光者，阴阳之精，气本在地。而圣人统理之。幽、厉以往，尚矣。所见天变，皆国殊窟穴④，家占物怪，以合时应，其文图籍祀祥不法⑤。是以孔子论六经，记异而说，不书⑥；至天道命⑦，不传；传其人，不待告⑧；告非其人，虽言不著。昔之传天数者⑨：高辛之前，重、黎；于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萇弘；于宋，子韦⑩；郑则裨灶；在齐，甘公；楚，唐眛⑪；赵，尹皋；魏，石申。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为国者必贵三五⑫，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

【注释】

①历：历象之谓，指历时地推求。

②五家：指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　三代：夏、商、周。

③绍：继承。　明：阐明。

④国殊窟穴：各国的地势殊异。窟穴，也比喻变异多端，如说七孔八窍。

⑤祀祥：吉凶的先兆。　不法：不可法则。

⑥这句是说：只记异事而不写下那些说法。

⑦这句当作“至天道性命”，漏“性”字。孔子不讲天道、性、命，具见《论语》中。

⑧不待告：不须告以深妙的道理，由所传之人自己领悟。

⑨天数：指历数。

⑩子韦：宋司星子韦，有书三篇，相传春秋宋景公时人。

⑪唐眛：楚将，这里可能是另一同名者。

⑫贵：当作“贯”，贯通。　三五：指上述三十岁、五百载、三大变、三纪等。旧注争论哪三、哪五，可不必拘泥。

【译文】

太史公说：自从开始有生民以来，每代君主何尝不历时推求日、月、星辰呢？待到五家、三代的时期，就继承而阐明它，内为冠带的华夏，外为夷狄之邦，分中国为十二州；仰首观天象，俯身效法地面的物类。天上则有日月，地面就有阴阳。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有列宿，地有各州疆域。三光—日月星，是阴阳的精气，气本来是在地面的。而圣人系统理顺它们。幽王、厉王以前，很古远了。所见的天象变化，都是各国情势殊异，各家占候怪异事物，求得合乎当时的应验，它们记载的图籍吉凶先兆等，都不足为法。所以孔子论述六经，只记异事而不写那些说法；至于天道、性、命，他不传授；传授给这个人，也不须告知微妙的东西；告知的若不是合适的人，他虽是说了，但不显露。昔日传授天的历数的：高辛之前，有重、黎；在唐、虞时，有羲、和；夏朝，有昆吾；商代，有巫咸；周朝，有史佚、萇弘；在宋国，有子韦；郑国则有裨灶；在齐国，有甘公；在楚国，有唐眛；在赵国，有尹皋；在魏国，有石申。说到天的气运，是三十年一小变，一百年一中变，五百年一大变。三大变为一纪，三纪而大备。这是它的大数啊。管理国家的人必须贯通这些三、五之类，上下各千年，然后天、人的关系就可继续完备。

【原文】

太史公推古天变，未有可考于今者。盖略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日蚀三十六，彗星三见①，宋襄公时星陨如雨②。天子微，诸侯力政，五伯代兴，更为命主。自是之后，众暴寡，大并小。秦、楚、吴、越，夷狄也，为强伯。田氏篡齐，三家分晋，并为战国。争于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数屠，因以饥僅疾疫焦苦，臣主共忧患，其察机祥、候星

气尤急。近世十二诸侯七国相王[3]，言从衡者继踵[4]，而皋、唐、甘、石因时务论其书传，故其占验凌杂米盐[5]。

【注释】

①彗星三见：指“星孛”的记载。

②星陨如雨：陨石像雨点般降落。此在《春秋》鲁庄公七年，非宋襄公时；而鲁僖公十六年为“陨石于宋，五”，则当宋襄公时代。

③十二诸侯：春秋时代十二个主要国家。　七国：战国时期的七大国，即“七雄”。　相王：争相称王。

④从衡：合从、连衡。一说纵横捭阖。　继踵：跟着而来，连接而来。

⑤米盐：比喻琐细的事物。

【译文】

太史公推究古代的天象变化，看到难以用今天的实际来考证。大略只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记有日食三十六次，彗星三次出现，宋襄公时一次陨石像雨点般降落。当时天子衰微，诸侯是强力政治，五霸一代一代的兴起，更替作受命的君主。自此以后，人多的暴虐人少的，大国吞并小国。秦、楚、吴、越等国，原本是夷狄 之族，成为强的霸主。田氏篡齐，三家分晋，都成了战争之国。争着攻伐夺取，战事交替的发起，城邑多次被攻破屠杀，因而人民被饥饿疫病所煎熬，君臣共同忧患，而察吉凶祸福、占候星气的活动就特别紧要。到近世十二诸侯 、七大国家争相称王，说合从、连衡策略的人接连不断，而尹皋、唐眛、甘公、石申等人，就当时事物论述成书而流传，故尔他们的占验都夹杂着很多琐碎的东西。

【原文】

二十八舍主十二州[1]，斗秉兼之[2]，所从来久矣。秦之疆也，候在太白，占于狼、弧[3]。吴、楚之疆，候在荧惑，占

于鸟衡。燕、齐之疆，候在辰星，占于虚、危。宋、郑之疆，候在岁星，占于房、心。晋之疆，亦候在辰星，占于参、罚。及秦并吞三晋、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国。中国于四海内则在东南，为阳，阳则日、岁星、荧惑、填星④，占于街南，毕主之⑤。其西北则胡、貉、月氏诸衣旃裘引弓之民⑥，为阴，阴则月、太白、辰星，占于街北，昴主之⑦。故中国山川东北流⑧，其维⑨，首在陇、蜀，尾没于勃、碣。是以秦、晋好用兵⑩，复占太白⑪，太白主中国；而胡、貉数侵掠，独占辰星⑫，辰星出入躁疾，常主夷狄。其大经也。此更为客、主人⑬。荧惑为孛⑭，外则理兵，内则理政。故曰："虽有明天子，必视荧惑所在⑮。"

【注释】

①这句是说二十八宿分别为十二州的分野。

②斗秉兼之：兼用斗柄所指为分野。秉，同柄。

③"秦之疆"三句，说的是太白、狼、弧，都是西方星宿，秦在西方，故为秦所占候。以下说各国的占星，同此。

④这句说：日为阳，岁星属东方，荧惑属南方，填星主中央，都属阳，又在东、南，以应上句在东南为阳。

⑤"占于"二句：是说天街二星，分主南、北之国，分属毕、昴所主。街南为毕星主之。

⑥衣旃裘引弓：指游牧民族的穿戴和武器。

⑦这两句与上注⑤相应。

⑧流：这里是走向。

⑨维：纲维，主脉。

⑩这句说秦、晋在西北，属阴，同于胡貉等少数民族，故好用兵。

⑪复占太白：又占候太白。因上文说胡貉诸民占候月、太白、辰星，今秦、晋也占候太白。

⑫独占辰星：因太白已为秦晋所占候，故胡貉等只占候辰星。

⑬这句是说太白、辰星交替更换所占候的国家，时为主，时为客。

⑭孛：据考当为“李”。李，理，即下文理兵、理政之理。

⑮据考：“荧惑为李”至此六句，当在前章论荧惑文之末，错简在此。

【译文】

二十八宿的舍次分主十二州，北斗柄也兼而主之，这是很久以来如此。秦国强盛时，是迎候太白，占验狼、弧；吴、楚强盛时，是迎候荧惑，占验鸟宿和太微；燕、齐强盛时，是迎候辰星，占验虚、危；宋、郑强盛时，是迎候岁星，占验房、心；晋国强盛时，也是迎候辰星，而占验参、罚。到了秦国吞并三晋、燕、代时，自黄河、华山以南都是中国之境。中国对于四海之内来说是在东南部位，为阳，阳则为日、岁星、荧惑和填星所主，占候天街南面一星，而由毕宿主之。中国的西北则是胡、貉、月氏等服用旃裘、拉弓射箭的民族，为阴，阴则为月、太白和辰星所主，占候天街北面一星，而由昴宿主之。故而中国的山川为东北走向，它的主脉，首在陇、蜀，尾在勃海，碣石消失。因此秦、晋爱用兵，又占候太白，太白就主管中国；而胡、貉多次侵掠，就只占候辰星了；辰星出入暴躁迅速，所以常常主管夷狄了。这是大致的道理。它们是更替地为客或为主人。荧惑为李官，对外则理兵，对内则理政。所以说：“虽有明天子，也必须看好荧惑的所在。”

【原文】

诸侯更强时，灾异记无可录者。秦始皇之时，十五年彗星四见，久者八十日，长或竟天。其后秦遂以兵灭六王，并中国，外攘四夷，死人如乱麻。因以张楚并起①，三十年之间②，兵相骀藉③，不可胜数。自蚩尤以来④，未尝若斯也。项羽救巨鹿，枉矢西流⑤，山东遂合从诸侯，西

坑秦人，诛屠咸阳。汉之兴，五星聚于东井⑥。平城之围⑦，月晕参、毕七重⑧。诸吕作乱，日蚀⑨，昼晦。吴、楚七国叛逆，彗星数丈，天狗过梁野，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下。元光、元狩，蚩尤之旗再见，长则半天，其后京师师四出，诛夷狄者数十年，而伐胡尤甚。越之亡，荧惑守斗⑩。朝鲜之拔，星茀于河戍⑪。兵征大宛，星茀招摇⑫。此其荦荦大者！若至委曲小变，不可胜道。由是观之，未有不先形见而应随之者也。

【注释】

①张楚：陈胜建立的王号。 并起：指项羽、刘邦等都兴兵反秦。

②这句三十年指秦灭六国和楚汉战争结束的大致时间。

③骀（tái 台）藉：践踏，蹂躏。

④蚩尤：指蚩尤与黄帝的战争。

⑤枉矢：见前论吉凶星节。

⑥这句说五星从岁星聚于东井宿，东井为秦地，象征刘邦和诸侯入秦，时在子婴降汉。

⑦平城之围：汉高祖在平城被匈奴冒顿单于围困，时在高祖七年。

⑧月晕参、毕：月晕在参、毕宿之处，为汉方的分野。 七重：月晕的七层光环，传说与第七日解围相应。

⑨这里指高后七年正月己丑晦发生日食。

⑩斗：指南斗，为吴越的分野。荧惑守斗“其国绝祀”。故为越亡之兆云。

⑪星茀：即星孛，孛星。 河戍：南北河星，南河曰南戍，北河曰北戍。北戍又为胡门，朝鲜在北，故当之。

⑫招摇：北斗杓端一星，云是远夷的分野，故大宛当之。

【译文】

诸侯交替强盛的时候，灾异的事变没有记录。秦始皇时期，十五年中彗星出现四次，时间久的延续了八十天，光的长度有时横满天空。此后秦就用兵力灭了六国君主，兼并中国，向外击走四夷，死的人像乱麻似的。由于张楚等一同兴起，三十年之间，兵卒互相践踏，数也数不完。自从蚩尤那时以来，是不曾有这样的动乱了。项羽救钜鹿时，枉矢向西流去，山东地方诸侯进行合从，往西坑杀秦人，屠杀了咸阳。汉兴之时，五星聚在东井之位。平城受围困时，月晕在参、毕宿位，光圈有七层。诸吕作乱时，发生日食，白昼变暗。吴、楚国反叛时，彗星有几丈长，天狗星掠过梁国的郊野；待到兴兵，于是伏尸流血在它下面。元光、元狩年间，蚩尤之旗再次出现，长的就遮了半个天空，这以后京师就发兵四出作战，征讨夷狄时间达几十年，而征伐匈奴尤其厉害。越的灭亡，荧惑守南斗；朝鲜的被拔，孛星出现在河戍。用兵征讨大宛，孛星出现在招摇星位。这是荦荦大端的几次星象应验！如果说到那些细小的变乱，难以说完。由此看来，没有不是先有形迹出现而后应验便跟随着来了。

【原文】

夫自汉之为天数者，星则唐都，气则王朔，占岁则魏鲜。故甘、石历五星法，唯独荧惑有反逆行①。逆行所守，及他星逆行，日月薄蚀，皆以为占②。余观史记，考行事，百年之中，五星无出而不反逆行。反逆行，尝盛大而变色③，日月薄蚀，行南北有时，此其大度也。故紫宫，房、心，权、衡，咸池，虚、危④，列宿部星⑤，此天之五官，坐位也，为经，不移徙，大小有差，阔狭有常⑥。水、火、金、木、填星，此五星者，天之五佐，为经纬，见伏有时，所过行赢

缩有度。日变修德，月变省刑，星变结和。凡天变，过度乃占。国君强大、有德者昌；弱小、饰诈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次修禳⑦，正下无之⑧。夫常星之变希见，而三光之占亟用⑨。日、月晕，适⑩，云，风，此天之客气⑪，其发见亦有大运⑫。然其与政事俯仰⑬，最近天人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动。为天数者，必通三五，终始古今，深观时变，察其精粗，则天官备矣。

【注释】

①这句说五星中唯独火星有逆行。

②此上四句：有注以为：至汉，为天历数者，其法详备，于是火星的逆行、所守，及土木金水等星的逆行，日月薄蚀，都有占候。薄，气往迫之；蚀，亏毁。

③这句是说：星体逆行时，离地面最近，故光色盛大。

④这句列举的是中、东、南、西、北宫，概见前。

⑤列宿部星：指上述五官是列宿部内的星。

⑥阔狭：指星座中星与星之间的宽度。

⑦《史记》"次"上有"其"字，是。 禳：祈祀鬼神之祭。

⑧正下：最下，最下等。

⑨亟：屡次，多次。

⑩适：灾变的征兆。一说蚀。

⑪客气：外来而不能久留之气。即客星之义。

⑫发见：即"发现"。 大运：大的运用，大的作用。

⑬俯仰：上下，高低。

【译文】

自汉朝创兴以来作天象度数之事的人，占星的有唐都，望气的就有王朔，占年岁的就有魏鲜。以前甘公、石申论列的五星法，唯独荧惑有逆行。而汉以来，星法详备，荧惑的逆行及其所守位

次，和土木金水星的逆行，日月薄、蚀，都可以占候了。我看了史官所记的，考察了实际往事，一百年之中，五星没有出现而不逆行的。逆行时，曾是光芒盛大而变化颜色；日月薄、蚀时，运行在南或在北都有一定的时间，这是大致的度数。故而紫宫，房、心，权、衡，咸池，虚、危，为列宿部内的星，这是天的五官坐位，是经，不移动，大小有等级，星距宽狭有常数。水、火、金、木、填星，这五星，是天的五佐，是纬，出现和隐没有一定的时间，所过所行的赢缩有一定度数。日光有变化就修德，月有变化就减省刑杀，星体有变化就结和修好。凡天象变化，过度了就进行占候。国君力量强大而有德行就昌盛，他力量弱小而巧作奸诈的就灭亡。最上等的君主是修德行，其次的修好政令，再次的是修救急之事，再次的是修祈鬼敬神之事，最下等的是什么也不修。大凡正常的星变化罕见，而对日、月、星的占验还是多次使用。日晕、月晕、灾异、云、风，这是天的“客气”，发现它们也有大的作用。然而它们是随着政事的好坏而高低上下显示吉凶，最接近天、人相应的符验。这五种现象，是从天的感受而变动的。作天象度数研究的人，必须贯通“三五”之法，从古到今，深刻观察时世的变化，考察它们的精粗，那末天官之学也就完备了。

【原文】①

苍帝行德，天门为之开②。赤帝行德，天牢为之空③。黄帝行德，天矢为之起④。风从西北来，必以庚辛。一秋中五至，大赦；三至，小赦。白帝行德，以正月二十日、二十一日，月晕围，常大赦载⑤，谓有太阳也，。一曰白帝行德⑥，毕、昴为之围，围三暮，德乃成；不三暮，及围不合，德不成。二曰以辰围，不出其旬。黑帝行德，天关为之动。天行德，天子更立年⑦；不德，风雨破石。三能、三衡者⑧，

天廷也。客星出天廷，有奇令[9]。

【注释】

①注家以为此一节与上文不连，上文明为本篇结束语，疑这一节系后人附益。

②这句指苍帝为东方，主春，春季万物萌发，所以天门也就开放。

③天牢空：指人主有赦。因赤帝为南方主夏，夏季万物茂盛，天施恩惠，人主大赦，天牢为之空虚。

④天矢起：旧注以为时当季夏，万物盛大，当大赦，含养群品云。但不切合，天矢起，乃是战伐之象。一作天夭。

⑤常：为"当"字之误。 载：或属下句，均无意义，疑是误字。

⑥一曰：这是作者举出星家的又一说法。下文二曰亦同。

⑦这句的"子"当在上句"天"后，即"天子行德，天更立年；"年，谓有年，有收成。

⑧三能：即三台，说见前。三台主和阴阳、理万物。 三衡：指北斗魁四星为璇玑，杓三星为玉衡，太微亦名衡，三者均为衡。衡，主平理平法，故为天帝之廷。

⑨奇令：奇异的法令。

【译文】

苍帝施行恩德，天门（二星）为此开放。赤帝施行恩德，天牢（六星）因此空虚。黄帝施行恩德，天矢为此出现。风从西北方来，必是在庚辛日。一个秋季中来五次，就大赦；来三次，就小赦。白帝施行恩德，就在正月二十日、二十一日，月晕围，当大赦，是说因为有太阳。一说：白帝施行恩德，毕、昴被晕气所围，围三夜，帝德就修成；不到三夜，或围而不合拢，帝德就修不成。二说：晕气围辰宿，不出十天（即成）。黑帝施行恩德，天关星为此启动。天子行德政，天就给他好年成；不德，风暴雨骤打破石头。三台、三衡星座，是天帝的朝廷。如果客星出现在天廷，就会发出奇异的法

令。

王贵民　译注

史记·封禅书

司马迁

【作者】

司马迁，见卷八《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题解】

这是《史记》"八书"的第六篇。篇中叙述封禅的缘起、制度、祀典、礼仪和历代举行封禅的事迹；以此为中心，更广泛地记载了三代以下尤其是秦、汉时期祭祀天地山川鬼神的各种活动，展示了当时社会信神、求神的风俗习惯；综合辑录了古代这一门类的重要资料，为后来史书如《汉书·郊祀志》等所继承。

《封禅书》的主旨，却是用客观叙事的史笔，含蓄而又极为辛辣地描述了当今天子汉武帝幻想通过封禅、敬神而遇仙、得不死药的愚昧荒唐的行径，及其迷信方士一世，终于受骗而失败的结局。由祀灶至尊祀天神，由听信致丹砂、化黄金到延年益寿、入海求蓬莱神仙，从厚礼神君，听信李少君、谬忌到封少翁为文成将军、封栾大六个将军头衔以及他们先后被杀，都是讽刺武帝一次一次地受方士蒙骗、醒悟、再蒙骗的过程，最后还是公孙卿神出鬼没地引诱着他封泰山、入海望蓬莱，痴心妄想"冀遇其真"。幻想终究不能实现，只得挥霍民脂民膏，大造建章宫、太液池，构造神仙世界。

文中既暗示武帝的封禅、求仙是“功不至”、“德不洽”，也明写他“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妻子如脱蹝耳”之类的侥幸心理，极尽冷嘲热讽。这里，读者能进一步认识作者的伟大胆识，也能了解到封建社会初期专制统治毕竟有所限制，让这种矛头直指天子的当代文字尚能存留下来的现实。

这里，文学的特色是用了许多句末的“云”、“焉”的字眼，表明这些五花八门、光怪陆离的方士所言，都是无稽之谈，对迷离恍惚、可望而不可即的事物，充分运用一些调笑语气，达到揭露真相的效果。

【原文】

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①？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②，未有睹符瑞见而不臻乎泰山者也③。虽受命而功不至④，至矣而德不洽⑤，洽矣而日有不暇给，是以即事用希⑥。《传》曰⑦：“三年不为礼，礼必废⑧；三年不为乐，乐必坏。”每世之隆，则封禅答焉；及衰而息，厥旷远者千有馀载⑨，近者数百载。故其仪阙然堙灭，其祥不可得而记闻云。（以上封禅希旷不举）

【注释】

①曷尝：何尝，何曾。

②无其应：没有应验。　用事：指举行封禅。

③臻：到。

④功：指事业，功业。

⑤洽：普遍而透彻，可解为广而深。

⑥事：仍指封禅事。　希：少。

⑦《传》曰：所引见《论语·阳货》孔门宰我说的话。

⑧废：原文作“坏”。

⑨厥：其，这，指衰微时代。

【译文】

自古受天命的帝王，何尝不举行封禅？大概还有无符应的也办这事哩！却没有出现了符瑞而不到泰山去（封禅）的。虽然受了天命为王而功业达不到，达到了而恩德不广不深，恩德广深而又忙得日不暇给，这样就使办这事的也稀少了。《传》说："三年不行礼，礼必然荒废；三年不举乐，乐必然败坏。"每个时代兴隆，就举行封禅来报答（天地）；到了衰微时代就歇息不行，那远的一千多年，近的也有几百年。故而它的仪式就缺漏、消失了，它的详情就得不到记载、传闻下来。

【原文】

《尚书》曰①：舜"在璇玑玉衡②，以齐七政③。遂类于上帝④，禋于六宗⑤，望山川⑥，遍群神，辑五瑞⑦。择吉月日，见四岳诸牧⑧，还瑞⑨。岁二月，东巡狩⑩，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⑪。柴⑫，望秩于山川⑬，遂觐东后⑭。东后者，诸侯也。合时月正日⑮，同律度量衡⑯。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⑰。五月巡狩，至南岳。南岳，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岳。西岳，华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岳。北岳，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礼。中岳，嵩高也。五载一巡狩。"禹遵之。后十四世，至帝孔甲，淫德好神，神渎⑱，二龙去之⑲。其后三世，汤伐桀，欲迁夏社，不可，作《夏社》⑳。后八世，至帝太戊，有桑谷生于廷，一幕大拱，惧，伊陟曰："妖不胜德！"太戊修德，桑谷死。伊陟赞巫咸㉑，巫咸之兴自此始。后十四世，帝武丁得傅说为相，殷复兴焉，称高宗。有雉登鼎耳雊，武丁惧，祖己曰："修德！"武丁从之，位以永宁。后五世，帝武乙慢神而震死㉒。后三

世，帝纣淫乱，武王伐之。由此观之，始未尝不肃祗[23]，后稍怠慢也。

【注释】

①此指《尚书·尧典》文，或分出为《舜典》。下引文，即据此而稍有改动。

②在：察，察看。 璇玑玉衡：有多解，今一般以为指北斗七星。

③齐：排列。 七政：有多解，今解作七项政事。

④类：祭名，专用于祭上帝。

⑤禋（yin 音）：祭名，精诚而清洁的祭祀。 六宗：有多解，今解为天地和四方。

⑥望：祭名，祭祀山川神。

⑦辑：敛，收集。 五瑞：五等诸侯所执的、作为符信和朝见礼器的五种玉，即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

⑧四岳：四方的岳，见下文，这里代表四方。 牧：一方之长。

⑨还瑞：发还诸侯的瑞玉。

⑩巡狩：古代的王侯巡视活动，起初与游猎相结合，故称；后来只有政治巡查意义，故叫巡守。封禅是从巡狩发展来的。前人注解认为这与封禅无关，是失之考证。

⑪"岱宗"二句：是作者对《尚书》原文"岱宗"的解释，下文南、西、北岳的解释同。

⑫柴：祭名。方式是堆柴、把祭牲置其上焚烧。

⑬秩：次序，指所望祭的山、川也分有等级尊卑。

⑭东后：东方的诸侯。后，最初称君长。

⑮合时月：协调四季，月数和气候的关系。 正：订正。

⑯同：统一。 律：乐律。古代音乐有十二律，阴、阳各六。 度：长度，丈、尺之类。 量：体积，如升、斗。 衡：重量，如斤、两之类。

⑰五礼：五等诸侯的朝聘之礼。 五玉：即上文的五瑞。 三帛：三种不同颜色用以垫玉的丝织品。 二生：活的羊羔、雁，为卿大夫的贽见礼品。 一死：死的雉，为士的贽见礼品。

⑱神渎：神受到亵渎，或神以为亵渎。

⑲二龙去之：养的两条龙逃走了。孔甲养龙故事，详见《国语·郑语》。

⑳《夏社》：篇名，今佚。《尚书》中有序目。

㉑赞：告，祝。　巫咸：商朝巫师。

㉒慢神：对神傲慢。　震死：被雷霆震死。

㉓肃祗（zhi 知）：严肃恭敬。

【译文】

《尚书》说："舜观察北斗七星，安排七项政事。就向上帝举行类祭，向天地四时举行禋祭，向山川举行望祭，并且普遍祭祀群神。聚集诸侯朝见的五等瑞玉，选择吉利的月、日，接受四方诸侯之长的朝见，把圭、璧发给他们。每年二月，向东方巡狩，到了岱宗。岱宗，就是泰山。在那里举行柴祭，按尊卑等级望祭山、川，接着受东后的朝见。东后，就是诸侯。协调四时，月份，确定日数，统一音律、度、量、衡的制度。制定好五等诸侯朝聘的礼仪，五种圭璧，三种不同颜色的丝织品，两种活的动物、一种死动物的贽见礼。五月巡狩，到南岳。南岳，就是衡山。八月巡狩，到西岳。西岳，就是华山。十一月巡狩，到北岳。北岳，就是恒山。都和对岱宗的礼仪一样。中岳，就是嵩山。五年一次巡狩。"夏禹遵照执行。他之后十四世，到帝孔甲，行为淫乱而喜好神事，神以为受亵渎了，他养的两条龙也逃走了。他以后三世，汤攻伐夏桀，想把夏族的社坛迁走，神认为不可以，就作了一篇《夏社》的文章。这之后八世，到商朝的帝太戊，一种桑谷的植物长在朝廷上，一个晚上就长成合抱那么大，太戊恐惧，其臣伊陟说："妖怪战不胜德性！"太戊就修德，桑谷果然死去。伊陟向巫咸祝告，巫咸神道的兴盛就从此开始。以后十四世，帝武丁得到傅说为相，殷朝再次兴盛，他被称为高宗。有一次野鸡站到鼎耳上长鸣，武丁恐惧，其臣祖己说："修德吧！"武丁听从了，王位因此永远安宁。他以后五世，帝武乙

对神傲慢而被雷震死。再后三世，帝纣淫乱，武王就攻灭了他。由此看来，各朝代对神开始未曾不是严肃恭敬，只是到后代渐渐怠慢了。

【原文】

《周官》曰：冬日至①，祀天于南郊，迎长日之至②；夏日至，祭地祇③。皆用乐舞，而神乃可得而礼也④。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⑤，诸侯祭其疆内名山大川。四渎者，江、河、淮、济也。天子曰明堂、辟雍，诸侯曰泮宫⑥。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⑦，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⑧。自禹兴而修社祀，后稷稼穑，故有稷祠⑨。郊社所从来尚矣⑩。（以上唐、虞、三代郊祀大略）

【注释】

①冬日至：即冬至。下文夏日至为夏至。

②长日：白天时间长。这指冬至那天开始，太阳最南、白天从最短逐渐加长。

③地祇（qí其）：地神。

④这句说：才可以向神祭祀。或者神才会接受人们的祭祀。 按：以上概括《周礼·春官》大司乐职文。

⑤“五岳”二句：是说祭山川有尊卑不同的礼数。视，看样子，亦即相当。 渎：注入海里的大河流。 按，此至下句为止，概括《礼记·王制》文。

⑥“天子”二句：这两句讲王侯行典礼的场所。明堂是天子举行大礼的地方，辟雍是天子的大学，泮宫是诸侯的大学，也都是行礼的地方。

⑦郊祀：祭天。 后稷：周族的始祖，最尊，祭天的同时以他配天而受祭。

⑧宗祀：祭祖。全句说祭祖的同时，以文王相配上帝而受祭。

⑨稷祠：谷神庙。稷为五谷之长，古代以它为谷神，即代表农业。社代表土地，所以社稷合起来代指国家。

⑩郊社：即祭天和祭地。古代在南郊祭天，故以郊为祭天的名称。尚：古老，久远。

【译文】

《周官》说：冬至日，在南郊祭天，迎接长日子的到来；夏至那天，祭地神。都用乐和舞，神才能接受人们的祭礼。天子祭天下的名山大川，五岳相当于三公、四渎相当于诸侯的礼数；诸侯只祭他境内的名山大川。四渎，就是长江、黄河、淮河、济水。天子行礼之处称明堂，大学叫辟雍；诸侯的大学叫泮宫。周公作了成王的辅相，郊祭时以后稷配天，宗庙祭祀时以文王配上帝。自从夏禹兴起而修定了社的祭礼。后稷务农，所以有稷祠。郊、社这两大祭祀由来是古老的。

【原文】

自周克殷后十四世①，世益衰，礼乐废，诸侯恣行。而幽王为犬戎所败，周东徙洛邑。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为诸侯。秦襄公既侯，居西垂②，自以为主少皞之神，作西畤③，祠白帝④，其牲用骝驹、黄牛、羝羊各一云⑤。其后十六年，秦文公东猎汧、渭之间⑥，卜居之而吉。文公梦黄蛇自天下属地，其口止于鄜衍⑦。文公问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征，君其祠之！"于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鄜畤也，而雍旁故有吴阳武畤⑧，雍东有好畤，皆废无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积高，神明之隩⑨，故立畤郊上帝，诸神祠皆聚"云。盖黄帝时尝用事，虽晚周亦郊焉，其语不经见，搢绅者不道⑩。作鄜畤后九年，文公获若石

云[11]，于陈仓北阪城祠之[12]。其神或岁不至，或岁数来。来也常以夜，光辉若流星，从东南来，集于祠城，则若雄鸡，其声殷云[13]。野鸡夜雊。以一牢祠，命曰陈宝。作鄜畤后七十八年，秦德公既立，卜居雍。后子孙饮马于河，遂都雍。雍之诸祠自此兴。用三百牢于鄜畤。作伏祠[14]。磔狗邑四门[15]，以御蛊灾。德公立二年卒，其后六年，秦宣公作密畤于渭南，祭青帝。其后十四年，秦缪公立，病卧五日不寤，寤，乃言梦见上帝，上帝命缪公平晋乱。史书而记，藏之府。而后世皆曰秦缪公上天。（以上秦作畤及祀陈宝）

【注释】

①西周自武王至幽王共十二世。

②西垂：同西陲，西边。陲，边。

③西畤（zhì 至）：祭西方帝的场所。畤，天帝的场所，当是秦地方言。

④祠：同“祀”，含有建祠庙祭祀之意。下同。

⑤骝驹：赤毛黑鬣的小马。 羝（dī 低）羊：公羊。

⑥汧、渭之间：汧水、渭水交会之处，地在今陕西陇县南。

⑦鄜衍：鄜邑的山阪。鄜后为县，在今陕西，作户县。鹏、户音同。

⑧雍：古县名，在今陕西凤翔南。下文秦德公所都者即此地。 吴阳武畤：吴山之阳（南）的一个畤。

⑨隩（áo 奥）：土之可居者。

⑩搢绅者：为官高贵的人士。搢，插，进；绅，大带。搢绅，插笏于大带。

⑪若石云：像石头的东西。云，传闻的意思。下同。

⑫陈仓：秦县名，因山得名，在今陕西宝鸡市东。

⑬殷：这里是声音沉重。

⑭伏：对夏秋交替的气候一种说法。按五行相生法，夏到秋，为火生金；但金也畏火，故此时期内，逢庚日（代表金）金气必伏藏下来。今天“入

伏”、“出伏”之说即源于此。一说：伏就是驱除邪气使之退伏。

⑮磔（zhé 折）狗：把狗的躯体割裂，祭祀的一种用牲方法，古代驱邪多用犬牲祭祀。　邑四门：在都邑四方城门。全句少“于”字。当作“磔狗于邑四门”。

【译文】

自从周灭殷之后的十四世，世道更加衰败，礼乐荒废，诸侯放纵胡行。而幽王被犬戎打败，周朝往东迁移到洛邑。秦襄公攻打犬戎、援救周朝，开始列为诸侯。秦襄公当了侯，因住在西方边陲，自以为是少皞之神主宰着，就建造了西畤，祭祀西方的白帝，祭牲用骝驹、黄牛、牡羊各一头。这以后十六年，秦文公往东到汧、渭之间打猎，在这里卜居而吉利。文公梦见黄蛇从天而下直到地上，它的□停在鄜衍的地方。文公问史敦，史敦说：“这是上帝的象征，您去祭祀吧！”于是建造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在没建鄜畤之前，雍邑之旁已有吴阳武鄜，雍东有好畤，但都荒废了，没有进行祭祀。有人说“自古就以为雍地势高，是神明所居的地方，故而建畤郊祭上帝，各种神庙都聚在这里”云云。大概黄帝时候曾经做过这些祭神之事，虽到晚周也行郊祭，但这说法不经常流传，作官贵族们都不讲。建造鄜畤之后九年，文公得到像石头的东西，放在陈仓北阪上筑城祭它。这个神或者一年也不来一次，或者一年来几次。来时常常在夜间，它的光辉像流星一样亮，从东南方而来，停止在祭城上，样子像公鸡，声音沉重，云云。又有野鸡在夜里鸣叫，用一牢的牺牲祭祀它，称作“陈宝”。在建鄜畤后的七十八年，秦德公立为君，占卜居住雍地，说后世子孙会向东发展到黄河饮马，就在雍建都。雍地许多祠庙的祭祀从此兴盛起来。用三百牢祭鄜畤。又建造伏祠，磔狗在都邑的四门，驱除蛊灾。德公为君主只有二年就死了，以后六年，秦宣公在渭南建造密畤，祭东方青帝。这之后十四年，秦缪公立为君，病了躺着五天

不醒；醒来，就说梦见了上帝，上帝命令缪公平定晋国的内乱。史官记载着，藏在府库里。而后世都说秦缪公能上天。

【原文】

秦缪公即位九年，齐桓公既霸，会诸侯于葵丘，而欲封禅。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①，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昔无怀氏封泰山②，禅云云③；虙羲封泰山，禅云云；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黄帝封泰山，禅亭亭④；颛顼封泰山，禅云云；帝喾封泰山，禅云云；尧封泰山，禅云云；舜封泰山，禅云云；禹封泰山，禅会稽⑤；汤封泰山，禅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禅社首⑥。皆受命然后得封禅。"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过孤竹⑦；西伐大夏，涉流沙⑧，束马悬车，上卑耳之山⑨；南伐至召陵⑩，登熊耳山以望江汉⑪。兵车之会三⑫，而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诸侯莫违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异乎？"于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穷以辞，因设之以事，曰："古之封禅，鄗上之黍，北里之禾⑬，所以为盛；江、淮之间，一茅三脊⑭，所以为藉也⑮。东海致比目之鱼，西海致比翼之鸟⑯，然后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凤皇、麒麟不来，嘉谷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鸱枭数至，而欲封禅，毋乃不可乎？"于是桓公乃止。（以上管仲与齐桓公论封禅）

【注释】

①封泰山：在泰山上筑坛祭天。一说封是封印玺。 禅梁父：在泰山下的小山梁父山除地（即埠，与禅通假）祭地。合称"封禅"。梁父又作梁甫，在

今山东泰安西南。

②无怀氏：远古帝王称号，更在伏羲之前。

③云云：山名，据说在梁父之东。

④亭亭：山名，亦在梁父附近。

⑤会稽：这指会稽山，在今浙江省中部的绍兴、嵊县、诸暨、东阳之间。相传夏禹至苗山（一作茅山）大会诸侯、计功封爵，因改此名。

⑥社首：山名，所在有多说，大致也在梁父附近。

⑦孤竹：古国名，见前《伯夷列传》。

⑧"西伐"二句：这两句所说的地方辽远，乃夸饰之词。

⑨卑耳山：在今山西平陆西北。一作辟耳山。

⑩召陵：古地名，在今河南郾城东。

⑪熊耳山：在今湖南南部。

⑫兵车之会：指因有征伐的会盟。

⑬"鄗上"二句：这两句中的黍、禾及其产地均是特殊的，不可详考。

⑭一茅三脊：传为灵茅。

⑮藉：垫地。

⑯"东海"二句：这两句说的都是奇特动物。 比目鱼：一鱼一目，合两鱼才能游。 比翼鸟：一鸟一翼，合两鸟才能飞。

【译文】

秦缪公即位九年，齐桓公已称霸，在葵丘大会诸侯，打算封禅。管仲说："古时封泰山、禅梁父的有七十二家，而夷吾我所能记得的只有十二家：从前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山；伏羲封泰山，禅云云山；神农封泰山，禅云云山；炎帝封泰山，禅云云山；黄帝封泰山，禅亭亭山；颛顼封泰山，禅云云山；帝喾封泰山，禅云云山；尧封泰山，禅云云山；舜封泰山，禅云云山；禹封泰山，禅会稽山；汤封泰山，禅云云山；周成王封泰山，禅社首山。都是受天命然后才能封禅。"桓公说："我北伐山戎，经过了孤竹国；西伐大夏，涉过流沙，束起马、悬起车，而登上卑耳山；南伐到召陵，登上熊耳山远望江汉。举行了三次兵车的盟会，六次乘车的盟会，九

次会合诸侯，一举而匡救天下，诸侯没有人敢于违背我。和从前三代受命相比，有什么不同呢？”于是管仲看到对桓公难以用言辞说服，就用具体的事来说明，说道：“古代封禅，出现了鄗上的黍，北里的禾，所以是为盛事；江、淮之间，生长一茅三楞的灵茅，为了给垫地之用。东海献上比目鱼，西海献上比翼鸟，然后有不召自来的物产十五种。而今凤凰、麒麟不来，美好的谷物不生长，那些蓬蒿藜莠等杂草却很茂盛，不祥的鸱枭经常来到，这样想要封禅，毋乃不可乎？”这样桓公就停止了封禅。

【原文】

是岁，秦缪公内晋君夷吾①，其后三置晋国之君②，平其乱。缪公立三十九年而卒。其后百有余年，而孔子论述六艺，传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禅乎梁父者七十余王矣，其俎豆之礼不章③。盖难言之。或问禘之说④，孔子曰：“不知。知禘之说，其于天下也视其掌⑤。”诗云：纣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⑥。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爰周德之洽维成王⑦，成王之封禅则近之矣。及后陪臣执政，季氏旅于泰山⑧，仲尼讥之。是时苌弘以方事周灵王⑨，诸侯莫朝周，周力少。苌弘乃明鬼神事，设射《貍首》⑩，“貍首”者，诸侯之不来者⑪。依物怪欲以致诸侯。诸侯不从，而晋人执杀苌弘⑫。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苌弘。（以上孔子不言封禅，苌弘以方怪见杀。）

【注释】

①内：同“纳”，接纳。 夷吾：晋惠公。

②这句指秦穆公先后为晋国立三君：惠公、怀公、文公。

③俎豆之礼：指祭礼。 章：同“彰”，显明。

④禘:祭名,西周为对始祖之祭。

⑤这里引文,见《论语·八佾》,稍有改动。　视其掌:比喻容易,像看自己手掌一样了然。有人说这三字是叙述孔子说完话后的动作,意思一样,但不一定如此。

⑥政:这里指政绩,功业。　泰山:这里指封禅。

⑦爰:发语词,无意义。　维:只有。

⑧旅:祭名,天子祭山。

⑨苌弘:东周大夫。　周灵王:名泄心,公元前571～前545年在位。据考苌弘活动时代比这时很晚,不及事灵王。

⑩《貍首》:乐章,大射礼用之。貍,音埋,下文"不来"二字即"貍"的拼音。

⑪这句是说《貍首》歌辞有射诸侯不来朝者的内容。是一种巫术的作法,故下句说"物怪"即指此。

⑫句谓苌弘乃被周人所杀以说于晋。此说亦不确。

【译文】

这一年,秦穆公接纳晋君夷吾,至晋立为惠公,此后一共三次为晋国立君,平定它的内乱。穆公在位三十九年而死。从此以后一百多年,出了孔子论述六经,传下简略的话:改换姓氏而为王,封泰山禅梁父的有七十余王了,它的祭礼不显明。大概是难说清楚。有人问禘祭的说法,孔子说:"不知道。若知道禘祭的说法,那他对天下之事就像看他手掌一样了。"有诗曾说:商纣王在位,文王虽受天命,但功业还没有达到泰山封禅的地位。武王战胜殷朝二年后,天下尚未安宁就死了。周德的普遍深透惟在成王时期,成王的封禅就近乎要求了。到后来陪臣起来执政,季氏到泰山行天子的旅山川之祭,仲尼讥刺他。这时,苌弘用方士之术事奉周灵王,诸侯不来朝周,周的力量减少了。苌弘于是说明鬼神一类的事,设立射礼用《貍首》乐章,"貍首",就是指诸侯不来朝的。想依靠怪诞的东西招致诸侯。诸侯不听从,而晋国人捉住

并杀了苌弘。周地人们谈说方术怪物的，自苌弘开始。

【原文】

其后百余年，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后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1]："秦始与周合，合而离。五百岁当复合，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2]。"栎阳雨金[3]，秦献公自以为得金瑞，故作畦畤栎阳而祀白帝[4]。其后百二十岁而秦灭周，周之九鼎入于秦。或曰宋太丘社亡[5]，而鼎没于泗水彭城下[6]。其后百一十五年而秦并天下。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蚓见[7]；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草木畅茂；殷得金德，银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乌之符[8]。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于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为名[9]，音上大吕[10]，事统上法[11]。即帝位三年，东巡郡县，祠驺峄山[12]，颂秦功业，于是征从齐、鲁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诸儒生或议曰："古者封禅为蒲车，恶伤山之土石草木。扫地而祭，席用葅稭[13]，言其易遵也。"始皇闻此议，各乖异，难施用，由此绌儒生。而遂除车道，上自泰山阳[14]，至巅，立石颂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从阴道下，禅于梁父。其礼颇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记也。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风雨[15]，休于大树下。诸儒生既绌，不得与用于封事之礼，闻始皇遇风雨，则讥之。（以上秦多异征，始皇封禅。）

【注释】

①太史儋(dān 担)：太史名儋者。一说是老聃，老子。

②“秦始”五句：这段引言，形式是预言，实即后人据史实所编，所推算年数为概数，详见《周本纪》及《老子列传》。合，指秦末分封以前和秦并周；离，指秦受封为诸侯。

③栎阳：地名，见前《项羽本纪》。　雨金：天落下黄金。

④畦畤：畤如莱畦，每畦各有一土封。

⑤这句是说宋国太丘的社坛上社主牌位，被大风雨刮走不见。

⑥这句是说周的九鼎沉没在彭城的泗水中，与上句为同时事。据考，这两事均属传闻。

⑦地蚓：丘蚓，从地出，应黄色之瑞。蚓，本作“螾”。　见：同“现”。

⑧赤乌：传说天火流下变成赤乌，以应周的火德，红色。

⑨度：数。　六：水终数为六。道理不明，可能和篆书“水”字原形有关。

⑩大吕：十二律的阴律之首。

⑪法：刑法属阴，水德亦为阴。

⑫驺峄(yì 义)山：山名，在今山东邹县东南。

⑬葅(zū 租)稽：祭祀时垫地的茅草、禾稾。

⑭阳：山地南边。下文阴道指山北道路。

⑮中阪(bǎn 板)：中途的山坡。

【译文】

这之后百余年，秦灵公建造吴阳上畤，祭祀黄帝；建造下畤，祭祀炎帝。此后四十八年，周朝的太史儋进见秦献公说：“秦起初和周朝合在一起，合而后分离。五百年又应该再合，合了十七年，就有霸王出现了。”栎阳那儿天降落黄金，秦献公自己认为这是得了金的符瑞，故而建造畦畤于栎阳而祭祀西方白帝。这以后一百二十年秦灭周，周朝的传国宝九鼎进了秦朝。也有人说宋国太丘社的神主牌位被大风雨刮走不见，同时鼎也沉没在彭城的泗水中。又其后一百一十五年秦并天下。秦始皇并了天下而称帝，有人说：“黄帝得着土德，就是黄龙、蚯蚓出现；夏朝得着木德，青

龙就停在国郊，草木茂盛；殷朝得着金德，白银从山间流出；周朝得着火德，有天火变成赤乌的符瑞。如今秦改变了周代，应该是水德的时运。从前秦文公出猎，获得黑龙，这就是水德的符瑞。”就这样，秦改称河叫“德水”，以冬十月为岁首，颜色以黑为上，数字以六为名，音乐以大吕声调为上，统制以刑法为上。即帝位三年，去东方巡视郡县，祭祀驺峄山，歌颂秦的功业，就征集齐、鲁的儒生博士七十人来到泰山下。诸儒生有的议论说：“古代封禅制造一种蒲车，为的是怕伤了山上的土石草木。打扫地面即可行祭，垫地用茅草禾稾，是说这样容易照办呀。”始皇听了这些议论，以为这是各种乖戾奇怪之说，难以施用，因此绌退了儒生。就开辟了车道，自泰山的南边登山，到了山顶，立石以歌颂秦始皇帝的功德，表明他是得以封泰山了。又从山北道下来，在梁父除地报功。这些礼仪颇为采取太祝官在雍邑祭祀上帝所用的一套，封藏得都很秘密，世上不能见到而记下来。始皇上泰山，在中途山坡遭遇了暴风雨，休息在大树下。各位儒生已被除去，不能够参与和施用封禅之礼。他们听到始皇遭遇风雨，就讥笑起来。

【原文】

于是始皇遂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羡门之属①。八神将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来作之②。齐所以为齐，以天齐也。其祀绝莫知起时。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齐。天齐，渊水，居临菑南郊山下者。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盖天好阴，祠之必于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畤”，地贵阳，祭之必于泽中圜丘云③。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东平陆监乡④，齐之西境也。四曰阴主，祠三山⑤。五曰阳主，祠之罘⑥。六曰月主，祠之莱山⑦。皆在齐北，并勃海。七曰日主，祠成山⑧。成山斗入

海[9]，最居齐东北隅，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时主，祠琅邪[10]。琅邪在齐东方，盖岁之所始。皆各用一牢具祠，而巫祝所损益珪币杂异焉[11]。自齐威、宣之时，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12]，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子高最后皆燕人[13]，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驺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14]，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15]，不可胜数也。

【注释】

①羡门：仙人名，碣石山上羡门高。见卷三《大人赋》。

②太公：姜太公，吕尚。齐国始祖。　作：兴起。

③这句说的非正制，古谓天圆地方，祭天在圜丘，祭地在方泽。

④监乡：即阚乡，在东平郡寿张县，今山东东平。

⑤三山：即东莱（今山东掖县）曲成的参山，非海上三神山。

⑥之罘：山名，在今山东烟台。

⑦之莱山：当作“莱山”，之字衍。王先谦说。山在今山东黄县南。

⑧成山：山名，在今山东荣成最东海边的成山角。

⑨这句形容成山的形状，如斗柄弯曲伸入海中。

⑩琅邪：琅邪台，在今山东胶南县西南黄海岸边。

⑪本句是说：由巫祝们所加减的珪币各异，或数额不一。

⑫“终始五德”之运：邹衍的“五德终始”的理论，各世代按五行相胜原理而轮流传运。

⑬这里所列举的都是仙人名。　宋无忌：是火仙、火精。　正伯侨：《大人赋》作“征伯侨”。　充尚：当为“元谷”，即《列仙传》的元俗。　羡门子高：即羡门高，《汉书·郊祀志》无“子”字。　最后：应为“聚谷”之误，《高唐赋》有羡门高聚谷之事，王念孙说。一说“最后”仍是人名，合前共为五仙人。

⑭主运：邹衍的书篇名。

⑮迂：读为讦，伪而诡。

【译文】

于是，始皇就东游海上，向名山大川和八神行祭礼，寻求仙人羡门高之流。八神将是自古以来就有的，或说姜太公以来就已兴起。齐，所以叫作齐，因它和天齐呀。断绝对它的祭祀，不知在什么时候。八神：一曰天主，祭祀天齐。天齐，是很深的泉水，处于临菑南郊的山下面。二曰地主，祭祀泰山梁父。大概天喜爱阴气，祭祀它必须在高山之下，小山之上，称为"畤"；地以阳气为贵，祭它是在水泽中的圜丘等等说法。三曰兵主，祭祀蚩尤。蚩尤在东平陆监乡，是齐国的西境。四曰阴主，祭祀三山。五曰阳主，祭祀之罘山。六曰月主，祭祀莱山。这都在齐国的北方，并连到勃海。七曰日主，祭祀成山。成山像斗的曲柄伸入海中，处在齐地最东北的角落，据说以它迎接日出。八曰四时主，祭祀琅邪(台)。琅邪在齐国的东方，大概是标志一年的开始吧。这些祭祀，各神都用一牢的祭牲，而由巫祝们加减的珪璧币帛数额就各不相同了。自从齐威王、宣王的时侯，驺衍这批人论著"终始五德"的运行，到秦称帝时而齐国人奏上，所以始皇就采用了。宋毋忌、正伯侨、元谷、羡门高聚谷等都是燕国人，为仿效神仙之道，形体销解，凭着一套鬼神之事。驺衍用阴阳主运的学说名显诸侯，而燕、齐海上的方士传他的方术，但不能弄懂，可是那些怪伪阿谀苟合之徒从此兴起的，不可胜数了。

【原文】

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①"在勃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②，则船风引而去③，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

山反居水下。临之④，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⑤。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则方士言之不可胜数。始皇自以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赍童男女入海求之⑥，船交海中，皆以风为解，曰未能至，望见之焉。其明年⑦，始皇复游海上，至琅邪，过恒山，从上党归⑧。后三年⑨，游碣石⑩，考入海方士，从上郡归⑪。后五年⑫，始皇南至湘山⑬，遂登会稽，并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药⑭，不得，还至沙丘崩⑮。（以上燕、齐海上多方士，始皇入海求神仙。）

【注释】

①传：传说，下引文均为其内容，一作“傅”，不确。

②患且至：当是神山仙人害怕有人到。

③这句当是风引船而去。

④临之：从上往水下看。

⑤莫不甘心：即甘心不再想去神山。

⑥赍（jī 基）：送去。

⑦指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

⑧上党：郡名，秦时治所在今山西长治市北。

⑨指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

⑩碣石：地名，在今河北昌黎。

⑪上郡：郡名，秦治所在今陕西榆林东南。

⑫指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

⑬湘山：即湖南洞庭湖上的君山。

⑭冀：希望。

⑮沙丘：古地名，在今河北广平县西北的大平台。

【译文】

自从齐威王、宣王、燕昭王派人入海寻找蓬莱、方丈、瀛洲，这三座神山以来，就传说着："它在勃海之中，距离人间不远。可它生怕人们将到，就有风把船引开。听说曾有人到过，各位仙人和不死之药都在那里呢！那里的东西，禽兽全是白色，而用黄金白银作宫阙。没有到达时，远望像云一样；待到了那里，三神山反而处在水下面。从上往水下看，风就把它们引走了，结果不能到达，"云云。世上的君主也不得不甘心罢手了。到秦始皇统一天下了，他到海上，就有方士向他说的情况不可胜数。始皇自己也以为到了海上恐怕也到不了神山，就派人送童男女入海去寻求，船一到海中，都被风瓦解了，说不能到，但是望见了。这之后一年，始皇再次游海上，到了琅邪，又过恒山，从上党回去。这以后三年，游碣石，考校了入海方士，从上郡而归。再后五年，始皇南至湘山，接着登会稽山，并且又到了海上，总希望遇到海中三神山及其不死奇药，但没有得着，往回走到沙丘而死了。

【原文】

二世元年，东巡碣石，并海南，历泰山，至会稽。皆礼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书旁①，以章始皇之功德。其秋，诸侯畔秦，三年而二世弑死②。始皇封禅之后十三岁③，秦亡。诸儒生疾秦焚《诗》、《书》④，诛僇文学⑤，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皆讹曰："始皇上泰山，为暴风雨所击，不得封禅。"此岂所谓无其德而用事者邪？（以上秦最速亡，见封禅不足贵。）

【注释】

①这句是说在始皇所刻的石旁边，又刻上二世和他随从大臣的名字。

②三年：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

③此指秦始皇二十八年封禅至秦亡，共十三年。

④疾：痛恨。

⑤僇：同“戮”。　文学：这里指儒生。

【译文】

二世元年，往东巡游碣石，并由海而南，经过泰山，到了会稽。都举行祭礼，在始皇曾立的石刻文字旁边加刻铭记，用来显明始皇的功德。这年秋，诸侯反叛秦朝，第三年而二世被杀。始皇举行封禅后十三年，秦朝灭亡。儒生们痛恨秦焚《诗》、《书》，诛戮文士，百姓怨恨这种统治方法，天下人都反对它，都传着谣言说：“始皇上泰山，被暴风雨袭击，不能得到封禅。”这岂不是没有这个德行而想施行这事的吗？

【原文】

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间①，故嵩高为中岳②，而四岳各如其方，四渎咸在山东③。至秦称帝，都咸阳，则五丘四渎皆并在东方。自五帝以至秦，轶兴轶衰④，名山大川或在诸侯，或在天子，其礼损益世殊，不可胜记。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⑤。于是自崤以东，名山五，大川祠二：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恒山、泰山、会稽、湘山；水曰济，曰淮。春以脯酒为岁祠⑥，因泮冻⑦，秋涸冻⑧，冬赛祷祠⑨，其牲用牛犊各一牢，具珪币各异。自华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华山、薄山——薄山者，襄山也——⑩岳山、岐山、吴岳、鸿冢、渎山⑪—渎山，蜀之汶山也。水曰河，祠临晋⑫；沔⑬，祠汉中；湫渊⑭，祠朝那；江水，祠蜀⑮。亦春秋泮涸，祷赛⑯，如东方名山川，而牲牛犊牢、具珪币各异。而

四大冢鸿、岐、吴、岳[17]，皆有尝禾[18]。陈宝节来祠[19]，其河加有尝醪[20]。此皆在雍州之域，近天子之都，故加车一乘，骊驹四。灞、产、长水、沣、涝、泾、渭[21]，皆非大川，以近咸阳，尽得比山川祠，而无诸加。汧、洛二渊[22]，鸣泽、蒲山、岳嶋山之属[23]，为小山川，亦皆岁祷赛，泮、涸祠，礼不必同。（以上秦祀名山大川）

【注释】

①指洛水入黄河之处，今河南洛阳地区。

②嵩高：嵩山，在今河南登封。古称嵩高山。

③咸：都。 山东：指崤函（或太行）以东的地方。

④轶（dié 迭）：一作"迭"，更替。

⑤本句意即：使祠官所经常奉祭的天地名山大川的鬼神可以安排位次。

⑥脯（fǔ 府）：肉干或果干。 岁祠：过年的祭祀。

⑦泮：溶解，化水。

⑧涸：水少河干。一说当为"冱"字，结冰，但与季节不符。

⑨赛：报神福的祭祀活动，一作"塞"。

⑩襄山：山名，在山西蒲阪，与薄山为一脉。一作"衰山"，与雷首山、首阳山等实为一山。

⑪岳山：山名，在陕西武功。 吴岳：一名吴山，在今甘肃陇县西南。

⑫临晋：在今陕西大荔东，有关名临晋关，汉武帝改为蒲津关，这里可能指此关。

⑬沔（miǎn 缅）：沔水，汉水上游，在陕西境；古代亦指整个汉水。

⑭湫渊：在朝那。朝那，县名，汉置县，在今宁夏固原东南。

⑮蜀：这里指在四川成都南的江渎祠。

⑯本句意为春泮、秋涸（冻），冬祷赛。

⑰大冢：指大山顶，即所举四山。

⑱尝禾：尝新。新谷登场，尝新祭祖。

⑲节：应节气。　来祠：这里是来受祭。

⑳醪（láo 劳）：浊酒或醇酒。尝醪似尝禾的活动。

㉑这句所举七水，均在今陕西关中地区。

㉒二渊：二川，在今甘肃华池西。

㉓鸣泽：一说在河北涿县，一说近咸阳之地，不祥。　蒲山、岳嶝山：亦不详。

【译文】

从前三代君主所都，都在河、洛地区，故而以嵩高山为中岳，其他四岳各如它的方位称呼，四渎都在山以东。到秦称帝，建都咸阳，五岳、四渎就都在东方了。自五帝到秦朝，更替着兴衰，名山大川也就时为诸侯辖地，时在天子辖区，礼制或损或益、世代都不同，记载不完。到了秦统一天下，使祠官所经常奉祀的天地及名山大川的鬼神可以安排位次了。于是自崤山以东，名山五座、大川之祀有二处：曰太室——太室，就是嵩高山——恒山、泰山、会稽山、湘山；水曰济水、曰淮水。春，用脯酒为年节的祭祀，趁着化冰解冻的时间；秋，趁着干涸和冻结的时间；冬，举行报神赐福的赛祷祭祀，祭牲都用牛、犊各一牢而珪璧币帛各有差异。自华山以西，有名山七座，名川四条：曰华山、薄山——薄山，就是襄（衰）山——岳山、岐山、吴岳、鸿冢、渎山——渎山，就是蜀郡的汶山。水曰黄河，建祠于临晋祭祀；沔水，在汉中建祠祭祀；湫渊，在朝那建祠祭祀；江水，在成都建祠祭祀。也是在春泮、秋涸冻、冬时分别举行岁祭和赛祷。和东方的名山名川一样，祭牲也是都用一牢而珪币各异。而对四大山冢：鸿冢、岐山、吴岳、岳山，则都有尝新之祭。陈宝应节气来受祭祀，对黄河还加上尝醪之祭。这都在雍州的区域，靠近天子的都城，所以还加车一乘，骊驹四匹。灞、浐、长水、沣、涝、泾、渭等河流，都不是大川，因为靠近咸阳，都得与山川祭祀相比，而没有各种增加的祭祀。汧、洛和

二渊，以及鸣泽、蒲山、岳嶋山之类，是小山川，也都岁祷赛和泮、涸时祭祀，祭礼不一定相同。

【原文】

而雍有日、月、参、辰、南、北斗、荧惑、太白、岁星、填星、二十八宿、风伯、雨师、四海、九臣、十四臣、诸布、诸严、诸逑之属①，百有馀庙。西亦有数十祠。于湖有周天子祠②，于下邽有天神③，沣、滈有昭明、天子辟池④，于社亳有三社主之祠、寿星祠⑤。而雍菅庙亦有杜主⑥，杜主，故周之右将军。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各以岁时奉祠。唯雍四畤⑦，上帝为尊，其光景动人民唯陈宝⑧。故雍四畤，春以为岁祷，因泮冻，秋涸冻，冬赛祠，五月尝驹，及四仲之月祠若月祠⑨。陈宝节来一祠，春、夏用骅，秋、冬用骝。畤，驹四匹⑩，木禺龙、栾车一驷⑪，木禺车马一驷，各如其帝色⑫，黄犊羔各四，珪币各有数，皆生瘞埋，无俎豆之具⑬。三年一郊。秦以冬十月为岁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见⑭，通权火⑮，拜于咸阳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经祠云⑯。西畤、畦畤⑰，祠如其故，上不亲往。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岁时奉祠之。至如他名山川诸鬼及八神之属，上过则祠，去则已。郡县远方神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领于天子之祝官。祝官有秘祝，即有灾祥，辄祝祠移过于下。（以上秦诸神祠）

【注释】

①这一句所列举雍地祭祀星宿等神的庙数，星名多见本卷《天官书》。四海，不详。九臣、十四臣，疑是九皇之臣、六十四民之臣，《周礼·小宗伯·

都宗人》注有此名号。皮锡瑞说。布，祭星，或祭星之所。严，当为庄(避讳)，通达的道路。述，误字，本作“述”，或作“遂”，周代乡、遂之遂，在国都百里外。庄、述，都是说的道路郊野之神云。

②湖：湖县，在京兆(长安近南一带)，有周天子祠二所。

③下邽：秦县名，在今陕西渭南。

④沣、滈：即周都邦、镐的二水名。　昭明：神名，相传荧惑星分散为昭明。　辟池：辟雍之池。

⑤杜亳：当作“杜亳”。杜亳在京兆杜县，在今西安东南。杜亳有社三所。　寿星：角、亢星在辰度为寿星。一说南极老人星。

⑥菅(jiān 奸)：茅。　杜主：杜伯被周宣王所杀，冤死，变为神，其神主称杜主。

⑦雍四畤：在雍的四畤，旧注岐异，或是鄜畤、西畤和吴阳上、下畤。

⑧光景：光影。

⑨四仲之月：四季各三月的中间一月。　月祠：即四仲月的祭祀。据考，这句衍“祠若”二字，“若”字可移置下句之首。

⑩畤(zhì 至)，驹四匹：祭祀畤，要用驹四匹。

⑪木禺：即木偶。　龙、栾车：为二事，木偶龙和木偶带銮铃的车一乘。一驷：四马拉的车一乘。

⑫这句是说祭用的驹、龙、车的颜色，分别按照所祭之帝(赤、白、青等)的色彩。

⑬俎豆：盛祭品的肴馔一类。

⑭宿：指祭祀前的斋戒。

⑮权火：解说不一。当以燔柴(祭天)为正。权，为爟字，《周礼》有司爟，用为燔。

⑯经祠：常祀。

⑰此句两畤，应为西畤、鄜畤，因畦畤不在雍，而在栎阳，见前文。

【译文】

而雍地有祭祀日、月、参星、辰星、南斗、北斗、荧惑、太白、岁星、填星、二十八宿、风伯、雨师、四海、九臣、(六)十四臣及诸布、

诸庄、诸遂之类，有百多座庙。西边也有几十祠，在湖县有周天子祠，在下邽有天神，沣、滈有昭明神和天子的辟雍池，在杜亳有三所社主的祠和寿星祠。而雍的菅庙有杜主，杜主，是从前周朝的右将军。它在秦中，是最小鬼的神。对这些神，各以岁时奉祭。只有雍的四畤，上帝是尊贵的，神的光影震动人民唯有陈宝神。所以雍地的四畤，春季为年节之祭，因水解冻时举行，秋季水涸逐渐冰冻，至冬季举行报神福之祭。五月有尝驹三祭，四季的仲月有月祭。陈宝应节气而来享受一次祭祀，春、夏用骈牲，秋、冬用骊牲；祭畤，用驹四匹，木偶龙、木偶栾车一乘，木偶车马一乘，颜色都分别依照所祭的帝的色彩，黄色的小牛、小羊羔各四匹，珪币也各有常数，都用活的埋在地下，没有俎豆的祭具。三年举行一次郊天之祭。秦朝以冬十月为一年的开头，所以常常在十月进行斋戒郊祭，举行燔柴，在咸阳之旁拜天，而衣饰用白色；其祭礼一概如同常祀的制度。西畤、(畦)〔鄜〕畤，祭祀照以前一样，皇帝不亲往，这些祭祀都由太祝官主持，在岁时奉祀。至于其他的名山名川各种鬼神及八神之类，皇帝经过时就祭祀，走后就完了。郡县远方的神祠，由民众各自奉祀，不受天子的祝官领管。祝官有秘密的祝词，遇有灾祸，就作祝词祭祀把过失移到吏民身上。

【原文】

汉兴，高祖之微时，尝杀大蛇。有物曰①："蛇，白帝子也，而杀者赤帝子。"高祖初起，祷丰枌榆社。徇沛②，为沛公，则祠蚩尤③，衅鼓旗④。遂以十月至灞上，与诸侯平咸阳，立为汉王，因以十月为年首⑤，而色上赤。二年，东击项籍而还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说，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

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有司进祠，上不亲往。悉召故秦祝官，复置太祝、太宰，如其故仪礼。因令县为公社[6]，下诏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诸神当祠者，各以其时礼祠之如故。”后四岁，天下已定，诏御史令丰谨治枌榆社，常以四时，春以羊彘祠之，令祝官立蚩尤之祠于长安。长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属；晋巫祠五帝、东君、云中、司命、巫社、巫祠、族人、先炊之属[7]；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累之属[8]；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属[9]；九天巫祠九天[10]。皆以岁时祠宫中。其河巫祠河于临晋，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各有时月。其后二岁，或曰：“周兴而邑郃[11]，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于是高祖制诏御史：“其令郡国县立灵星祠[12]，常以岁时祠以牛。”高祖十年春[13]，有司请令县常以春三月及时腊祠社稷以羊豕[14]。民里社各自财以祠[15]，制曰：“可。”（以上汉高祖）

【注释】

①物：这里当指精物。

②徇沛：经略沛郡。

③蚩尤：古代为兵战之神。

④衅鼓旗：以牲血涂抹始用的战鼓战旗。衅旗古代少见，只有个别记载。

⑤汉以十月为年首：这里说是因十月灭秦之故。据考实是汉承秦制，与十月为汉王无关。

⑥公社：官社。

⑦东君：日神。　云中：一作云中君。　司命：此处当无，在下文。　巫

037136

祠：与巫社同是古巫神。 族人：如礼书的族厉，族中鬼神。 先炊：古炊母神。

⑧社主：当作“杜主”，见前。 族累：族神，如上匈族人，族厉之类。

⑨巫先：古巫之先有灵者，如巫咸之类。 施糜：主掌施糜粥之神。

⑩九天：一说中央和四方、四隅的各色天名；一说另外九天的名目。

⑪邑邰：邑于邰，住在邰邑（今陕西武功，相传后稷的外家）。

⑫灵星祠：苍龙星左角一星曰天田，主管农业，为灵星。京都的灵星祠在长安城东。

⑬高祖十年：公元前197年。

⑭三月：当作“二月”。 时：衍文。 腊：古代农间十二月合祭众神的活动。

⑮里社：乡里立的社。 财：祭社的经费。

【译文】

汉的初起，高祖还在低微时，曾经杀了大蛇。有精物说：“蛇，是白帝子，杀蛇的人是赤帝子。”高祖开始起事时，就祭祷丰邑的枌榆社。后来经略沛郡，当了沛公，就祭祀蚩尤，用血衅战鼓战旗。就在十月进军灞上，和诸侯平定咸阳，立为汉王，因而以十月为一年之首，以赤色为上。二年，往东攻击项羽而回到关中，问道：“故秦时的上帝祠里是什么帝呢？”有人回答说：“共有四帝，有白、青、黄、赤帝的祠。”高祖说：“我听说天有五个帝，而只有四，为什么呢？”没有人知道这种说法，于是高祖说：“我知道了，原来是等待我来具备五帝呀！”就建立一个黑帝祠，名叫北畤。由有关官员进祭，皇帝不亲往。高祖把以前秦朝的祝官全部召来，再设置太祝、太宰官，还是用以前的仪礼。便命令各县设立官社，下诏说：“我很重视神祠而恭敬祭祀。现在上帝之祭和山川各神应该祭祀的，各按照时节礼仪像过去一样祭祀。”后四年，天下平定了，诏令御史命丰县恭谨地修治枌榆社，规定四时进祭，春季用羊和彘为牲；又命令祝官在长安建立蚩尤祠。长安设置祠祝

官、女巫。其中的梁(地)巫，祭祀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这一类神灵；晋巫祭祀五帝、东君、云中君、巫社、巫祠、族人、先炊这一类神灵；秦巫祭祀杜主、巫保、族累这一类神灵；荆巫祭祀堂下、巫先、司命、施糜这一类神灵；九天巫就祭祀九天。都在岁时在宫中举行祭祀。河巫在临晋祭河，南山巫祭南山的秦中神。秦中，就是二世皇帝。祭祀都各有季节、月份。这以后二年，有人说："周族兴起时在郃邑居住，立后稷的祠，至今还享受天下的祭牲。"于是高祖发诏书给御史："命令郡国县建立灵星祠，定在岁时用牛祭祀。"高祖十年春，有关官员提请：令各县在每年春二月和腊日祭社稷，用羊猪为牲，民间里社各自以经费致祭。下制令说："可以。"

【原文】

其后十八年①，孝文帝即位。即位十三年，下诏曰："今秘祝移过于下，朕甚不取，自今除之！"始，名山大川在诸侯，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领。及齐、淮南国废，令太祝尽以岁时致礼如故。是岁②，制曰："朕即位十三年于今，赖宗庙之灵、社稷之福，方内乂安③，民人靡疾。间者比年登④，朕之不德，何以飨此⑤？皆上帝诸神之赐也！盖闻古者飨其德必报其功，欲有增诸神祠，有司议：增雍五畤路车各一乘⑥，驾被具；西畤、畦畤禺车各一乘，禺马四匹，驾被具；其河、湫、汉水加玉各二；及诸祠，各增广坛场，珪币俎豆以差加之。而祝釐者归福于朕⑦，百姓不与焉。自今祝致敬，毋有所祈！"鲁人公孙臣上书曰："始秦得水德，今汉受之，推终始传，则汉当土德。土德之应黄龙见，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黄。"是时丞相张

苍好律历，以为“汉乃水德之始，故河决金堤[8]，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内赤[9]，与德相应。如公孙臣言，非也！”罢之。后三岁，黄龙见成纪[10]，文帝乃召公孙臣，拜为博士，与诸生草改历服色事。其夏，下诏曰：“异物之神见于成纪，无害于民，岁以有年。朕祈郊上帝诸神，礼官议，无讳以劳朕！”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亲郊，祀上帝于郊，故曰郊。”于是夏四月，文帝始郊见雍五畤祠，衣皆上赤。

【注释】

①此年为公元前179年。

②是岁：疑当作明年。下句十三年亦当作十四年。

③乂(yi 义)安：治安。

④这句是说：往往连年丰收。

⑤飨：同“享”，享受。下文飨同。

⑥路车：大车。古代天子之车。

⑦釐：通“禧”，福。

⑧河决金堤：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黄河在酸枣(今河南延津)决口，东溃金堤。

⑨色：指一种天气的颜色，古代望气的迷信，用以占卜吉凶，见本卷《天官书》，下文新垣平望气即此。

⑩成纪：地名，今甘肃秦安。

【译文】

这之后十八年，孝文帝即位。即位十三年，下诏说：“如今祝官的秘密祝词把过失移给下层吏民，我很不主张，从今日起废除它！”起初，名山大川在诸侯境内的，诸侯的祝官各自奉祀，天子的祝官不予管领。到了齐、淮南国被废除，就令太祝全以岁时举

行祭礼如旧。这年，下制令说："我即位至今十三年，靠着宗庙的神灵、社稷的福祥，四方之内治安，民人没有患难，往往连年丰收。我并无恩德，怎能得到这等享受？这都是上帝诸神的恩赐呀！听说古代享受它的恩德必然要报答它的功劳。我想增加对诸神的祀礼，有司们议定：对雍的五畤各增加路车一乘，并具备驾马及饰物；对西畤、畦畤各增加木偶车一乘，木偶马四匹，并具备车驾上的饰物；对黄河、湫渊、汉水神各增加二块玉；以及诸神祠，都扩大坛场，珪币俎豆按等次增加。而祝福的人归福于我个人，百姓不在其中。从今天起祝官致祭敬礼时，不要有所祈求！"鲁人公孙臣上书说："开始、秦得了水德之运，现在汉朝接受着，按五德终始相传，汉就当得土德。土德的符应是黄龙出现，应该更改正朔，改换服色，颜色以黄为上。"这时丞相张苍喜治音律历法，以为"汉是水德的开始，故而黄河决口溃了全堤，就是符应；一年之始的冬十月，气色外黑内赤，和水德相合。公孙臣的说法，不对了！"罢去不用。后三年，黄龙在成纪出现，文帝就召见公孙臣，拜他为博士，让他同诸儒生草创更改历法服色的事宜。这年夏天，下诏说："奇异生物的神灵出现在成纪，对民人无害，年成得到丰收。我要祈求郊祭上帝诸神，礼官去议定，不要隐讳而烦劳我了！"有司们都说："古代天子在夏天亲行郊祭，在国之郊祭祀上帝，所以称为郊。"于是在这年夏四月，文帝开始郊祭雍的五畤祠，衣服都以赤色为上。

【原文】

其明年，赵人新垣平以望气见上，言："长安东北有神气，成五采，若人冠绕焉①。或曰：东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应。"于是作渭阳五帝庙②，同宇，帝一殿，面各五门，各如其帝色，祠所

用及仪，亦如雍五畤。夏四月，文帝亲拜霸渭之会[3]，以郊见渭阳五帝。五帝庙南临渭，北穿蒲池沟水[4]。权火举而祠，若光辉然属天焉。于是贵平上大夫[5]，赐累千金。而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中作《王制》[6]，谋议巡狩封禅事。文帝出长门[7]，若见五人于道北，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坛[8]，祠以五牢具。其明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书阙下献之。平言上曰："阙下有宝玉气来者。"已视之，果有献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寿"。平又言："臣候日再中[9]。"居顷之，日却复中[10]。于是始更以十七年为元年[11]，令天下大酺[12]。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东北汾阴直有金宝气[13]，意周鼎其出乎？兆见不迎则不至！"于是上使使治庙汾阴，南临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书告新垣平所言气神事皆诈也，下平吏治，诛夷新垣平[14]。自是之后，文帝怠于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阳、长门五帝，使祠官领，以时致礼，不往焉。明年，匈奴数入边，兴兵守御，后岁少不登。数年而孝景即位，十六年[15]，祠官各以岁时祠如故，无有所兴，至今天子[16]。（以上汉文帝、景帝）

【注释】

①冠绕：即冠冕。

②渭阳：渭水北岸，在咸阳东。

③霸渭之会：灞水和渭水会合之处，即作渭阳五帝庙之地。

④蒲池沟：种蒲的池，穿沟与渭水相通。蒲，一作"满"，又以为兰。

⑤贵平：尊重新垣平。 上大夫：或当作"至上大夫"，官至上大夫。

⑥刺：采取。《王制》：书篇名，今《礼记》中有此篇，但经学家以为与

此不是一回事。

⑦长门：在霸陵（文帝所筑陵园），今西安东北。

⑧直：同“值”，当。

⑨日再中：太阳再次回到中天。

⑩却：退回。此句与上注相应，太阳果然退回到中天。

⑪文帝以在位的第十七年为“后元元年”，即公元前163年。

⑫大酺（pú 仆）：全国聚会饮酒。

⑬汾阴：汉县名，在今山西万荣西南。因言出宝鼎，有宝鼎地名，后改名为宝鼎县。　直：特，特别。

⑭夷：灭三族。

⑮十六年：当指景帝在位的十六年中，即公元前156～前141年。

⑯今天子：指武帝。

【译文】

第二年，赵人新垣平以望气之术进见皇帝，说道：“长安的东北方有神的气，构成五种色彩，像人的冠冕哩。有人说：东北方是神明的住宅，西方是神明的坟墓呀。天降下祥瑞，应当建立五帝祠，以便和符瑞相应。”于是就建造渭阳五帝庙，同一个屋盖，每帝一殿，一边各有五门，门各用某一帝所代表的颜色，祭祀所用祭品和礼仪，也和雍的五畤相同。夏四月，文帝亲自到霸、渭会合的地方拜祭，郊祀渭阳五帝。五帝庙南边临近渭水，北边穿通蒲池沟水。举燿火而祭祀时，光辉像上连天空哩。于是尊贵新垣平、封为上大夫，赏赐达到千金。而使博士诸生采取“六经”里的内容，写作《王制》，商议巡狩封禅的事宜。文帝出长门时，仿佛看见有五个人在路北出现，就因此正当北面的地方建立五帝神坛，以五牢祭祀。在这第二年，新垣平派人拿着玉杯，上书朝廷门外并献上玉杯。新垣平对皇帝说：“朝廷门外有宝玉之气来到。”说完就去看，果然有人献玉杯，杯上刻字为“人主延寿”。新垣平又说：“我等候日光再一次到中天。”一会儿，日光果然退回到中天。于

是开始更改文帝十七年为(后元)元年,命令天下大铺庆祝。新垣平说:“周朝的鼎丢失在泗水中,如今河水上涨、河水通到泗水,我望见东北方汾阴特别有一种金宝之气,意思或是周鼎将在那里出现么?征兆出现了不去迎接就不到来呀!”于是皇帝派使者在汾阴建庙,庙南边临着河流,是想把周鼎祭出来。有人上书告新垣平所说的望气、神事都是诈骗,就把新垣平交官法办,杀了他并灭三族。自此以后,文帝对改正朔、服色等神明之事就怠懈了,而对渭阳、长门的五帝,派祠官管领,按时致祭礼,自己不再前往。第二年,匈奴多次进犯边境,汉便兴兵守卫,后来年成也逐渐不再丰收。几年后孝景帝即位,十六年间,祠官各以岁时祭祀如故,没有什么创建,一直到当今天子。

【原文】

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年,汉兴已六十馀岁矣,天下乂安,搢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1],而上乡儒术[2],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3],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未就。会窦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使人微伺得赵绾等奸利事,召按绾、臧,绾、臧自杀。诸所兴为皆废。后六年,窦太后崩。其明年,征文学之士公孙弘等。明年,今上初至雍,郊见五畤。后常三岁一郊。是时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蹄氏观[4]。神君者,长陵女子。以子死[5],见神于先后宛若[6],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祠[7],其后子孙以尊显。及今上即位,则厚礼置祠之内中。闻其言,不见其人云。(以上武帝好神异之初)

【注释】

①改正度：改革正朔、度量。这与下文改历、服色事，相互为文，两处都包含这类内容。

②乡：即“向”，向往，提倡。

③赵绾、王臧：均儒士，以申公诗学为博士，绾官至御史大夫，臧为郎中令，终被好黄老的窦太后处治自杀。

④蹄氏观：观名。观，一作“馆”。

⑤子：当作“字”，产乳之意。

⑥先后：关中称妯娌。　宛若：妯娌之名。

⑦平原君：这里是汉武帝的外祖母称号，并非战国时赵之平原君。

【译文】

当今天子初即位，尤其敬重鬼神的祭祀。元年，已是汉朝创立的六十多年了，天下治安，贵族高官们都希望天子封禅改正朔度量了。而皇帝向往儒术，招致贤良人士，赵绾、王臧等由文学官至公卿，都想议定像古代那样在城南建立明堂，以朝见诸侯。草创巡狩封禅改革历法服色等事宜，但未成。遇到窦太后研究黄老的学说，不喜欢儒术，使人暗中侦察到赵绾等人的奸诈贪利之事，定下赵绾、王臧的罪，绾、臧自杀了。各种所创建的事业都被废除。这以后六年，窦太后死。后一年，征召文学之士公孙弘等人。再后一年，天子初次到雍，郊祭五畤。此后常常是三年举行一次郊祭。这时皇帝寻求神君，安置在上林苑的蹄氏观中。神君，是长陵的一个女人，因产乳期间病死，对她的妯娌宛若现神，宛若就在她的室内祭祀，民众也多人前往祭祀。平原君前往祭祀，后来子孙因此显贵。到了当今皇帝即位，就用厚礼安置在宫中行祭。据说只听到她的言语，见不着她的人。

【原文】

是时李少君亦以祠灶、谷道、却老方见上①，上尊之。

少君者，故深泽侯舍人[2]，主方[3]。匿其年及其生长，常自谓七十，能使物、却老[4]。其游以方遍诸侯，无妻子。人闻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馈遗之，常馀金钱衣食。人皆以为不治生业而饶给，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争事之。少君资好方[5]，善为巧发奇中[6]。尝从武安侯饮，坐中有九十馀老人，少君乃言与其大父游射处，老人为儿时，从其大父，识其处，一坐尽惊。少君见上，上有故铜器，问少君，少君曰："此器齐桓公十年陈于柏寝[7]。"已而案其刻[8]，果齐桓公器，一宫尽骇，以为少君神，数百岁人也。少君言上曰："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乃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臣常游海上，见安期生[9]，安期生食巨枣[10]，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于是天子始亲祠灶，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而事化丹沙诸药齐为黄金矣[11]。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为化去不死，而使黄锤史宽舒受其方[12]。求蓬莱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齐怪迂之方士，多更来言神事矣。（以上李少君）

【注释】

①谷道：辟（除）谷不食之法。一作"辟谷"。 却老：使之不老，免除衰老。

②深泽侯：姓氏为赵将夕。

③主方：管方药之事。

④使物：驱使鬼物。物，指鬼物。下同。

⑤资：凭籍。

⑥巧发奇中：巧于造作而多所应验。中，音众。

⑦柏寝：台名，为齐景公时。一说齐桓公，当误。

⑧案其刻：查它的铭刻。

⑨安期生：古之真人，琅邪人，东海边卖药，相传活了千岁。但据《史记·乐毅传》、《蒯通传》等载，却是周秦之际，当时不过八九十岁老人。

⑩巨：一作"臣"。　食臣枣：给枣我吃。

⑪药齐：即"药剂"。

⑫黄锤史宽舒：一说二人名。当为黄锤之史，名宽舒者。黄锤，或注为黄县、锤县，均在今山东东北滨海。

【译文】

这时李少君也用祀灶、辟谷不食、免除衰老的方术进见皇帝，皇帝尊崇他。少君，是以前深泽侯的门客，主管方药。隐瞒他的年纪和生长的地方，经常说自己是七十岁，能驱使鬼物，免除衰老。他用方术游遍了诸侯，没有妻室子女。人们听说他能驱使鬼物和不死，陆续赠送物品给他，他经常富余金钱衣食。人们都以为不事生产而可以富裕，不又知道他是哪里人，就更加相信，争相事奉他。少君凭藉着喜好方术，善于巧妙造用而出奇地应验。他曾经从武安侯饮酒，座中有个九十多岁的老人，少君就说出和他的伯父曾游玩射箭的地方；老人在儿童时，确曾跟过他伯父，记得是这个地方，一座的人都很吃惊。少君有一次进见皇帝，皇帝有件古代的铜器，问少君，少君说："这件器物是齐桓公十年陈列在柏寝台的。"说完，去查它上面的铭文，果然是齐桓公的铜器，全宫中都惊骇，以为少君是神，是有几百岁的人呀。少君对皇帝说："祀灶就能招致鬼物，招致鬼物就能把丹沙变成黄金，黄金成了，作为饮食用具，就能增添年寿，寿长了就可以看见大海中的蓬莱仙人，见了仙人而去封禅就能够不死了，黄帝就是如此呀！我常常在海上游，见到安期生，安期生给我枣吃，枣大如瓜。安期生是仙人，来往蓬莱岛中，与他相合的就能见到，不合就隐

身不见。”于是天子开始亲自祀灶，派遣方士入海，寻求蓬莱中安期生之流，而从事变化丹沙等药剂为黄金的了。过了很久，李少君病死，天子以为是变化去了而实不死，派黄锤史宽舒接受少君的方术，寻术蓬莱安期生没有得着，可是海上、燕、齐一带怪诞虚夸的方士，很多陆续来说神仙的事情哩。

【原文】

亳人谬忌奏祠太一方①，曰："天神贵者太一②，太一佐曰五帝③。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东南郊，用太牢，七日④，为坛开八通之鬼道⑤。"于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长安东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后，人有上书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天子许之，令太祝领祠之于忌太一坛上，如其方。后人复有上书，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⑥，祠黄帝用一枭、破镜⑦，冥羊用羊⑧，祠马行用一青牡马，太一、泽山君地长用牛⑨，武夷君用干鱼，阴阳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领之如其方，而祠于忌太一坛旁。其后，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为币，以发瑞应，造白金焉⑩。其明年⑪，郊雍，获一角兽，若麀然⑫。有司曰："陛下肃祗郊祀，上帝报享，锡一角兽，盖麟云。"于是以荐五畤，畤加一牛，以燎⑬。锡诸侯白金，风符应合于天也⑭。于是济北王以为天子且封禅⑮，乃上书献泰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县偿之。常山王有罪⑯，迁，天子封其弟于真定⑰，以续先王祀，而以常山为郡。然后五岳皆在天子之邦⑱。（以上祠太一及诸神）

【注释】

①亳：古都邑。一作“薄”。亳有多处，此为济阴薄县，今山东定陶地区。

②太一：北极神的别名，在汉代最尊，相当于天帝。

③五帝：指青、赤、白、黑、黄的五色、五方帝，在汉代又各有几套名号。

④七日：指一连七日行祭。

⑤这句指神坛开出八个门及台阶，以便与鬼神相通。

⑥解祠：解除灾祸的祭祀。

⑦枭（xiāo 消）：鸱枭，恶鸟。　破镜：恶兽名。这句意谓用恶鸟兽祭祀，以除灭这类恶物。

⑧冥羊：神名。此段下文凡所祭的对象均为神名。

⑨地长：当是泽山君的别名。一本无此。

⑩这一段造币事，见下《平准书》。

⑪其明年：当为第二年，元狩元年，武帝即位十九年，公元前122年。

⑫麃（páo 袍）：似麋的鹿类动物。

⑬以燎：烧牲以祭，是祭法。燎，古代亦为祭名。

⑭风符：风示诸侯以此为符瑞的应验。风，当通“讽”，有比喻之意。

⑮济北王：济北成王刘胡。

⑯常山王：常山宪王舜之子刘勃，有罪，徙房陵。

⑰这是指宪王另一子刘平封为真定王。

⑱邦：当作“郡”。

【译文】

亳邑人谬忌上奏祭祀太一的方法，说道：“天神尊贵的是太一，太一的辅佐叫做五帝。古时天子在春、秋于东南郊祭祀太一，用太牢，一连祭祀七天，造的神坛开出八个门通到鬼道。”于是天子命令太祝在长安东南郊建立太一祠，按谬忌的方法经常奉祀。其后，有人上书说：“古时天子三年一次用太牢祭祀三个‘一’的神：天一、地一、太一。”天子答应了，命令太祝在谬忌说的太一坛上面，用他的方法祭祀。后又有人上书，说：“古时天子经常在春季举行解除灾祸的祭祀，祭黄帝用一枭和一破镜兽，祭冥羊用

羊，祭马行用一青色牡马，祭太一、泽山君地长用牛，祭武夷君用干鱼，祭阴阳使者用一牛。”命令祠官领办，依照他说的方法，在谬忌说的太一坛旁边祭祀。以后，天子的苑中有白鹿，用它的皮作钱币，以发出符瑞的应验，就制造了白金哩。这以后二年，到雍郊祭，猎获得一角兽，像麃一样形状。有司说：“陛下肃穆敬重郊祀，上帝回报对他的祭享，赐一角兽，大概是麒麟么。”于是用它进献五畤，每畤外加一牛，烧着举行燎祭。赐给诸侯白金，以喻示符合于天意呀。于是济北王以为天子将要封禅，就上书献出泰山及其附近都邑，天子用其他的县补偿给他。常山王有罪，迁徙到别处，天子封他的弟弟在真定，以继承先王的香火，而把常山改为郡。然后五岳全都在天子的郡中了。

【原文】

其明年，齐人少翁以鬼神方见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盖夜致王夫人及灶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见焉。于是乃拜少翁为文成将军，赏赐甚多，以客礼礼之。文成言曰：“上即欲与神通，宫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画云气车，及各以胜日驾车辟恶鬼①。又作甘泉宫，中为台室，画天、地、太一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岁余，其方益衰，神不至。乃为帛书以饭牛②，详不知③，言曰：“此牛腹中有奇④！”杀视得书，书言甚怪。天子识其手书，问其人，果是伪书。于是诛文成将军，隐之。其后，则又作柏梁、铜柱、承露仙人掌之属矣。（以上文成将军）

【注释】

①这句是说：各在五行相胜的日子里驾车辟除恶鬼。所谓“胜日”，如

甲、乙的日干，本属木，青色。乃驾白色车属金，金能克木。余类推。

②饭牛：饲牛，喂牛。

③详：借为佯，伪装。

④奇：指奇书。

【译文】

这后一年，齐人少翁以鬼神的方术来见皇帝。皇帝有个所宠爱的王夫人，夫人死了，据说少翁用方术在夜间招致王夫人和灶鬼的相貌，天子从帷幕中望见哩。于是就拜少翁为文成将军，赏赐很多，用客礼相待。文成进言说："皇帝想和神人相通，而宫室衣服等物不像神人的那样，神物就不来。"就制作画上云气的车子，各用五行相胜的日子驾车辟除恶鬼。又建造甘泉宫，中间造一高台的屋子，画天、地、太一等鬼神，放置祭具以招致天神。过了一年有馀，这方术日渐无效，神人不来。少翁又制造帛书夹着饲料喂牛，伪装不知道，说道："这牛腹中有奇书！"杀了牛一看，果然得到帛书，书上写的话很奇怪。天子认出是他写的笔迹，查问喂牛的人，果然是伪书。于是杀了文成将军，但把这事情隐瞒下来。以后，又建造了柏梁、铜柱、承接露水的仙人掌之类建筑物。

【原文】

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①，巫医无所不致，不愈。游水发根言上郡有巫②，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问神君。神君言曰："天子无忧病！病少愈，强与我会甘泉！"于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③。大赦。置酒寿宫神君④。寿宫神君最贵者太一⑤，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属，皆从之。弗可得见，闻其言，言与人音等；时去时来，来则风肃然，居室帷中；时昼言，然常以夜。天

子祓[6]，然后入。因巫为主人，关饮食[7]，所以言，行下[8]。又置寿宫、北宫，张羽旗，设供具，以礼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书其言，命之曰："书法[9]"。其所语，世俗之所知也，无绝殊者，而天子心独喜。其事秘，世莫知也。（以上因帝病复，叙神君事。）

【注释】

①鼎湖：本是相传黄帝铸鼎之处，在今陕西富平。这里为宫名，当在汉上林苑之内。

②游水发根：一说姓游水、名发根的人。一说游水是地名（在临淮），发根是人名。

③病良已：病真的全愈了。

④这句据考当作"置神君（于）寿宫"。寿宫，奉神之宫。

⑤据考，这句亦应作"神君最贵者大夫"。因太一是天神的最贵者，与神君无关。神君最贵的就尊称为大夫。秦俗以大夫为尊称。

⑥祓：除去不洁，相当于斋戒活动。

⑦关：关通，关照。

⑧"所以"二句：这两句是说，所要说的就往下传。

⑨书法：当作"画法"，策画之法。

【译文】

文成将军死后一年，天子在鼎湖患了重病，请巫用医药无所不到，但病不愈。有个游水发根的人说：上郡有巫师，患病时能使鬼神下降。皇帝就召来住在甘泉宫。到发病时，派人问神君，神君说："天子不要为害病发愁！病稍好，勉强起来和我到甘泉相会吧！"于是病好了点，就起来，游幸甘泉宫，病真的痊愈了。实行大赦，把神君安置在寿宫。神君最尊贵的称为大夫，他的辅佐是大禁、司命之类，都跟着受祭。神君看不见，听他说话，和人的声音相同；时去时来，来时有一股肃杀的风，他呆在屋里帷幕中；有时

白天说话，而经常是在夜间。天子祓除不洁，然后进入室中。他以巫者为主人，关照他的饮食，有什么说话由巫者下传。天子又设置寿宫、北宫，张起饰羽毛的旗，备办供奉的器具，来礼遇神君。神君所说的，皇帝派人把它写下来，这叫作“画法”。他所说的，都是世俗所知道的，没有什么特殊，可是天子心里特别喜欢。这种事很秘密，世人都不知道呀。

【原文】

其后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①，不宜以一二数②；一元曰建③，二元以长星曰光，三元以郊得一角兽曰狩云④。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议曰：“今上帝朕亲郊，而后土无祀，则礼不答也⑤。”有司与太史公、祠官宽舒议⑥：“天地牲角茧栗⑦，今陛下亲祠后土，后土宜于泽中圜丘为五坛，坛一黄犊太牢具，已祠尽瘞，而从祠衣上黄。”于是天子遂东，始立后土祠汾阴脽丘⑧，如宽舒等议，上亲望拜，如上帝礼。礼毕，天子遂至荥阳而还。过洛阳，下诏曰：“三代邈绝，远矣难存⑨。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后为周子南君⑩，以奉其先祀焉。”是岁，天子始巡郡县，浸寻于泰山矣。（以上亲祠汾阴后土，因巡郡县。）

【注释】

①元：改元的元。　命：命名。

②一二数：指当初年号称一元、二元、三元之类。

③一元曰建：武帝最初年号为建元，以斗建为名。下面元光，以长星为名，均取之天象。

④三元：误，元狩是武帝第四个年号。《汉书·郊祀志》作“今郊得一角兽曰狩云”为是。

⑤不答：不对应，不相称。指祭天而不祭地（后土）。

⑥太史公：这里指司马谈。

⑦茧栗：或如茧，或如栗，形容牲角小。

⑧脽（shuí 谁）丘：汾阴的一丘名。

⑨难存：指祭祀之礼难存留。

⑩周子南君：名嘉，武帝封为南君称号。

【译文】

以后三年，主管的官员进言："元"应当用天降的祥瑞命名，不宜用一、二等计数字。一元称"建"，二元以长星称"光"，今年郊祭时获得一角兽而称"狩"云。在这后一年冬季，天子至雍郊祭，说道："现在，对于上帝我亲行郊祭，可对后土没有祀典，那就于礼不相称了。"主管官就和太史公、祠官宽舒商议："祭天、地的牺牲角像茧、栗，如今天子亲祀后土，后土应当在泽中圜丘建造五坛，每坛用一黄色牛犊的太牢，祭后就都埋下，而从祀的人员要穿黄色衣服。"于是天子往东方，开始在汾阴的脽丘建立后土祠，依照宽舒等人议定，天子亲自望拜，像祭上帝的礼仪一样。礼毕，天子去到荥阳，从那里回来。经过洛阳，下诏说："三代邈茫，很远了，祭礼难存留下来。就用三十里的地方封周朝的后裔为周子南君，以奉他们祖先祀典吧。"这一年，天子开始巡视郡县，逐渐至泰山（封禅）了。

【原文】

其春，乐成侯上书言栾大①。栾大，胶东宫人，故尝与文成将军同师，已而为胶东王尚方②。而乐成侯姊为康王后③，无子。康王死，他姬子立为王。而康后有淫行，与王不相中④，相危以法⑤。康后闻文成已死，而欲自媚于上，乃遣栾大因乐成侯求见言方。天子既诛文成，后悔其

蚤死，惜其方不尽，及见栾大，大说。大为人长美[6]，言多方略，而敢为大言，处之不疑。大言曰："臣常往来海中，见安期、羡门之属。顾以臣为贱[7]，不信臣。又以为康王诸侯耳，不足与方。臣数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师曰：'黄金可成，而河决可塞，不死之乐可得[8]，仙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则方士皆奄口[9]，恶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马肝死耳。子诚能修其方，我何爱乎[10]！"大曰："臣师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则贵其使者，令有亲属[12]，以客礼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于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致尊其使[13]，然后可致也。"于是上使验小方[14]，斗棋，棋自相触击。

【注释】

①乐成侯：姓丁名义，后与栾大一同被诛。

②尚方：主管方药。

③康王：胶东康王名寄。

④不相中：不相得，不投合。

⑤相危以法：互相以刑法威胁。

⑥长美：长于美言，说好话。

⑦顾：转念。

⑧乐：《史记》作"药"，是。

⑨奄口：即"掩口"，不敢说话。

⑩恶（wū 乌）：何，哪。

⑪爱：指爱惜金钱和赏赐。

⑫令有亲属：一作"令为亲属"，使之成为亲属关系。

⑬致：衍文。

⑭验小方：用小方术试验。

【译文】

这年春，乐成侯上书说出栾大这个人。栾大，是胶东王宫中的人，以前曾和文成将军同师，后来为胶东王主管方药。乐成侯的姐姐是胶东康王之后，没有儿子。康王死，其他的姬妾儿子立为王。而康后有淫乱的行为，和康王合不来，互相以刑法威胁。康后听到文成死了，就想亲自讨好皇帝，派栾大通过乐成侯求见、进说他的方术。天子杀了文成，又后悔死早了，可惜他的方术还没用完。待到见了栾大，大悦。栾大为人长于说好话，自诩方术谋略很多，还敢于说大话，处之毫不犹疑。栾大向皇帝说："我经常往来海中，见到安期生、羡门高等仙人。但他们转念以为我卑贱，不相信我。又认为康王只是诸侯而已，不值得给予方术。我多次与康王谈论，康王又不用我。我的老师说：'黄金可以炼成，河的缺口可以堵塞，不死之药可以找到，仙人也可以招来的。'然而我恐怕跟文成那样(结果)，方士们就都掩口，何敢说方术呢！"皇帝说："文成是吃马肝而死的。你若真能学用他的方术，我怎会爱惜金钱和赏赐呢！"栾大说："我的老师不求人，人只求他。陛下一定想招致他，就当先重视他的使者，让他使者得到亲属关系，用客礼待他，不要太低，使他们各自佩带信印，才可以和神人通言语。神人还愿意吗？不愿意吗？得先尊重神人的使者，然后才可招致神人呀。"于是天子让栾大试验一个小方术，就是"斗棋"，能使棋子互相撞击。

【原文】

是时上方忧河决，而黄金不就，乃拜大为五利将军。居月余，得四印，佩天士将军、地士将军、大通将军印①。制诏御史："昔禹疏九江，决四渎。间者河溢皋陆②，堤繇不息。朕临天下二十有八年③，天若遣朕士而大通焉④。

《乾》称‘蜚龙[5]’，‘鸿渐于般[6]，’朕意庶几与焉[7]。其以二千户封地士将军大为乐通侯！”赐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舉斥车马、帷幄器物以充其家[8]。又以卫长公主妻之[9]，赍金万斤，更命其邑曰当利公主[10]。天子亲如五利之第，使者存问供给，相属于道。自大主将相以下[11]，皆置酒其家，献遗之。于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将军”，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12]，五利将军衣羽衣，夜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而佩“天道”者，且为天子道天神也[13]。于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颇能使之。其后装治行，东入海，求其师云。大见数月，佩六印[14]，贵震天下。而海上、燕齐之间，莫不搤捥而自言有禁方[15]，能神仙矣。（以上五利将军）

【注释】

①这三个将军称号，加五利将军，为四印。

②舉：河边之地。

③二十八年：指武帝即位至元鼎四年，即公元前140～前113年。

④大通：大为通达，指通达天道。

⑤蜚龙：即飞龙，《乾》卦的九五爻辞“飞龙在天”。比喻得道的样子。

⑥鸿渐于般：《渐》卦的六二爻辞，鸿渐到达安定的山石上。般，通“磐”，山石的稳固者。

⑦与（yù 玉）：参与，这里为达到了。

⑧斥：不用。这里说只坐人推的车辇，不用马拉的车。

⑨卫长公主：武帝妃卫子夫生的长女。　妻（qì 趣）：嫁给，以为之妻。

⑩当利：地名，东莱（今山东）当利县。

⑪大主：武帝姑，窦太后之女。

⑫白茅：用白色茅作垫，表示高洁。

⑬道：同“导”，引导。

⑭六印：上文四印加乐通侯、天道将军印。

⑮搤捥：即“扼腕”，一手抓住另一手腕，表示振奋的样子。

【译文】

这时皇帝正在为黄河决口发愁，而黄金又没有炼成，就封栾大为五利将军。过了一月有余，他得了四印，佩带着天士将军、地士将军、大通将军印。天子制出诏令给御史说：“从前大禹疏通九条江河，决开四渎入海。近时河水溢出河边陆地，造堤的徭役不断。我君临天下有二十八年了，天好像要给我士人而大通天道哩。《乾》卦称‘飞龙’，《渐》卦说‘鸿渐于般’，我想差不多达到了。就用二千户封地士将军栾大为乐通侯吧！”就赐他列侯等级的住宅，并奴仆一千人，坐舆辇而不用车马，又赐给帷幄器物等充实他的家室。又把卫长公主嫁给他，赠送黄金万斤，把她的封号改为当利公主。天子亲自到五利的宅第看望，派使者慰问和供给物件，在路上接连不绝。自大主、将相以下的人，都到他家摆设酒宴献给他。于是天子又刻一玉印叫“天道将军”，派使者穿着羽衣，夜间站在白茅上；五利将军也穿着羽衣，夜间站在白茅上接受玉印，以表示他不是人间的臣子了。而佩带“天道”的称号，意即能为天子引导神仙呀。于是五利常常在夜间在家里祭祀，想请神人下降，可是神人没有来而百鬼都来了，然而他还能驱使着。后来他治装出行，往东入海，说是去寻找他的老师。栾大出现几月间，就佩有六印，贵显震动天下。而海上、燕、齐一带，没有人不扼腕振奋、都说自己有秘密方术，能够成为神仙了。

【原文】

其夏六月中，汾阴巫锦为民祠魏脽后土营旁①，见地如钩状，掊视得鼎②，鼎大异于众鼎，文镂无款识③，怪

之，言吏。吏告河东太守胜，胜以闻。天子使使验问巫得鼎无奸诈，乃以礼祠迎鼎至甘泉，从行，上荐之。至中山④，曣嗢⑤，有黄云盖焉。有麀过，上自射之，因以祭云。至长安，公卿大夫皆议请尊宝鼎，天子曰："间者河溢，岁数不登，故巡祭后土，祈为百姓育谷。今岁丰庑未报⑥，鼎曷为出哉？"有司皆曰："闻昔泰帝兴神鼎一，一者，一统天地，万物所系终也⑦。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⑧，铸九鼎。皆尝亨鬺上帝鬼神⑨。遭圣则兴，鼎迁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没，伏而不见。《颂》云⑩：'自堂徂基⑪，自羊徂牛；鼐鼎及鼒⑫，不吴不骜⑬，胡考之休⑭。'今鼎至甘泉，光润龙变⑮，承休无疆。合兹中山有黄白云降盖，若兽为符⑯，路弓乘矢⑰，集获坛下，报祠大享。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见于祖祢⑱，藏于帝廷，以合明应。"制曰："可！"（以上迎汾阴宝鼎于宫庙）

【注释】

①巫锦：名锦的巫者。　魏脽：即前文脽丘，古属魏。　营：祠旁四周的界限，同"茔"。

②掊（póu 抔）：挖掘。

③款识：铭文，阴文曰款，阳文曰识。

④中山：地名，在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秦置县。

⑤曣嗢：一作"晏温"，当指鼎上有暖气发出一种光彩。气清曰晏。

⑥庑：同"胝"，茂美。《诗·大雅·緜》："周原胝胝"，即此意。　未报：未报答神功。

⑦终：一作"象"，象征。

⑧九牧：九州之长。

⑨亨鬺(shōng 伤):烹煮而祭之。

⑩《颂》:指《诗经·周颂·丝衣》。

⑪徂:至,往。 基:这里是门塾(大门边小屋)的墙界。这句是说祭祀者的活动。

⑫鼐(nài 奈):大鼎。 鼒(zī 资):小鼎,弇口。这句是说用大小鼎来祭祀。

⑬吴:喧哗。 骜:同"傲",傲慢。

⑭胡:何,多么。 考:寿。 休:美。

⑮光润龙变:光泽像龙的变化,指上文"曀嗢"现象。

⑯若兽:指上文的麃。 符:应验。

⑰路:大。 乘矢:四矢。

⑱祖祢:宗庙。祖,祖以上先人庙;祢,父庙。

【译文】

这年夏六月中旬,汾阴的巫名锦者,为老百姓祭魏脽的后土,于茔旁看见地下像钩的东西,挖起一看得一铜鼎,鼎很大和一般的鼎不同,有雕镂的花纹而没有铭文,觉得奇怪,便对地方官吏说了,官吏就告知河东太守胜,胜报告朝廷。天子派人查看、问了巫锦在得鼎时没有诈伪情形,就以礼祭祀,把鼎迎接到甘泉宫,跟着鼎同行,将告于上天。到了中山,鼎上有暖气发光,像黄云覆盖着的。这时有麃跑过,皇帝把它射中,作为祭牲。到了长安,公卿大夫都议论要求尊重宝鼎,天子说:"往日黄河泛滥,年成几岁不好,所以巡行时祭祀后土,为百姓祈求增产谷物。今年丰收没有报答神功,鼎为什么出现了呢?"有司们都说:"听说古时泰帝(太昊)创造神鼎一件,一,是一统天下,万物所系的象征。黄帝作的宝鼎是三件,象征天、地、人。大禹收集九州之长的金属,铸造九件鼎。都是曾用为烹煮牺牲而祭祀上帝鬼神。遇到圣人、鼎就出来,从夏迁移到商。周德衰微时,宋国的社主丧失,鼎也沉没了,就是隐藏不出现了。《颂》诗云:'自堂上到门塾墙边,

祭牲从羊到牛都察看；用大鼎小鼎盛起，……不喧哗不怠慢，求得的福寿多么美满。'现在鼎迎到甘泉宫，它光泽像龙的变化，承受美好的福寿、无穷无尽。正符合在中山时有黄白云覆盖，和用麃兽为祭牲的符瑞。用大弓四矢，在后土坛下获得，举行报神的祭祀、大享鬼神。这些只有受天命为帝者，才能心里领会天意而能符合天德的哩。这鼎理应当进献于宗庙，收藏在天帝之廷里。"制诏说："可以。"

【原文】

入海求蓬莱者，言蓬莱不远，而不能至者，殆不见其气。上乃遣望气佐候其气云①。其秋，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亲郊之。"上疑未定，齐人公孙卿曰："今年得宝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与黄帝时等②。"卿有札书曰③："黄帝得宝鼎宛朐④，问于鬼臾区⑤。鬼臾区对曰：'黄帝得宝鼎神策。是岁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纪，终而复始⑥。'于是黄帝迎日推策⑦，后率二十岁复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黄帝仙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⑧，所忠视其书不经⑨，疑其妄书，谢曰："宝鼎事已决矣，尚何以为！"

【注释】

①望气佐：当是望气者的辅助者。　候其气：候望某种气色出现。见本卷《天官书》。

②等：相同。

③札：书简的薄小者。

④宛朐（qú 渠）：地名，济阴郡（今山东定陶）冤句县。

⑤鬼臾区：黄帝之臣。一作鬼容区。

⑥这里引鬼臾区所说，均传闻，旧无解。

⑦迎：这里为数（shǔ 暑），计算日子。

⑧所忠：人姓名，武帝近臣。

⑨不经：不合经典，犹今言不正经。

【译文】

入海寻找蓬莱的人，说蓬莱不远，而不能达到，恐怕是没有望见它的气色。皇帝就派望气佐者去候望这种气。这年秋，皇帝到雍巡幸，并行郊祭。有人说："五帝，是太一的辅佐，应当立太一神，由皇帝亲自郊祭。"皇帝犹豫未决。齐人公孙卿说："今年得到宝鼎，冬月辛巳日是初一，清晨届冬至节，和黄帝的时候相同。"公孙卿有一薄而小的简牍，写道："黄帝在宛朐地方得到宝鼎，问于鬼臾区。鬼臾区回答说：'黄帝得到宝鼎和神的策书，这年是己酉日初一清晨届冬至节，得到天的纲纪，终而复始。'于是黄帝数着日子推求，以后凡二十年回复一次初一清晨届冬至节，推算二十个周期、一共三百八十年，黄帝就成仙登天了。"公孙卿想通过所忠上奏。所忠看到他的书不合乎经典，怀疑他是胡乱写下来的，推辞说："宝鼎的事已经决定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原文】

卿因嬖人奏之①，上大说，乃召问卿。对曰："受此书申公，申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申公齐人，与安期生通，受黄帝言。无书，独有此鼎书，曰：'汉兴复当黄帝之时。'曰：'汉之圣者，在高祖之孙且曾孙也。宝鼎出而与神通，封禅。封禅七十二王，唯黄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汉主亦当上封②，上封则能仙登天矣③。黄帝时万诸侯，而神灵之封居七千④。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中国华山、首山、太室、泰山、东莱⑤，此

五山，黄帝之所常游，与神会。黄帝且战且学仙。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断斩非鬼神者[6]，百余岁然后得与神通。黄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区号大鸿，死葬雍，故鸿冢是也。其后黄帝接万灵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谓寒门者，谷口也[7]。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馀人，龙乃上去。馀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堕，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胡髯号，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于是天子曰："嗟乎！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蹝耳[8]！"乃拜卿为郎，东使候神于太室。（以上公孙卿言黄帝事）

【注释】

①嬖人：皇帝宠幸的人。

②上封：当作"上封禅"。

③上封：当作"封禅"。

④这句说修成神灵而得封的占了七千国。一说神灵之封为山川之守，但与上下文不合。

⑤首山：雷首山。　太室：嵩山。　东莱：可能是前文的莱山。

⑥非：诋毁，否定。

⑦谷口：即前文中山的谷口，汉时为县名。

⑧脱蹝：脱鞋，比喻轻贱之事。蹝，同"履"，小鞋。

【译文】

公孙卿又通过皇帝宠幸者入奏，皇帝大悦，就召见并询问公孙卿，他回答道："我接受这书于申公，申公已经死了。"皇帝说："申公是什么人？"公孙卿说："申公是齐人，和安期生来往，承受了黄帝的言论。没有书，唯独有这鼎上写的，说：'汉兴又正当黄

帝的时候。'又说：'汉朝的圣人，是在高祖的孙乃至曾孙身上。宝鼎出而和神人相通，就可封禅。封禅的七十二王，只有黄帝能上泰山封。'申公说：'汉朝君主也应当上封禅，封禅就能成仙登天了。黄帝时有万个诸侯，而修成神灵得封者居七千国。天下名山八座，而三座在蛮夷地方，五座在中国之内。在中国的是华山、首山、太室、泰山、东莱，这五山是黄帝常游，与神仙相会之处。黄帝一面战伐一面学仙。害怕百姓否定他的道，就断然斩了诋毁鬼神的人，过了百多岁才能和神人相通。黄帝郊祭雍的上帝，斋戒三个月。鬼臾区名叫大鸿，死后葬在雍，所谓鸿冢就是。后来黄帝把万名神灵迎至明廷，明廷，就是甘泉。所谓寒门，就是谷口的地方。黄帝开采首山的铜，在荆山下铸鼎。鼎铸成了，有龙垂下胡须迎接黄帝上天；黄帝骑上龙身，群臣、后宫跟着的有七十余人，龙就上天去了。剩下的小臣们不能上，全都拉着龙须，龙须被拔下来，同时掉下黄帝的弓。百姓们仰望着黄帝上天了，于是就抱着他的弓和龙须号哭，所以后世就称这地方为鼎湖，称他的弓为乌号。'"于是天子说："唉呀！我若真能像黄帝那样，我就会舍去妻室子女像脱掉鞋一样罢了！"这样就任命公孙卿为郎官，派他往东到太室迎候神灵。

【原文】

上遂郊雍，至陇西。西登崆峒，幸甘泉。令祠官宽舒等具太一祠坛，祠坛放薄忌太一坛，坛三垓①，五帝坛环居其下，各如其方，黄帝西南②，除八通鬼道③。太一，其所用如雍一畤物，而加醴枣脯之属，杀一貍牛以为俎豆牢具④，而五帝独有俎豆醴进。其下四方地，为醊食群臣从者及北斗云⑤。已祠，胙馀皆燎之⑥。其牛色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水而洎之⑦。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

特[8]。太一祝宰则衣紫及绣，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太一。朝朝日[9]，夕夕月[10]，则揖。而见太一如雍郊礼。其赞飨曰[11]："天始以宝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终而复始，皇帝敬拜见焉。"而衣上黄。其祠列火满坛，坛旁亨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见太一云阳[12]，有司奉瑄玉嘉牲荐飨[13]，是夜有美光，及昼，黄气上属天"。太史公、祠官宽舒等曰："神灵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太畤坛以明应[14]，令太祝领，秋及腊间祠[15]。三岁天子一郊见。"（以上郊雍、拜太一，至陇西崆峒。）

【注释】

①三垓：三重。　垓：级次，犹同台阶。

②黄帝西南：黄帝位在西南。这指代表土地。据八卦，地在坤位，坤位在未，未在西南。

③除：开辟。　八通鬼道：见上文。

④貍牛：即犛牛。

⑤这句歧异较多。　醑：以训酹酒为是。　食：犹"飨"。　群臣：当作"群神"。　全句是说：为酹酒飨群神从者及北斗之神。酹，以酒沃地。

⑥胙馀：祭后的酒肉。　燎：焚烧。

⑦洎（jì 记）：灌水于锅内。　"其牛色"四句说的是合几种牲肉汁一起燎祭的方法。

⑧特：只一牲。

⑨朝（zhāo 招）：早晨。　朝（cháo 潮）日：朝拜太阳。

⑩夕：晚上。　夕月：祭月。夕为祭月的动词。

⑪赞飨：即祝辞。

⑫云阳：地名，见前。全句是说皇帝首次郊祭太一在云阳地方。

⑬瑄：大至六寸的璧。　嘉牲：美好的牺牲，特别豢养者。

⑭明应：表明应验。

⑮间（jiàn 涧）祠：隔年一祀。

【译文】

皇帝于是郊祭于雍，又行到陇西。西登崆峒，临幸甘泉。派祠官宽舒等备好太一祠坛上的祭具，祠坛上放置薄忌说的太一坛，坛为三层台阶；五帝坛环绕着它下面，各如它的颜色；黄（色）帝在西南，开辟八个通鬼神之道。对太一，所用的祭品如同雍的一畤所用之物，而加上醴酒、枣脯之类，杀一条貍牛作俎豆的牢具；而五帝只有俎豆和醴酒进献。坛下四方的地面，作为酹酒、飨祀群神的随从及北斗神之所。祭祀完毕，把馀下的酒肉都焚烧：牛是用白色的，鹿放在牛的里层，彘又放在鹿的里层，然后灌水到锅内。祭日用牛，祭月用羊、彘，都是一牲。祭太一，祝宰官的衣服是紫色及绣花，祭五帝则各按它们的颜色，祭日用赤色衣，祭月用白色衣。十一月辛巳初一的清晨届冬至节，天刚亮，天子开始进行郊祭，拜太一。早晨朝日，夜间祭月，就作揖。而拜见太一如同在雍的郊祭礼，祝辞说："天开始把宝鼎神策授予皇帝，朔（初一）日之后又是下一个朔日，终而复始，皇帝恭敬拜见啊。"衣服以黄色为上。祭祀时火光列满了祠坛，坛旁设置烹炊器具。有司说："祠上有光了，"公卿们说："皇帝首次郊祭太一在云阳，有司奉献瑄玉、嘉牲进飨。这一夜有美丽的火光；到白天，有黄气上冲天空。"太史公、祠官宽舒等说："神灵的休美，保祐幸福、兆示吉祥。应当在这发光的地方建立太畤坛来表明符应，令太祝官主持祭礼，秋季和腊日的祭祀隔年一次；三年天子一次郊祭。"

【原文】

其秋，为伐南越，告祷太一。以牡荆画幡日月北斗登龙①，以象太一三星，为太一锋，命曰"灵旗"。为兵祷，则

太史奉以指所伐国。而五利将军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2]。上使人随验，实毋所见，五利妄言见其师，其方尽，多不雠[3]。上乃诛五利。其冬[4]，公孙卿候神河南，言见仙人迹缑氏城上，有物如雉，往来城上。天子亲幸缑氏城视迹，问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仙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宽假[5]，神不来。言神事，事如迂诞[6]，积以岁乃可致也[7]。"于是郡国各除道，缮治宫观名山神祠，所以望幸也。其春，既灭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见。上善之，下公卿议，曰："民间祠尚有鼓舞乐，今郊祀而无乐，岂称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乐，而神祇可得而礼。"或曰："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于是赛南越[8]，祷祠太一、后土，始用乐舞；益召歌儿，作二十五弦，及空侯[9]，琴瑟自此起。（以上杂叙太一旗、缑氏迹及音乐事）

【注释】

①牡荆：一种植物，用作旗柄（竿）。这句是说以牡荆为旛竿，在旛上画日月北斗星和上升的龙纹。

②之：到，往。

③雠：合，应。

④其冬：当作明年冬，即元鼎六年。

⑤非少宽假：若不稍稍放宽时日。

⑥迂诞：迂曲夸大。

⑦积以岁：等待年岁、年余。

⑧赛南越：为伐南越而赛神。

⑨空侯：一作"箜篌"，乐器。

【译文】

这年秋天，为了征伐南越，告祷太一。用牡荆作旛竿、在旛上画日月北斗和上升的龙纹；以象征太一的三星，排列成锋刃形、叫“太一锋”，称作“灵旗”。为了兵事祭祷，则由太史奉着它指向被征伐的国家。五利将军出使而不敢入海，就到泰山祭祀。皇帝派人跟随查验，实际什么也没看见，五利胡说见到他的老师，他的方术用完了，多半和说的不符合。皇帝于是杀了五利。第二年冬，公孙卿在河南郡候迎神人，说是看见仙人的踪迹在缑氏城头上，有个东西像雉，在城上走来走去。天子就亲自巡幸缑氏城察看踪迹，问公孙卿：“（你）莫不是效法文成、五利么？”公孙卿说：“仙人不求于人主，而是人主求他。他的道若不稍稍放宽时日，神就不来。说到神仙之事，好像迂曲夸大，要等待年岁方才可以达到呀。”于是郡、国各自开辟道路，修缮宫观和名山的神祠，是为了盼望皇帝临幸。这年春天，灭了南越，皇帝的一个嬖臣叫李延年的，以喜好音乐进见。皇帝以为很好，下交公卿议论，说道：“民间祭祀尚且鼓舞音乐，现在郊祀而没有音乐，岂能相称么？”公卿们说道：“古代祭天地都有音乐，神祇才可能受祭礼。”有人说：“太帝使素女弹五十弦的瑟，音很悲凉，太帝禁而不止，所以就破开了她的瑟、变成二十五弦。”于是为伐南越而赛神，祷祀太一和后土，开始用乐舞；更多地召来歌者，制作二十五弦瑟和空侯，用琴瑟从此开始。

【原文】

其来年冬，上议曰：“古者先振兵释旅①，然后封禅。”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余万，还祭黄帝冢桥山②，释兵须如③。上曰：“吾闻黄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对曰：“黄帝已仙上天，群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为且用事泰山，

先类祠太一[4]。

【注释】

①振兵：整顿军队，这里是起兵。　释旅：亦当是发出师旅。释，一作“泽”，又解为酹，说是“饮毕上酒”，均无确解。下文释兵同。

②桥山：在今陕西黄陵县城北，今名黄帝冢为桥陵。

③须如：一作凉如，地名，不详。

④类：古代祭天、上帝的祭名。

【译文】

第二年冬，皇帝提议，说道：“古代先兴军旅，然后封禅。”就往北巡行朔方郡，带兵十馀万，回时在桥山祭祀黄帝冢，又在须如“释兵”。皇帝说；“我听说黄帝不死，现在有他的冢，是什么缘故？”有人回答道：“黄帝是已经成仙上天了，群臣把他的衣冠葬在这里。”到了甘泉，为了将要到泰山举行封禅的事，就先类祭太一。

【原文】

自得宝鼎，上与公卿诸生议封禅。封禅用希[1]，旷绝，莫知其仪礼[2]，而群儒采封禅《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3]。齐人丁公年九十馀，曰：“封禅者，合不死之名也[4]。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无风雨[5]，遂上封矣。”上于是乃令诸儒习射牛，草封禅仪。数年，至且行。天子既闻公孙卿及方士之言，黄帝以上封禅，皆致怪物，与神通，欲放黄帝以上接神仙人蓬莱士[6]，高世比德于九皇[7]，而颇采儒术以文之。群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禅事，又牵拘于《诗》、《书》古文而不能骋[8]。

上为封禅祠器示群儒，群儒或曰："不与古同"。徐偃又曰[9]："太常诸生行礼不如鲁善[10]"，周霸属图封禅事[11]，于是上绌偃、霸，而尽罢诸儒不用。

【注释】

①用希：使用稀少。

②旷绝：时间隔的太久远。

③射牛：射牛作祭牲。古代天子行祭，要亲自射杀祭牲，表示恭敬诚心。

④合：《汉书·郊祀志》作"古"，是。

⑤稍：渐渐。 即：虚拟之辞，犹言如果。

⑥放：同"仿"，仿效。《汉书·郊祀志》无"仙"、"士"二字。

⑦九皇：黄帝以前的远古帝号，如天皇、地皇之类。

⑧骋：驰奔，这里当作发挥解。

⑨徐偃：人名，当时博士。

⑩太常：掌礼乐的部门，其长官为九卿之一。 鲁：鲁国的地方。这里指鲁国儒生。

⑪周霸：人姓名。 属（zhǔ 主）：会，会合。 图：考虑，计议。

【译文】

自从得了宝鼎，皇帝就同公卿和诸儒生商议封禅事。封禅实行的很少，太古远了，没有人知道它的仪礼，而群儒就采取讲到封禅的《尚书》、《周官》、《王制》里的望祀和射牛牲的内容。齐人丁公年纪已有九十多，说道："封禅，就是古代不死的名义。秦皇帝不能得到上泰山封禅。陛下一定想上，逐渐上去如果没有风雨，就能够上山封禅了。"皇帝于是就命令诸儒生练习射牛之事，草拟封禅的仪式。几年后，到了将要实行之时。天子听了公孙卿和方士的说法，黄帝以上的封禅，都能招致奇怪事物、能与神人相通，想仿效黄帝以前到蓬莱迎接神人，以便高于世俗、能和九

皇比较德行，而稍微采用儒术加以文饰。可是群儒既然已经不能辨明封禅的事宜，又受《诗》、《书》等古文记载的拘束而不能发挥，皇帝就把封禅的祭祀器具拿给群儒观看，群儒有的说："这和古代的不同"，徐偃又说："太常的诸生行礼不如鲁国的好"，周霸原是会同诸儒计议封禅事宜的。皇帝于是免去徐偃和周霸，全部罢去诸儒生不用。

【原文】

三月①，遂东幸缑氏，礼登中岳太室。从官在山下，闻若有言万岁云。问上，上不言；问下，下不言②。于是以三百户封太室奉祠，命曰崇高邑③。东上泰山，泰山之草木叶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巅④。上遂东巡海上，行礼祠八神。齐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然无验者。乃益发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数千人求蓬莱神人。公孙卿持节常先行候名山，至东莱，言夜见大人，长数丈，就之则不见，见其迹甚大，类禽兽云。群臣有言见一老父牵狗，言"吾欲见巨公⑤"，已忽不见。上即见大迹，未信。及群臣有言老父，则大以为仙人也⑥。宿留海上，予方士传车，及间使求仙人以千数⑦。四月，还至奉高⑧。上念诸儒及方士言封禅人人殊，不经，难施行。天子至梁父，礼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荐绅⑨，射牛行事。封泰山下东方，如郊祠太一之礼。封广丈二尺⑩，高九尺，其下则有玉牒书，书秘。礼毕，天子独与侍中奉车子侯上泰山⑪，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阴道。丙辰，禅泰山下趾东北肃然山⑫，如祭后土礼，天子皆亲拜见，衣上黄，

而尽用乐焉。江、淮间一茅三脊为神藉，五色土益杂封，纵远方奇兽蜚禽及白雉诸物，颇以加礼[13]；兕牛犀象之属不用。皆至泰山祭后土，封禅祠。其夜若有光，昼有白云起封中。

【注释】

①三月：一作“正月”。

②“问上”四句：句中的上、下，指山上、山下。

③崇高邑：崇奉嵩高山，故名其邑。

④上石：从山下运石而上。

⑤巨公：旧说指天子。也可能指所谓“大人”。

⑥大：崇大其事，犹今言大大地。

⑦间：间隙，乘间。

⑧奉高：汉县，武帝置以奉祀泰山，在今山东泰安东。

⑨皮弁：古代一种皮帽。 荐绅：同搢绅，插笏于大带。按这两种都是官员行礼时的装束。

⑩封：指封土。

⑪子侯：霍去病之子霍嬗。

⑫下乂：山脚。

⑬礼：当为祠，即祀。这里指祭品。

【译文】

三月，就往东巡幸缑氏，登上中岳太室行礼。随从官员在山下，听见好像有呼“万岁”的声音。问山上人，山上人没有说；问山下人，山下人也没有说。于是以三百户封给太室山供奉祭祀之用，称作“崇高邑”。再往东上泰山，泰山的草木叶子还未生长，就派人运上石头立在泰山顶上。皇帝又东巡海上，举行对八神的祭礼。齐人上疏说神怪奇异方术的以万数，然而没有应验。于是增发船只，命令那些说海中有神山的数千人去寻求蓬莱仙人。公孙

卿拿着符节常常先走等候在名山，到了东莱，他说夜里见到巨人，长有几丈，近前就不见了，只看到他的足迹很大，像禽兽般的。群臣有的说看见一个老父牵着狗，这老父说“我想见巨公”，说完就不见了。皇帝去看大人足迹，没有相信。待到群臣说老父，就大以为是仙人了。于是住宿在海上，给方士们驿传车，并插空地派成千数的人去求仙人。四月，回到奉高地方。皇帝想诸儒生和方士们说封禅的，一人一个样，不合经典，难以施行。天子到梁父，祭祀地神。乙卯日，命令侍中、儒者加以皮弁、荐绅的装束，行射牛牲之礼。在泰山下的东方行封，如同郊祀太一之礼。封土广一丈二尺，高九尺，在它下面放置玉牒书，书是秘密的。封礼毕，天子单独和侍中奉车子侯一同上泰山，在山上也举行封礼。这些事都禁而不宣。第二天，从山北道下。丙辰日，在泰山脚下东北的肃然山上行禅礼，如同祭后土之礼。天子都亲自拜见，穿黄衣，全都用乐了。江、淮之间的一茅三脊作为礼神的铺垫，用五色土夹杂在封土上，放出远方的奇兽飞禽和白雉等物，用其中一些增加祀礼；底牛犀象之类就不用了。君臣们全都到泰山(下)祭祀后土，封禅祠。这一夜像有火光出现，白天有白云从封土中升起。

【原文】

天子从禅还，坐明堂，群臣更上寿①。于是制诏御史：“朕以眇眇之身②，承至尊，兢兢焉惧不任。维德菲薄，不明于礼乐，修祠太一，若有象景光③，屑如有望④，震于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于梁父，而后禅肃然，自新。嘉与士大夫更始⑤，赐民百户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复博、奉高、蛇丘、历城⑥，无出今年租税。其大赦天下，如乙卯赦令⑦。行所过毋有复作⑧。事在二年前。皆勿听治。”(以上北巡，勒兵朔方，还至甘泉，东礼中

岳，又东巡海上，遂封泰山，禅梁父。）又下诏曰："古者天子五载一巡狩，用事泰山，诸侯有朝宿地[9]。其令诸侯各治邸泰山下[10]。"

【注释】

①更：更替，轮番。 上寿：祝贺。含有祝健康之意，还不是祝寿。

②眇眇：当同"渺"，小小，谦辞。

③若有象景光：旧注以为指上段末两句所说的事。但这里说在祭太一时，非封禅时。

④屑如：屑，同"屑"。屑如，倏忽，转眼之间。

⑤更始：从新开始。

⑥复：免除徭役。以下所举地方，当是封禅泰山所经过之处。

⑦乙卯赦令：指元朔三年乙卯三月的赦令。

⑧这句说是放宽刑徒的劳役。

⑨朝宿地：诸侯朝天子，在天子之郊建置有朝宿之邑，供住宿和祭祀的用度，也称汤沐邑。

⑩邸（dǐ抵）：高官的住所。

【译文】

天子从封禅回来，坐明堂，群臣轮番祝贺。于是制出诏令给御史说："我以渺小之身，承受至尊的地位，兢兢业业深怕不能胜任。恩德菲薄，不懂礼乐，进祀太一，像有影光，转眼有望。敬畏神怪，想停止祭祀又不敢，只好登泰山行封礼；到了梁父，就在肃然山行禅礼，自此更新，很好地与士大夫从新开始。赐老百姓每百户牛一头、酒十石，加给年纪八十和孤寡的人布帛二匹，免除博、奉高、蛇丘、历城的徭役，不出今年租税。大赦天下，如同乙卯的赦令。所巡行过的地方放宽刑徒劳役。发生在二年前的事，都不要立案审理。"又下诏说："古代天子五年一次巡狩，在泰山行祭事；诸侯朝天子有朝宿地。令诸侯各造府邸于泰山之下。"

【原文】

天子既已封泰山，无风雨灾，而方士更言蓬莱诸神若将可得[1]，于是上欣然庶几遇之，乃复东至海上，望，冀遇蓬莱焉。奉车子侯暴病，一日死，上乃遂去。并海上，北至碣石，巡自辽西[2]，历北边至九原[3]。五月，反至甘泉。有司言宝鼎出为元鼎，以今年为元封元年。其秋，有星茀于东井[4]。后十馀日，有星茀于三能[5]。望气王朔言："候独见旗星出如瓜[6]，食顷，复入焉。"有司皆曰"陛下建汉家封禅，天其报德星"云。其来年冬[7]，郊雍五帝。还，拜祝祠太一。赞飨曰："德星昭衍，厥维休祥！寿星仍出，渊耀光明！信星昭见[8]，皇帝敬拜太祝之享。"（以上再至海上，由碣石、辽西、九原还至甘泉，次年复郊雍。）

【注释】

①更：更替，轮番。

②辽西：古县、郡名，治所在今辽宁义县。

③九原：郡名，治所在今内蒙包头市西。

④茀：彗星。　东井：星座名。见前《天官书》，不同。

⑤三能：读为三台，星座名。

⑥旗星：星名，近似彗星而后尾曲折如旗。一作"其星"，一作"填星"。

⑦来年：元封二年。

⑧信星：符信之星，指上文德星、寿星之类。

【译文】

天子封泰山之后，没有风雨灾害，方士们交替的来进言说蓬莱诸神似乎是将会求得的。于是天子也高兴能差不多遇到神仙了，于是就再去到东海上，望着，希望遇见蓬莱诸神哩。奉车子侯突发大病，一天就死了，皇帝也就走了。从海上并往北到碣石；又

从辽西巡游，经过北方边地到了九原郡。五月，回到甘泉。有司说既然宝鼎出现称为元鼎，那末，今年就可称为元封元年。这年秋天，有彗星出现在东井之次。以后十来天，彗星又出现在三台之次。望气者王朔说："我候气只见旗星出现像瓜那般，吃顿饭的时间，又消失了。"有司们都说："陛下建立了汉家的封禅，天就用这'德星'来报应。"云云。来年冬天，郊祭雍的五帝。回来，拜祝祭祀太一。祝辞说："德星光大，这是美好吉祥！寿星常出，显耀着光明，符信的星出现明亮，皇帝敬拜太祝司掌的祭享。"

【原文】

其春①，公孙卿言："见神人东莱山，若云欲见天子。"天子于是幸缑氏城，拜卿为中大夫。遂至东莱，宿留之数日，无所见，见大人迹云。复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药以千数。是岁旱。于是天子既出无名，乃祷万里沙②，过祠泰山，还至瓠子。自临塞决河，留二日，沉祠而去③。使二卿将卒塞决河④，徙二渠⑤，复禹之故迹焉。（以上再至东莱海上，临塞决河。）

【注释】

①其春：当有误。前云其秋，此当其冬。

②万里沙：神祠名，在山东东莱。

③沉祠：祭河用沉牲法。这里是沉白马。

④二卿：汲仁、郭昌。

⑤二渠：在河南滑县，一曰宿胥口，一曰大河。

【译文】

这年春，公孙卿说："看见神人在东莱山，像是说想见天子。"天子于是巡幸缑氏城，拜公孙卿为中大夫。就到东莱，留住了几

天，没有看见什么，据说见到巨人的足迹。又派成千数的方士去找神怪、采灵芝。这年天旱。既然天子出行没有正当名义，于是就去祈祷万里沙的神祠，又过泰山行祭，回到瓠子，亲自参加堵塞河的决口，停留了两天，向河举行沉祭而去。派二卿带领士卒堵塞河的决口，移动两个渠道，恢复大禹治水的旧迹。

【原文】

是时既灭两越①。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信鬼，而其祠皆见鬼，数有效。昔东瓯王敬鬼②，寿至百六十岁。后世怠慢，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台无坛，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鸡卜③。上信之，越祠鸡卜始用焉。公孙卿曰："仙人可见。而上往常遽④，以故不见。今陛下可为观，如缑城，置脯枣，神人宜可致也。且仙人好楼居。"于是上令长安则作蜚廉、桂观，甘泉则作益延寿观⑤，使卿持节设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台⑥，置祠具其下，将招来神仙之属。于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广诸宫室。夏，有芝生殿房内中⑦。天子为塞河，兴通天台，若见有光云。乃下诏："甘泉房中生芝九茎⑧，赦天下，毋有复作⑨！"（以上信用越巫，多作楼观等事。）

【注释】

①两越：南越、闽越。

②东瓯王：东海王繇号为东瓯王。

③鸡卜：用鸡骨占卜，古代卜法之一。

④遽：匆忙。

⑤益延寿观：当作"延寿观"，"益"字衍。

⑥通天台：台名，在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八十里。

⑦内中：斋房，祭祀前斋戒之处。

⑧芝九茎：芝草一株九个茎干。

⑨这句同前：指放宽刑徒的劳役。

【译文】

这时灭了两越。越人叫勇之的就说："越人的风俗信鬼，他们祭祀能使鬼出现，多次有效验。以前东瓯王敬鬼，寿命达到一百六十岁。后世怠慢鬼神，所以就衰败下去。"于是就命令越巫建立越地的祝祷祠，造起神台而无坛，也祭祀天神、上帝、百鬼，采用鸡卜之法。皇帝也相信，越祠的鸡卜开始采用了。公孙卿说："仙人本来可以见到，只是皇帝前往时常常匆促，因此不能见到。如今陛下可以建造宫观，像缑氏城一样，设置果脯枣子，神人应该是可以招来的。而且仙人喜欢住在楼上。"于是皇帝下令在长安建起蜚廉观、桂观，在甘泉建起延寿观，派卿官拿着旌节，设备祭具而迎候神人。又造通天台，设置祭具在它下面，将以招来神仙之类。又在甘泉再建置前殿，开始扩大各种宫室。夏天，有芝草生长在殿房的斋房里。天子为了塞河，登通天台赛神，像是见到光辉似的。就下诏："甘泉殿斋房中生长的芝草长出九个茎干，大赦天下，不要让刑徒再作劳役！"

【原文】

其明年①，伐朝鲜。夏，旱。公孙卿曰："黄帝时封则天旱，乾封②。"三年③，上乃下诏曰："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灵星焉④。"其明年⑤，上郊雍，通回中道⑥，巡之。春，至鸣泽⑦，从西河归。其明年冬⑧，上巡南郡。至江陵而东，登礼潜之天柱山⑨，号曰南岳。浮江，自寻阳出枞阳⑩，过彭蠡⑪，礼其名山川。北至琅邪，并海上。四月

中，至奉高，修封焉。（以上西北巡一次，东南巡至泰山修封一次。）

【注释】

①其明年：指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

②古旱与乾音通假，这是说：封禅就天旱，古谓之“乾封”。

③三年：指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

④这句是说因天旱就祭祀灵星。上文灵星祠主农业，故天旱就祭之。

⑤其明年：指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

⑥回中：宫名，在雍（今陕西凤翔）县西。通此道以便巡行。

⑦鸣泽：在今河北涿县。

⑧其明年：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

⑨潜：今安徽六安霍山。　天柱山：即霍山。

⑩寻阳：即浔阳，当时在长江北岸，今湖北黄梅北。　枞阳：在今安徽桐城东南。

⑪彭蠡：鄱阳湖。

【译文】

这第二年，伐朝鲜。夏天，天旱。公孙卿说：“黄帝时候也是封禅就天旱，即所谓‘乾封’。”三年，皇帝就下诏说：“天旱，可能意味着是‘乾封’吗？今命令天下都尊祀灵星啊。”又第二年，皇帝到雍举行郊祀，开通回中宫的道路，并巡行。春天，到鸣泽，从西河郡回来。又第二年，冬天，皇帝巡行南郡，到江陵又往东，以祭礼登潜地的天柱山，称这山为南岳。渡江，自寻阳走枞阳出来，经过彭蠡，祭祀这里的名山川。往北到琅邪，并至海上。四月中旬，到奉高，再修前次封禅的封土。

【原文】

初，天子封泰山，泰山东北趾古时有明堂处，处险不

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晓其制度。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1]，明堂图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圜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命曰昆仑。天子从之入，以拜祠上帝焉。于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2]，如带图。及五年修封，则祠太一、五帝于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对之[3]。祠后土于下房，以二十太牢[4]。天子从昆仑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礼。礼毕，燎堂下[5]。而上又上泰山，自有秘祠其巅。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黄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山上举火，下悉应之。（以上拜祠明堂）

【注释】

①公玉带：姓公，玉名带。

②汶上：汶水（出山东莱芜县北）之上。

③坐对之：高祖神主位与五帝位相对，因此时还未配祀。

④二十太牢：祭太一、五帝及高祖、后土共计八牢，余数怎样分配，不详。

⑤这里的“燎”当是灯烛，因在礼毕之后，非燎祭。

【译文】

起初，天子封泰山，泰山的东北脚下古时有明堂的所在，处在险地不宽敞。皇帝想在奉高的旁边再建明堂，但不懂明堂的制度。济南人公玉带进上黄帝时期的明堂图：明堂中为一殿，四面无墙，顶用茅盖，下面通水，围绕宫墙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方出进，叫作昆仑。天子从那里进入，拜祀上帝。于是皇帝命令在奉高的汶水之上建造明堂，按照公玉带的图样办理。到元封五年再修泰山之封，就祭祀太一、五帝于明堂的上座，让高帝的神主坐在相对的地方。祭后土就在下房。一共用二十太牢。天子从昆仑

道进入，开始在明堂拜祭，如同郊祀礼。礼毕，在堂下点起火烛。而天子又上泰山，山顶自当有他的秘密祭祀。在泰山下祭五帝，各依它的方位。对于黄帝以及赤帝，就由有司专门侍奉祭祀。祭时，有讯号：山上一举火，山下就全都接应。

【原文】

其后二岁①，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历者以本统②。天子亲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毋修封禅③。其赞飨曰："天增授皇帝太元神策，周而复始④，皇帝敬拜太一。"东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验；然益遣，冀遇之。十一月乙酉⑤，柏梁灾。十二月甲午朔⑥，上亲禅高里祠后土⑦。临勃海，将以望祀蓬莱之属，冀至殊廷焉⑧。

【注释】

①其后二岁：为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

②本统：本来历数正统，这里指十一月甲子朔旦正逢冬至节。

③这句是说这次只祀明堂，不修封禅。因封禅五年一次，此年只过封禅后两年。

④这句是说上文的"本统"乃由天把古代帝王创建的历法"太元神策"授予皇帝，从首数甲子朔旦开始又回到甲子朔旦，是周而复始。

⑤乙酉：十一月二十二日。

⑥甲午朔：从甲子至此三十天，说明十一月为阴历月大。

⑦高里：山名，在今山东泰安。

⑧殊廷：蓬莱中仙人庭。

【译文】

以后二年，十一月初一的凌晨为冬至节，推算历法的人以为

得到历数的本来正统。天子亲到泰山，用十一月初一的凌晨冬至节日祭祀上帝于明堂，不修封禅。这次的祝辞说："老天增加授予皇帝的往古创制'太元神策'，从此周而复始循环无穷，皇帝敬拜太一。"往东到了海上，查考入海的以及方士求神的人，都没有效验；然而还是增派他们，希望能遇到神仙。十一月二十二日，柏梁台火灾。十二月初一，皇帝在高里禅祀后土。又来到勃海，将望祭蓬莱之类的神山，希冀能够到达仙人之庭哩！

【原文】

上还，以柏梁灾故，朝受计甘泉①。公孙卿曰："黄帝就青灵台②，十二日烧，黄帝乃治明廷。明廷，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后天子又朝诸侯甘泉，甘泉作诸侯邸。勇之乃曰："越俗，有火灾，复起屋必以大，用胜服之。"于是作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③，前殿度高未央④。其东则凤阙⑤，高二十余丈；其西则唐中⑥，数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渐台高二十余丈⑦，命曰太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⑧；其南有玉堂、璧门、大鸟之属⑨。乃立神明台、井干楼⑩，度五十丈，辇道相属焉。（以上柏梁灾后作建章宫）

【注释】

①受计：接受重建柏梁台的计划。

②就：成，造成。

③度（duó 夺）：估量，推算。

④未央：宫名，汉朝的正殿，又叫未央殿。

⑤凤阙：朝门建筑，阙上装置铜凤凰。

⑥唐中：一作商中，商庭。即庭名。

⑦渐台：台名，台在池水中，似水浸，故名。渐，浸。

⑧“象海中”句：雕石成神山、龟、鱼等的形象。

⑨大鸟之属：指塑造大鸟的形象。

⑩神明台：台名，高50丈，上有九室，安置九天道士百人。 井干楼：亦高五十丈，结构如同井干（井上木栏架），或四角、或八角形，故名。

【译文】

皇帝回来，因为柏梁台火灾的缘故，就在甘泉朝会、接受群臣重建柏梁台的计划。公孙卿说：“黄帝造成青灵台，十二天就被烧了，黄帝于是修治明廷。明廷，就是甘泉宫呀。”方士们很多人都说古代帝王有建都甘泉的。以后，天子又在甘泉朝见诸侯，在甘泉建造诸 侯的府邸。勇之就说：“越人的风俗，有火灾，再起的屋一定比原先的屋大，以便压倒邪气。”于是就建造建章宫，计划造起千门万户，前殿计划高过未央殿。它的东面是凤阙，高二十余丈；它的西面是唐中庭，设置几十里宽的老虎圈栏；它的北面开一大池，中起渐台高二十余丈，称作太液池，池中仿造蓬莱、方丈、瀛洲、壶梁等仙山，雕塑神山、龟、鱼之类的石像；它的南边有玉堂、璧门、石雕大鸟之类。又建神明台、井干楼，都计划高五十丈，有辇道在其中相连。

【原文】

夏，汉改历，以正月为岁首①，而色上黄，官名更印章以五字②，为太初元年。是岁，西伐大宛③，蝗大起。丁夫人、洛阳虞初等以方祠诅匈奴、大宛焉④。其明年，有司上言：“雍五畤无牢熟具，芬芳不备。”乃令祠官进畤犊牢具，色食所胜⑤，而以木禺马代驹焉。独五帝用驹，行亲郊用驹；及诸名山川用驹者悉以木禺马代。行过，乃用驹，他礼如故。（以上牲牢不具）

【注释】

①以正月为岁首：即用夏正，建寅；以前是十月为岁首，沿用秦正，建亥。

②这句是说官名的印章改用五个字，如“丞相之印章”之类，因土德的数为五。

③大宛：西域国名，在昔苏联中亚的费尔干纳盆地。

④丁夫人：越人阳都侯丁复之后。 虞初：人名，汉武帝时任侍郎，洛阳人，写有《周说》的通俗周史，为最早的小说家，后人以“虞初”为笔记小说的代称。 诅：诅咒。

⑤色食所胜：用牲的颜色以被受祭神色所克（胜）的颜色，如土胜水，水黑色，即用黑色的牲祭黄帝。

【译文】

夏天，汉朝改革历法，以正月为一年之首，而服色尚黄，官名的印章改用五个字，年号称太初元年。这年，征伐西域的大宛，蝗虫大起。丁夫人、洛阳虞初等用方术祭神诅咒匈奴和大宛。第二年，有司进言：“雍地的五畤祭祀不用熟的牢牲，就没有香气。”就命祠官对五畤进牛犊的牢牲，牲的颜色用该帝色所克的颜色，而用木偶马代替马驹。只有祭五帝用马驹，天子亲行郊祭用马驹。祭诸名山川以前用驹的全部用木偶马代替；天子亲自巡行经过的地方就用驹。其他的礼数如旧。

【原文】

其明年①，东巡海上，考神仙之属，未有验者。方士有言：“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②，以候神人于执期③，命曰迎年④。”上许作之如方，命曰明年⑤。上亲礼祠上帝焉。公玉带曰：“黄帝时虽封泰山，然风后、封巨、岐伯令黄帝封东泰山⑥，禅凡山⑦，合符，然后不死焉。”天子既令设祠

具，至东泰山。东泰山卑小，不称其声，乃令祠官礼之，而不封禅焉。其后令带奉祠候神物。夏，遂还泰山，修五年之礼如前，而加以禅祠石闾。石闾者，在泰山下阯南方，方士多言此仙人之闾也，故上亲禅焉。其后五年[8]，复至泰山修封，还过祭恒山[9]。（以上屡次修封，以下总叙武帝祠祀。）

【注释】

①其明年：即太初三年，公元前104年。

②五城十二楼：在昆仑玄圃，为仙人所居。

③执期：地名，所在不祥。

④迎年：犹祈年。

⑤明年：殿名。一说为明其得延年之意。

⑥风后、封巨、岐伯：均是黄帝之臣。　东泰山：在琅邪朱虚县界，今山东临朐东南。

⑦凡山：一作"丸山"，地望同上。

⑧这里指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

⑨"其后五年"三句：据考非司马迁原文。《史记》叙事终于太初。

【译文】

这后一年，东巡海上，考查神仙之类，没有效验。方士中有的说："黄帝时候曾建了五城十二楼，用作在执期的地方迎候神人，称作'迎年'。"皇帝就允许按照那模式建造，称作"明年"殿。皇帝亲自礼祀上帝哩。公玉带说："黄帝时虽然封泰山，可是风后、封巨、岐伯又让黄帝封东泰山，禅凡山，合了符瑞，然后就不死了。"天子命令设了祀品，去东泰山。东泰山低而小，和它名声不相称，就命祠官去祭祀，而不封禅了；以后派上公玉带奉祀迎候神物。夏天，就回到泰山，再修元封五年的封禅礼如前，而增加禅祠—石闾。石闾，在泰山脚下南方，方士多半说这是仙人的闾里，所以

皇帝要亲自禅祀。这以后五年，再到泰山修封，回来经过并祭祀了恒山。

【原文】

今天子所兴祠：太一、后土，三年亲郊祠，建汉家封禅，五年一修封；薄忌太一及三一、冥羊、马行、赤星，五宽舒之祠，官以岁时致礼①。凡六祠，皆太祝领之。至如八神诸 神，明年、凡山他名祠，行过则祠，行去则已。方士所兴祠，各自主，其人终则已，祠官不主。他祠皆如其故。今上封禅，其后十二岁而还②，偏于五岳四渎矣③，而方士之候伺神人，入海求蓬莱，终无有验；而公孙卿之候神者，犹以大人之迹为解，无其效。天子益怠厌方士之怪迂语矣，然终羁縻不绝④，冀遇其真。自此之后，方士言神祠者弥众，然其效可睹矣⑤。

【注释】

①本段开头至此，都是综述篇中所建置的祭典。 赤星：即灵星。 五宽舒之祠：即宽舒所议祀后土为五坛。“官以岁时致礼”，指朝廷主持的祭祀，与下面方士兴立的祭祀不同。

②十二岁：据考当为十三岁，即元封元年封泰山至天汉三年。

③偏：《史记》作“遍”，是。按，故文常以偏、遍通用。

④羁縻：笼络，这里为纠缠、执着之意。

⑤这句是说没有效果。

【译文】

当今天子所兴的祀典是：太一、后土，三年亲行一次郊祀；建立汉室的封禅，五年一次修封；薄忌说的太一及三一、冥羊、马行、赤星和宽舒所奏的五坛后土祠等的祭祀，祠官按岁时致祭。

后者共六祀，都由太祝主持。至于八神等神灵、明年殿、凡山等其他名祠，经过时则祭祀，离去则不祭。方士所兴的祀典，由他们各自主持，其方士本人死了则停止，祠官不主持。其他的祭祀同以前一样。现在皇帝封禅，以后十二年循环一次，遍祭五岳四渎。而方士的候祀神人，入海寻求蓬莱，终于没有应验；公孙卿的迎候神人，还是用巨人足迹来解释，没有效果。天了对方士们的怪诞虚夸的说法更加厌倦了，然而还是缠纠不放，总希望真能见到神仙。自此以后，方士说神祠的很多，但是效果如何、也是可以看得见了！

【原文】

太史公曰：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入寿宫侍祠神语，究观方士祠官之言①，于是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②。后有君子，得以览焉。若至俎豆珪币之详，献酬之礼，则有司存。

【注释】

①这句实际是说推究方士等阿谀奉迎、助长君主迷信淫祀。

②具见其表里：全部看清事情的表面和实质。表，指托古帝王的功德；里，指武帝迷信神仙，祈求不死的虚妄言行。

【译文】

太史公说：我随从巡行祭祀天地诸神及名山川而直至封禅啊！还进入寿宫侍候祭祀的祝神之语，终究观察到祠官的言论，于是退而论列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的人们，全部看清了这些事情的表面和实质。后世的君子，可以看看啊。如果说到俎豆珪币等祭品的详情，献酒和酬神的礼节，则有关官员们存有记载了。

王贵民　译注

史记·平准书

司马迁

【作者】

司马迁，见卷八《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题解】

这是《史记》八“书”的最后一篇，叙述经济问题，主要是汉初以来国家经济政策制订与执行的情况，而着重写武帝时期社会经济发展变化和国家财政经济政策的利弊。与《史记》另一篇也是讨论经济、而主要阐述社会上人们经商致富和机巧之弊的经验教训的《货殖列传》，成为姊妹篇。所谓“平准”，是汉朝在京师长安设立机构，收取往来的货物，价贱时买进，价贵时卖出，以所得归之财政。这样既解决财政亏空问题，也打击了高利盘剥的商人。以平准名篇，实际概括了国家整个财经政策，如武帝时推行的均输、盐铁专卖和货币政策等。

司马迁认真撰写经济方面的篇章，反映了他的正确历史观，经济是社会生活的基础。同时，他深入探讨经济的发展变化规律。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劳动人民辛勤创造财富，促使社会经济发展、繁荣，商贾加以流通，国家起初加以扶植，各项事业得以兴建。至此，盛极转衰：王侯贵族骄奢挥霍，财政转而亏空，于是横征暴敛；社会上地主兼并土地，富商大贾积财役贫，逐渐把社会经济拖到崩溃的边缘。《平准书》以此考察了武帝时代这种规律所起的作用，并且写出了自身的特点，因“外攘夷

狄，内修功业”和迷信神仙等浩大开支，财用枯竭；而采取一些财政措施；又因一些兴利之臣上下其手，卖官鬻爵，利转为弊；又用酷吏严刑，搅得四海鼎沸，结果人民衣食不足，社会道德败坏，矛盾尖锐化。现象是形形色色，错综复杂，但作者还是归结到实质上来：“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指明事物发展变化中的因果关系。这一点对于历代统治者和经济学家，都有借鉴的价值。

文章也有另一番风格特点。所涉及的经济事项很多，而又彼此关联，在行文中就繁复多变，交错叙列，不拘一格。只要细读，又能看到思路自然连贯，一脉相承，并首尾相应。作者重在批评武帝的失误，但又不能明指，或借秦始皇的事，或借他人之口，乃至民谚表达出来。这是读本篇应该注意的地方。篇中说到许多古代经济的名物概念，经过解释认识，是了解和研究古代经济学所必须掌握的。

【原文】

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①，自天子不能具钧驷②，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③。于是为秦钱重难用④，更令民铸钱，一黄金一斤⑤，约法省禁。而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余业以稽市物⑥，物踊腾⑦，粜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而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⑧，皆各为私奉养焉，不领于天下之经费⑨。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⑩，岁不过数十万石。至孝文时，荚钱益多⑪，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令民纵得自铸钱。故吴，诸侯也，以即山

铸钱，富埒天子[12]，其后卒以叛逆；邓通[13]，大夫也，以铸钱财过王者。故吴、邓氏钱布天下，而铸钱之禁生焉。匈奴数侵盗北边，屯戍者多，边粟不足给食当食者。于是募民能输及转粟于边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长[14]。孝景时，上郡以西旱[15]，亦复修卖爵令，而贱其价以招民。及徒复作[16]，得输粟县官以除罪[17]。益造苑马以广用[18]，而宫室列观舆马益增修矣。

【注释】

①作业：兴起的事业。 剧：紧急，猛烈。

②具：备置。 钧驷：同一毛色的四匹马。一作"醇驷"，即纯驷，义同。驷：天子的车驾四马。

③藏盖：犹积蓄。

④秦钱重：秦钱半两，重十二铢。

⑤这句是说：一斤黄金称为"一金"。一斤为十六两，一金为一锭，值一万钱。秦以一镒（二十两或二十四两）为一金，亦值一万钱。

⑥稽：存留，即屯积。 市物：买卖的货物。

⑦物踊腾：指物价飞涨。

⑧汤沐邑：封邑。古代封邑，名义上是继承世业、宗族，作为祭祀的供给，故称。

⑨这句是说：不领取国家的经费。一说不由国家财政所管领，说解不一而实质相同。

⑩中都官：京师的诸官府。

⑪荚钱：榆荚钱，橡榆荚轻薄。

⑫埒（liè 列）：相等，同等。

⑬邓通：蜀郡人，文帝时得宠幸，官至上大夫，赐给蜀郡严道铜山，允许铸钱，所谓邓氏钱遍天下。景帝时邓氏被免官，家财尽散，穷困而死。

⑭大庶长：爵名，二十级爵制的第十八级。

⑮上郡：郡名，汉代辖郡相当今无定河流域及内蒙鄂托克旗等地区。

⑯徒复作：刑徒免罪为作劳役。复，免除。作，官府差役。

⑰县官：当时指国家、天子(财政)。

⑱苑马：指牧场养马。　广用：扩大应用，指军事用马。

【译文】

汉朝初创，接着秦的弊端，男子从军，老弱的人转运粮饷，兴起的事业迅猛而财经亏空，从天子那儿就不能备置驾车的同毛色的四匹马，而将相有的只乘着牛拉的车，平民没有积蓄。于是，说秦铸的钱笨重难用，改为让人民铸钱，规定一斤黄金为“一金”，减省法律禁令。可是不守法令追求财利的人，积蓄富余的产业、屯积货物，物价飞涨，米价达到一石一万钱，马一匹价至百金。天下平定后，高祖就命令商人不得穿丝织衣服和乘车，用重租税去困辱他们。惠帝、高后的时候，为了天下刚刚平定，就再次放松对待商贾的法律，但是民间一般人的子孙还是不能作官为吏。估量官吏的薪俸、官府的用度多少，去向人民收赋。而山川园池市井的租税收入，自天子到封君的汤沐邑，都作为他们自己的奉养之资，不领取国家的财政经费。运来东方的粮食，供给京都各官府，一年不超过数十万石。到文帝时，轻薄的荚钱越来越多，于是就改铸四铢钱，它的名称写作“半两”，放开让人民自己铸钱。故而吴国，是个诸侯，因为近山铸钱，财富等于天子，后来发展为叛乱；邓通，是个大夫，也由铸钱而财富超过王者。因此吴、邓氏的钱流行天下，而铸钱的禁令就发出了。匈奴多次侵犯北方边地，去边地屯戍的人数增加，那里的粮食不够供给应该吃粮的人。于是招募能够捐出并转运粮食到边地的人，可以拜爵，爵位能达到大庶长一级。景帝时，上郡以西发生旱灾，也就再订出卖爵令，更降低爵的价格以便招徕。又下令刑徒免罪在官府劳役的，可以捐献粮食给国家而免除劳役。增修牧场养马以扩大供给军事的需求，这样就使宫室、列观和车马的修造添置多起来了。

【原文】

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①，都鄙廪庾皆满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③，贯朽而不可校④。太仓之粟陈陈相因⑤，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摈而不得聚会⑥。守闾阎者食粱肉⑦，为吏者长子孙⑧，居官者以为姓号⑨。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绌耻辱焉。当此之时，纲疏而民富，役财骄溢⑩，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⑪。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自是之后，严助、朱买臣等招来东瓯⑫，事两越⑬，江、淮之间萧然烦费矣。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馀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⑭。彭吴贾灭朝鲜⑮，置沧海之郡，则燕、齐之间靡然发动。及王恢设谋马邑⑯，匈奴绝和亲，侵扰北边，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行者赍⑰，居者送，中外骚扰而相奉，百姓玩弊以巧法⑱，财赂衰耗而不赡。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选举陵迟，廉耻相冒⑲，武力进用，法严令具。兴利之臣自此始也。（以上总叙所以用兴利之臣）

【注释】

①人给家足：今说家给人足，同义。即人人丰裕、家家富足。

②都鄙：都城与边鄙。 廪庾（yǔ 与）：粮仓。有盖为廪，露天为庾。

③累巨万：达到几万万。

④贯朽：钱串腐烂。 校：计数。

⑤太仓：京师的粮仓。　陈陈相因：一年一年的陈谷层层堆积。

⑥字牝：雌性动物，这里是雌马，牝马。　摈：拒绝，这里为被动词。

⑦守闾阎者：乡里的小吏。闾，里门；阎，里中门。　梁肉：精美的膳食。

⑧长子孙：（直到）子孙长大。

⑨这句是说以官名为姓。以上两句都说明长期为官吏，不会频繁调动，天下无事的现象。

⑩役财骄溢：利用钱财而过度骄横。役，使，使用。

⑪武断：粗暴专断。　乡曲：犹乡里。

⑫这句所说：汉武帝时，闽越围攻东瓯，朝廷遣中大夫严助发会稽兵救东瓯。东越反，会稽太守朱买臣受诏击破东越。

⑬事两越：对付两个越族的战事。两越，一为东越事，见上注。一为南越王吕嘉反叛，汉派路博德、杨仆带兵讨伐。

⑭"唐蒙"四句：见卷十《谕巴蜀檄》、《难蜀父老》。

⑮彭吴：人名，为始通朝鲜者。事迹不详。　贾灭：当为"穿涉"。钱大昕说。即通秽貊。这是说彭吴始开通秽貊、朝鲜，武帝在此设置沧海郡。

⑯这句指武帝曾派王恢等在马邑（今山西朔县）设计引诱匈奴，而被单于识破退去，从此断绝和亲关系，见《匈奴列传》。

⑰赍（jī 基）：这里是怀抱着（物体）的意思。

⑱抏：同"邧（wán 顽）"，削，挖。　抏弊：把东西弄破，消耗。　巧法：用巧诈逃避法令。

⑲相冒：互相蒙混，分不清。

【译文】

到当今皇帝（武帝）即位几年，汉朝创立以来七十余年之间，国家太平，不是遭水旱的灾害，人民就都家给人足，从都城到边鄙的粮仓都装得满满的，国家府库里财物有了富余。京师的钱达几万万，钱串腐烂而无法计算钱数。太仓里的粮食一年一年的堆积着，装不下而露积在外面，乃至发烂不能吃。百姓在街头巷尾都养着马匹，在田野里成群结队，乘雌马的人被拒绝参加聚会。乡里小吏们吃着精美的膳食，做官吏的直做到子孙长大，长期居

官位的就用官名为姓氏。所以，人人自爱而把犯法看得很严重，以行义为先而贬斥耻辱。当这个时候，法网稀疏而富裕的人，就利用钱财，骄横过度，有些兼并产业的豪强党徒在乡里横暴专断。世家大族拥有土地，从公卿以下的人都争相奢侈，他们的房屋、车舆、服饰都向上僭越，破坏制度规定。物盛而衰，是本来的变化呀。自此以后，严助、朱买臣等救抚东瓯，应付东越、南越的战事，江、淮之间就骚动而耗去很多费用了。唐蒙、司马相如开发西南夷，凿山通路一千余里，扩展巴、蜀郡，巴、蜀的人民就疲惫了。彭吴打通秽貊朝鲜，在那儿设置沧海郡，燕、齐一带地方就被靡费骚扰了。待到王恢在马邑设计诱击匈奴，匈奴就断绝同汉的和亲关系，侵扰北方边境，兵连祸结而难分难解。天下人都遭受这种劳苦，而战事一天比一天多起来了。路上走的带着财物，住在家里的送财物，内地和边地都为供给战事而受骚扰；百姓就像弄坏东西一样用巧诈来逃避法令，财物消耗而不足供养；进财物的可以补官，出金钱的可以免罪；选举人材的制度衰败了，廉和耻蒙混不清，凭武力进用为官；法令日益严密。提倡图利的官员就从这时开始上台了。

【原文】

其后，汉将岁以数万骑出击胡，及车骑将军卫青取匈奴河南地①，筑朔方②。当是时，汉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率十馀钟致一石③，散币于邛、僰以集之。数岁道不通，蛮夷因以数攻。吏发兵诛之，悉巴、蜀租赋不足以更之④。乃募豪民田南夷⑤，入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⑥。（以上募民田南夷入粟兴利之事一）

【注释】

①所说攻匈奴事在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河南,秦、汉时指今河套一带。

②这句指筑城于朔方郡。 筑,一本作"筑卫",当从。 朔方:郡名,城在今内蒙古杭锦旗北。

③这句是说:都要运送十馀钟才能得到一石粮食。钟,六石四斗。是说浪费很大。

④更:同"赓",继续,这里可解作补偿。

⑤田:耕种,亦作佃,动词。

⑥内:同"纳"。 都内:都内令丞,掌管收藏,属大司农部下。

【译文】

以后,朝廷的将领每年用几万骑人马攻伐胡人,直到车骑将军卫青夺取了河南地区,在朔方郡筑城加以保卫。正当此时,又开通西南夷的道路,从事劳役的数万人,千里背负、肩挑地送粮食,大都要送运十余钟才能得到一石,散了许多金钱去安集邛、僰的人民。几年道路也没有修通,蛮夷趁机多次攻击。官吏发兵诛杀,全部的巴、蜀租赋也不够补偿耗费。于是就招募豪民到南夷耕种农田,粮食交给天子府库,而在都内官府纳受金钱。

【原文】

东置沧海之郡,人徒之费拟于南夷。又兴十万余人筑卫朔方,转漕甚辽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府库益虚。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终身复①,为郎增秩②,及入羊为郎,始于此。(以上募民入奴婢入羊兴利之事二)

【注释】

①复:免除赋役。

②秩：官级。当时郎是侍从等职的低级官吏，这句是说原来是郎官的入奴婢，就提高级别。

【译文】

东方设置沧海郡，差遣人徒的费用可和南夷的耗费相比。又发十余万人筑城守卫朔方郡，运输粮饷十分辽远，打从山以东的地区都遭受劳苦，费用达几十上百万万之巨，府库更加亏空，于是就募取人民能入奴婢的，终身免除赋役；本是郎官的就提高官级；以及交纳羊的可作郎官，这一作法从此开始了。

【原文】

其后四年①，而汉遣大将将六将军②，军十余万击右贤王，获首虏万五千级。明年，大将军将六将军仍再出击胡，得首虏万九千级。捕斩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余万斤，虏数万人皆得厚赏，衣食仰给县官。而汉军之士马死者十余万，兵甲之财、转漕之费不与焉。于是大农陈藏钱经耗，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有司言："天子曰：'朕闻五帝之教，不相复而治；禹、汤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边未安，朕甚悼之③。日者大将军攻匈奴④，斩首虏万九千级，留蹢无所食⑤。议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免减罪。'请置赏官，命曰武功爵⑥，级十七万⑦，凡直三十余万金。诸买武功爵官首者试补吏⑧，先除⑨；千夫如五大夫⑩，其有罪又减二等，爵得至乐卿⑪。以显军功。"军功多用越等⑫，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杂而多端，则官职耗废。（以上卖爵兴利之事三）

【注释】

①这里指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

②大将：当为大将军。时为卫青　六将军：游击将军苏建，强弩将军李沮，车骑将军公孙贺，轻车将军李蔡，将军李息，将军张次公。

③悼：哀伤，这里为忧虑之意。

④日者：往日。

⑤留蹛：拖延未办。蹛（zhì至），通“滞”，停滞。　食：这里指食禄。　全句是接上文说：那些有军功的，按理应赐黄金几十万者，而大司农实际没有拿出来。

⑥武功爵：是西汉新定的军功爵，其制：一级造士，二级闲舆卫，三级良士，四级元戎士，五级官首，六级秉铎，七级千夫，八级乐卿，九级执戈，十级左庶长，十一级军卫。参见《西汉会要·职官》。以级数多者为高，可与秦军爵比照，详下文。

⑦这句说：一级为十七万钱，即十七金。即万钱为一金。下文总计凡值三十余万金。　按：一级到十一级累增的数字，本为一百八十七金，旧注以为这是按照前文斩首万九千级，级各授爵一级，十七金计算的，共三十二万三千金。

⑧官首：即武功爵的第五级。　试补吏：试着给予相当的官吏。

⑨先除：优先任用。

⑩这句是把武功爵的第七级千夫和军功爵第九级五大夫相比。

⑪这句是说：买武功爵的最多只能得第八级乐卿。再上去只能是有实际军功的受赐。

⑫用越等：任用是越过等级的。

【译文】

这以后的第四年，朝廷派遣大将军卫青领着六将军，率军十余万，攻打匈奴的右贤王部，获取首级一万五千。第二年，大将军领着六将军再次攻打匈奴，获得首级一万九千。凡捕获斩得首级的军士一共应受赐黄金二十余万斤，俘虏敌人的几万兵士都得到厚赏，吃穿都依靠国家供给。而汉军的兵士马匹死亡的也有十

余万，兵器甲胄的经费、运输粮草的费用还不包括在内。于是大司农所长期收藏的金钱已经用完，赋税已经用尽，还是不够供给战士。主管的官吏言道："天子说：'我闻知五帝的教化，不相重复而治理；禹、汤的法令，不同道而称王。所走的路不同，而建立的功德是一样的。北方边境没有安定，我很忧虑。往日大将军攻伐匈奴，斩敌首级一万九千，而武功没有及时赏赐。现在议定允许人民可以买爵和赎刑免罪或减罪。'请设置赏爵之官，称作武功爵，每级十七万钱，共值三十余万金。凡买武功爵官首这一级的人试着补任相当的官吏，优先任用；千夫一级的如同五大夫一级，他们犯罪就减二等。爵最多只能买到乐卿一级，再高的就只赐给有军功的，以便显扬军功。"军功的用爵也多是超越等级，大的是封侯和卿大夫，小的给予郎官。官吏任用之道庞杂而多头绪，官职制度就荒废了。

【原文】

自公孙宏以《春秋》之义绳臣下取汉相①，张汤用峻文决理为廷尉②，于是见知之法生③，而废格沮诽、穷治之狱用矣④。其明年⑤，淮南、衡山、江都王谋反迹见⑥，而公卿寻端治之，竟其党与⑦，而坐死者数万人，长吏益惨急而法令明察。当是之时，招尊方正贤良文学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孙弘以汉相，布被，食不重味，为天下先。然无益于俗，稍骛于功利矣⑧。（以上严刑法骛功利之由）

【注释】

①公孙宏：当作公孙弘，武帝时人，官至丞相，治《春秋》，严于法令。绳：准绳，这里作整治、纠正的动词。

②张汤（？～公元前115年）：西汉，杜陵（今西安东南）人。武帝时历任廷尉、御史大夫等职，支持武帝一些财经政策，制订"告缗令"。曾与赵禹共

同编订律令。权力很大。　峻文决理：用严峻的法律条文判决案件。

③见知之法：官吏知到坏事而不揭发，定为故意放纵之罪，就此定的法令。

④废格：读为废阁（搁），废置（天子命令）不施行。　沮诽：阻止或败坏、诽谤。　穷治：彻底治罪，没完没了的追究。

⑤明年：指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

⑥这句是说：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江都王刘建的谋反迹象出现。事见卷十七《五宗世家》等篇中。

⑦竟：追究。　党与：同党。

⑧骛（wù 务）：追求。

【译文】

自从公孙弘用《春秋》的经义整治臣下而取得丞相，张汤用严峻的律文判决案件而当上廷尉，于是就有“见知”的法律出现，而以“废搁”、“沮诽”之类的罪名进行彻底追究的刑狱就施行了。在这第二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谋反的迹象败露，公卿们寻找端的处治，追究他们的同党，而坐罪死的有几万人，长官们从此更加惨酷严峻、法令明细而苛察。这时候，朝廷招致和尊重方正、贤良、文学诸科的士人，他们有的位至公卿大夫。公孙弘身为丞相，却穿布衣服，饮食没有多种菜肴，作天下的榜样。但是这样无益于世俗，倒是有点追求功利罢了。

【原文】

其明年，骠骑仍再出击胡[1]，获首四万。其秋，浑邪王率数万之众来降[2]，于是汉发车二万乘迎之。既至，受赏赐及有功之士，是岁费凡百余巨万。（以上伐胡耗财）

【注释】

①骠骑：骠骑将军霍去病。征伐匈奴事在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

②浑邪(yè 爷)王:匈奴的一部落首领。 来降:因单于失败归罪于浑邪王,后者恐诛而降汉。

【译文】

其后第二年,骠骑将军又再次征伐匈奴,斩首四万人。这年秋天,浑邪王率领几万人前来投降汉朝,于是汉朝发出车骑二万乘去迎接。他们到来之后,赏赐有功的军士,这一年就花费了一百余万万之巨。

【原文】

初①,先是往十馀岁河决观②。梁、楚之地固已数困,而缘河之郡堤塞,河辄决坏,费不可胜计。其后番系欲省厎柱之漕③,穿汾、河渠以为溉田,作者数万人。郑当时为渭漕渠回远④,凿直渠自长安至华阴,作者数万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数万人。各历二三期⑤,功未就,费亦各巨万十数。(以上塞河、穿渠耗财)

【注释】

①初:字衍。

②先是:以前。 往:字衍。 观:县名,地当河决瓠子堤的濮阳对面的黄河北岸。一说观是灌字,属下句"灌梁、楚之地",亦通。

③番(pān 潘)系:人名,不详,一说河东郡守。 厎(zhǐ 纸)柱:山名,亦名三门山,在今陕西黄河的中流。 漕:指漕运。

④郑当时:人名,字庄,任右内史,升为大农令,后为汝南太守。见《史记·汲郑列传》。 回远:迂回辽远。

⑤期(jī 基):一周年。

【译文】

以前十余年黄河在观县决口,梁、楚一带地区本来就多次受

困苦；沿黄河之郡用堤堵塞，河水一来就被冲坏，耗费难以计算。后来番系想节省厎柱的漕运开支，就打通汾水与黄河造渠道以灌溉农田，从事这工程的有几万人。郑当时以为漕运迂回辽远，就从长安至华阴凿通一道直渠，从事这工程的有几万人。在朔方郡也凿通渠道，从事这工程的有几万人。各个工程都经过二三年，工程没完成，经费各自用了十万万钱之数。

【原文】

天子为伐胡，盛养马①，马之来食长安者数万匹。卒牵掌者关中不足，乃调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县官，县官不给，天子乃损膳、解乘舆驷、出御府禁藏以赡之②。（以上养马耗财）

【注释】

①盛：多，大量。

②损膳：减省膳食。　解乘舆驷：去掉坐车的四马，　御府：皇帝的府库。　赡：供给。

【译文】

天子为了征伐匈奴，大量养马，马匹到长安来饲养的就有几万匹。管理牧马的士卒在关中不够数，就向近旁的郡县征调。而匈奴投降的人吃穿都依赖国家开支，开支不够，天子就减损膳食、去掉坐车的四匹马、拿出皇帝府库藏的钱财来供给他们。

【原文】

其明年①，山东被水灾，民多饥乏，于是天子遣使者虚郡国仓廪以振贫民②。犹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贷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

十余万口③，衣食皆仰给县官。数岁，假予产业，使者分部护之，冠盖相望④，其费以亿计，不可胜数。（以上赈灾耗财）

【注释】

①其明年：指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

②虚：空、尽。这里作动词。 厌（kuài 快）：藏刍藁饲料的仓。 振：救，同“赈”。

③新秦中：地区，即卫青夺取的河南地。

④冠盖：帽子和车上顶篷，这句说很多人来来往往。

【译文】

这之后一年，山以东地区遭受水灾，人民多半饥饿贫乏，于是天子派遣使者把郡国的仓库全部取空用来赈救贫民。还是不够，又招募豪富人家给予借贷。还是不能救济，就迁移七十余万贫民到关中以西，以及去充实朔方郡以南的新秦中地区，吃穿都依赖国家财政。几年之后就借给他们生产资料，使者们分部照顾、护送，道路上冠盖相望，这一用费也以亿计，不可胜数。

【原文】

于是县官大空，而富商大贾或蹛财役贫①，转毂百数②，废居居邑③，封君皆低首仰给。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于是天子与公卿议：更钱造币以赡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时，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银锡。自孝文更造四铢钱，至是岁四十余年④，从建元以来⑤，用少，县官往往即多铜山而铸钱。民亦间盗铸钱⑥，不可胜数。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有司言

曰："古者皮币⑦，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⑧，赤金为下⑨。今半两钱法重四铢⑩，而奸或盗摩钱里取镕⑪，钱益轻薄而物贵，则远方用币烦费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缘以藻缋为皮币⑫，直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皮币荐璧⑬，然后得行。又造银锡为白金。以为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⑭，人用莫如龟⑮，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两，圜之，其文龙，名曰白选，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⑯，方之，其文马，直五百；三曰复小⑰，撱之⑱，其文龟，直三百。令县官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文如其重。盗铸诸金钱罪皆死，而吏民之盗铸白金者不可胜数⑲。（以上鹿皮币、白金三品，兴利之事四）

【注释】

①蹛财役贫：屯积货财而盘剥贫民。蹛，通"滞"。犹屯积。役，奴役，这里可作盘剥解。

②转毂：用车运输。

③废居居邑：要卖的、储蓄的货物放置在邑中。旧解：废，出卖；居，停蓄。一说废居，贮蓄之名。居邑：居谷于邑，或居贱物于邑。这一句还不能确解。

④四十余年：据考当为五十余年。

⑤建元：年号，共六年，即公元前140～前135年。

⑥间：间或；往往。

⑦皮币：用皮制币。

⑧白金：银。

⑨赤金：铜。

⑩法重：实重。按法定的重量。

⑪摩：同"磨"。　里：一作"质"，当是。　镕：《史记》作"铴（yù 玉）"，是。铴，铜屑，金属屑。

⑫缘以藻缋(hui 汇):周边加上花纹。

⑬荐:藉,垫着。

⑭"以为"二句:见《周易》传文而稍变。

⑮这句见《礼》书。

⑯差小:稍微小一点。龙纹的八两,此六两。

⑰复小:再小一点,重四两。

⑱撱:即椭圆形。

⑲因白金本轻而值重,得利多。

【译文】

于是国家财政大为亏空,而富商大贾往往屯积货财、盘剥贫民,他们用成百数的车辆运输,卖的和贮存的货物都放置在邑中,一些封君都低着头靠他们供给。冶铸、煮盐,他们财产有的积累到万金,可是并不佐助国家之急,老百姓更加困苦。于是天子和公卿们议定:更改钱币来供给用度,打击那些骄奢兼并之徒。这时,宫禁苑囿有白鹿,少府拥有很多银、锡。自从文帝改制四铢钱以来,到这年已经四十余年了;而自建元年间以来,少有用它,国家财政往往靠着铜矿山铸钱。民间也间或偷着铸钱,多得不可胜数。钱就更加多了而又变轻,货物却更加少而价高。主管的官员说:"古时候有皮币,诸侯用来朝聘宴享。金属分三等:黄金为上,银为中等,铜为下等。现在半两钱实重四铢,而奸巧之徒往往偷着磨钱质取去铜屑,钱更加轻薄而物价高涨,那就使得远方用这种钱币耗费而不节省。"于是就用一尺见方的白鹿皮,周边绣上花纹作成皮币,值四十万钱。王侯宗室朝觐聘享,一定要用这皮币垫着璧,然后得以行礼。又造银锡结合的白金。以为在天上行走的比不上龙,在地上行走的比不上马,用于人的比不上龟,所以用白金制作三种钱,其一重八两,成圆形,花纹是龙,名叫白选,价值三千钱;其二的重量稍小,成方形,花纹为马,价值五百钱;其三重量再小些,椭圆形,花纹为龟,价值三百钱。命令国家

财政销掉半两钱，改铸三铢钱，文字和它的重量一致。凡偷铸各种金钱的罪都定为死刑，可是官吏、民间偷铸白金钱币的人却多得不可胜数。

【原文】

于是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1]，领盐铁事；桑弘羊以计算用事侍中[2]。咸阳，齐之大煮盐；孔仅，南阳大冶，皆致生累千金[3]，故郑当时进言之。弘羊，洛阳贾人子，以心计，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法既益严，吏多废免。兵革数动，民多买复及五大夫[4]，征发之士益鲜。于是除千夫五大夫为吏，不欲者出马。故吏皆通适令伐棘上林[5]，作昆明池。其明年[6]，大将军，骠骑大出击胡，得首虏八九万级，赏赐五十万金。汉军马死者十余万匹，转漕车甲之费不与焉。是时财匮，战士颇不得禄矣[7]。有司言三铢钱轻，易奸诈，乃更请诸郡国铸五铢钱，周郭其下[8]，令不可磨取镕焉[9]。大农上盐铁丞孔仅、咸阳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属少府。陛下不私，以属大农佐赋。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10]；煮盐，官与牢盆[11]。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货，以致富羡，役利细民[12]，其沮事之议不可胜听[13]。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钛左趾[14]，没入其器物。郡不出铁者，置小铁官，便属在所县[15]。"使孔仅、东郭咸阳乘传举行天下盐铁[16]，作官府[17]，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吏道益杂不选，而多贾人矣。（以上行盐铁兴利之事五）

【注释】

①东郭咸阳：姓东郭，名咸阳。 孔仅：人姓名。均详见下文。 大农丞：大农令的丞。汉代大司农属官有五丞：太仓、均输、平准、都内、籍田。

②这句是说桑弘羊由于善于计算任为侍中。

③致生：致力于产业。

④买复：用钱买得免除徭役。

⑤通：衍文。 适：同“谪”，责罚。 伐棘：砍伐荆棘，指开山林。

⑥其明年：指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

⑦禄：赏赐。

⑧这句说在钱的周边制出轮廓。郭，同“廓”。

⑨镕：《史记》作“铪”，铜屑。见前文。

⑩官器：公家的器具。

⑪牢盆：牢是蓄盐的场所；盆，盛盐的器皿。一说牢盆即一种盆。

⑫役利：以财利役使。这句和前文“滞财役贫”意思相似。

⑬沮：同“阻”，阻拦。

⑭钛（dì 第或tài 太）：脚钳，相当于镣。

⑮在所县：犹言所在县。

⑯乘传：乘传车，驿站车。 举：全都。 行天下盐铁：实行全国盐铁的官府专营。

⑰作官府：建立主管的国家机构。

【译文】

于是用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令的丞，主管盐铁事业；桑弘羊由善于计算任用为侍中。咸阳，是齐国的大煮盐家；孔仅，是南阳的大冶铸家。他们都致力于产业而积累千金，所以郑当时就推荐他们。桑弘羊，是洛阳一个商人的儿子，因心里会计算，十三岁就当了侍中。故而这三个人谈论财经的事情精细能分析秋毫了。法令既然更加严密，官吏多被罢免。战事多次发动，人民用钱买得免除徭役和五大夫的爵位很多，而能够征发的兵士更加少了。于是就任用爵为千夫和五大夫的作官吏，不愿作官吏的就得献

出马匹。被罢免的旧官吏都责罚他们去上林苑砍伐荆棘，修造昆明池。后一年，大将军和骠骑将军大规模的出击匈奴，得到斩首、俘获的八九万人，赏赐用了五十万金。汉朝的军马也死了十余万匹，运输粮草武器的费用还不计算在内。这时财政亏空，军士有些就得不到赏赐了。主管的官吏说：三铢钱轻，容易出现奸诈取巧的事，就改为让郡国铸五铢钱，在钱的周边制上轮廓，不允许人磨取铜屑。大司农奏上盐铁丞孔仅、咸阳的话，说道："山和海，是天地的资源，应该都属于少府管理。陛下不以为私有，把它们交给大司农作为租赋的补充。希望招募民间自出经费，用公家器具冶铸；煮盐的，公家供给场地和器皿。那些游食奇邪之民想垄断山海的货物，来发财致富，盘剥小民，他们阻止国家经济事业的议论听也听不完。有敢于私自铸铁煮盐的人，把他左足趾套上铁钳，没收他的产品。不产铁的郡，设置铸锻旧铁的小铁官，属于所在的县管领。"依此，就派孔仅、东郭咸阳乘着传车到全国实行盐铁官营，设立官府的机构，任用原有的由盐铁致富的人为官吏。这样为吏之道更加杂乱而不精炼，商人多在其中了。

【原文】

商贾以币之变多①，积货逐利。于是公卿言："郡国颇被灾害，贫民无产业者，募徙广饶之地。陛下损膳省用，出禁钱以振元元②，宽贷赋，而民不齐出于南亩③，商贾滋众。贫者畜积无有，皆仰县官。异时算轺车贾人缗钱皆有差④，请算如故⑤。诸贾人末作贳贷卖买⑥，居邑稽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⑦，率缗钱二千而一算⑧。诸作有租及铸⑨，率缗钱四千一算。非吏比者⑩，三老、北边骑士⑪，轺车以一算。商贾人轺车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

缗钱。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⑫。（以上算缗钱兴利之事六）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籍名田⑬，以便农。敢犯令，没入田僮⑭。”

【注释】

①变多：即多变。

②元元：善良的人民。

③齐：都，全。 南亩：这里指农田。

④异时：昔时，从前。 轺（yáo 尧）车：当时一种轻便的车，商贾多用它，亦称商车。算轺车：按轺车出税，以二十钱为一算。 缗（mín 民）钱：用丝绳串在一起为一贯（一千钱）的钱。缗，丝绳。 有差：有等级，如一缗出二十算，或出一算，或出几算。

⑤如故：依照以前，指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开始征轺车税。

⑥末作：制造产品出售。当时以商业为末。 贳贷：赊贷。

⑦自占：自己估计财产数额上报。

⑧这句是指屯积居奇、放贷、行商等算缗钱二千为一算，较重，和下文的四千为一算有差别。

⑨诸作：各种手工业。 租：这里指税。

⑩非吏比者：不是吏而可以和吏相比的。

⑪三老：一般指乡官。

⑫畀（bì 闭）：给与。

⑬籍名田：以名义占田地。一无籍字。

⑭没入田僮：没收田地及其奴仆。

【译文】

商贾看到币制的变化多端，就积蓄货物去追逐财利。于是公卿们说：“郡国遭受一些灾害，把没有产业的贫民，招募迁移到宽广富饶的地区。陛下省吃俭用，拿出存藏的钱来救济一般善良的老百姓，放宽对他们的赊贷、租赋，可是老百姓并不全力务农，商

贾越来越多。穷人没有积蓄，都依赖国家财政（救济）。从前抽轺车和商人的资产税都有等级，就请求还和过去一样抽税。各种坐商、制作小商品出售的，作放贷买卖的，在都邑里屯积货物的，以及行商取利的，虽然没有市籍，也各根据他们的财物自行估算上报，一律以缗钱二千为一算。各种手工产品纳税的和经营铸造的，一律以缗钱四千为一算。不是为吏而收入可以和吏相比的，三老、北边骑士，轺车都作为一算。商贾的轺车则为二算，五丈长以上的船只为一算。隐匿不报，和报而不足数额的，罚到边地戍守一年，没收他们的缗钱。有能告发他们的人，把钱财的一半给他。坐商有市籍的，及其家属，都不能以名义占有田产，以便农民有田耕种。有敢于违犯这项法令的，就没收他们的田地及其奴仆。

【原文】

天子乃思卜式之言①，召拜式为中郎，爵左庶长②，赐田十顷③，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初，卜式者，河南人也④，以田畜为事。亲死，式有少弟，弟壮。式脱身出分⑤，独取畜羊百余，田宅财物尽予弟。式入山牧，十余岁，羊致千余头，买田宅。而其弟尽破其业，式辄复分予弟者数矣。是时，汉方数使将击匈奴，卜式上书，愿输家之半县官助边。天子使使问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习仕宦，不愿也。"使问曰："家岂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与人无分争⑥。式邑人贫者贷之，不善者教顺之⑦，所居人皆从式。式何故见冤于人⑧？无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诛匈奴，愚以为贤者宜死节于边，有财者宜输委⑨，如此而匈奴可灭也。"使者

具其言入以闻，天子以语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轨之臣，不可以为化而乱法⑩，愿陛下勿许。"于是上久不报式⑪。数岁，乃罢式，式归，复田牧⑫。

【注释】

①卜式：西汉河南郡人，从事畜牧致富，因急公好义，屡以家财捐助政府，汉武帝任为中郎，历升到御史大夫、赐爵关内侯。后来由于反对盐铁专卖，被贬为太子太傅。详本文。

②左庶长：汉爵为十级。

③十顷：千亩。顷，百亩。

④河南：郡名，辖境今河南省北部黄河两岸偏西地区，治所在洛阳（今洛阳市东北）。

⑤脱身出分：光身离家出来，一无分文。

⑥生：一生，生来。 分争：同"纷争"。

⑦教顺：同"教训"。

⑧见冤于人：别人冤屈了自己。

⑨输委：捐出财物。

⑩化：感化，教化。

⑪报：这里为答复。

⑫复田牧：还是进行耕作和畜牧。

【译文】

天子于是回想卜式的话有理，就召来并任命卜式作中郎官，赐爵为左庶长，赐田十顷，布告天下，让都明白知道这事。起初，卜式是河南郡人，以耕田、畜牧为业。父母亲死了，卜式有一个年轻的弟弟。弟弟长大后，卜式就独身离家，只得了他畜养的百余头羊，田地房屋和财物都留给弟弟。卜式到山里牧羊，十余年，羊繁殖到千余头，买了田地房屋。而他的弟弟却破了产业，卜式就多次把自己的财产分给弟弟。这时，朝廷正在多次派将出击匈

奴，卜式上书，愿意捐出一半家财给国家、支援边地战事。天子派人问卜式："你想当官吗？"卜式说："我从小牧羊，不懂得做官，不愿意。"使者又问："你家里莫非有冤屈，想说什么事情？"卜式说："我生来和人家没什么纠纷争斗，同乡贫穷的人我借给他们钱，同乡不善的人我教训他，居住一起的人都听从我，我何故被人家冤屈呢？没什么要说的。"使者就说："既然如此，你为了什么要这样做呢？"卜式说："天子征伐匈奴，我愚昧地认为贤能的人就该为节气而死在边疆，有钱财的人就应该捐出家财，这样，匈奴就可以消灭。"使者全把这些话回报朝廷，天子就转而告诉了丞相公孙弘，公孙弘说："这不近人情！不法之臣，不可以作为教化而扰乱法令的，希望陛下不要答应。"就这样皇帝很久没有回答卜式。几年后，就罢免了卜式，卜式回家，还是从事耕作和畜牧。

【原文】

岁余，会军数出，浑邪王等降。县官费众，仓府空。其明年①，贫民大徙，皆仰给县官，无以尽赡。卜式持钱二十万予河南守，以给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贫人者籍②，天子见卜式名，识之，曰："是固前而欲输其家半助边③。"乃赐式外繇四百人④，式又尽复予县官。是时，富豪皆争匿财，唯式尤欲输之助费，天子于是以式终长者⑤，故尊显以风百姓⑥。初，式不愿为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为郎⑦，布衣屩而牧羊⑧。岁余，羊肥息，上过见其羊，善之。式曰："非独羊也，治民亦犹是也。以时起居，恶者辄斥去，毋令败群。"上以式为奇，拜为缑氏令试之⑨。缑氏便之，迁为成皋令⑩。将漕最⑪。上以为式朴忠，拜为齐王太傅。（以上贵卜式）而孔仅之使

天下铸作器，三年中拜为大农，列于九卿。而桑弘羊为大农丞，管诸会计事，稍稍置均输以通货物矣⑫。始令吏得入谷补官，郎至六百石。（以上入谷补官兴利之事七）

【注释】

①其明年：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

②籍：名册。

③固：固然。

④这句是说：赐卜式免交的当出四百个人的徭戍钱。外繇（徭），戍边。汉制，出钱给代替戍边者，称为更赋，一人出三百钱。

⑤终长者：终究是忠厚的人。

⑥风：教化。

⑦式乃拜：相当于“乃拜式”。拜，被动式。

⑧屩（juē 撅）：草鞋。

⑨缑氏令：缑氏县令。缑氏在今河南偃师。

⑩成皋：县名，汉置，治所在今河南荥阳汜水镇。

⑪将漕：领管漕运。 最：考课最好。一作“最上”连下句上字。

⑫稍稍：渐渐，逐步。

【译文】

过了一年有余，遇到多次出兵，匈奴浑邪王等来投降，国家财政开支很多，仓库用空了。第二年，大量迁徙的贫民，都依靠国家供给，没有东西满足。卜式拿出二十万钱给河南郡守，以供给迁徙的贫民。河南郡上报的富人捐助贫民的名册，天子看到卜式的名字，认识了，说道：“这还是以前打算捐输家财一半资助边事的那个人。”于是赐给卜式免出四百人戍边的更赋税，卜式把这笔钱又全部回交给国家财政。这时，富豪们都争相隐瞒家财，只有卜式更想捐输家财资助国用，天子就以为卜式终究是个忠厚长者，所以尊重、显扬他以教化百姓。起初，卜式不愿意作郎官，

皇帝说："我的上林苑里有羊，想让你放牧。"卜式才被任命为郎官，他穿布衣着草鞋去牧羊。一年余，羊养得肥壮而且繁殖了，皇帝经过时看见，觉得很好。卜式说："不只是牧羊，治理民众也像这一样呀。按时让它们作息，对不好的羊及时除开，不让它为害于羊群。"天子认为卜式很卓异，就任命他的缑氏县令考验他。缑氏地方人认为他很好；卜式又被任为成皋县令，领管漕运成绩最好。天子以为卜式忠诚朴实，就任命他为齐王的太傅。而孔仅主管全国的铸造器物事务，第三年任命为大司农，列在九卿之中。而桑弘羊为大农丞，管理各项财经计算的事务，逐渐设置均输机构从而交流货物了。开始下令：吏进献粮食可以加官，郎官进献粮食的可以升到六百石俸禄的品级。

【原文】

自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①，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②。其不发觉相杀者③，不可胜计。赦自出者百余万人④，然不能半自出⑤。天下大抵无虑皆铸金钱矣，犯者众，吏不能尽诛取。于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国，举兼并之徒守相为吏者⑥。而御史大夫张汤方隆贵用事，减宣、杜周等为中丞⑦，义纵、尹齐、王温舒等用惨急刻深为九卿，而直指夏兰之属始出矣⑧。而大农颜异诛⑨。初，异为济南亭长，以廉直稍迁至九卿。上与张汤既造白鹿皮币，问异，异曰："今王侯朝贺以苍璧，直数千；而其皮荐反四十万，本末不相称。"天子不说⑩。张汤又与异有郤，及人有告异以它议，事下张汤治异。异与客语，客语初令下有不便者⑪，异不应，微反唇⑫。汤奏："异当九卿，见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诽⑬。"论

死。自是之后，有腹诽之法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14]。(以上刑法日峻，而颜异诛)

【注释】

①造白金在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制五铢钱在元狩五年，至元鼎元年(公元前116年)赦天下，首尾共四年。这里推算有误。

②赦：《资治通鉴》武帝纪无此字，载于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死：应为“当死”。

③相杀：其义不详。

④自出：自首。

⑤半：到半数。 自出：疑为衍文。

⑥守：郡守。 相：诸侯国之相。 吏：当为“利”。

⑦中丞：御史大夫下设中丞，主管书籍文件，监督郡守，受公卿奏事、举劾官员等，领十五个侍御史。

⑧直指：侍御史的一种职名，治理大狱等。意为直道指事而行，没有阿私。 夏兰：人名。

⑨颜异以腹诽罪被杀，见下文。

⑩说：同“悦”。

⑪初令：新令，新下的诏令。

⑫微反唇：微笑而嘴唇撅开的状态，这里指心里不同意的表示。

⑬腹诽：肚子里在诽谤，这是最狠毒的罪名。

⑭谄谀(yú 于)：犹今言巴结，奉承。 取容：图得容身。

【译文】

自从制造白金、五铢钱之后五年，官民因偷铸金钱而坐罪死的有几十万人。他们没有被发觉而自杀(?)的，不可计算。赦免自首的有百余万人，然而也不过其中的半数。全国大抵都无顾忌的铸造金钱了，犯法的人很多，官吏也难以全部捕捉诛杀。于是就派遣博士褚大、徐偃等人分批到郡国巡察，检举那些郡守、诸侯的相互搞兼并图利的人。而御史大夫张汤正在显贵专权，减宣、

杜周等人做御史中丞，义纵、尹齐、王温舒等以惨酷苛刻位至九卿，而直指官夏兰之流就开始出头了。大司农颜异被诛。起初，颜异为济南亭长，由于他清廉正直升到九卿的职位。皇帝和张汤议决制造白鹿皮币之后，就询问颜异，颜异说："现在王、侯们来朝贺用苍色的璧，价值几千钱，而用皮垫反而价值四十万钱，本末不相称。"天子听了不高兴。张汤又和颜异存在私怨，待到有人以他事告发颜异，就把这事下交张汤处治颜异。颜异曾和客人谈话，那客人说新令下来有不便利之处，颜异不敢应声，只微笑着撅开嘴唇。张汤把这事奏上说："颜异身为九卿，见到新令不便利之处，不进朝廷言事而心存诽谤。"就论为死罪。从此以后，有腹诽之法准此，而公卿大夫们就多半阿谀奉承取得容身之地了。

【原文】

天子既下缗钱令而尊卜式，百姓终莫分财佐县官，于是杨可告缗钱纵矣①。郡国多奸铸钱，钱多轻，而公卿请令京师铸钟官赤侧②，一当五，赋官用非赤侧不得行。白金稍贱，民不宝用，县官以令禁之，无益。岁余，白金终废不行。是岁也③，张汤死而民不思。其后二岁，赤侧钱贱，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废。于是悉禁郡国无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④。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所前铸钱皆废销之，输其铜三官。而民之铸钱益少，计其费不能相当，唯真工大奸乃盗为之。（以上赤侧钱及输铜三官，兴利之事八。）

【注释】

①杨可：人名，这句在此不当出，疑衍。　纵：放手。

②钟官：水衡都尉的属官，主管铸钱。　赤侧：以赤铜为边缘的钱，俗

称紫绀钱。

③是岁：指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

④上林三官：即上林苑的属官均输、钟官、辨铜令三个机构。今人谓是钟官令丞、技巧令丞、辨铜令丞。都是水衡都尉的属官。

【译文】

天子已经发下缗钱令，又尊崇卜式，可是百姓终究没有人分财佐助国家财政，于是告发占缗不实的活动就放手施行了。郡国很多奸巧者铸钱，钱越来越轻，公卿们就建议由京师铸造钟官曾有过的一种赤侧钱，一钱当五钱用，向公家交赋税非这赤侧钱不行。白金稍微贬值，民众不重视，国家用法令来禁止这种行为，但没有效果。年余，白金终于废除不流行。这一年，张汤死了而民众毫不想念他。这之后二年，赤侧钱也贬值了，民间用奸巧的方法使用它不便利，也废除了。于是全部禁止郡国铸钱，由上林三官专门铸造。钱既然多了，就下令天下凡不是三官铸的钱不得流通。各郡国以前所有铸的钱都废除销熔掉，把铜送交三官。而民间铸钱的更少了，计算费用不合算，只有真正会做大奸巧的人才能偷着铸钱。

【原文】

卜式相齐①，而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②。杜周治之，狱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监分曹往③，即治郡国缗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而县官有盐铁缗钱之故，用益饶矣。益广关④，置左右辅⑤。（以上杨可告缗，即郡国治缗，兴利之事九。）

【注释】

①这句说卜式正在为齐国之相，意思是指京师再没有敢批评聚敛之害的人，于是有下列所述的措施。

②中家：中产之家。　告：被告发。

③廷尉正监：廷尉掌刑狱，下设正左、右监。

④益广关：更扩大关中（或函谷关）。

⑤置左右辅：左冯翊，右扶风。后来加上京兆尹为三辅。

【译文】

卜式辅相齐王，而杨可"告缗"之事就遍及全国，中产以上之家大抵都遭到告发。杜周进行处治，定下的案件很少有翻案的。于是分派御史、廷尉正监分批前往，就地处治郡国缗钱的事情，得到民间的财物以亿数计算，奴婢以千万数计算，没收的田产：大县几百顷，小县百余顷，房屋也一样。就这样，商贾中产以上之家大抵都破产了，民众苟且地只顾吃好的穿好的，不从事积蓄产业；而国家财政由于有了盐铁专营和算、告缗钱的缘故，财用就更加富饶了。就增扩关中地盘，设置左、右辅。

【原文】

初，大农管盐铁，官布多①，置水衡，欲以主盐铁。及杨可告缗钱，上林财物众，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满，益广。是时，越欲与汉用船战逐②，乃大修昆明池，列观环之，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于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台③，高数十丈。宫室之修，由此日丽。乃分缗钱诸官④，而水衡、少府、大农、太仆各置农官，往往即郡县比没入田田之⑤。其没入奴婢，分诸苑养狗马禽兽，及与诸官。诸官益杂置多⑥，徙奴婢众⑦。而下河漕度

四百万石，及官自籴乃足。（以上官多，奴婢众，耗财。）所忠言[8]："世家子弟富人，或斗鸡走狗马，弋猎博戏，乱齐民。"乃征诸犯[9]，令相引数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财者得补郎。郎选衰矣。（以上株送徒入财，兴利之事十。）

【注释】

①官布：官钱。

②用船战逐：用船作水战。

③柏梁台：台名，汉武帝元鼎二年建。用香柏建成，故名。已见本卷《封禅书》。

④这句当指把告缗得来的钱分给各官府。

⑤即：就。 比：近，近来。 田：后一田字动词，为耕种。

⑥诸官：各官府，不特农官。 杂置：指杂置官员。

⑦徙奴婢：指没收的奴婢自郡国迁移来。

⑧所忠：人名，汉武帝的近臣，见本卷《封禅书》。

⑨诸犯：指上句"乱齐民"等犯法者。

【译文】

起初，大农主管盐铁事，官钱很多，就设置水衡部门，想让它专管盐铁经营。到杨可告缗钱时，上林署所得的财物众多，就命令水衡都尉主管上林署。上林署既已充满财物，更加扩展地面。这时，南越打算和汉朝用船进行水战，就大修昆明池，周围建起宫观环绕起来，造十余丈高的楼船，上面竖立旗帜，很是壮观。于是天子感动，又建造柏梁台，几十丈高。宫室的修建，从此一天比一天壮丽。于是把收来的缗钱分给各官府，而水衡、少府、大农、太仆等部门各设置农官，往往就着郡县新近没收的农田而进行耕种。所没收的奴婢，分给各苑囿去饲养狗马禽兽，以及分给各官府使用。各官府的官员更加多而庞杂，迁移来的奴婢众多。所吃粮食、下河漕运总计四百万石，加上官府各自籴进的方才够

用。所忠进言道："世家子弟和富人，或斗鸡，或牵狗、走马，或射鸟、田猎，或赌赙、游戏，扰乱平民。"于是就查办这些犯事的人，让他们互相揭发，为数几千人，叫做"株送徒"。对凡是交出钱财者就可以给予郎官。这样，郎官的选拔制度也就衰败了。

【原文】

是时山东被河灾，及岁不登数年①，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天子怜之，诏曰："江南火耕水耨②，令饥民得流就食江、淮间，欲留之处③。"遣使冠盖相属于道④，护之；下巴蜀粟以振之。（以上振山东之灾，耗财。）

【注释】

①岁不登：没有收成。

②火耕水耨（nòu）：焚草作肥料，耕地植苗；又灌水，使土肥苗壮，除去杂草。耨：锄草。这句意思说江南耕作辛苦而有收成。

③这句当作："欲留留处"，是说想留下来就留在这个地方。

④相属（zhǔ 烛）：相连接。这句同前文的"冠盖相望"。

【译文】

这时山以东的地区遭受黄河水灾，加上连年收成不好，有的地方人吃人，达到方一二千里之宽。天子怜悯他们，下诏说："江南火耕水耨，命令饥民可以流动到江、淮地区去就食，想留下的就留在那里。"就派遣使者、冠服车盖在道路上连续不断，保护他们；往下漕运巴、蜀郡的粮食赈救他们。

【原文】

其明年①，天子始巡郡国。东渡河，河东守不意行至，不办②，自杀。行西逾陇③，陇西守以行往卒④，天子从官

不得食，陇西守自杀。于是上北出萧关⑤，从数万骑，猎新秦中，以勒边兵而归⑥。新秦中或千里无亭徼⑦，于是诛北地太守以下⑧，而令民得畜牧边县，官假马母，三岁而归⑨，及息什一，以除告缗⑩，用充仞新秦中⑪。既得宝鼎⑫，立后土、太一祠，公卿议封禅事⑬。而天下郡国皆豫治道桥，缮故宫⑭。及当驰道县，县治官储，设供具，而望以待幸⑮。（以上巡幸天下，耗财。）

【注释】

①其明年：指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

②不办：没办好招待。

③巡行陇西郡，在次年，即元鼎五年。

④行往：到来。 卒：同“猝”，匆促。

⑤萧关：在今甘肃省固原县东南，又名彰关。

⑥勒：约束，即教诫。

⑦徼（jiào 叫）：边界，指边界设施。或曰亭障。

⑧北地：北地郡，在今甘肃环县一带。

⑨归：归还公家。

⑩这句是说免除告缗事。指宽待边民。

⑪用：用以，以便。 仞：同“牣（rèn 刃）”，充满。

⑫得宝鼎：地下发掘铜鼎，事在元鼎四年六月，地在汾阴。

⑬“立后土”二句：两句所述，见本卷《封禅书》。

⑭缮故宫：修缮旧的宫室。

⑮幸：天子光临。

【译文】

在这第二年，天子开始巡视郡、国。往东渡过黄河，河东郡守没有料到天子到来，没有办好招待，自杀了。往西越过陇地，陇西

郡守由于天子到来仓促，天子的随从官员没有吃的，陇西郡守自杀了。于是皇帝又往北出萧关，跟从的有几万骑士，在新秦中田猎，顺便约束边兵，然后回来。新秦中有的地方千里中没有亭障设施，于是就杀了北地郡的太守以下官员，而下令民众可以在边县畜牧，公家借给母马，三年归还，交十分之一的利息；免除告缗之事，以便充实新秦中。得宝鼎之后，就建立后土祠、太一祠，公卿们商议举行封禅的事情。同时，天下的郡、国都预先修治道路、桥梁，修缮旧的宫室。将要到有驰道通过的县，县里就办好公家的储备，设置供奉天子的器具，而盼望和等候天子临幸。

【原文】

其明年①，南越反②，西羌侵边为桀③。于是天子为山东不赡，赦天下。因南方楼船卒二十余万人击南越④，数万人发三河以西骑击西羌，又数万人渡河筑令居⑤。（以上击南越、西羌，筑令居，耗财。）

【注释】

①其明年：指元鼎元年，公元前112年。

②南越反：南越王吕嘉反汉。

③桀：同“傑”，骄傲不驯。

④因：就着，这里可解为“用”。

⑤令（lián 连）居：塞名，在今甘肃皋兰，或大通河北岸。

【译文】

在这后一年，南越反叛，西羌侵犯边境、桀傲不驯。于是天子因为山以东地区衣食不足，而大赦天下。用南方的楼船军二十万人攻击南越，用数万人——发三河以西的骑兵、攻击西羌，又发数万人渡过黄河修筑令居关塞。

【原文】

初置张掖、酒泉郡[1]。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2]，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3]。中国缮道馈粮[4]，远者三千，近者千余里，皆仰给大农。边兵不足[5]，乃发武库工官兵器以赡之。车骑马乏绝，县官钱少，买马难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马。天下亭亭有畜牸马[6]。岁课息。（以上出牝马课息，兴利之事十一。）

【注释】

①酒泉：误，当为"敦煌"，王先谦说。这是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将以前夺取匈奴的河西（黄河以西）地所置武威、酒泉郡，再分武威为张掖郡，分酒泉为敦煌郡，合称河西四郡。上述地方均为甘肃今地名。

②上郡、朔方：均为郡名。 西河：亦汉郡名，郡城在今内蒙准噶尔旗。开田：屯田。

③斥：斥候，守边。 戍田：戍守和屯田。

④中国：指国内。

⑤兵：兵器。

⑥亭亭：各亭。汉时每十里设一亭。 牸（zi 字）马：亦即牝马，母马。

【译文】

开始设置张掖、敦煌郡，而在上郡、朔方郡和西河地区开设屯田官，用斥候边塞的士兵六十万人戍守并耕田。从国内修治道路、馈送粮饷，远的三千里，近的也千余里，这都依靠大司农供给。边地的兵器不足，就发武库工官的兵器来供给。牵引车和骑兵的马匹缺乏，国家财政的钱少，难买到马，就订出法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俸禄以上的官吏，按差别出牝马。天下每亭都有畜养的牸马，每年课取的税也多起来。

【原文】

齐相卜式上书曰："臣闻主忧臣辱。南越反，臣愿父子与齐习船者往死之。"天子下诏曰："卜式虽躬耕牧，不以为利。有余辄助县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奋愿父子死之[1]，虽未战，可谓义形于内。赐爵关内侯，金六十斤[2]，田十顷。"布告天下，天下莫应。列侯以百数，皆莫求从军击羌、越。至酎[3]，少府省金[4]，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余人[5]。乃拜式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见郡国多不便县官作盐铁，铁器苦恶，贾贵，或强令民卖买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贵，乃因孔仅言船算事。上由是不悦卜式。汉连兵三岁，诛羌，灭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6]，且以其故俗治，毋赋税。南阳、汉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给初郡吏卒奉食、币物、传车马、被具。而初郡时时小反杀吏，汉发南方吏卒往诛之，间岁万余人[7]，费皆仰给大农。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故能赡之。然兵所过县，为以訾给毋乏而已[8]，不敢言擅赋法矣[9]。（以上开置初郡，耗财。）

【注释】

①奋愿：奋发意愿。

②金六十斤：一作四百斤，一作四十斤。

③酎（zhòu 纣）：重酿的醇酒。汉制，八月献酎祭宗庙，并使诸侯献金助祭。

④少府省金：少府视察献金的成色重量。省，察看。

⑤坐酎金：因酎金不如制而犯法。

⑥这句指元鼎六年平定南越，在其地设置南海、苍梧、合浦、交趾直至西南夷地的零陵、益州等十七郡。

⑦间岁：隔岁，隔一年。

⑧訾：通“资”，物资。 毋乏：不使缺乏。

⑨擅赋法：指正赋外，擅自派赋。

【译文】

齐相卜式上书说：“我听说君主有忧、臣下就应受屈辱。南越反叛，我愿意我父子和一齐练习船战的人前往效死力。”天子下诏说：“卜式虽然亲身耕种和畜牧，并不贪利，有多余就资助国家财政的用费。现在天下不幸有急事，而卜式奋发他父子为国死难的愿望，虽然没有参战，也可说是义气从内心表现出来了。赐他的关内侯爵，金六十斤，田十顷。”布告天下；但天下没有响应的。成百数的列侯，都没有人要求从军攻击西羌和南越。到了饮酎时，少府省察诸侯们献金的成色、数量，而列侯因献金不合规格坐罪的百余人。于是任命卜式为御史大夫。卜式既然身居职位，他看到郡国多半以为国家专营盐铁不方便，铁器质量很差，而价格又贵，或者是强要民众买卖这些铁器；而船有算缗税，行商的人少，物价昂贵，就与孔仅谈论船的算缗问题。皇帝因此就不喜欢卜式。朝廷一连三年用兵，诛杀羌人，灭了南越。在番禺以西至蜀郡南部一带，设置十七个新郡，权且因其旧俗，不征赋税。南阳、汉中郡以往的各郡，因为地近新郡，而要供给他们官兵的奉养食物、钱物和传车及被马之物都得完备。而新郡时时小有反叛、杀害官吏，朝廷就征发南方的官兵前往征讨，几乎每隔一年要用万余人，费用都仰给大农；大农就用均输的办法调用盐铁之费资助军赋，所以才能供给。然而军队所经过的县，都说是用资财供给不使缺乏而已，不敢说明实际是正赋之外擅自加征的赋法哩。

【原文】

其明年，元封元年①，卜式贬秩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尽代仅管天下盐铁。弘羊以诸官各自市②，相与争，物故腾跃，而天下赋输或不偿其僦费③，乃请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县置均输盐铁官，令远方各以其物贵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④；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⑤。召工官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踊，故抑天下物⑥，名曰平准。天子以为然，许之。（以上平准，兴利之事十二。）

【注释】

①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

②各自市：各自作买卖。

③僦（jiù 就）费：租钱。僦，租赁。

④相灌输：依次传递的运输。

⑤委输：积存的转运。

⑥物：指物价。

【译文】

这第二年，即元封元年，卜式被贬低品级任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则为治粟都尉，领导大农，全部取代孔仅而管理全国的盐铁经营。弘羊认为诸种官府各自作买卖，互相竞争，积存货物，致使物价飞涨，而全国输送的租赋有时还不够租赁车马的费用。于是就建议在大农部门设置几十人的丞官，分部主管郡国之事；各部丞往往在县里设置均输盐铁官，命令远方各以在物贵时商贾

所贩运的货物，作为赋税，而递次运输到京师；在京师设置平准机构，收受全国的积存而转运的货物。叫工官制造车辆诸种器物，费用都由大农供给。大农的各官府，收集全国所有的货物，价高时卖出，价低时买进。这样，富商大贾就没法牟取大利，就都回到本业——务农上来，而物价不会飞涨，所以就平抑了全国的物价，这叫作平准。天子以为很对，允许这么作。

【原文】

于是天子北至朔方，东到太山，巡海上，并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弘羊又请令吏得入粟补官，及罪人赎罪；令民能入粟甘泉①，各有差，以复终身②，不告缗③。他郡国各输急处，而诸农各致粟山东。（以上入粟补官赎罪，兴利之事十三。）

【注释】

①甘泉：甘泉仓。

②复：免除徭役。

③这是指对入粟者而言，并非全部罢告缗。

【译文】

于是天子北到朔方郡，东到太山，巡游海上，并从北边回来。所经过之处进行赏赐，用帛百余万匹，用了钱币黄金以巨万计，这些都从大农那里领取。弘羊又建议：下令官吏可以交纳粮食加赐官职，罪人交纳粮食可以赎罪；下令民众能够交纳粮食到甘泉仓的，各有等级，免除终身徭役，也不对他们告缗。其他郡、国交纳粮食的各运送急需的地方，各农官就把粮食运送到山以东地区。

【原文】

漕益岁六百万石。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余谷，诸物均输[1]，帛五百万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于是弘羊赐爵左庶长，黄金再百斤焉[2]。是岁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3]，贩物求利。亨弘羊[4]，天乃雨。"是时弘羊固未死也，借卜式恶詈之言作结，若弘羊业已烹杀者然，此太史公之褊衷耳[5]。

【注释】

①物：衍文。

②再百斤：当是两百斤。

③肆：店铺。

④亨（pēng 烹）：煮。

⑤按：曾氏此注不确，当参考《史记会注考证》此处引凌稚隆说为当。凌氏以为借此语作结，以断兴利之臣的罪。并引诸篇有这笔法为例证。

【译文】

每年增加漕运六百万石。一年之中，太仓、甘泉仓都装满粮食，边地也有余粮，各均输处，有帛五百匹，人民不加赋税而国家用费富饶。于是弘羊被赐爵为左庶长，赏黄金两百斤。这年小旱，皇帝派官员求雨，卜式进言说："国家官员应当食租衣税而已，现在弘羊却让官吏坐市摆铺子，贩卖货物以求财利。烹杀了弘羊，天就会下雨。"

【原文】

太史公曰：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1]。所从来久远，自高辛囗之前尚矣[2]，靡得而记

云③。故《书》道唐、虞之际，《诗》述殷周之世，安宁则长庠序④，先本绌末，以礼义防于利⑤，事变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⑥，终始之变也。（以上言安宁则尚礼义，多故则尚财利，自古已然。）

【注释】

①这句列举不同时代的各种币制。 龟：龟甲。 贝：贝壳。 金：金属。 钱：铜钱。 刀：刀形币。 布：古农具镈形币。

②高辛口：《史记》作"高辛氏"，当补。 尚：同"上"，久远，古老。

③靡：无。

④庠序：古代两种学校名称。

⑤防于利：预防贪利之弊。

⑥质：朴实。 文：文采，这里指奢华。这句是说一时朴实，一时浮华，时代在变化。

【译文】

太史公说：农、工、商交易的道路畅通，而龟、贝、金、钱、刀、布等等钱币就兴起来了。这由来久远，自高辛氏之前已很古老了，只是没有记载。故而《书》经讲唐、虞之间的事，《诗》经说殷、周时代的事，都是安宁的时候就发展学校，以本业——务农为先、摒弃末业——商业，用礼义预防贪利之弊。但当情况变化、事故多时就会反过来了。所以物盛则衰，时势到了极点就转回来，一时朴实，一时浮华，就是事物终始反复的变化了。

【原文】

《禹贡》：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纳职焉①。汤武承弊易变②，使民不倦，各兢兢③，所以为治，而稍陵迟衰微。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④，徼山海

之业[5]，以朝诸侯，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强君。自是之后，天下争于战国[6]，贵诈力而贱仁义，先富有而后推让。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万；而贫者或不厌糟糠。有国强者，或并群小以臣诸侯；而弱国或绝祀而灭世。以至于秦，卒并海内。（以上言战国及秦专尚富强）

【注释】

①纳职：交纳贡赋。职，纳贡的职责。

②易变：犹言变易，更革。

③兢兢：兢兢业业，谨慎。

④这句是说：通晓交易之权变。语出《管子·国势》。

⑤徼：求取。

⑥战国：本义为国之间的战争，或战争之国，后用为时代名称。这里当用本义。

【译文】

《禹贡》所述制度：九州各依据它的土地所当出的物产和人口的多少交纳贡品。商汤、周武王接衰世之后而加以更革，使人民不倦怠，各自兢兢业业，因而成为治世。而后逐渐颓败衰微。齐桓公采用管仲的计谋，通晓经济交易的权变，求取山海产业之利，从而使诸侯来朝，由小小的齐国达到有显赫的霸主名声。魏国任用李克，尽量发挥农业地力，成为强国。从这以后，天下进入国与国的战争，崇尚狡诈和武力而贬低仁义，以财富为先而以谦让为次。故而平民可以致富，有的积累到万万钱财；而贫穷的人有的糟糠也吃不饱。有的强国，吞并许多小国而臣服诸侯；有的弱国就断绝香火而灭了世族。这样到了秦代，终于统一全国。

【原文】

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三等[①]：黄金以溢名[②]，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③]，"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④]。于是外攘夷狄，内兴功业，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⑤]。古者尝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上，犹自以为不足也。无异故云[⑥]：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以上借秦皇以刺汉武）

【注释】

①中：为中分。 三：当为"二"。见《会注考证》。

②溢：即"镒"，二十两，或二十四两。

③识（zhi 志）：通"诘"，记上。

④这句当指上文货币说。

⑤纺绩：犹今言纺织，但古代只言纺线绩麻，实指纺织。

⑥无异故云：据说没有别的缘故。

【译文】

虞、夏时代的币制：金属的有三个品种：或黄金，或白银，或赤铜；或为钱，或为布，或为刀，或为龟、贝等几种形制。到了秦朝，从中分全国的钱币为二等：黄金以镒为重量名称，为上等钱币；铜钱记曰"半两"，重量和上面的文字一样，为下等钱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类，作为器物装饰和珍宝储藏，不作钱币用。然而钱币也是随着时势变化而或轻或重，没有常规。于是对外抵抗夷狄，在国内兴办功业，全国的男子努力耕种，不够吃的粮饷；女子纺织，不够穿的衣服。古时候曾经是竭尽天下的资财以奉养君上，君主还自以为不满足呀。这没有别的缘故，那是：事物形势的

潮流，互相激发造成的，有什么奇怪的哩！

王贵民　译注